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詳考

下

孫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詳考

下

孫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詳考/孫猛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325-7669-2

Ⅰ.①日… Ⅱ.①孫… Ⅲ.①古籍—圖書目録—中國
Ⅳ.①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28362 號

ISBN 978-7-5325-7669-2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詳考
(全三册)
孫 猛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56 插頁 18 字數 3,415,00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669-2
K·2051 定價：80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卅八　楚辭家　卅二卷。如本。

1341 楚辭十六卷　王逸。

【著録】

隋志　楚辭十二卷并目録　後漢校書郎王逸注。

舊唐　楚詞十六卷　王逸注。

新唐　王逸注楚辭十六卷

崇文　楚詞十七卷　王逸注。(總集類)

秘目　離騷章句十七卷(别集類)

郡齋　楚辭十七卷　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

遂初　楚詞(集部總集類)

直齋　楚辭十七卷　後漢護都水使光禄大夫劉向集、後漢校書郎南郡王逸叔師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

宋志　楚辭十七卷　後漢王逸章句。

四庫　楚辭章句十七卷　漢王逸撰。

【存佚】

存。

【著者】

王逸(生卒年不詳),字叔師。南郡宜城(治今湖北宜城南)人。漢安帝元初三年(116年),舉上計吏進京奏事。次年,入東觀為校書郎(敦煌文獻《文選集注·離騷》殘卷録陸善經曰:"後〔漢〕校書郎中。"唐無名氏《文選集注》卷六三引陸善經注:"後〔漢〕校書郎中,注《楚(調)〔詞〕》,後為豫章太守也。"洪興祖《考異》亦云:"一本云:校書郎中。")。順帝時,為侍中。生平事蹟見《後漢書》卷八〇《文苑傳》上,參看李大明《王逸生平事蹟考略》(《楚辭研究》,齊魯書社,1988)。本傳謂:"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隋書·經籍志》謂《七録》有《王逸集》二卷,録一卷,亡。王逸詩文輯佚見:張溥輯《王叔師集》(《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五七、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案:存《楚辭序》十七篇、《機賦》、《荔支賦》、《正部論》(其中篇名可考者有《玉部論》、《折武論》兩篇)、《臨豫章教》殘句,參看江瀚《王逸著述考略》(《學術交流》2012年第5期)。張輯較嚴輯多《琴思楚歌》一篇。蔣方採得佚文五則,見《嚴可均王逸集輯佚補正》(《文學遺産》2006年第6期)。

【考證】

《後漢書》王逸本傳曰:"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當是《楚辭章句》之《敘》,曰:"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

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説。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王逸入東觀後嘗預修《東漢漢記》,此書蓋撰成於安帝永寧元年(120 年)鄧皇后下詔修《東漢漢記》時。

據王逸《敘》,《楚辭》乃劉向編輯并取名。今人研究,或以為淮南王幕府收集傳習、王逸編輯(金開誠、葛兆光),或以為乃劉安所編(姜亮夫),或以為《楚辭》名乃劉安所取(湯炳正、李大明)。

《楚辭》篇次,今本《楚辭章句》與洪興祖《楚辭補注》所録南唐王勉《楚辭釋文》不同,《釋文》似更接近舊第:《離騷》、《九辯》、《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凡六十篇。

《隋書·經籍志》云"《楚辭》十二卷并《目録》",蓋《目録》一卷,本文十一卷也。十六卷本始見於兩《唐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蓋出於唐代前期;王逸《九思》尚未入編。十七卷本始見於宋代公私目録,《九思》置《楚辭釋文》之末,是十七卷本問世或當在五代、北宋之間。今本十七卷《章句》篇次按作者時代先後排列,則仁宗天聖時陳説之所為也。

此書是今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楚辭》注本,是楚辭研究的基礎性文獻。其注"依經立義",有敘録,有經學"章句"式訓釋訓詁,還有韻體注文。韻體注文,四庫館臣以為"蓋仿《周易》象傳之體",小南一郎以為是漢代一種注釋、師授形式(《圍繞王逸楚辭章句——漢代章句學的一側面》,《東方學報》63,1991),查屏球謂是"對原作的再創造"(《文學的闡釋與闡釋的文學——關於王逸楚辭章句韻體注文的考論》,《文學評論》2008 年第 2 期)。《章句》不足之處,李善、五臣、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等有所駁正,至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郡齋讀書志》),"列逸注於前,而一一疏通證明補注于後,於逸注多所闡發"(《四庫全書總目》)。《補注》問世後,《章句》傳本幾絶。今本《章句》已非原貌,其中王逸注不盡可信,有以洪為王者,有視"補曰"前注文均作王注者,有後人校語竄入者,《離騷》、《天問》附《序》王逸所撰,各篇前序文未必出王逸手。

敦煌文獻 P. 2494,隋代寫本,所用乃王逸此書,殘卷乃今存最古王逸《楚辭章句》。

【流佈】

《楚辭》傳入日本較早。七世紀初,聖德太子制定《十七條憲法》。第十條:"人皆有心,心各有執。"或化用《離騷》"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獨異"句(竹治貞夫《楚辭研究》)。七世紀成書的《懷風藻》、《日本書記》等亦受到了《楚辭》的影響(藤野岩友《楚辭給予近江奈良朝文學之影響》,《東洋研究》40)。

今存正倉院文書確切地説明《楚辭章句》在奈良初期已經傳入日本。《大日本古文書》卷一(《正倉院文書·續修》一六背面)天平二年(730 年)七月四日《寫書雜用帳》著録《離騷》三帙,注曰:"帙别十六卷。"稻畑耕一郎以為:"此處所謂《離騷》,不待言指的正是《楚辭》。天平二年即西元 730 年,值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録《楚辭》之始。"(《日本

楚辭研究前史述評》,《江漢論壇》1986 年第 7 期)是也。《寫書雜用帳》雖題《離騷》,然作十六卷,卷數與兩《唐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之《章句》相符,必《章句》也。而且,當時王逸《章句》亦有稱《離騷》者。

【參考】

輯佚:長谷川滋成《文選集注の引書》(《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32 集,1980)。

有關研究:謝無量《楚詞新論》(商務印書館,1923),游國恩《楚辭概論》(商務印書館,1930),游國恩著、王耳主編《楚辭論文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楚辭研究論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7),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二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星川清孝《楚辭の研究》(養德社,1961.3),竹治貞夫《楚辭研究》(風間書房,1978.3),蔣天樞《楚辭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7)、《楚辭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湯炳正《屈賦新探》(齊魯書社,1984)、《楚辭類稿》(巴蜀書社,1988.1),馬茂元編《楚辭研究集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1986),赤塚忠《楚辭研究》(《赤塚忠著作集》第 6 卷,研文社,1986.8),黄中模《中日學者屈原問題論争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7),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3),石川三佐男《楚辭新研究》(汲古書院,2002.12),崔富章等編《楚辭學文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5),小南一郎《楚辭とその註釋者たち》(朋友書店,2003.7),李大明《楚辭文獻學史論考》(巴蜀書社,1997.6)、《漢楚辭學史(增訂本)》(華齡出版社,2004.10),徐志嘯《日本楚辭研究論綱》(學園出版社,2004.12),金開誠、葛兆光《古詩文要籍敘録》(中華書局,2005),黄靈庚《楚辭章句疏證》(中華書局,2007.9)、《楚辭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楚辭與簡帛文獻》(人民出版社 2011.3),吴平、回達强編《楚辭文獻集成》(廣陵書社,2008.8)。

其他:竹治貞夫編《楚辭索引(訂正版)》(德島大學教育學部漢文學研究室,1970.5),宫野直也《楚辭章句引書考》(《研究紀要》11—1,鹿兒島女子大學,1990.3),劉殿爵編、何志華、朱國藩執行編輯《楚辭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集部第 2 種,商務印書館,2000),高秋鳳《楚辭研究在臺灣(1947—2009)》(《雲夢學刊》2010 年第 6 期)。

1342 楚辭音義　(尺)〔釋〕智騫撰。

【著録】

隋志　楚辭音一卷　釋道騫撰。

舊唐　楚詞音一卷　釋道騫撰。

新唐　僧道騫楚辭音一卷。

通志　楚辭音一卷　釋道騫撰。

【校訂】

原"釋"作"尺",乃日本漢字"釈"之略寫。

【著者】

智騫(騫)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206。

【考證】

《隋書·經籍志》楚辭類《序》曰:"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洪興祖《楚詞補注》卷一:"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朱熹《楚辭集注序》:"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説之得失。"洪、朱皆本《隋志》,洪未言亡,故疑《音》佚於北、南宋之間。

今存敦煌文獻P.2494,八十四行,起"駟玉虬以乘鷖兮"之"乘",止"雜瑤象以為車"之"瑤"字。皆隨文摘字作注,列經文一百八十八,注文九十六,計二百八十四字(李大明統計,經文一百九十四,注文九十七字,計二百九十一字)。其中,九十三字摘自王逸注,故知所用乃王逸《楚辭章句》。間有重出,每字必注音,亦有訂正字形、引羣經以明字義者。注音多用反切,亦用直音、如字、依文讀、協韻等方式,大致與《切韻》相合。存數以百計《切韻》前反切,彌足珍貴。引書除《詩經》、《尚書》以及《説文》等字書外,多引郭璞説、《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等,以奇聞怪説釋《楚辭》,為洪興祖所本。

寫卷引"騫案",王重民以為"騫"即《隋書·經籍志》著録道騫,周祖謨則以為"不知其為道騫抑智騫也",姜亮夫以為當作智騫,作者姓名看法不一,但衆賢均以為殘卷即《楚辭音》。黄耀堃、黄海卓從寫卷避諱、楚音、"騫案"、考據異文等方面考證,以為寫卷作者未必是智騫(道騫)。《隋志·序》曰:"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姜亮夫例舉五端,證明寫卷非以楚聲注音。嚴學宭將寫卷反切、直音與《廣韻》比較,相同處達二百四十條,"差不多跟隋唐間的江都音相同","看不出有什麼楚聲特徵"。

寫卷抄寫年代。黄耀堃、黄海卓文末引徐建平函,謂第39行引《尚書》文不作"逸"而作"佚",也許透露寫卷作於開成《石經》以前,寫卷字體優美,此類寫卷大多抄於敦煌陷蕃以前,此本很可能是六朝鈔本。王重民以為"隋唐間寫本"。李大明謂引《廣雅》不避"廣",引《世本》不避"世",以為抄於五代或稍後。黄耀堃、黄海卓以為,寫卷底本在開皇二十年(600年)前寫成,抄寫者缺乏隋唐避諱習慣。

又,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八《釋草》:"藒車蕙輿。注:藒車,香草,見《離騷音義》。"撰者不詳,識此備考。

【參考】

敦煌文獻P.2494殘卷:趙詒琛、王大隆《庚辰叢編》(《叢書菁華》第5期,《楚辭音殘本》一卷,據稿本排印,1940),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新編》(臺灣大學影印本,1947),姜亮夫《屈原賦校注》(重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6),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12)等。

有關研究: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録》九(附校記,《圖書季刊》第2卷第3期;收入《敦煌古籍敘録》卷五,商務印書館,1958.6),饒宗頤《楚辭書録》(Tong Nam printers&publishers,1956.1),神田喜一郎《東洋學説林·緇流の二大小學家》(《神田喜一郎全集》卷二,同朋舍,1983.11),聞一多《敦煌舊鈔楚辭音殘卷跋》(收入《古典新義》,《聞一多全集選刊》,北京古

籍出版社,1956),周祖謨《騫公楚辭音之協韻説與楚音》(《輔仁學志》第 9 卷第 2 期;收入《問學集》卷上,中華書局,1966),姜亮夫《敦煌寫本隋釋智騫楚辭音跋》(《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1 期),翁志鵬《關於智騫楚辭音跋的補正》(《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4 期),嚴學宭《論楚族與楚語》(《嚴學宭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7),李大明《楚辭文獻學史論考》(巴蜀書社,1997.6)、《敦煌寫本楚辭音釋讀商兑》(《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3 期),黄耀堃、黄海卓《道騫與楚辭音殘卷的作者新考》(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漢語史學報》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崔富章《楚辭書録解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343 楚辭集音　新撰。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隋書·經籍志》著録題《楚辭音》者,除道(智)騫書(見本書 1342)外,更有四書,皆一卷。

一為東晉徐邈撰。亦見兩《唐志》、宋王欽若《册府元龜》卷六〇五《學校部》"注釋一"。徐邈生平事蹟詳見本書 0029。

一為劉宋諸葛氏撰。亦見《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注釋二",不見兩《唐志》,殆佚於唐。《隋書·經籍志》注曰:"宋處士。"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八曰:"疑即諸葛璩,字幼枚,琅琊陽都人。"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五一《處士傳》、《南史》卷七六《隱逸傳》。

一為孟奥。亦見兩《唐志》。宋以後不見著録,蓋佚於宋也。生平事蹟不詳。

一為佚名。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書蓋集諸《楚辭音》而成。參見《離騷音》(1345)。

1344 離騷十卷　王逸。

【著録】

未見

【存佚】

存。

【著者】

王逸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41。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王逸注,與本書 1341 王逸注《楚辭》分列,不題《楚辭》而題《離騷》,不是十六卷而是十卷。一種可能是唐代尚有與十六卷《章句》别行之王逸注《離

騷》,即排除非屈原所作之屈原賦王逸注本;另一種可能是此條是先唐流傳的、《隋書·經籍志》著録本《章句》(闕一卷)。《隋志》云"《楚辭》十二卷并《目録》",蓋《目録》一卷,本文十一卷也。何偃删注本作十一卷,可作旁證。

此條題王逸注,是《章句》亦有稱《離騷》者,與下引天平《寫書雜用帳》相印證。

【流佈】

《大日本古文書》卷一(《正倉院文書·續修》一六背面)天平二年(730年)七月四日《寫書雜用帳》著録《離騷》三帙,注曰:"帙别十六卷。"源順《和名類聚抄》十卷本卷五、廿卷本卷一三"糈米"條引作《離騷經注》。

1345 離騷音二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此條原作"々々音二",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復原作"楚辭音二卷",誤,當承前條作"離騷音二"。

【存佚】

不詳。

【考證】

此書不詳,《隋書·經籍志》等題《楚辭音》者,有釋道騫等,皆一卷。參看本書1342、1343。

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八《釋草》:"藒車蕙輿。注:藒車,香草,見《離騷音義》。"《離騷音義》撰者不詳,識此備考。

1346 離騷經潤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此條原作"々々經潤一",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復原作"楚辭經潤一卷",誤,《楚辭》不稱"經",《離騷》稱"經",今承前條作"離騷經潤一"。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王逸《楚辭章句敘》云,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以《離騷》為經,以《九辯》以後諸題為其傳,昉自劉安。

卅九　別集家　千五百六十八卷。如本。

1347 陶潛集十卷

【著録】

隋志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　梁五卷、録一卷。

舊唐　陶淵明集五卷

新唐　陶潛集二十卷

　　又集五卷

崇文　陶潛集十卷

郡齋　陶潛集十卷　晉陶淵明元亮也。

遂初　陶淵明集

直齋　陶淵明集十卷

宋志　陶淵明集十卷

四庫　陶淵明集八卷

【存佚】

存。

【著者】

陶潛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546。

【考證】

初，蕭統編陶集八卷(詩文七卷，序、目、誄、傳為一卷)，傳入北朝，北齊陽休之復為編定，為十卷。至北宋時，流傳本達數十種，宋庠考訂江左舊本，編《陶潛集》十卷，以後流行諸本大多出宋庠本。宋庠《私記》："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録；有十卷者，即陽僕射所撰。"晁公武嘗論及宋時傳本，《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今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顔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録》、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録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吴氏《西齋書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名家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書蓋陽休之本也，亦即唐吴兢《西齋書目》著録者。今存六朝别集，惟陶淵明集與謝朓集為原書。至清乾隆編《四庫全書》，以《聖賢羣輔録》、《五孝傳》非蕭統之舊，遂析出别行(入《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存目)，仍為八卷。

【參考】

陶潛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一一一至卷一一二，詩見逯

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一六、卷一七。

今存陶集，有南宋紹熙三年(1192 年)刊本(宋曾集輯《陶淵明詩》一卷《雜文》一卷，入《續古逸叢書》;香港文文出版社又影印，1979. 5;《續修四庫全書》)。明、清兩代，刊本極多。日本石井積翠軒文庫藏有宋刊本《箋注陶淵明集》，見川瀨一馬《石井積翠軒文庫善本書目》(京都臨川書店，1981. 5)。

有關注譯、校勘、研究：南宋湯漢《陶靖節詩注》(最早陶詩注本，有拜經樓本;《續修四庫全書》據國家圖書館藏宋淳祐元年刻本影印)，宋李公焕《箋注陶淵明集》(《四部叢刊》影宋本、《續修四庫全書》影浙江圖書館藏元刻本)，清陶澍輯注《靖節先生集》(《四部備要》)，陶澍《陶淵明集注》(清道光二十年周詒樸刻本;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續修四庫全書》)，鈴木虎雄《陶淵明詩解》(弘文堂書房，1948. 1;平凡社，1991. 2)，斯波六郎《陶淵明詩譯注》(京都東門書房，1951. 1)，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文字同盟社，出版年不詳)，古直《陶淵明詩箋》(臺北廣文書局，1969. 5)，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1954. 10)，王瑤編注《陶淵明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8)，一海知義《一海知義著作集》2(收《陶淵明を語る》等，藤原書店，2008. 5)，臺静農、許倬雲主編《陶淵明及其詩的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8，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 5)，大矢根文次郎《陶淵明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67. 12)，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附《年譜彙訂》(香港吴興記書局，1971)，岡村繁《陶淵明—世俗と超俗》(附《陶淵明年譜》，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4. 12)，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逯欽立《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吴雲《陶淵明論稿》(附《年譜》，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唐滿先《陶淵明集箋注》(附《年譜》，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2)，王孟白《陶淵明詩文校箋》(附《年譜簡證》，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孫鈞錫《陶淵明集校注》(附《年譜》，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7)，魏正申《陶淵明探稿》(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12)、《陶淵明集譯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5)，松枝茂夫、和田武司譯注《陶淵明全集》(岩波書店，1991. 6)，李華《陶淵明新論》(附《年譜辨正》，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 11)，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2)，袁行霈、楊賀松編校《陶淵明集——附和陶詩六種》(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3)，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附《年譜彙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7)、《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 4)，鍾優民《陶學發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8)，田部井文雄、上田武《陶淵明集全釋》(明治書院，2001. 1)，安藤信廣、大上正美、堀池信夫編《陶淵明詩と酒と田園》(附年譜，東京東方書店，2006. 11)，上田武《陶淵明像の生成——どのように傳記は作られたか》(附年譜，笠間書院，2007. 3)。

年譜及生平考證(上列著作中所附資料從略)：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 4)，逯欽立《陶淵明年譜稿》(《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 本上，1948)，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東京新潮社，1956)，牟田哲二《陶淵明傳》(東京勁草出版サービスセンター，1977)，鄧安生《陶淵明年譜》(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石川忠久《陶淵明とその時代》，研文出版，1994. 4)，魏正申《陶淵明評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3)、《陶淵明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詳)。

作品繫年：李辰冬《陶淵明作品繫年》(《大陸雜雜志》第2卷，1951)、《陶淵明作品繫年補正》(東大圖書公司，1975)，孫守儂《陶淵明作品繫年各家對照表》(附《陶潛論》，正中書局，1978)，逯欽立《陶淵明事蹟詩文繫年》(《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郭玉峰《陶詩繫年》(臺北中華書局，1992)，劉本棟《陶靖节事蹟及其作品繫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資料彙編、索引：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編《陶淵明詩文彙評》(中華書局，1961.8)，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中國古典作家作品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2.1)，堀江忠道編《陶淵明詩文綜合索引》(彙文堂，1976.12)，《二十世紀陶學論著》(花城出版社，1999)，三枝秀子《たのしみを詠う陶淵明》(附《陶淵明關係研究文獻目録(稿)》，汲古書院，2005.10)，鍾優民《陶淵明研究資料新編》(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8)。

1348 阮嗣宗集五卷

【著録】

隋志　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　梁十三卷、録一卷。

舊唐　阮籍集五卷

新唐　阮籍集五卷

崇文　阮步兵集十卷　阮籍撰。

郡齋　阮籍集十卷　魏阮籍嗣宗也。

直齋　阮步兵集十卷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嗣宗撰。

　　阮步兵集四卷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嗣宗撰。(詩集類)

通志　步兵校尉阮籍集十三卷

宋志　阮籍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阮瑀子。先後仕蔣濟，曹爽，司馬懿、師父子。魏高貴鄉公時，司馬昭代兄輔政，以為侍中。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後人稱"阮步兵"。生平事蹟見《三國志》卷二一、《晉書》卷四九。籍與嵇康、劉伶等善，時稱"竹林七賢"。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晉書》本傳謂與王沈、荀顗等共撰《魏書》，又曰："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為之貴。……著《大人先生傳》……亦籍之胸懷本趣也。"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四四至卷四六、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一〇。

【考證】

阮集原為十三卷，至隋存十卷，唐存五卷，宋時雖著録十卷，明萬曆年間陳第《世善堂書目》尚著録十卷本，是否《隋書・經籍志》所著録者，已不可考。《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詩集

類著録詩集，曰："其題皆曰《詠懷》。首卷四言十三篇，餘皆五言，八十篇，通為九十三篇。《文選》所收十七篇而已。"今傳明人刊本，皆出後人裒輯，其中以明嘉靖年間陳德文、范欽二卷本為最早，上卷文，下卷詩。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二本俱予著録，此條五卷，十卷本題《阮步兵集》(1438)，當為隋、唐時傳本。皆佚。

【參考】

阮集雖有散佚，然大體尚存。最早乃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六朝詩集》本三卷本《阮嗣宗集》(國家圖書館，鄭振鐸跋謂疑出宋書棚本)，同年陳德文、范欽刊二卷本《阮嗣宗集》，此外，有正德年間李夢陽序刊本。通行本有：明汪士賢輯《阮嗣宗集》二卷(《漢魏諸名家集》，即據陳、范刊本)，明張燮輯《阮步兵集》六卷(《七十二家集》)，明張溥輯《阮步兵集》(《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出張燮本)。案：明刊諸本中，唯崇禎潘璁收録四言《詠懷》十三首。

阿部順子介紹、比較八種刊本，參看《阮籍の詩文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藝文研究》93，2007)。

有關注譯、校勘、研究：陳伯君《阮籍集校注》(中華書局，1987.10)，黄節注、華忱之校訂《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1884.3；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案：其《詠懷詩》，自顔延之、沈約以至近代，注釋甚多，以黄節注為善。)古直《阮嗣宗詠懷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第2種，影印本有臺北廣文書局，1966)，山田勝久《阮嗣宗の生涯と詠懷詩について》(《中國文學論考》1，1973)，松本幸男《阮籍の生涯と詠懷詩》(木耳社，1977.7)，李志鈞等點校《阮嗣宗集》二卷附《校勘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徐麗霞《阮籍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24(下)，1980)，聶文郁《阮籍詩解譯》(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8)，高晨陽《阮籍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5)，林宏作《阮籍仕宦考》(《國際文化論集》11，1995)，韓傳達《阮籍評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6)，大上正美《阮籍・嵇康の文學》(創文社，2000.2)，林家驪《新譯阮步兵集》(臺北三民書局，2001)，張建偉《阮籍集版本源流考》(《國學研究》19，2007)，阿部順子《阮籍の研究——作者、作品と研究者とのあいだ》(慶應義塾藝文學會《藝文研究》100，2011)。案：四言《詠懷》十三首，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重印本，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一月刊《黄節詩學選刊》、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年三月刊《黄節注漢魏六朝詩六種》中《阮步兵詠懷詩注》未收。

索引：九州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詠懷詩會編《阮籍集索引》(中國書店，1985.1)。

1349 謝吏集一卷

【著録】

隋志　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

　　謝朓逸集一卷

舊唐　謝朓集十卷

新唐　謝朓集十卷

崇文　謝玄暉文集十卷　謝朓撰。

郡齋　謝朓集十卷　齊謝朓玄暉也。

遂初　謝玄暉集

直齋　謝宣城集五卷

通志　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

　　又外集一卷

宋志　謝朓集十卷

　　又詩一卷

四庫　謝宣城集五卷

【校訂】

疑脱"部"字,當作"謝吏部集"。

【存佚】

存。

【著者】

謝朓(464—499),字玄暉。陳郡陽夏(治今河南太康)人。南齊武帝永明初(484年左右),釋褐為齊豫章王蕭嶷太尉行參軍。明帝建武二年(495年),出為宣城太守。永泰元年(498年),為尚書吏部郎。下獄死,年三十六。生平事蹟見《南齊書》卷四七、《南史》卷一九,參看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附《謝朓事蹟及詩文繫年》。謝朓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為"永明體"創始者之一。

【考證】

據《隋書·經籍志》及兩《唐志》著録,其集唐時似已有散佚。《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文選》所録朓詩僅二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十卷本謝朓集,今已不傳。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樓炤删其中應用之文,唯留賦、詩,為五卷,流傳至今。《直齋書録解題》、《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即樓炤本,《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齊中書郎陳郡謝朓玄暉撰。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後之刊本皆從樓炤本出,尚稍能存其本來面目,然於詩賦外文章已多殘缺。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另著録《謝朓集》十卷(1442),即樓炤刊定之前舊本也。此條一卷者,殆非完帙,蓋别行零本。

【流佈】

日釋空海《文鏡秘府論》西卷載謝朓《為鄱陽王讓表》,本集所缺,亦不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

【參考】

今謝朓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卷二三、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齊詩》卷三、卷四。參看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

通行本:《漢魏諸名家集》本(《謝宣城集》五卷),《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謝宣城集》一卷),《重刊拜經樓叢書七種》本(《謝宣城詩集》五卷),《四部叢刊》本(《謝宣城詩集》五卷,用上海涵芬樓藏明景宋鈔本景印)。另有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刊本(《謝宣城詩集》五卷,用臺北圖書館藏嘉定十三年鄱陽洪伋宣州郡齋重刊本景照,卷第三至第五景宋鈔本,1980)。版本研究:阿部順子《謝朓集版本淵源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1期),吴懌《宋本三謝詩考》(《文獻》2006年第3期)。

校注本:郝立權《謝宣城詩注》(附《攷證》一卷《集説》一卷,自序排印本,1936),李直方《謝宣城詩注》(四卷、《附録》一卷、附《謝朓詩研究》,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68),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謝宣城詩集》五卷、《佚詩暨文章》一卷、《謚册文》一卷、《墓銘》一卷、《祭文》一卷、《附録》一卷,臺北中華書局,1969),森野繁夫譯注《謝宣城詩集》(白帝社,1991.10),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1)。

索引:鹽見邦彦《謝宣城詩一字索引》(采華書林,1970)。

1350 庾信集廿卷

【著録】

隋志　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并録。

舊唐　庾信集二十卷

新唐　庾信集二十卷

郡齋　庾信集二十卷

遂初　庾信集

直齋　庾開府集二十卷

通志　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宋志　庾信集二十卷

四庫　庾開府集箋注十卷　周庾信撰、國朝吴兆宜註。

　　庾子山集註十六卷　國朝倪璠撰。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陽新野(今屬河南)。肩吾子。永嘉之亂,遷居江陵。為梁昭明太子東宫侍讀。侯景之亂,投湘東王蕭繹(元帝)。元帝即位,為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使於西魏。旋江陵破,遂留長安,仕西魏,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孝閔帝代魏,除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俄拜洛州刺史。周武帝建德中,徵為司宗中大夫。静帝大象初(579年),以疾去職。生平事蹟見《周書》卷四一、《北史》卷八三。庾信精通儒學,善於史學,詩以"宫體"著名。駢文與徐陵齊名,世號"徐庾體"。《北史》本傳云:"有文集二十卷。"

【考證】

《庾信集》成書原委，北周宇文逌序敘之甚詳，載《文苑英華》卷六九九，曰："自梁朝筮仕，周氏馳驅，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齒雖耆舊，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余與子山，風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余制序，聊命翰札。"

作序之時，"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是為己亥(579年)。是年兩次改元，乃周宣帝大成、静帝大象，時信六十有七。據《北史》卷五八本傳，庾信卒於隋開皇元年(581年)，乃此集編成後二年也。《隋書·經籍志》所著録者，當即宇文逌所編二十卷本并録一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及兩《唐志》蓋據録。倪璠序云："惟《隋書·經籍志》稱二十一卷，集中詩賦多雜梁時舊作，疑是平陳後所得，增多一卷。且今所貽留亦非滕王故本，大抵建業之文猶有存者，而江陵軍火無遺一字矣。"

隋魏澹嘗為其集作注。《北史》卷五六《魏澹傳》："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

《庾信集》原本，蓋亡於元以後。今傳本有十六卷者，有十二卷者，大抵為明人所輯，非原帙也。

參看本書1533。

【流佈】

此集奈良前期已傳入日本。《大日本古文書》卷三(《正倉院文書·續修》三九帙)天平二十年(748年)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録》著録"《庾信集》廿卷"，"庾"乃"庾"之誤。又，日本名墓誌之一《威奈真人大村墓誌銘》(《日本古代的墓誌》，同朋舍，1979)，所據即庾信所撰各墓誌銘，詳山田孝雄《威奈真人大村墓誌銘之考證》(《奈良文化》第23號《寧樂文化之研究》，1932.11)、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上)》第1篇《漢籍之傳來》第3章《傳來書推定之問題》(塙書房，1962.9)。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周文》卷八至卷一八，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二至卷四。

通行本尚有：最早詩集刊本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承爵刊本(《庾開府詩集》四卷)，其次有嘉靖間朱曰藩刊本(《庾開府詩集》六卷)。詩文集則以萬曆中屠隆評點本《徐庾集》十六卷為最早(影印本見《四部叢刊》本)。其次，有：明汪士賢《漢魏六朝名家集》本(《庾開府集》十二卷)、明張燮《七十二家集》本(《庾開府集》十六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出此)等。庾信集版本考證，參看王曉鸝《庾子山集版本的整理與考訂》(《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2期，2001.3)。

注釋本：清吴兆宜《庾開府集箋註》(《四庫珍本叢書》第四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倪璠《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1980)，李詳《庾子山哀江南賦集注》(《國粹學報》第7卷第4—6期，1911—1912)，譚正璧、紀馥華輯、注《庾信詩賦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許

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1980.10),森野繁夫編《庾子山詩集》(白帝社,2006.10)。案:張燮録存文一百六十餘首,又詩三百餘首。吴、倪注本與張輯所載詩文不盡同。今人許逸民點校本卷末附有《庾信集佚文輯存》。

有關研究:梁廷燦《庾子山年譜》(《北平圖書館月刊》,第3卷第1期,1929.7),陳寅恪《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第1卷第1期,1931.4),黄汝昌《庾子山之生平及其著作》(《南風》第8卷第1期,廣州嶺南大學,1933.5),劉文忠《鮑照和庾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庾信前期作品考辨》(《文史》第27輯,中華書局,1986.12),鍾優民《望鄉詩人庾信》(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張翥、曹萌《歷史的庾信與庾信的文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魯同羣《庾信傳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矢嶋美都子《庾信研究》(明治書院,2000.2),林怡《庾信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5),加藤國安《越境する庾信——その軌跡と詩的表象》(研文出版,2004.9),吉定《庾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安藤信廣《庾信と六朝文學》(創文社,2008.12)。

1351 何(孫)〔遜〕集八卷

【著録】

隋志　梁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

舊唐　何遜集八卷

新唐　何遜集八卷

秘目　何遜集一卷

中興　何遜集八卷

郡齋　何遜集二卷　梁何遜仲言也。

遂初　何遜集

直齋　何仲言集三卷

通志　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

宋志　何遜詩集五卷

四庫　何水部集一卷

【校訂】

"遜"原作"孫",今正。《隋書·經籍志》"七"當為"八"之誤,參看下引黄伯思《跋何水曹集後》。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何遜(480? —519?),字仲言。東海郯(治今山東郯城縣)人。起家奉朝請。梁武帝天監六年(507年)前後,遷建安王蕭偉水曹行參軍,兼記室,掌書記。十三年,入郢州刺史、安成王蕭秀幕為參軍,旋返京授尚書水部郎。丁母憂,服闋,為仁威廬陵王蕭續記室。卒,年四十左右。世稱"何水部"、"何記室"。生平事蹟見《梁書》卷四九、《南史》卷三三。參看蔣

立甫《何遜年譜簡編》(《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2 期),秦躍宇、龍延《何遜卒年研究》(《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方濤《何遜生年小考》(《長春大學學報》2009 年第 9 期)。

【考證】

遜與族兄弟思澄、子朗俱擅文名,時號"東海三何";與劉孝綽齊名,世稱"何劉";同時還與陰鏗并稱"陰何"。本傳謂其詩文為范雲、沈約等名流所稱,世祖蕭繹嘗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顔氏家訓》卷四《文章篇》:"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蘧車響北闕",憳憳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何水部雖謂格柔,而多清勁,或常態未剪,有逸對可嘉,風範波瀾,去謝遠矣。"

卒後,王僧孺集其詩文為八卷。僧孺卒於普通三年(522 年),故其集當編成於遜卒後兩、三年間。兩《唐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者即僧孺所編,早佚。至宋時,八卷本已殘闕。《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云:"今亡逸不全。"《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著録《何仲言集》三卷,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同。今所傳止此。"宋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何水曹集後》曰:"《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宋敏求)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集部别集類:云:"今舊本久亡,所謂八卷者不可復睹,即《永樂大典》所引遜詩亦皆今世所習見,則元、明間已不存矣。"今傳最早刻本《何水部集》為明正德間張紘所輯。

【參考】

今存文四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九、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詩(包括聯句)近一百二十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八、卷九。

通行本尚有: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何記室集》三卷,據明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據文瀾閣本《百三名家集》本校排印入《四部備要》),江昉《貽清堂刻六朝二家集》本(《何水部集》一卷,歙江氏二分明月樓刊本,乾隆十九年),《四庫全書》本(即明正德張紘刊本《何水部集》一卷)。案:張輯録存賦、箋、書四首及《七召》,又詩九十餘首,末為聯句。《四庫全書》本凡詩九十五首及聯句,末附《七召》。江昉刻本詩文并存,其詩與《四庫全書》本大體相當,唯編次稍異。其本少張輯《下直出谿邊望答虞丹徒教》、《春夕早泊和劉諮議落日望水》、《詠雜花》三首,多《又贈江》一首。

注釋本:郝德權《何水部詩注》(齊魯大學,1937),何融《何水部詩注》(石印本,1947),中華書局點校本《何遜集》(《何遜集》三卷《附録》一卷,以張燮本為底本,校以諸本,中華書局,1980.9),李伯齊《何遜集校注》(《何遜集》三卷《佚詩》一卷《補遺》一卷《附録》一卷,附《行年考》一卷,齊魯書社,1989)。案:郝、何僅注詩,李注兼注詩文,點校本收羅較全。

1352 孔(雅)〔稚〕珪集十卷

【著録】

隋志　齊金紫光禄大夫孔稚珪集十卷

舊唐　孔稚珪集十卷

新唐　孔稚珪集十卷

崇文　孔稚珪集十卷

郡齋　孔稚珪集十卷　齊孔稚珪字德璋之文也。(讀書附志)(别集類)

遂初　孔德璋集

直齋　孔德璋集十卷

通志　金紫光禄大夫孔稚珪集十卷

宋志　孔稚圭集十卷

【校訂】

"稚"原作"雅",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孔稚珪(447—501),字德璋。會稽山陰(治今浙江紹興)人。歷仕宋廢帝、順帝,齊高帝、武帝、明帝。東昏侯永元時,至太子詹事。生平事蹟見《南齊書》卷四八、《南史》卷四九,參看牟華林《孔稚珪年譜》(《宜賓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考證】

孔稚珪以駢文著,其文多表奏。亦能詩。《南齊書》本傳云:永明中"與公卿八座共删注律……律文二十卷、録敘一卷,凡二十一卷"。有集十卷。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及唐、宋諸目著録者乃孔稚珪集原本,今已不存。趙希弁《讀書附志》曰:"集有序,云:'所為文章,雖行於世,竟未撰集。今摭其遺逸,分為十卷。'然莫知其為誰序也。"《讀書附志》著録或亦原本。

【參考】

今存文十三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卷一九;詩五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齊詩》卷二。

通行本尚有:張溥輯《孔詹事集》一卷(《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1353 劉豫帝集十五卷

【著録】

隋志　梁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

舊唐　劉孝儀集二十卷

新唐　劉孝儀集二十卷

【存佚】

劉孝儀集佚，有輯佚。

【著者】

“劉豫帝”，未詳。劉孝儀，卒於豫章内史，後人稱“劉豫章”；其集，亦稱《劉豫章集》。“帝”或“章”之誤。

劉孝儀(484—550)，名潛，以字行，亦字子儀，彭城(治今江蘇徐州市)人。劉孝綽弟。太清元年(547)，為豫章内史。侯景寇建鄴，失郡，卒。生平事蹟見《梁書》卷四一、《南史》卷三九。本傳云“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孝儀與諸兄弟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劉孝威集》十卷，參看(1361)。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總集類著録《豫章集》十五卷(1558)，未題撰人，疑即此集之重出者，可參看。

【參考】

今存文四十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六一；存詩十二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九。

1354 王(曺)〔胄〕集十卷

【著録】

隋志　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舊唐　王胄集十卷

新唐　王胄集十卷

通志　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校訂】

“胄”原誤作“曺”，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王胄(558—613)，字承基，祖籍琅邪臨沂(今屬山東)。胄仕陳、隋。隋煬帝大業初，為著作佐郎。胄與楊玄感友，玄感反，胄亡匿江南，為吏所捕，誅。生平事蹟見《隋書》卷七六、《北史》卷八三。

【考證】

王胄工詩。本傳曰：“(煬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又曰：“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集十卷，蓋其原帙。佚。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三：“琅邪王氏，盛於六朝。其有集見本志，自晉

王曠以迄於胄，凡三十五人。”

【參考】

今存文一首《卧疾閩海簡顒法師序》，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四；詩二十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五。

1355 江陵公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不詳。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史封江陵公者有：

晉陸曄，事見《晉書》卷七《顯宗成帝紀》、《晉書》卷七七。本傳云：曄，字士光，吴郡吴（治今江蘇蘇州市）人。明帝時，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成帝踐阼，以勳進爵為公。

南齊蕭寶覽，事見《南齊書》卷七《東昏侯傳》及卷四〇《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南齊書》卷四五《宗室・安陸昭王寶晊傳》。

南齊蕭懋，武帝子。事見《南齊書》卷四〇《武十七王・晉安王子懋傳》。本傳曰：“先是，啟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北周宇文會，事見《周書》卷五《武帝紀》上及卷一一《晉蕩公護傳》。

又，唐岑文本，事見《文苑英華》卷九一唐岑參《感舊賦》：“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為中書令，輔太宗……”案：岑氏宰相三人：文本、羲、長倩，見《新唐書》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中。《舊唐書》卷七〇《岑文本傳》：“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貞觀）十年（636年）史成，封江陵縣子。”未載封公事。《新唐書》卷一〇二本傳及卷一九一《忠義傳》上，亦稱“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然岑參所云蓋不誤。岑文本有集六十卷、預修《大唐氏族志》，見兩《唐志》。

1356 謝偃集七卷

【著録】

舊唐　謝偃集十卷。

新唐　謝偃集十卷。

【校訂】

“偃”原作俗體“偃”，改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謝偃(？—643)，衛州衛縣(治今河南浚縣西南)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為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仕隋、唐。貞觀十一年(637年)，為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參軍。十七年，府廢，出為湘潭令，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新唐書》卷二〇一。

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新唐書》本傳曰："嘗為《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為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偃獻《惟皇誡德賦》，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諜真紀》以勸封禪。嘗預修《括地志》。有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英公故事》四卷，俱佚。

【考證】

謝偃集，唯兩《唐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之後不見諸目，蓋早佚也。宋仁宗即位，章獻太后命宋綬擇前代文字可贊孝養、補政治者以上，其中有謝偃《惟皇誡德賦》。事見宋曾鞏《隆平集》卷七，然未必有集。

【參考】

今存賦、文十二篇，見《全唐文》卷一五六；詩四首，見《全唐詩》卷三八，又《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自藤原公任《和漢朗詠集》卷下《祝》輯得殘詩二句。

1357 張昌齡集十卷

【著録】

新唐　張昌齡集二十卷

通志　張昌齡集二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張昌齡(？—666)，冀州南宫(今屬河北)人。第進士。貞觀時，為通事舍人裹供奉。尋為崑山道行軍記室。後轉長安尉，復出為襄州司户，丁憂去官。高宗時，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修撰，尋又罷去。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新唐書》卷二〇一、《唐詩紀事》卷八。

昌齡及第，事據《舊唐書》本傳。徐松《登科記考》卷一繫於貞觀二十年(646年)，所據乃《文苑英華》卷四九七、卷五〇二載對策。《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案：當爲"治"。)有名於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采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能有立。"事亦見《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上本傳、《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進士"。岑仲勉以爲無昌齡及第確證，存疑俟考，見《登科記考訂補》。孟冬二仍從徐説，繫之於二十年，見《登科記考補正》卷一。

【考證】

昌齡善屬文。太宗謂其文才不減禰衡,潘岳。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翠微宫成,昌齡詣闕獻《翠微宫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俄頃而就。破盧明月、平龜兹之軍書露布,皆出其手。《舊唐書》本傳曰:"文集二十卷。"然不見《舊唐書·經籍志》。其集唯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及《新唐書·藝文志》。蓋已佚。

【參考】

今存文《對刑獄用捨策》、《對高潔之士策》兩篇,見《全唐文》卷一六一。

孟棨《本事詩·嘲戲》引張昌齡贈張昌宗詩:"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此詩實崔融撰,事見《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唐詩紀事》卷八。辨偽見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全唐詩外編修訂説明》。

1358 東皋子集五卷

【著録】

舊唐　王績集五卷

新唐　王績集五卷

崇文　東皋子集二卷

秘目　王績删東皋子二卷

郡齋　東皋子集五卷　唐王績無功也。

遂初　王勣東皋子集

直齋　東皋子五卷　唐太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

宋志　王績集五卷

　　陸淳東皋子集略二卷

四庫　東皋子集三卷　唐王績撰。

【校訂】

"皋"原作"皐"。

【存佚】

存。

【著者】

王績(590? —644),名或作"勣",誤。字無功,號東皋子。絳州龍門(治今山西河津)人,郡望太原祁縣(今屬山西)。隋大儒王通之弟。大業末(據《東皋子集序》,兩《唐書》本傳謂大業中),舉孝悌廉潔科,授秘書省正字。因不樂在朝,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妨職,屢被勘劾(據《東皋子集序》、《新唐書》本傳,自謂:"不樂出仕,自制其行。"語見《無心子》),託以風疾,棄官歸里。唐武德五年(622年),以前官待詔門下省。特判日給酒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托足疾罷歸。或在貞觀十一年(637年),以家貧赴選,為大樂丞。未二年,又棄官還鄉,隱居東皋(馬斗全以為東皋非故里地名,典出阮籍《詣蔣公奏記》,謂隱居不仕,參看《東皋子之東皋辨》,《文學遺産》1995年第1期。疑東皋,乃王績所撰地名,意取阮籍、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之意)。自撰墓誌銘,憂憤而卒。生平事蹟見《舊

唐書》卷一九二、《新唐書》卷一九六及《自作墓誌文并序》、王度《古鏡記》、吕才《王無功文集序》。參看高木正一《王績的傳記與文學》(《立命館文學》124,1955),葉慶炳《王績研究》(輔仁大學《人文學報》1,1970),游信利《王績及其作品》(《中華學苑》9,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2),今場正美《王績之傳記》(《學林》第14、15卷,1990),《唐才子傳校箋》卷一、卷五,韓理洲《王無功文集》,張錫厚《王績研究》下編。

據《東皋子集序》,王績卒於貞觀十八年(644年),其生年不見史載,衆説紛紜。五卷本《序》謂年十五遊長安謁楊素,事在仁壽三年(603年)前,故取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説。此外有:開皇四年(584年)説,見胡適《白話文學史》;開皇五年(585年)説,見聞一多《唐詩大系》,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王士菁《唐代詩歌》,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學史》,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社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史》以及王國安《王績詩注》;傅璇琮《唐代詩人考略》則以為生年不可确考,然不能早於開皇五年。

王績清高簡慢,放誕縱酒,自比劉伶、阮籍、陶潛,一生多"結廬河渚",隱居故里,作品多寫飲酒與田園隱逸生活,獨步當時。《舊唐書》本傳云:"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此外尚有《會心高士傳》五卷、《酒經》、《酒譜》二卷、《老子注》,俱已散佚。

【考證】

《東皋子集》,王績集也。

其集乃其友人吕才所輯,吕才《王無功文集序》:"君所著詩賦、雜文二十餘卷,並多散佚,鳩訪未畢,且編成五卷。"姚鉉《唐文粹》卷九三所收吕才《序》曰:"所著詩賦,并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五卷者,元、明以來,罕見記録,然未絶跡。吴翌鳳嘗見宋本,見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六舊抄三卷本跋,曰:"庚子(案:乾隆四十五年。)初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得鈔補,書此以俟。"又,邵章《四庫簡明目録續録》曰:"宋刊五卷本,汲古閣有影宋鈔本。"王重民曰:"應為吕才原編,更可無疑也。"(《敦煌古籍敘録》卷五)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四嘗記録朱笥河藏舊鈔本《王無功文集》五卷,今藏上海圖書館。其傳鈔本即清同治乙丑(1865年)重陽陳氏晚晴軒抄本,藏國家圖書館。另有東武李氏研録山房校鈔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即為五卷本。案:五卷本較三卷本多詩賦八十三首、雜著等文章二十四篇。

盛唐時,陸淳删五卷本,編成《東皋子集》。其《删東皋子集序》云:"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袪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案: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云:"仲長先生作《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又《仲長先生傳》云:"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亦見《全唐文》卷六一八)未及卷數。《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作二卷(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著録舊鈔本《東皋子集》三卷、《附録》一卷,上述吴翌鳳所見亦三卷),蓋出陸淳所删。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〇集部别集類二:"淳自言其删削之意如此。《宋史·藝文志》别有陸淳《東皋子集略》二卷。略者,明其為删本也。《崇文總目》著録之《東皋子集》二卷,當即此本,蓋以詩賦為上卷,雜文為下卷。今行世諸本皆三卷,疑後人以其篇卷不匀,分詩賦為上、中,而改吕才《序》中'五'字為'三',以泯其跡,故與《書録解題》不合。凡

孫星衍刻本所附佚文，及吴翌鳳所見之三十餘篇，蓋皆陸淳所謂有為之詞，而被其删去者也。”李海燕、喬東以為，陸淳的删節本是對王績的有意誤讀，從作為一個整體性的複雜的王績身上提取他所需要的部分，為的是讚譽他的“忘形之友”乃“樂天之君子”(《異代知音的有意誤讀——陸淳删節東皋子集略解析》，《晉陽學刊》2006 年第 3 期)。

要之，唐、宋間，王績集有五卷、二卷(三卷?)兩種：五卷者乃吕才搜訪遺文編集并為之序而流傳於世者，書名或題“東皋子”，或題“王績”；二卷(三卷?)者，陸淳所删。唐至南宋間，兩本並行於世。元以後通行三卷本，乃後世好事者改編。有余蕭客、林雲鳳、趙琦美、黄汝亨、曹荃等抄本、刻本。通行本《四庫全書》本(曹荃本)、《岱南閣叢書》(據《永樂大典》等補録)本、《四部叢刊》本等，皆屬此本系統。直至 1983 年發現五卷本，“初唐第一詩人”詩文完帙方重現天壤。

萬曼《唐集敘録》以為“東皋子集”之名，肇於陸淳，似可商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時代早於《新唐書·藝文志》，此條五卷本亦題“東皋子集”。且《郡齋讀書志》解題未及陸淳後序，蓋亦吕才原書。陸淳《後序》題作“删東皋子集序”(《全唐文》卷六一八)，是陸淳所據五卷本亦題“東皋子集”也。《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其友吕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為後序。”是《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書名亦作“東皋子”，亦為五卷本，唯陳振孫似同時又見陸淳删節本，故附誌其事。

敦煌文獻 P. 2819V 有寫本《王績集》殘卷，存一百十四行、約二千二百餘字。首尾闕，無題記，存《遊北山賦》之後半、《元正賦》、《三月三日賦》之前半。王重民考為《東皋子集》殘卷，乃武后時唐抄本，屬吕才原編本。復與影抄宋蜀刻本《王無功文集》相校，二本次序相同，三《賦》可互訂誤字，而今三卷本《東皋子集》則失載《元正賦》，故知此敦煌殘卷乃五卷本之殘。兩《唐志》及《宋史·藝文志》著録五卷本，皆題《王績集》，遂擬名《王績集》。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三一、卷一三二，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四。《全唐詩》卷三七編其詩為一卷，卷八八二補一首；《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一又補一首，《續拾》卷一補四十首。另，《全唐詩》卷七六八於王勣名下收詩三首，其中《詠妓》一首見於五卷本《王無功文集》卷三，題作《裴僕射宅詠妓》，可斷為王績作。隋、唐期無王勣其人，顯為王績之誤。另二詩，《全唐詩》卷四二又收為盧照鄰作，是。又，今存王績詩中有吴少微詩，參看曹汛《王績名下的吴少微詩》(《中華文史論叢》1984 年第 4 輯)。

通行本：《續修四庫全書》本(《王無功文集》五卷，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四部叢刊》本(《東皋子集》三卷、附《校勘記》一卷，據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王無功集》三卷、孫星衍《補遺》二卷，據《岱南閣叢書》本景印)，光緒丙午羅振玉唐風廔刊本(《王無功集》三卷、附孫星衍《補遺》二卷、羅振玉《校勘記》一卷、蔣黼《附》一卷)。

校注本：王國安《王績詩注》(以《全唐詩》為底本，校以明抄本、《岱南閣叢書》本、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東皋子集》及羅振玉唐風廔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韓理洲會校五卷本《王無功文集》(《集》五卷、《補遺》一卷、《附録》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以東武

李氏研録山房抄本作底本，參校朱笥河藏鈔本、陳氏晚晴軒抄本、陸淳删本、黄汝亨本、曹荃本、孫星衍本、《全唐文》，有關總集、詩話等，《附録》收録序跋、著録、傳記、酬答詩文等。楊軍以為底本當選朱本，詳《王績詩校理札記》，《蘇州鐵道師院學報》1996 年第 2 期），康金聲、夏連保《王績集編年校注》（附《年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張錫厚《王績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11），金榮華《王績詩文集校注》（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諸本考證，參看張錫厚《敦煌文學源流》（作家出版社，2000. 5）。

1359 駱賓王集十卷

【著録】

舊唐　駱賓王集十卷

新唐　駱賓王集十卷

崇文　駱賓王集十卷

郡齋　駱賓王集十卷　唐駱賓王也。

遂初　駱賓王集

直齋　駱賓王集十卷　唐臨海丞義烏駱賓王撰。

宋志　駱賓王集十卷

四庫　駱丞集四卷　唐駱賓王撰。

【存佚】

存，非原本。

【著者】

駱賓王（619—687?），字觀光，行四，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唐貞觀十九年（645 年）前後，任職長安。永徽二年（651 年）前後，罷官，赴豫州，為道王李元慶府屬官。六年歲末，辭官歸兖州，閑居齊魯十餘年。約於乾封二年（667 年），赴京對策中式，授奉禮郎。兼東臺詳正學士。咸亨元年（670 年）春，因事被謫，秋，從軍西域。三年調赴姚州平叛。又奉使入蜀。上元元年（674 年）返京。翌年，任武功縣主簿。歷長安縣主簿，遷侍御史。調露元年（679 年）冬，被誣下獄，遇赦獲釋。開耀元年（681 年）春，出使燕、齊。四月，出為臨海縣丞。世稱“駱臨海”。光宅元年（684 年），徐敬業起兵討武則天，軍中書檄，皆出其手。垂拱三年（687 年）前後，客死南通。其死，有三説：《舊唐書》本傳云“伏誅”；《資治通鑑》卷二〇三謂其將斬首來降；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投江水而死”，卷三云“逃亡”，郗雲卿《序》云“逃遁”，《新唐書》本傳云“亡命，不知所之”。張鷟、郗雲卿乃同時代人，或較可信。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新唐書》卷二〇一、郗雲卿《駱賓王文集序》、《義烏縣志》卷一四《志節》。參看楊柳、駱祥發《駱賓王評傳》（北京出版社，1987. 11），王增斌《駱賓王系年考》，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

賓王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王楊盧駱”，亦號“初唐四傑”。其詩長於七言歌行，《帝京篇》當時以為絶唱。又善駢文，其《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武則天見之，曾有“宰相安得失此人”之歎。

賓王生年，衆説紛紜，録以備考：一、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見聞一多《唐詩大系》，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周祖謨《隋唐五代文學史》，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王士菁《唐代詩歌》皆從此説；二、貞觀四年（630年），見傅璇琮《盧照隣楊炯集》附《簡譜》；三、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見楊恩成《駱賓王生卒年考辨》（《人文雜志》1981年第2期），任國緒《關於"三十二餘罷"與"四十九仍入"——考駱賓王生年兼與駱祥發商榷》（《唐代文學論叢》1986年第1期）；四、貞觀二年（628年），見王增斌《駱賓王系年考》；五、貞觀九年（635年），見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六、劉開揚推定爲貞觀十二年（638年），見《初唐四傑及其詩》。

【考證】

駱集十卷，郗雲卿奉詔編輯。郗雲卿《駱賓王文集序》曰："文明中，與嗣業於廣陵共謀起義。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遂致文集悉皆散失。後中宗朝，降敕搜訪賓王詩筆，令雲卿集焉。所載者即當時之遺漏，凡十卷。此集并是家藏者，亦足傳諸好事。"案：搜訪遺文事，郗雲卿《序》、《新唐書》本傳謂在中宗朝，而《舊唐書》本傳則曰："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又，雲卿序所謂"當時之遺漏"，《新唐書》本傳云"數百篇"，《郡齋讀書志》云"百餘篇"，未知孰是。

此書唐、宋公私目録皆著録，題《駱賓王集》，并作十卷（《遂初堂書目》未署卷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録亦郗雲卿所集原書也。同為十卷，編次有相異者。《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其首卷有魯國郗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雲卿撰焉。又有蜀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本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因致遁逃，文集散失。中宗朝，詔令搜訪。案本傳，言賓王既敗，亡命，不知所之，與蜀本序合。"上引今本序文與振孫所見蜀本序相符，蓋出蜀本。

明、清傳本甚多，有四卷、六卷、十卷者。今存《駱賓王文集》十卷本，僅收詩一百三十餘首、文四十餘篇，非郗輯全豹。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百道判》（0537），或為駱賓王所撰，可參看。

【流佈】

《駱賓王集》在日本奈良前期即已傳入日本。《大日本古文書》卷二四（《正倉院文書·續續修》二六帙之五背面）：天平年中"讀誦考試歷名"："丹比真人氣都讀《毛詩》上帙、《論語》十卷，誦《毛詩》三卷、《孝經》、《駱賓王集》一卷、《百法論》。"從現存"優婆塞貢進解"等考察，此"歷名"乃有關優婆夷或出家人考試之文獻（竹内理三編《寧樂遺文》第511頁，東京堂出版，1962.3）。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九七，詩見《全唐詩》卷七七。

通行本：《駱賓王文集》十卷（《古逸叢書》三編第二十二種，據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中華書局，1986），《駱賓王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第一種，據國家圖書館藏宋蜀刻本影印，收録卷一至卷五，卷六至卷一〇配以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9），《四部叢刊》本（《駱賓王文集》十卷，據上海涵芬樓藏明翻元刊本），《四部備要》本

(《駱賓王文集》三卷,據《初唐四傑文集》),楊一統編《唐十二家詩》本(萬曆十二年,一卷,採得佚詩五首),《叢書集成初編》本(《駱丞集》四卷,附清胡鳳丹《辨譌考異》二卷,據《金華叢書本》排印),《四庫全書》本(《駱丞集》四卷,明顏文選注),清顧千里校本(嘉慶二十一年江都秦氏重刊本,道光十年江都秦恩復石研齋刻《唐人三家集》本;中華書局影印本,1973)。

和刻本:明張遜業校、日本入江兼通訓點《駱賓王集》二卷(大阪書林河内屋八助、河内屋八兵衛刊本,影印本收入長澤規矩也輯《和刻本漢詩集成》第1輯《唐詩篇》,汲古書院,1974—1977)。又,東洋文庫藏有《唐駱賓王詩集》一卷,唐田瀾輯校,朝鮮刊本。

有關注譯、研究: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十卷《附録》一卷(或題《駱臨海集箋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中華書局,1972.7),楊柳、駱祥發《駱賓王評傳》(北京出版社,1987.11),駱祥發《駱賓王詩評注》(北京出版社,1989)、《初唐四傑研究》附《年譜》(東方出版社,1993.9),浙江省古代文學學會編《駱賓王研究論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4),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巴蜀書社,1993.4),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

索引:鹽見邦彦《駱賓王詩一字索引》(采華書林,1982)。

1360 王勃集卅卷

【著録】

舊唐　王勃集三十卷

新唐　王勃集三十卷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崇文　王勃文集三十卷

　　舟中纂序五卷

秘目　王勃兩同詩一卷

　　又集外文一卷

郡齋　王勃集二十卷　唐王勃子安也。

遂初　王勃集

宋志　王勃詩八卷

　　又文集三十卷

　　雜序一卷

通憲　王勃集一帖五卷(第一百十六櫃)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王勃(650—676?),字子安,絳州龍門(治今山西河津)人,郡望太原祁縣(今屬山西)。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孫,詩人王績之侄孫。早慧好學,九歲讀顏師古注《漢書》,撰《指瑕》十卷以擿其失。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上書劉祥道自陳,對策高第(徐俊《王勃行年辨

正》以為劉祥道薦舉王勃在龍朔三年，应幽素舉及第乾封元年），拜朝散郎。麟德二年（665年）被沛王征爲侍讀，奉教選《平臺抄略》。時諸王鬬雞，總章元年（668年）末、二年初，戲為《檄周王（案：此據《資治通鑑》卷二〇〇，《舊唐書》及《新唐書》本傳作“英王”，誤。）雞文》，為高宗所惡，被逐出府。遂南遊巴蜀。咸亨二年（671年）歸京，參時選。四年，補虢州參軍。咸亨五年、上元元年（674年），續祖父文中子書成。因匿殺官奴曹達事，犯死罪，遇赦革職除名。上元二年復舊職（此據《舊唐書》本傳，年二十八；《新唐書》謂年二十九）棄官東歸，往交趾省父。翌年，自交趾返，渡海溺水而卒。生平事蹟見楊炯《王勃集序》、《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新唐書》卷二〇一，參看劉汝霖《王子安年譜》。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號“初唐四傑”。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而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尤擅五律，其文以《滕王閣序》最為著名。著有《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黄帝八十一難經注》、《醫語纂要》一卷、《醫語序》一卷、《合論》十篇、《舟中纂序》五卷、《千歲曆》及續補文中子《書》并《序》，除《續書序》外，皆佚。

四傑中生卒年有确切記載者唯王勃，然王勃《春思賦》與楊炯《王勃集序》説法不一，故學界有異説，録以備考。(1)生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卒於高宗上元三年（676年），楊炯《王勃集序》謂卒於上元三年，其他見聞一多《唐詩大系》，劉開揚《初唐四傑及其詩》、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中國文學史》、吴穠《王勃的生卒年》等取此説；(2)生於永徽元年（650年），卒於上元二年（700年），見姚大榮《王子安年譜》（宣統三年普定姚氏刊《惜道味齋集》）、聶文郁《王勃年譜》；(3)生於永徽元年（650年），卒年文明元年（684年），見何林天《論王勃》；(4)生於永徽元年（650年），卒於儀鳳二年（677年），見姚乃文《王勃生卒年考辨——兼與何林天同志商榷》；(5)生於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卒於上元二年（675年），見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蘇雪林《唐詩概論》亦持此説；(6)生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卒於上元二年（675年），見錢大昕《疑年録》、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7)生於永徽元年（650年），卒於上元三年、儀鳳元年（676年），劉汝霖《王子安年譜》（《北京師範大學月刊》，1933；附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蔣清翊《王子安集注》），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閻崇璩《王勃年譜》，岑仲勉《唐人行第録·唐集質疑·王勃疑年》，馬茂元《讀兩唐書文藝（苑）傳〉札記》，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王勃傳》，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東方出版社，1993.9），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植木久行《初唐詩人王勃生卒年考——唐代詩人新疑年録(2)》（《文經論叢人文學科篇》9，1989），均持此説，本條亦取此説。

【考證】

唐、宋文獻目録中，記載王勃集卷數者，有作二十卷者，有作三十卷者。楊炯《王子安集序》曰：“君平生屬文，歲時不倦，綴其存者，才數百篇。”“分為二十卷，具諸篇目。”然《舊唐書》本傳曰：“有文集三十卷。”兩《唐志》著録作三十卷，《崇文總目》題作《王勃文集》三十卷。洪邁《容齋四筆》卷五曰“今存者二十七卷”，亦為三十卷之遺也。《唐才子傳》卷一亦作三十卷。皆與楊炯《序》不合，賴唐鈔本卷三〇之卷尾“集卷第卅”記録，得知確有三十卷本。

二十卷及三十卷本兩種，皆佚。明人張燮輯為十六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集部

別集類著録，曰："明以來其集已佚，原目遂不可考。此本乃明崇禎中閩人張燮搜輯《文苑英華》諸書，編為一十六卷。"非唐、宋之舊。

敦煌文獻 S. 0555 有佚詩五言絶句二首，一曰《幽居》、一曰《寺中觀卧像》。

參看本書 1362。

【流佈】

正倉院藏鈔本《王勃詩序》一卷，卷末題"慶雲四年七月廿六日"，時當唐中宗景龍元年(707 年)。標題單題《詩序》，王勃名載卷中首篇之首。收序文四十一篇，其中二十篇不見今本《王勃集》；見於今本者二十一篇，亦多異文。内藤乾吉以為寫於武周聖曆年間。日本先有明治十三年(1880 年)印刷局本及明治十七年博物局本。後者有闕葉，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六著録即後者。羅振玉則據印刷局本《詩序》，并上野氏、神田氏等影印件，刊《王子安佚文》，附《校記》(見《永豐鄉人雜著・續編》)。今影刊本見昭和五十八年《正倉院展》(奈良國立博物館，1983. 10)。《詩序》録文尚見何林天《重訂新校王子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2)，長田夏樹等《正倉院本王勃詩序之研究(一)》(《神户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30，神户市外國語大學外國語研究所，1995. 3)，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五。案：正倉院鈔本有誤字、脱字，甚至有脱句，判讀不一，故通行四本文字不一致。《王子安佚文》譌脱頗多。長田夏樹等《研究》録四十一篇，八篇有譯注，附藏中進《關於正倉院本王勃詩序集》及"一字索引"。《全唐文補編》據《王子安佚文》録佚文二十篇。參看内藤湖南《關於正倉院藏二舊鈔本》(《内藤湖南全集》卷七《研幾小録》)。

日本存初唐鈔本《王勃集》殘卷為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乃武后垂拱、永昌年間鈔本，列爲國寶。

卷二八，今藏兵庫縣蘆屋市上野精一(淳一)(有明治四十三年上野氏影印本)，卷首題"墓誌下"，尾題"集卷第廿八"，卷首目録凡四篇，列《達奚員外墓誌》、《陸□□(案：當為"録事"二字)墓誌》、《歸仁縣主墓誌》、《賀拔氏墓誌》，唯《陸□□墓誌》闕正文。均不見於今本《王勃集》。

卷二九與卷三〇兩卷，今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原為富岡鐵齋舊藏，嘗移藏長尾美術館。《過淮陰謁漢祖廟祭文》嘗收藏於京都神田喜一郎，今歸國有，亦保管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卷二九，卷首題"集卷第廿九"，尾題"集卷第卅"。目録列"行狀"、"祭文"。"行狀"下列《張公行狀一首》，"祭文"下列《祭石堤山神一首》、《祭石堤女郎神文一首》、《祭白鹿山神文一首》、《為虔霍王(案：當為"虔州"之誤。)諸官祭故長史(以下闕)一首》、《為霍王祭徐王文一首》、《祭高祖文一首》；《祭高祖文一首》，京都神田香巖舊藏，題《過淮陰謁漢祖廟祭文奉命作》。卷三〇者，前半缺，載王勃卒後諸友人所撰弔書祭文，存《君没後彭執古孟獻忠與諸弟書》、《族翁承烈書》、《族翁承烈致祭文》、《族翁承烈領乾坤注致助書》等，蓋原集附録。參看内藤湖南《上野氏藏唐鈔〈王勃集〉殘卷跋》(《内藤湖南全集》卷一四《寶左盦文》)。

又，據《第十三次平城宫發掘調查出土之木簡》，在平城宫出土木簡中，有三片(582、583、581)乃鈔録王勃《初春於權大宅宴序》一段之斷片。此《序》不見通行張燮編《王子安集》本及蔣清翊《王子安集注》，然見正倉院《詩序》。此簡自下級官吏用以棄置垃圾洞内取

出，此洞只在天平十七（相當唐天寶四載，745 年）至十九年（相當唐天寶六載）間使用，可見當時日本民間亦流傳《王勃集》（《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年報》，1964，同研究所《平城宫木簡》（一）圖版八十五）。參看東野治之《王勃集與平城宫木簡》。

日藏寫本不但保存唐代三十卷本《王勃集》部分原貌，并存大量王勃遺文，其親友書札，對了解王勃去世前後情況極有意義。

【參考】

今存詩見《全唐詩》卷五五、王重民《全唐詩補編・補全唐詩》、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四。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載《自鄉還虢》、《誡劼勸》二首，亦是佚詩，參看李海燕《王勃佚詩及其兄弟關係考》（《晉陽學刊》2008 年第 1 期）。

通行本尚有：《四部叢刊》本（張燮編《王子安集》十六卷，以江南圖書館藏明張紹和刊本影印），《四部備要》本（《王勃文集》九卷），《王子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

注本：蔣清翊《王子安集注》二十卷（清光緒九年吴縣蔣氏雙唐碑館刊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新版點校本《附録》收羅振玉《佚文》、《校記》及劉汝霖《王子安年譜》），聶文郁《王勃詩解》（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何林天《重訂新校王子安集》（據張燮本校《文苑英華》、日本藏《王勃集》殘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2）。

有關研究：《王勃集殘》一卷（大阪上野理一，用唐寫本景印，明治四十三年），《王勃詩序》一卷（用奈良正倉院藏慶雲四年鈔本景印，東京佐佐木氏，大正十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編《王勃集》（《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 1 集 3，存卷二九至卷三〇，複製京都富岡氏藏本，1922），羅振玉輯《王子安集佚文》一卷《附録》一卷《校記》一卷（《永豐鄉人稾・續編》，1922；收入四個寫本，《校記》亦作修訂），《容安軒舊書四種》（卷 29），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六，分部盛之《正倉院御物王勃詩序に就きて》（小川晴暘編《正倉院の研究》，明和書院，1947），每日新聞社“國寶”委員會編集《國寶》1《上古，飛鳥・奈良時代（西魏・唐）》（每日新聞社，1963. 11），《唐鈔本王勃集》（東京國立博物館、神田喜一郎藏本，《書跡名品叢刊》第 146 號，二玄社，1970. 2），東野治之《王勃集と平城宫木簡》（萬葉學会編《萬葉》88，1975；《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塙書房，1977. 9），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影印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 2），文化廳監修《國寶》10《書跡》2（漢籍 2・佛典，增補改訂版，每日新聞社，1984. 12），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東方出版社，1993. 9），長田夏樹等《正倉院本王勃詩序の研究（一）》（《神户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30，1995. 3），道阪昭廣《テキストとしての正倉院藏王勃集詩序》（《アジア遊學》93，2006）、《傳橘逸勢筆詩序切と上野本王勃集の關係について》（《書法漢學研究》8，2011），長谷部剛《羅振玉校録王子安集佚文について》、《敦煌殘卷王勃詩について》（《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29、30，2008、2009）。

其他：鹽見邦彦編《王勃詩一字索引》（崑崙書房，1986. 5），山川英彦《王勃傳記資料集》（《神户外大論叢》55－1，2004）。案：山川據二十餘種正史、筆記、類書等採集有關資料。

1361 劉孝威集十卷

【著録】

隋志　梁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

舊唐　劉孝威前集十卷

　　劉孝威後集十卷

新唐　劉孝威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崇文　劉孝威詩一卷

遂初　劉孝威集

通志　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

宋志　劉孝威集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劉孝威(496—549)，原籍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劉孝綽六弟。仕梁武帝。蕭綱立為太子，任太子庶子、率更令，并掌管記。太清初，中庶子，兼通事舍人。侯景破建康，附景，至安陸。卒於安陸。生平事蹟見《梁書》卷四一、《南史》卷三九。

【考證】

孝威工詩，其兄孝綽常稱“三筆六詩”，“六”即孝威。有集十卷。至北宋時，其集已佚，《崇文總目》只著録《劉孝威詩》一卷。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録同《隋書・經籍志》，不分前後也。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六一，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八。明張溥輯合其兄遺文輯為一卷，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題《劉庶子集》。

1362 新註王勃集十四卷

【著録】

舊唐　王勃集三十卷

新唐　王勃集三十卷

　　王子安集十六卷　唐王勃撰。

遂初　王勃集

【存佚】

佚。

【考證】

此王勃集注本也，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待考。參看本書 1360。

1363 陸倕集八卷

【著録】

隋志　梁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

舊唐　陸子倕集二十卷

新唐　陸倕集二十卷

通志　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陸倕(469—526),字佐公。吴郡吴(治今江蘇蘇州)人。歷仕齊、梁。仕至中庶子、揚州大中正。卒,蕭繹為作墓銘。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二七、《南史》卷四八。

【考證】

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招納文士,陸倕為"竟陵八友"之一。蕭綱《與湘東王書》謂"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蕭統則稱其"文該四始,學遍九流"。梁武帝天監六年(507年),奉敕撰《新刻漏銘》(0971)。七年受詔作《石闕銘》。《梁書》卷二十七本傳曰:"文集二十卷,行於世。"《隋書·經籍志》十四卷、兩《唐志》二十卷,皆佚。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疑乃二十卷之殘帙。

【參考】

今存文二十四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三;詩四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三。明張溥輯為《陸太常集》,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録存賦、表、章、教、書、啓、銘、碑、墓誌銘、祭文凡文二十五首,又詩三首。丁福保自《文館詞林》卷一六〇採得《釋奠應令》一首,見《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

有關研究:譚潔《陸倕詩文繫年》(安徽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古籍研究》2005),柏俊才《竟陵八友考論》(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2008屆博士學位論文)、《陸倕梁代仕履及文學成就考述》(《學術論壇》2013年第5期)。

1364 陳子良集十卷

【著録】

舊唐　陳子良集十卷

新唐　陳子良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陳子良(575—632),吴(治今江蘇蘇州市)人。少好學,博通經史。在隋為楊素記室。唐武德時,為右衛率府長史。與蕭德言、庾抱同為東宫學士。貞觀元年(627年)為相如縣令。六年,卒。生平事蹟散見其《祭司馬相如文》、《舊唐書》卷一九〇上《賀德仁傳》、《唐詩

紀事》卷四。

【考證】

子良工詩文，除此集外，注《法琳辯證論》八卷。其集宋以後不見著録，久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蓋十卷之殘帙。

【參考】

今存文《為奚御史彈尚書某入朝不敬文》等六篇見《全唐文》卷一三四；詩十三首，見《全唐詩》卷三九，《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輯補一聯二句。

1365 沈(灼)〔炯〕集十卷

【著録】

隋志　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舊唐　沈炯前集六卷

新唐　沈炯前集六卷

遂初　沈炯集

通志　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宋志　沈炯集七卷

【校訂】

"炯"誤作"灼"，今正。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隋書·經籍志》所録前、後集卷數各異，然總數二十，與沈炯本傳相符，參照兩《唐志》卷數，疑此條記載《前集》卷數有誤，"十"當"七"之誤，《後集》(1366)則缺三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沈炯(502—560?)，字禮明(一作初明)。吴興武康(今屬浙江)人。仕梁武帝、簡文帝、元帝、敬帝。陳霸先代梁，加通直散騎常侍。生平事蹟見《陳書》卷一九、《南史》卷六九。

【考證】

沈姓而有前、後集者，乃沈炯，知此條及下一條(1366)乃沈炯集。

沈炯善文。王僧辯勸元帝登位及與陳霸先討侯景誓書，皆出其手。本傳云"有集二十卷，行於世"，蓋合前、後兩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分前、後集著録，此條為前集。《後集》見本書 1366。

《藝文類聚》卷五五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乃為《後集》而撰，云："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才焉。""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絶，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已難忘。""夫盛烈清徽，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謡者，斯所以没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集》。"

案：《南史》卷六九本傳云，炯在梁元帝時，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然"以母在東，恒思

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毁，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于吴中，贈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由是可知，師知序所稱《後集》哀集其“西還所著文章”，乃紹泰二年至炯離京（約560年）間之作品；《前集》蓋收紹泰二年以前作品，或江陵陷落以前作品。前、後集皆佚。

【參考】

今存文十七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陳文》卷一四，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詩十九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一。通行本為張溥編《沈侍中集》，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案：張輯録存賦、表、啓、書、銘、碑、哀策文、祭文等文凡二十二首，又詩十八首。嚴輯較張輯少《為王僧辯答貞陽侯啓》及《為王僧辯重答貞陽侯啓》，以為非炯所作，分别編入梁闕名與王僧辯。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文館詞林》卷六百九十九載炯《為王公修相國德政碑》，為諸本所無。”

1366 沈（灼）〔炯〕後集十卷

【著録】

隋志　沈炯後集十三卷

舊唐　沈炯後集十三卷

新唐　沈炯後集十三卷

遂初　沈炯集

通志　沈炯後集十三卷

【校訂】

“炯”誤作“灼”，今正。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隋書・經籍志》所録前、後集卷數各異，然總數二十，與本傳相符，參照兩《唐志》卷數，疑此《後集》缺三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沈炯生平事蹟見本書1365。

【考證】

《後集》考證參看本書1365。

1367 崔融集十卷

【著録】

舊唐　崔融集四十卷

新唐　崔融集六十卷

崇文　崔融表集四卷

秘目　崔融集外詩一卷

遂初　崔融集

宋志　崔融集十卷

【校訂】

“融”原作俗字，改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崔融(653—706)，字安成(據《新唐書》本傳。《宰相世系表》作“文成”，《唐詩紀事》卷八作“成安”。李嶠《與夏縣崔少府書》稱“安成足下”)。齊州全節(治今山東濟南章丘市)人。上元三年(676年)，中辭殫文律科(據《唐會要》卷七六、《登科记考》卷二。《舊唐書》本傳：“初，應八科舉擢第。”《新唐書》本傳：“擢八科高第。”未詳何年)，累補宫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學士”，或“直學士”之誤。永隆二年已在崇文館任上)。中宗為太子時，融為侍讀。天授元年(690年)以前，任魏州司功參軍。萬歲登封元年(696年)，遷著作佐郎，轉右史。聖曆元年(698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神功元年(697年)五月之前，進鳳閣舍人(《舊唐書》本傳謂聖曆四年，誤。據兩《唐書·王方慶傳》、張彦遠《法書要録》卷四、《唐會要》卷三五，崔融為《寶章集》作序時已是中書舍人)。久視元年(700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崔融有詩《登東陽沈隱侯八詠樓》，是嘗赴任婺州。而《唐文拾遺》卷二六沈超《崔文公魏成縣靈泉記述》、李汭《高凉泉記》、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五沈超、李汭《石堂山高凉靈泉記》等謂崔融久視元年十一月刻石於綿州魏成縣高凉泉石堂院。或融初授綿州，後改婺州歟？識此備考)。頃之，昌宗怒解，召回為春官郎中。長安二年(702年)，再遷鳳閣舍人，知制誥事。三年，兼修國史。四年，改司禮少卿，仍知制誥。神龍元年(705年)，因降節附張易之兄弟貶為袁州刺史。秋，召為國子司業。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録》成，封清河縣子。因撰武后《哀册文》，用思精苦，絶筆而卒(此據兩《唐書》本傳、劉餗《隋唐嘉話》卷下、《太平御覽》卷一八引韋述《兩京記》，張鷟《朝野僉載》卷一謂死於腹中蟲蝕)。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九四、《新唐書》卷一一四。參看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第3章附《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1)、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1)、植木久行《唐代作家新疑年録(3)》(《文經論叢·人文學科篇》10，1990)、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詩人》(謝和耐等撰、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過文英《兩唐書崔融列傳補正》(《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3期，2007.6)。

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需大手筆，多出其手。與蘇味道、李嶠、杜審言齊名，稱“文章四友”。《隋唐嘉話》卷下，曰：“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病而卒。時人以

為三二百年來無此文。”《賓實録》卷四曰:“唐國子司業崔融,文章獨步當時,莫出其右。時有左司郎中崔融,宦婚絶倫,為山東甲族。時人謂之二絶。”

【考證】

《舊唐書》崔融本傳云“有集六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同。然《舊唐書·經籍志》則作四十卷,與本傳不合。至宋時,六十卷本已佚。《宋史·藝文志》著録十卷本,書名、卷數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亦為唐本,蓋唐時另有十卷本流傳。《崇文總目》載《崔融表集》四卷,蓋融長於表奏,另編有專集也。此外,著《珠英學士集》五卷(1535)、《寶圖贊》一卷。《唐朝新定詩體》一卷(0393),近人考證,以為崔融所作。《珠英學士集》存敦煌寫本二殘卷。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二一七至卷二二〇、《唐文拾遺》卷一六、《續拾》卷二、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二二;存詩,見《全唐詩》卷六八、《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三。案:《遊東林寺》,《全唐詩》漏收,《全唐詩補編·補逸》據《永樂大典》補,擬題《太平興龍寺》,詩亦見陳舜俞《廬山記》卷四《古人留題篇》(《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吉石盦叢書》、昭和三十二年東京内閣文庫影印南宋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册史傳部類)。《全唐文》卷六二六有吕温《為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抱戴表》,出《文苑英華》卷五六一,并未署名,若依《唐刺史考》卷九八,此“成魏州”為武后時魏州刺史成大辨,則此表非吕温撰,亦崔融所撰也。又,過文英考證,《寒垣行》,當從《全唐詩》注,乃崔湜詩;《吴中好風景》蓋初唐李乂詩;《為許智仁奏懷州黄河清表》、《賀秦州河清表》,疑是太宗時崔融所撰。又,《詠寶劍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魏詩》卷一據《太平御覽》卷三四四誤作崔鴻詩,《全唐詩》未誤(《崔融作品考辨》,《文獻》2006 年第 2 期)。

有關研究: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一)、(二)、(三)(大八洲出版,1948. 1951. 1953;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 1),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

1368 魯集十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此條當有脱文,置《陳子昂集》前,或為初唐人。時有顔思魯,顔之推子、顔師古父。或為《顔思魯集》歟?

【存佚】

不詳。

1369 陳子昂集十卷

【著録】

舊唐　陳子昂集十卷

新唐　陳子昂集十卷

崇文　陳拾遺集十卷　陳子昂撰。

郡齋　陳子昂集十卷　唐陳子昂伯玉也。

遂初　陳子昂集

直齋　陳拾遺集十卷　唐右拾遺射洪陳子昂伯玉撰。

宋志　陳子昂集十卷

四庫　陳拾遺集十卷　唐陳子昂撰。

【存佚】

存。

【著者】

陳子昂(661—702,生卒年,學界有多説,此從羅庸《陳子昂年譜》。彭慶生、張錫厚以為生於顯慶四年,659年;卒於聖曆三年,700年。見《敦煌本故陳子昂集補説》),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屬四川)人。唐高宗調露元年(679年),入咸京,遊太學,人稱"海内文宗"。文明元年(684年)登進士第。後獻書闕下,授麟臺正字。垂拱二年(686年),隨左補闕喬知之北征同羅、僕固,至張掖而返。補右衛胄曹參軍。因母喪解官返里。服闋,拜右拾遺。被搆陷入獄經年,免罪復官。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從建安王武攸宜北征契丹,參謀軍事,因諫議不合,徙為軍曹。軍還,仍居拾遺之職。聖曆元年(698年),以父老,解職歸侍。後為縣令段簡陷害,死於獄中。葬獨坐山。沈亞之以為段簡害死子昂,乃受武三思指使(見《上九江鄭使君書》)。因官終右拾遺,故世稱"陳拾遺"。生平事蹟見盧藏用《陳氏别傳》、趙儋《故右拾遺陳公旌德碑》、《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新唐書》卷一〇七、《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獨異記》。參看岑仲勉《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蹟》(《輔仁學報》第14卷第1、2期)、羅庸《陳子昂年譜》(《國學季刊》第5卷第2號)、彭慶生《陳子昂詩注》附《年譜》、韓理洲《陳子昂評傳》(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9)、張錫厚《敦煌本故陳子昂集補説》、曲辰《陳子昂傳》(遼海出版社,1998.5)等。

【考證】

陳子昂去世後,其友盧藏用集其遺文,為集十卷。《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曰:"予合採其遺文可存焉,編而次之,凡十卷。"又所撰《陳氏别傳》曰:"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大曆六年(771年)趙儋《故右拾遺陳公旌德碑》:"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黄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為之序。"盧《序》未言作於何時,然《序》末署"黄門侍郎",是集蓋編於景龍末(710年),詳韓理洲《陳子昂研究》。

至宋代,已罕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陳子昂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崇文總目》及《直齋書録解題》題《陳拾遺集》(王永波以為尚有《陳伯玉集》十卷本),題名雖異,均為盧藏用編次本也。題名易為"陳拾遺",蓋避唐文宗李昂諱。《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黄門侍郎盧藏用為之序,又有《别傳》系之卷末。"其編制似敦煌殘卷本。然此本已佚,亦無宋刻,今存最早乃明弘治四年(1491年)楊澄校定本,題《陳伯玉文集》,《前集》五卷、《後集》五卷、《附録》一卷,見《四部叢刊》。楊澄本録自中祕,前有盧序,後有《别傳》,與《直齋書録解題》

所述同，取此本與敦煌殘卷相校，知大致存唐本原貌。以後陳集編修、刊刻不出此本範圍。今本存詩一百二十七首、文一百一十餘篇。

敦煌文獻 P. 3590、S. 5971、S. 5967、S. 8532、S. 9432，為陳集殘卷。P. 3590，首殘尾全。卷末題"故陳子昂集拾卷"，存卷八下半及卷九、卷一〇，附盧藏用《陳氏别傳》。S. 5971＋S. 5967，均為卷八殘卷，S. 5967 下適與 P. 3590 第九行相銜結，共存奏議書啓十九篇。S. 8532，亦卷八殘卷，存十四行，上接 S. 5971 第一斷片，下接同號第二斷片。S. 9432，存十四行，適可與 S. 5971 第一、二片相綴合。概言之，倫敦藏此集殘卷，實為六斷片，不見集名、篇題，然考知其内容為卷八《答制問事八條》之三《明必得賢科》，四《賢不可疑科》，五《招諫科》，六《勸賞科》，七《請息兵科》，八《安宗子科》、《上益國事》、《上軍機要切事》（即《上軍國機要事》）、《上西蕃邊州安危事》。而其第四、五片《上西蕃邊州安危事》又可與 P. 3590 相綴接。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二〇九至卷二一六、《唐文拾遺》卷一六；詩見《全唐詩》卷卷八三、八四，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

通行本：《四部叢刊》本（《陳伯玉文集・前集》五卷《後集》五卷《附》一卷，以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齋藏明弘治四年楊澄刊本影印），吾師徐鵬先生編校《陳子昂集》（《陳子昂集》十卷《補遺》一卷《附録》二卷，附羅庸《陳子昂年譜》一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 3。據《四部叢刊》本，於原書次第有所改動，補入詩文十餘篇，至目前為止，此本最為完備）。另有清道光十七年（咸豐四年新）蜀州楊國楨鐵筆齋刊本（《陳伯玉文集》三卷《詩集》二卷《附録》一卷）。

有關注譯、校勘、研究：何文匯《陳子昂感遇詩箋》（學津出版社，1978. 9），彭慶生《陳子昂詩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劉遠智《陳子昂及其感遇詩研究》（文津出版社，1987. 2），韓理洲《陳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四川省射洪縣陳子昂研究聯絡組、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陳子昂研究論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 12），徐文茂《陳子昂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中尾一成《陳子昂文學の研究——垂拱二年の出征と詩文の考察》（中尾一成，2005. 9），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王永波《陳子昂集版本源流考》（《蜀學》6，2011）、《陳子昂集校注前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華文化論壇》2013 年第 4 期）。

敦煌遺書研究：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 6），吴其昱《敦煌本故陳子昂集殘卷研究》（《香港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66），張錫厚《敦煌本故陳子昂集補説》（《敦煌學輯刊》1994 年第 2 期；《敦煌本唐集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3），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殘卷（斯六九八一一一三六七一）目録》（稿本）。殘三卷，次第同楊本。

其他：安東俊六編《陳子昂詩索引》（附《陳子昂詩集》，采華書林，1976. 10。《索引》據吾師徐鵬先生《陳子昂集》）。

1370 薩後集卅卷

【著録】

舊唐　薛元超集三十卷

新唐　薛元超集三十卷

【校訂】

“薩後”疑當作“薛振”。“菩薩”之“薩”本亦作“薛”。

【存佚】

佚。

【著者】

薛元超(623—684),名振,以字行。生平事蹟參看本書1387。

【考證】

兩《唐志》著録《薛元超集》三十卷,與此相符。

又,薛元超撰有《醉後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兩次著録,分見别集類之1387及總集類之1561。

1371 江令君集廿卷

【著録】

隋志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

　　江總後集二卷

舊唐　江總集二十卷

新唐　江總集二十卷

中興　江總集七卷

直齋　江總集一卷(詩集類)

通志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

　　江總後集二卷

宋志　江總集七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江令君,江總也。

江總(519—594),字總持。濟陽考城(治今河南蘭考)人。解褐為宣威武陵王蕭紀府法曹參軍。遷太子洗馬,出為臨安令。侯景反,避地於吴。又至會稽。後赴廣州,依其舅蕭勃。陳文帝天嘉四年(563年),始以中書侍郎徵還建康,直侍中省。陳宣帝時累遷司徒右長史、太子中庶子、太子詹事等職,與太子(後主陳叔寶)為長夜之飲,太子曾微行至總家,事覺,免官。未幾,為侍中,又任左民尚書,未拜,以公事免,尋起為司徒左長史。後主即位,除祠部尚書,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至德四年(586年)為尚書令。陳亡,入隋,拜上開府。十

四年卒於江都。生平事蹟見《陳書》卷二七、《南史》卷三六，參看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中華書局，2003.7)。

【考證】

總好學，能屬文，尤善五言、七言。本傳謂"有文集三十卷，並行於世焉"。《陳書》卷二七《姚察傳》："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為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内。'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三曰："案，此則三十卷者，為其自編，集中有徐、姚兩人和作。"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江令集》三十卷(1390)，蓋江集有兩本。此條著録同兩《唐志》，作二十卷，視《隋書》已少十二卷，疑在唐時已漸散失。《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僅一卷，云："《中興書目》七卷，今惟存詩近百首云。"今并二十卷本亦已散佚。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〇、卷一一；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七、卷八。

通行本尚有：馮惟訥輯《詩紀》本(詩二卷，見卷七、卷八)、明張燮輯《七十二家集》本(《江令君集》五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江令君集》一卷)。

有關研究：曹道衡《論江總及其作品》(《齊魯學刊》1991年第1期)，鐘翠紅《江總年譜及作品紀年》(《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1372 盧照鄰集廿卷

【著録】

舊唐　盧照鄰集二十卷

新唐　盧照鄰集二十卷

　　又幽憂子三卷

崇文　盧照鄰集十卷

　　幽憂子三卷

郡齋　盧照鄰幽憂子集十卷　唐盧照鄰昇之也。

遂初　盧照鄰集

直齋　盧照鄰集十卷　唐新都尉范陽盧照鄰撰。

宋志　盧照鄰集十卷

　　盧照鄰幽憂子三卷

四庫　盧昇之集七卷　唐盧照鄰撰。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盧照鄰(632? 一?)，字昇之，自號幽憂子。幽州范陽(治所今河北涿州市)人。十餘歲從曹憲、王義方受《蒼》、《雅》及經史。二十歲時，為鄧王李元裕府典籤。元裕為壽州、襄州刺史，照鄰隨至任所。顯慶五年(660年)前後，供職秘書省。龍朔初，入蜀。北歸。乾封初，奉命出使益州大都督府。總章二年(669年)，遷益州新都尉。與王勃有詩相酬唱。咸亨二年(671年)，離蜀入京參加典選。居太白山下。染風疾。丁父憂。咸亨四年(673年)，除服，入長安，卧疾。從孫思邈問醫道。移居洛陽。儀鳳年間移居洛陽東龍門山學道服餌，與朝士名流書信往來，乞衣藥之資。移寓陽翟具茨山下，病甚，預為墓，偃蹇其中。武則天天册萬歲元年(695年)後，投潁水死。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新唐書》卷二〇一、《朝野僉載》卷六等。參看《唐故銀青光禄大夫金州刺史上柱國盧君墓誌銘》(照鄰弟照己墓誌，録文見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唐盧照己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6期)以及下列諸家論著。

案：照鄰生卒年不詳，衆説紛紜，取祝尚書《盧照隣集箋注》附録四《盧照隣年譜》。其他諸家有關生年：(1)貞觀四年(630年)前後，見傅璇琮《盧照鄰簡譜》(徐明霞點校《盧照隣集》附)、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附《年譜》)。(2)貞觀七年(633年)，見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3)貞觀八年(634年)，見任國緒《盧照隣詩文系年及生平行跡》、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4)貞觀九年(635年)，見劉開揚《初唐四傑及其詩》、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馬茂元《讀兩唐書·文藝(苑)傳〉札記》。(5)貞觀十一年(637年)，見聞一多《唐詩大系》。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學史》，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王士菁《唐代詩歌》等沿此説。(4)永徽元年(650年)，見蘇雪林《唐詩概論》、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陳子展《唐宋文學史》。其卒年不詳，《翼令張懷器去思碑》(《嘉靖翼城縣志》卷三，祝尚書《盧照隣集箋注》卷七據補)約作於武則天天册萬歲元年，其後行蹤不詳，疑卒於天册萬歲元年後數年。

【考證】

照鄰工駢文、詩歌，尤長於七言歌行，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號“初唐四傑”。

盧照鄰《窮魚賦·序》云，以其賦“冠之篇首”，故知其作品似生前手編。張鷟《朝野僉載》卷六謂盧照鄰“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舊唐書》本傳亦云：“文集二十卷。”《盧照己墓誌》曰：“(開元)七年(719)遇疾，罷郡歸於洛京。……他日，又撰進亡兄照鄰、照容等文集，又降使慰賞，賜雜彩六十段。”是《文集》二十卷，乃其弟照己所編。《幽憂子》當即《朝野僉載》所記之本，乃卧病後所著。至宋時，二十卷本《文集》、三卷本《幽憂子》均佚。宋時三種目録似為同一本，皆為十卷，蓋通行本。十卷本為二十卷本之殘，或為二十卷本之合併重編者，今莫可詳。又，宋代猶有《唐四傑詩集》四卷，四人各一卷，清孫星衍曾藏有影宋寫本，見《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之後，此十卷本亦佚亡。《四庫全書總目》著録者，題《盧昇之集》，七卷，乃後人拾掇而成。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幽憂子集》十卷(1409)、《盧昇之集》一卷(1427),可參看。所録二十卷本與十卷本,分别呼應兩《唐志》、《郡齋讀書志》。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六六、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八、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又再補》卷一,詩見《全唐詩》卷四一、卷一二。殘文一,見晏殊《類要》(唐雯《晏殊類要研究》附録四《類要中所見清輯全唐文未收之唐人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通行本尚有:明張燮輯《初唐四子集》本(《幽憂子集》七卷《附録》一卷,乃今所見最早詩文合集本,項家達《初唐四傑集》本《盧昇之集》七卷、《四庫全書》本《盧昇之集》七卷,皆同張本),《四部叢刊》(《幽憂子集》七卷《附録》一卷,影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閩漳張氏刊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盧昇之集》七卷),《中華再造善本》本(《唐宋編·集部》(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活字印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0)。

有關校點、注釋本:徐明霞點校《盧照隣集》(中華書局,1980.11),任國緒《盧照隣集編年箋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祝尚書《盧照隣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2),李雲逸《盧照隣集校注》(中華書局,1998.10)。

生平事蹟研究:傅璇琮《盧照鄰簡譜》(徐明霞點校《盧照隣集》附,中華書局,1980),任國緒《盧照隣集編年箋注》附《年譜》(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8),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巴蜀書社,1993.4),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附《年譜》(東方出版社,1993.9),祝尚書《盧照隣集箋注》附《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李雲逸《盧照鄰集校注》附《年譜》(中華書局,1998)。

1373 太宗文皇帝集卅卷

【著録】

舊唐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新唐　太宗集四十卷

崇文　唐太宗集一卷

中興　唐太宗詩一卷

遂初　唐太宗集

直齋　唐太宗集三卷

通志　唐太宗集四十卷

【校訂】

《大日本古文書》卷三(《正倉院文書·續修》三九帙)天平二十年(748年)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録》著録《太宗文皇帝集》卅卷,同《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録解題》亦謂"本集四十卷",疑《舊唐書·經籍志》卷數有誤,《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卷數亦當作卅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唐太宗生平事蹟見本書0422。

【考證】

《舊唐書》卷七三《鄧世隆傳》:“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鋭精思政。數年之後,道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敍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託玄遠。”

《新唐書》卷一〇二《鄧世隆傳》:“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贍麗,意悟沖邁。”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九二載唐太宗《帝京篇》,言及留意典籍,曰:“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鳥(一作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忘憂(一作淹留),欹案觀墳典。”明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九載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司空房玄齡上表:“陛下……留情典墳,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賈、馬。文鋒既振,則宫徵自諧;輕翰蹔飛,則花葩競發。”

在世期間,似未編集。《貞觀政要》卷七《文史》曰:“貞觀十一年(637年),著作佐郎鄧隆(案:《通鑑》作鄧世隆,避太宗諱,除世字。)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衹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事亦見《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唐紀》一一《太宗》上,繫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太宗文章事於貞觀十二年三月辛亥,而兩《唐書·鄧世隆傳》又繫於貞觀十三年。案:《册府元龜》卷四〇:“十二年三月,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録御製詩集,不許。”或十一年請編文章為集,十二年則請編詩為集歟?

太宗文皇帝集傳至宋代,止存殘帙。《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復重出,其他亦多有非太宗文者雜厠其中,非善本也。”然清王士禛康熙辛未、壬申間,所閲范氏《天一閣書目》,其中有《唐太宗集》,見《居易録》卷二三。

胡玉縉《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唐太宗皇帝集》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明淮海朱應辰刊本,卷數、詩數,與《解題》合,而其中《望春台》乃明皇詩,《餞中書侍郎來濟》乃宋之問詩,都穆跋以爲當是後人誤入,非館閣之舊。此錢塘丁氏所藏明活字本,前有《感應賦》、《臨層台賦》、《小池賦》三篇,詩六十七首,無《望春台》、《餞來濟》二首,正符六十九之數,而分爲二卷,則亦非館閣本也。且既渾稱爲集,而雜文概不列入,未爲允協。然傳本甚少,録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耳。”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別集家另著録《文皇帝集》(1416)、總集家著録太宗《前代君臣詔録屏風本》一卷(1577),可參看。

【流佈】

唐太宗集亦為傳入日本最早別集之一。《大日本古文書》卷三(《正倉院文書·續修》三

九帙)天平二十年(748年)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録》著録《太宗文皇帝集》卌卷。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四至卷一〇、《拾遺》卷一、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二、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又再補》卷一。詩見《全唐詩》卷一、《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

明人輯本:《唐五十家詩集》本、銅活字本《唐太宗集》二卷,《唐百家詩》本。又,《唐太宗御製御書温泉銘殘卷》見《敦煌石室真蹟録》甲上。

校注本:吴雲、冀宇輯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2)。參看韓理洲《唐太宗李世民文編年考》(其一見《西北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其二見《唐都學刊》1988年第3期)、《唐文考辨初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沈文君、王培峰《唐太宗詩文偽誤考辨》(《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5,2010)。《校注》輯得詩文二百餘,有誤輯、重出、殘缺。

有關生平研究:張仲寰、劉逸青《唐太宗年表》(《唐太宗》附,中華書局,1936),李紹定《唐太宗之享年》(《讀書通訊》第127期),胡如雷《唐太宗生年考》(《河北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

1374 上官儀集卅卷

【著録】

舊唐　上官儀集三十卷

新唐　上官儀集三十卷

通志　上官儀集三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上官儀(607? —664),字游韶。陝州陝縣(今屬河南)人,移居江都(治今江蘇揚州)。隋大業末,私度為僧。唐貞觀初,舉進士,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郎,轉起居郎。高宗即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662年),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因建議高宗廢武后,受誣搆謂參與梁王李忠謀反,下獄死。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八〇、《新唐書》卷一〇五。參看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

儀預修《晉書》、《芳林要覽》,《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筆札華梁》(0357)、《投壺經》一卷(0873)、注《月題詩》(1571)等。

【考證】

上官儀少時留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寖工文詞。太宗、高宗時,常參與宫中宴集,奉和作詩。工於五言詩,以綺錯婉媚為本,當時多有效其體者,號"上官體"。

《上官儀集》宋時諸目不見著録,蓋宋以前已佚。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五四、卷一五五，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八；詩見《全唐詩》卷四〇、《全唐詩逸》卷九〇一、《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三。

有關研究：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大八洲出版，1948；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1；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3)。

1375 楊(炯)〔炯〕集卅卷

【著録】

舊唐　楊炯集三十卷

新唐　楊炯盈川集三十卷

崇文　盈川集二十卷　楊炯撰。

郡齋　楊炯盈川集二十卷　唐楊炯也。

遂初　楊炯集

宋志　楊炯集二十卷

　　又拾遺四卷

四庫　盈川集十卷附録一卷　唐楊炯撰。

【校訂】

“炯”原作“炯”，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楊炯(650－694?)，行七，華州華陰(今屬陝西)人。顯慶四年(659年)，應神童舉。五年，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676年)，應制舉登科，補授校書郎。永淳元年(682年)，為薛元超表薦，任太子李顯詹事司直，充崇文館學士。垂拱元年(685年)，因事出為梓州司法參軍。其後，在洛陽宮内習藝館任職。長壽二年(693年)二月後，赴任盈川令。世稱“楊盈川”。長壽三年(延載元年，694年)或稍後卒於任所。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新唐書》卷二〇一。參看聞一多《楊炯年譜》、傅璇琮《盧照鄰楊炯簡譜》、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附《初唐四傑年譜》、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陶敏《楊炯卒年求是》(《文學遺産》1995年第6期)。

【考證】

炯擅長五律，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王、楊、盧、駱”，亦號“初唐四傑”。炯聞之，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舊唐書》本傳：“文集三十卷。”其集至宋時已多亡佚。《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曰：“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宋之後，二十卷本亦不見著録。今行世二本，一為明萬曆年間龍游童珮編次《盈川集》，十卷，附録一卷；一為清崇禎年間張燮輯本，十三卷，皆非原貌。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乃其原本。

敦煌文獻 S. 5777 乃《渾天賦》殘卷，前後皆殘，存二十行。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九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又再補》卷二；詩見《全唐詩》卷五〇、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七。殘文三，見晏殊《類要》（唐雯《晏殊類要研究》附録四《類要中所見清輯全唐文未收之唐人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通行本尚有：題《楊炯集》二卷者，有《唐五十家詩集》本、《唐人小集》（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攝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活字印本膠片景照，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9）、朱警《唐百家詩百種》本、東壁圖書府刊本（明張遜業校，明嘉靖三十一年序）等；題《楊炯文集》七卷，有《初唐四傑文集》本，入《四部備要》；題《楊盈川集》十卷，有明童珮輯本，有《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楊盈川集》十三卷，收入崇禎十三年（1640 年）張燮輯刊《初唐四子集》（國家圖書館）。案：童珮輯本《序》謂"流傳者僅詩一卷"，當是明初留存的舊本，朱警《唐百家詩百種》本下卷蓋出其本。諸本中童珮本最為通行，然訛誤不少。陳于全分明代以來諸本為三個系統，考其版本與延承。

點校本：徐明霞《楊炯集》十卷附《補遺》一卷《附録》一卷（與《盧照鄰集》同卷，附傅璇琮撰《簡譜》，中華書局，1980.11）。

敦煌文獻《渾天賦》研究、考釋：鄧文寬《敦煌寫本楊炯渾天賦殘卷的發現與確認》（《文物天地》1993 年第 2 期）、《新發現的敦煌寫本楊炯渾天賦殘卷》（《文物》1993 年第 5 期）。

有關研究：楊承祖《楊炯年譜》（香港《東方文化》第 13 期），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巴蜀書社，1993.4），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附《年譜》（東方出版社，1993.9），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程蘇東《楊炯盈川集版本源流考》（《文獻》2010 年第 2 期），陳于全《楊盈川集版本源流考述》（《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2，2010）。

1376 許敬宗集廿卷

【著録】

舊唐　許敬宗集六十卷

新唐　許敬宗集八十卷

崇文　許恭宗集十卷

遂初　許敬宗集

通志　許敬宗集八十卷

宋志　許敬宗集十卷

　　許恭〔宗〕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許敬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72。

【考證】

唐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由是專掌

誥令。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國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録》、《新禮》，皆總其事。然《新唐書》本傳云："凡大典、册悉(其孫)彦伯為之，嘗戲曰：'吾兒(長子昂)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舊唐書》本傳則謂其末年文筆，多令彦伯代作。《舊唐書》卷八二本傳曰："文集八十卷。"《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亦作八十卷。然《舊唐書·經籍志》作《許敬宗集》六十卷，疑卷數有誤。至北宋止十卷。

日本愛知縣寶生院藏平安中期以前抄本一卷。書名、撰者均不詳。擬題《翰林學士集》。闕首題及目録之一部分，尾題"集卷第二　詩一"。卷背抄德宗貞元間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編《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此卷收唐太宗及近臣十八人(許敬宗、鄭元璹、于志寧、沈叔安、張後胤、張文琮、陸撙、長孫無忌、楊師道、朱子奢、褚遂良、上官儀、高士廉、劉洎、岑文本、鄭仁軌、劉子翼、佚名)之應詔奉和詩五十一首。集中詩均為應令或應制之作，同題唱和一題下多者至九首，少者僅一首。凡十三組，其中九組為唐太宗與諸臣唱和詩，另四題皆許敬宗作。《經籍訪古志》卷六云另有《墓志》下一卷，是知原集兼收詩文。卷中作者前各題官銜，有裨考證。唐太宗署"太宗文皇帝"，謚號"文皇帝"、廟號"太宗"，始於太宗卒後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八月，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改尊號"太宗文武聖皇帝"，故知其編定當在太宗死後至咸亨五年間(福田俊昭以為成書於咸亨三年以前，見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編《翰林學士集注釋》附《關於翰林學士集》)。

此書在流傳中漸殘闕不全，失去原題，蓋以撰詩者多弘文館學士，日人遂題《翰林學士集》。至幕府末，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介紹，始為世人所知。之後，傳回中土，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貴陽陳矩刊入《靈峰草堂叢書》。翰林院設於玄宗時，置學士則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故陳矩《序》即以為擬題不當。服部宇之吉《佚存書目》嘗擬題《貞觀中君臣唱和詩集》，福本雅一《唐鈔本·翰林學士集解説》以為當稱《唐太宗御製及應詔詩集》，以唐初有弘文館，其中學士、直學士有六人，詩作三十三首，或當作《弘文館學士詩集》。

殘卷十三組詩，多者九首，少者一首，但每題均有許敬宗詩，以太宗及羣臣附見，目録亦以許詩立目。故當初森立之即疑為許敬宗所撰："今檢書中所載許敬宗詩居多，而目録每題下稱同作幾首，似對敬宗言，則或疑敬宗所撰歟?"(《經籍訪古志》卷六)其後，陳尚君、興膳宏亦分别指出殘卷非總集，乃許敬宗集之殘卷。陳尚君曰："今檢此卷各組詩皆有許敬宗詩作，原卷存目録殘葉，均以許詩列目，而以太宗及諸臣唱和詩作為附録，正文詩題也頗存此迹。據此，此卷似應為許敬宗别集之殘卷。别集中附收同時唱和之作，唐集中多有之。"興膳宏曰："《翰林學士集》或非總集，乃許敬宗'家集'之一部分。"尾題"集卷第二　詩一"，故"卷一當然為賦"。又據許敬宗各詩所附官職，考所載敬宗詩，最早為貞觀八(634年)、九年，所存詩皆撰於高宗顯慶三年(658年)以前。

此集除唐太宗外，計有職官題名三十九人次。盧燕新以撰詩年代可考者《五言奉和侍宴儀鸞殿早秋……》等五組詩、《四言曲池酺飲座銘……》等三組唱和詩所題職銜與史籍相校核，以為集中所署詩人职銜未必是撰詩時所任職官。此集當有祖本，部分題銜當是編撰

人所加，或改動祖本。所題銜止於永徽三年（652 年）許敬宗“弘文館學士”，故此集最初編成當在此年前後。

若以上二説成立，則此殘卷乃今存較《王勃集》更早之别集殘卷。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許高陽集》九卷（1466）、《許敬宗八詠》一卷（1475），可參看。

【流佈】

《大日本古文書》卷三（《正倉院文書・續修》三九帙）天平二十年（748 年）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録》著録《許敬宗集》十卷，當即此書。福田俊昭以為可能是大寶年間第七次遣唐使携入（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編《翰林學士集注釋》附《關於翰林學士集》）。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五一、卷一五二，《唐文拾遺》卷一六，《唐文續拾》卷一；詩見《全唐詩》卷三五、卷八八、《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三。案：《續補遺》收《遼左雪中登樓》，陳冠明考為明許宗魯詩。

《翰林學士集》影印本及有關研究：《靈峰草堂叢書》本（據日本尾張真福寺藏唐鈔卷子本景刊，題《影唐卷子本翰林學士集》，一卷，貴陽陳矩刊，1893；影印本入《續修四庫全書》），《六譯館叢書》本，每日新聞社“國寶”委員會編集《國寶》1《上古，飛鳥・奈良時代（西魏・唐）》（每日新聞社，1963. 11），大阪市立美術館編、中田勇次郎監修《唐鈔本》（同朋舍出版，1981. 2），張步雲《唐代逸詩輯存》（《文學遺産》1983 年第 2 期），陳伯海《唐卷子本翰林學士集考察》（《中華文史論叢》第 29 期，1984），文化廳監修《國寶》10《書跡》2（漢籍 2・佛典，增補改訂版，每日新聞社，1984. 12），藏中進《真福寺本翰林學士集——影印と研究》（櫻楓社，1989）、《翰林學士集二種——影印と翻刻》（櫻楓社，1989. 2）、《真福寺本翰林學士集の傳來》（《特集・遣唐使をめぐる人と文學》，《アジア遊學》第 27 期，2001. 5），村田正博《翰林學士集本文考——古鈔本の校訂をめぐって》（《人文研究》第 42 號第 5 分册，1990）、《翰林學士集原態推定のために——資料としての初學記と文苑英華》”（《人文研究》第 50 號第 10 分册，1998），村田正博、栗城順子編《翰林學士集・新撰類林抄——本文と索引》（《和泉書院索引叢書》28，和泉書院，1992. 2），興膳宏《翰林學士集をめぐって》（大谷大學文藝研究會《文藝論叢》第 42 號，1994. 3；興膳宏著、戴燕譯《異域之眼——興膳宏中國古典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9），傅璇琮編、陳尚君輯校《唐人選唐詩新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7），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10），倪進等《中國史學史・隋唐五代卷》（鷺江出版社，2002. 9），藏中進、藏中しのぶ、福田俊昭著、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編《翰林學士集注釋》（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2006. 3），盧燕新《翰林學士集題名職官考辨》（《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3 期），陳冠明《許敬宗詩文系年考》（《唐代文學研究》第 13 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1377 任孝（泰）〔恭〕集十一卷

【著録】

隋志　梁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
舊唐　任孝恭集十卷
新唐　任孝恭集十卷
通志　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

【校訂】

原“恭”誤作“泰”，今正。

此集《隋》、《唐》諸志皆作十卷，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作十一卷，疑衍“一”字。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任孝恭(？—548)，字孝恭。臨淮(治今安徽靈璧)人。外祖丘它與梁武帝有舊，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中書通事舍人。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叛，孝恭募兵守江。蕭正德迎納叛軍，孝恭為侯景所獲，命作檄文，偽允而遁，被殺。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五〇、《南史》卷七二。

【考證】

《南史》本傳曰：“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文集行於世。”大同中，為尚書左僕射何敬容作移報東魏文(《梁書》卷五〇同)。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總集類尚著録《任司文孝恭集》一卷(1574)，《舊唐書·經籍志》經部尚書類著録其撰《古文大義》二十卷，均佚。

【參考】

今存文《祭雜墳文》等十二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六七，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參看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

1378 魏曹植集卅卷

【著録】

隋志　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
舊唐　魏陳思王集二十卷
　　魏陳思王集三十卷
新唐　陳思王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郡齋　曹植集十卷　魏曹植子建也。(衢本)
　　曹植集一卷　魏曹植子建也。(袁本)
遂初　陳思王集
直齋　陳思王集二十卷

通志　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
　　又二十卷
宋志　曹植集十卷
四庫　曹子建集十卷

【存佚】

存，非原本。

【著者】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國譙(治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操卒，丕代漢為帝，貶植安鄉侯。後屢徙封地。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徙封陳王。鬱鬱無懽，疾發，卒。謚"思"。後人稱"陳思王"。生平事蹟見《三國志》卷一九。參看植木久行《曹植傳補考——本傳之補足以及新説之補正》(《中國古典研究》21，中國古典學會，1976)、徐公持《曹植生平八考》(《文史》10，1980)。案：植木詳考建安二十五年至黄初二年間事蹟。

【考證】

植少善屬文，操見而異之，以為倩人所作。建安十七年(212年)春，操率諸子登銅雀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建安中，文人雲集鄴下，宴飲遊樂，詩賦酬唱，前後凡八年左右。曹植以副君之重、公子之豪，為文人集團首領。魏晉以來，咸推為建安之雄。著作繁富，亦為建安作家之最。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〇集部别集類一，考證其集甚詳，以為曹植集有《前録》、《全集》兩種：《前録》為其手定少作，兩《唐志》之二十卷本即是；《全集》即景初敕編之本，《隋書·經籍志》、兩《唐志》著録之三十卷本是也。曰："考《舊志》著録之例，凡一人而有數集者，必其本非一書……及此《陳思王集》是也。……以此推之，陳思兩集，文字篇目，必有詳略多寡之不同，不僅編次小異而已。"又曰："考《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引曹植《文章序》曰：'余少而好賦，所著繁多，然蕪穢者衆，故删定，别撰為《前録》七十八篇。'《魏志》本傳曰：'景初中，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然則植所著文章，原有兩集，其七十八篇者有賦(原注：銘頌蓋統於賦)無詩文，植之所手定，蓋少年時所作也。(原注：此集不知撰於何時。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十九曰："案傳注引《典略·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修答書云：'猥受顧賜，教使刊定。'似即此《前録》。嘗以屬楊修審定者，時為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之後事也。"今案古人謂削字為刊，改字為定。《廣雅·釋詁》三云："刊，削也。"《漢書·王嘉傳》注："定，謂改字也。"是其證。植與修書，援丁敬禮故事，欲修為之潤飾其文，故修答言教使刊定，與植之撰《前録》，未必即是一時之事，姑録其説於此以備考。植書云："僕少好辭賦，迄至於今，二十五年矣。"植卒於太和六年，年四十一，其二十五歲，漢建安二十一年也。)其百餘篇者，景初中奉詔所撰録，詩賦雜文，諸體悉備，時植卒已數年，乃其平生之全集也(原注：植平生所著，不只百餘篇，百餘上疑有脱字)。疑兩《唐志》著録之二十卷本，即植自定之《前録》；其《隋》、《唐志》著録之三十卷本，即景初敕編之全集耳。詔稱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百餘篇，是《前録》之七十八篇已收入此集之中，故《隋志》於二十卷本，不别著於録。景初所編，是全集，非《後集》，故

《唐志》於兩本並稱《陳思王集》，不分前、後也（原注：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卷四云："陳思王文章，有《前》、《後録》，疑《前録》三十卷、《後録》二十卷。隋時但有《前録》，唐代乃《前》《後録》並出。"其説非是）。然植自定之本，稱為《前録》，則似當更有《後録》。《晉書·曹志傳》云：'帝嘗閲《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録，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録無此。"'植所撰《前録》，有賦無文，志所尋按之目録，豈即《後録》耶？及按録中無有，即以為非植所作，則植平生著述，殆已悉載無遺，逮景初撰録，即合《前》、《後録》所有，會萃成編，都為一集耳。"

概言之，曹植集先有《前録》，少時所著，手自删定。楊修刊定植集，或即此集，所收乃二十五歲前之作也。植歿後，明帝景初敕修集，"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乃其全集。明帝《詔》所謂"前、後所著"，非分指《前録》、《後録》，乃統言一生之意也；蓋《前録》所收亦擇録也。《隋志》、兩《唐志》以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即是敕修集。然玩味《前録序》，似生前另有《後録》；而《後録》并非敕修，故二十卷本似未可輕斷為《前録》。

唐時流行植集二本，至宋已殘缺。《郡齋讀書志》（衢本）著録《曹植集》十卷，曰："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二百篇，反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南宋王銍《龍城録》記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事，曰："仲卿既寤，於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事屬詭異，恐不可信，然與公武所録相符。《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有《陳思王集》二十卷，曰："卷數與前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者，意皆後人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其間或引摯虞《流别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是《直齋書録解題》之二十卷本，乃後人重編，亦非《唐志》所録二十卷本也。

今知宋本，最早蓋北宋開寶七年（974 年）刊本，原本已佚，明覆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其次，有元豐五年（1082 年）萬玉堂刊本，見《天禄琳琅目》卷一〇，佚。其次，有孝宗時江西大字本，藏上海圖書館，入《續古逸叢書》、《密韻樓景宋本七種》。其次，南宋嘉定六年（1213 年）刊本，《四庫全書》即以此本著録，編次近開寶本，然原本已佚。明人所刻，大抵據此本稍加釐訂而成。《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集部别集類："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為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此本目録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雕。蓋即《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襍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宋本互有出入，然確如晁公武所言，返溢出本傳所載數。此蓋植所撰不止"百餘篇"，景初敕撰時，有所選擇，而已流傳於世者為類書所録，好事者復採輯入編也。

【參考】

《隋書·經籍志》著録曹植著作除《曹植集》外，復有《列女傳頌》一卷，《畫贊》五卷，亦佚。後人搜輯遺文，重為編定。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一三至卷一九，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 3）；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六、卷七。

通行本尚有：明新安汪士賢輯《漢魏六朝諸家文集》本（《曹子建集》十卷），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陳思王集》二卷），明楊德周編、清陳朝輔補《彙刻建安七子集》本（《曹

子建集》十卷),《四庫全書》本(《曹子建集》十卷附《疑字音釋》一卷),清丁晏輯、葉菊生校訂《曹集銓評》十卷、《逸文》一卷(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亦見楊家駱主編《增訂中國學術名著》,臺北世界書局,1962—1966;亦見《續修四庫全書》),丁福保輯《漢魏六朝名家初刻》(《曹子建集》十卷、《逸文》一卷、附丁晏撰《年譜》一卷,上海文明書局,宣統三年),朱緒曾《曹集考異》十二卷(翁長森、蔣國榜編《金陵叢書·丙集》,上元蔣氏慎修書屋,1914—1916;《續修四庫全書》),《密韻樓景宋本七種》本(《曹子建文集》十卷,宋大字本),《續古逸叢書》本(《曹子建文集》十卷,常熟瞿氏藏宋大字本),《四部叢刊》本(《曹子建集》十卷,以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活字印本景印)。其中,丁晏《銓評》、朱緒曾《考異》,搜集增補,較善。

注譯、校點本:黄節註、葉菊生校訂《曹子建詩註》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古直《曹子建詩箋》四卷(《層冰堂五種》,臺北廣文書局1966年影印),余冠英輯、注《三曹詩選》(作家出版社,1956),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三卷、《附録》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案:趙幼文《校注》據丁晏《銓評》加以註釋,編年收詩文二百五十篇左右。梁春勝補正若干,其中有前人失輯十三則,誤輯七則,《校注》漏輯二十五則。

有關研究:徐公持《曹植詩歌的寫作年代問題》(《文史》6,1979),梁春勝《曹植集詞語校釋》(《古籍研究》2005)、《曹植佚文輯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5期)。

1379 玄(焚)〔奘〕集九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原"奘"誤作"焚",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玄奘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610。

【考證】

此書重出,《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一卷本,參看本書1384。

【參考】

内外典目録載其所譯大小乘經論及《大唐西域記》而不載其詩文集。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九〇六至卷九〇七,收《還至于闐國進表》等三十七篇;詩見《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三,據S.0373收其《題西天捨眼塔》等五首(後三首偽託)。又,《知恩院藏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貴重古典籍刊行會,1960)。

1380 沈(沔)〔約〕集百卷

【著録】

隋志　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　并録。

舊唐　沈約集一百卷
　　沈約集略三十卷
新唐　沈約集一百卷
　　又集略三十卷
崇文　沈約集九卷
中興　沈約集九卷詩一卷
遂初　沈休文集
直齋　沈約集十五卷別集一卷
　　又九卷
通志　特進沈約集一百卷
宋志　沈約集九卷
　　又詩一卷
四庫　沈休文集十五卷別集一卷
　　又九卷

【校訂】

原"約"誤作"汋",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沈約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25。

【考證】

《梁書》卷一三本傳曰:"博通羣籍,善屬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案:《南史》卷五七本傳同,"文章"作"筆"。

沈集至宋時已多亡佚。《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約有文集百卷,今所存惟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為賦,餘皆詩也。《別集》雜録詩、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詔草也。《館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八首。"是《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所録九卷者,唯詔草耳。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沈約八詠》一卷(1476),可參看。

【流佈】

奈良後期文人淡海三船(722－785)撰於寶龜六年(775 年)代表作《大安寺碑文并序》:"北望平岡,揚震耀於紫闕;南瞻上野,泛仙氣於碧峰。"此二句或套用沈約《棲禪精舍銘》:"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六)《萬葉集》2－211 柿本人麻呂《悲妻亡歌》:"去年みてし秋の月よは照らせども相見し妹はいや年さかる(譯文:去秋共賞月,今夜月又圓。愛妻離我去,年復一年遠。)"蓋套用沈約《悼亡》:"去秋三五月,今秋還照房。"又,(編號 1844)《歌》"霞輕引",或套用沈約《宿東園》:"長煙引輕素。"千卷類書《秘府略》的編者平安前期滋野貞主(785－852)嘗作《臨春風効沈約體應制》(《經國集》),乃倣沈約《八

詠・臨春風》。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二五至卷三二，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六、卷七。張溥編《沈隱侯集》，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本：陳慶元《沈約集校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參看林家驪《沈約詩文系年》(《沈約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1381 王中書集十卷

【著録】

隋志　王筠中書集十一卷　并録。

舊唐　王筠中書集十卷

新唐　中書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此乃梁王筠集也。

王筠(481－549)，字元禮，一字德柔，法名慧炬(《廣弘明集》卷二四《與東陽盛法師書》)。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王僧虔孫。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并掌東宫管記。出為丹陽尹丞。遷中書郎，除太子家令。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大通三年(531)，出為臨海太守。大同初，遷秘書監。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三三、《南史》卷二二。

【考證】

筠少時曾手抄《左傳》、《周禮》、《儀禮》、《山海經》、《國語》及子史諸集，共百餘卷。年十六，作《芍藥賦》，文辭甚美。“昭明太子十學士”之一。晚年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隋書・經籍志》著録各書皆作“十一卷并録”)，《尚書》三十卷(《隋書經籍志》所録作“九卷并録”，兩《唐志》作十一卷)，凡一百卷，行於世。皆佚。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乃筠為中書郎時所撰集也。本傳謂，為中書郎時，“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者，蓋另又一集也。

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總集家有《吏部集》一卷(1538)，未著撰人，疑即王筠《吏部集》之殘卷。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六五、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四。張溥輯為《王詹事集》，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黄大宏補正，今存文十八篇，詩四十九首。

有關研究：黄大宏《論梁代詩人王筠》(《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5，2008)。

1382 庾肩吾集十卷

【著録】

隋志　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

舊唐　庾肩吾集十卷

新唐　庾肩吾集十卷

遂初　庾肩吾詩

通志　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

宋志　庾肩吾集二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庾肩吾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753。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著録乃其原本也。

《梁書》卷四九庾肩吾本傳："八歲能賦詩。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吴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宫，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集行於世。"《南史》卷五〇本傳："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

曹道衡、沈玉成以為《庾肩吾集》乃庾信所編，詳《中古文學史料叢考》（中華書局，2003.7）。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六六，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三。

輯本：明馮惟訥《詩紀》、明張燮《七十二家集》、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

1383 梁簡文帝集八十卷

【著録】

隋志　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　陸罩撰。并録。

舊唐　梁簡文帝集八十卷

新唐　梁簡文帝集八十卷

中興　梁簡文帝集一卷

遂初　簡文帝集并詩

直齋　梁簡文帝集五卷　簡文帝綱也。（詩集類）

通志　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

宋志　梁簡文帝集一卷

【校訂】

原文作“梁簡文帝集八　十玄奘々一”，“十”誤抄於下一條之首，當作“梁簡文帝集八十玄奘々一”，補入“卷”字，作“《梁簡文帝集》八十卷”，下一條作“《玄奘集》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梁武帝卒，侯景立蕭綱為帝。大寶二年(551 年)，為侯景所弑。年四十九，謚曰“簡文”。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17。

【考證】

《南史》卷八《本紀》云：六歲能屬文，武帝弗之信，於前面試，攬筆立成。又雅好賦詩，自序謂“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愛陶淵明詩文(《顔氏家訓・文章篇》)。倡輕艷詩風，東宮文士競相倣效，時號“宫體”。大寶二年幽於永福省，歿前猶著述不輟。《本紀》曰：“帝自幽縶之後，賊乃撤内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為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入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絶句五篇，文並悽愴云。”“文集一百卷”，與其他所著並行於世。

陸罩嘗編次蕭綱集。《南史》卷四八《陸杲傳》曰：“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書記，禮遇甚厚。”《隋書・經籍志》有《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并録。兩《唐志》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諸志卷數均視《本紀》為少，殆蕭綱居藩時所撰者也，歿前於永福省所撰“百篇”不在其中。

《本紀》所云百卷者，綱子大圜於北周武帝保定年間嘗見，只剩九十卷。《周書》卷四二《蕭大圜傳》曰：江陵覆没，隨于謹客長安。保定二年(562 年)，封始寧縣公，邑千户，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亦見《北史》卷二九。

蕭綱集至宋時只存詩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按《隋志》八十五卷，唐時已缺五卷，《中興書目》止存一卷。詩百篇，又缺其三首。今五卷，皆詩，總二百四十四篇。”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八至卷一四，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〇至卷二二；《全梁文》失輯者，見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5 卷第 1 號)。

通行輯本：明馮惟訥《詩紀》、明張燮《七十二家集》、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毛詩十五國風義》一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詩類》。案：《百三名家集》本録存賦、詔、令、教、移文、表、疏、章、啓、書、序、論、頌、銘、碑、連珠、墓誌銘、

誄、哀辭等文八十餘首，又詩二百餘首。其中《謝勅賚魏國獻錦等啓》、《謝勅賚廣州堰啓》、《謝勅賚大菘啓》、《謝勅賚城邊橘啓》、《謝勅賚河南菜啓》，分見《藝文類聚》卷七三、卷八二、卷八五、卷八六，題梁皇太子撰，似為昭明太子之作；又《藝文類聚》卷七七載簡文帝《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鍾啓》一文，張溥誤入《梁昭明太子集》。嚴可均據《類聚》、《廣弘明集》、《梁書》等採摭，較《百三名家集》本為善。又《文館詞林》卷六九九載簡文帝《祭北行戰亡將客教》、《贈賻扈玄達教》、《監護杜嵩喪教》、《贍卹部曲喪柩教》、《修理羊太傅蕭司徒碑教》、《祠司徒安陸王教》、《三日賦詩教》、《北略教》，均可補嚴本之缺。又卷六九九載《圖雍州賢能刺史教》、《甄張景顧復讎教》亦較嚴本文詳。馮惟訥輯本較《百三名家集》本詩多《臨高臺》一首，馮注云："《玉臺》作梁武帝。"（張溥以之入《梁武帝御製集》）馮本《採蓮曲》第二首"常聞蕖可愛"云云，即《採蓮賦》末段，當入文。又《大垂手》、《小垂手》，《詩紀匡謬》云："《大垂手》一篇，《玉臺》作簡文，《樂府》作吴均；《小垂手》篇，《樂府》亦作吴均，舍《樂府》別無所出，自不得并入簡文也。"又《夜夜曲》二首，《詩紀匡謬》云："'北斗闌干去'一篇，《樂府》作沈約，《玉臺》作簡文；'愁人夜獨傷'，《玉臺》無此詩，《樂府》明注無名氏，不應混入也。"丁福保據《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八又採得《和贈逸人應詔》一首。《名家集初刻》本文據嚴本，詩則與《百三名家集》本同。《六朝詩集》本不及馮本詳，李賓輯本亦略。詳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中華書局，1997.8）。

1384 玄奘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原文作"十玄奘々一"，上一條"梁簡文帝集八十"之"十"，誤抄於此條之首；"奘"，原作"焚"，今俱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玄奘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610。

【考證】

此書重出，《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九卷本，參看本書 1379。

1385 無名師集十卷

【著録】

隋志　後周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舊唐　沙門亡名集十卷

新唐　僧亡名集十卷

通志　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釋無(亡)名(516—?),俗姓宗氏,本名闕殆。南郡(治今湖北江陵)人(此據《續高僧傳》,《大唐内典録》謂南陽人)。世襲衣冠,稱為望族。弱齡遁世,永絶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嘗事梁元帝,官爵不詳。梁末,潛志玄門,改名止蜀。北周武帝敕為"夏州三藏"。不知所終。生平事蹟見《續高僧傳》卷七、《大唐内典録》卷五。

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五月《答宇文護書》云:"惟道是務,不曾棲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五載。"是生年天監十五年(516年),承聖元年(552年)出家。

【考證】

《寶人銘序》曰:"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没,海内知識,零落殆盡。……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大唐内典録》曰:"有集十卷,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見重於世。"

《法苑珠林》卷一〇〇《傳記篇·雜集部》三,著録"周朝武帝,沙門釋亡名著"内典,有:《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不殺論》、《去是非論》、《修空論》、《影喻論》、《法界寶人銘》、《猒食想文》、《僧崖菩薩傳》、《韶法師傳》、《驗善知識傳》,凡十二卷(亦見《大唐内典録》卷五)。又,《隋書·經籍志》舊事類、《新唐書·藝文志》故事類著録《天正舊事》三卷,"天正",梁年號,梁豫章王蕭棟天正元年(551年),武陵王蕭紀天正二年(552年)。

《續高僧傳》有傳,曰:"乃作《絶學箴》文,名《息心贊》。"并載其文。其文亦見敦煌文獻S.2165a、S.5692c,分别題作《亡名和尚絶學箴》、《無名和尚絶學箴》。道宣列亡名傳於《義解篇》,道原視亡名為禪者,以《息心銘》與菩提達摩《入道四行》、傅大士《心王銘》等同録於《景德傳燈録》卷三十。鎌田茂雄以為,亡名禪思想以老莊為背景,不同於南宗禪六祖以下(《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春秋社,1968.3)。田中良昭以《景德傳燈録》載《息心銘》與敦煌本相勘,發現有七處相異,異文表明了南北宗的對立。比如,敦煌本没有"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一段,説明删削出於南宗僧人之手。改《銘》為《箴》,也許在八世紀後半(《僧亡名息心銘與敦煌本亡名和尚絶學箴》,《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2—1,1964.1)。

敦煌文獻P.3814(亦見P.3724)載詩"前死未長别"一首,今斷為王梵志詩,實據無名《五盛陰》改寫。《敦煌變文集》卷四《太子成道經》(P.2999,亦見卷八《相變》)載"拔劍平四海"詩,乃據無名《病苦》詩改寫。無名二詩,見《廣弘明集》卷三〇下。由此可見,無名詩對敦煌詩歌創作影響不小。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無名集》十卷(1395)及《無名集》十八卷(1412)。此條似與(1395)《無名集》為同書同本;1412蓋為另本,可參看。

【流佈】

無(亡)名詩至遲奈良前期已傳入日本。聖武天皇寫於天平三年(731年)之《雜集》(今藏正倉院)中,有無(亡)名所撰《寶人銘》(詳小野勝年《收録於聖武天皇雜集的寶人銘》,載《横田健一先生還曆記念·日本史論集》,横田健一先生還曆記念會,1976)。

【參考】

今存文《答宇文護書》、《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書》、《寶人銘》三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周文》卷二二；詩七首，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六。《過徐君墓詩》，據《文苑英華》卷三〇六，題"無名法師"，與此條"無名師"相合。又，日本僧圓珍（智證大師）撰《辟支佛義集》下引有無（亡）名《五盛陰》，文字稍異於《廣弘明集》卷三〇所載。

又，唐段公路《北户録》卷三引《無名詩集》三則，録以備考。其一"香皮紙"條：《無名詩集・武舍之中行》云："胡從何等來？氍毹毹氎五木香。"其二"鶴子草"條：《無名詩集》："月黄星靡娥，黄婺靡皆數。"其三"相思子蔓"條：《無名詩集》又云："昔有賢士，姓韓名朋，故娶賢良妻，成公索之，女名曰貞夫，具賢具聖云云。又三日三夜，始得，壙空，不見韓朋、貞夫，唯見石子一雙，鬱鬱葱葱，一青一白。宋王怪之，分張其雙，青石埋於道西，白石埋於道東。道東生桂樹，道西生梧桐，上枝相連，下枝相通，枝枝相交，葉葉相蒙。下有清流之水，斷道不（案：中闕）葉落，兩兩成雙，從明至暮，悲鳴嗈嗈。宋（案：中闕。）'是何樹？'梁伯對曰：'此是韓朋、貞（案：中闕。）。'曰：'誰能解之？'梁伯答曰：'臣能（案：中闕。）其氣心中合中，是思愛，下有（案：中闕。）王妬代遣踐殺之，血流滂（案：中闕。）鴛鴦，同心異體，頭白身黄，高（案：中闕。）一毛，落地七赤。'有强使者捉（案：中闕。）驟，往獻於宋王。宋王將拂其（案：中闕。）回頭語左右司：'與朕占相。'梁伯對（案：中闕。）'輝輝鬱鬱蒼蒼，唯有項上，少許無光，將毛重拂，致其殺傷。'空中有言曰：'不是鴛鴦舞媚毛，此是韓朋報寃刀。'"又，敦煌文獻 P. 1380 引《亡名子》兩則。一曰："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輕敵。"一曰："賢者任重而益恭，智者功大而辭順。"語出《戰國策》卷三蘇子説秦昭襄王。

1386 張正見集三卷

【著録】

隋志　陳尚書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

舊唐　張正見集四卷

新唐　張正見集四卷

遂初　張正見集

通志　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

宋志　張正見集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張正見（527？—574？），字見賾，清河東武城（治今山東武城西北）人，歷仕梁、陳，至尚書度支郎。生平事蹟見《陳書》卷三四、《南史》卷七二。參看興膳宏編《六朝詩人傳》（大修館書店，2000. 11）。

【考證】

《陳書》本傳云："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宫，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

之。……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隋書·經籍志》所收為完帙，《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乃殘卷。

在南北朝詩人中，今存詩作一般不過百首，正見存詩九十五首。嚴羽《滄浪詩話·詩證》：“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楊慎不以嚴羽為然，《升菴集》卷六〇“張正見詠雞”條：“張正見《詠雞詩》曰：‘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上句用金馬碧雞事，下句用緯書玉衡星精散為雞事也。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影略之句，伐材之語，非深於詩者，孰能為之？嚴滄浪乃云張正見之詩‘雖多亦奚以為’，豈知言哉！”存詩七言兩首、雜言一首，餘皆五言，蓋如本傳言，善五言詩。

【流佈】

今存日本最早漢詩集《懷風藻》中，收判事紀末茂五言詩一首，題《臨水觀魚》，曰：“結宇南林側，垂釣北池潯。人來戲鳥没，船渡緑萍沈。苔摇識魚在，緡盡覺潭深。空嗟芳餌下，獨見有貪心。”乃襲張正見所撰樂府詩《釣竿篇》成篇，《釣竿篇》曰：“結宇長江側，垂釣廣川潯。……人來水鳥没，檝渡岸花沈。蓮搖見魚近，綸盡覺潭深。空嗟芳餌下，獨見有貪心。”《懷風藻》成書於天平勝寶三年(751年)十一月，故正見此集在奈良時期已傳入日本。參看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以出典論為中心的比較文學考察》(塙書房，1962.9—1965.3)。

【參考】

今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陳文》卷一六，載《石賦》、《山賦》、《衰桃賦》、《謝賜錢啓》四篇；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二收樂府四十四首，卷三收詩五十一首(卷三《雪》“九冬飄雪遠”四句，即同卷《詠雪應衡陽王教》前四句，當删)。

通行輯本尚有：明馮惟訥《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嚴輯與張輯相當，唯《石賦》嚴輯稍詳。

1387 薛後集三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不見本傳及中國古今公私目録，考為唐薛元超撰。

薛元超(623—684)，名振，以字行。河東汾陰(今山西萬榮西南)人。祖父薛道衡仕北齊、北周、隋三代，至隋上開府儀同三司，掌文帝翰書。父薛收，師事文中子王通，與通弟王績交誼甚篤。入唐，為李世民秦王府十八學士之一，檄文、露布多出其手，以功封汾陰縣男。貞觀十八年(644年)，元超為太子舍人。次年，太宗親征高麗，同太子監守監國。預修《晉書》。高宗即位，永徽元年(650年)，加朝散大夫、遷給事中。尋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仍與上官儀入閣供奉。五年，丁母憂，奪情授黄門侍郎。顯慶元年(656年)，奉敕

與許敬宗潤色玄奘所譯經、論、疏。修《東殿新書》畢，進爵為侯。是年，出為饒州刺史。在饒州六年，稱善政。龍朔二年(662年)高宗夢元超，追授右成務。三年，歸朝，為東臺侍郎。上《封禪書》、《平東夷策》。旋坐為流人李義府進言，左遷簡州刺史。麟德元年(664年)，上官儀伏誅，坐詞翰往來，徙居巂州。在巂凡十一年。至上元二年(675年)，赦歸，拜正諫大夫。撰《孝敬皇帝哀册文》。儀鳳元年(676年)二月，遷中書侍郎；三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月，任河北安撫大使。二年，知内外百官考。三年，從高宗至九成宫，言瑞祥，帝大喜，賜物百段及銀鏤鍾一枚；九月，上平吐蕃策。永隆元年(680年)八月，明崇儼死，武則天疑太子所爲。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宫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開耀元年(681年)二月，表薦鄭祖元、賀覬、沈伯儀、鄧元挺、顔强學、楊炯、崔融等十人為崇文館學士。閏七月，兼太子左庶子，加正諫大夫、守中書令，餘如故。永淳元年(682年)，高宗幸洛陽，詔兼户部尚書，與皇太子居留。光宅元年(684年)，高宗疾劇，政出武后。陽喑，乞骸骨。優加金紫光禄大夫，致仕。是年冬十一月二日，卒於洛陽豐財里。年六十二。詔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垂拱元年(685年)四月，陪葬於乾陵。生平事蹟見楊炯《盈川集》卷一二《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全唐文拾遺》崔融《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振)墓誌銘并序》、《舊唐書》卷七三、《新唐書》卷九八《薛收傳》。

【考證】

楊炯《盈川集》卷一二《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河東郡汾陰公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在邛都十餘載，沈研《易・象》，韋編三絶，賦詩縱酒以樂。當年有《醉後集》三卷，行於世。"崔融撰《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振)墓誌銘并序》(廖彩梁《乾陵稽古》、《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垂拱〇〇三、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二二)亦載此集，曰："上官儀伏法，以公嘗詞翰往復，放於越巂之邛都。耽味《易・象》，以詩酒為事。有《醉後集》三卷，行於時。"

本傳云："文集四十卷。"此集撰於巂州。巂州，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置，隋大業初，改名越巂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復名巂州，然唐人仍習稱"越巂"。治所在邛都縣(今四川省西昌市東南)，故《行狀》及《墓誌銘》皆稱"邛都"。巂州，地處邊鄙，乃當時流謫之地。"上官儀伏法"，在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新唐書》卷三《高宗紀》)，元超蓋於次年到達巂州，而元超赦歸在上元二年(675年)，故本集成書當在麟德二年至上元二年之間。元超在巂州凡十一年，此集或在後期。

至於成書緣起，乃以流於巂州，遂耽研《周易》及解釋《周易》之《象辭》，終日以作詩飲酒為事，故以《醉後》為名。其所撰詩，不可考。《墓誌銘》提及元超死後陪葬品，其中有高宗敕書一軸、《孝子忠臣傳》二卷、《周易》一部。又，儀鳳三年(678年)，隨高宗至九成宫，以言祥瑞，所據即《周易》之《象辭》(見《墓誌銘》："公曰：'天皇正合《易・象》。臣聞，乾將三男震坎亘，今日是也。'帝大喜，羣臣稱萬歲，聲溢岩谷間，傳聞數十里，賜物百段及銀鏤鍾一枚。")可以想見，集中作品蓋有失意之感歎，然無怨憤。初唐詩歌從應制詠物轉向抒寫個人情志，元超當是開風氣人物之一。

薛元超長於鑒識人材，樂於嘉惠後進，汲引薦舉二十餘人，其後皆以文藻知名海内，陶敏稱之為初唐文壇盟主。

此集重出，見本書1561。又，兩《唐志》著録《薛元超集》三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薩後(薛振)集》(1370)。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五九，收《請停春殺高敦禮表》等四篇；詩見《全唐詩》卷三九，收《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恋》一首，又《全唐詩續拾》卷四，收其《詠竹》卒章兩句，卷七高宗《咸亨殿宴近臣諸親柏梁體》中有一句。

有關研究：樊英峰《唐薛元超墓誌考述》(《人文雜誌》1995年第3期)，杜文玉《關於薛元超幾個問題的考證》(《渭南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陶敏《初唐文壇盟主薛元超》(《古典文學知識》2000年第5期)，孫猛《薛元超と醉後集——附薛元超年譜》(《中國文學研究》第26期，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2000.12)。

1388 王昌齡〔集〕一卷

【著録】

新唐　王昌齡集五卷

崇文　王昌齡詩一卷

郡齋　王昌齡詩六卷　唐王昌齡少伯也。

遂初　王昌齡集

直齋　王江寧集一卷

通志　王昌齡集五卷

宋志　王昌齡集十卷

【校訂】

原脱“集”字，補。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王昌齡(698？—756？生卒年有數説，今取聞一多《唐詩大系》説)字少伯，行大。郡望琅琊(或謂太原)，京兆萬年(治陝西西安市)人。早年似曾至西北邊陲。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進士及第(據《唐才子傳》、顧况《監察御史儲公集序》。《直齋書録解題》謂開元十四年進士)。五月，應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未中。十九年，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新唐書》本傳誤作“秘書郎”)。二十二年，再登博學宏詞科(據徐松《登科記考》卷七。參看傅璇琮、李珍華《王昌齡事迹新探》，李厚培《王昌齡開元年間仕履新考辨》)。次年春，改汜水尉(兩《唐志》本傳、《唐詩紀事》謂校書郎在先、汜水尉在後，《唐才子傳》謂汜水尉在先、校書郎在後)。二十七年，貶嶺南(此事不見史載，據孟浩然《送王昌齡之嶺南》、昌齡《見謫至伊水》殘句。譚優學繫於開元二十六年，今從詹鍈《李白詩繫年》、傅璇琮《王昌齡事迹考略》、芳村

弘道《王昌齡考察——開元年間之事蹟》。芳村弘道以為貶所并非嶺南，而是任所湖南郴縣）。翌年，北歸。經襄陽，與孟浩然相聚。冬，出任江寧丞（此事兩《唐書》失載，此據聞一多《唐詩雜論·岑嘉州繫年考證》、傅璇琮《考略》、穆克宏《盛唐著名詩人王昌齡》。胡問濤《王昌齡年譜繫詩》繫於開元二十九年冬，譚優學《王昌齡行年考》謂事在玄宗天寶元年初春）。天寶二（743年）、三年間，因公至長安，不久即回江寧（譚優學《行年考》繫於天寶三載四月，此從傅璇琮《考略》）。天寶中，貶龍標尉（譚優學《行年考》、胡問濤《年譜繫詩》繫於天寶七載）。安史亂時，還江東，為亳州刺史閭丘曉所殺。世稱"王江寧"、"王龍標"。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新唐書》卷二〇三、《唐詩紀事》卷二四、《唐才子傳》卷二。

【考證】

王昌齡在開元、天寶時，詩名籍甚，尤善七言絶句，時有"詩家夫子王江寧"之稱。與李白、王維、綦毋潛、李頎等有交往，與王之渙、崔國輔"聯唱迭和，名動一時"（白居易《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殷璠編《河岳英靈集》，王昌齡入選詩多至十六首，居諸家之首。又有《詩格》二卷（今存於《吟窗雜録》中之《詩格》，為宋人竄改，已非原貌。《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二分録《詩格》一卷和《詩中密旨》一卷，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多所徵引）。《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詩格》（0377），可參看。

《舊唐書》本傳曰："有集五卷。"唐、宋目録著録諸本皆佚，今所見最早詩集為明嘉靖年間黄省曾刊《唐二十六家詩》本，題《王昌齡詩集》，凡一百四十六首。《全唐詩》增收三十六首。敦煌文獻 P. 2567 收七首、Дx. 3871＋P. 2555 殘卷收一首。今存蓋一百八十餘首。

【流佈】

王昌齡集蓋於奈良、平安之間傳入日本。空海於大同元年（806年）十月歸國，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年）六月二十七日，獻諸書，其中有《王昌齡詩格》一卷（其他有《劉希夷集》四卷、《貞元英傑六言詩》三卷、《飛白書》一卷），翌年七月，又獻《急就章》及《王昌齡集》等（《遍照發揮性靈集》卷四）。又，《文鏡秘府論》所記昌齡佚詩斷句，輯入《全唐詩逸》。

【參考】

今《全唐文》卷三三一收《公孫宏開東閣賦》等六篇；《全唐詩》卷一四〇至卷一四三編其詩為四卷，卷八六九"諧謔"收一首，《全唐詩逸》卷上補詩九首、斷句三十二，《全唐詩補編·補全唐詩》據 P. 2567 補殘詩二首，《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三補一首，《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三又補二首并殘句四聯。

通行本尚有：明嘉靖十九年朱警編刻《唐百家詩》本，嘉靖三十三年黄氏浮玉山房刊黄貫曾輯浮玉山房本，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集》本，明畢效欽編萬曆畢懋謙增刻《十家唐詩》本，《唐二十家詩集》本等。和刻本有皆川愿（淇園）訂《王昌齡詩集》五卷（版心作二卷）《拾遺》一卷（據明許自昌校本，菊隱點，皆川愿編訂，京都天王寺屋市郎兵衛享保十八年刊、寛政八年修補）。

校注、選注本：李國勝《王昌齡詩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10），黄明校編《王昌齡詩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9），李雲逸《王昌齡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吴彩娥《王昌齡詩選——大唐詩天子》（五南圖書出版，1999.4），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

注》(附《王昌齡研究資料彙編》,巴蜀書社,2000.10),位田隆久等《王昌齡詩集——一片の冰心》(涓滴文庫,2001.10)。

有關研究:聞一多《唐詩大系》(王立信編《聞一多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1),詹鍈《李白詩文繫年》(作家出版社,1958.6);王夢鷗《王昌齡生平及其詩論》(《唐代研究論集》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高橋良行、山崎みどり《王昌齡年譜考》(附作品繫年、所據資料原文,《中國文學研究》5,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1979.12);傅璇琮《王昌齡事迹考略》(《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1);譚優學《王昌齡行年考》(《文學遺産增刊》第12輯,中華書局,1963;《唐詩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7);芳村弘道《王昌齡に關する一、二の考察——開元年間の事蹟》(《白川静博士古稀記念中國文史論叢》,立命館大學人文學會,1981.6);穆克宏《盛唐著名詩人王昌齡》(《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4期);胡問濤《王昌齡年譜繫詩》(《南充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蔣長棟《王昌齡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岡田充博《王昌齡評傳》1《登科以前の王昌齡》上(《横浜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一類、哲學・社會科學)》,通號第39號,1993.10)、《王昌齡評傳》2、3、4《登科以前の王昌齡》中、下(1)、下(2)(《横浜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二類、哲學・社會科學)》,通號第41、42、43號,1994.10、1995.10、1996.10)、《登科前後の王昌齡(上)——王昌齡評傳》5(《横浜國立大學教育人間科學部紀要》2《人文科學》通號第1號,1998.11)、《登科前後の王昌齡(中)——王昌齡評傳》6(《横浜國立大學教育人間科學部紀要》2《人文科學》通號第2號,1999.11)、《登科以前の王昌齡補正》(《横浜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二類、語學・文學)》通號第44號,1997.11);黄益元《王昌齡生平事迹辨證》(《文學遺産》1992年第2期);李厚培《王昌齡初仕有關問題考辨》(《貴州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王昌齡開元年間仕履新考辨》(《陰山學刊》第18卷第5期,2005.10);李珍華《王昌齡研究》(附傅璇琮、李珍華《王昌齡事迹新探》,太白文藝出版社,1994.5);孟列夫(Л.Н.緬希科夫)主編,М.И.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等編撰,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7);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

索引:芳村弘道編《王昌齡詩索引》(京都朋友書店,1983.7)。

1389 釋惠精集三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惠精"疑"慧静"之誤。

【存佚】

佚。

【考證】

此集若為慧静集,則重出,參看本書1396。

又,《高僧傳》卷五"晉長沙寺釋曇戒"曰:"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今屬河南),晉外兵部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家。……春秋七十。"未云有集,識此備考。

參看本書1516、1517、1518。

1390 江令集卅卷

【著録】

隋志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

　　江總後集二卷

舊唐　江總集二十卷

新唐　江總集二十卷

中興　江總集七卷

遂初　江總集

直齋　江總集一卷　陳尚書令考城江總總持撰。(詩集類)

通志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

宋志　江總集七卷

【校訂】

兩《唐志》"二十卷",疑當作"三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江令,江總也,生平事蹟參看本書1371。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江令君集》二十卷(1371),此亦江總集。

《陳書》卷二七本傳曰:"有文集三十卷,並行於世焉。"《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總在陳為太子詹事,以宮禁為長夜之飲。及後主即位,當權任,日為艷詩,君臣昏亂,以至亡國。入隋,為上開府。《唐志》集三十卷,《中興書目》七卷,今惟存詩近百首云。"是江總集至宋已亡,唯殘留部分詩文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蓋舊本,兩條當為兩本。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〇、卷一一,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七、卷八。

通行輯本尚有:明張溥編《江令君集》(《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1391 張野人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張野人(生卒年里不詳),唐人。曾寓居洛陽。《全唐詩逸》卷中引《千載佳句》張野人《上巳寓洛中》詩一聯,曰:"銅街陌柳條條翠,金谷園花片片燃。"孟浩然有《題張野人("野人"一作"逸人")園廬》,見《孟浩然集》卷四、《全唐詩》卷一六〇,然是否一人,尚難確定。集早佚。

又,《隋書·經籍志》曰:"梁有《張野集》十卷,亡。"卷數相合,識此備考。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曰:"嚴氏《全宋文編》曰:'張野,仕晉,入宋,官爵未詳。《世説·文學篇》注有《遠法師銘》一篇。'案:《高僧·慧遠傳》云:'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并棄世遺榮,依遠遊止。'疑萊民即野之字。《御覽》諸書引張野《廬山記》,蓋即此張野。《廬山記》不詳,若干卷,當編入是集。"案:姚振宗所説是也。慧遠與遺民而下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結爲淨社(或稱蓮社)事見《高僧傳》卷六《慧遠傳》,《大正藏》作"萊民",《明藏》作"菜民"。張野傳見陳舜俞《廬山記》卷三《十八賢傳》,曰:"張野(349—418),字萊民。南陽宛人也。後徙潯陽柴桑,與陶元亮通婚姻。學兼華竺,善屬文。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後徵散騎常侍,俱不就。……凡所著述傳於世萬餘言。師敬遠公,與劉、雷同轍。遠公卒,葬西嶺。謝靈運爲銘,野序之,稱門人焉。義熙十四年戊午終,春秋六十九。"陳舜俞《廬山記》引有張野《廬山記》。

【參考】

輯佚:《全唐詩逸》卷中。

1392 張説集十卷

【著録】

新唐　張説集三十卷

秘目　張説集三卷

郡齋　張説集三十卷　唐張説道濟也。

遂初　張説集

直齋　張燕公集三十卷　唐宰相范陽張説説之撰。

宋志　張説集三十卷

　　又外集二卷

四庫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　唐張説撰。

【校訂】

《新唐書·藝文志》中華書局標點本據百納本,作二十卷,誤,今從殿本。

【存佚】

存。

【著者】

張説(667－731),字道濟,一字説之。河東(治今山西永濟)人(《張説之集》卷二三《弔陳司馬書》等自稱"孤子范陽張説"者,冒族望也。兩《唐書》等稱為洛陽人,乃訛傳)。武后載初元年(690年)應詔舉,對策第一,授太子校書。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從武攸宜討契丹,為管記。久視元年(700年),預修《三教珠英》。是年七月,已在右補闕任。長安元年(701年),遷右史、内供奉。二年,兼知考功貢舉事,遷鳳閣舍人。三年,因忤旨配流欽州。唐中宗即位,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兵部郎中、工部侍郎。景龍元年(707年),丁母憂去職。服闋,復為工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為太子侍讀。景雲二年(711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旋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依舊。開元元年(713年),檢校中書令,封燕國公,守中書令。是年冬,為姚崇所構,貶相州刺史。三年,轉岳州刺史。五年,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六年,遷右羽林將軍、幽州都督、河北節度使、攝御史大夫。八年,改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天兵軍節度大使。九年,入朝守兵部尚書、同中書名門下三品。十一年,正除中書令。十三年,詔改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充學士,知院事。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十四年,為人所劾,停兼中書令。十五年,致仕。十七年,復為右丞相,依舊知集賢院事。旋遷左丞相。開元十八年(730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卒(算為儒略曆乃731年2月9日,换算為格里曆乃731年2月13日)。謚文貞。生平事蹟見張九齡《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舊唐書》卷九七、《新唐書》卷一二五。參看陳祖言《張説年譜》、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1册(中華書局,1987.5)、植木久行《唐代詩人生卒年論據考三題》(《中國文學研究》16,早稻田大學文學會,1990)。

【考證】

張説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時人以與許國公蘇頲并稱為"燕許大手筆"。又喜延納後進,張九齡、賀知章等二十餘人皆為其所獎掖。《新唐書》本傳曰:"朝廷大述作,多作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志,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説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説殁後,帝使就家録其文,行於世。"

聞一多謂張説詩介乎初盛唐之間,代表盛唐新調,乃"試帖詩典型的建立者"(聞一多《説唐詩》,鄭臨川《聞一多論古典文學》重慶出版社,1984.11)。筧文生謂在唐散文史上張説乃繼陳子昂之後的劃時代作家。葛曉音謂張説是介乎四杰、陳子昂與盛唐詩人之間的過渡人物(《論初盛唐詩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其詩多應制奉和之作。傳奇《虬髯客傳》或是張説所作(王運熙《虬髯客傳的作者問題》,《光明日報》1958年3月2日;卞孝萱《論虬髯客傳的作者、作年及政治背景》,《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曾自編在岳陽時所撰唱和詩為《岳陽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作《岳陽詩》(1458)。

《舊唐書》本傳曰:"有文集三十卷。"殿本《新唐書·藝文志》三十卷,與本傳相符,《百納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嘉祐本《新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當作"三十"。《日本國見在書目

録》此條乃古今公私目録中最早著録張説集者。三十卷本,今存,是詩文合集,前十卷為詩(有賦五篇),故此十卷本,或是三十卷本中前十卷,非完帙也。張集明以後僅傳二十五卷本,然三十卷本尚存世,邢詹亭、周叔弢藏影南宋蜀刻本三十卷二本曾為傅增湘所見,題《張説之文集》(《藏園羣書題記》卷一《影宋本張説之文集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蓋近乎宋刻原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二本遞藏有緒,邢詹亭舊藏乃朱筠椒花吟舫鈔本,周叔弢舊藏是李梃研録山房鈔本,出自前者。詳朱玉麒《宋蜀刻本張説之文集流傳考》。

今傳張説集有詩文重見於他人名下,有誤收他人作品,詳朱玉麒《張説詩文重出誤收考》。

【參考】

今《全唐文》卷二二一至卷二三三編其文為十四卷,《唐文拾遺》卷一六補三卷,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三二補十五篇;《全唐詩》卷八五至卷八九編其詩為五卷,《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補四首,《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〇又補四句。殘句二題,見晏殊《類要》(唐雯《晏殊類要研究》附録四《類要中所見清輯全唐文未收之唐人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通行本尚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人影宋蜀刻本《張説之文集》三十卷,明嘉靖十六年伍氏龍池草堂本(《四部叢刊》據以影印),嘉靖十九年《唐百家詩》(八卷),仁和朱氏《結一廬叢書》本(校刊較精,搜集逸文,為《補遺》五卷,《嘉業堂叢書》據以翻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清乾隆年間四庫館臣重編)。另詩集單行者,有明銅活字印本、明畢效欽編明萬歷畢懋謙刻本(二卷)等。案:文淵閣本與武英殿本增補來源、内容、提要等有異。

有關研究:吉川幸次郎《張説の傳記と文學》(《東方學》第1號,1951.3;《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1卷,筑摩書房,1968.8),萬曼《唐集敘録》(中華書局,1980.11),筧文生《張説の散文について——唐代古文の源流》(《白川静博士古稀記念中國文史論叢》,《立命館文學》第430號至第432號,1981.6),陳祖言《張説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植木久行《唐代詩人生卒年論據考3題——張九齡·李益·張説》(《中國文學研究》第16號,1990.12),高木重俊《張説について——その官人としての側面を中心に(上)(下)》(《北海道教育大學紀要》第1部A《人文科學編》48(1)、(2),1997.8、1998.2),李獻奇《張説墓志考釋》(《文物》2000年第10期),朱玉麒《張説詩文重出誤收考》(《文教資料》2000年第3期)、《宋蜀刻本張説之文集流傳考》(《文獻》2002年第2期)、《張燕公集的閣本與殿本》(《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7,2002)、《張説詩集明代版本傳承考》(《唐代文學研究》13,2010),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

1393 河南子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河南子，未詳其人。

唐褚遂良，封河南公，人稱“褚河南”。《舊唐書》卷八〇：“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650 年)，進封郡公。”亦見《新唐書》卷一〇五。有集二十卷，見兩《唐志》。識此備考。

入唐僧最澄於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二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 年)入唐，次年歸國。弘仁二年(811 年)七月十七日獻納書法摺本、真跡十六種，見《比叡山最澄和尚法門道具等目録》(鈴木學術財團編《大日本佛教全書》卷九五《目録部》一，鈴木學術財團出版，1972；《傳教大師全集》卷四題《御經藏目録(御經藏寶物聖教等目録)・書法目録》，天台宗宗典刊行會，1912.12)，其中有“《褚遂良集》一枚(大唐石摺)”。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別集家著録《河南集》(1553)，亦十卷，疑為同一書。可參看。

1394 宋之問集十卷

【著録】

舊唐　宋之問集十卷

新唐　宋之問集十卷

崇文　宋之問集十卷

秘目　宋之問外詩一卷

郡齋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唐宋之問延清也。

遂初　宋之問集

直齋　宋之問集十卷　唐越州長史河汾宋之問延清撰。

宋志　宋之問集十卷

【存佚】

存，非原本。

【著者】

宋之問(656? —712?)，一名少連，字延清，行五。汾州西河(治今山西汾陽。此據《新唐書》本傳，《舊唐書》本傳曰虢州弘農。然馬斗全考為洛陽人，見《宋之問的籍貫及渡江詩》，《中州學刊》1982 年第 6 期)人。弱冠以詩知名，曾隱居嵩山師事潘師正，與其弟子司馬承禎、韓法昭及隱士田遊巖等遊。上元二年(675 年)登進士第，曾任縣尉等職。武后天授元年(690 年)，為習藝館學士。後卧病歸陸渾。萬歲登封元年(696 年)，授洛州參軍。聖曆二年十月以後(杜審言撰、宋之問書篆額《大周朝散郎檢校潞州司户參軍琅琊王君(紹文)墓誌銘并序》，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7；《書法叢刊》2008 年第 3 期)，轉司禮主簿，預修《三教珠英》。長安中，遷尚方監丞。神龍元年(705 年)，張易之兄弟伏誅，坐貶為瀧洲參軍。次年遇赦北歸，授鴻臚寺主簿。復依附武三思、太平公主，轉户部員外郎。景龍二年(708 年)，充修文館直學士。遷考功員外郎。三年，知貢舉。其年秋，因附安樂公主，為太平公主所疾，發其知貢舉時贓事，貶越州長史。睿宗即位，景雲

元年(710年)六月,以曾諂附張易之、武三思,流徙欽州。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玄宗立,賜死桂州(之問卒地,有欽、桂二説,此據《新唐書》本傳、《舊唐書》卷一八六下《周利貞傳》)。年約五十七。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新唐書》卷二〇二、《唐才子傳》卷一。參看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附《沈佺期宋之問簡譜》。宋氏家系,可參看《唐節士姚君(棲雲)墓誌銘并序》(楊作龍、趙水森等《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0)。

之問生卒年,學界有衆説:(1)生於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卒於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見聞一多《唐詩大系》;(2)生於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卒於玄宗先天元年,見蘇雪林《唐詩概論》;(3)生於高宗顯慶五年,卒於景雲元年(710年),見王達津《宋之問與靈隱寺詩》。

【考證】

宋之問與沈佺期齊名,號為"沈宋",被視作律體詩歌定型之代表性人物、盛唐詩歌開啓者之一。《舊唐書》宋之問本傳曰:"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為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沈佺期集》(1423),可參看。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為舊本也。十卷本明初似尚存世,今存宋之問集均為明刻,已非原本,其中羼入他人作品,而《永樂大典》、《詩淵》等諸書中所存又為今本所遺。《全唐詩補逸》卷三據《永樂大典》補四首,《全唐詩續拾》卷八據《詩淵》補十六首,數量之多,二書編者必見舊本無疑。又,影印本《詩淵》文字多與彭叔夏校《文苑英華》所謂"集作某"相符,其所據蓋同彭叔夏校書用宋之問集舊本也。今存文二十二篇、詩近二百首。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二四〇、卷二四一;詩見《全唐詩》卷五一至卷五三,《全唐詩補編·補全唐詩》補一首,《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三補五首,《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補三首,《全唐詩補編·續拾》卷八補十八首又十一句。

通行本尚有:明崦西精舍刻本、明楊一統編明萬曆十二年刻《宋之問集》一卷,明許自昌編《前唐十二家詩》本,明張遜業編《十二家唐詩》本,明朱警編《唐百家詩》本,明張燮輯明崇禎刻《宋學士集》九卷,明闕名輯《唐五十家詩集》本,《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崦西精舍刻本,附張元濟《校勘記》;編次混亂,且多誤脱),等。

注譯本:張明非《宋之問集》(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5),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中華書局,2001.11;收詩一百七十餘首、文三十五篇,附《沈佺期宋之問簡譜》、《沈宋詩集評》)。

有關研究:昭民《宋之問賜死欽州考》(《學術論壇》1982年第6期),譚優學《宋之問行年考》(《唐詩人行年考續編》,巴蜀書社,1987.8),王啓興《宋之問生平事蹟考辨》(《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劉振婭《宋之問兩謫嶺南新考》(《文學遺産》1988年第6期),陶敏《宋之問集考辨》(《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期)、《宋之問卒於桂州考》(《文學遺産》2000年第2期),陶敏、易淑瓊《沈宋論略》(《湘潭師範學院學

報》1996 年第 2 期),張錫厚《宋之問告变考補》(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文化》1996 年第 2 期),杜曉勤《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五言律體形成過程之考察》(《唐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常平《宋之问與代悲白头翁著作權案》(《文史哲》2003 年第 6 期),周斌《人品污下而惡歸焉》(《陰山學刊》2005 年第 2 期),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

索引:松岡榮志《宋之問詩索引》(《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叢刊》第 46 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1985.10)。

1395 無名集十卷

【著録】

隋志　後周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舊唐　沙門亡名集十卷

新唐　僧亡名集十卷

通志　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釋無名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85。

【考證】

無名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三見,此條蓋與 1385 為同一書,1412 當為另本也。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周文》卷二二,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六。

1396 慧静師集三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唐僧慧静集佚,有輯佚。

【考證】

初唐之前沙門名慧静(浄)而有著述者三人:

東晉慧静(生卒年不詳),東阿(治今山東聊城東阿縣人。俗姓王。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劉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或稱"東阿静公"。事見《高僧傳》卷七。

劉宋慧静(生卒年不詳),吴興餘杭(治今浙江杭州市)人。俗姓邵,初止治城寺,又棲天柱山。大明中,遷郯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

十卷”。事亦見《高僧傳》卷七，參看馬宗潔《南林寺慧静生平考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學研究》第18期，2009)、《國師之師——南林寺慧静社會關係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

由隋入唐之慧静，其名諸書記録參差：《廣弘明集》卷二二(李儼《金剛般若經集注序》)、兩《唐志》總集類、《郡齋讀書志》卷二〇、《宋史·藝文志》總集類、《玉海》卷五四“唐續古今詩苑英華”條、《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詩總集類等作“惠浄”；《大唐新語》卷九、《南部新書》卷乙作“慧静”；《續高僧傳》卷三、《大唐内典録》、《廣弘明集》卷一八(著録慧浄《析疑論》)、卷二二(唐褚亮《金剛般若經注序》)、《法苑珠林》卷一一九(著録慧浄《析疑論》)、《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道家類、日本僧中算《法華經釋文》作“慧浄”，慧静弟子法演撰《唐故慧静法師靈塔之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同。疑當作“慧静”。慧静(573－641)，俗姓房氏(《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道家類“《雜心玄文》三十卷”條注曰：“姓房，隋國子博士徽遠從子。”《續高僧傳》同。然《唐故慧静法師靈塔之銘》謂：“俗姓裴，晉吏部郎揩之裔胄。”“徽遠”當“暉遠”之誤，暉遠傳見《隋書》卷七五)。常山真定(今屬河北)人也(《唐故慧静法師靈塔之銘》謂：“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也。”)。家世儒宗，早習墳典。十四歲出家，聽《大智度論》，後從志念論師習《雜心》、《婆娑論》。隋文帝開皇末，至長安，即負時望，後住紀國寺。唐貞觀中，與房玄齡等結為法友，并參預波頗譯場，任《大莊嚴經論》筆受。高宗在東宫，復請為普光寺上座。慧浄博學好文，有機辯才，在唐初佛道論争中屢次挫敗對方。貞觀十五年(641年)，卒於寺所，年六十九(此據《唐故慧静法師靈塔之銘》。《續高僧傳》本傳曰：“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召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據是則生於公元578年)。生平事蹟見《續高僧傳》卷三、《大唐内典録》卷五、法演《唐故慧静法師靈塔之銘》(所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拓本，大内文雄《寶山靈泉寺石窟塔銘之研究——隋唐時代之寶山靈泉寺》，《東方學報(京都)》第69册，1997；《塔銘》亦見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寶山靈泉寺》嵐峰山25號，1991)。其著作，據《新唐書·藝文志》等，有《大莊嚴經論文疏》、《雜心玄文》、《俱舍論文疏》、《法華經纘述》、《注金剛般若經》、《諸經講序》等；又搜採梁至唐初詩人之作，撰成《續古今詩苑英華集》(1516)，均佚。

此條居《宋之問集》、《静泰師集》之間，蓋由隋入唐之慧浄也。

《大唐内典録》卷一〇《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録》著録：“皇朝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論注序十有餘卷、别集三卷。”卷數相符，疑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又，前出《釋惠精集》三卷(1389)，疑為同一書。

參看本書1516、1517、1518。

【參考】

由隋入唐之慧静著作，今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序》一卷、《阿彌陀經義述》一卷、《析疑論》一卷、《温室經疏》一卷、《盂蘭盆經贊述》一卷，見《全唐文》卷九〇四、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四；《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一〇輯有《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詩》等五首(《全唐詩》卷八〇八)，《全唐詩續補遺》卷二有《自皋亭至吴門吊二大護法》一首。案：日本僧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引“慧浄”四條、日本僧明覺《悉曇要訣》引一條。日本僧宗性《名

僧傳抄》所抄第十三卷，有問三乘漸解實相事、問無神我事二則，周叔迦疑慧淨作(《釋家藝文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4)。

1397 静泰師集十二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静泰(生卒年不詳)，洛陽(今屬河南)人。唐高宗時僧。善言辯。顯慶五年(660年)八月，奉詔在洛陽宫中，與道士李榮辯論，大折之。詔住東都大敬愛寺。麟德元年(664年)以後，撰《衆經目録》五卷(即《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目録部》)。生平事蹟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静泰敕召對道士李榮敘道事第五》。唐吕向撰有《唐静泰法師碑》(宋陳思《寶刻類編》卷七作《唐温國寺静泰法師塔銘》)，開元十二年(740年)八月劉懷信書，見宋趙明誠《金石録》卷五。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静泰)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上令作之，應命便上。帝重之。"

【流佈】

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三："'范贇與静泰論於齊物，贇屈於泰者，以齊物無理故也。'(案：語見唐沙門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五之三。)此書蓋其詩文集也。静泰，沙門也。俱見《古今佛道論衡》。"

【參考】

静泰文《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見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八，詩輯佚見《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三。案：唐僧法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三九《經疏部》七)、唐僧遁倫《瑜伽論記》(《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二《論疏部》三)等引有静泰零星文字。

1398 惠文太子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惠文太子李範(？—726)，始名隆範，玄宗立，避帝諱去隆字。祖籍隴西成紀(治今甘肅

秦安)。睿宗第四子。玄宗時,仕至太子太傅。薨,册贈惠文太子。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九五、《新唐書》卷八一六。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新唐書》李範本傳曰:"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為盡禮。與閻朝隱、劉廷崎、張諤、鄭繇等善,常飲酒賦詩相娱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未云有集。竇皋《述書賦》稱:"梁園筆壯,樂府文雄。"注云:"王多能好事,有文詞,特為歌者所唱。"其詩今僅存斷句。

【參考】

今存《同李士懷長安》等五聯,見《全唐詩逸》卷中。

1399 吴嚴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不詳。

【著者】

吴嚴生平事蹟不詳。

1400 令集十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書名疑有脱文。

【存佚】

不詳。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江令君集》二十卷(1371)、《江令集》卅卷(1390),可參看。

1401 張文成集九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張文成,名鷟,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568。

【考證】

此集不見張鷟本傳，亦不見中國古今公私目録。

《文苑英華》卷六〇一《陳情》一載張文成《陳情表》，曰："臣平生好學，頗愛文章。雖不逮於詞人，濫流傳於視草。近來撰集詩賦、表記等若干卷，編集擬進，繕寫未周。……伏願陛下遂臣萬請之心，寬臣百日之命，集録繕寫，奉進闕庭。微願獲申，就死無恨。"是張鷟嘗自編其集。《舊唐書》本傳曰："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張鷟》："新羅、日本國前後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國，其為聲名遠播如此。"《太平廣記》卷二五〇引《御史臺記》亦云："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好為俳諧詩賦，行於代。"此條或即其自編詩文集。

據《舊唐書》本傳，文成撰有《朝野僉載》、《龍筋鳳髓》、《遊仙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中，《朝野僉載》入史部雜傳類(0568)，子部雜家類重出(0788)；《遊仙窟》著録於别集類(1488)，而未收《龍筋鳳髓判》。故此條或是《龍筋鳳髓判》而少一卷也。《新唐書·藝文志》録《龍筋鳳髓》十卷，入别集類。《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題《龍筋鳳髓判》。《郡齋讀書志》卷一七："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撰預備之具也。"其書今存。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七二至卷一七五；其所撰詩，除《遊仙窟》外，《全唐詩》卷四五收《詠燕》一首、卷八七一收諧謔詩兩句。

《龍筋鳳髓判》通行本：明劉允鵬注、清陳春補正本，四卷，入嘉慶《湖海樓叢書》、道光《海山仙館叢書》及《叢書集成初編》。校注本：田濤、郭成偉注《龍筋鳳髓判》四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1402〔田〕遊(嚴)〔巖〕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原本"遊嚴"前一字蟲蠹，當為"田"字，補入。"巖"原作"嚴"，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田遊巖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293。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田遊巖撰《名教》一卷(0293)，可參看。

【參考】

今存詩一首，見《全唐詩》卷六七，題《弘農清岩曲有磐石可坐宋十一每拂拭待余寄詩贈

之》。宋之問詩題《敬答田徵君》。

1403 姚納集十四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姚納生平事蹟不詳。

1404 馬氏集十卷

【著録】

舊唐　馬周集十卷

新唐　馬周集十卷

【存佚】

馬周集佚,有輯佚。

【考證】

兩《唐志》有《馬周集》十卷,卷數相符,録以待考。

馬周(601—648),字賓王,清河茌平(今屬山東)人。唐貞觀中,仕終中書令兼太子右庶子。周既職兼兩宫,處事精密,能敷奏,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七四、《新唐書》卷九八。

《舊唐書》本傳曰:"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録《北朝馬氏集》二十卷,識此備考。

【參考】

馬周所著,今存文五篇,見《全唐文》卷一五五;詩一首,見《全唐詩》卷三九。

1405 李山人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李山人,不詳其人。唐代見於記載詩題"李山人"者,凡十餘人:張楚金(唐有二張楚金,此人蓋唐玄、肅、代宗間張楚金,參看本書 0763)《逸人歌贈李山人》(《文苑英華》卷三四二

《隱逸》)，王維《遊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文苑英華》卷二三一《隱逸》二)，錢起《賦得歸雲送李山人歸華山》(《錢仲文集》卷四)，皇甫冉《送李山人還》(《二皇甫集》卷六)，顧況《送李山人還玉溪》(《文苑英華》卷二三一《隱逸》二)，戴叔倫《贈李山人唐》(《文苑英華》卷二三二《隱逸》三)，王建《尋李山人不遇》(《王司馬集》卷五)，張籍《題李山人幽居》(《張司業集》卷三)，白居易《舟中李山人訪宿》(《白氏長慶集》卷八)、《題李山人》(卷一五)、《郡中夜聽李山人彈三樂》(卷二四)，施肩吾《遇李山人》(《全唐詩》卷四九四)，陸暢《送李山人歸山》《全唐詩》卷四七八，司馬扎《夜聽李山人彈琴》(《全唐詩》卷五九六)，張喬《贈別李山人》(《文苑英華》卷二三二《隱逸》三)，黄滔《送李山人往湘中》、《貽李山人》(《黄御史集》卷二)等。案：王維卒於肅宗上元二年(761 年)，懿宗咸通前期張喬尚隱於九華山，文宗開成五年(840 年)，黄滔方出世，“李山人”當百歲以上，是諸詩所題或非同一人。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白居易《題李山人》詩云：“厨無煙火室無妻，籬落蕭條民舍低。每日將何療飢渴？井華雲粉一刀圭。”載此詩之集，僧圓珍嘗携歸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目録部》僧圓珍《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中有《詩集》一卷，注曰：“七十二首，《題李山人所居》為初。”又，竹内理三編《平安遺文》第 9 卷《古文書編》4476《園城寺文書》：“仁壽四年(854 年)九月二日。册，詩集一印，七十二首，《題李山人所居》為初。”(東京堂，1964. 2)然則僧圓珍《目録》著録《詩集》乃白氏詩集。入唐僧將來圖書目録所記圖書，常可從《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得到印證。或藤原佐世所據即此《詩集》，以首篇有“李山人”三字，遂題《李山人集》。僧圓珍於文德天皇仁壽三年(853 年)入唐，天安二年(858 年)歸日，經福州、温州，至台州天台山，又入洛陽、長安。每至一地，將所得圖書編為目録，且記所從得，《詩集》及《上仙詩》等八種，謂“從福州向温州海中寫取道家安棲□本”。白居易詩《郡中夜聽李山人彈三樂》曰：“榮啓先生樂，姑蘇太守閒。”榮啓云云，乃用榮啓期“三樂”之典，事見劉向《説苑》卷一七、《淮南鴻烈解》卷九、皇甫謐《高士傳》卷上等。

趙望秦以為李山人乃開元、天寶間術士李遐周，事見《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鄭處誨《明皇雜録》卷下(《唐文學家張楚金考》，《文學遺産》2001 年第 5 期)，可備一説。此外，《太平廣記》卷四〇《神仙》“李山人”條，引《原化記》曰：“李中丞汶在朝日，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汶敬之。”(《原化記》，唐皇甫氏撰，參看朱勝非《紺珠集》卷七、曾慥《類説》卷七。李汶，德宗貞元時，任御史中丞，事見《新唐書》卷一六七《王播傳》、卷二〇〇《儒學》下《韋彤傳》)又，李涉亦稱“李山人”，事見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五：“(李涉)初嘗過九江皖口，遇盜客方跧伏，問：‘何人？’曰：‘李山人。’”(事亦見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下“江客仁”條、宋計敏夫《唐詩紀事》卷四六“李涉”條)

1406 張諤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張諤（生卒年不詳），登唐中宗景龍進士第。開元八年（720年）冬十月，時官太祝。坐與岐王範遊，黜山茌丞。參看《唐詩紀事》卷一五、《舊唐書》卷九五、《新唐書》卷八一《惠文太子範傳》、《唐會要》卷四"雜録"、《國秀集》目録、《舊唐書》本傳、《資治通鑑》卷二一二。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其集早佚，今《全唐詩》卷一一〇收其詩十二首，《全唐詩逸》卷上據《千載佳句》録其《月夜看美人踏歌》、《玩山月送百九》各一聯。

1407 李嶠百廿詠一卷

【著録】

舊唐　李嶠集三十卷

新唐　李嶠集五十卷

　　李嶠雜詠詩十二卷

崇文　李嶠雜詠詩十二卷

郡齋　李嶠集一卷　唐李嶠巨山也。

宋志　李嶠詩十卷

　　李嶠新詠一卷。

【校訂】

原文誤作兩條，作"李嶠百廿　詠一"，今正。

【存佚】

存。

【著者】

李嶠（645—714），字巨山。趙州贊皇（今屬河北）人。十五歲通"五經"。二十歲擢進士第，舉制策甲科，授安定尉。二十五歲入朝，歷監察御史、侍御史、給事中。長壽元年（692年）一月後，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五十歲左右入朝，任麟臺少監、鳳閣舍人。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元年（698年），轉鸞臺侍郎、麟臺監。成均祭酒，領修《三教珠英》。歷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鳳閣鸞臺平章事、知納言、内史、成均祭酒、地官尚書。中宗即位，貶通州刺史。數月後召回，授吏部侍郎，封開國縣男、縣公。神龍二年（706年），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為中書令。景龍二年（708年），加修文館大學士。三年，罷中書令，仍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貶為懷州刺史。玄宗立，開元二年（714年），貶滁州别駕，改廬州别駕，卒，年七十。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九四、《新唐書》卷一二三、《大唐新語》卷八。參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卷一，陳尚君、陶敏《唐才子傳校箋》卷五，植木久行《唐代作家新疑年録（8）》（《文經論叢・人文學科篇》15，1992），福田俊昭《李嶠與雜

詠詩之研究》(汲古書院,2012.2)等。

【考證】

《舊唐書》李嶠本傳曰:"有文集五十卷。"佚。《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於"雜詠詩"題《李嶠集》,一卷,曰:"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録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宋史·藝文志》著録《李嶠新詠》一卷,"新"乃"雜"之誤,亦《雜詠詩》也。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曰:"今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為注,傳於世。"是此書凡一百二十首,多用常典,兼具類書性質。習稱《雜詠詩》、《百二十詠》、《百廿詠》。一題詠一物,以單字為題,故宋代曾題《單題詩》行世。辛文房誤分為二書。明以後存於三卷本集中,中土無單行本。

今所存諸本,分無注本與有注本兩種。

無注本蓋可分為三個系統:

第一系統主要有:

(1) 嵯峨天皇(810－823)宸翰本。平安初期鈔本,現存卷頭二十一首,無題簽。影印本見《書苑》第二、四、六、九號(法書會,1911－1912),《書跡名品叢刊》第2集(再版,二玄社,1962.7)。

(2) お茶の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藏本,外題"李嶠雜詠百廿首",德富氏題"李嶠雜詠百廿首　上卷"。鎌倉時期鈔本,存上卷。紙背為祐賢撰《華嚴原幽鈔》。

(3)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康永二年(1343年)鈔本,現存下卷一册,外題"百詠　下",内題《百廿詠》。有脱文。

(4) 慶應義塾大學藏甲本,鎌倉末期鈔本。存下卷十五首。

(5) 慶應義塾大學藏乙本,日本南北朝鈔本。存上卷四十五首。

(6) 慶應義塾大學藏丙本,舊藏三條西家。永正十三年(1516年)鈔本,二卷一册,足本。外題《百詠》,内題《百廿詠》。

(7) 日本内閣文庫藏甲本。慶長年間(1596－1615)鈔本,二册,足本。外題《李嶠百詠》,内題《百二十詠》。

(8) 内閣文庫藏乙本,舊藏淺草文庫。江户前期鈔本,一册,足本。外題《李嶠百廿詠》,内題《百廿詠　李嶠》。

(9) 日本陽明文庫藏甲本。江户前期鈔本,二册,足本。外題《唐李嶠雜詠》,内題《百廿詠》。

(10) 陽明文庫藏乙本。江户中期鈔本,一册,足本。外題《李嶠雜詠　百二十首》,有張庭芳序。

(11)《佚存叢書》本。寛政十一年(1799年)刊本,二卷一册,題《李嶠雜詠》,有張庭芳序。

同屬此系統者,尚有:建治本(京都田中忠三郎藏建治三年,1277年抄本,二卷,完帙)、穗久邇文庫本、《正覺樓叢書》本(據《佚存叢書》本)、《藝海珠塵》本(據《佚存叢書》本)等。

(12) 宫内廳書陵部藏《地底叢書》,題《百廿詠》。

第二系統為明刊本，皆三卷。主要有：

(1) 明初刊九行本。題《李嶠集》。

(2) 明正德刊銅活字。題《李嶠集》。

(3) 明雲間朱警刊《唐百家詩》本。

(4) 國家圖書館藏嘉靖刊黄貫曾浮玉山房《唐詩二十六家》本。

(5)《唐五十家詩集》本，銅活字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第三系統主要有：

(1)《全唐詩》本，二卷。

(2) 日本石川貞校訂本。寶曆年間(1751－1764)刊，二卷，題《李巨山詠物詩》。影印本見長澤規矩也輯《和刻本漢詩集成》第一輯唐詩篇(東京汲古書院，1974)。

(3) 户崎允許注釋本。天明年間(1781－1789)鈔本，三卷，内題《李嶠詠物詩解》。

(4) 陽明文庫藏丙本。江户前期鈔本。二卷一册，足本。外題《李嶠雜詠》。

(5)《和李嶠百二十詠》本。

(6) 島原圖書館松平文庫本。

至於現存有注本大體亦可分為三個系統，日本現存者，有：

一、慶應義塾大學本系統：

(1) 慶應義塾大學藏本。室町時期鈔本，二卷一册，足本。内題《百二十詠詩注》。首有張庭芳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日藏抄本李嶠詠物詩注》影印本即據此本。

(2) 尊經閣藏本。室町時期抄本，存上卷。内題《百二十詠詩注》。首有張庭芳序。

二、天理圖書館本系統：

(1) 天理圖書館藏本。有延德二年(1490 年)版記，江户末期抄本。内題《一百二十詠詩注》，二卷一册，足本。有張庭芳序。題記曰："延德第二沽洗下浣書之。"

(2) 神田喜一郎藏甲本。有嘉永二年(1849 年)據延德本影鈔牌記，乃延德本之再鈔本。内題同上，二卷一册。有張庭芳序。

(3) 田中教忠藏本。嘉永二年鈔延德本之再鈔本。

(4) 禿氏祐祥藏本。嘉永二年鈔延德本之再鈔本。

(5) 神田喜一郎藏乙本。嘉永二年鈔延德本之再鈔本，乃田中氏藏本之鈔本。

三、陽明文庫本系統本。室町時期鈔本，内題《注百詠　上之下》。現存上卷之下，自《嘉樹》至《祥獸》，存三十首詩注，注文與上述抄本頗不同。

此外，有關敦煌文獻，存 P. 3738a 及 S. 0555，考定為張庭芳《李嶠雜詠注》。又，Дx. 10298 殘存詠詩四首，其中詠《酒》一首，亦夾有雙行小注，或亦為張庭芳注。Дx. 10298、Дx. 2999、Дx. 3058，Дx. 5898、Дx. 11210 為《硯》、《墨》、《紙》、《酒》、《扇》、《月》。P. 3738a 存六行：詠《羊》末二句，詠《兔》、《鳳》各一首，詠《鶴》前二句。S. 0555 存十七行：詠《銀》末二句，詠《錢》、《錦》、《羅》、《綾》、《素》、《布》六首。詩注均雙行小注，書法相同，可知二殘卷原乃同一寫卷。敦煌本所存皆在今本中，然文句差異頗多，排列亦不相同，可資校勘。

關於主要的有注本之間的關係，胡志昂認為，慶應義塾大學本系統與天理圖書館本系

統兩類，詩注多同，當出同一祖本；陽明文庫本系統本則多異文，所本李嶠詩文亦存若干異同。諸本均出張庭芳原注，然以日人研讀之需，頗作增補改寫。福田俊昭考證，應大本在先，其後有陽明文庫本。兩本所"一本注"是同一種注本。見於陽明文庫本"一本注"的"或本"、"或主本"，也許是另一種詩注本。慶大本、尊經閣本屬於同一個系統。應大本、天理本和尊經閣本三本本文及注文均已經好事者改竄。

福田俊昭考證，據現有史料，為詩作注者，當有三至四人：張庭芳、趙琮、張方以及佚名撰者。略述如下：

張庭芳注。庭芳《故中書令(鄭)〔趙〕國公李嶠雜詠百二十首序》卷首題"百二十詠詩註上　中書令(鄭)〔趙〕國公李嶠雜詠一百二十首　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　張庭芳(詠)〔註〕并序"。曰："頃尋繹故中書令(鄭)〔趙〕國李公百二十詠，藻麗詞清，調諧律雅……於是欲罷不能，研章摘句，輒因註述。……於時大唐天寶六載龍集强圉之所述也。"是其注作於天寶六載(747 年)也。張庭芳(生卒年不詳)，唐天寶六載，在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任。《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注哀江南賦》一卷，已佚。存文五篇，分見《全唐文》卷三六四、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二七。

趙琮注。藤原敦光(1062—1144)嘗為空海《秘藏寶鑰》作注，撰《秘藏寶鑰鈔》三卷，其卷上注"行雲回雪即死尸之想"句引李嶠《雨》詩及趙琮注："《百詠》云：'神女向山迴。'(案：此間引張庭芳注，略。)趙琮(淫)〔注〕云：'《神女賦》曰：妾為巫山之女，朝行雲，暮行雨也。蓋李公之幽致也。'(案：語出《高唐賦》，非《神女賦》。)"又，同卷引李嶠《雪》詩及趙琮注："《百詠》云：'逐儛花光動。'(案：此間引張庭芳注，略。)趙琮注云：'趙飛燕能舞，宛如流風之回雪。'"此外，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釋嘉元四年(1306 年)真辨《性靈集略注》，卷二引及李嶠《鏡》詩及趙琮注："臺鏡者，李嶠詩曰：'含情朗魏臺。'注云：'魏建女殿前有方鏡。高五尺，廣二尺，在庭中。人向之寫人形心府，云云。'趙琮注云：'魏文帝有銀臺鏡。'"趙琮，生平事蹟不詳。

張方注。《郡齋讀書志》及《唐才子傳》謂李嶠《單題詩》有"張方"注。朱翌《猗覺寮雜記》(《知不足齋叢書》第三集)卷上："《紅梅詩》云：'南枝向南北枝寒。'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張方注語出《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三〇。"張方"是否即"張庭芳"，學界尚有異見。神田喜一郎以為"張方"是"張庭芳"之誤，拙著《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一七亦持此説。胡志昂以為也許其人名"方"，字"庭芳"。然而，太田晶二郎、池田利夫、山崎誠、段莉萍、福田俊昭等以為張方、張庭芳不是同一個人。張方，生平事蹟不詳。

佚名撰者。上引真辨《性靈集略注》卷二引李嶠《鏡》詩及佚名注："魏建女殿前有方鏡。高五尺，廣二尺，在庭中。人向之寫人形心府，云云。"注文異於慶應大學張庭芳注本，其日文譯文卻見日本文獻源光行編《百詠和歌》載《鏡》詩。《百詠和歌》是一部收録以漢詩為題材的和歌集，成書於元久元年(1204 年)。福田俊昭認作另一個人注，謂"某氏注"。

有關《雜詠》及《詩注》之成書年代。《詠物詩·雪》曰："大周天闕路，今日海神朝。"《旌》曰："方知美周政，抗旆賦《車攻》。"據此，胡志昂以為李嶠撰《詠物詩》蓋在則天時。葛曉音

謂詩題似類書，當與唐初修類書風氣有關。劉藝以為當成書於李嶠領修《三教珠英》之後，在長安二年(702年)至神龍元年(705年)之間。上列無注本第一系統與無注本第二、三系統其異文有一點值得注目，即《雲》、《池》、《筝》三首，第一系統本押仄聲韻，第二、三系統本改為平聲，蓋出李嶠手，故《雜詠詩》非成於一時。段莉萍以敦煌殘卷(P. 3738a、S. 0555)對校慶應義塾大學藏張庭芳注本、《唐五十家詩集》本、《全唐詩》本，三本體例、本文、注文均有差異。以為敦煌殘卷最早，其原本撰於長安、神龍間，注者蓋張方。李嶠去世前，嘗改寫，天寶年間張庭芳為之作注，慶應義塾大學藏本是也。《唐五十家詩集》本與《全唐詩》本，其本文則有後人據成熟律詩標準竄改者。福田俊昭則以為，先有張庭芳注，再有張方注，後者撰於《白氏六帖事類集》成書以後。

《李嶠雜詠詩注》乃唯一保存至今的唐人注唐人詩集，雖非原書，極可珍貴。

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另著録《李特進集》(1413)，未署撰人，疑亦為李嶠集，可參看。

【流佈】

此書奈良時期傳入日本，宫中傳習此書。現存最早記載就是平安初期嵯峨天皇抄寫此書并留存下來的殘卷，即“宸翰本”。其次，《日本紀略》：從五位下行丹波介清内宿禰雄行卒，年七十三。“昔文德天皇(851－858)龍潛，御梨本院之時，雄行侍讀《百廿詠》，奉講《孝經》”。《本朝文粹》卷八《詩序》一《天象》紀長谷雄撰《八月十五夜陪菅師匠望月亭同賦桂生三五夕》，時延喜十年(910年)。興福寺藏《因明義斷》背記引《百詠注·桃》，時延喜十六年(916年)。天禄二年(971年)，藤原誠信七歲“讀李嶠《百廿詠》矣”，此乃《詠物詩》作為幼學啓蒙讀物最早記載(源為憲《口遊序》，參看太田晶二郎《四部讀書考》，《歷史教育》第7期)。蓋附有張庭芳注，是有注本流傳日本，蓋在寛平至天禄之間。

李嶠《雜詠詩》舊本中土早佚，賴日本所藏以存。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未云有無張庭芳(張方)注，蓋屬無注嵯峨天皇宸翰本系統，於奈良時期傳至日本。

【參考】

李嶠文，見《全唐文》卷二四二至卷二四九、《唐文拾遺》卷一六(補一)；詩見《全唐詩》卷五七至卷六一、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一首)、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九(二首又數句)。

上述文本系統，據胡志昂《詩注·前言》，福田俊昭歸納稍有不同，識此備考。無注本系統有：(一)日本藏鈔本：御物本(東山文庫本、陽明文庫本)，建治本(田中本，陽明文庫本)，成簣堂文庫本，斯道文庫本(鎌倉末南北朝本、南北朝本)，國會圖書館本，内閣文庫本(慶長寫本、江户寫本)，其他寫本(陽明文庫本、松平文庫本、京都大學本)。(二)日本刊本：《佚存叢書》本，延寶本，寶曆本，《和李嶠百二十詠》本。(三)中國藏鈔本：南京圖書館本。(四)中國刊本：《佚存叢書》本(寛政影印本、光緒重刊本)，《藝海珠塵》本(嘉慶本、吴省蘭輯刊本、吴氏聽彝堂刊本、嘉慶影印本、民國排印本、縮小民國排印本)，《正覺樓叢刻本》。(五)單行本以外的《雜詠詩》所載本：《李嶠集》本(《唐人集(唐人小集)》本、《唐百家詩(百家唐詩)》本、《唐詩二十六家》本、《唐五十家詩集》本、單行刊本)，《李趙公集》本，《唐詩紀》本，《唐音

統籤》本,《全唐詩》本。(六)見於總集的《雜詠詩》:《唐詩類苑》,《唐詩品彙》,《唐詩名花集》,《唐詩所》,《唐詩鏡》,《唐詩韻匯》,《全唐詩録》。(七)見於類書的《雜詠詩》:《文苑英華》,《事文類聚》,《詩淵》,《古儷府》,《佩文齋詠物詩選》,《淵鑑類函》,《詳註分類歷代詠物詩選》。有注本系統有:(一)日本藏傳本:慶應大詩注本,天理大詩注本,關西大詩注本,尊經閣詩注本,陽明詩注本,静嘉堂詩注本。(二)日本以外的傳本:斯坦因本、伯希和本、奥登堡本。案:福田俊昭比較諸本,詳考版本傳承關係,便於研究。

通行本:慶應義塾大學藏室町時期鈔本影印本(見胡志昂編《日藏抄本李嶠詠物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佚存叢書》本(題《李嶠雜詠》;影印本入《正覺樓叢書》、《藝海珠塵》、《續修四庫全書》等),唐五十家詩集》本,《唐百家集》本。

注釋本:徐定祥《李嶠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朽尾武《李嶠百廿詠注》(《成城文藝》94,1980)。

有關研究:慶應義塾圖書館編《慶應義塾圖書館藏和漢書善本解題》(慶應義塾圖書館,1958),池田利夫《百詠和歌と李嶠百詠》(《鶴見女子大學紀要》7,1969;《日中比較文學の基礎研究(補訂版)》,笠間書院,1987.12),葛曉音《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陳冠明《李嶠蘇味道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劉藝《李嶠雜詠詩:普及五律的啓蒙教材》(《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胡志昂《日藏抄本李嶠詠物詩注・前言》、《李嶠百詠序説——その性格・評價と受容をめぐって》(和漢比較文學會編集委員會編《和漢比較文學》,第32號,2004.2),段莉萍《從敦煌殘本考李嶠雜詠詩的版本源流》(《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福田俊昭《李嶠と雜詠詩の研究》(汲古書院,2012.2)。

敦煌文獻有關研究: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6);神田喜一郎《敦煌本李嶠百詠について》(東方學會編《東方學論集—東方學會創立十五周年記念》,東方學會,1962.7);山崎誠《李嶠百詠雜考續貂》(《國語國文》第52卷第7號,1987);孟列夫(Л. Н. 緬希科夫)主編,М. И. 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等編撰,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7);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6)、《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段莉萍《從敦煌殘本考李嶠雜詠詩的版本源流》(《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

索引:柳瀨喜代志編《李嶠百二十詠索引》(東方書店,1991.3),附諸本校記,頗便使用。

1408 劉希夷集私記一卷

【著録】

舊唐　劉希夷集三卷

新唐　劉希夷集十卷

　　劉希夷詩集四卷

崇文　劉希夷詩集四卷

遂初　劉希夷集

宋志　劉希夷詩四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劉希夷(651—?)，一名庭芝。汝州(今屬河南)人。少有文華，善彈琵琶，落魄不拘常格。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登進士第。《代白頭吟》詩成後未周歲，即為人所害。時年未三十(此據《唐才子傳》，傅璇琮謂其壽或至中年，王啓興以為在儀鳳三四年)。生平事蹟散見於《舊唐書》卷一九〇中《喬知之傳》，《大唐新語》卷七、卷八，《劉賓客佳話録》，《本事詩·徵咎第六》，《唐詩紀事》卷一三，《唐才子傳》卷一。

希夷名字，文獻記載有異，此據《唐詩紀事》卷一三引《大唐新語》。今本《大唐新語》卷八《文章篇》："一名挺之。"空海《獻納表》、《唐詩紀事》卷一三引《新語》、《唐人説薈》第三册引《新語》、《太平廣記》卷一四二引《新語》均作"庭芝"。《唐才子傳》卷一云："希夷，字廷芝。"《世説新語·言語篇》："謝太傅(安)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據此，傅璇琮以為"《才子傳》此處以作'庭'為宜"。又，《直隸汝州全志》曰："劉庭芝，字希夷。"蓋誤，識此備考。

希夷籍貫，《舊唐書》卷一九〇中《喬知之傳》附傳、《大唐新語》謂"汝州人"，《唐才子傳》卷一謂"潁川人"。《唐才子傳校箋》以為希夷有《洛川懷古》、《歸去嵩山道》詩，與汝州相近，《唐才子傳》誤；王珏則據明正德《河南汝州志》，謂潁川乃秦漢舊郡名，汝州屬焉。

《汝州市志》云：希夷父入贅虢州宋令文家為婿。希夷幼喪父，長寄外祖家，學與舅宋之問同師，年二十歸汝定居。好遊山寺，與僧侶交遊。年二十四與之問同登进士榜。不事武后集團，遂辭官外遊。由中原入蜀，又經三峽遊江南。儀鳳三年(678年)，返洛陽，仍棲宋家。與當地名士賈曾、殷遥等吟詩、酬歌為樂，作《代悲白頭吟》。生性倜儻，不修細行，與大舅母關係曖昧，為之問、之遜兄弟所忌恨。之遜邀飲酒，醉，之遜差人以土袋壓殺之，偽稱傷酒致死，葬鳳穴山寺南。案：《汝州市志》所據不詳，蓋出編織，識此備考。殷遥乃開元、天寶時人，希夷有《洛中晴月送殷四入關》詩，殷四即殷遥。又有《夜集張諲所居》詩，張諲亦開、天時人，傅璇琮以為皆非希夷詩，似後人所作竄入。陳文華則據此以為希夷乃盛唐時人。

《大唐新語》、《劉賓客佳話録》等謂劉希夷為宋之問所害，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清沈德潛《唐詩别裁》，今人傅璇琮、王啓興、王珏等以為不可信。

【考證】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喬知之傳》曰："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為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為時所重。志行不修，為姦人所殺。"《大唐新語》卷八曰："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見本書1521)，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所撰《代白頭吟》(此詩《搜玉小集》題《代白头吟》，《韻語陽秋》、《樂府詩集》、《文苑英華》題《白头吟》，《全唐詩》、《唐音》、《唐詩歸》、《唐詩品匯》題《代悲白头翁》，《全唐詩話》題《白头翁詠》；此據聞一多説)，哀婉柔麗，為傳世名篇。

【流佈】

日本僧空海於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 年)六月二十七日,託僧實惠獻書數種,其中有《劉希夷集》四卷。空海《書劉希夷集獻納表》(《遍照發揮性靈集》卷四)。四卷,與《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相合,蓋亦詩集也。

【參考】

今存詩見《全唐詩》卷八二,收詩三十五首(其中或有他人詩竄入);王重民《補全唐詩》據敦煌卷子補《死馬賦》、《北邙篇》兩首;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卷一據《文苑英華》、《初學記》補《夏彈琴》一首;陳尚君《全唐詩續拾》卷七又據敦煌卷子等補《獨鶴篇》等四首。

通行本尚有:《唐百家詩》本,題《劉廷芝集》(明人誤認廷芝為其字)一卷。注譯本有:陳文華《劉希夷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有關資料及研究:《正德汝州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46,上海古籍書店,1982.8),趙林成等纂修《直隸汝州全志》(《新修方志叢刊》,臺灣學生書局,1968),聞一多《唐詩雜論》(朱自清、郭沫若、吴晗、葉聖陶編《聞一多全集》第 3 册,上海開明書店,1948.8),陳文華《劉希夷時代考辨——兼論〈國秀集〉成書年代》(《光明日報》1983 年 10 月 25 日),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中華書局,1987.5),王啓興《宋之問生平事迹考辨》(《貴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4 期),王增文《劉希夷時代考辨質疑——與陳文華同志商榷》(《中州學刊》1987 年第 4 期),汝州市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汝州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1),王珏《劉希夷死因質疑》(《中州學刊》1996 年第 6 期)、《劉希夷和他的詩》(《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1 期),周吉國《宋之問與劉希夷命案考辨》(《作家》2009 年第 10 期),吴相洲《劉希夷歷史地位重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8－2,2011)。

1409 幽憂子集十卷

【著録】

舊唐　盧照鄰集二十卷

新唐　盧照鄰集二十卷

　　又幽憂子三卷

崇文　盧照鄰集十卷

　　幽憂子三卷

郡齋　盧照鄰幽憂子集十卷　唐盧照鄰昇之也。

遂初　盧照鄰集

直齋　盧照鄰集十卷

宋志　盧照鄰集十卷

　　盧照鄰幽憂子三卷

四庫　盧昇之集七卷　唐盧照鄰撰。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盧照鄰號幽憂子。盧照鄰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72。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盧照鄰集》二十卷(1372)、《盧昇之集》一卷(1427),可參看。

1410 英藻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待考。

唐李嘉祐撰《英華集》。李肇《唐國史補》卷上:"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李嘉祐詩也。"又,蕭統《古今詩苑英華集》,省稱《英華集》。《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傳》:"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慧琳《一切經音義》引有《英華集》,識此備考。

1411 楊齊哲集二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楊齊哲(生卒年里不詳),一作"楊齊悊"。祖籍弘農(今河南西南)。武后聖曆時,預修《三教珠英》(事見《唐會要》卷三六"修撰",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上《三教珠英》,預修二十六人中有楊齊哲)。長安二年(702 年),為洛陽縣尉(事見《歷代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四年正月,則天幸西凉時,齊哲上疏諫幸西京(參看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中的 14 位詩人》,謝和耐等撰、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玄宗先天、開元間,為著作郎。案:《歐陽修集》卷一三九《集古録·跋尾》卷六著録《唐韋維善政論》(原注:先天元年):"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為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為論贊爾(右集本)。"陳思《寶刻叢編》卷一〇《陝西·永興軍路》下"河中府·邠州"條引《集古録》:"《唐納職令王行碑》,唐著作郎楊齊哲撰。吏部常選南朝馮令(原注:一行字缺譌,不可辨)太原人,

官至伊州納職縣令。碑以開元七年(719 年)五月立。"案:此碑不見今本《集古録》。《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伊州・納職縣"條:"貞觀四年,以鄯善故城置。開元六年省,十五年復置。"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此集早佚。

【參考】

今存文三篇,一見《全唐文》卷二六〇,題《諫幸西京疏》(亦見《唐會要》卷二七、《册府元龜》卷五四四);又,《納職令王行碑》、《韋維善政論》,亦見《寶刻類編》卷三、卷八。詩二首,見《全唐詩》卷七六九及王重民《全唐詩補編・補全唐詩》;此外,敦煌文獻 P. 3771《珠英學士集》有《秋夜醼徐四山亭》、《曉過古延各關》兩首,題曰:"洛陽縣尉弘農楊齊悊"(後一首即《全唐詩》卷七六九收録者,題《過函谷關》,以不詳其時代里貫,列入"無世次爵里可考")。

1412 無名集十八卷

【著録】

隋志　後周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舊唐　沙門亡名集十卷

新唐　僧亡名集十卷

通志　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無名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85。

【考證】

《無名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三見,一作《無名集》十卷(1385),一作《無名師集》十卷(1395),蓋同一書;此條當為另一本也。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周文》卷二二,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六》。

1413 李特進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不詳。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蓋唐人集。唐有“李特進”三人:李靖、李嶠及李嗣業;此集為李嶠集可能較大。

李嶠,景龍三年(709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事見《舊唐書》卷九四本傳。時人稱之“特進”,如徐彦伯有《送特進李嶠入都祔廟》詩(《全唐詩》卷七六),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全唐詩》卷二二二)生平事蹟詳見本書1407。《舊唐書》本傳曰:“有文集五十卷。”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李嶠百廿詠》一卷(1407)。《郡齋讀書志》著録《雜詠詩》題《李嶠集》一卷。《宋史·藝文志》著録《李嶠新詠》一卷,“新”乃“雜”之誤,亦《雜詠詩》也。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雖題《李特進集》,實或亦《雜詠詩》歟?李嶠《詠物詩》自奈良朝始,廣為日人所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記録除《詠物詩》外,或更有此集。

一為李靖。貞觀八年(634年),唐太宗下優詔,加授特進。事見《舊唐書》卷六三。李靖生平事蹟見本書0851。

一為李嗣業。杜甫有詩《徒步歸行》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見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五、《全唐詩》卷二一七,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三四〇題《徒步歸行贈李特進借馬》。嗣業,京兆高陵(今屬陝西)人。天寶間,破九國胡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事見《舊唐書》卷一〇九、《新唐書》卷一三八。

1414 柳顧言集十卷

【著録】

隋志　秘書監柳晉集五卷

舊唐　柳顧言集十卷

新唐　柳顧言集十卷

通志　秘書監柳晉集五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柳顧言(537? —605?),名晉,顧言其字。祖籍河東(今山西南部),西晉末,徙居襄陽(治今湖北襄樊市襄陽城)。歷仕梁、後梁、隋。煬帝時,至秘書監。生平事蹟見《隋書》卷五八、《北史》卷八三。所著有《法華玄宗》二十卷、《晉王北伐記》十五卷。

【考證】

晉王楊廣好招文雅之士以為學士,晉為之冠。楊廣作《歸藩賦》,令晉作序,詞甚典麗。楊廣初作文為庾信體,及見晉後,文體遂變。

本傳曰:“有集十卷,行於世。”其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及兩《唐志》作十卷,而《隋書·經籍志》為五卷。疑繕抄時分卷不同。宋時諸目録已不見,佚失久矣。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二,詩見逯欽立《先秦漢

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五。

1415 劇華文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不詳。

【著者】

劇華,生平事蹟不詳。

【考證】

唐有劉華,“劇”、“劉”近似,識此備考。賈島《長江集》卷四有《題劉華書齋》(亦見《全唐詩》卷五七二)。

1416 文皇帝集一卷

【著録】

舊唐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新唐　太宗集四十卷

崇文　唐太宗集一卷

中興　唐太宗集一卷

遂初　唐太宗集

直齋　唐太宗集三卷

宋志　唐太宗詩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唐太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22。

【考證】

此條與《崇文總目》及《中興館閣書目》著録卷數相同,蓋唐太宗詩集也。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太宗文皇帝集》(1373),詳見該條。

1417 湘東王集一卷

【著録】

隋志　梁元帝集五十二卷

　　梁元帝小集十卷

舊唐　梁元帝集五十卷

　　梁元帝集十卷

新唐　元帝集五十卷
　　又小集十卷
直齋　梁元帝詩一卷
通志　梁元帝集五十卷

【校訂】

《舊唐書・經籍志》“梁元帝集十卷”，脱“小”字。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此書湘東王蕭繹集。繹，梁元帝，武帝第七子，天監十三年(514 年)封湘東郡王，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544。

【考證】

蕭繹著述極豐，《金樓子・著書篇》著録作品三十六種。《著書篇》曰：“集三秩三十卷。”《梁書》卷五本紀曰：“著述辭章，多行於世。所著文集五十卷。”蓋五十卷乃其全集，三十卷在藩時所撰也。疑《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即其詩集。

《顔氏家訓》卷四《文章篇》：“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訖無一篇見録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蓋蕭繹詩風亦偏輕艷也。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一五至卷一八；存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五，凡一百二十四首。

通行輯本另有：明馮惟訥《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案：張輯録存賦、詔、令、敕、教、表、啓、書、檄、論、議、序、贊、銘、碑、墓誌、祭文、騷凡文一百三十餘首。嚴輯與張輯互為有無，多張輯《秋風摇落》、《手詔封宗懍》、《與諸藩令》、《論詩》、《金樓子序》、《揚州梁安寺碑》、《山水松竹格》，又《又與武陵王紀書》第二節“裂帛為書，催王僧辯入援”亦為張輯缺載。嚴輯少張輯《詔哀庾詵與劉之遴》、《答廣信侯書》、《秋興賦》、《臨秋賦》。《秋興賦》、《臨秋賦》，嚴輯據《藝文類聚》編入簡文帝。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按《文館詞林》卷四百五十七載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卷六百九十五載《議移都令》、《祠房廟令》、《勸農令》、《策動令》、《封劉毅王宗懍令》、《封射書雍州令》、《責南軍令》、《遣上封令》，均可補嚴本之缺。”

1418 張華集十卷

【著録】

隋志　晉司空張華集十卷録一卷
舊唐　張華集十卷
新唐　張華集十卷
郡齋　張華集三卷　晉張華茂先也。

遂初　張華集
直齋　張司空集三卷
通志　司空張華集十卷
宋志　張華集二卷
　　又詩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張華生平事蹟見本書 0590。

【考證】

張華博學擅文，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晉書》卷三六本傳曰："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

此十卷早佚，宋時止存三卷。《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册文二十一，賦三。"《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前二卷為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為祭、祝、哀、誄等文。"又，《崇文總目補遺》有張華《小象千字詩》一卷。今存文三十餘篇、詩五十餘首。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張華所注《神異經》(0590)、所撰《博物志》(0728)，可參看。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五八，凡三十篇；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三，凡五十四首。

通行輯本另有：明馮惟訥《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姚瑩、顧沅《乾坤正氣集》等。案：張輯録存賦、表、議、哀、策、誄、箴、銘、書、問、序、贊凡文三十首，又詩數十首。嚴可均據《晉書》、《藝文類聚》等採摭，以《瓌材枕賦》、《瓌材枕箴》歸張紘，以《豆羹賦》歸張翰，餘較張輯多《席前左端銘》、《席前右端銘》與《縱横篇》，又《永懷賦》多一節，又《封禪議》與張輯所載文異。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文館詞林》卷六百七十載張華《魏高貴鄉公大赦詔》、《西晉武帝赦詔》，卷六百六十八載《西晉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詔》，可補諸本之缺。"

參看林田慎之助《魏晉南朝文學に占める張華の座標》(《日本中國學會報》17，1965)、向島成美《張華の詩について》(《國文學漢文學論叢》17，1972)、廖蔚卿《張華年譜》(《文史哲學報》27，1978.12，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案：詩文年月可考者，皆入廖《譜》。

1419 李少通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李少通(生卒年不詳),趙州(治南趙郡,今河北隆堯縣東舊城)人。公緒子。有學行。仕至密州行參軍(《隋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著録《雜字要》條注)。《隋書》卷六六《房彦謙傳》曰:"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彦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事亦見《大唐新語》卷七)生平事蹟參看《北史》卷三三《李靈傳》附《公緒傳》。其所著,《隋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著録《雜字要》三卷、《今字辯疑》三卷。《舊唐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有《俗語難字》一卷,《新唐書·藝文志》作《通俗語難字》。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1420 任昉集廿八卷

【著録】

隋志　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舊唐　任昉集三十四卷

新唐　任昉集三十四卷

遂初　任昉集

通志　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宋志　任昉集六卷

【校訂】

"昉"誤"昉",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任昉(460—508),字彦昇,樂安博昌(治今山東博興)人。歷宋、齊、梁三朝,天監年間,仕至秘書監。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一四、《南史》卷五九。王僧孺撰有《太常敬子任府君傳》,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二。所著尚有《四部目録》、《雜傳》二百四十七卷(此據本傳,《隋書·經籍志》作一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乃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而成,所增舊書,《隋書·經籍志》已云"亦多零失"),均佚。所著尚有《文章緣起》一卷(《隋書·經籍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作《文章始》,見本書 0384)、《述異記》一卷。參看張頂政《任昉年譜略稿》(《增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99),熊清元《任昉在南齊的仕歷及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楊賽《任昉年譜》(《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柏俊才《任昉浙江行蹤及創作考述》(《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5—4,2008),鄭雅如《齊梁士人的交遊——以任昉的社交網絡為中心的考察》(《臺大歷史學報》44,2009.12)。

【考證】

任昉為“竟陵八友”之一。善作文，尤長於詔册、章奏、碑傳，所著凡數十萬言。《梁書》本傳云“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當時王融自謂無對，見昉之文，爽然自失。齊末，入蕭衍幕，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時稱“沈詩任筆”。《文選》録其文十七篇，為全書之冠；鍾嶸《詩品》歸其詩入中品。清王士禛曰：“余觀彦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匹敵耳，休文不足道也。”(《分甘餘話》，中華書局，1997.12)生平好聚書，多達一萬餘卷，與沈約、王僧孺同為當時藏書家，又嘗校定秘閣四部之書。

《梁書》本傳曰：“撰……文章三十三卷。”《隋書・經籍志》及兩《唐志》作三十四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録乃其舊本，然非完帙。佚。今有輯本。

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庾信任太常等集》十八卷(1533)，可參看。

【參考】

今存文六十九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四一至卷四四、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詩二十一首，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五。

通行輯本另有：明汪士賢《漢魏諸名家集》、明馮惟訥《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參看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

案：張輯録存賦、詔、璽書、册、令、教、表、彈文、啓、箋、書、策、序、議、哀策文、碑、墓銘、行狀、弔文凡文六十首，又詩二十三首，末為聯句。嚴輯較張輯多《封梁公詔》、《進梁公爵為王詔》、《策梁公九錫文》、《為齊宣德皇后令》、《為梁武帝集墳籍令》、《為梁武帝斷華侈令》及《朝堂諱榜議》。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文館詞林》卷六百九十五載昉《梁武帝設牓達枉令》、《梁武帝檢尚書衆曹昏朝滯事令》、《梁武帝掩骼埋胔令》、《梁武帝葬戰亡者令》，卷六百九十九載《轉送亡軍士教》，均為嚴本所無。”又，王謨輯任昉《地理書抄》一卷，見《重訂漢唐地理書鈔》。

有關研究：楊賽《任昉與南朝士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1421 江文通集一十卷

【著録】

隋志　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　梁二十卷。
　　江淹後集十集
舊唐　江淹前集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
新唐　江淹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崇文　江淹集十卷
郡齋　江淹集十卷　梁江淹文通也。

遂初　江淹集

直齋　江文通集十卷

通志　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二十卷

宋志　江淹集十卷

四庫　江文通集四卷

【校訂】

原文作“江文通々一　十賀蘭遂々二”,“十”誤抄於下一條之首,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未糾其誤,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江文通(444—505),名淹,文通其字。濟陽考城(治今河南蘭考)人。先世於晉室渡江時遷京口。歷仕宋、齊、梁三朝。天監時,仕終散騎常侍。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一四、《南史》卷五九、《江文通集・自序傳》。參看吴丕績《江淹年譜》,俞紹初、張亞新《江淹集校注》附《年譜》。

【考證】

江淹六歲能詩。博覽羣書,不事章句,留意文章,能誦詠二十萬言。二十歲,入始安王劉子真幕,教授《五經》,并代作章奏,前後約四年。宋順帝昇明元年(477年),蕭道成(即齊高帝)輔政,召為參軍,使掌書記文翰。蕭道成代宋建齊,除豫章王蕭嶷記室,參掌詔册。詩文上承元嘉,下啓永明,多作於宋後期、齊前期。風格古奥遒勁,稍近鮑照,有“江鮑”之稱。《金樓子・説藩篇》列淹於蕭子良門下。

《梁書》本傳曰:“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又,《自序傳》曰:“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十卷蓋即《前集》,此《序》為《前集》之序。齊高帝建元二年(480年),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武帝永明元年(483年),遷驍騎將軍。《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考《傳》(案:《自序傳》。)中所序官階止於中書侍郎,校以史傳,正當建元之初,則永明以後所作,尚不在其内。”案:俞紹初《年譜》謂,《自序》稱蕭道成謚號“高帝”,武帝上謚號在建元四年(482年)四月(事見《南齊書》卷二《高帝紀》下、《南史》卷四《齊本紀》),集載《褚侍中為征北長史詔》作於永明元年,知其時猶在中書,故《前集》當撰於建元末遷驍騎將軍前。《南齊書》卷三《武帝紀》下:“永明元年春正月……甲子,為築青溪舊宫,詔槊仗瞻履。”丁福林《年譜》以為“青溪舊宫”即《銅劍贊》中所謂“舊宫”,繫《贊》在元年二月,撰集《前集》則在其後。

《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今集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行於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曹植、王粲及淹皆是也,豈後人妄益之歟?”

俞紹初以為《七録》著録二十卷,蓋《前》、《後集》合帙,九卷即《前集》而闕《序目》。今存江集蓋多出於《前集》。淹年六十二卒,後期當另有詩文,所謂《後集》早佚。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未詳《前集》抑《後集》。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三三至卷三九，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三、卷四。

明、清傳本不下十餘種，通行本有：《四部叢刊》本（清葉樹廉輯校補《梁江文通文集》十卷《校補》一卷，影印明烏程蔣氏密韻樓翻宋本），《漢魏諸名家集》本（《江文通文集》十卷，明汪士賢校，新安汪氏刊本），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江醴陵集》二卷），《四部備要》本（《江文通集》四卷《末》一卷，此本即《四庫全書總目》著録本，乃乾隆戊寅淹鄉人梁賓以汪本、張本參核異同，又益以睢州湯斌家鈔本，參互成編。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據考城梁氏刊本校排印）。案：鄭虹霓分今傳諸本為兩個系統。

校注本：明萬曆二十六年刊胡之驥注本《梁江文通集》十卷（《續修四庫全書》據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李長路、趙威點校本題《江文通集匯注》，補輯詩文七篇，中華書局，1984.4），俞紹初、張亞新《江淹集校注》附《年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9）。案：《校注》詳善，多胡注十餘倍，糾胡注、李善注之誤六百餘，作品繫年。

有關研究資料主要有：吴丕績《江淹年譜》（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楊惠民、王冠羣《江淹故里小考》（《中州今古》1984 年第 2 期），曹道衡《江淹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江淹作品寫作年代考》（《文藝志》第 3 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8）、《中古文學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7），中野將《江淹集の變遷》（《中國古典研究》第 33 號，1988.12）、《江淹著述又考》（《揚州師院學報》1992 年第 1 期），母美春《江淹詩文繫年》（《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3 年第 3 期）、《江淹文存目考》（《文教資料》1994 年第 6 期；補輯佚文六則），俞紹初《江淹年譜》（《中國古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8），蕭合姿《江淹及其作品研究》（文津出版社，2000.3），陳春保《江淹事蹟詩文繫年補正》（《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第 6 期），丁福林《江淹年譜》（附《著述一覽表》、《評傳》，鳳凰出版社，2007），鄭虹霓《江淹文集版本源流考》（安徽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古籍研究》2008）。

此外有，劉殿爵、陳方正、何志華編《江淹集逐字索引》（《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集部第 11 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末葭敏久、先坊幸子編《江淹詩索引》（白帝社，2001.10）。

1422 賀蘭遂集二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原文作“十賀蘭遂々二”，“十”字當屬上一條，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賀蘭遂(生卒年不詳),“遂”一作“暹”。大江維時《千載佳句》作“賀蘭遂”,與此合。唐人。曾北遊遼陽,餘不詳。

【考證】

此集中國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早佚,今唯存零句。

【參考】

輯佚:市河世寧《全唐詩逸》卷中。大江維時編《千載佳句》,市河據輯十一聯。《全唐詩續拾》卷五四,又據《千載佳句》卷下《宫省部》“禁中”補輯《北京内晏》兩句。

1423 沈(詮)〔佺〕期集十卷

【著録】

舊唐　沈佺期集十卷

新唐　沈佺期集十卷

崇文　沈佺期集十卷

秘目　沈佺期外詩一卷

郡齋　沈佺期集五卷　唐沈佺期雲卿也。

直齋　沈佺期集十卷　唐中書舍人内黄沈佺期雲卿撰。

宋志　沈佺期集十卷

【校訂】

“佺”誤作“詮”,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沈佺期(656－716?),字雲卿,行三,相州内黄(今屬河南)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登進士第。約武后垂拱元年(685年),任協律郎。延載元年(694年)春,拜通事舍人。聖曆中,預修《三教珠英》。長安元年(701年),《三教珠英》成,遷考功員外郎。長安二年春,知貢舉,旋擢考功郎中。三年,再遷給事中。四年,坐受賄事被劾入獄。神龍元年(705年)因諂附張昌宗、張易之,流放驩州。景龍元年(707年),遇赦北歸,授起居郎。次年,兼修文館直學士。睿宗繼位,轉中書舍人。開元二年(714年),在太府少卿任。遷太子少詹事。約卒於開元四年。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新唐書》卷二〇二,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詩人》(謝和耐等撰、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卷一、卷五陶敏、陳尚君《補正》,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附《沈佺期簡譜》。

佺期生卒年,聚訟紛紜:(1)生於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卒於開元二年(714年),年五十八,見吴海林、李延沛《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連波、查洪德《沈佺期詩集校注》附《年譜》亦持此説。(2)生於顯慶元年(656年),卒於開元四年(716

年),見聞一多《唐詩大系》,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譚優學《沈佺期行年考》從此説。(3)生於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卒於開元二年(714年),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4)生於顯慶元年(656年),卒於開元元年(713年),見劉開揚《談沈佺期、宋之問、李嶠、杜審言等人的詩》,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謂開元初卒。

學界通説,佺期籍貫内黄,郡望吴興,然亦有異説。佺期子子昌《墓誌》於1997年在洛陽偃師南蔡莊村出土,趙君平以為其籍貫當為偃師縣(《洛陽新獲唐誌二題》,《書法叢刊》2001年第3期)。又,出土的佺期之弟沈全交墓誌則謂:"其先吴興武康人也,食菜於沈,以國命氏焉。"趙振華、王倩文以為偃師縣首陽只是沈氏墓地,子昌"故鄉"應是洛陽(《沈佺期之弟沈全交墓誌的文學史價值》,《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

【考證】

沈佺期善屬詩,與宋之問齊名,被視作律體詩歌定型之代表性人物、盛唐詩歌開啓者之一。《新唐書》卷二〇二《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汔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張説嘗謂:"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語見劉餗《隋唐嘉話》)其詩多應制之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宋之問集》(1394),可參看。

《舊唐書》卷一四〇中本傳曰:"有文集十卷。"兩《唐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為原本,其本至宋尚存。《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之問、佺期,益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唐律蓋本於此。二人者皆以諂附二張進,景龍中,俱為修文館學士。佺期《回波詞》有所謂'齒録牙緋'者,其為人可知。之問尤反覆無行,卒以罪死。"

【參考】

今存文二十三篇,分見《全唐文》卷二三五、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二八、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再補》卷一;詩見《全唐詩》卷九五至卷九七、卷八九〇(《回波樂》詞一首),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一,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九。

主要版本:明正德十三年王廷相刻《唐沈佺期詩集》七卷、清抄本《沈雲卿文集》五卷、清東武李氏研録山房抄本《沈雲卿文集》五卷《補遺》一卷、明嘉靖刻《唐百家詩》本(《沈雲卿集》三卷,以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要通行本有:明許自昌編《前唐十二家詩》本、明張遜業編《十二家唐詩》本、明朱警編《唐百家詩》本、明銅活字印本《唐人詩集》、明闕名輯《唐五十家詩集》本、清陳文田編《唐人集四種》等。

校注本:連波、查洪德《沈佺期詩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1;以明吴琯等校《唐詩紀》為底本,校以明活字本、《唐十二家詩》本、《全唐詩》),臧青《沈佺期集》(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5),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中華書局,2001.11;收詩一百三十餘首、文三十篇,附《沈佺期宋之问簡譜》、《沈宋詩集評》)。

參看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

松岡榮志編有《沈佺期詩索引》(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

1987)。

1424 李白歌行集三卷

【著録】

新唐　李白草堂集二十卷　李陽冰録。

崇文　李翰林别集十卷　李白撰。

　　李翰林集二十卷　李白撰。

郡齋　李翰林集二十卷　唐李白太白也。

　　李翰林集文集三十卷　唐李白太白之文也。(讀書附志)(别集類)

遂初　李白集

直齋　李翰林集三十卷　唐翰林供奉廣漢李白撰。

宋志　李白集三十卷

四庫　李太白集三十卷　唐利白撰。

【存佚】

佚。

【著者】

李白(701—762),字太白,行十二。自稱祖籍隴西成紀(治今甘肅秦安),先代於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城(今托克馬克城)。唐中宗神龍初,隨父潛回廣漢,居綿州彰明縣清廉鄉。一説李白生於蜀中。少年時,博覽經史百家,喜縱横術,好擊劍任俠。開元十二年(724年),辭親遠遊。出蜀後,漫遊江漢、洞庭、金陵、揚州等地。娶故相許圉師之孫女為妻,留居湖北安陸。開元十八年夏,西入長安求仕,從張垍、崔宗之等遊,并出入玉真公主别館。賀知章見其《蜀道難》詩,稱之為"謫仙人"亦當在此時。二十年,失意東歸。二十四年後,移居山東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惟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元年(742年)由玉真公主推薦,應詔入京,供奉翰林。三載(744年)春,遭讒毁,被玄宗"賜金放還"。出京後,與杜甫、高適相會於梁宋,後即漫遊東魯。十一載,北上塞垣,遊幽薊。安史亂時,隱卧廬山,永王璘東巡,召至幕中,隨軍東下。至德二載(757年),永王兵敗,繫潯陽獄,坐長流夜郎。乾元二年(759年),中途遇赦東還,往來於岳陽、潯陽、宣城等地。寶應元年(762年),往依族叔當塗令李陽冰,不久病卒,年六十二。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新唐書》卷二〇二、《唐詩紀事》卷一八、《唐才子傳》卷二。

以上生卒年據清王琦《李太白年譜》。又一説,附記於此。唐大曆時,有一部《古文孝經》出世。倪濤《六藝之一録》卷一七九《古今書體》一一郭忠恕《汗簡・汗簡略敘目録》引唐李士訓《記異》曰:"大曆初,予帶經鉏瓜於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壹阡捌伯柒十二言。初傳與李太白,白授當塗令李陽冰,陽冰盡通其法,上皇太子焉。"據此,舒大剛、黄修明考證以為其生於神龍元年(705年),卒於大曆元年(766年)(《李白生卒年諸説平議》,《文學遺産》2007年第5期)。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李白與杜甫在唐詩壇上雙峰并峙，世稱“李杜”。韓愈贊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杜甫稱其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春日憶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所作詩以樂府、絶句尤為傑出。胡震亨《唐音癸簽》云：“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擬古之妙。”李攀龍《唐詩選序》稱其絶句為“唐三百年一人”。

李白歌行集，李白生前有由魏顥為序之《李翰林集》二卷。顥序曰：“顥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為集。”然安史之亂，篇章不存，至上元末，顥於絳偶得之，遂為序，述其編次，曰：“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録。文有差互者，兩舉之。”又曰：“白未絶筆，吾其再刊。”案：此本佚。

李白集另一本為臨終託李陽冰編録二十卷《草堂集》(此據《新唐書·藝文志》，樂史序、宋敏求序俱謂“十卷”)。寶應元年(762年)十一月，李白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使當塗令李陽冰為序，旋爾逝世。序曰：“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案：《舊唐書》本傳、《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者即此本。亦佚。李白歌詩散佚極多，一個原因是安史之亂，另一個原因大概是李白乃性情中人，散贈族人、友朋，未能妥善保存。去世前三年、肅宗乾元二年(759年)，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東還江夏時作《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云：“僕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

又，范傳正元和十二年(817年)撰《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曰：“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輯斷簡，以行於世。”此本或據《草堂集》增編。

其次，宋咸平元年(998年)樂史編《李翰林集》二十卷、《別集》十卷，曰：“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贊、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亦佚。

至熙寧元年(1068年)宋敏求廣求文獻，重新編輯《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含序碑記一卷、歌行二十三卷、雜著六卷。其《後序》曰：“治平元年(1064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此集曾鞏考其先後而次第之，元豐三年(1080年)晏處善(知止)刻於蘇州，乃李集最早刻本。今存宋蜀刻本兩種，均源出晏本：一為足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一為殘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者，李陽冰所録也。今案：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因校勘為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等，亦為十卷，號曰《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所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為詩，後十卷為雜著，首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誌，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辨證之語。其本最為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

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集本，因裒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别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攷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本不復有矣。"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成書於寬平三年(891年)藤原佐世赴任陸奥之前。上述魏顥本、李陽冰本、范傳正所述本，其時代均在寬平前，似乎為《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收録不足怪，然而，書名、卷數俱不符合。樂史序中所言"歌詩十卷"以及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此二種亦為唐時傳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條無寧這一類李白詩集傳至日本者？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宋敏求重編《李太白文集》時，其《後序》提及三卷本，王溥家藏三卷本上、中二帙。此三卷本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卷數相符，或出同源。惜别無旁證，姑識此備考。

最早為李集作注者，乃南宋寧宗時楊齊賢，《李太白集注》二十五卷，原書不傳，元蕭士贇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頗存楊注。清王琦《李太白詩集注》三十六卷，乃舊注本集大成者。今人則有瞿蛻園、朱金城、安旗、詹鍈等注本。

敦煌文獻存李白詩者，有 P. 2567、S. 2049、P. 2544。P. 2567 存李白詩四十三首，其中《惜罇空》亦見 S. 2049、P. 2544。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三四七至卷三五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四〇；詩見《全唐詩》卷一六一至卷一八五、卷八八二、卷八九〇，孫望《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上，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三(其中，若干首已見《全唐詩》，若干首為他人詩誤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四。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有康熙五十六年吴門繆曰芑雙泉草堂重刊本，平岡武夫編《李白の作品》本(原藏陸氏皕宋樓，今藏静嘉堂文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唐代研究のしおり》第 9 集，同朋舍出版，1985. 9)，此外，有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1967)、巴蜀書社影印本(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清人多以此本為元豐三年晏知止蘇州刻宋敏求所編本，平岡武夫據書中"桓"字缺筆，斷為南渡前後蜀中覆刻晏氏蘇州刊本。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殘本影印本(缺卷一五至廿四，以繆曰芑本補，《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之一，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本景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此本翻刻本有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繆曰芑刻本(今有《四庫全書》本、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刊本、上海掃葉山房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本等。此本稱據晏本翻刻，今考定所據乃静嘉堂文庫本)。據考，兩部宋本出自同一書板。

又，宋咸淳刻《李翰林集》三十卷(附清劉世珩撰《札記》一卷，宣統元年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叢書》之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0。此本源出樂史本，凡詩二十卷、文十卷)。

通行舊注本：楊齊賢集注、蕭士贇删補《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以元至大庚戌〈1310年〉，建陽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為最早。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郭雲鵬寶善堂刻本有所删簡，附刻文集。入《四部叢刊》，常見)。王琦集注《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清乾隆二

十四年〈1759 年〉聚錦堂刻本，入《四庫全書》、《四部備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此外，舊注本明朱諫《李詩選注》十三卷附《辨疑》二卷（明隆慶六年朱守行刻本）、明胡震亨《李杜詩通・李詩通》二十一卷（清順治七年刻本），亦可參看。

今人注本：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三十卷、《附録》五種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録》五卷（巴蜀書社，1990），詹鍈《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附：《李白集版本源流考》，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

有關資料：花房英樹編《李白歌詩索引》（《唐代研究のしおり》8，同朋舍出版，1985. 9），安旗《李白年譜》（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岡野俊明《李太白傳》（作品社，2002. 9）。

敦煌文獻李白詩見羅振玉等輯《鳴沙石室佚書》（《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東方學會，1928），亦見《唐人選唐詩（十種）》（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

1425 岑集十卷

【著録】

新唐　岑參集十卷

崇文　岑參集十卷

郡齋　岑參集十卷　唐岑參。

遂初　岑參集

直齋　岑嘉州集八卷（詩集類）

宋志　岑參集十卷

【校訂】

此書蓋岑參集，疑脱“參”字。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岑參（715？—770），行二十七。荆州江陵（今屬湖北）人，郡望南陽（今河南新野縣。此據聞一多《岑嘉州繫年考證》、陳鐵民等《岑參年譜》、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附《年譜》等。學界有以為參乃棘陽人，即今河南南陽。見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廖立《唐代户籍制與岑參籍貫》）。天寶三載（744 年）進士及第，釋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參軍。八載，以右威衛録事參軍入參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掌書記。十載，回長安，與杜甫、高適、儲光羲遊。十三載，任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判官。至德元載（756 年），領伊西北庭度支副使，歲晚東歸。二載，以杜甫等五人薦舉，入為右補闕。乾元二年（759 年），改起居舍人，旋出為虢州長史。寶應元年（762 年），以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廣德元年（763 年），入為祠部員外郎，改考功員外郎，轉虞部、庫部郎中。永泰元年（765 年），出為嘉州刺史，因蜀亂半途折回。大曆元年（766 年），以職方郎中兼殿中侍御史，隨劍南西川節度使杜鴻漸入蜀，參其幕。二年，赴嘉州刺史任。世稱“岑嘉州”。三年，罷官東歸，寓居成都。四年（769 年）末或五年（770 年）初，卒於旅舍。岑參，兩《唐書》無傳，生平

事蹟見杜確《岑嘉州詩集序》、《唐詩紀事》卷二三、《唐才子傳》卷三。參看聞一多《岑嘉州繫年考證》,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附《岑參年譜》,廖立《岑嘉州詩箋注》附《年譜》等。案:陳鐵民等《岑參集校注(修訂本)》附修訂《年譜》生年改為開元五年,授官之年改作天寶五載。

岑參生卒年衆説紛紜,此據聞一多《岑嘉州繫年考證》。尚有以為生年為開元二年者,見曹濟平《岑參生年的推測》、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王勳成《岑參入仕年月及生年考》;有以為開元四年者,見劉開揚《略談岑參和他的詩》;有以為開元五年者,見孫映逵《岑參生年考辨》,陳鐵民、李亮偉《關於守選制與唐詩人登第後的釋褐時間》。卒年,賴義輝《年譜》、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王勳成《岑參去世年月考辨》以為是大曆四年(769 年)。郭推測,當死於十二月下旬,王疑參十月左右即病逝於東歸途中之船上,其地蓋在嘉、戎一帶,而非成都旅舍。此外,有關岑參遊河朔的年代、邊塞、入蜀經歷等,也有不同看法。

【考證】

岑參博覽史籍,工於綴文,與高適同為盛唐邊塞詩派代表作家,人稱"高岑"。多次出塞,邊塞詩名作大多作於充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判官任上。

參殁後三十年,其子岑佐公收集遺文,友人杜確為之編集。杜確《岑嘉州詩集序》曰:"歲月逾邁,殆三十年。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貯之筐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因令繕録,區分類聚,勒成八卷。"是為岑集結集之始。《新唐書·藝文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等著録為十卷。此本尚見於清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其後不見著録。《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詩集類上著録《岑嘉州集》八卷,曰:"凡無他文而獨有詩及雖有他文而詩集復獨行者,别為一類。"是宋時十卷本、八卷本皆單行也。十卷本者,或在八卷本外,加文、賦各一卷。杜確《序》名曰《岑嘉州詩集序》,是八卷本乃詩集無疑。今傳世者多為七卷或八卷本,有詩無文,《招北客文》、《感舊賦》等不見八卷本,蓋在十卷中也。

阮元《揅經室外集》卷二著録《岑嘉州集》八卷,曰:"確《序》亦稱岑每一篇絶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莫不諷誦吟習焉。其卷帙之數,《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通考·經籍考》、《通志·藝文略》、焦竑《經籍志》并云十卷。《文淵閣書目》則云四册,闕。是編與杜確《序》合。然如《瀛奎律髓》所載《同崔十三侍御灌口夜宿報恩寺作》,為此本所佚,疑非唐人舊册矣。"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三五八(《全唐文》卷三八九載獨孤及《招北客文》乃岑參所作,見敦煌文獻 Дx. 3865、聞一多《岑嘉州繫年考證》)、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四二,詩見《全唐詩》卷一九八至卷二〇一、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五。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宋刊本(八卷本,存前四卷),乃海源閣楊氏舊藏。明刊甚多。通行本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五年謝元良嘉州郡齋刻本《岑嘉州詩》八卷,《四部叢刊》影印正德十五年(1520 年)蜀中沈恩刊本(四卷),濟南熊相刊本(七卷)。日本多流傳淀上菊隱叟訓點并校訂《岑嘉州詩》八卷(寛保元年,平安水玉堂天王寺屋市郎

兵衛、平安水玉堂山田屋參郎兵衛刻本，收入《和刻本漢詩集成·唐詩》第5輯至第8輯，汲古書院，1974）。岑集流傳，參看《岑嘉州詩版本源流考》（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附），陳耀東《岑嘉州集版本知見録》（《國學研究》9，2002）。

有關注譯、校勘、研究：聞一多《岑嘉州繫年考證》（《聞一多全集》），李嘉言《岑詩繫年》（《文學遺産增刊》第3輯），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修訂本，2004），森野繁夫、新免惠子《岑參の邊塞詩》（附《年譜》，溪水社，1988.12），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1995.11），森野繁夫《岑嘉州詩集》（上卷，《安田女子大學言語文化研究叢書》5，安田女子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2000.3），廖立《岑嘉州詩箋注》（附年譜，中華書局，2004.9）。

有關生平研究：賴義輝《岑參年譜》（《嶺南學報》第1卷第2期，1930），孫映逵《岑參生年考辨》（《南京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廖立《岑參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8）、《岑參事蹟著作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岑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4卷第1期），王勳成《岑參去世年月考辨》（《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2期）、《岑參入仕年月及生年考》（《文學遺産》2003年第4期），熊飛《交河郡長行坊支貯馬料文卷與岑參行年小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張子開《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所見岑參事蹟考》（《文學遺産》2000年第6期），李厚瓊、于軍民《岑參卒年辨》（《宜賓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李厚瓊《岑參入蜀未與杜鴻漸同行》（《内江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陳鐵民、李亮偉《關於守選制與唐詩人登第後的釋褐時間》（《文學遺産》2005年第3期）。

索引：森野繁夫校閲、新免惠子編《岑參歌詩索引》（朋友書店，1987.9）。

1426 韋（永）〔承〕慶集一卷

【著録】

舊唐　韋承慶集六十卷

新唐　韋承慶集六十卷

【校訂】

原文“韋”、“慶”間字蟲蠹破損，影印本難以辨認，以宫内廳書陵部藏原本審辨之，確為“永”字，當為“承”字之誤。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韋承慶（640—706），字延休，行大。京兆杜陵（治今陝西長安）人。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掌文翰。累遷太子司議郎。唐高宗調露初，以東宫廢，出為烏程令。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事。出為沂州刺史。未幾，詔復舊職。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歷豫州、虢州刺史。長安初，入為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史。四年（704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復位，配流嶺南。歲餘，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為秘書

員外少監,兼修國史。以修《則天實録》之功,封扶陽縣子。俄遷黄門侍郎,未拜卒,謚曰温。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八八、《新唐書》卷一一六、岑羲《韋承慶墓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神龍〇一九)。參看陳忠凱《唐韋承慶及繼母王婉兩方墓誌銘文釋讀》(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出土文獻研究》7,2005)。

【考證】

韋承慶才思敏捷,辭藻之美,擅於一時,其詩《國秀集》選録。其集至宋時已佚,不見著録。《舊唐書》本傳云,時太子李賢監國,頗近聲色,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靈臺賦》今存,然所著《諭善箴》以及《新唐書》所云《武后紀聖文》則亡矣。

【參考】

今存文六篇,分見《全唐文》卷一八八、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二三、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再補》卷一;詩七首,見《全唐詩》卷四六,《全唐詩續拾》卷七據《吟窗雜録》卷三七補《九成宫山》詩一聯。

1427 盧昇之集一卷

【著録】

舊唐　盧照鄰集二十卷

新唐　盧照鄰集二十卷

　　幽憂子三卷

崇文　盧照鄰集十卷

　　幽憂子三卷

郡齋　盧照鄰幽憂子集十卷　唐盧照鄰昇之也。

遂初　盧照鄰集

直齋　盧照鄰集十卷

宋志　盧照鄰集十卷

　　盧照鄰幽憂子三卷

四庫　盧昇之集七卷　唐盧照鄰撰。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昇之,照鄰字,盧照鄰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72。

【考證】

《盧昇之集》一卷者,不見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著録一宋刻本,二卷,唯載賦、詩及《五悲》,《盧昇之集》亦此類邪?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盧照鄰集》二十卷(1372)、《幽憂子集》十卷(1409),可參看。

1428 王維集廿卷

【著録】

新唐　王維集十卷。

崇文　王維文集十卷。

郡齋　王維集十卷　唐王維摩詰也。

遂初　王維集。

直齋　王右丞集十卷　唐尚書右丞河中王維摩詰撰。

宋志　王維集十卷。

四庫　王右丞集箋註二十八卷附録二卷　唐王維撰、國朝趙殿成註。

【校訂】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當為原本，疑"廿"乃"十"之誤。

【存佚】

存。

【著者】

王維(700—761)，字摩詰，行十三。祖籍太原祁縣(治今山西太原)。父徙家於蒲，遂為河東(治今山西永濟)人。仕終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新唐書》卷二〇二、《唐詩紀事》卷一六、《唐才子傳》卷二。參看陳鐵民《王維年譜》、《王維生年新探》、張清華《王維年譜》、王輝斌《王維新考論》。

案：生年有衆説。趙殿成《年譜》作 701 年，陳鐵民從之。王勛成以為生於延載元年(694 年)(《王維進士及第與出生年月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第 1 期)。此據張清華《王維年譜》。

【考證】

王維多才藝，精詩文、書畫、音樂。當時即有"天下文宗"(《代宗皇帝批答手敕》)之稱。其詩清新秀雅，兼善各體，尤擅長山水田園詩，冶禪理、詩情、畫筆為一爐，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代表作家，與孟浩然齊名，世稱"王孟"。

王維死後不久，代宗命其弟縉綴輯遺文編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等著録。《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本傳曰："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褒賞。"《全唐文》卷三七載王縉寶應二年(763 年)正月《進王維集表》，云："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虚室，念兹無生，乘興為文，未嘗廢筆。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進上。"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于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别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絶句。"

今所知宋本大致如陳振孫所言，分建昌本、蜀本兩系統。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五《王摩

詰集跋》曰："題《摩詰集》者，蜀本也；題《王右丞集》者，建昌本也。建昌本，前六卷為詩，後四卷文，自是寶應二年表進之舊，而蜀本第二以下全錯亂，故直齋以為'尤無倫'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卷四所録南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十卷，淵源於建昌本，猶可見王縉編集面目。

【流佈】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地卷"十七勢"引《哭殷四》。大江維時《千載佳句》摘引王維詩十一首。參看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以出典論為中心的比較文學考察》(塙書房，1962.9—1965.3)。

【參考】

今存文二十一篇，見《全唐文》卷三二四；詩見《全唐詩》卷一二五至卷一二八，卷七七〇收王卲《冬晚對雪憶胡居處士》詩一首，即王維《冬晚對雪憶胡居處士家》詩，疑王維之誤。《全唐詩逸》得其斷句二，《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三補二句。

《王摩詰文集》十卷(《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6)，南宋初年麻沙坊刻本《王右丞文集》十卷，陸心源舊藏，今藏静嘉堂文庫，重要文化財，有影印本(米山寅太郎撰《解題》，《静嘉堂稀覯書》7，東京静嘉堂文庫，1977)。參看内田誠一《静嘉堂本王右丞文集刊刻年代考》(《日本中國學會報》55，2003)、《静嘉堂文庫所藏重文王右丞文集閲覽雜記》(《中國文學研究》29，2003)。北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有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2003.10)。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錢曾述古堂影抄宋本《王右丞文集》。案：據内田考，南宋本《王右丞文集》或刻於英宗時，屬建昌本系統，由原版、補版組成，原版僅十二葉，北宋後期、末期、南宋紹興、隆興、乾道、淳熙數次遞補。《歲寒堂詩話》在二期補版時竄入卷六末。

其他通行本：元須溪先生(劉辰翁)校本《王右丞集》六卷(《四部叢刊》，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唐二十家詩集》本(《王右丞詩集》二卷)、《唐四家詩》本(《王右丞詩集》二卷)、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王摩詰集》六卷)等。

通行注本：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二十八卷末一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鄭振鐸《王右丞詩集》(《世界文庫》)，都留春雄《王維》(《中國詩人選集》第6卷，岩波書店，1958.6)，陳貽焮《王維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7)，小林太市郎、原田憲雄《王維》(《漢詩大系》10，集英社，1964.8)，陳鐵民《王維集校注》(編年，收詩三百〇八目三百七十六首、文七十篇，中華書局，1997.8)，楊文生《王維詩集箋注》六卷、《外編》一卷、《年譜》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9)。此外尚有：宋劉辰翁評、明顧起經注《類箋唐王右丞詩集》十卷、《文集》四卷、《外編》一卷、《年譜》一卷(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至嘉靖三十五年顧起經奇字齋刊本)，影印本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歷代畫家詩文集》(臺灣學生書局)。日本通行明顧可久注《王右丞詩集》六卷(萬曆十八年休養吴氏刊本，正德四年皇都書舖唐本屋八良兵衛萬屋喜兵衛覆刻；影印本入長澤規矩也輯《和刻本漢詩集成》第一輯《唐詩篇》，汲古書院，1974)。又，柘植敬一郎《王維の風姿——詩畫文集·王右丞輞川集全譯》(書肆山田，1993.3)。

有關研究：入谷仙介《王維研究》(創文社，1976)，楊軍《王維事蹟證補》(《唐代文學論叢》1982 年第 2 期)，王達津《王維的生平和詩》(《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 4 期)，小林太市《王維の生涯と藝術》(《小林太市郎著作集》4，淡交社，1974. 4)，張清華《王維年譜》(學林出版社，1988. 9)，楊文雄《詩佛王維研究》(《文史哲學集成》183，文史哲出版社，1988. 2)，陳鐵民《王維新論》(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 9)，紺野達也《唐代宗による"天下文宗"評について——王縉の王維集獻上との關係を中心に》(《中國詩文論叢》26，2007)、《王維輞川集と輞川圖の唐宋期における評價の變遷——文人による詩畫評價の視點から》(《日本中國學會報》61，2009)，王輝斌《王維新考論》(黃山書社，2008. 5)。

索引：京都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編《王維詩索引》(1978. 1)。

1429 李(荳)〔益〕集一卷

【著録】

郡齋　李益詩一卷　唐李益君虞也。

遂初　李益集

直齋　李益集二卷　唐集賢學士右散騎常侍李益君虞撰。

宋志　李益詩一卷

【校訂】

"荳"字，《續羣書類從》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皆認作"登"，非，當作"益"。荳乃古"益"之俗體字。室生寺本經部春秋類《春秋十二公謚議》(0164)條，"謚"字右旁寫法與此字相同，而李登撰《聲類》(0262)條之"登"、《聖證論》(0218)、《證俗音字略》(0287)、《聖證論》(0395)三條"證"字右旁寫法均不同於此，可為旁證。此條當為"李益集"。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李益(746－829)，字君虞，行十。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人。唐代宗大曆四年(769年)登進士第，再中書判拔萃(超絶科)。六年(770 年)，中諷諫主文制科，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783 年)，書判拔萃。之後，歷代、德、憲、穆、敬、文宗六朝，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生平事蹟見崔郾《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守禮部尚書致仕上輕車都尉安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贈太子少師隴西李府君(益)墓誌銘并序》(《書法叢刊》2009 年第 5 期)、《舊唐書》卷一三七、《新唐書》卷二〇三、《唐詩紀事》卷三〇、《唐才子傳》卷四。

【考證】

李益長為歌詩、文章，世稱"文章李益"，與李賀齊名。《舊唐書》本傳稱其"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王勝明以為"征人歌"、"早行篇"乃"征人歌且行篇"之誤)，好事者畫為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唐李觀《李元賓外編》卷二《邠寧慶三州節度饗

軍記》:"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邠寧之軍。惡羣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饗軍記》。"唐韋應物《韋蘇州集》卷四《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唐王建《王司馬集》卷一《寄李益少監兼送張實遊幽州》:"大雅廢已久,人倫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誰復為文綱?"

李益作品生前即編集行世。貞元四年(788年),李益應左補闕盧景亮之約,輯録《從軍詩》相贈。當時,曾編集李益詩歌作品,并收藏内府,事見《李益墓誌》,曰:"德宗皇帝統臨萬方,注意六義,詔征公制述,令詞臣編録,閲覽終夕,精微動天,遂以副本藏於天禄石渠之署。"《新唐書》卷二〇三《盧綸傳》:"(盧綸)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時在貞元十二年(796年)到十四年(798年)間。編集不止一次。《墓誌》曰:"元和中,因張廣樂、賞麗曲,問其所自,知公屬詞,又兩徵文集,一見别殿。"王建《王司馬集》卷一《寄李益少監兼送張實遊幽州》曰:"集卷新紙封,每讀常焚香。"元和十二年(817年),令狐楚編《御覽詩》,選李益詩三十六首,為集中之最。順宗永貞時,流傳到了新羅。《李益墓誌》:"及制使馬宇奉命東夷,又見公雅什為夷人所寶,則中華之内,斷可知矣!"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宇奉使新羅,在永貞元年(805年)二月,事見韓愈《順宗實録》卷二。又,韋莊《又玄集》、李昉等《文苑英華》、郭茂倩《樂府詩集》、洪邁《萬首唐人絶句》等詩文總集亦收録其詩文,除複重、聯句外,有一百〇六首之多。然其集不見兩《唐志》、《崇文總目》,甚可怪異。著録始見《郡齋讀書志》。或李益作品雖有流傳,但未嘗正式結集成書,故多流失,《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曰:"《征人》、《早行》詩,天下皆施之圖繪。今集有《從軍詩》五十篇而無此詩,惜其放逸多矣。"至今主要有兩卷本、三卷本兩種,其主要區别在於收不收《從軍詩序》。《序》初見於道光張澍輯《二酉堂叢書》本《李尚書詩集》,譚學優以為乃張澍據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〇"李益"條屬綴而成,詳《卞著李益年譜稿之商榷》。關眉則以為不偽。

胡玉縉《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著録《李君虞詩集》二卷,曰:"此本二卷,爲錢塘丁氏所藏明刊宋本,蓋别一本,故其《獻劉濟》'不上望京樓'之句,晁氏謂'今集無此詩',而是刻有之也。……惟此本尚非完善。考朱警集刻《百家唐詩》本,較此少詩十八首,而多於此本者又二十五首,當别爲補遺焉。"

【參考】

今存文《詩有六義賦》一篇,見《全唐文》卷四八一;詩見《全唐詩》卷二八二、卷二八三,又,卷七八九收其所預聯句八首(卷七七〇收李逸、李得詩各一首,皆為李益之誤,又卷七八八收顔真卿等《七言滑語聯句》一首,誤題李益)。《全唐詩續拾》卷二五補《遊棲岩寺》一首。又,清費廷珍等修撰《直隸秦州新志》卷一一下《藝文》下收李益佚文二篇《敬兄箴》、《勸學箴》(詳郭峰《論李益的兩篇佚文及其文章創作》,《青海師範學報》1996年第3期)。王夢鷗輯佚文四篇,見《唐詩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李益為夫人撰《唐檢校尚書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陽盧氏墓誌銘》,見王勝明、李天道《李益佚文及其文獻價值》。

今通行本分《李益集》、《李君虞詩集》兩個系統:《李益集》有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

集・李益集》,迄今所見最早李益詩集)、朱警《唐百家詩・李益集》、黄貫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詩・李益集》;《李君虞詩集》主要有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詩・李君虞詩集》、《唐四十四家詩・李君虞詩集》、清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詩集》、清康熙席啓寓刊《唐詩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詩集》、清道光張澍輯《二酉堂叢書》本(《李尚書詩集》一卷,附張澍輯《李子事蹟》一卷,入《叢書集成初編》)。

注釋本:范之麟《李益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1985.9),王亦軍、裴豫敏《李益集注》(附《李益祖籍及出生地考》,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12),郝潤華輯校、胡大浚審訂《李益詩歌集評》(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1)。

有關研究:王夢鷗《唐詩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藝文印書館,1973.10),卞孝萱《李益年譜稿》(《中華文史論叢》第8輯,1978)、《李益年譜稿補記》(《中華文史論叢》1979－2),譚學優《卞著李益年譜稿之商榷》(《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3輯),關眉《李益從軍經歷考辨》(《文獻》1984年第3期),大橋賢一《李益邊塞詩論》(《築波中國文化論叢》20,2000),佘正松、王勝明《李益生平及詩歌研究辨正》(《文學遺産》2004年第3期),王勝明《李益研究》(巴蜀書社,2004.10),王勳成《李益"三受末秩""五在兵間"説》(《文獻》2004年第4期),市川清史《李益と中唐詩壇》(《學苑》771,2005)、《中唐の藩鎮政策と李益》(《學苑》785,2006),王勝明《新發現的崔郾佚文李益墓誌銘及其文獻價值》(《文學遺産》2009年第5期)、《全唐詩・李益集詩歌來源考》(《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由新發現的李益墓誌銘質疑從軍詩序為李益自作》(《文獻》2013年第2期),朱關田《李益志淺釋》(《書法叢刊》2009年第5期),王勝明、李天道《李益佚文及其文獻價值》(《文獻》2009年第4期),何新所《新出李益夫婦墓誌相關問題研究》(《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1430 王涯集一卷

【著録】

新唐　王涯集十卷

崇文　王涯詩一卷

遂初　王涯詩　又宫詞。

直齋　王涯集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王涯(763? －835),字廣津,行二十。郡望太原(今屬山西),籍貫未詳。唐德宗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十八年,登博學宏辭科,釋褐藍田尉。仕德、順、憲、穆、敬、文六朝,曾兩入翰苑,兩次拜相,兩任節度使,久居要津。終右僕射。死於"甘露之變"。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六九、《新唐書》卷一七九、《唐才子傳》卷五。

【考證】

《舊唐書》卷一六九本傳曰："博學好古，能為文。"王涯早年受梁肅知獎，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文字多出其手。又曾詢於樂府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為文宗所褒獎。家中聚書數萬卷，多藏法書名畫，居常以書史自怡，以鼓琴娛賓。善為詩，尤長於絶句。

兩《唐書》本傳未言及詩文集。《新唐書·藝文志》尚著録《唐循資格》五卷、注《太玄經》六卷、《月令圖》一軸，《宋史·藝文志》著録王涯《翰林歌詞》一卷，未見傳本。王涯與令狐楚、張仲素元和中同為中書舍人，後人合編其詩為《三舍人集》。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四四八，有《説玄》等十篇（《説玄》亦附於揚雄《太玄經》，入《四部叢刊》），《唐文拾遺》卷二三收《田侁墓誌》等三篇；其詩見《全唐詩》卷三四六，《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六補一首。

有關研究：傅璇琮《唐翰林學士傳論》（遼海出版社，2005.12）。

1431 王梵志集二卷

【著録】

秘目　王梵志詩一卷（釋書類）

宋志　王梵志詩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王梵志（生卒年不詳），約生於隋時，初唐時在世。《太平廣記》卷八二（亦見《永樂大典》卷六八三八"王"字韻）引晚唐馮翊子（嚴子休）《桂苑叢談·史遺》謂，衛州黎陽（治今河南浚縣）人，生於王德祖家林檎樹上，因林木而生，取名梵天，後改名梵志。《雲溪友議》卷下則云其"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為名"。可能出於附會。敦煌寫本 P.4978《王道祭楊筠文》，稱其曾為通玄學士。據自撰詩，可知家境殷實，然歷經變遷，已趨衰落。曾娶妻，有數子。早年曾熟讀儒家經典，後皈信佛教。年蓋過七十。

現代學者或認為"梵志"實無其人，乃泛指俗世信徒。

【考證】

此書兩《唐志》未著録。

《王梵志詩集》編撰者所撰《原序》概括其内容大致為二：一是"撰修勸善、戒罪非違"類之家訓、世訓、佛戒等格言詩；一是詩人"直言時事、不浪虚談"類反映社會現實之詩作。

其詩在唐代民間流傳頗廣，對文人詩作亦有影響。古今公私目録著録此書以《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為最早，中土目録，始見於宋官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其次《宋史·藝文志》，後不存。傳世典籍中，《詩式》、《雲溪友議》、《鑑誡録》等，録其詩二十餘首，胡應麟據以輯入《唐音統簽》，清人編《全唐詩》視為偈頌而删去。今存詩多見於敦煌遺書。

敦煌文獻所存唐人詩集，數量最多、内容相對完整者，蓋推《王梵志詩集》，目前有三十

卷號，大致分六個系統，抄寫年代始於大曆間，迄於宋初。共得詩三百八十九首（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釐定為三百三十六首，項楚《王梵志詩校注》釐定為三百九十首，此據張錫厚《敦煌文學源流》）。

一、《王梵志詩集》卷上、卷中。卷上本，見 S. 0778（卷末題"王梵志詩集並序上"，有"壬戌年十一月五日鄧慶長"題記）、Дx. 11197＋S. 5796（首題"王梵志詩集卷上並序"）、S. 5474、S. 1399，計二十首。卷中本，見 S. 5441b（首題"王梵志詩集卷中"）、S. 5641（首題"王梵志詩集卷中"）、P. 3211（卷二）、P. 3826vb，計五十九首。

二、《王梵志詩》卷第三。見 P. 3833（尾題"王梵志詩卷第三"，有"丙申年二月拾九日蓮臺寺學郎王和通寫記"題記）、P. 2718a（首題"王梵志詩一卷"）、P. 2914（尾題"王梵志詩卷第三"，有"大漢天福三年庚戌歲閏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記寫畢。大漢天福三年歲次甲寅[庚戌，為五代後漢隱帝乾祐三年，950 年；天福三年乃戊戌，938 年；甲寅，乃後周太祖顯德元年，954 年。題記年號或干支有誤]，七月廿九日金光[明]寺僧大力自手寫"題記）、Дx. 1487、Дx. 2871，計七十二首。

三、《王梵志詩》一卷。見 P. 2718a（首題"王梵志詩一卷"，卷末有"開寶三年壬申歲"題記，此本全。案：開寶三年，970 年，庚午；壬申乃開寶五年，972 年，題記誤）、P. 2842B（首題"王梵志詩一卷"，卷末有"己酉年"題記）、P. 3266、P. 3558（卷末有"亥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題記，此本全）、P. 3656（首尾俱全）、P. 3716Vb（首題"王梵志詩一卷"，此本全）、P. 4094a（尾題"王梵志詩集一卷"，有"王梵志詩，上、中、下三卷為一部"題記。卷末有"維大漢乾祐二年（949）歲當己酉白藏南……葉節度押衙樊文昇奉命遣寫諸……册謹録獻上伏乞客納請賜……"題記）、P. 2607V（雜有王梵志詩）、S. 2710（卷末有"清泰四年丁酉歲十二月□書吴□賢書"題記。案：後唐末帝"清泰"止三年，丁酉歲為後晉高祖天福二年，題記誤）、S. 3393（首題"王梵志詩一卷"）、S. 5794（殘詩十二首）、S. 4669（存二十六行）、Дx. 1488（前後殘，存二十四行，詩二十一首，部分詩句已殘）、李盛鐸《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録》30（《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敦煌遺書散録》0219，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藏羽田亨《西域出土文獻寫真》814－821）為"王梵志詩卷一，辛巳年十月寫本"，存詩八首）以及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藏本，計九十二首。

四、《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見 Дx. 1456（Φ. 256，卷末有"大曆六年（771 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沙門法忍寫之記"題記，乃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寫卷）、S. 4277（與 Дx. 1456 相銜結），計六十九首。

五、佚名殘詩卷、考定為王梵志詩者。見 P. 3418、P. 3724（項楚以為乃王梵志詩卷第五，與 P. 3418 同）、S. 6032（詩四首，殘詩一首）、Дx. 2852（存五殘行），計五十二首。

六、王梵志佚詩。敦煌本《歷代法寶記》（P. 2125、S. 0516）以及《佛道要義雜抄》殘卷（P. 3876）中引有王梵志詩。此外，更有見於唐、宋以來詩話、筆記《詩式》、《雲溪友議》、《鑑誡録》等書佚詩（或稱梵志詩風，或摘梵志詩句），去其複重，得二十五首。

Дx. 00889＋02558、Дx. 4754＋Дx. 00890＋Дx. 00891、Дx. 4935、Дx. 10736、Дx. 10740 第14 片、Дx. 11197 所抄是《王梵志詩》（張新朋《敦煌本王梵志詩殘片考辨五

則》,《敦煌學輯刊》2009 年第 4 期;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

三百餘首詩,非一人一時所作,乃陸續出於數百年間衆多白話詩人之手。三卷本,成書較早,蓋在初唐至開元間。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認為:"這些詩反映的社會歷史現象,起於唐初武德四年(621 年),止於開元二十六年(738 年)。"項楚認為:"特别是武則天當政的時期。……不會晚於開元以後。"《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抄於大曆,當為盛唐産物。一卷本,則似童蒙讀本,類《太公家教》,或出晚唐,故見宋代目録。其他散見詩作,無一首與三卷本複重,當産生於其同時及其後。《王梵志詩集原序》稱"製詩三百餘首",與今輯得數大致相合,然今所存詩并非王梵志詩全部,其原貌已難以推知。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王梵志集二本,重出見本書 1473,皆作二卷,故知非一卷本,當為三卷本中之二卷,或不見於敦煌文獻之二卷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多為武則天時期至開元間著述,可作三卷本成書時代旁證。

【流佈】

《王梵志集》傳入日本之確實時間未詳,菊池英夫等以《萬葉集》詩人山上憶良所撰詩,與王梵志詩相比較,以為憶良乃參考取資於王梵志詩(《山上憶良與敦煌遺書》,《國文學・解釋與教材之研究》第 28 卷第 7 號;《中國古文書・古寫本學與日本——東亞文化圈交流之痕跡》,唐代史研究會編《唐代史研究會報告Ⅶ集・東亞古文書之歷史研究》,刀水書房,1990)。是此集奈良以前已傳入日本。

【參考】

輯佚:孫望《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二(收一百〇一首),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二(收二十首),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五、卷六(收二六五首)。

有關輯佚、注譯、校勘、研究:劉復校録本見《敦煌掇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本,1925—1935)本,鄭振鐸校補本見《世界文庫》、《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均一卷。新近成果有:鄧文寬、趙和平《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北京大學學報》1980 年第 5、6 期),戴密微《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巴黎,1982),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六卷(中華書局,1983.10),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校注篇)》(臺北學生書局,1986),張錫厚輯《王梵志詩研究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0;2010.6),張錫厚《敦煌文學源流》(作家出版社,2000.5)。

1432 釋太閑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太閑(生卒年不詳),一作"大閑",唐詩僧。其餘待考。

【考證】

此集兩《唐志》及其他中土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流佈】

市河世寧據大江維時《千載佳句》輯得大閑《代雷孝廉送涇州李判官》詩二句，是此集平安中期以前已傳入日本。

【參考】

今僅存《代雷孝廉送經(案：當作涇。)州李判官》詩二句一聯，曰："霜霑草逕寒風急，雁度秋林落葉頻。"見市河世寧《全唐詩逸》卷中。

1433(揚)〔楊〕廣集抄一卷

【著録】

隋志　煬帝集五十五卷

舊唐　隋煬帝集三十卷

新唐　隋煬帝集五十卷

通志　隋煬帝集五十五卷

【校訂】

原"楊"誤作"揚"，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楊廣(569—618)，隋煬帝。一名英。祖籍弘農華陰(今屬陝西)。隋文帝楊堅第二子。開皇元年(581年)立為晉王。二十年(600年)，太子勇廢，立為皇太子。仁壽四年(604年)，乘文帝病篤，弑父自立。翌年改元大業。稱帝後，營造東都，南遊江都，東伐高麗，民不堪命，羣雄蜂起。大業十二年秋七月，幸江都宫。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淵起師太原。十一月，入京師，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煬帝起宫丹陽，將遜於江左。義寧二年(大業十四年，619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被殺。生平事蹟見《隋書》卷三、卷四及《北史》卷一二；參看袁剛《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11)。

【考證】

《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曰："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隋書》卷七六《庾自直傳》："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又，同書卷五八《柳晉傳》曰："(晉)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冑、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晉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晉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晉已後，文體遂變。"其集早佚。

此條名《楊廣集抄》，蓋抄自《楊廣集》，而《楊廣集》蓋楊廣稱帝以前所撰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又著録《煬帝集》二十八卷(1445)，蓋即位以後所撰作品也。

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年)五月二日，聖武天皇(即平城宫御宇後太上天皇)崩。七七忌日，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太后施捨天皇遺物於東大寺，其中有《雜集》一卷。日本學者題其名曰《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此《雜集》乃天皇所抄詩文，收録作品一百四十五篇。卷尾題"天平三年(731年)九月八日寫了"。其中有《隋大業主淨土詩》三十二首，實僧彦琮(557—610)所作，蓋原附於煬帝集，遂誤認為煬帝作品。

【參考】

今其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四至卷七，凡九十四篇；其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三，凡四十三首。參看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

1434 白雲集十九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不詳。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諸目録皆未著録。

此條有兩個可能性：或為唐徐彦伯所編衆詩人送行詩集；或為唐令狐楚集。

唐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奉召，留都三月，名動公卿，請歸時，朝中士大夫以詩相贈，徐彦伯彙成卷軸，號為《白雲集》。《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李適傳》曰："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李)適贈詩，序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彦伯編而敍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唐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一〇《壽星集述》(《全唐文》卷八〇九)引《國史》云："司馬先生辭榮歸隱，朝中士大夫争以詩贈，彙成卷軸，號為《白雲集》。"是《白雲記》，亦稱《白雲集》。《大唐新語》卷一〇云"撮其美者三十一首"。其事亦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太平廣記》卷二一、《南部新書》卷庚、《玄品録》、《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五，唐沈汾《續仙傳》卷下"隱化"作"二十餘篇"。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玉霄峰。則天累徵不起，睿宗時赴召。睿宗留之，固辭。無何，歸山。自號"白雲子"，人稱"白雲先生"，故此集名《白雲集》。司馬承禎生平事蹟見《新唐書》卷一九六，參看林庭宇《司馬承禎生平詳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學報》46，2009.12)。李嶠《送司馬先生》(《全唐詩》卷六一)、薛曜《送道士入天台》(《全唐詩》卷八〇)、宋之問《送司馬道士遊天台》(《全唐詩》卷五三)諸詩，蓋當時送别詩也。

徐彦伯(？—714)，名洪，以字行。兖州瑕丘(今山東兖州)人。歷高宗、武周、中宗三朝，仕至太子賓客。生平事蹟詳本書1470。

又,《新唐書·藝文志》著録令狐楚《表奏集》十卷,注曰:"自稱《白雲孺子表奏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下,即令狐楚之《表奏集》。藤原佐世所見書,實令狐楚之書,即二條或許應為一條,作《白雲孺子令狐楚表奏集》十卷。其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鈔本在流傳中,"孺子"二字變得模糊不清或部分脱落,形似"十九",傳抄者遂誤作兩條。又,上引徐彦伯所編《白雲集》,《李適傳》雖云屬和者三百餘人,然據《大唐新語》,入集者止三十一首,卷帙似不應多至十九。此外,此條在别集家,前是《釋太閑集》、《楊廣集抄》,後是《令狐楚表奏集》、《祖君彦集》,前後均為别集,此條若作《白雲孺子令狐楚表奏集》,則比較合乎體例。

1435 令狐楚表奏集十卷

【著録】

新唐　令狐楚表奏集十卷

崇文　表奏集十卷

　　令狐楚章奏集二十卷

郡齋　令狐楚表奏十卷　唐令狐楚字殼士撰。(别集類)

遂初　令狐楚表奏事(别集類)

　　唐令狐楚表奏集(章奏類)

直齋　令狐楚表奏十卷　唐宰相華原令狐楚殼士撰。(章奏類)

宋志　令狐楚表奏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令狐楚(766—837),字殼士,自號白雲孺子,行四。敦煌太原(今屬甘肅)人(楚籍貫有衆説,或謂太原,或謂華原,或謂咸陽)。歷唐德、順、憲、穆、敬、文六朝。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登進士第。十一年五月或以後不久至元和初,李説、嚴綬、鄭儋相繼領太原,辟為從事,由掌書記至節度判官,凡十二年。元和二年(807年)遷監察御史。丁父憂。四年,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次年,轉禮部員外郎。七年,丁母憂。九年,服闋,除刑部員外郎。是年十月,以刑部員外郎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十一月,為翰林學士。十二年二月,充承旨學士。三月,遷中書舍人。八月,出守本官。十三年,四月,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一月,授朝議郎、御史大夫,為懷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州、孟州節度使。十四年七月,授朝議大夫,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詔為山陵使。七月,出為宣州、宣歙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八月,再貶衡州刺史。長慶元年(821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二年十一月(閏十月),以太子賓客為陝虢觀察使,視事一日,復為賓客分司東都。四年,敬宗立。三月,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九月,檢校禮部尚書、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大和二年(828年),徵為户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御使。十二月,進位檢校右僕射,為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觀察等使。六年二月,以天平軍節度檢校右僕射改太原尹、北都留守、

河東節度使。六月，入為吏部尚書。八年五月，以攝太尉。六月，轉太常卿。十月，為左僕射，封彭陽郡開國公。開成元年(836年)四月，檢校左僕射、為興元府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次年十一月十二日，卒於鎮，年七十二，謚"文"。生平事蹟見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劉禹錫集》卷一九)、《舊唐書》卷一七二、《新唐書》卷一六六、《唐詩紀事》卷四二、《唐才子傳》卷五等。參看姜劍雲《有關令狐楚的幾點考辨》、《令狐楚年譜簡編》，植木久行《唐代作家新疑年録(6)》(《文經論叢人文學科篇》13，1993)。

【考證】

令狐楚工詩，尤長於絶句。白居易稱為"詩敵"(《和令狐相公寄劉郎中兼見示長句》，《全唐詩》卷四五〇)，劉禹錫目之"今日文章主"(《酬令狐相公早秋見寄》，《全唐詩》卷三五八)。著作甚富，有：《漆匳集》一百三十卷，乃令狐楚文集，其子綯編輯，劉禹錫為序；《梁苑文類》三卷，蓋撰於汴州刺史、宣武節度使任上；《元和辨謗略》十卷，憲宗時，楚為翰林學士時，與杜元穎等編集；《僧廣宣與令狐楚唱和》一卷，元和、長慶二朝内供奉；《彭陽唱和集》三卷，楚與劉禹錫唱和集(參看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後引》、卞孝萱《令狐楚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復原》)；《斷金集》一卷，楚與李逢吉唱和集；均佚。此外，《宋史·藝文志》尚著録《纂雜詩》一卷。元和中，與王涯、張仲素所作樂府詩，編為《元和三舍人集》(事見《唐詩紀事》卷四二"張仲素"條)。編《御覽詩》一卷，今存。

令狐楚登科後為藩府掌箋奏十三年，詞鋒犀利，絶人遠甚。《舊唐書》本傳曰："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稱之。"又曰："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元和中掌制，所撰《憲宗皇帝哀册文》，為時所稱。

《新唐書·藝文志》注曰："自稱《白雲孺子表奏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二章奏類曰："楚長于應用，嘗以授李商隱。"《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八："楚相憲宗，為文善於牋奏。自為《序》云：'登科後，為桂、并四府從事，掌牋奏者十三年，始遷御史。綴其稿，得一百九十三篇。(案：《文獻通考》卷二四七引作"一百六十三篇"。)'自號'白云孺子'。"是《表奏》蓋編於元和初。

【流佈】

此書日本僧圓珍携至日本。《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著録："《表集》三卷"，注曰："從第五半至第七卷，未足。訖賀雪□□□□令狐。從一、二、三、四至第五半。於鎮西府寫。"(《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目録部)圓珍(814—891)，日本天台宗僧。仁壽三年(853年)赴唐，居五年，學天台、密教、悉曇等宗，携經疏一千餘卷返國。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五三九至卷五四三，約一百四十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七〇補五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又再補》卷五補四篇；詩見《全唐詩》卷三三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七。

輯本：卞孝萱《令狐楚白雲孺子表奏集鉤沉》(《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12)，尹占華、楊曉藹校箋《令狐楚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11)。殘文四，見晏殊《類要》(唐雯《晏殊類要研究》附録四《類要中所見清輯全唐文未收之唐人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有關研究：卞孝萱《令狐楚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復原》(《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12)，姜劍雲《有關令狐楚的幾點考辨》(《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令狐楚作品流傳與散佚考述》(《晉陽學刊》1992年第2期)、《令狐楚生卒與里籍考》(《文學遺産》1996年第4期)、《令狐楚年譜簡編》(《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植木久行《唐代作家新疑年録》6(《文經論叢》第28卷第3號，1993)，柴格朗《令狐楚と劉禹錫と白居易の唱和の詩》(《大阪學院大學人文自然論叢》第39、40號，1999)，楊曉藹《令狐楚簡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石村貴博《劉禹錫、令狐楚交遊新考》(《中國古典研究》第51號，2006.12)。

所編《御覽詩》一卷，入《四庫全書》，通行本見《唐人選唐詩十種》(據汲古閣本排印)，和刻本有文政七年(1824)刊本(影印本見長澤規矩也編《漢詩集成・總集篇》第1輯，古典研究會出版，汲古書院販賣，1978.9)。

1436 祖君彦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祖君彦(？—618)，范陽(治今河北涿縣)人。齊僕射孝徵子。薛道衡曾薦之於隋文帝，未用。煬帝立，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稱“祖宿城”。大業十三年(617年)，為李密記室。唐武德元年(618年)，李密敗，為王世充所虜，被殺。生平事蹟見《隋書》卷七六《文學傳》、《新唐書》卷八四《李密傳》附。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祖君彦博學彊記，屬辭贍速。李密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所作《為李密檄洛州文》，為歷代草檄者所仿效。其集早佚。

參看本書1437。

【參考】

今存文三篇：《為李密與袁子翰書》、《為李密檄洛州文》，見《全唐文》卷一三二；《代李密報唐公書》(《全唐文》題《為李密與高祖書》，僅四十九字)，見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

1437 祖君彦集私記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參看本書 1436。

1438 阮步兵集十卷

【著録】

隋志　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　梁十三卷、録一卷。

舊唐　阮籍集五卷

新唐　阮籍集五卷

崇文　阮步兵集十卷　阮籍撰。

郡齋　阮籍集十卷　魏阮籍嗣宗也。

遂初　阮籍集

直齋　阮步兵集十卷

　　阮步兵集四卷

通志　步兵校尉阮籍集十三卷

宋志　阮籍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考證】

參看本書 1348。

1439 石季倫集五卷

【著録】

隋志　晉衛尉卿石崇集六卷　梁有録一卷。

舊唐　石崇集五卷

新唐　石崇集五卷

通志　衛尉卿石崇集六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石季倫(249—300),名崇,季倫其字,小名齊奴。渤海南皮(今屬河北)人。石苞幼子。仕歷西晉武帝、惠帝兩朝。仕至衛尉。謀誅趙王倫,被殺。生平事蹟附其父《石苞傳》,見《晉書》卷三三。

【考證】

石崇在荆州，劫掠遠使商客，乃致豪富。其後，在洛陽城南郊置別業金谷澗。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崇出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諸軍事。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崇與文士三十人送於金谷，遊宴賦詩。詩成，集為《金谷集》，崇作序以記。其《序》及《思歸引序》，敘莊園規模、景物及當時文士聚會。潘岳與會，其詩結句云"白首同所歸"，後與石崇同被收，時以為詩讖。

其集《隋書・經籍志》六卷，疑合《録》一卷計。宋以後書目不載，久佚矣。

【參考】

今存文九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三三；存詩九首，殘句四，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四。其他輯詩見：明馮惟訥《詩紀》、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

有關研究：狩野雄《石崇樂府吟歎三曲について——史的性格とその背景》(《集刊東洋學》85，2001)，張金耀《金谷遊宴人物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長谷川滋成《石崇、王羲之、陶淵明の詩序の比較考察》(《東洋比較文化論集——宮澤正順博士古稀記念》，2004.1)。

1440 蔡(邑)〔邕〕集廿卷

【著録】

隋志　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　梁有二十卷録一卷。

舊唐　蔡邕集二十卷

新唐　蔡邕集二十卷

崇文　蔡邕文集五卷

秘目　蔡邕外集一卷

郡齋　蔡邕集十卷　後漢蔡邕伯喈也。

遂初　蔡邕集

直齋　蔡中郎集十卷

通志　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二十卷

　　蔡邕外文一卷

宋志　蔡邕集十卷

四庫　蔡中郎集六卷

【校訂】

原"邕"誤作"邑"，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蔡邕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116。

【考證】

《後漢書》卷六〇下本傳云："(邕)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0782)、《勸學》、《釋誨》、《敍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録止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誥，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為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1023年)歐陽静(案：今本作"歐静"。)所書，辨證甚詳，以為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

歐静《蔡中郎集·序》："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為《靈紀》、《十裔》及諸雜文章，凡百四篇，傳於世。傳所載者：《釋誨》、《幽冀刺史闕疏》、《陳政要七事》、《金商門答災異疏》、《被收時表》及世傳《獨斷》、《女訓》、《文選》陳太丘等碑文、《初學記》、《短人賦》纔十數篇而已。按《唐書·藝文志》洎吴氏《西齋書目》並云邕集十五卷，今之所傳纔十卷，亡外計六十四篇。"歐静以傳本中《宗廟頌贊》等篇為可疑，曰："集既缺五卷，今所傳者，蓋後人好事者雜以他人之文，非本編也。建安、黄初，文體多相類，復不逮，廣披衆集，固不可知其誰之作也。因參證事蹟，識於帙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蔡中郎集"條："《隋志》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註曰：'梁有二十卷、録一卷。'則其集至隋已非完本。《舊唐志》乃仍作二十卷，當有官書佚脱而民間傳本未亡，故復出也。《宋志》著録僅十卷，則又經散亡，非其舊本矣。此本為雍正中陳留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百三家集》，刻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卷首歐静《序》論《姜伯淮》、《劉鎮南碑》斷非邕作。以年月考之，其説良是。張本删去《劉碑》，不為無見。然以伯淮為邕前輩，宜有邕文，遂改建安二年為熹平二年，則近於武斷矣。張本又載《薦董卓表》，而陳留本無之，其事范書不載，或疑為後人贋作。然劉克莊《後村詩話》已排詆此表與揚雄《劇秦美新》同稱，則宋本實有此文，不自張本始載。後漢諸史，自袁、范二家以外，尚有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崧、司馬彪諸家，今皆散佚，亦難以史所未載斷其事之必無，或新本刊於陳留，以桑梓之情，欲為隱諱，故削之以滅其迹歟?"

綜上所引，邕集原本二十卷，《七録》、兩《唐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者是也。據歐静《序》，吴兢《西齋書目》又有十五卷者，天聖年間歐静所見乃當時傳本，十卷，已竄入他人之文。歐静所自輯者，蓋獨外傳耳(許瀚《楊刻蔡中郎集校勘記》，齊魯書社，1985.4)。《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著録蓋歐静編次本，又有闕失，然此本面目大致保存至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六九至卷八〇，所録百四十六篇中，注曰"明初小板本"者是也。

歐静論定《宗廟頌贊》、《魏武帝祠喬太尉文》、《姜伯淮碑》、《平劉鎮南碑》四篇為他人偽託。四庫館臣以為張溥《百三家集》改建安二年為熹平二年近於武斷，其實未必。碑文見《蔡中郎集》卷六，曰："年七十有七，建安二年四月辛巳卒。於是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悲悼傷懷，懼微言之欲絶，感絶倫之盛事，乃建碑於墓，甄述景行。"《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九《彭城姜伯淮碑》末張溥案："舊本《蔡中郎集》載《伯淮碑》，誤書建安二年卒，宋人謂邕建安前已先逝，因疑此碑為偽，不知《後漢書》伯淮之没蓋熹平二年也，在邕為先輩大儒，此碑

實出邕筆。今改正建安二字為熹平可耳。”檢《後漢書》卷八三《姜肱傳》:“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是蔡邕乃應申屠蟠、劉操等人之請而撰也。歐静固不知傳本之誤遂致疑,張溥所改是,館臣疑不當疑也。參看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四三。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六九至卷八〇,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七。

明正德十年錫山華氏蘭雪堂活字本《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蔡集存於今者以錫山華氏蘭雪堂活字本爲最古,陸心源《重雕蘭雪堂本蔡中郎集敘》謂“明弘治中華堅蘭雪堂活字本即從歐出”,華氏本或有兩版? 覆印本有:《十萬卷樓叢書二編》、《四部叢刊》),明嘉靖二十七年俞憲等校《漢蔡中郎集》六卷,萬曆八年吴興茅氏文霞閣刊《漢蔡中郎集》十一卷,《蔡中郎集》八卷(明萬曆年間焦竑編、汪士賢等校《漢魏諸名家集》),張燮刊《蔡中郎集》十二卷(《七十二家集》),張溥刊《蔡中郎集》二卷(《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劉嗣奇校《蔡中郎集》六卷(康熙三十四年莘野劉氏耆英堂刊本,入《四庫全書》,所據蓋雍正五年刊本),咸豐三年聊城楊氏《海源閣五種》高均儒輯《蔡中郎集》十卷《外紀》一卷《外集》四卷《列傳》一卷《年表》一卷(排印本入《四部備要》),嚴可均校輯《蔡中郎集》十九卷(清鈔本二册,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清吴志忠撰輯《校蔡中郎集疏證》十卷《外集疏證》一卷《蔡中郎文集補》一卷(國家圖書館藏稿本,影印本入《續修四庫全書》)。又,羅以智《蔡中郎集舉正》二卷(清光緒五年朱桂模抄本,藏浙江圖書館),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鄭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案:十卷本、六卷本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等,互有詳略。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曰:“高均儒彙採衆本,以十卷本為底本而校勘異同,又採十卷本所無之文編為《外集》四卷,頗完善。羅以智亦以十卷本為底本,廣收各名家校本,并取《漢書》以下諸書與蔡邕文相關者,博證旁通,悉心校勘;《外集》乃遺文,採自《百三名家集》本,均注所出,校勘亦精。”參看趙嘉《蔡中郎集版本源流考》(《圖書情報工作網刊》2011.6)。

其他蔡邕所撰書通行本:王謨輯《明堂月令論》一卷(《漢魏遺書鈔・經翼》),馬國翰輯《月令問答》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蔡雲輯《蔡氏月令》(《明堂月令論》一卷、《明堂月令》二卷、《月令問答》一卷、《月令集證》一卷,入《南菁書院叢書》第七集),臧庸編《蔡氏月令章句》二卷(《鄦齋叢書》第二册);孫星衍校《琴操》二卷附《補遺》一卷(《平津館叢書・甲集》,入《叢書集成初編》),王仁俊《琴操佚文》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經籍佚文》),吉聯抗輯校《琴操》一卷(據《漢魏遺書鈔》)、《琴操》二卷(據《平津館叢書》本)、《附録》一卷(《中國古代音樂文獻叢刊》,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盧文弨校《獨斷》二卷(《抱經堂叢書》,入《叢書集成簡編》),張元濟校《獨斷》二卷附《校勘記》(《四部叢刊三編》子部,據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弘治十六年刊本);《筆論》一卷、《九勢》一卷(《歷代書法論文選》),《篆勢》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聖皇篇》(《小學鉤沈》);《勸學篇》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書經編・小學類》);馬衡撰集《漢熹平石經論語》一卷(《漢石經集成》

本，入《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1441 謝莊集廿卷

【著録】

隋志　宋金紫光禄大夫謝莊集十九卷　梁十五卷。

舊唐　謝莊集十五卷

新唐　謝莊集十五卷

遂初　謝莊集

通志　宋金紫光禄大夫謝莊集十九卷

宋志　謝莊集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謝莊(421—466)，字希逸。陳郡陽夏(治今河南太康)人。靈運從子。仕歷劉宋文、孝武、明帝三朝。明帝時，終散騎常侍、光禄大夫，轉中書令，加金紫光禄大夫。生平事蹟見《宋書》卷八五、《南史》卷二〇。

【考證】

在謝氏家族中，謝莊文學成就僅次於靈運、惠連。本傳曰："所著文章四百餘篇，行於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視《隋書・經籍志》溢出一卷，乃《録》邪？希逸通《論語》，善屬文。代表作《月賦》為孝武(孟棨《本事詩・本事詞》誤作武帝)所歎賞，張九齡《望月懷遠》"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白居易《自河南經亂關内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蘇軾《水調歌頭・中秋》"千里共嬋娟"句，即脱胎於"美人邁兮音塵絶，隔千里兮共明月"句。《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經部樂家著録《雅琴録》一卷(0124)，蓋即其所撰《雅琴名録》。又，《宋國史藝文志》著録其《琴譜三均手訣》一卷。集早佚，有輯本。

【參考】

今所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四、三五，凡三十六篇；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詩》卷六，凡十七首。

通行輯本尚有：明馮惟訥《古詩紀》、《謝光禄集》一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謝希逸集》三卷(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雅琴名録》一卷，見宛委山堂本《説郛》弍一〇〇。案：張輯録存賦、詔、表、奏、章、啓事、箋、書、帖、議、贊、哀策文、誄、墓誌銘凡三十餘首，又詩二十六首。

1442 謝(眺)〔朓〕集十卷

【著録】

隋志　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

舊唐　謝朓集十卷
新唐　謝朓集十卷
崇文　謝玄暉集十卷　謝朓撰。
郡齋　謝朓集十卷
直齋　謝宣城集五卷
通志　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
　　又外集一卷
宋志　謝朓集十卷
　　又詩一卷
四庫　謝宣城集五卷

【校訂】

"朓"原作"眺"，今正。

【存佚】

存。

【著者】

謝朓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49。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謝吏部集》一卷(1349)，可參看。

1443 王僧(殢)〔孺〕十六卷

【著録】

隋志　梁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
舊唐　王僧孺集三十卷
新唐　王僧孺集三十卷
通志　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

【校訂】

"孺"誤作"殢"，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王僧孺(465—522)，東海郯(治今山東郯城)人。仕歷齊武帝、齊明帝、梁武帝數朝，官至南康王諮議參軍。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三三、《南史》卷五九。

【考證】

王晏為丹陽尹時，使僧孺撰《東宮新記》。天監中，值文德省，撰《中表簿》、《起居注》。竟陵王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并以善辭藻遊焉。

僧孺乃譜學名家，王氏譜學的代表人物。梁武帝從沈約之奏，詔改定《百家譜》(《元和姓纂》、邵思《姓解》等屢引)。此外，還撰有《十八州譜》、《東南譜集抄》等。善詩，梁武帝制《春景明志詩》，敕沈約等同作，以僧孺之作為工。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

《梁書》本傳謂："(僧孺)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内，為五卷，及《東宫新記》，並行於世。"《隋書·經籍志》及兩《唐志》同本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録蓋殘本。其集早佚，今有輯本。

【參考】

今所存其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一、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凡三十一篇；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二，凡三十九首。

通行本尚有：《王左丞集》一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左丞集選》二卷(吴汝綸評選《漢魏六朝名家集選》，1917)。

案：張輯録存賦、表、箋、啓、教、書、序、碑、墓誌銘、傳、誄、祭文、佛事文凡文二十八首，又詩三十七首。嚴輯較張輯多《論任昉》、《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按《文館詞林》卷六百九十九載僧孺《在縣祭杜西曹教》，嚴本無。"

1444 後周趙王集十卷

【著録】

隋志　後周趙王集八卷

舊唐　後周趙王集十卷

新唐　趙平王集十卷

通志　趙平王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此乃後周趙僭王宇文招集也。

宇文招(545？—580)，字豆盧突。代郡武川(今屬内蒙古)人。鮮卑族。周文帝宇文泰第七子。周明帝武成初(559年)，封趙國公。武帝保定中，拜為柱國。建德元年(572年)，授大司空，轉大司馬。三年，進爵為王。進位上柱國。宣政中，拜太師。静帝立，楊堅輔政，將遷周鼎，宇文招與越王宇文盛等謀誅之，謀洩，為楊堅所殺。生平事蹟見《周書》卷一三、《北史》卷五八。

【考證】

《周書》本傳曰："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周書》本傳亦謂十卷，與兩《唐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相符，疑《隋書·經籍志》卷數誤。

其集庾信撰序，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周文》卷一〇，曰："柱國趙國公，

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自魏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吕。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序稱“柱國趙國公”，是序或撰於建德三年(574 年)之前，蓋為宇文招晉爵為王以前之集所作序也。宇文招周明帝時，封趙國公，故稱“趙公”；武帝時封王，故後人亦稱“趙王”。

本傳謂宇文招“好屬文，學庾信體”，信然。參看安藤信廣《北周趙王的文學與庾信的影響》。庾信集中亦多載與趙王往來詩文。吴兆宜箋註《庾開府集》卷四：《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和趙王送峽中軍》、《奉和趙王途中五韻》(原注：《藝文》作王褒)、《奉和趙王遊仙》、《奉和趙王隱士》(原注：王褒同賦)、《奉和趙王美人春日》、《春和趙王春日》、《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卷五：《奉報趙王惠酒》、《奉和趙王喜雨》、《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旦》、《和趙王看妓》、《正旦蒙趙王賚酒》、《奉和趙王》、《和趙王看妓》；卷六：《答趙王啓》、《謝趙王示新詩啓》、《謝趙王賚絲布等啓》、《謝趙王賚絲布啓》、《又謝趙王賚息絲布啓》、《謝趙王賚犀帶等啓》、《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謝趙王賚米啓》、《謝趙王賚乾魚啓》、《謝趙王賚雉啓》、《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趙公集》十卷(1462)，疑為同一書，可參看。

【流佈】

此集早佚，然有踪跡可尋。天平勝寶八年(756 年)五月二日，聖武天皇(即平城宫御宇後太上天皇)崩，七七忌日，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太后施捨天皇遺物於東大寺，其中有《雜集》一卷。日本學者題其名曰《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此《雜集》乃天皇所抄詩文，收録作品一百四十五篇。卷尾題“天平三年(731 年)九月八日寫了”，時值聖武天皇三十一歲。

其中，所抄“周趙王”之文凡七篇(《平常貴勝唱禮文》中含四篇，故或曰十篇)，注其出處曰《周趙王集》，即此集也。聖武天皇所抄《鏡中釋靈實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作《釋靈實集》(1463)、《鏡中集》(1511)；所抄《真觀法師》五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貞觀集》(1563)，疑即其所據，唯“貞”誤作“真”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書往往能從日本古文獻得到印證，此又一例也。

《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所抄《周趙王集》十篇，其篇目為：《道會寺碑文》、《平常貴勝唱禮文》(其中有四篇，安藤信廣擬題：《法身凝湛》、《因果冥符》、《無常一理》、《五陰虚假》)、《無常臨殯序》、《宿集序》、《中夜序》、《藥師齋序》、《兒生三日滿月序》，全與佛教有關。小野勝年撰《宸翰雜集所收周趙王集釋義》，作校勘譯注。安藤信廣《北周趙王道會寺碑文之問題點——基於聖武天皇雜集中的周趙王集》則對《道會寺碑文》作解析。

【參考】

今存《從軍行》一首，見《文苑英華》卷一九九，收入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一。

《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本文見：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正倉院寶物》3(每日新聞社，1995.7)、合田時江《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漢字總索引》(清文堂，1993.10)。參看小野勝年《宸翰雜集所收周趙王集釋義(一)(二)》(《南都佛教》第 41、42 號)，安藤信廣《聖武天皇雜集所收周

趙王集譯注》(《日本文學》93、94、96,東京女子大學,2000、2000、2001)。

有關研究:内藤湖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支那學》第2、3號),平岡定海《聖武天皇宸翰雜集について》(奈良南都佛教研究會、東大寺編《南都佛教》第2號),安藤信廣《聖武天皇雜集所收周趙王集譯注》(《日本文學》93、94、96,東京女子大學,2000、2000、2001)、《北周趙王の文學》(《六朝學術學會報》2,2001)、《北周趙王の文學と庾信の影響——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所收周趙王集に基づ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56,2004)、《北周趙王道會寺碑文の問題——聖武天皇雜集中の周趙王集に基いて》(日本中國學會第六十二屆大會,2010.10)、《北周趙王"道會寺碑文"について——聖武天皇雜集の示す佛教再興》(《中國文化》71,2013)。

1445 煬帝集廿八卷

【著録】

隋志　煬帝集五十五卷

舊唐　隋煬帝集三十卷

新唐　隋煬帝集三十卷

通志　隋煬帝集五十五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隋煬帝楊廣生平事蹟見本書1433。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楊廣集抄》(1433),有關考證,參看該條。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四至卷七,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三。

1446 王融集十卷

【著録】

隋志　齊中書郎王融集十卷

舊唐　王融集十卷

新唐　王融集十卷

崇文　王融文集七卷

遂初　齊王融集

通志　中書郎王融集十卷

宋志　王融集七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王融(467—493)，字元長。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齊武帝時，仕終中書郎兼主客郎。以矯詔欲擁立竟陵王子良，未成，賜死獄中。生平事蹟見《南齊書》卷四七、《南史》卷二一。

【考證】

王融與謝朓、范雲、沈約、蕭衍等，出入竟陵王西邸，號"竟陵八友"。作詩重聲律，與沈約、謝朓并為"永明體"創始者。齊武帝永明九年(491 年)及十一年策秀才文，皆融手筆。永明九年三月三日，齊武帝於華林園禊宴朝臣，命羣臣作詩，使融為序。永明十一年，武帝命接魏使房景高、宋弁。房、宋在北，已頗聞融名，求觀融所為《曲水詩序》，謂勝顔延之所作，且謂"用見齊王之盛"。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評其詩曰"清而麗"。

本傳曰："文集行於世。"諸目録皆為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蓋原帙。久佚，今有輯本。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歸信門頌》(1568)。

【參考】

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卷一二、卷一三、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六十餘篇；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齊詩》卷二，七十六首。

通行輯本：明馮惟訥《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寧朔集》一卷)、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案：張輯與嚴輯所輯相當，録存賦、疏、表、策問、啓、書、序、頌、哀策文、墓銘凡文五十七首，詩八十餘首，末附聯句。馮輯較張輯詩多《别王丞僧孺》(《藝文類聚》作謝朓)、《後園作回文詩》(見《藝文類聚》卷五六)及《淨行詩》(張輯入文)；丁輯較馮輯多《有所思》一首，又從《文館詞林》卷一五二採得《贈族叔衛軍儉》。又，《文鏡秘府論》卷五引《求自試啓》，諸家失輯。參看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

有關研究：鳥羽田重直《南齊の駢文について——王融の策秀才文》(《中國文學の世界》第 6 集，笠間書院，1983)，林曉光、陳引馳《金縷玉衣式的文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林曉光《詩品"貴公子孫"解——兼論王融在永明體運動中的定位》(《文學遺産》2011 年第 5 期)。

1447 鮑〔照〕集十卷

【著録】

隋志　宋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　梁六卷。

舊唐　鮑照集十卷

新唐　鮑照集十卷

崇文　鮑照詩集一卷

中興　鮑照集十卷

郡齋　鮑照集十卷　宋鮑照明遠也。

遂初　鮑照集

直齋　鮑參軍集十卷

通志　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

宋志　鮑照集十卷

四庫　鮑參軍集十卷

【校訂】

此乃鮑照集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據本蓋以避武后諱而省“照”字，今補入。

【存佚】

存。

【著者】

鮑照(416? —466)，字明遠。祖籍上黨(吴丕績、錢仲聯、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中國文學史綱要》以為是徐州淮陽郡，今江蘇宿遷縣；丁福林以為即并州上黨郡，今山西長子縣一帶)人，後遷於東海郯(治所山東省郯城縣，家鄉在今江蘇連雲港市；東海郡治所數遷，今地亦有異説，取丁福林、鮑淮龍等人説)。出身素族。少年時，蓋在京口(今江蘇鎮江)一帶度過。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年)，離家赴荆州求仕。時劉義慶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以照為臨川王國侍郎。劉義慶十六年改官江州刺史，十七年為南兖州刺史，鮑照亦隨至江州、廣陵。元嘉二十一年，劉義慶卒，鮑照失職。蓋在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間，入宋文帝子始興王劉濬侍郎幕。二十九年離劉濬，為永安令。旋，劉劭殺宋文帝。孝武帝劉駿起兵討之，誅劭。濬預劭謀，鮑照嘗入劉濬幕，受其累。尋得釋。後為孝武帝中書舍人。又歷秣陵令、海虞令。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臨海王劉子頊為荆州刺史，以為前軍刑獄參軍事，掌知内命。孝武帝死，孝武子晉安王子勛起兵江州，與明帝争位。子濬響應之。及子勛兵敗，江陵人宋景等因亂掠城，為景所殺，時年五十餘。以“才秀人微”(語見鍾嶸《詩品》)，史不立傳，生平事蹟附見《宋書》卷五一《劉道規傳》、《南史》卷一三《劉道規傳》及虞炎《鮑照集序》。參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附《鮑照年表》、丁福林《鮑照年譜》等。

鮑照生年不詳，衆説紛紜。吴丕績《年譜》作晉安帝義熙元年。錢仲聯《年表》作義熙十年，今多從此説。尚有義熙六年説，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義熙八年説，見北京大學中文系《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義熙十一年説，見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義熙十一年以後説，見段仲熙《鮑照五題》；此據丁福林《鮑照生平考索》。

【考證】

鮑照為“元嘉三大家”之一。少有文思，早年曾作古樂府，文甚遒麗。《南齊書·倖臣傳序》：“(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鍾嶸《詩品》列其五言於中品。其詩以樂府最有特色，亦善賦。元嘉中，時河濟俱清，為作《河清頌》。其雜言樂府《擬行路難》、《蕪城賦》等，為歷來論者推崇。又，陶淵明卒後，當時未被世重，沈約《宋書》列之《隱逸傳》，《南史》從之；直至梁鍾嶸《詩品》始列其五言於中品，而諸晉宋詩家集中首次出現陶詩者，乃鮑照《學陶彭澤體》。

鮑照詩文，其卒後多散佚。至南齊時，虞炎奉齊文惠太子蕭長懋命，編其遺文，即《鮑照

集》。虞炎撰鮑集序，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卷二五，曰："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倍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蕭長懋，建元四年(482年)六月立為"儲皇"，永明十一年(493年)春正月卒，年三十六。故鮑照集當編成於建元四年六月至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之間。沈約或亦預其事。《隋書・經籍志》謂阮孝緒《七録》作六卷，《七録》晚《鮑照集》之成書僅三四十年，六卷本或即其原帙。鮑集之成書，可參看向島成美《關於鮑照集之成書》。

《隋書・經籍志》、兩《唐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直至今本，皆作十卷。今存最早刻本為明毛扆據宋本校刊之《鮑氏集》(收入《四部叢刊》)，另有明正德年間朱應登刊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四庫館臣以為其著録本乃明人重編而大體保留原貌，曰："然文章皆有首尾，詩賦亦往往有自序、自注，與六朝他集從類書採出者不同，殆因相傳舊本而稍為竄亂歟?"今本所收作品排列似《文選》，或以為今本採自《文選》，并倣其體例編成。

敦煌文獻P.2554，為《文選》鮑照詩殘卷。存六十五行。首題"樂府八首五言"，存《東武行》、《出自薊門北行》、《結客少年場行》、《東門行》、《苦熱行》、《白頭吟》(殘)，各首下均署名"鮑明遠"。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四六至卷四七，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詩》卷七、卷八、卷九。

通行輯本：明馮惟訥《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鮑參軍集》二卷)、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鮑明遠集》三卷)、清胡鳳丹《六朝四家全集》(《鮑參軍集》二卷)等。通行本有：明程榮校《鮑明遠集》十卷、汪士賢校《鮑明遠集》十卷(《漢魏六朝諸家文集》)、《鮑明遠集》十卷(《四庫全書》，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一册，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卷七《與謝尚書莊三連句》、《在荆州與張使君李居士連句》、《月下登樓連句》、《字謎》三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鮑參軍集》十卷(《四部備要》)、《鮑氏集》十卷(《四部叢刊》，上海涵芬樓藏常熟毛扆校宋本)。

注譯本：錢振倫註、黄節補註《鮑參軍詩註》(人民出版社，1957.6；楊家駱主編《增訂中國學術名著》，臺北世界書局，1962－1966)，清錢振倫注、黄節補注、錢仲聯增補校《鮑參軍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2；《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日譯本有：鈴木敏雄《鮑參軍詩集》(白帝社，2001.2)。

有關研究：吴丕績《鮑照年譜》一卷(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王雲五《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18輯，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1987)，盧文弨《鮑照集校補》一卷(《羣書拾補》，入《抱經堂叢書》、《紹興先正遺書》第二集、《叢書集成初編》)，張志岳《鮑照及其詩新探》(《文學評論》1979年第1期)，段仲熙《鮑照五題》(《文學遺産》1981年第4期)，曹道衡《關於鮑照家世與籍貫》(《文史》第7輯，1979)，丁福林《試論鮑照的籍貫》(《文史》第20輯，1983)、《鮑照生平考索》(《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鮑照著作考》(《文史》2003年第2輯)、《鮑照年譜》(世紀出版集團，2004.10)、《鮑照研究》(鳳凰出版社，

2009.12),鮑淮龍《鮑照籍貫小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向島成美《鮑照集の成立について》(《鎌田正博士八十壽記念・漢文學論集》,大修館書店,1991.7),佐藤大志《六朝樂府文學史研究》(溪水社,2003.2)。

山田英雄編《鮑參軍集索引》(崑崙書房,1987.7)。

1448 愚公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449 京兆集二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450 二石集十卷

【著録】

隋志　趙書十卷　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霸史類)

舊唐　趙石記二十卷　田融撰。(偽史類)

　　二石記二十卷　田融撰。(偽史類)

新唐　田融趙石記二十卷(偽史類)

　　又二石記二十卷(偽史類)

通志　趙書二十卷　一曰《趙石記》,一曰《二石集》,載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

【存佚】

佚。

【著者】

田融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475。

【考證】

《二石集》,亦名《二石記》、《趙石記》,即《趙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趙書》(0475),同書重出。

1451 班固集十二卷

【著録】

隋志　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

舊唐　班固集十卷

新唐　班固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班固生平事蹟見本書 0211。

【考證】

《後漢書》卷四〇本傳曰："(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因撰集其事。""又作《典引篇》，述敍漢德。""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總集類引《七録》，有項氏注《幽通賦》一卷，曰："梁有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兩《唐志》總集類亦收班固《幽通賦》一卷，曹大家注。是《典引》、《幽通賦》又有單行者也。

其集宋時已佚，今存輯本。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二四至卷二六，凡三十六篇；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五，凡八首。

通行輯本尚有：明馮惟訥《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班蘭臺集》一卷)、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班孟堅集》三卷)、張鵬一《扶風班氏佚書》三卷(《關隴叢書》，陝西文獻徵輯處，1922)等。案：馮輯得七篇。張溥輯本録存詩文約三十篇，收《遊居賦》，即《冀州賦》也，乃班彪所作，誤收。張鵬一據之校補，得文三十一篇。嚴輯三十餘篇，與張輯互有出入。參看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

有關資料：惠文愷《班固弈旨注釋》(《圍棋》1983 年第 4 期)。《弈旨》是否班固所撰，不詳，識此備考。

1452 蕭琮集二卷

【著録】

隋志　梁蕭琮集七卷

通志　梁蕭琮集七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蕭琮(? —607?),後梁末主。字温文。南蘭陵(治今江蘇常州)人。父巋,梁王詧之子。詧請魏師平江陵,遂稱帝於江陵,傳巋,是為後梁明帝。天保二十四年(隋文帝開皇五年,585年),巋薨,隋文帝命琮嗣位,明年改元廣運。翌年(開皇七年),徵入朝。其叔蕭岩等遂謀以江陵降陳,事敗,奔陳,隋文帝遂廢梁國,封琮為莒國公。在位二年。煬帝即位,改封梁公。後被廢,卒。生平事蹟見《周書》卷四八、《隋書》卷七九、《北史》卷九三。

【考證】

《周書》本傳曰:"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未言及文集。《隋書·經籍志》著録,兩《唐志》已不見著録,早佚。

【參考】

今存文《與釋智顗書》一篇,見《國清百録》,入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六八;詩《奉和月夜觀星詩》一首,見《初學記》卷一,收入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五。

通行輯本另有:明馮惟訥《古詩紀》、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

1453 温子昇集廿八卷

【著録】

隋志　後魏散騎常侍温子昇集三十九卷

舊唐　温子昇集二十五卷

新唐　温子昇集三十五卷

通志　散騎常侍温子昇集三十九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温子昇(495—547),字鵬舉。自稱太原人,晉温嶠之後。世居江南,祖恭之,宋文帝時避難於濟陰冤句(治今山東菏澤西南),因為濟陰人。歷北魏孝明帝、孝莊帝、孝武帝、東魏孝静帝。孝武帝永熙時,為侍讀兼舍人,遷散騎常侍。孝静帝時,高澄引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後元瑾、荀濟等謀殺高澄,事泄,澄疑子昇知其謀,是方使作《獻武王(高懽)碑文》,既成,囚諸晉陽獄,餓死。生平事蹟見《魏書》卷八五、《北史》卷八三。

【考證】

温子昇乃北魏文壇領袖人物,文名、才氣享譽南北,與邢子才、魏收,時號"三才"(《北史·魏收傳》)。正光末(524年),廣陽王元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子昇手。及孝莊帝殺爾朱榮,子昇預謀,當時赦詔,亦皆子昇所撰。《魏書》本傳:"蕭衍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顔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顔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彦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子昇尤著長於

碑版，得張、蔡之遺規。庾信讀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録之，曰："惟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張鷟《朝野僉載》卷六）

《魏書》温子昇本傳："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與本傳相合，《舊唐書・經籍志》"二十五"蓋"三十五"之誤。《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乃殘本。又，《隋書・經籍志》著録《永安記》三卷、《録》一卷，兩《唐志》入故事類，題《魏永安故事》，三卷。《隋書・經籍志》三十九卷内蓋有《永安記》及《録》也。據本傳，嘗與邢昕、崔鴻等撰修《後魏起居注》。

【參考】

今存文約二十九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魏文》卷五一；存詩十一首，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魏詩》卷二。參看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

通行輯本另有：明馮惟訥《古詩紀》、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温侍讀集》一卷）、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吴汝綸《漢魏六朝名家集選》（《温侍讀集選》一卷，1917）等。案：張輯録文凡二十五首，又詩十一首。嚴輯較張輯多《又上言》一首。孫啓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録》："按《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六載子昇《後魏孝靖帝納皇后大赦詔》，嚴本無。"

參看矢嶋徹輔《東魏における文學思想——温子昇の文學を通じて》（《中國文學論集》3，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1972）。

1454 洪（傴）〔偃〕集七卷

【著録】

隋志　陳沙門釋洪偃集八卷

通志　釋洪偃集八卷

【校訂】

原"偃"作俗體"傴"，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洪偃（504—564），俗姓謝氏。會稽山陰（治今浙江紹興市）人，勤於學，幼而聰敏。及長，遊京邑，遍聞數論。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在梁，為武帝所優禮。梁亂，避地縉雲。陳武受禪，乃復出都，講於宣武寺。卒，年六十一。生平事蹟見道宣《續高僧傳》卷七，參卷三〇《真觀傳》。

【考證】

《續高僧傳》本傳："間以尋緒閲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迴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鉤。故貌、義、詩、書，號為'四絶'，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每緣情觸興，輒敘其致。而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

掇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儁上之，封於祕閣。”此外，另著有《成論疏》數十卷。

此集不見兩《唐志》而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彌足珍貴，然缺一卷。

【參考】

今其佚詩三首《遊故苑》、《登吴昇平亭》、《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引筆賦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一〇。

通行輯本另有：明馮惟訥《詩紀》、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

1455 杜審言集十卷

【著録】

舊唐　杜審言集十卷

新唐　杜審言集十卷

郡齋　杜審言集一卷　唐杜審言必簡也。

遂初　杜審言集

直齋　杜必簡集一卷

宋志　杜審言詩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杜審言(645? —708)，字必簡，行五。祖籍襄陽(今屬湖北)，遷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祖父。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登進士第。次年，授汾州隰城尉。上元二年(675年)，徙蜀州尉。儀鳳四年、調露元年(679年)，罷蜀州尉。累轉縣尉。天授元年(690年)，任職麟臺。長壽二年(693年)，任常州江陰丞。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入為洛州洛陽丞。聖曆元年(698年)，坐事貶吉州司户參軍(聖曆二年十月，杜審言撰《大周朝散郎檢校潞州司户參軍琅琊王君(紹文)墓誌銘并序》，見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7)。次年，還洛陽。長安二年(702年)武后召見，授著作佐郎。次年，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元年(705年)，因附阿張易之，流峰州。三年召還，授國子監主簿。景龍二年(708年)，加修文館直學士。卒，年六十餘。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新唐書》卷二〇一。參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1)，植木久行《唐代作家新疑年録(3)》(《文經論叢·人文學科篇》10，1990)，《唐才子傳校箋》卷一，張清華《杜審言評傳》，王雄夫《杜審言小傳》，王永昌《峰州考》，陳貽焮《杜審言評傳》，毛水清《杜審言四題》，陳尚君、陶敏《唐才子傳校箋》卷五《補正》，陳冠明《杜審言年譜》(《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3期)，張彩民、季桂榮《杜審言七律大酉甫作年考——兼及杜審言任洛阳丞的時間》(《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等。

【考證】

陳子昂《陳拾遺集》卷七《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杜司户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

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齊名，世號“崔李蘇杜”。恃才矜誕，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

《舊唐書》本傳曰：“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有文集十卷。”集早佚。

此十卷本，宋時已佚亡。宋時趙彦清輯得一卷，楊萬里為之序，云：“今户曹趙君彦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三首，將刻棗以傳好事，且以為户廳之寶玉大弓，屬予序之。”本集所附萬里序，作於乾道庚寅(1170年)，《四部叢刊》本《誠齋集》卷八二《序》，謂作於慶元乙卯(1195年)。《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即趙彦清編次本。《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七：“集詩四十餘篇而已。”《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側失眼為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甫之家傳有自來矣。”此本今存。

【參考】

今存詩見《全唐詩》卷六二。

此外，趙彦清輯《杜審言詩集》一卷，今存宋刻本。通行本有：明嘉靖銅活字本《杜審言集》二卷、明張遜業刊《杜審言集》二卷(《十二家唐詩》)、清席啓寓刊《杜審言詩集》一卷(《唐百家詩》)等。注本有：徐定祥《杜審言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

有關研究：張清華《杜審言評傳》(《殷都學刊》1984年第2期)，毛水清《杜審言四題》(《廣西師範學報》1990年第4期)，彭慶生《武則天朝詩歌繫年考》(《國學研究》18，2006)。

索引：藤澤隆浩《杜審言詩一字索引》(崑崙書房，1986)。

1456 釋復禮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復禮生平事蹟見本書0807。

【考證】

此集兩《唐志》未收。

《開元釋教録》卷九曰：“沙門釋復禮……遊心内典，兼博宏儒，尤工賦詩，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慕仰之。……法師兼有文集，行於代焉。”(亦見《貞元新定釋放目録》卷一二、《宋高僧傳》卷一七)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詔問釋典，稽疑十條，復禮撰《十門辨惑論》三卷上進，其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於子部雜家類(0807)。此乃其詩文集也，久佚。今存文、詩各一。

【參考】

今存文一篇《十門辨惑論序》，見《全唐文》卷九一二；詩一首《真妄偈》，見《全唐詩續拾》

卷八。

1457 沱太尉王氏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隋書・經籍志》有《齊太尉王儉集》五十一卷，云“梁六十卷”。王姓位至太尉者，三國魏有王朗、王凌，晉有王祥、王衍、王騰，南齊有王敬、王儉，梁有王亮、王僧辯，陳有王通，周有王盟。識此備考。

1458 岳陽詩二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此書蓋唐張説撰詩集。

張説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92。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六“公薦”載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上相國燕公書》：“相公昔在南中，自為《岳陽集》，有《送别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張説詩題《岳州宴别潭州王熊》，見《張燕公集》卷六、《全唐詩》卷八七。

玄宗開元元年(713 年)，張説為姚崇所構，貶相州刺史。三年四月十二日，制書除岳州刺史(參看《結一廬叢書》本《張説之文集・補遺》卷一《岳州刺史謝上表》)。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參看《補遺》卷五《荆州謝上表》、卷二三《祭城隍文》、《禜城門文》)。此集所收詩當貶謫岳陽時所撰。

岳陽樓，湖南岳陽市舊城西門城樓。唐時，以在岳州州署之南，亦稱南樓。《唐才子傳》卷一“張説”：“晚謫岳陽，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三(《古逸叢書》本)“江南西道・岳州・巴陵縣”條曰：“岳陽樓，唐開元四年，張説自中書令為岳州刺史，常與才士登此樓，有詩百餘篇，列於樓壁。”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説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其後，太守於樓北百步復創樓，名曰燕公

樓。”又，曰：“南樓陽公臺，皆見《岳陽詩詠》，今並無遺跡可踐。或云，楚澤門舊南樓也，今廢。”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二九《岳州・樓閣》“岳陽樓”條曰：“在郡治西南，西面洞庭，左顧君山，不知創始為誰。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説出守是邦，日與才士登臨賦詠，自爾名著。”“燕公樓”條曰：“在岳陽樓北。滕子京序張説謫守作。”《大清一統志》卷二七九《岳州府・古蹟》：“按唐張説詩止有南樓，並無稱岳陽樓者。其《與趙冬曦登南樓》詩，有云：‘危樓瀉洞湖，積水照城隅。’是樓在城隅而臨湖岸，所登即岳陽樓也。又唐崔魯（案：當作“櫓”。）詩稱洞庭樓，李羣玉又稱洞庭驛樓，意其時樓未定名，岳陽樓於郡署為南，而洞庭則以湖稱耶？《舊志》分岳陽與南樓為二非也。”张德容清光绪六年《重修岳陽樓記》：“謂斯樓始於燕公可也。”案：《岳陽風土記》引《輿地志》云：“巴丘有大屯戍，魯肅守之，今郡城乃魯公所築也。”《三國志》卷四七《吴主權傳》：赤烏三年（240 年）“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是岳陽城始建於魯肅，當時西門譙樓面洞庭湖而立，即岳陽樓前身也。

《岳陽風土記》所謂《岳陽詩詠》，當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岳陽詩》，王泠然《上相國燕公書》所言《岳陽集》。張説常與才士登樓作詩，有百餘篇，故《岳陽詩》中蓋亦附各才子之詩也。歷代高度評價張説《岳陽詩》，胡應麟《詩藪》：“唐初五言絶，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至張説《巴陵》之什，（案：《送梁六自洞庭山作》。）王翰《出塞》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張説集》十卷（1392）。

【參考】

據陳祖言《張説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張説在岳州所撰詩及有關和詩，年代可考者：

開元三年（715 年）：卷六《岳州别梁六入朝》（附梁知微《奉别燕公》）、《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卷五《遊洞庭湖》二首、卷八《和尹懋秋夜遊邋湖》二首（附尹懋《秋夜遊邋湖》二首并序）、卷五《岳州宴姚紹之并序》、卷八《岳州行郡竹籬》（附趙冬曦《陪燕公行郡竹籬》）。

開元四年（716 年）：卷七《翻著葛巾呈趙尹（岳州作）》、卷七《代書答姜七崔九》、卷九《岳州夜坐》、卷八《岳州作》二首、卷九《聞雨》二首、卷七《伯奴邊見歸田賦因投趙侍御》、卷一〇《五君詠》五首、卷七《贈廣平公宋大》。

開元五年（717 年）：卷七《贈趙侍御》、卷八《與趙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樓》（附趙冬曦二首）、卷八《遊邋湖上寺》、卷六《岳州别王十一趙公入朝》（附奉王琚《别燕公》）、卷八《别邋湖》（附趙冬曦《奉和别邋湖》）。

其他年代失考岳州作品：卷一《江山愁心賦寄趙子（岳州作）》，卷五《對酒行（巴陵作）》，卷六《岳州宴别潭州王熊》（附王熊《奉答張岳州》、韋嗣立《余昔忝省閣與岳州張使君潭州都督同官聯事後承朝譴各自東西張公與王都督别詩二首情頗殷切余覽以耿歎因遥申和云》）、《廣州蕭都督入朝適岳州宴餞（得冬字韻）》、《岳州别李十從軍歸桂州》、《岳州别均》，卷七《贈趙公》、《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附趙冬曦《乾湖作并序》）、《同趙侍御乾湖作》、《同趙侍御望歸舟》、《遥同蔡起居偃松篇》，卷八《岳州城西》、《岳州山城》、《岳州晚景》（《全唐詩》卷

九〇曰:“一作張均詩。”)、《和尹從事泛洞庭》(附尹懋《秋夜遊滙湖》二首并序)、《早霽南樓》,卷九《岳州守歲》三首、《耗磨日飲》二首(附趙冬曦和詩)、《岳州九日宴道觀西閣》、《岳州觀競渡》、《岳州看黄葉》。

有關資料參看本書1392。

1459 張援集十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援”,原本佚名注日文假名音讀“エン”,認作“援”也。近是,參看室生寺本影印本《孝經援神契》條(本書0233)“援”字寫法。

【存佚】

佚。

【考證】

張援,其人不詳。又,《隋書·經籍志》引《七録》有(宋)《會稽郡丞張緩集》六卷,亡。

《張説集》十卷,見兩《唐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1392)。

1460 富嘉(慕)〔謨〕集十卷

【著録】

舊唐　富嘉謨集十卷。

新唐　富嘉謨集十卷。

【校訂】

“謨”原作“慕”,乃“謩”之誤。“謩”同“謨”,今據兩《唐志》改為通行“謨”。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富嘉謨(? —706),雍州武功(今屬陝西)人。舉進士。武則天聖曆中,預修《三教珠英》。長安中,累授晉陽尉。後為壽安尉。唐中宗神龍初,遷左台監察御史。病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新唐書》卷二〇二、吴少微《哭富嘉謨并序》、《唐詩紀事》卷六、趙鉞、勞格撰、張忱石點校《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中華書局,1997.6)。

【考證】

富嘉謨與吴少微同在晉陽尉任,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稱之“北京三傑”。《舊唐書》本傳曰:“與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吴體’。(案:亦稱‘吴富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大唐新語》卷八《文章》曰："張説、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及。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説、堅二人存焉。説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歷評諸家，中有云：'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郁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岑仲勉認為，吴、富二人之文，"誠繼陳拾遺（子昂）而起之一派"。胡可先以為，武后時珠英學士中於文體真能創新者僅富嘉謨一人。

《舊唐書》本傳曰："有文集五卷。"與《經籍志》不同。

參見《吴少微集》（1461）。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二三五，凡四篇；詩一首《明冰篇》，見《全唐詩》卷九四，《全唐詩續拾》卷七據《文苑英華》輯得《麗色賦附歌》一首。吴少微、富嘉謨合撰《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崔公（暟）墓誌》，見岑仲勉《金石論叢・續貞石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有關研究：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商務印書館 1948.4）、《金石論叢・續貞石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胡可先《吴富體考論》（《唐代文學研究》9，2002.4）。

1461 吴少微集五卷

【著録】

舊唐　吴少微集十卷

新唐　吴少微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吴少微（？—706），新安（治今安徽歙縣）人。舉進士。武則天長安初，授晉陽尉。唐中宗神龍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左（一作右）臺監察御史。與富嘉謨友善。二年（706 年）三月，病中聞嘉謨去世，哭而賦詩，尋亦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新唐書》卷二〇二、《唐詩紀事》卷六、《太平廣記》卷二三五、羅願《羅鄂州小集》卷六《唐吴御史少微傳》。

《新安志》卷六《敘先達》："《新》、《舊唐書》皆稱少微新安人，惟唐《御史臺記》稱少微渤海人。案《祥符圖經》亦載少微於歙縣人物中，今從之。"又，《玉海》五四《藝文》"唐三教珠英"條："《劉禹錫集》云，《珠英》卷後列學士姓名，蔣鳳白衣在選。一本吴少微亦預修。"識此備考。

【考證】

《舊唐書・富嘉謨傳》曰："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唐初文士所撰碑頌，皆宗徐、庾，浮俚不兢，獨少微、嘉謨以經典為本，崇雅黜浮，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號為"吴富體"（亦稱"富吴體"）。近人岑仲勉認為吴、富二人之文，"誠繼陳拾遺（子昂）而起之一派"（《金石論叢・續貞石證史》）。少微所作《崇福

寺鐘銘》,文詞高雅,為人稱許。

《舊唐書》本傳曰:"有文集五卷。"與《經籍志》不同,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參見《富嘉謩集》(1460)。

【參考】

今存文六篇,見《全唐文》卷二三五;詩六首,見《全唐詩》卷九六。又,吴少微、富嘉謨合撰《崔公(暟)墓誌》。

參看本書 1460。

1462 趙公集十卷

【著録】

隋志　後周趙王集八卷

舊唐　後周趙王集十卷

新唐　趙平王集十卷

通志　趙平王集十卷

【存佚】

不詳。

【考證】

"趙公",未詳其人。疑是北周趙王宇文招。宇文招,周明帝時,封趙國公,稱"趙公";武帝時封王,稱"趙王"。此書與前出《後周趙王集》(1444)卷數亦相符合,蓋異名同書。

此集庾信撰序,即題《趙國公集》,序見《藝文類聚》卷五五、《初學記》卷二一。序内稱宇文招為"柱國趙國公"。宇文昭生平事蹟及其集考證,詳《後周趙王集》(1444)。

又,唐人封"趙國公"者,另有王琚、李麟、李垣、李湛,長孫無忌、李懷遠等,識此備考。

【參考】

宇文招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一。

1463 釋靈實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釋靈實生平事蹟,不見諸史、僧傳,唯下列《為桓都督祭禹廟文》之首,題曰"維大唐開元五年(717 年)歲在丁巳九月　日",可知是開元時人。里貫或是越州(治今浙江紹興市)。所著尚有《帝王年代曆》(0464)、《鏡中集》(1511)。生平事蹟詳本書 0464。

【考證】

天平勝寶八年(756 年)五月二日,聖武天皇(即平城宫御宇後太上天皇)崩。七七忌

日，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太后施捨天皇遺物於東大寺，其中有《雜集》一卷。《雜集》乃天皇所抄録詩文贊偈，凡一百四十五首，日本學者題其名曰《聖武天皇宸翰雜集》。卷尾題"天平三年(731 年)九月八日寫了"。其中據靈實此集抄録三十首：釋靈實讚十三首、祭文二首、雜文十五首，注其出處曰《鏡中釋靈實集》。此條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鏡中集中集》(1511)，亦十卷；《大日本古文書》卷八(《正倉院文書・續續修》二六帙之三天平十五年十二月《寫疏論集常校帳》、《寫疏所解》等亦作"《鏡中集》十卷"；故《釋靈實集》即《鏡中集》，兩本同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重見也。

"鏡中"，越州也。其地有鏡湖，遂以稱越州。施宿《嘉泰會稽志》卷一〇："鏡湖，在縣東二里，故南湖也。一名長湖，又名大湖。《通典》云，東漢永和五年(140 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王逸少又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鏡湖之得名以此。《輿地志》：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任昉《述異記》云，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或又云，黄帝獲寶鏡於此也。"《釋靈實集》所收《為睦州别駕崔□□祭禹文》亦云："展驥足於千里，來遊鏡中。"參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六。

三十首中，《畫彌勒像贊一首并序》，景龍初爲越州刺史楊祗本所作。《為桓都督祭禹廟文》，開元五年(717 年)爲越州刺史桓臣範所作。其餘所及人事有泉州長史辛玄同、越州户曹敬回、山陰縣令白知節、越州倉曹寧思莊、山陰縣尉賈慎、朱守臣等。大致乃為人代撰實用文，可藉以窺見一部分唐代信仰和禮儀、當地部分寺院之情況。

載於《雜集》靈實所撰詩文篇目如下：

畫彌勒像贊一首并序，畫錠光像贊一首并序，畫彌勒像贊一首并序，祇洹寺經臺内功德贊一首并序，畫地藏菩薩像贊一首并序，廬舍那像贊一首并序，畫觀音菩薩像贊一首并序，瑞應像贊一首并序，迦毘羅王贊一首并序，毘沙門天王贊一首，畫釋迦像贊一首并序，會稽縣令獨孤公畫像贊一首，予自畫贊一首，(祭文)為桓都督祭禹廟文，為睦州别駕崔□□祭禹文，齋文九首，造像文一首，造院文一首，造露盤文一首，造橋文一首，願文二首。

【流佈】

所抄《鏡中釋靈實集・為桓都督祭禹廟文》之首，曰"大唐開元五年(717 年)歲在丁巳九月日"，聖武天皇鈔録在天平三年(731 年)，故知靈實此書於開元五年(養老元年)至天平三年之間傳入日本。八世紀日本遣唐使赴唐凡五次，往復順利者唯一次：遣唐使多治比真人縣守一行於養老元年三月出發，至翌年十月歸國，滯留一年半，事見《續日本紀》"養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條。僧道慈同時歸國；道慈於大寶二年(702 年)赴唐，在唐凡十七年。道慈天平元年(729 年)為十律師，侍奉聖武天皇之側。越州，遣唐使歸國時南路出航地，又是當時佛教流傳集中地之一，最澄、空海嘗學焉。靈實此集，蓋道慈携回而達御覽也。養老元年值開元五年，故此集一旦流佈則入日僧之手矣。聖武天皇所抄尚有《周趙王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作《後周趙王集》(1444)；抄《真觀法師》五首，疑《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貞觀集》(1563)，即其所據，唯"貞"誤作"真"耳。

此集在奈良年間，在宫中寫經疏所屢經鈔寫。今存《大日本古文書》、《正倉院文書》中，

《鏡中集》鈔寫記録凡二十五條。聖武天皇天平十二年(740 年),此集藏於角寺,即所謂隅院、海龍王寺,光明子皇后宫東北隅,天平七年(735 年)僧玄昉歸國後,鈔寫其携歸經典即在此寺。最早見《大日本古文書》卷七(《正倉院文書・續續修》一四帙之一)天平十二年七月八日《寫經所啓》:《鏡中集》十卷(原注:異筆。以上角寺本)。又,《大日本古文書》卷八(《正倉院文書・續續修》二六帙之三)天平十五年十二月《寫疏論集常校帳》紀録曰:"《鏡中集》十卷"。小注曰:"目校九卷,遺第三卷。"又曰:"二校紙二百八十張。(以下小注為校對者姓名及頁數,略。下同)"又,第二帙:"第九卷用紙廿張,第十卷用紙廿一張。"又,同年同帳紀録曰:"《鏡中集》第三卷,用紙九張。"又,天平十六年八月之紀録曰:"《鏡中集》第三卷。"又,《正倉院文書・正集》第四十二帙 B 面天平十九年六月《寫後經所解》著録"《鏡中集》十卷,靈實師"。又,《正倉院文書・續修别集》第二十七帙天平十九年六月《寫疏所解》亦著録"《鏡中集》十卷,小乘,靈實師"。最後可確認記録乃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二年(768 年)。

其集至平安、鎌倉時期尚存。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録》傳記録(案:原文脱子目,據《目録》前列子目補。)著録"《鏡中集》十卷,釋靈實撰"。空海《性靈集》注釋書《性靈集注》,最終成書於鎌倉中期正應三年(1290 年),其中引有《鏡中集》。

日本現存最古歌集《萬葉集》之詩語、文體、思想均受此集影響。參看佐藤美知子《萬葉集與中國文學受容的世界》(塙書房,2002. 3),芳賀紀雄《萬葉集中的中國文學之受容》(塙書房,2003. 10)。

【參考】

《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本文見:佐々木信綱《南都秘笈》第 1 集(内藤虎次郎《解題》,1921),《聖德太子・聖武天皇・光明皇后》(平野顯照《解説》、《釋文》,《書道藝術》11,中央公論社,1972. 2;1976. 10;2001. 10),合田時江《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漢字總索引》(清文堂,1993. 10),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正倉院寶物》3《北倉》3(每日新聞社,1995. 7)。《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所録三十篇,亦見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再補》卷二。

本文、語釋、通釋、注釋:東京女子大學古代史研究會編《釋靈實集研究——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汲古書院,2010. 1;之前,連載見東京女子大學古代史研究會《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鏡中釋靈實集注解》1—29(《續日本紀研究》325—362,2000. 4—2006. 6)。

有關研究:内藤湖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支那學》第 2、3 號),平岡定海《聖武天皇宸翰雜集について》(奈良東大寺圖書館《南都佛教》第 2 號),東野治之《正倉院日名子文書の造菩薩願文——釋靈實撰鏡中集との關連をめぐって》(和漢比較文學會編《上代文學と漢文學》,汲古書院,1986. 9),鐵野昌弘《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鏡中釋靈實集〉注解》(東京女子大學附屬比較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化》49—1,2002. 10),安藤信廣《北周趙王の文學と庾信の影響》(《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6 集,2004. 9),王曉平《鏡中釋靈實集注解商補》(《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5 輯,中華書局,2006)、《從鏡中釋靈實集釋録看東亞俗字研究——兼論東亞寫本學研究的意義》(《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 年第 5 期)、《借敦煌俗字破日藏漢籍寫本釋録之疑——以聖武天皇宸翰雜集為中心》(《敦煌研究》2009 年第 1 期)、《鏡中釋靈實

集注解商補》(《域外漢籍研究集刊》5,2009)、《日藏漢籍與敦煌文獻互讀的實踐——鏡中釋靈實集研究瑣論》(《藝術百家》2010 年第 4 期),勝浦令子等《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所收鏡中釋靈實集の研究》(總合研究一九《日唐佛教文化の比較》,《東京女子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68 號,2007),藏中しのぶ《東京女子大學古代史研究会編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靈實集研究》(《和漢比較文學》46,2011)。

《性靈集注》引此書一則:"《鏡中集》云:柳色媚長阡。"(據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阿部泰郎、山崎誠編集《性靈集注》,《真福寺善本叢刊》第 2 期第 12 卷文筆部 3,京都臨川書店,2007.2)此外,引"釋靈實云"數則,見《帝王年代曆》(0464)。

1464 徐陵筆集十卷

【著録】

隋志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舊唐　徐陵集三十卷

新唐　徐陵集三十卷

崇文　徐陵文集二卷

闕目　徐陵詩一卷

遂初　徐陵集

直齋　徐孝穆集一卷(詩集類)

通志　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宋志　徐陵集一卷

　　徐陵詩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徐陵(507—583),字孝穆,東海郯(治今山東郯城縣西南)人。仕梁,武帝普通時,為晉安王蕭綱(即簡文帝)寧蛮府參軍。後歷東宮學士、上虞令、鎮西湘東王蕭綱中記室參軍,至尚書右丞。其間,嘗出使東魏、北齊。入陳,加散騎常侍,尚書右丞如故。陳文帝天嘉初,除太府卿。天康元年(566 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陳宣帝太建三年(571 年),遷左僕射。宣帝伐北齊,有功,加侍中。歷右光禄大夫、丹陽尹、中書監。後主即位,遷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卒。生平事蹟見《陳書》卷二六、《南史》卷六二,參看樊榮《徐孝穆年譜》(《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5 年第 3 期)、周建渝《徐陵年譜》(《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7 年第 3 期)、劉躍進《徐陵事蹟編年叢考》(《玉臺新詠研究》下編,中華書局,2000.7)。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姑録《隋書・經籍志》等於上以備考。

徐陵八歲能文,十二通《老》、《莊》。既長,博涉史籍,縱横有口辯。《陳書》本傳曰:"自

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三十卷本，《隋書・經籍志》、兩《唐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見1465）著録。是此書至宋初猶存，蓋散佚於宋。《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僅存詩集，曰：“本傳稱其文喪亂散失，存者二十卷，（案：振孫所見蓋‘二十’卷。）今惟詩五十餘篇。”今所存《徐孝穆集》乃明人自《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内採輯而成，世行清吴兆宜箋注本。《四庫全書總目》云：“其集舊無注釋，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箋之，未及卒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為補緝，以成是編。……兆宜所箋，略不言及，蓋主於捃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也。然箋釋詞藻，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集並傳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徐陵所撰尚有《玉臺新詠》十卷（1564）、《文府》十卷（0744）。蕭綱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述所製《莊子義》。

【參考】

今存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陳文》卷六至卷一一、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3.3），凡八十四篇；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五，凡四十二首。參看劉盼遂《三家補嚴氏上古三代秦三國晉南北朝文輯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1號）。

通行輯本另有：明屠隆評《徐孝穆集》十卷（用上海涵芬樓藏明屠隆刻本景印，入《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徐僕射集》一卷（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六十九・七十册），明馮惟訥《詩紀・陳》卷三本，《徐孝穆集》十卷（明張燮《七十二家集》），明閻光世《徐孝穆集》十卷（《文選遺集》），《徐僕射集選》二卷（吴汝綸《漢魏六朝名家集選》，1917），明李賓《徐孝穆文抄》一卷（《八代文抄》），清吴兆宜箋注《徐孝穆全書》六卷附清徐文炳《備考》一卷（吴江吴氏原刊本、善化經濟書堂本、廣東翰墨園本、揚州藝古堂本、《四部備要》本等），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全陳詩》卷三本，許逸民《徐陵集校箋》（中華書局，2008.8）等。

1465 徐陵集卅卷

【著録】

隋志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舊唐　徐陵集三十卷

新唐　徐陵集三十卷

崇文　徐陵文集二卷

闕目　徐陵詩一卷

遂初　徐陵集

直齋　徐孝穆集一卷

通志　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宋志　徐陵集一卷

徐陵詩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徐陵生平事蹟見本書 1464。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文府》十卷(0744)、《徐陵筆集》十卷(1464)、《玉臺新詠》十卷(1564),可參看。

【參考】

今存詩文及通行輯本參看本書 1464。

1466 許高陽集九卷

【著録】

舊唐　許敬宗集六十卷

新唐　許敬宗集八十卷

崇文　許敬(案:原避翼祖諱作"恭"。)宗集十卷。

遂初　許敬宗集。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許敬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72。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許敬宗於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 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録》成,封高陽縣男,高宗時進封郡公,人稱"高陽公",故名。此集疑為詩集。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許敬宗集》二十卷(1376)、《許敬宗八詠》一卷(1475),可參看。

1467 西平公集二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不詳。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稱"西平公"者,晉有張軌、張寔、張駿、張重華、張耀靈、張玄靚、張天錫、姚弋仲,劉宋有

韓道人，北魏有寇提三、源賀、安頡、韓道仁、乙瓌、苻健(洪)等。

疑此書為唐人集，蓋唐西平郡公段嶷集也。《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云：嶷，汧陽(治今陝西千陽縣西北)人，秀實孫，伯倫子。“自鄭、滑節度使入為右金吾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

段嶷生平事蹟又見《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壬子，“左金吾衛大將軍段嶷為義成軍節度使”。《元和姓纂》卷九“汧陽段氏”曰：“段秀實，本武威。嶷，右驍衛將軍，郇、坊州刺史。”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曰：“《舊書》一二八，秀實有子伯倫，卒於大和八年(834年)之後，終太僕卿。又據《新唐書》一五三，秀實孫仕文宗朝，則嶷以下云云乃續貂之文也。‘本武威’下有奪漏。”又，《全唐文》卷七四《文宗賜段嶷敕》云：“卿統鎮滑臺、肅寧封部，……先奏請歸書德裕德政碑文，今書畢，專令宣賜。”蓋大和四年(830年)，李德裕節度鄭、滑後事也。唐無郇州，“郇”字誤，其為坊州刺史，蓋在大和或開成間。

1468 崔隳集二卷

【著録】

隋志　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録一卷。亡。

遂初　崔湜集。

宋志　崔湜詩一卷。

【存佚】

不詳。

【著者】

崔隳，未詳其人。

【考證】

後漢有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崔駰孫，崔瑗子，官至尚書。撰有《政論》五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法家類著録(見0712)。《後漢書》卷五二本傳曰：“寔與邊韻、延篤等著作東觀。……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有《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録》一卷，亡。兩《唐志》已不載其集，早佚矣。

又，唐時有崔湜，字澄瀾。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敦煌文獻S.2717，有崔湜詩九首，均抄自《珠英學士集》殘卷，署“右補闕清河崔湜”)，預修《三教珠英》。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貶襄州刺史。韋氏稱制，復職。先天元年(712年)，拜中書令。失旨，徙海州。嘗預逆謀，乃追賜死。年四十三。事見《舊唐書》卷七四、《新唐書》卷九九。《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疑為此崔湜。

又，憲宗時另有一同名同姓之崔湜。

【參考】

崔寔：今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四五至卷四七輯收其文六篇。案：嚴輯據唐宋類書採得文四首，為《大赦賦》、《答譏》、《諫議大夫箴》、《太醫令箴》。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并考》卷八：“案《六帖》三引《韈銘》，《書鈔》一百四十八引《酒箴》，嚴

失採。”

崔湜:《全唐文》卷二八收其文三篇,《全唐詩》卷五四收詩三十八首,《補全唐詩》收詩四首。

1469 李河間集三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不詳。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史載封“河間”者,前秦有苻琳,北魏有元齊、元德、安原、慕容熙、尒朱弼,北齊有王德,北周有侯莫陳順,隋有楊弘、元孝褒等。

唐人封“河間”者五人,非“李”姓者三人:劉弘基、邢君牙、張濬。“李”姓者二人:

李孝恭,高祖武德三年(620 年),封為河間王,貞觀初以功臣封河間郡王,事見《舊唐書》卷六十《宗室傳》;李義府,高宗顯慶二年(657 年),封河間郡公,子湛,神龍初,襲封。

其中唯李義府有集。《舊唐書·經籍志》著録《李義府集》三十九卷,《新唐書·藝文志》作四十卷。今《全唐文》卷一五三輯録其文三篇(其中《大唐故禮部尚書張府君之碑》重見於《唐文續拾》卷二,文字較《全唐文》多二百餘字),《全唐詩》卷三五輯詩八首。

此外,據《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隋河間郡,唐武德四年(621 年),改為瀛州。天寶元年(742 年),又改為河間郡。乾元元年(758 年),復為瀛州。李奂嘗為河間太守,李澄、李禕嘗為瀛州刺史(見《唐刺史考》卷一一四),均未見有别集行世。

張固也以為此“李河間”當爲李義府少子李湛。湛,瀛州饒陽人(今屬河北)。六歲,授周王府文學。唐中宗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以誅張易之兄弟功,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復授左散騎常侍,歷果、洺、絳三州刺史,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十年(722 年)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八二、《新唐書》卷一一〇。《全唐詩逸》卷中收李湛殘詩四句,出《文鏡秘府論》,此李湛集東傳日本之佐證。張説或是。殘詩二聯四句,分見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地卷《論體勢等·十七勢》“第十含思落句勢”、“第十一相分明勢”引王昌齡《詩格》。

1470 徐彦伯集二卷

【著録】

舊唐　徐彦伯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新唐　徐彦伯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徐彦伯(? —714),名洪,以字行。兖州瑕丘(今山東兖州)人。少以文章聞名,薛元超表薦之,對策高第。授永壽尉,轉蒲州司兵參軍。聖曆中,進給事中。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出為衛州刺史。景龍三年(709年),上《南郊賦》,入為修文館學士。四年(710年),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雲初,遷右常侍、太子賓客。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九四、《新唐書》卷一一四、《唐詩紀事》卷九。

【考證】

《新唐書》本傳曰:"時司户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彦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絶'。……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彦伯、李嶠居首。"《唐詩紀事》九曰:"彦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鵷閣','龍門'為'虬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竹馬'為'筱驂','月兔'為'魄兔',進士效之,謂之'澀體'。"

《舊唐書》本傳曰:"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集分為前、後,兩《唐志》著録,唐以後不見著録,早佚。另編有《白雲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參看本書1434。又,徐彦伯嘗預修《則天皇后實録》,見《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起居注類小注。

【參考】

今存文十二篇,分見《全唐文》卷二六七、《唐文續拾》卷三、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二七;《全唐詩》卷七六録存其詩一卷,三十二首,又,卷一〇四録趙彦伯詩三首,趙彦伯實無其人,前二首乃趙彦昭詩,後一首乃徐彦伯詩。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收所撰《仇立本墓誌》(署"給事中徐彦伯撰並書")、《孫行墓誌》(署"鸞臺給事中徐彦伯纂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1)。

1471 李澄之集三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李澄之(? —706?),其名或作"登之"(《唐詩紀事》卷一七"賀知章"條引録《舊唐書》,明嘉靖洪楩本"李登之"作"李澄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五二有詩,題《秋庭夜月有懷》,亦作"李澄之",當即此人)。尉氏(今屬河南)人。善五言詩,然一生蹉跌不偶。唐中宗神龍中,年已六十餘,為宋州參軍,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賀知章傳》、《唐詩紀事》卷一七。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參考】

今存詩一首，見《全唐詩》卷一〇一。

1472 道高法師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弘明集》卷一一載《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淼難佛不見形事并李書》，“高”乃道高法師，“明”乃法明法師，李淼答書亦附見，然生平事蹟皆無考。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經部小學家著録道高撰《借音》(0289)，疑為同一人。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參考】

《高、明二法師答李淼書》亦載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六三。

1473 王梵志詩二卷

【著録】

秘目　王梵志詩一卷

宋志　王梵志詩一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考證】

此書重出。參看本書 1431。

1474 元思敬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元思敬(生卒年不詳)，名兢(《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總集類著録《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注曰：“元思敬撰歟?”《新唐書・藝文志》總集類作“元兢”。《説文》曰：“兢，敬也。”是知思敬名兢)，以字行。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年)，為周王(李顯)府參軍，與文學劉禎之、典籤范履冰在王府十餘年。總章中，為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坐事貶蓬州。疑卒於貶所。生平事

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上、同書同卷《崔行功傳》、《古今詩人秀句・序》。

龔祖培以為,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太和二十年(496)改拓跋為元姓,從此元姓著籍河南洛陽。初、盛唐名人如元萬頃、元希聲、元行沖、元德秀、元晟等,均是河南人,元兢里貫也許也是河南洛陽。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元兢與崔行功、孟利貞、董思恭等,并以文藻知名。其集已佚,存詩一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所著尚有《古今詩人秀句》(1560)、《詩髓腦》(0375)等。

【參考】

今存詩見《全唐詩逸》卷中。

有關研究:儲皖峯編《文二十八種病》(上海中國述學社出版部,1930),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日本漢文學史研究》1,京都大八洲出版,1948.4)、《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下》(《日本漢文學史研究》1,大八洲出版,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發行,1951.3)、《文鏡秘府論考・攻文篇》(《日本漢文學史研究》1,大八洲出版,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發行,1953.8),饒宗頤《劉勰以前及其同時之文論佚書考》(《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文心雕龍研究專號》,1962),中澤希男《唐元兢著作考》(《東洋文化》復刊第11期,1965.9),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1),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解説》(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5《詩文篇》1,筑摩書房,1986.9),張伯偉《唐五代詩格彙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盧盛江《文筆式年代考》(《文史》2003第1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中華書局,2006.4),龔祖培《元兢三論》(《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1475 許敬宗八詠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原文作"許敬宗八　詠一",復原後則作"許敬宗八[卷]、詠一[卷]",乃抄手誤分為二條,今正。

【存佚】

佚。

【著者】

許敬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472。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許敬宗集》二十卷(1376)、《許高陽集》九卷(1466),可參看。

1476 沈約八詠一卷

【著録】

隋志　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并録

舊唐　沈約集一百卷

　　沈約集略三十卷

新唐　沈約集一百卷

　　又集略三十卷

崇文　沈約集九卷

中興　沈約集九卷詩一卷

遂初　沈休文集

直齋　沈約集十五卷别集一卷

　　又九卷

通志　特進沈約集一百卷

宋志　沈約集九卷

　　又詩一卷

四庫　沈休文集十五卷别集一卷

　　又九卷

【校訂】

原文作“沈約八　詠一”，復原後則作“沈約八[卷]、詠一[卷]”，乃抄手誤分為二條，今正。

【存佚】

存。

【著者】

沈約生平事蹟見本書 0425。

【考證】

《八詠》載《玉臺新詠》卷九，附小注引《金華志》曰：“《八詠詩》，南齊隆昌元年(494 年)，太守沈約所作，題於玄暢樓，時號絶唱。後人因更玄暢樓為八詠樓云。”永明十一年末，齊武帝病危，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蕭子良，事敗。沈約為子良長史，遂出為東陽太守。《八詠》撰於此時。

《八詠》是：《登台望秋月》、《會圃臨春風》、《歲暮愍衰草》、《霜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八詩詩題即五言詩一首。《八詠》體制，三、五、七言與賦體、騷體並用，便於抒發感情。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沈約集》百卷(1380)。

【流佈】

平安前期滋野貞主(785－852)撰有千卷類書《秘府略》，又編《經國集》。在《經國集》裏收有自己的作品《臨春風効沈約體應制》，乃倣沈約《八詠・臨春風》。

【參考】

《八詠》亦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七。

1477 則天大聖皇后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殘。

【著者】

武則天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772。

【考證】

此書除《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外,唯見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録》。《東域傳燈目録》卷一著録梵釋寺(東寺)諸書,其中有《則天大聖皇后集》十卷,注曰:"枚數少,故或合卷也。披見,是多願文也。"據此,乃集願文之集。

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五(釋家類)著録舊鈔卷子本《造菩薩願文零卷》。解題曰:"現存第八卷零片七行,首題'造菩薩願文卷第八',次'垂拱二年(686 年)十二月四日,大唐皇太后奉為高宗大帝敬造繡十一面觀世音菩薩一千鋪、願文一首,奉為先王、先妃造十一面觀世音菩薩、願文一首,奉為(以下欠)'。此書,史志諸家皆不著録,撰人、卷數並不可攷。特因其所存,可得知編書概略與撰集時代耳。紙背有'良辨大德'、'天平廿一年'、'天平感寶元年'等記。界長七寸四分,幅六分强。"此殘卷今幸存於日本正倉院,影印件收入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正倉院文書拾遺》,題作《造菩薩願文斷簡》。其文曰:"造菩薩願文卷第八。垂拱二年十二月四日,大唐皇太后奉為高宗大帝敬造繡十一面觀世音菩薩一千鋪、願文一首。"影印件文字少於澁江氏所見,然屬同一殘卷則無疑。

東野治之認為殘卷是一部成書於七世紀末以後、比較新的總集,其内容當與佛教有關,遂比定是釋靈實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的《鏡中集》(1511)。筆者以為,《鏡中集》乃《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所載《鏡中釋靈實集》,是别集,非總集,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釋靈實集》,理由詳本書 1463。上引《造菩薩願文斷簡》與釋永超注相對看,可知乃《則天大聖皇后集》之僅存者。原書十卷,今存第八卷卷首部分。其書蓋收武后為高宗以及其父母所製發願文及若干其他文章。

據《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則天大聖皇后"乃唐中宗神龍元年(705 年)十一月壬寅所封尊號,亦為謚號,天寶八載(749 年)定謚"則天順聖皇后",此集當成書於其間。則天有集一百二十卷。《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曰:"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於秘閣。"編成於神龍時。《册府元龜》卷五五四曰:"武三思爲左散騎常侍静德郡王,與中書令齊國公魏元忠、禮部尚書魯郡公祝欽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書少監柳沖、韋承慶、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録》三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神龍二年五月奏之。"參看《全唐文》卷二九一張九齡《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

海徐文公神道碑銘并序》、《全唐文》卷二四三李嶠《爲何舍人賀御書雜文表》。此十卷可能是文集一百二十卷之殘卷，編成於神龍二年。

有關則天所撰詩文紀事，《唐詩紀事》卷三曰："萬歲通天二年(原作'元年'，據《舊唐書》本紀改)，鑄九鼎成，置於東都明堂之庭，後自制《曳鼎歌》，令曳者唱和焉。"又，《資治通鑑》卷二一一開元二年(714 年)："八月，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曰：'上玄降鑑，方建隆基。'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館，頒示中外。"(亦見《册府元龜》卷二四、《唐詩紀事》卷三)又，《碧雞漫志》卷四曰："《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使；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使。坐部使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并畫鸜鵒冠，作鳥象。"然則天詩文大凡出他人手，《唐詩紀事》卷三曰："天授二年(691 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羣臣咸服其異。后托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後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為之。"(亦見《廣卓異記》卷二)又，《新唐書·藝文志》"字海"條注曰："凡武后所著書，皆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衞業等撰。"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武則天集尚有數種：《金輪萬歲集》五十一卷(1510)、《垂拱集》百卷(1545)、《聖母神皇垂拱後集》三十卷(1546)、《聖母集》十卷(1547)，其他相關著述，見本書 0772、0773、0779、0814、1478，可參看。

【流佈】

舊卷子本紙背所有"良辨大德"、"天平廿一年"、"天平感寶元年"諸字，後二者分別為日本聖武、孝謙天皇年號。此年改元，相當天寶八年(749 年)。此集若由日本遣唐使持出，當為養老元年(717 年)或天平五年(733 年)之使節。"大德"一詞，乃梵文(bhadanta)音譯，用於稱呼高僧。"良辨"，乃日本華嚴宗次祖，天平勝寶三年(751 年)，東大寺落成之際，為該寺少僧都，天平寶字七年(763 年)昇任僧正，主持寺務十二年。此集蓋嘗為東大寺所藏，為良辨所見。釋永超乃據《梵釋寺録》著録，著録凡十二種，此集乃其中之一。梵釋寺由桓武天皇於延曆五年(786 年)建於近江大津宮(今滋賀縣大津市)，平安時代末期，併入園城寺。此集完本至平安末期尚存梵釋寺。

殘卷嘗一度自正倉院流出，入大分縣旅館經營者日名子太郎之手，故又稱"日名子文書"。之後，復歸正倉院。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九五至卷九八、《唐文續拾》卷一，凡九十九篇(其中《續拾》所收《述聖記》乃另本)；輯詩見《全唐詩》卷五、卷十三、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凡六十首。羅元貞點校《武則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造菩薩願文斷簡》見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正倉院文書拾遺》(便利堂，1992.4)。參看松島順正述、松本楢重編《正倉院雜談》(奈良觀光事業株式會社出版部，1958)，東

野治之《正倉院日名子文書の造菩薩願文——釋靈實撰鏡中集との關連をめぐって》(和漢比較文學會編《上代文學と漢文學》,汲古書院,1986.9)。

1478 武媚娘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上曰:"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彠。……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彠女美,召為才人,方十四。……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為比丘尼。"武則天生平事蹟詳本書0772。

古時改朝换代、兵馬戰亂之際,往往流傳詩讖,亦曰詩妖。《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二"詩妖":"竇建德未敗時,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貞觀十四年(640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言,大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橈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上《中宗韋庶人傳》:"神龍三年(707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號為順天翊聖皇后。……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遂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事亦見《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上《中宗韋皇后傳》)。

《朝野僉載》卷一曰:"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為皇后。太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彊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羅虬詩曰:"君看紅兒學醉妝,誇裁宮襭研裙長。誰能更把閒心力,比並當時武媚娘。"(《全唐詩》卷六六六)

高宗立武氏為后在永徽六年(655年),是此歌作於之前也。

"武媚"一詞,出於蔡邕賦,《初學記》卷一九引《青衣賦》曰:"都冶武媚,卓躒多姿。"言容態可愛美好也。《武媚娘》,則為羽調曲名。原作《舞媚娘》,又作《五媚娘》,以太宗賜武曌號"武媚",遂改為《武媚娘》。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三《雜曲歌辭》載陳後主及庾信撰《舞媚娘》三首,引《樂苑》曰:"《舞媚娘》、《大舞媚娘》,並羽調曲也。《唐書》曰:'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幾,立武氏為皇后。'按陳後主已有此歌,則永徽所歌,蓋舊曲云。"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一三《樂通》二《唐曲》:"《大舞媚娘》,'舞'亦作'武',並羽調曲。永徽後,民間多歌此曲,史以為天后之讖。今按隋《李綱傳》有諫止太子勇奏《舞媚娘曲》事(《舊唐書》

卷六二《李綱傳》曰："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事亦見《新唐書》卷九九《李綱傳》)。梁庾信、陳後主並有《舞媚娘辭》，則曲名本不作'武'字，意後來讖家為妖嬰獻諛，改作《武媚娘》耳。"曲名亦見唐崔令欽《教坊記》。

則天撰有《如意娘》，見《全唐詩》卷五："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引《樂苑》曰："《如意娘》，商調曲，唐則天皇后所作也。"閨怨詩。識此備考。

1479 杜之高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疑"高"乃"亮"之誤，此書蓋杜之亮集。

【存佚】

佚。

【著者】

杜之亮(生卒年不詳)，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市)人，隋著作郎杜公瞻子。唐初任司勳員外郎，見《元和姓纂》卷六。又，《太平廣記》卷一〇二《報應》一"杜之亮"條引《報應記》曰："隋杜之亮。仁壽中，為漢王諒府參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即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并引衆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於黄州刺史。"又，《匋齋藏石記》卷二五《長孫夫人陰堂文》曰："夫人京兆杜氏，曾祖之亮，隋黄州刺史。(案：之亮生於隋，官刺史不在隋。)"

【考證】

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1480 御製王(照)〔昭〕君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昭"原作"照"，今正。

【存佚】

不詳。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自晉石崇作《王明君》詩始，至唐末，以昭君為題作詩者七十餘人，具載《樂府詩集》、《全

唐詩》等。其中可稱“御製”者兩人：梁簡文帝、陳後主。蕭綱《明君怨》一首，見《文苑英華》卷二〇四、《樂府詩集》卷二九。陳叔寶《昭君怨》一首，見《文苑英華》卷二〇四、《樂府詩集》卷五九，《文苑》云“一作《明君詞》”。

又，王昭君故事，在日本平安貴族中廣為流傳。平安初期漢詩集《文華秀麗集》有嵯峨天皇“御製”《王昭君》一首，曰：“弱歲辭漢闕，含愁入胡關。天涯千萬里，一去更無還。沙漠壞蟬鬢，風霜殘玉顏。唯餘長安月，照送幾重山。”同集尚收良岑安世四人奉和之作。此外，以昭君為題的詩歌尚見《凌雲集》、《經國集》等。此條或為日人漢籍，識此備考。

王昭君事見《漢書》卷九《元帝紀》、卷九四下《匈奴傳(下)》。

1481 釋波崙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波崙，武后時僧人。有關其生平、著作主要資料如下：

釋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久視之後，乃自專譯。起庚子歲至長安癸卯……沙門波侖、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是自久視元年(700 年)至長安三年(703 年)，義淨於福先寺、西明寺譯經二十部，波崙等筆受證文。

又，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以證聖元年(695 年)乙未，於東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譯。……至久視庚子(700 年)，駕幸潁川三陽宫詔叉譯《大乘入楞伽經》，天后復製序焉。又於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侖、玄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恒景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長安四年，叉以母氏衰老思歸慰覲。”是釋實叉難陀在證聖、久視間譯經，波崙亦筆受。分見《宋高僧傳》卷一、卷二。

釋智昇《開元釋教録》卷八著録《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二卷，原注云：“或一卷。貞觀中，在内譯初出，與《唐流志千眼千手身經》同本。沙門波侖製序。”卷九著録《不空罥索陀羅尼經》一卷，原注：“一名普門。此有一十六品，是梵本經。沙門波侖製序。”又，《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原注：“第五出，與北涼曇無讖四卷《金光明》等同本。長安三年十月四日於西明寺譯畢，沙門波侖惠表筆受。”又，《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原注：“長安三年十月四日於西明寺譯，沙門波侖惠表等筆受。”

《大日本古文書》卷八第 526 頁天平十六年(744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疏所解》記載：“《尊勝琳珠(原注：“‘珠林’邪?”)序》一卷，沙門波箭(案：當‘崙’之誤。)撰。五十三紙。通行二卷。”所撰《尊勝珠林序》亦見《大日本古文書》卷九天平十九年六月四日《寫後經所解》及《大日本古文書》卷九(《正倉院文書・續修别集》二七帙)(無名氏注曰：“所謂佛頂經疏。”)，《大日本古文書》卷一二第 42 頁天平勝寶三年九月二十日、第 513 頁天平勝寶五年

(五月七日類收)、第522頁天平勝寶五年(五月七日類收)。沙門永超集《東域傳燈目録》卷一著録《灌頂經珠林》一卷,原注:"行感師撰,波侖作序。"

又,宋陳思《寶刻叢編》卷七引《集古録目》著録《唐崇聖寺曇遂法師碑》,曰:"唐薦福寺譯經沙門波崙撰,前鳳州録事袁元悊書。法師姓魏氏,鉅鹿曲陽人。高宗儀鳳中,初建崇聖寺,召法師居之。其後,自斷支體,刳心腹,以食百獸而死。碑以長安元年立。"又引《京兆金石録》著録《唐興善寺真器禪師塔碑》,曰:"僧波崙撰。大足元年(701年)立。"亦見《寶刻類編》卷二。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參考】

今存文兩篇,見《全唐文》卷九一三。

1482 釋懷義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唐武則天時,有僧懷義者,或即其集。

僧懷義,俗姓馮,名小寶。京兆鄠縣(治今陝西户縣北)人。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則天。則天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婿薛紹合族。為白馬寺寺主。永昌中,拜右衛大將軍,封鄂國公。長壽中,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討默啜,未行而止。證聖中,以御醫沈南璆得幸,愠而焚天堂。天册萬歲元年(695年)二月,則天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白馬寺,焚之以造塔。事見《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資治通鑑》卷二〇三至卷二〇五據《實録》詳述其事,可參看。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參考】

唐達摩流支譯《佛説寶雨經》卷二:"大周長壽二年歲次癸巳(693年)九月丁亥三月己丑佛授記寺譯,大白馬寺大德沙門懷義監譯。"(《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一六《經集部》三)時懷義為白馬寺寺主。

1483 文祖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待考。

1484 喬知之集二卷

【著録】

舊唐　喬知之集二十卷

新唐　喬知之集二十卷（案：此據宋本《新唐書・藝文志》，殿本闕此條。）

直齋　喬知之一卷（詩集類）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喬知之（？—697），行十二。同州馮翊（治今陝西大荔）人。則天時，累除右（一作左）補闕。垂拱二年（686年）遷左司郎中。被殺。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參看陳子昂《燕然軍人畫像銘序》、《觀荆玉篇序》。

案：卒年據《資治通鑑》卷二〇六，《新唐書》卷四《武后本紀》、《唐曆》繫天授元年（690年）。《朝野僉載》卷二曰："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乃作《緑珠怨》以寄之。……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没。"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卷一一《唐紀》三："神功元年六月，誅喬知之"曰："《唐曆》天授元年二月十日，誅喬知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别傳》、趙儋《陳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幃幕。以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云：'昔君事胡馬，餘得奉戎旃。携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曆》、《統紀》、《新紀》殺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云'猶聞北戍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於此。據《朝野僉載》，知之以婢碧玉事為武承嗣諷人羅告之，斬於市南，破家籍没。此時，知之在邊，蓋承嗣先啣之，至此乃殺之耳。"《本事詩・情感》謂碧玉死於載初元年（689年）三月，知之四月下獄，八月死。蓋為《新唐書》本紀所本。

【考證】

《舊唐書》本傳曰："（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二十卷本，早佚。至宋代，止詩集一卷，《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著録，曰："唐右司郎喬知之撰。天授中，為酷吏陷死。集中有《緑珠怨》，蓋其所由以致禍也。"

【參考】

今輯詩見《全唐詩》卷八一，凡十八首。案：《緑珠怨》（今題《緑珠篇》）在其中。或謂《梨

園亭子侍宴》詩為崔湜作。

1485(庚)〔康〕希銑集三卷

【著録】

新唐　康希銑集二十卷

通志　康希銑集二十卷

【校訂】

原“康”誤作“庚”，今正。

【存佚】

佚。

【著者】

康希銑(生卒年不詳)，字南金，會稽(治今浙江紹興市)人。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内率府胄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於政理，舉拜洛州河清令，加朝散大夫。涇州司馬，德州長史，轉定州。屬突厥侵轢，以偏師抗之，遷海州刺史。遷濮州。加銀青光禄大夫，累封汲郡開國公。轉饒州。入為國子司業(《宋高僧傳》卷一四《唐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普令宣講。都督河南元彦沖躬請儼重光聖日，遂闡揚幽贊，允合天心，令盲者見日月之光，聾者聞雷霆之響，儼之演暢，蓋有力焉。……故洛州刺史徐嶠、工部尚書徐安貞，咸以宗室設道友之禮，國子司業康希銑、太子賓客賀知章、朝散大夫杭州臨安縣令朱元睿，亦以鄉曲，具法朋之契。”)。以言事貶房州，轉睦州(《宋高僧傳》卷八《唐越州云門寺道亮傳》曰：神龍三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欽貴大都督李孝逸、……睦州刺史康(希)詵(銑)同心慕仰，請問禪心”)，遷台州。所至之邦，必聞美政。開元初，入計至京，抗表請致仕，不許，仍留三年。請歸鄉，敕書褒美，賜衣物等，仍給傳驛至本州。冬十月二十二日，遘疾，薨於會稽覺胤里第，年七十一。生平事蹟見顔真卿《銀青光禄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顔魯公集》卷七、《全唐文》卷三四四)、《新唐書・藝文志》“康希銑集”注。又，《嘉定赤城志》卷八“歷代郡守”：開元十一年(723年)，康希銑“以銀青光禄大夫來守。會稽人。有集二十卷，見《唐藝文志》及《越州香嚴寺碑》，《壁記》不載”。

【考證】

顔真卿《神道碑銘》曰：“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為右臺侍御史，弟為偃師令，俱以詞學擅名。”嘗著《自古以來清白吏圖》四卷。康希銑撰、徐嶠之書《香嚴寺碑》，事見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六《翰墨》(開元十一年六月立碑，在諸暨薦嚴寺)；康希銑撰、徐嶠之書《龍興寺碑》，事見陳思《寶刻叢編》卷一四《兩浙西路・臨安府》(開元三年二月立)。

1486 虞世南集卅卷

【著録】

舊唐　虞世南集三十卷

新唐　虞世南集三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虞世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57。

【考證】

《舊唐書》卷七二虞世南本傳曰："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

【流佈】

源順《和名類聚抄》十卷本卷五、廿卷本卷一三"鍾"條引有虞世南《禪林寺鍾銘序》。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三八、《唐文拾遺》卷一三，凡二十七篇；詩見《全唐詩》卷三六，孫望《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一，凡三十一首（在隋時所作七首），其中五首，亦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六。

1487 李氏哀詞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不詳，待考。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四月，皇太子李弘卒，追賜孝敬皇帝，詔薛元超撰哀册，事見《資治通鑑》卷二〇三、崔融《薛公墓誌銘》（《全唐文拾遺》第 1 册），文存，見《全唐文》卷一五九，題《孝敬皇帝哀册文》。疑此書即此文，"李氏哀詞"，乃後人所加。薛元超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70。

摯虞《文章流别論》："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息之辭。"哀詞之體例及其寫作要領，參看《文心雕龍》卷三《哀弔》。

1488 遊仙窟一卷

【著録】

通憲　遊仙窟一弓（第八櫃、第一百二十二櫃）

【存佚】

存。

【著者】

唐張鷟撰。張鷟生平事蹟附《舊唐書》卷一四九《張薦傳》，詳本書 0568。

【考證】

《遊仙窟》，唐傳奇，除供説白之散文及供朗誦之駢儷文外，有詩八十五首。

此書自述云："前被賓貢，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敕授關内道小縣尉，見筦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已入甲科"云云，乃指鷟上元二年（675 年）進士及第；"又蒙高第"云云，乃言登下筆成章科，因授襄樂縣尉；"記室"云云，則在河源軍總管幕下任記室。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張鷟》："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據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盈川集》卷一〇）及崔融《薛振墓誌銘并序》（《全唐文拾遺》第 1 册），薛元超遷中書侍郎在儀鳳元年（676 年）二月（《薛振墓誌銘并序》曰："（年）五十四，拜守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駕幸汝，觀射猛獸，公上疏以為不宜親臨。手敕答曰：'忠誠顯著，深納至言。'加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據《資治通鑑》卷二〇二，高宗幸汝州温湯，事在儀鳳元年二月丁亥），知内外百官考在二年（677 年），故此書當撰於此後。又，文云"僕從汧隴，奉使河源"，是張鷟奉使河源，途經積石山，遂撰此書。故知今本結銜寧州襄樂尉，乃署本官，撰作此書當在儀鳳年間稍後、青年時所作也。

《舊唐書》本傳："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學士。……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為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張鷟》："少聰敏過人，其祖齊王文學，以當時儒士多稱鷟之才，莫不歎異，因曰：'我孫為人所知，如天以鸞鷟為鳳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新羅、日本國前後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國，其為聲名遠播如此。"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張鷟《朝野僉載》，史部雜傳類（0568）、子部雜家類（0788）重出，《張文成集》（1401），可參看。所撰《龍筋鳳髓判》，未著録。

【流佈】

此書早在奈良時期已傳入日本。《萬葉集》卷四載山上憶良《沈疴自哀文》引"九泉之下，一錢不值"，即出此書。《沈疴自哀文》乃山上末年之作，山上卒於天平五年（733 年），或鷟生時已傳入。又，大伴家持《贈坂上大嬢歌》十五首，辭意多採自此書。舊鈔本文和三年（1354 年）文章生英房跋云："嵯峨天皇書卷之中，撰得《遊仙窟》。"之後，流傳有緒。源順《和名類聚抄》引有此書。西行法師《唐物語》卷九述及《遊仙窟》本事，謂文成慕武則天而作。平康賴《寶物集》卷四曰："則天皇后，高宗之后也。遇好色者張文成，得《遊仙窟》之文，所謂'可憎病鵲，夜半驚人'，即指當時之事也。"此傳説，恐不可信，然可見日本人頗推重此書。

此書中土早佚，賴日本舊鈔本以存。《經籍訪古志》卷五著録三本：昌平學藏舊鈔本，卷末有文保三年（1319 年）文章生英房跋；容安書院藏舊鈔本；名古屋真福寺藏文和二年（1353 年）鈔本。此外，尚有金剛寺藏元亨元年（1321 年）鈔本、醍醐寺三寶院藏康永三年（1344 年）鈔本等古鈔本及諸種和刻本。文化三年（1804 年）市河世寧選録其中“稍可採覽者一十九首”入《全唐詩逸》，清道光年間鮑廷博編、鮑志祖續編《知不足齋叢書》第三十集重刊《全唐詩逸》，此書方始為人知。1929 年，海寧陳乃乾慎初堂刊印入《古佚小説叢刊初集》，乃國内首次刊行。其後校刻者甚衆，然多據和刻元禄本，古抄本似尚未充分利用。

此書今存無注本（白文本）、有注本兩種。

醍醐寺三寶院本屬無注本。

有注本，則存鈔本及刻本數種。諸有注本皆屬同一系統，乃“集注”類注釋。通行者爲江户初期無刊記本。此本幸田露伴以為乃“唐人”所撰（《露伴全集》卷九《蝸牛庵夜談》），楊守敬亦謂“其於地理諸注，皆以唐十道證之，則亦唐人也”（《日本訪書志》卷八）。注中屢稱“夫蒙”、“陳三”，神田喜一郎以為撰注者或是朝鮮人（《關於遊仙窟》，《言語與文學》第 2 輯，1930. 4），吉田幸一亦持此見，並以為蓋撰於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年間（810－823）至仁明天皇承和十年（843 年）之間（《關於遊仙窟注之制作、注者、渡來的年時》，《書誌學》第 15 卷第 1 號）。李時人、詹緒左以為此本之源可上溯到文保三年，适宜作校勘底本。

此外，在有注諸本以前，似乎流傳過屬另一系統的注釋本，日本學者稱之爲古注本。古注本，今不存，然留有蛛絲馬跡。亮阿闍梨兼意撰《香要抄》引古注一條，曰：“《遊仙窟》曰：‘東王父之仙桂。’注曰：‘代稱東王公是西王母夫，主常食水玉，得仙後，舉月中桂也。’”（亮阿闍梨兼意撰《香要抄・藥種抄》，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 31 卷，天理大學出版部，1977. 9）兼意生於後三條天皇延久四年（1072 年），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1158 年）尚在世。又，釋成安《三教指歸注集》引《遊仙窟注》六條，其書推定成書於寛治二年（1088 年），故古注本成書當在之前；十一世紀時，嘗同時流傳無注本及古注本。

日本現存舊鈔本有十餘種。

【參考】

今存《遊仙窟》詩共七十餘首，《全唐詩逸》選收十九首，《全唐詩補逸》卷四補足其未收者。

中國通行本：陳乃乾《古佚小説叢刊初集》本（海寧陳氏慎初堂排印本，1929. 2）、川島（章廷謙）校點本（北新書局，192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汪辟疆《唐人小説》本（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 2；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 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方詩銘校注本（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5），皆據元禄本。劉堅、蔣紹愚主編，胡雙寶等編校《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本（商務印書館，1990），以醍醐寺本為底本，校以真福寺本、慶安本。李時人編校《全唐五代小説》本（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9），以慶安本為底本。

日本譯注本：魚返善雄譯《遊仙窟》（東書房，1948. 10），漆山又四郎譯註《遊仙窟》（《岩波文庫》3925－3926，岩波書店，1949. 11），前野直彬譯《遊仙窟》（《東洋文庫》43，平凡社，

1965.5),八木澤元《遊仙窟全講》(明治書院,1967),今村與志雄譯注《遊仙窟》(《岩波文庫》赤(32)—035—1,岩波書店,1990.1)。

影印本:金剛寺藏元亨元年(1321年)鈔本,今存約原書十分之四强,雖為殘卷,然為舊鈔本中之最古者,影印本有東野治之編金剛寺本《遊仙窟》(塙書房,2000.2);醍醐寺三寶院藏康永三年(1344年)鈔本,源出正安二年(1300年)寫本,影印本《遊仙窟》(山田孝雄《解題》,古典保存會,1927.1);真福寺藏文和二年(1353年)賢智鈔本(貴重古典籍刊行會,1954.1),此本嘗為狩谷掖齋校勘《和名類聚抄》所用;《遊仙窟鈔》(《勉誠社文庫》97—98,橘守部舊藏,今林望藏,元禄三年大阪田中清三郎刊,附《江户末期刊本、元禄鈔本對照表》,勉誠社,1981),李盛鐸光緒年間在日本影鈔此本,今藏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影印本入《續修四庫全書》);松平文庫藏本(松平黎明會《松平文庫影印叢書》第18卷,新典社,1997.9);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山岸文庫藏影印本(實踐女子大學文學部文藝資料研究所《别册年報》Ⅲ,1994.3)。

和刻本:慶安五年(1652年)一卷本,有注本(李時人、詹緒左以為此本與江户初期無刊記本是同板異刷)。元禄三年(1690年)五卷本(江户松山堂藤井利八刊本),題《遊仙窟鈔》五卷,乃據慶安本翻刻。其後諸本多出此本。此外,成簣堂藏室町時期鈔本,龍門文庫藏日本元和九年(1623年)刊本,與康永鈔本頗不同。慶安本與康永鈔本、真福寺本之勘比,可參看奥野信太郎《真福寺〈遊仙窟〉考勘記》(《史學》第14卷第4號,1936.3)。此外,江户初期無刊記本見藏中進編《江户初期無刊記本遊仙窟・本文と索引》(和泉書院,1981.4)。

有關研究:白木直也《醍醐寺本遊仙窟之研究》(《漢文學紀要》第4號,1949.12)、《遊仙窟注引書考》(《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號,1952.3),平井秀文《真福寺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2號,1953.3)、《陽明文庫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3號,1954.3)、《成簣堂文庫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6號,1956.12)、《成簣堂文庫别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8號,1958)、《神宫文庫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9號,1960.1)、《遊仙窟"菅家本"考》(《語文研究》第10號,1960.4)、《慶應義熟雙注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10號,1961.1)、《肥前島原松平文庫藏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11號,1962.7)、《訓譯醍醐寺本遊仙窟・譯文稿》(《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1分册文科編,第19號,1969)、《古鈔本遊仙窟譯文稿》(平井秀文先生御退官記念行事實行委員會,1974),八木澤元《遊仙窟全講》(明治書院,1967),今西浩子《遊仙窟古鈔本三種と諸本の和訓》(《横浜市立大學論叢・人文科學系列》第31卷第1號,1980.3),趙守儼《張鷟和朝野僉載》(《文史》8,1980),山崎誠《鎌倉時代末期寫遊仙窟有注本殘卷影印・翻刻並に解説》(《中世學問史の基底と展開》Ⅲ,和泉書院,1993.2),柳瀨喜代志《遊仙窟注の世界》(和漢比較文學會編《和漢比較文學叢書》第18卷《和漢比較文學の周邊》,汲古書院,1994.8),李時人、詹緒左《遊仙窟版本與校勘舉要》(《文史》2005年第4期)、《遊仙窟的日本古鈔本和古刊本》(《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遊仙窟古鈔本古刊本勘誤與質疑》(《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金程宇《遊仙窟回傳考》(《域

外漢籍叢刊》,中華書局,2007.7)。

索引:三ケ尻浩《遊仙窟並ニ索引・校訂》(京都三ケ尻浩,1936.8);西岡弘編《遊仙窟索引——漢字並古訓》(國學院大學漢文學研究室,1978.11),附慶安本及汪辟疆本;藏中進編《江户初期無刊記本遊仙窟・本文と索引》(和泉書院,1981.4);築島裕等編《醍醐寺藏本遊仙窟總索引》(《古典籍索引叢書》,汲古書院,1995.4)。

1489 朱子奢集五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朱子奢(? —641),蘇州吴(治今江蘇蘇州市)人。隋大業中,為直秘書學士。唐武德四年(621年),授國子助教。貞觀時,假員外散騎侍郎,持節使新羅,違旨,還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國子博士(據《唐會要》卷三五"褒崇先聖")、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預修《文思博要》(見《唐會要》卷三六"修撰")。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新唐書》卷一九八及《唐會要》。

【考證】

此集兩《唐志》未收,亦不見中國其他古今公私目録。

《舊唐書》本傳:"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新唐書》本傳:"子奢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其集早佚。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一三五,凡五篇。詩僅兩首,一首見《全唐詩》卷三八,題《文德皇后挽歌》;一首見陳尚君《全唐詩續拾》卷一,題《五言早秋侍宴應詔》。

1490 南充郡太守敬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此條蓋唐南充郡(果州)太守敬括集,避唐德宗諱,省"括"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鮑照集》(1447),避武則天諱,作《鮑集》,同此例也。室生寺本"充"字傍佚名標注日文音讀"エン",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遂以為"充"當作"兖",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究》疑為北齊南兖刺史敬顯儁(傳具《北齊書》卷二六,參看《書跡名品叢刊》第3集收《東魏・敬史君碑》,二玄社,1961.12)。識此備考。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敬括(？—771)，字叔弓，河中河東(治今山西永濟)人。進士及第(《登科記考》卷八定為開元二十年，據陳尚君《登科記考正補》當為開元十三年，725年。《登科記考正補》見《唐代文學研究》4)，又應制登科。開元末，為秘書郎。遷右拾遺、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楊國忠出不附己者，括以例為果州刺史。累遷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大曆二年(767年)春，拜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守捉使、長春宮使。三年，拜御史大夫。大曆六年卒。謚曰獻。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舊唐書》卷一一五、《新唐書》卷一七七《敬晦傳》、《國秀集》目録下、常衮《授敬括御史大夫制》、《唐會要》卷七九、《唐詩紀事》卷一九。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此集當編於敬括為南充郡太守時，然《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著録之本蓋傳寫於唐德宗李适即位以後。不見兩《唐志》，早佚。

【參考】

今輯文十七篇，分見《全唐文》卷三五四、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四三。輯詩一首，題《省試七月流火》，見《全唐詩》卷二一五；《國秀集》目録録其詩兩首，有目無詩。

1491 進士富燾雜文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富燾，生平事蹟不詳。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1492 私記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待考。

1493 白氏文集七十卷

【著録】

新唐　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　白居易。

崇文　白氏文集七十卷　白居易撰。

郡齋　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樂天也。

宋志　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

通憲　白氏文集　二帙(原注:欠)、三帙十帖、四帙十帖、五帙十帖、六帙十帖、七帙十一帖。(第一百零五櫃)

【存佚】

存。

【著者】

白居易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824。

【考證】

白居易生前曾幾度自編文集,較為重要者,一為長慶間所編《白氏長慶集》(前集)五十卷;一為晚年所編《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凡七十五卷。略述其編集概要:

其一,白氏集五十卷本,編成於長慶四年(824 年),號《白氏長慶集》,事見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曰:"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纂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微之序。"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五一《(長慶集)後序》曰:"前三年,元微之為予編次文集而敘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三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五十首,律詩三百首,碑誌序記表贊共十首,以類相附,合為五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時大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頭白,衰也久矣。拙音狂句,亦已多矣。由兹而後,宜其絶筆。若餘習未盡,時時一詠,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報微之,故復序於卷首云爾。"(刊本《後序》有誤脱,花房英樹據《白氏文集要文抄》校補)今以那波本為代表之前後續集刊本之《前集》五十卷保持元稹編定原貌,前二十卷詩,後三十卷文;所收為長慶三年(823 年)以前作品。《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另著録《白氏長慶集》廿九(1495),疑即此本。原本不存,今存平安中期選鈔本。

其二,《後集》卷數不詳,成於大和二年(828 年)秋。參看上引《後序》,所收蓋長慶三年以來詩文,與以下"其六"《後集》不同。

其三,《白氏文集》六十卷,成於大和九年(835 年)夏。《白氏文集》卷六一《東林寺白氏文集記》曰:"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既畢,納於藏中。……大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所收乃大和二年以後詩文。是集納於江州東林寺。從此,稱白集為《白氏文集》。

其四,《白氏文集》六十五卷,成於開成元年(836 年)閏五月。《白氏文集》卷六一《聖善寺白氏文集記》曰:"故以斯文集置於是院。其集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原注: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録一卷在外),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開成元年閏

五月十二日樂天記。”增補不少大和九年以前作品。是集納於洛陽聖善寺。

其五,《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成於開成四年(839 年)二月。《白氏文集》卷六一《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曰:“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將開成元年以後作品按詩文分別與前五卷重編。是集納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

其六,《後集》二十卷,成於會昌二年(842 年)秋,與《前集》(《白氏長慶集》)合為七十卷。《白氏文集》卷七一《白氏集後記》曰:“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又,據《白氏文集》卷六九《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皋上人》,此《後集》亦納藏東林寺。此本編次與六十七卷不同。《崇文總目》著録。原本佚,今日本存諸舊鈔中,有數種出此本。卞孝萱《元稹年譜》繫於大和二年(828 年)秋。

其七,《續後集》五卷(此五卷,細續《後記》,實為《後集》之一部分),七十卷本加此五卷,凡七十五卷,最終由作者於會昌五年(845 年)五月手自編定。上引《白氏集後記》曰:“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七十卷本),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内(六十七卷),一本在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樓(六十五卷);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者是也。

五代吴東林寺大僧正匡白大和六年(934 年)撰《江州德化王東林寺白氏文集記》(《全唐文》卷九一九),謂“即命翰墨者繕之”,“準白侯文集,無令出寺”,“匡集七十卷,一置東都聖善,一置蘇州南禪,一置廬山東林”云云。岑仲勉曾改正錯簡讀之。陳翀重考,據此《記》,《白氏文集》編成以後,東林寺僧侣抄寫并保存,七十卷。在廬山共抄寫三部,分藏三寺。

白氏手定、抄録五部寺藏、家藏《文集》均亡於唐末、五代戰火,代之流傳於世者,乃傳録補鈔本,其中最為人知者,即五代楊澈、李從榮兩個補鈔本。北宋時改編白集編次,前後續集本易為先詩後筆本。今存保持前後續集本原貌的是那波本,反映先詩後筆本面貌者是南宋紹興本。那波本、南宋本均作七十一卷,或以七十卷本為主體,加上了《續後集》的殘存部分。以那波本為基準,删偽補闕,《前集》五十卷收作品二千百八十八首,《後集》收作品一千四百五十首,白集流傳至今蓋散失百餘首。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題“《白氏文集》七十卷”,故知當為上述會昌二年(842 年)成書之七十卷本。

敦煌文獻 P. 2492+Дx. 3865,徐俊取名《唐詩文叢鈔》,凡二十一篇,其中有白詩文十九篇。P. 2492 亦見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卷五,撰有殘卷校記,以為乃據元和間白氏稿本,取名《白香山詩集》,太田次男以為當稱《敦煌本元白詩抄》。其價值在今諸本之上,影印本附文學古籍刊行社、上海古籍刊行社影印《白氏長慶集》。此外,P. 3597 徐俊題《唐詩叢鈔》,其中有白詩三首。其餘諸卷中所謂“白侍郎”作品,蓋多出依託,如附於 S. 0619、S. 6204、P. 3906《字寶》之《讚碎金》等,附 P. 2633《崔氏夫人要訓女文一本》之《白侍郎讚》等,

P. 3821、上海博物館 48 號(41397)《白侍郎作十二時行孝文》等。

【流佈】

《白氏文集後記》云:"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是在白居易生前,其詩文已流傳入日本。有關記載,有四條。其一,見《文德實録》卷三"仁壽元年(851)九月二十六日"條,曰:"散位從四位下藤原朝臣丘守卒。丘守者,從四位下三成之長子也。……(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 年)……出為太宰少貳,因檢校大唐人貨物,適得《元白詩筆》,奏上。帝甚耽悦,授五位上。"其二,日本僧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著録《白家詩集》六卷,圓仁《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録》著録:"《任氏怨歌行》一帖(原注:白居易)"及"《杭越寄和詩并序》一帖"。圓仁歸國不成,經論等由遣唐使携回,時為承和六年(839 年)。其三,日本留學僧惠萼於蘇州南禪寺所抄、有會昌四年(844 年)識語之《文集》鈔本,蓋六十七卷本。惠萼歸國在承和十四年七月(詳下)。其四,慈覺大師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承和十四年)著録《白家詩集》六卷。圓仁歸國在承和十四年十月(《續日本後紀》卷一七),稍晚於惠萼,然圓仁得之於長安,則在開成五年(承和七年,840 年)八月至會昌五年(承和十二年,845 年)之間。藤原丘守、惠萼、圓仁三人傳白氏詩文入日本,幾乎同時。

兹擇一部分有關史料按時間排列如下,以示《白集》之影響:(1)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白樂天讚》曰:"集七十卷,盡是黄金。"(《羣書類從》卷一二九)都良香,卒於元慶三年(879 年),是唐僖宗乾符六年以前,七十卷本已傳入日本。(2)島田忠臣《田氏家集》卷中《吟白舍人詩》:"坐吟卧詠翫詩媒,除却白家餘不能。應是戊申年有子(原注:唐太和戊申年,白舍人始有男子,甲子與余同),付於《文集》海東來。"(《羣書類從》卷一三〇)阿崔生於己酉(829 年),非戊申(828 年),作者蓋生於戊申,以為與阿崔同年,遂記錯。然白氏為阿崔誕生、夭折所作詩皆載七十卷本第五十八卷,島田通讀無疑。島田卒於寬平三年(891 年)。(3)大江千里寬平九年(894 年)成書《句題和歌》,一百二十首中,竟有七十四首以白詩詩句為題。(4)昌泰三年(900 年),菅原道真獻菅原家三代詩文集於醍醐天皇,天皇撰《見右丞相獻家集》詩,注曰"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云云,事見《菅家後草》卷一三。(5)菅原道真撰《菅家後集》,其中《詠樂天北窗三友詩》,言及《洛中集》。(6)慶滋保胤《池亭記》:"飯餐之後,入東閣,開書卷,逢古賢。夫漢文帝為異代之主,以好儉約,安人民也。唐白樂天為異代之師,以長詩句,歸佛法也。晉朝七賢為異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隱也。余遇賢主,遇賢師,遇賢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樂。"(7)平安時期女流作家、歌人清少納言(966 年? —1025 年?)《枕草子》:"《文選》與《文集》,乃博士之必讀文也。"(8)成書於平安中期長編物語《源氏物語》受《長恨歌》之影響。(9)藤原道長《御堂關白記》卷上"寬弘三年(1006 年)十月二十日"條:"唐人曾文所及蘇木、茶垸等持來,《五臣注文選》、《文集》等持來。"卷中"寬弘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條:"作棚厨子二雙,立傍,置文書、《三史》、《八代史》、《文選》、《文集》。"同卷"寬弘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條:"參内……次御送物,摺本《注文選》、同《文集》。""長和二年(1013 年)九月十四日"條:"入唐寂照弟子念救入京後初來,志摺本《文集》并《天台圖》等。"(10)大江正衡卒於寬弘九年(1012 年),其《江吏部集》卷中載詩,題"近日蒙綸命,點《文集》七十卷"云云。(11)大江維時《千載佳句》採收漢詩一千零八十五句,其中收白詩五

百三十五句。(12)藤原公任《和漢朗詠集》,成書於寬仁二年(1018 年)。其書採收唐詩二百三十四句,其中白詩一百三十八句。(13)成書於長治、嘉承(1104－1107)間、藤原實兼記録大江匡房(1041－1111)言談之《江談抄》卷四,有一則嵯峨天皇(786－842,809－823 在位,年號弘仁)與小野篁(802－852)之軼事,言及白集,今録於此:"'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遥望往來船'(《行幸河陽館》,弘仁(嵯峨天皇)御製)故賢相傳云:《白氏文集》一本,詩,渡來,在御所,尤被秘藏,人敢無見。此句在彼集。叡覽之後,即行幸此觀,有此御製也。召小野篁令見,即奏曰:'以"遥"為"空",最美者。'天皇大驚,敕曰:'此句樂天句也,試汝也,本"空"字也。今汝詩情與樂天同也者!'文場故事尤在此事,仍書之。"同書同卷,又曰:"《文集》渡來,中篁所作,相同之句三矣。"藤原賴長《臺記》"康治二年(1143 年)九月二十九日"條記載所讀書目,其中有《新樂府》、《居易别集》。白居易本人生前亦知其作品在日本之評價。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著録七十卷本早已傳入日本,上引都良春《都氏文集》、醍醐天皇詩注等,可作佐證。藤原佐世之後,平安入唐僧奝然於永延元年(987 年)二月歸國,嘗携歸《白居易集》七十卷,事見江少虞《皇朝類苑》卷七八《日本》:"雍熙初,日本僧奝然(音彫然)來朝。……奝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語,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事亦見日本室町時期五山僧瑞溪周鳳(1391－1473)《善鄰國寶記》卷上"冷泉院永觀元年(983)奝然入宋"條引《楊文公談苑》。故古來傳至"日本、新羅諸國"者,蓋以七十卷本為主。然此本中國、日本俱不復存。今日本存諸舊鈔中,金澤鎌倉鈔本(二十三卷)、管見抄本(選抄本,成於鎌倉時期,原十帖,今佚一帖)、《白氏文集要文抄》(學僧宗性撰鈔,凡三百五十九首),蓋出自此七十卷本。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另著録"《白氏長慶集》二十九卷"(1495)。有"長慶"二字,疑為成書於長慶四年(824 年)之《白氏長慶集》五十卷之殘帙。檢日本現存舊鈔白居易集諸本,書内題,前五十卷均題"文集",第五十一卷後均題"白氏後集",唯酒井宇吉藏平安中期鈔本(卷一三至卷一七),其中有題曰"白氏長慶集卷第廿三",故疑此殘卷或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本。

上述成書於開成四年(839 年)之六十七卷,亦曾流傳至日本,為《白氏集後記》中所提及之日本"寫"者之一。鈔寫者為日僧惠萼。惠萼,至少前後入唐四次(會昌初,會昌四年,大中十二年?,咸通初)。第二次於承和十一年(會昌四年,844 年)入唐,承和十四年(846 年)七月(或謂嘉祥元年,大中二年,848 年)歸國。時值會昌之禁,赴五臺山巡禮不果,遂稱裹頭僧、居士空無,入住蘇州南禪院,鈔録南禪院藏本。惠萼鈔本已佚,鈔録卷數、何時携回日本,均不詳。所以得知此事者,乃以後好事者轉抄惠萼題識於金澤文庫本及那波本尾題之後。案:凡十三則。見金澤文庫本卷十二、卷三十一、卷四十一、卷五十二(以上藏於大東急記念文庫)、卷三十三(天理圖書館藏)、卷四十九、卷五十九(以上田中家舊藏,今藏於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又見天海僧正舊藏、今東京尊經閣文庫藏那波本卷十三、卷五十,細井平洲舊藏、今名古屋蓬左文庫藏那波本卷十一、卷四十四,京都陽明文庫藏那波本卷二十五,金子彦二郎舊藏那波本卷二十(參看平岡武夫《關於白氏文集之金澤文庫本、林家校本、

宗性要文抄本、管見抄本》;陳翀《白居易的文學與白氏文集之成立——從廬山到東亞》下篇第六章)。兹録其中兩條,以資參考。卷一一題識曰:"古本(此'古本'蓋即惠萼鈔本)云:大唐吴郡蘇州南禪院日本國裹頭僧(雙行小注:惠萼自寫)《文集》,時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日本承和十一年也。寒食,三月八日,斷火。居士惠萼九日遊吴王劍池、武岳山東寺,到天竺道生法師昔講《涅槃經》時,五百阿羅漢化出現聽經座石上,分明今在。生公影堂裹影側牌詩(原注:或本無此詩。)元稹。我有三寶一百僧,偉哉生公道業弘。金聲玉振神蹟遠,古窟靈龕天香滕。石龕中置影像(原注:此一首不是集内數。)"卷三三卷末題識曰:"本云:會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為日本僧惠萼上人寫此本,且緣怱怱夜間睡夢,用筆都不堪任,且充草本了。"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文集零本》二卷,亦金澤舊藏,存二十八卷及三十三卷。此外,《經籍訪古志》尚著録高野山西南引藏德治二年(1307 年)鈔本,第三卷;文龜三年(1503 年)鈔本,第四卷;竹蔭書屋藏鈔本,第三、四卷。

至於上述六十卷本、六十五卷本、七十五卷本,未見流傳於日本之記載。

今日本存舊鈔本,除散抄詩札外,蓋可分為三個系統:

(1) 神田本,神田喜一郎舊藏。僅存卷三、卷四,内容為《新樂府》,藤原茂明抄於嘉承二年(1107 年),天永四年(1113 年)加點。今藏京都國立博物館。有古典保存會影印本(題《文集》,1927.9—1929.9)及太田次男、小林芳規《神田本白氏文集之研究》附影印本(勉誠社,1982.2)。此本多同宋刊本,可見宋刊本近似唐鈔本。以此本為中心,《新樂府》詩抄本,今存室町以前諸本近二十種,其中有自日本流傳大集中抄出者,亦有自中國單行本携至日本者。

(2) 金澤文庫本。原藏於鎌倉武將北條實時武藏國久良郡金澤村别業文庫,桃山時期散出。今有平安鈔本五卷(卷六、卷八、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四十九)及鎌倉時期寛喜三年(1231 年)至建長四年(1252 年)豐原奉重校訂本二十三卷,分藏數地。所據原本乃博士菅家傳本,菅家本所據則為日僧惠萼於會昌四年在蘇州南禪院所抄六十七卷本,故存南禪寺本面貌,所收詩與傳世白集多不同,有些屬於佚詩,詩題亦頗有差异,且有一些白氏自注(據太田次男研究,金澤文庫本并非惠萼攜歸日本的文本的重鈔本,其底本有多種,有的可能是惠萼本,如卷十二、五十二、五十九、别本卷四十九四卷,有的則來自宋刊本。其組成可分為豐原奉校訂本和别本兩種。校訂時不少原文被改動,整理時當恢復原來的文字。)。其中部分(卷三十一、卷三十三、卷五十四)採用北宋刊本,此本有川瀨一馬監修、解説《白氏文集金澤文庫本》(大東急記念文庫出版,勉誠社制作),據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本複製,四册:第一册:卷三、卷四、卷六、卷九、卷十二(1983.10);第二册: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八、卷三十一(1983.12);第三册: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一、卷四十七、卷五十二(1984.1);第四册:卷五十四、卷六十二、卷六十三、卷六十五、卷六十八、附録四(1984.6)。又,平岡武夫、今井清校《白氏文集》,以那波道圓本為底本,主要參校本即為此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其一:卷三、卷四、卷六、卷九、卷十二、卷十七(1971.3);其二: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三、補遺(1972.3);其三:卷三十八、卷四十一、卷五十二、卷五十四、卷六十五、卷六十八、卷

七十，補遺(1973.3)。

(3) 選抄本數種。

其一，管見抄本。亦為七十卷本，今藏日本國立公文館内閣文庫。原十帖(卷)，今亡其一，缺第三帖(卷)。抄録全集詩文佳篇，卷七〇前，據七十卷本；其後數篇，或抄自宋刊本。原鈔抄於康元元年(1256年)至正元元年(1259年)之間，抄者不詳，阿部隆一擬為北條實時，太田次男擬為"鎌倉時期正元元年奉職鎌倉幕府、傾倒《白氏文集》者"。今存《重鈔管見抄》重抄於永仁三年(1295年)。惟宗允亮《政事要略》引用了《白氏文集》，文字與管見抄本相似，太田次男以為北宋最初刊行的《白氏文集》或嘗傳入日本。

其二，《白氏文集要文抄》三册。東大寺學僧宗性抄於建長元年(1249年)至四年、文永十一年(1274年)，所抄乃卷一至卷六十與佛教唱導有關詩文，凡三百五十九首。今分藏東大寺圖書館及正倉院聖語藏。

其三，《文集抄》。抄於建長二年(1250年)，自卷一、卷二、卷五抄出六十三首。今藏國立國會圖書館。

其四，《白氏詩卷》(又稱東博本)。僅一卷。相當《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六十六、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三。卷首及最初十六首詩佚失，存詩八十四首。平安末期鈔本，蓋抄於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中葉。此殘卷存《白集》原貌。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列品番號2942)。圖版寫真見《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録・日本書蹟(和様Ⅰ)》(東京國立博物館，1989)，參看小松茂美《古筆學大成》第二十五卷《文集古筆切》(講談社，1993)、《平安朝傳來的白氏文集與三蹟之研究》(《小松茂美著作集》，旺文社，1996—1997)，静永健《關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古筆殘卷白氏文集卷六十六之本文》(《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5集，2003.10；劉維治譯文載《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古筆切白氏文集卷六十六影印、翻字》(全文影印，《白居易研究年報》2003年第4期)。

此外，單篇或摘鈔本主要有：(1)酒井宇吉藏平安鈔本，乃《白氏文集》卷二，抄於十二世紀初，舊鈔本中卷二唯一幸存者。(2)尊經閣文庫藏醍醐天皇(898—930在位)寫鈔詩句。(3)宫内廳書陵部藏卷三，乃元亨四年(1324年)抄長久二年(1041年)本。(4)仁和寺藏《秦中吟》，鎌倉時期鈔本，文治四年(1188年)藤原敦經加點。(5)尊經閣文庫藏《白樂天續古詩》殘卷，平安、鎌倉間鈔本。(6)御物本《新樂府》二卷，鎌倉末期鈔本。(7)尊圓法親王(1298—1356)所抄《長恨歌》所抄，蓋據天皇家秘藏，所謂"貴所御本"。此外，鎌倉、室町時期所鈔《長恨歌》、《琵琶行》則有十餘種之多。

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集部別集類著録白集舊鈔本數種：求古樓藏《文集》零本二卷，第二十八及三十三兩卷；高野山西南院藏《文集》第二卷；收藏者未著日本文龜三年(1503年)鈔本，乃第四卷；竹蔭書屋藏第三、四卷。森立之曰："案：樂天後記稱，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羅諸國傳寫者不在此記，乃知樂天在日是集既早東來也。考樂天卒於會昌六年(846年)，則惠萼齎傳當亦在其前矣。以上諸本，卷端單題'文集'，不冠'白氏'字，即是白氏之舊觀，實為李唐轉傳之真，雖零殘數卷，可不貴重乎？"

白集宋刊本日本今不存，然有數則記録可以證實無疑嘗傳入日本。

日本刊行白集，最早者即水尾天皇元和四年(1618年)所刊那波道圓朝鮮古活字本。

值得注意者，此書之名。《源氏物語》等平安時期日本古典，凡提及鈔本《白氏文集》者，多稱《文集》。大江正衡《江吏部集》卷中："近日蒙綸命，點《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為江家，白樂天之恩也。何故者？延喜聖代，千古、維時，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曆聖代，維時、齊光，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禄御寓，齊光、定基，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爰當今盛興延喜、天曆之故事，而匡衡為《文集》之侍讀。"松下見林(1637－1703)曰："惠萼本題'《文集》太原白居易'，乃此本流布於世，故我朝古之人引《白氏長慶集》，惟稱《文集》。《源氏物語》、《江吏部集》等俱曰《文集》是也。其後，中國印本《文集》渡於我朝，題曰《白氏文集》，爾來亦僉唯《白氏文集》，詠歌大概曰《白氏文集》是也：各知其由矣。"(《異稱日本傳》卷上二)神田喜一郎跋其所藏平安鈔本影印本(古典保存會，1927)，曰："此卷首題'文集卷三下'，下署'太原白居易'，體例不同今本，知出香山手定。至後世展轉雕印《文集》上，漫加'白氏'，而非復《長慶集》之舊。"其意謂《文集》之稱，並非《白氏文集》略稱，而是鈔本原内題；"白氏"二字，乃後人所加。然，《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實題《白氏文集》，檢《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其著録書名體例皆據本書，於諸家别集，多直題"集"，例外者則題如原題，如《李白歌行集》(1424)、《令狐楚表奏集》(1435)，徐陵有兩集，則分題《徐陵筆集》(1464)及《徐陵集》(1465)，故知《白氏文集》亦當為原書原題也。其實，平安時期，雖多稱《文集》，然稱《白氏文集》者，非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如：《菅家後集》載醍醐御製、《江談抄》卷四、《通憲入道藏書目録》、《朝野羣載》卷一《新樂府廿句和歌題序》、《水言抄》等，皆稱《白氏文集》。更有一書兩稱者，《政事要略》卷六〇稱《文集·策林》，卷六十一、八十一則稱《白氏文集·策林》。故《文集》之稱，既是原書内題，亦是《白氏文集》略稱，"白氏"二字，未必後人所加。又，中國往往總稱白集為《白氏長慶集》，包括成書於長慶以後的作品，日本則一直通稱白集為《白氏文集》。上述其三、其四、其五三本，白居易自題《白氏文集》，故《白氏文集》當為白集通稱。中日取名不同，跟兩國語言差異也有關係(神鷹德治《白居易的大集本的兩個書名—白氏文集與白氏長慶集》，《文藝研究》112，2010)。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六五六至卷六八二；詩見《全唐詩》卷四二四至卷四六二、孫望《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七、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五、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八。此外，金程宇自高麗(918－1392)前期文人所編唐詩選本《十抄詩》輯得《漁父》、《水精念珠》二首，後者與敦煌文獻P.2987《西天大小乘經律並及見在大唐國内都數目録》末所抄《禪月大師(僧貫休)懸水精念珠詩》(《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下編《敦煌遺書詩歌散録》卷上，中華書局，2000.6)相似，歸屬未詳。陳翀據《海録碎事》、《錦繡萬花谷》、《古今事文類聚》、《全芳備祖》輯得白居易"酥香"故事、與元稹唱和詩《八月十四日翫月》以及逸句五首。參看：岡田千穗《十抄詩研究——以全唐詩的佚詩和校勘為中心》(二松舍大學碩士論文，2001)，金程宇《韓國本十抄詩中的唐人佚詩輯考》(《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域外漢籍叢考》，中華書局，2007.7)，植木久行《千載佳句所收白居易詩逸句考(上)(下)》(白居易研究會編《白居易研究年報》2、4，勉誠出版，2001、2003)，查屏球《新

補全唐詩102首——高麗〈十抄詩〉中所存唐人佚詩》(《文史》2003年第1輯),陳翀《宋代私撰類書所收の白居易逸文考》(《中國文學論集》36,2007;收入《白居易の文學と白氏文集の成立》,勉誠出版,2011.4)。

善本:殘宋本十七卷(國家圖書館藏),南宋紹興刊本(國家圖書館藏),朝鮮刊銅活字本(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朝鮮刊整版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那波道圓刊白氏文集本。

今存刊本,最早乃南宋紹興本,出廬山東林寺藏本,《前集》、《後集》完備,《續後集》僅存一卷,重編為七十一卷,即所謂先詩後筆本,題《白氏長慶集》(影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臺灣藝文印書館,1981再版)。顧學頡以此本為底本點校,補録《外集》二卷,改稱《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79)。紹興本收詩三十七卷、文三十四卷,雖已失白氏原編面貌,然為存世最早《白集》刊本。唐時即曾以其諷喻詩編為《白氏諷諫》二卷,宋代有刊本,今有清末武進費氏覆宋刻本及明刻本,即源自宋本。惜顧校未用日本舊鈔本。

明、清刊《白集》或白詩頗多,影響較大者有:一,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郭勳刻本《白樂天文集》三十六卷;二,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馬元調刊本,有《全唐詩稿本39—42》本(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及《古刻本漢詩集成唐詩9—10》本(汲古書院,1974);三,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汪立名校刊編注《白香山詩集》四十卷,有康熙間汪氏一隅草堂刻本、《四部備要》本。汪氏參校衆本,重加編次,又採諸書記載箋注各詩之下,雖未為精密,然有益白詩研究。

和刻本《白集》中學術價值最高者,當數水尾天皇元和四年(1618年)刊那波道圓朝鮮古活字本《白氏文集》。據藤本幸夫考察,此本乃以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成宗十六年(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刊朝鮮活字本以及同系統銅活字本為底本刊行(《朝鮮版白氏文集攷》,太田次男等編《白氏文集の本文》,勉誠社,1995.12)據書中諱字,蓋南宋高宗時刻本,其源出自五代東林寺本。那波本存《白集》原編面貌:《前集》五十卷,先詩後文,皆長慶四年春以前作品,存留白氏作品第一次結集《白氏長慶集》原貌;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卷六十一至卷七十,分為兩單元,均先詩後文。白氏《後集》在大和、開成間四次遞修,此本存會昌三年(843年)編定時、前十卷及後十卷分次編輯之面貌。末一卷《續後集》則為白氏最後數年作品。平岡武夫、今井清《(校定本)白氏文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1—1973),即以那波本為底本,校以金澤文庫本。有《四部叢刊初編》本,然影印本與原本其本文稍有差異。又,下定雅弘、神鷹德治編《那波本白氏文集—宮内廳所藏》1、2、3、4(凡19册,勉誠出版,2012.2)。

《白氏文集》宋、明、清本,舊鈔本、單行本、朝鮮版、那波本、明曆刊本、官版、江户時代以後日本刊選集等諸本介紹,參看太田次男等編《白氏文集の本文》(《白居易研究講座》第6卷,勉誠社,1995.12)。

主要校注本: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中村印刷出版部,1960.3;朋友書店再版,1974),平岡武夫、今井清《(校定本)白氏文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1971—1973),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外集》(中華書局,1979.10),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8.12),太田次男《舊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勉誠社,1997.2),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7)、《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1.1)。案:花房、平岡、太田三氏用了日本舊抄本。朱書以馬元調本為底本,參校已見各善本、古抄,尤用力於考證《白集》所涉人事史實,乃第一部《白集》全注本,程功甚偉,唯日本古抄本多轉引,間有缺收。謝注補其不足。

日語譯注本:内田泉之助《白氏文集》(明德出版社,1968.11)、岡村繁《白氏文集》(明治書院,1988.7—)。

有關研究:金子彦二郎《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培風館,1943;《道真の文學研究編》第1册,講談社,1948;藝林舍,1977—1978);小尾郊一《白氏文集の傳本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15卷第2號,1946.1);岑仲勉《論白氏長慶集源流并評東洋本白集和白氏長慶集偽文》(《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1947;《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7);平岡武夫《白氏文集之金澤文庫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抄本、管見抄本について》(《神田博士還曆記念書誌學論集》,平凡社,1957);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中村印刷出版部,1960.3;朋友書店再版,1974);平岡武夫、今井清《(校定本)白氏文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1—1973);花房英樹解説《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文選・趙志集・白氏文集》(天理大學出版部,1980.5);太田次男、小林芳規《神田本白氏文集の研究》附影印本(勉誠社,1982.2);下定雅弘《白氏文集を讀む》(勉誠社,1996.10);太田次男《舊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勉誠社,1997.2)、《白居易研究講座》凡七卷(勉誠社,1993.6—1998.8);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孟列夫(Л. Н. 緬希科夫)主編,М. И. 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等編撰,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7);佐藤道生、後藤昭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貴重典籍叢書》21《漢詩文》(臨川書店,2001);後藤昭雄《金剛寺藏文集抄》(白居易研究會編《白居易研究年報》1,勉誠出版,2000)、《金剛寺藏文集抄影印、翻刻——倣陶潛體十六首》(白居易研究會編《白居易研究年報》4,勉誠出版,2003)、《金剛寺藏文集抄影印、翻刻——賦二首》(白居易研究會編《白居易研究年報》5,勉誠出版,2004);神鷹德治《白氏文集諸本の系譜》(博士論文,2004);陳翀《慧萼と蘇州南禪院本白氏文集の日本傳來——會昌四年識語を讀み解く》(《白居易研究年報》9,2008)、《唐末五代における白氏文集の傳承——詩僧上齊己の活動を中心に》(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中國文學論集》37,2008)、《白氏文集の成立と廬山——匡白江州德化王東林寺白氏文集記を中心に》(《九州中國學會報》46,2008)、《新校白居易傳及白氏文集佚文匯考——以日本中世古文獻為中心》(《文學遺産》2010年第6期)、《白居易の文學と白氏文集の成立——廬山から東アジアへ》(勉誠出版,2011.4);宇都宮啓吾《智積院新文庫藏管見抄(斷簡)について》(白居易研究會編《白居易研究年報》10,勉誠出版,2009);静永健《漢籍傳來——白樂天の詩歌と日本》(勉誠出版,2010.1);文豔蓉《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綜論》(《文獻》2010年第3期);神鷹德治、静永健編《舊鈔本の世界——漢籍受容のタイムカプセル》(勉誠出版,2011.4);白居易研究會編《白居易研究年報》1—13(勉誠出版,2000—2012)。

敦煌文獻研究：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6)、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6)。

索引：平岡武夫、今井清編《白氏文集歌詩索引》(附：那波本的詩的部分；同朋舍出版，1989.10)，神鷹德治主幹、岡田充博、澤崎久和、下定雅弘編《白氏文集諸本作品檢索表(稿)》(《帝塚山學院大學中國文化論叢特刊》，帝塚山學院大學，1996.3)。

1494 元氏長慶集廿五卷

【著録】

新唐　元氏長慶集一百卷
　　又小集十卷　元稹。
崇文　元稹長慶集十卷
　　長慶小集十卷
　　元稹制集二卷
中興　元稹集四十八卷
　　元相逸詩二卷
郡齋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外集一卷　唐元稹微之也。(衢本)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　唐元稹微之也。(袁本)
遂初　元稹長慶集
直齋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唐宰相河南元稹微之撰(詩集類)
宋志　元稹集四十八卷
　　又元相逸詩二卷
四庫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補遺六卷　唐元稹撰。

【存佚】

存，非原本。

【著者】

元稹(779—831)，字微之，別字威明，行九。鮮卑族後裔。世居京兆萬年(治今陝西西安)。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年)，兩經擢第。貞元二十年登平判科(據王勳成《唐代銓選與文學》第8章第4節，中華書局，2001.4)，署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對策第一，授左拾遺。上疏論政，為宰臣所惡，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四年，除監察御史，出使劍南東川，獲罪權貴，分務洛陽東臺。明年召還。又貶為江陵士曹參軍。九年，至唐州，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從事。十年，奉召返京，旋出為通州司馬。十三年冬，轉虢州長史。翌年冬，入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即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821年)，進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次年，由工部侍郎拜相。未幾，出為同州刺史。三年，為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829年)，入為尚書左丞。次年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五年(831年)七月，暴卒於任所。生平事蹟見白居易《元稹墓誌銘》(《白氏文集》卷六一)、《舊唐書》卷一六六、《新唐書》卷一七四、《唐詩紀事》卷三七、《唐才子傳》卷六。有年譜數

種，詳下。

【考證】

元稹詩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所作樂府，最為警策，而流傳最廣者，當為悼亡詩及艷詩。首創次韻詩（或以為盧綸、李益間已有次韻相酬之作，次韻詩非始於元稹，見馬斗全《次韻詩非元稹首創》，《中華詩詞》2000 年第 2 期；此據卞孝萱《唐代次韻詩為元稹首創考》，《晉陽學刊》1986 年第 4 期），為詩者相倣效，目為“元和體”。

《舊唐書》本傳曰：“所著詩賦、詔册、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白居易《元稹墓誌銘》曰：“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總集家類著録《類集》二卷，或為其殘卷，詳本書 1540。）並行於代。……宫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宫、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又，白居易《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云：“百卷文章更付誰。”自注：“微之文集凡一百卷。”百卷集，《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是也。是集蓋編成於浙東任所。《元氏長慶集》卷二二詩題：“郡務稍簡，因得整比舊詩，并連綴焚削封章，繁委篋笥，僅踰百軸，偶成自歎，因寄樂天。”

百卷本，至宋代已殘闕。《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然明代似尚存七十五卷，見《述古堂書目》。宋代流傳新編六十卷本，《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是也。時有建本、蜀本、浙本三種。最早為北宋宣和六年（1124 年）建安劉麟刊本，已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南宋中葉蜀刻殘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影印。王國維、張元濟認為是建安本。王國維跋云：“觀其字體亦建安書肆所刊。建本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惜僅存前十四卷耳。”《四部叢刊》本張元濟跋云：“戊午之秋，江安傅沅叔同年得見殘宋建本《元微之文集》卷一至十四，卷五十一至六十，凡二十四卷，劉序目録并存。”傅增湘《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則稱蜀刻（《藏園羣書題記續集》卷三、《藏園羣書羣書經眼録》卷一二）。王珏以為蜀刻已亡，只存建、浙兩種宋本；明本皆出浙本（《元氏長慶集版本辨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5 期）。周相録則以為沅叔不誤，當為蜀刻（《元氏長慶集版本源流考》，《文獻》2008 年第 1 期）。静嘉堂文庫、東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殘本，前川考為光宗時浙本，影印宋鈔本與兩本最為接近。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宋刊六十卷殘本《元氏長慶集》五卷，存第四十三至四十六卷及第四十八卷。每卷卷首題“元氏長慶集卷第幾”，次行目録，云：“某氏又藏第四十卷，即與此同種。”六十卷本，非《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者所能見，故《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當是原本殘帙也。

元氏另有《小集》十卷。《元氏長慶集・集外文章》載《上令狐相公詩啓》，編者注曰：“此一篇見《長慶小集》及《舊唐書・列傳》。是宋時尚存《小集》也。”洪适《跋元微之集》曰：“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入六十卷中矣。”（《盤洲文集》卷六三）《崇文總目》另有《元稹長慶集》十卷，疑即《小集》，所收有入六十卷者，亦有出六十卷者。又，《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八尚有《外集》一卷，曰：“詩五十二首，皆宫體也。”《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謂《中興館閣書目》另有《逸詩》二卷，曰：“稹嘗自彙其詩為十體，其末為艷詩。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艷者。今世傳《李娃》、《鶯鶯》、《夢遊

春》、《古決絶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即其艷體邪?”《中興館閣書目》之《逸詩》、《郡齋讀書志》之《外集》，乃“艷體”、“宫體”，蓋《小集》之殘也。

所著除此集外，元稹嘗自編詩集兩種。一是元和十五年所編五卷，獻宰相令狐楚，事見《舊唐書》本傳及《長慶集·集外文章·上令狐相公詩啓》；一是長慶元年在江陵獻穆宗的雜體十卷，事見《長慶集》卷三五《進詩狀》。《新唐書·藝文志》尚著録《元白繼和集》一卷、《三州唱和集》(與白居易、崔玄亮)及《元和制策》三卷(與白居易、獨孤郁。稹制誥文競傳當代，長慶末在同州編删其稿為集，事見《長慶集》卷三二《敘奏》)；《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元稹、白居易、李諒唱和詩集《杭越寄詩》二十二卷(1570)。元稹擅傳奇、書法，所作傳奇《鶯鶯傳》，為元雜劇《西廂記》所取材。

【流佈】

元稹詩文，早已傳入日本。大江維時《千載佳句》摘引元稹詩六十五首。藤原公任編《和漢朗詠集》亦摘録元稹詩句。藤原實兼《江談抄》卷五《詩》“齊名不為《元稹集》加點”條：“(大江匡房)又云：一條天皇(986—1011 在位)嘗命齊名爲《元稹集》下卷加點進呈，齊名托辭遁避云云。”)紀齊名(957—999)，平安中期、一條天皇長德年間官大内記，掌詔勅，預編漢詩集《扶桑集》。所謂“加點”，非“返り點”，乃平安時期使用的“ヲコト點”。此《元稹集》或即《元氏長慶集》，然謂“下卷”，不詳。又，《元稹集》及元稹詩記載尚見同卷“王勃、《元稹集》”、“糸類之字出於《元稹集》”、“菅家之作爲元稹詩體”等條。參看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以出典論為中心的比較文學考察》(塙書房，1962.9—1965.3)。

【參考】

今存文，見《全唐文》卷六四七至卷六五五、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六七；詩見《全唐詩》卷三九六至卷四二三、童養年《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五輯得斷句二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五輯佚詩十首又五十一句，重録八句。周相録續有輯佚、辨偽，附《元稹年譜新編》。

通行本：《新刊元微之文集》(據北京圖書館藏宋蜀刻本影印，收卷一至卷一四，卷五一至卷六〇，卷三〇第一、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9)，景印明弘治元年楊循吉景宋傳鈔本《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1；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景明嘉靖壬子東吴董氏茭門别墅本《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文章》一卷(《四部叢刊》)，《四部備要》本《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文章》一卷(據明刊本排印)，冀勤點校《元稹集》六十卷《外集》八卷《附録》五卷(中華書局，1982.8)，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散文卷)》(三秦出版社，2002.6；2008.12)，周相録《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選注本有：蘇仲翔輯注《元稹詩選》(上海春明出版社，1956.2；香港新月出版社，1961.7；香港中流出版社，1974)等。

有關研究：前川幸雄《静嘉堂文庫藏及び東大圖書館藏の宋本元氏長慶集の零本について》(福井漢文學會《漢文學》15，1976.12)，花房英樹、前川幸雄《元稹研究》(京都彙文堂書店，1977.3)，范淑芬《元稹及其樂府詩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7)，赤井益久《自注の文

學——元氏長慶集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古典研究》47,早稲田大學中國古典學會,2002.12),吴偉斌《元稹考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3)。案:自作自注,是元稹集特點之一,自注集中於詩篇,凡三百一十餘條,赤井分"題下注"、"措辭注"、"人名注"、"音注"四類論析。

有關生平事蹟研究:張達人編《唐元微之先生稹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0.4),卞孝萱《元稹年譜》(齊魯書社,1980.6),劉維崇《元稹評傳》(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7.12),王拾遺《元稹傳》(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2),卞孝萱、劉維治《元稹評傳》(《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5期),蹇長春《白居易評傳——附元稹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5),周相録《元稹年譜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吴偉斌《元稹評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3)。

1495 白氏長慶集廿九卷

【著録】

遂初　白居易長慶集

直齋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又新譜一卷(詩集類)

四庫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撰。

【存佚】

殘。

【著者】

白居易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824。

【考證】

白集成書及流傳,詳見本書1493。

此條有"長慶"二字,當為成書於長慶四年(824年)之《白氏長慶集》五十卷之殘帙。檢日本現存舊鈔白居易集諸本,書之内題,前五十卷均作"文集",第五十一卷後均作"白氏後集",唯酒井宇吉藏平安中期選鈔本(卷一三至卷一七),其中有題曰"白氏長慶集卷第廿三",故疑此殘卷乃《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本或其傳鈔本。日本藏本題"長慶集"者,唯此條著録及酒井氏藏本。

卌　總集家　千五百六十八卷。如本。

1496 文心彫龍十卷　劉勰。在雜家。

【著録】

隋志　文心雕龍十卷　梁兼東宫通事舍人劉勰撰。

舊唐　文心雕龍十卷　劉勰撰。

新唐　劉勰文心雕龍十卷

崇文　文心雕龍十卷　劉勰撰。(文史類)

郡齋　文心雕龍十卷　(晉)〔梁〕劉勰撰。(文説類)

直齋　文心雕龍十卷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彥和撰。(文史類)

宋志　劉勰文心雕龍十卷(文史類)

四庫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詩文評類)

【校訂】

"勰"原作"勰",異體,今正。

【存佚】

存。

【著者】

劉勰(467? —538?),字彥和。法名慧地。莒縣(治今山東莒縣)人,生於京口(治今江蘇鎮江市)。少時入建康定林寺依釋僧祐。居寺十餘年。仕梁武帝,至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蕭統卒後,奉敕與釋慧震於定林寺撰經。後出家,改名慧地。生平事蹟見《宋書》卷五一、《梁書》卷五〇、《南史》卷七二。生卒年取楊明照説,見《梁書劉勰傳箋注》(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諸家考證參看下文。

有關劉勰生卒年,諸家主要看法及資料:生年——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年説,見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年説,見張恩普《劉勰生平繫年考略》(《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劉勰生年新探》(《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宋明帝泰始八年(472年)年説,見賈樹新《關於文心雕龍的成書時間及劉勰生卒年的新探》(《四平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3期)。卒年——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二年(521年)間説,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注·引論》、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前言》;普通三年(522年)説,見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巴蜀書社,1988.1);普通四年(523年)、五年(524年)説,見詹鍈《劉勰與文心雕龍》、周紹恒《劉勰卒年新探》(《晉陽學刊》1989年第3期);中大通四年(532年)説,見李慶甲《劉勰卒年考》(《文學評論叢刊》第1輯)、《再談劉勰的卒年問題》(《中國古典文學叢考》,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劉勰年表》;大同二年(536年)或三年(537年)説,見曹道衡、沈玉成《劉勰卒年問題的再探討》;大同四年(538年)、五年(539年)説,見楊明照《劉勰卒年新探》(《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及修訂稿《梁書劉勰傳箋注》(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興膳宏《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

劉勰長於佛理,文辭瑰偉,當時建康寺塔及名僧碑誌多出其手。昭明太子蕭統愛好文學,甚加賞接。《文選》編撰,劉勰或預其事。《梁書》本傳云:"文集行於世。"惜均亡佚不存。除本書外,今止存文兩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六〇。

【考證】

卷一〇《序志篇》解釋書名由來,曰:"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鄒奭之羣言'雕龍'也!"

此書宗旨,有劉勰感夢之説,《序志篇》曰:"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 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

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是劉勰撰作此書，旨在“敷讚聖旨”，矯正去聖離本之文風。

劉勰居建康定林寺十餘年，精研佛典，歷覽古今經史百家及文學作品，區别部類，序而録之。齒在踰立，遂始作《文心雕龍》。歷時五年左右，蓋至齊末而書成。然具體成書時間，仍衆説紛紜。《隋書・經籍志》著録《文心雕龍》曰：“梁兼東宫通事舍人劉勰撰。”是否成書於梁代，清代以來學者已有懷疑。四庫館臣曰：“據《時序篇》中所言，此書實成於齊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劉勰撰，亦後人追題也。”劉毓崧以為《時序篇》言和帝時，范文瀾以為“彦和書成於齊和帝之世”。楊明照以為成書於齊和帝中興元年(501 年)、二年(502 年)之間。牟通《時序篇末段發微》(《文學評論叢刊》第 7 輯)論定《時序篇》作於齊和帝中興年間。陳思苓《文心雕龍成書於齊末補證》(《文學評論叢刊》第 30 輯)則認為《文心》當成書於東昏侯即位初期。近年有些學者以為《文心雕龍》成書於梁初。

《梁書》劉勰本傳曰：“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文心雕龍・序志篇》云：“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别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據此而知，原書分“上篇”、“下篇”，似止二卷。然自《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録解題》、《郡齋讀書志》以來諸家書録俱作十卷，當為後人所分。今亦十卷，五十篇。其中《隱秀》一篇有缺文。自《原道》至《辨騷》五篇為總論，揭示全書綱領，本於道而師於聖，以儒家思想為宗尚歸依。自《明詩》至《書記》二十篇為文體論，分論文學各體源流、特色，并兼論作家、作品。自《神思》至《物色》(不計《時序》)二十篇為創作論，論及創作原則至創作方法等諸多方面。《時序》、《才略》等四篇為文學史論及文學批評論。《自序篇》為自述著作宗旨。各篇各有中心，前後呼應補充，匯成一體。《史通・自敘篇》謂“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綵，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論成書之由，頗能近實；《文史通義・詩話》評此書“體大而慮周”，足可當之無愧。此書乃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巨著，近數十年來，研究此書，廣泛深入，至有“龍學”之稱。

今本經後人改編，編次有所顛倒，詳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郭晉稀《文心雕龍注釋》、《文心雕龍的卷數和篇次》(《甘肅師范大學學報》1979 年第 1 期)。

敦煌文獻 S. 5478(Giles7283)為《文心雕龍》殘卷，起《原道》第一“贊”第五句“體”字，迄《諧隱》第十五篇題，計存《徵聖》、《宗經》、《正諱》、《辨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贊》、

《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十三整篇，及《原道》“贊”末十三字、《諧隱》篇題五字。五篇合一卷，原書乃十卷。趙萬里據避諱字以為蓋出中唐學士大夫(《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校記》，《清華學報》1926年第3卷第1期)。姜亮夫據此推斷：“唐宣宗大中七年癸酉或書《文心雕龍》。”(《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鈴木虎雄以為“蓋唐末鈔本”(《黄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見范文瀾《文心雕龍註》)。楊明照以為“由《銘箴篇》‘張昶’誤為‘張旭’推之，當出玄宗以後人手”(《文心雕龍校注拾遺》)。林其錟則以為“此卷書寫時間，至遲不會晚於開、天之世，也有很大可能出於初唐人之手”(《文心雕龍主要版本源流考略》)。殘卷雖僅存全書百分之二十六强，然可據以校正今本文字者，有四百七十餘字，可見其價值。

除此殘卷外，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謂“近人黄文弼藏唐寫殘卷”。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謂“前北京大學西北科學考察團員某藏唐寫本，約長三尺”。顧廷龍稱，張元濟於1946年農曆九月二十八日嘗持一敦煌本複印件交其校讀《四部叢刊》本《文心雕龍》，而確非S.5478(林其錟《顧廷龍談〈文心雕龍〉敦煌寫本》，《社會科學報》1995.3.16)。

此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重出，亦見子部雜家類(0770)。

【流佈】

漢詩人、漢學者都良香(834—879)嘗用此書《神思》等篇策問文章生(《都氏文集》卷五《評定文章生從七位菅野朝臣惟肖對策文第事》)，公卿、文人菅野道真(845—903)關於聲律音韻之見解出於《聲律》，可知此書在平安前期已經在貴族文人之間流傳(王曉平《關於〈文心雕龍〉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秋之卷)。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徵引此書甚多。

【參考】

此書鈔本、刻本及校本甚多，詳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附録·版本》、詹鍈《文心雕龍義證》附《文心雕龍板本敘録》、林其錟《文心雕龍主要版本源流考略》(《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1)。今存鈔本最早者，乃敦煌文獻S.5478(Giles7283)殘卷；宋刊本，已不存。刻本最早者，為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正嘉興郡學本，十卷，有影印本(《中國古籍珍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0)。

有關注釋、日譯、研究：黄叔琳注、紀昀評、吴梅修校《文心雕龍》十卷(乾隆六年北平黄叔琳養素堂刻本、道光十三年兩廣節署刊本等)，章太炎講演稿(流亡日本期間講演稿，今存上海圖書館)，黄侃《文心雕龍札記》(北京文化學社，1927)，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十卷、附章錫琛《校記》一卷，鈴木虎雄《校勘記》一卷(《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刊》之一，上海開明書店，1936；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斯波六郎《文心雕龍范注補正》(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52.11)、《文心雕龍札記》(《支那學研究》10、12、15、19，1953、1955、1956、1958，廣島支那學會)，黄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1)，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6)，李平、張霞雲《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摭拾》(《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5—4，2007)，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中華書局，1962)，饒宗

頤主編《文心雕龍研究專號》(《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香港大學中文學會,1965.2),中國文學社編《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論文集——文心雕龍研究專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匯編》第2輯,1969.9),興膳宏譯注《文心雕龍》(筑摩書房,1969),户田浩曉《文心雕龍》(明德出版社,1972.2;明治書院,1974.11—1978.6;曹旭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張立齋《文心雕龍考異》(臺北正中書局,1974.11),王叔岷《文心雕龍綴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9),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文心雕龍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甲斐勝二部分譯文見《福岡大學人文論叢》),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周振甫《文心雕龍註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1),郭晉稀《文心雕龍注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李日剛《文心雕龍斠詮》十卷附《附録》六卷(臺北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2),趙仲邑《文心雕龍譯註》(漓江出版社,1982.4),張會恩《文心雕龍詮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8),王元化選編《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齊魯書社,1983.4),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8),王運熙《文心雕龍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王禮卿《文心雕龍通解》(臺北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主編,黎明文化事業,1986),目加田誠譯《文心雕龍》(《目加田誠著作集》第5卷,龍溪書舍,1986.6),户田浩曉譯《文心雕龍》(明治書院,1974—1978)、《中國文學論考》(汲古書院,1987.7),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編《文心雕龍綜論》(臺北學生書局,1988.5),興膳宏《中國の文學理論》(筑摩書房,1988.9),詹鍈《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彭慶環《文心雕龍綜合研究》(正中書局,1990.10),王更生《文心雕龍新論》(文史哲出版社,1991.5),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文史哲學集成》232,文史哲學出版社,1991,7),穆克宏《文心雕龍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9),龍必錕《文心雕龍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8),吴林伯《文心雕龍字義疏證》(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4),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文心雕龍研究》第1輯—第9輯(北京大學出版社,河北大學出版社,學苑出版社,1995—2011),華仲麐《文心雕龍要義申説》(臺北學生書局,1998.10),張少康、汪春泓、陳允鋒、陶禮天合著《文心雕龍研究史》(附1907年至2001年論文、論著目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9),張少康編《文心雕龍研究》(分類選録二十世紀三十三家重要論文、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8),門脇廣文《文心雕龍の研究》(附日本論文、論著目録,創文社,2005.3)。

敦煌文獻有關研究:潘重規《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一卷、附《唐寫文心雕龍殘》一卷(景倫敦大英博物館藏唐鈔本,香港新亞研究所,1970),林其錟、陳鳳金《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集校》(附《宋本太平御覽引文心雕龍輯校》,上海書店,1991.10)。

其他資料:岡村繁編《文心雕龍索引(改訂版)》(采華書林,1982.9),朱迎平《文心雕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楊明照主編《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6),張文勳《文心雕龍研究史》(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6),張少康、汪春泓、陳允鋒、陶禮天《文心雕龍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9),劉殿爵主編《文心雕龍逐字索引》(《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集部》第13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汪春泓《文心雕龍的傳播和影響》(學苑出版社,2002.6),黄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竹澤英輝《文心雕龍人名索引》(愛知大學大學院編《愛知論叢》78,2005),戚良德《文心雕龍學分

類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耿素麗、黄伶選編《文心雕龍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1497(免)〔兔〕園策九卷

【著録】

秘目　兔園策十卷(别集類)

郡齋　兔園策十卷　唐虞世南撰。(子部類書類)

遂初　兔園册府(子部類書類)

宋志　杜嗣先兔園策府三十卷(文史類)

　　杜嗣先兔園策十卷(别集類)

【校訂】

"兔"原作"免",今正。

【存佚】

殘。

【著者】

此書撰者,記載各異。為虞為杜,歷來聚訟不一。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及敦煌文獻 P.2573,可確定乃杜嗣先所撰。《墓誌》云:"其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合廿卷,見行於時。"敦煌文獻詳下。王國維以為或世南有《北堂書鈔》故嫁名於彼,郭長城則以為或李惲子煒為武后所害,懼禍而嫁名於世南。

杜嗣先(634—712),京兆(治所今陝西西安市)人。晉杜預六代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察孝廉。顯慶三年(658年),釋褐蔣王府典籤。麟德二年(665年),乾元殿成,制試《乾元殿頌》,授昭文館直學士。尋授太子左率府倉曹參軍,又除國子監主簿。與學士高若思、孟利貞、劉禕之、郭正一等供奉於芳林門。嗣先等參侍沛王李賢言論,咸亨三年(672年)九月,賢徙封雍王,授嗣先雍王記室參軍。與侍讀劉訥言、功曹韋承慶等參注《後漢書》。上元二年(675年),賢徙封皇太子,嗣先遷太子文學兼攝太子舍人。永隆元年(680年),出為鄆州鉅野縣令,又除幽州薊縣令。還私後,除汝州司馬,又除蘇州吴縣令,尋加朝散大夫、簡州長史。入計,除太子洗馬、昭文館學士,遷給事中、禮部侍郎。武后時,嘗奉敕賓於日本國使。神龍元年(705年),除徐州刺史。卒,年七十九。生平事蹟參看杜維驥《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收入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再補》卷二)、《元和姓纂》卷六、《困學紀聞》卷一四、《觀堂集林》卷二一、《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考證】

此書為奉蔣王李惲之教而作,敦煌本《序》言及撰著緣起:"忽垂恩教,令修新策。今乃勒成一部(一作'十卷'),名曰《兔園策府》,并引經史,為之訓注。"凡四十八門,駢體儷文。蓋為士子應舉之用,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

其成書年代,衆説紛紜。據《舊唐書》卷二六《太宗諸子列傳》,蔣王惲,貞觀十年(636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永徽三年(652年),除梁州都督。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任遂州

刺史在乾封。既以漢梁孝王之"兔園"(亦名梁苑、梁園)名其書,成書當在永徽三年惲除梁州都督以後。又,杜嗣先顯慶三年為蔣王府典籤,麟德二年授昭文館直學士,成書當在顯慶三年至麟德二年之間。

書成之後,頗行於世。此書初為對策而作,後亦用作民間書塾課本。歷代有關記載及著録:《舊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馮)道於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册》。'道知之,召贊謂曰:'《兔園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邪?'贊大愧焉。"《新五代史》卷五五《劉岳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事亦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九"詼諧所累"條:"北中村墅,多以《兔園策》教蒙童,(劉岳)以是譏之。然《兔園策》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一四:"(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野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誚。"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四《考史》:"《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策',謂此也。"

卷數記載參差:十卷,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總集類、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類編類)以及敦煌本《序》(一本作"十卷",一本作"一部")等;二十卷,見《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文史類、《困學紀聞》。案:傳世有白文本和作者自注本兩種,後者卷數較多。其故不詳。王國維以為"豈此書盛行之際或併三十卷為十卷"?吕思勉以為:"知士大夫之尚此書,初蓋以供對策之用,然後有所重者,惟在其儷語而不在其訓注,蓋有録其辭而删其注者,故卷帙止三分之一。"(《隋唐五代政治制度》第20章)《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九卷,當十卷本,闕一卷。

此書南宋以降亡佚,今敦煌文獻存有殘卷四件,均屬第一卷。(一)S. 0614,白文本。尾題"菟園策第一"。(二)S. 1086,作者自注本。賴以窺見此書宗旨。(三)P. 2573+S. 1722,兩殘卷可綴合為一,白文本。P. 2573首行上題"兔園策府卷第一并序",下題"杜嗣先奉教撰";S. 1722尾題"兔園策府第二",含書名、卷次、作者及序文。(四)S. 1086,作者自注本。(五)Дx. 05438,白文本。僅十二行。所存卷一,有五篇:《辨天地》(白文)、《正曆數》(自注)、《議封禪》(自注)、《征東夷》(前半自注)、《均州壤》(白文)。此外,敦煌文獻中尚有不知名類書若干卷,為P. 2524、P. 4636、S. 0078、S. 0079、S. 2588,以P. 2524内容最多,其餘部目及編次同P. 2524,《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疑即《兔園策府》。若其説不誤,則《兔園策府》諸部目,大抵可知。兹列其篇目如次以備考:王部、公主部、公卿部、御史部、刺史部、縣令部、朋友部、人才部、文筆部、勤學部、宴集部、富貴部、酒部、高尚部、貧賤部、送别部(S. 0078)、客遊部(S. 0078、S. 2588)、薦舉部(S. 0078、P. 4636)、報恩部(S. 0078、S. 2588)、兄弟部(S. 0078)、父母部、孝養部(S. 0078、P. 4636)、喪孝部(S. 0078、P. 4636)、孝行部(S. 0078、P. 4636)、孝感部(P. 4636)、孝婦部(P. 4636)、喪葬部、婚姻部(S. 0079)、重妻部(S. 0079)、棄

妻部(S. 0079)、棄夫部(S. 0079)、美男部(S. 0079)、美女部(S. 0079)、貞男部(S. 0079)、貞婦部(S. 0079)、丑男部(S. 0079)、丑女部(S. 0079)、閨情部、神仙部。又,S. 6011、S. 6160、P. 3622+P. 4034 等,屬文賦體類書,體裁近似《兔園策》,識此備考。

吐魯番文獻大谷文書 4087 後半,張娜麗據 S. 3287、P. 2573、S. 0614 復原。

【流佈】

此書著録最早見於本目録,然蓋成書後不久即傳入日本。《杜嗣先墓誌》曰:"又屬皇明遠被,日本來庭,有敕令公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賓於蕃使,共其語話。"李懷遠等四人,最早去世的是懷遠,卒於神龍二年(705 年)八月,故迎賓當在神龍二年以前、武后時。《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序言》,武則天光宅元年(684 年)九月,改鴻臚為司賓。又,《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長壽二年(693 年)秋九月辛丑,以司賓卿豆盧欽望為内史。豆盧欽望等見日本國使或在欽望為司賓卿時。光宅、長壽間,無遣唐使赴唐記録,且奉敕迎賓恐不能私贈圖書,具體傳入日本難以確定。

【參考】

敦煌文獻 P. 2573 有《鳴沙石室佚書初編》影印本(《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鳴沙石室佚書初編》,東方學會,1928)。諸件録文見王三慶《敦煌類書研究》、周丕顯《敦煌古鈔兔園策府考析》,考釋頗詳。郭長城嘗綴合校補並撰《敘録》,今存《序》及卷第一之《辨天地》、《正曆數》、《議封禪》、《征東夷》、《均州壤》。杜嗣先《兔園策府序》亦見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五。

吐魯番出土文獻: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3(法藏館,2003. 3)。

有關研究:羅振玉《兔園册府殘卷提要》;王國維《唐寫本兔園策府殘卷跋》(《觀堂集林》第 21 卷,《海寧王静安先生遺書》,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考 P. 2524,《劉申叔先生遺書》戊類,1934,寧武南氏排印本);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 6);那波利貞《唐鈔本雜抄考》(《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創文社,1974. 2);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敘録》(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敦煌學》第 8 輯,1984. 7)、《敦煌寫本兔園策府佚注補》(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敦煌學》第 9 輯,1985. 1)、《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碩士論文,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5. 6);王三慶《敦煌類書研究》(臺北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6),本田精一《兔園策攷——村書の研究》(《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1,1993);周丕顯《敦煌古鈔兔園策府考析》(《敦煌學輯刊》1994 年第 2 期);劉進寶《敦煌本兔園策府征東夷産生的歷史背景》(《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大中文學報》第 7 期,1995. 4);孟列夫(Л. Н. 緬希科夫)主編,М. И. 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等編撰,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屈直敏《敦煌本兔園策府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附録文,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12);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汲古書院,2006. 2);王璐《敦煌寫本類書兔園策府考證》(《唐都學刊》2008 年第 4 期);葛繼勇《兔園策府的成書及東傳日本》(《甘肅社會科學》2008 年第 5 期)。

1498 注策林廿卷

【著録】

通憲　注(榮)〔策〕林下帙見八弓,欠三弓三方。(第四十一櫃)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撰者不詳,疑乃注釋白居易《策林》之書。《策林》載《白氏長慶集》卷六二至卷六五。其《序》曰:"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户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為四卷,名曰《策林》云耳。"

或以為即應試者携入考場之懷挾也。俞文豹《吹劍録·四録》:"樂天同元稹編制科《策林》七十五門,即懷挾也。淳祐七年(1180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尚書鄭起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半入者幸免。"

白居易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824。

《新唐書·藝文志》有崔玄暐《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乃注《文館詞林》,卷數相合,識此備考。

【流佈】

平安時期,白居易《策林》單行本,與《白氏文集》一起頗流傳於日本。惟宗允亮《政事要略》成書於平安中期長保四年(1002年)或寛弘六年(1009年)左右,往往單提及《策林》,如卷六〇:"《文集·策林》、《文集·樂府》。"卷六一:"《白氏文集·策林》,《文集》七秩第一蘇州禪院《白氏文集》記。"卷八一:"《白氏文集·策林》。"藤原實兼《江談抄》卷五《隱君子》條亦提及《策林》。

平安後期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録》著録《注策林》下帙,當即此書。原書分上、下帙,各十卷,至藤原通憲時,止下帙八卷,闕卷三、卷六。

【參考】

今存單行本《策林》,有明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影抄明刊本(據明刊本,臺北圖書館藏,葉德輝跋)、朝鮮銅活字本(韓國誠庵古書博物館、日本築波大學等藏)。明刊本非今存《白氏文集》抽刻本,出宋本,而宋本則可能是宋人從當時通行本中抽出印行的。朝鮮本是明成化二十一年刊朝鮮銅活字本《白氏文集》抽印本。

有關研究:東英壽《白居易策林考——その構成と文體上の特色》(《白居易研究年報》8,2007),神鷹德治《臺灣"中央圖書館"藏影抄明刊本白氏策林について》(《東方學》61,1981)、《朝鮮銅活字本白氏策林について》(《朝鮮學報》106,1983),謝思煒《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1499 文選卅卷　昭明太子撰。

【著録】

隋志　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舊唐　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新唐　梁昭明太子文選三十卷

崇文　文選六十卷　梁太子統編。

中興　文選六十卷　昭明太子蕭統。

郡齋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纂。

直齋　文選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

通志　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集。

宋志　蕭統文選六十卷　李善注。

通憲　文選目録三弓(第一百零三櫃)

四庫　文選註六十卷　舊本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率府事參軍事崇賢院直學士江都李善為之註,始每卷各分為二。

【存佚】

存。

【著者】

蕭統(501—531),字德施,小字維摩。昭明乃其謚號。南蘭陵(治今江蘇常州市西北)人。梁武帝長子。天監元年(502年),立為皇太子。十五歲,梁武帝使其協理政務。十七年(518年),於玄圃開講釋典。中大通二年(530年),上疏暫停吴興水利工程,梁武優詔答之。三年春,遊園盪舟,墜水得疾。卒,謚昭明,後世稱昭明太子。生平事蹟見《梁書》卷八、《南史》卷五三。

【考證】

蕭統信奉佛教,尤好文學,引納才學之士。當時著名文士殷芸、陸倕、王筠、到洽、劉孝綽、徐勉、蕭子範等與之遊,劉勰亦嘗為東宫僚屬。《梁書》本傳稱其"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宫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其文集生前由劉孝綽編為十卷,身後又由蕭綱上疏重行編定,凡二十卷。今存六卷,有明嘉興葉紹泰刊本及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二本互有異同。《四部叢刊》有影明寶訓堂刻本。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一九至卷二一,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四。參看本書1515。

《文選》三十卷,至唐析為六十卷,收録公元前五世紀東周卜子夏《毛詩序》至公元六世紀梁朝中期劉孝標《廣絶交論》,凡作家一百三十餘人,詩文作品四百八十一篇、七百六十二首(據清水凱夫《新文選學——文選之新研究》)。按文體分類編次,共分賦、詩、騷、七、詔、册、令等三十八類(或計作三十九、三十七類),大體包羅先秦以來主要作品,諸多重要資料賴以保存。據所選作品,其選録標準為以文為本、文質兼重,與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所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正相一致。

此書編撰者,《梁書》、《南史》蕭統本傳及歷代目録著録謂昭明太子,本無疑義。然有兩

條史料，提及劉孝綽。一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序》曰："晚代銓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蕭統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然於取捨，非無舛謬。"另一條為《玉海》卷五四引《中興館閣書目》："《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迄漢、梁文人才士所著賦、詩、騷、七、詔、册、令、教、表、書、啓、牋、記、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誌、行狀等為三十卷。"原注："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案：何遜未嘗在東宫，卒於天監十八年(519年)、普通元年(520年)間，不可能預修此書。《玉海》附注蓋傳聞影響之談，不足為憑，置之不論可矣。元兢《序》則可視作證據。可作旁證者：《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録，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案：蕭統《昭明太子集》，孝綽為之序，見《全梁文》卷六〇。)"同卷《王筠傳》："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孝綽侍從蕭統近二十年，預修此書似不必疑。然如何預修，學界仍有分歧。或認為帝王撰書署其名，然多出門下之手，《文選》亦不例外(曹道衡、沈玉成《有關文選編纂中幾個問題的擬測》)；或以為主編是蕭統，而劉孝綽居重要地位(屈守元《文選導讀》)；或以為編撰者雖署昭明太子名，實際編纂指導乃劉孝綽(林田慎之助《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以上諸説，要言之，此書編撰核心乃蕭統，劉孝綽預修。清水凱夫則以為編纂之中心人物并非蕭統，乃劉孝綽；《文選》並非蕭統"主持"，乃劉孝綽受蕭統之"委任"而編纂，其中劉孝綽强烈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學觀(《新文選學——文選之新研究》)。岡村繁以為，清水説"富有説服力"，昭明太子病重，劉孝綽為其閲讀之便匆匆撰成(《文選之研究》)。案：蕭統所撰《文章(詩苑)英華》(見本書1515)，據《顔氏家訓》卷四《文章篇》，乃孝綽撰。唐劉孝孫為慧静《續古今詩苑英華》(見本書1516)作《序》，亦云"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文選》編纂，所據乃前人總集，主要有沈約《集鈔》、丘遲《集鈔》等，宋、齊以後詩文則據《文章(詩苑)英華》，加之孝綽甚見重於蕭統，蓋《文選》由蕭統主編，劉孝綽預修，并在編纂中居重要地位也。

劉孝綽(481—539)，字孝綽，彭城(治今江蘇徐州市)人。歷太府卿、太子僕、秘書監等，仕終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時劉孝綽文章與何遜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昭明太子賓禮之，乃"十學士"之一(劭思《姓解》"劉")。生平事蹟見《梁書》卷三三、《南史》卷三九。參看詹鴻《劉孝綽年譜》(劉躍進、范子燁《六朝作家年譜輯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1)。

此書之編纂年代，亦衆説紛紜，主要觀點：穆克宏以為編成於普通七年(526年)十一月之前；何融以為始於武帝普通中，完成於普通七年以後；繆鉞以為編定於普通六年(525年)至中大通三年(531年)之間；俞紹初以為編纂在普通四年(523年)至六年間，成書則在於中大通元年(529年)；曹道衡、沈玉成以為編成於中大通元年以前；清水凱夫以為完成於大通元年(527年)、大通二年兩年之間；傅剛以為編撰開始於普通三年(522年)至六年之間，完成則在大通元年(527年)末至中大通元年底之間；許逸民以為，蕭統先編《類文》，然後選出精華，是為《文選》，編撰在天監末至普通二(521年)、三年(522年)間；王立羣以為成書在普通三年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之間；森野繁夫以為，大致在普通末至中大通三年之間；岡村繁以

為，成書於“大通、中大通之交”；清水凱夫以為，編於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底之間。案：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總集類“李善注文選”條：“（唐）竇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録其文，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則所録皆前人作也。”（或以為竇常所言《文選》乃《文章英華》之訛，或以為純屬懸揣之詞，公武無非聊備一説而已）據此，《文選》當撰於天監十七年（518 年）以前，何遜大約卒於此年（或謂何遜卒於普通元年，520 年）。然《文選》所録作者有卒於天監十七年以後者，其中卒年最晚者是陸倕，卒於普通七年，又蕭統卒於中大通三年，故據不録存者之體例，通説以為成書在普通七年至中大通三年之間。衆家孜孜探求，其志可嘉，然多揣摩推測之論。既然文獻闕如，似仍以舊説為安。此外，成書雖在普通七年以後，然所選録作品之寫作年代則大體不遲於天監，其中尤以齊世作品居多。

《文選》編纂趣旨，見《文選序》，略曰：“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踰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選録規制蓋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此書影響極大，唐代及北宋前期，儒生文士以為詩賦範本，至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諺。後人研究著作極多，至稱“選學”；近年又出新成果，遂有“新選學”之稱。

昭明原著白文本三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即此本。此本中土宋以後不見著録，日本尚存殘本數種。

敦煌、吐魯番文獻屬此書殘卷者，有四十餘件：P. 2528《張平子西京賦》，Дx. 01502《左太沖吴都賦》，Дx. 18292《郭景純江賦》，S. 9504《江文通恨賦》，S. 3663《成公子安嘯賦》，Φ. 242《東廣微補亡詩六首——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S. 10179＋?＋P. 2554《陸士衡樂府十七首之吴趨行——鮑明遠樂府八首之白頭吟》，S. 6150《楊德祖答臨淄侯牋》，P. 2527《東方曼倩答客難、揚子雲解嘲》，P. 4884＋P. 2707＋?＋P. 2543＋?＋P. 2542＋?＋P. 3778 ＋?＋P. 3345《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任彦昇王文憲集序、顔延年陽給事諫、顔延年陶徵士誄、王仲寶褚淵碑文》，Дx. 02606＋02900《任彦昇王文憲集序》，P. 2658《揚子雲劇秦美新、班孟堅典引》，P. 5550A《干令升晉紀總論》，P. 2525＋?＋P. 5036《沈休文恩倖傳論——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陸佐公石闕銘》，P. 2645＋敦煌研究院 0356＋?＋北京圖書館新字 1543＋?＋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本＋日本上野氏藏本《李蕭遠運命論——劉孝標辯命論》，P. 2493B《陸士衡演連珠》，Дx. 18967《潘安仁馬汧督誄》，S. 5736《顔延年〈陽給事誄〉》，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107＋日本細川家永青文庫本《文選注》，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本《文選序》，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吐魯番寫本《揚子雲羽獵賦——潘安仁西征賦》，阿斯塔納二三〇號墓出土吐魯番本《木玄虚海賦》，Дx. 08011＋?＋01551＋?＋Ch. 3164＋?＋Дx. 08462《張景陽七命》。案：據金少華《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8）。金文著録各件形態、内容以及有關圖版、録文、研究，著録相關寫卷九件：P. 3480 詩文集選本，P. 2833＋?＋S. 8521《文選音》，李木齋本，P. 2541，Ch. 3693＋?＋Ch. 3699＋?＋Ch. 2400＋?＋Ch. 3865《幽通賦》。又，張娜麗《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真與其原

文書——文獻之流散以及其遞傳、寫真撮影之軌跡》介紹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藏羽田亨《西域出土文獻寫真》776－797、798－801所攝即津藝、永青本《文選注》，作者指出《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散録》5《李木齋舊藏敦煌名跡目録》(第一部分)著録0588《唐玄宗開元四年寫本——文選注卷二》可能跟津藝、永青本有密切關係，此件末題"開元四年二月傳寫訖。"(筑波大學人文社会科學研究科現代語、現代文化專攻編《論叢——現代語、現代文化》5，2010)

又，日本存《文選集注》殘卷，唐鈔本(或謂平安鈔本)，原本一百二十卷，今存二十四卷。注記詳密，亦可參考，見《唐鈔文選集註彙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

【流佈】

奈良以前，《文選》即已傳至日本，奈良時代流傳諸中土著述，以此書為最廣。有關史料如下：

推古天皇時期(604年)，聖德太子製訂《十七條憲法》，其第五條語出《文選》卷五三李蕭遠《運命論》，第一四條語出卷四七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續日本紀》卷卅五寶龜九年(778年)十二月庚寅："玄蕃頭從五位上袁晉卿賜姓清村宿禰。晉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隨我朝使歸朝，時年十八九。學得《文選》、《爾雅》音，爲大學音博士。於後，歷大學頭安房守。"《續日本後紀》卷九承和七年(840年)四月戊辰："參議左大辨從三位藤原朝臣常嗣薨。……少遊大學，涉獵《史》、《漢》，諳誦《文選》。"《續日本後紀》卷一二承和九年(842年)十月丁丑："文章博士從三位菅原朝臣清公薨。……(弘仁)十年(819年)正月，加正五位下，兼文章博士。侍讀《文選》，兼參集議之事。"《文德實録》卷三仁壽元年(851年)四月丁卯："帝喚散位從四位下春澄宿禰善繩於北殿講《文選》，丹後權守從五位上豐階公安人爲都講。"《文德實録》卷八齊衡三年(856年)四月庚寅："右京大夫從四位下藤原朝臣諸成卒。……弘仁年中，爲文章生。聰悟超倫，諳誦《文選》上帙，學中號爲'三傑'。"《三代實録》卷四五元慶八年(884年)四月四日甲午："是日，天皇始讀《文選》。右大辨從四位上兼行勘解由長官橘朝臣廣相侍讀，以從五位上行勘解由次官兼伊勢權介惟良宿禰高尚為都講，太政大臣左右大臣並侍焉。"惟宗直本《令集解》卷一七《選敘令》"秀才進士"條："進士，取明閑時務，並讀《文選》、《爾雅》者。"卷廿二《考課令》"進士"條："凡進士，試時務策二條，帖所讀，《文選》上帙七帖、《爾雅》三帖。"引《古記》云："帖，謂一行三字，以板覆隱，令讀過；此板名為帖也。"又引《朱》云："《文選》並《爾雅》，音讀耳。"是《大寶令》蓋亦有此規定。又，《令集解》卷一五《學令》"經周易尚書"條引《古記》云："問：'《注文選》、《爾雅》亦讀，未知必令讀以不?'答：'任意耳。不必令讀。下條，《孝經》、《論語》皆須兼通，即《文選》、《爾雅》不合試策也。'"(《令集解》、《古記》，詳本書《資料編·引用日本漢籍、和籍解題》)是當時《文選》具有"準經"地位。《文選》與《爾雅》，在神龜五年(728年)七月及天平二年(730年)三月學制改革以前，為大學寮本科(明經科)之副教科書，改革以後為文章科之教科書。其令制沿襲至平安，《延喜式》規定文章道以三《史》、《文選》為教科書。此外，日本學者使用内證法，證明《大寶令》、《日本書紀》、《懷風藻》、《萬葉集》、《續日本書紀》等亦參用《文選》或受其影響(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上)(中)(下)》，塙書房，1962、1964、1965；小島憲之《國

風暗黑時代之文學(上)(中)(下)》,塙書房,1968—1998;東野治之《奈良時代文選之普及》,載《正倉院文書與木簡之研究》,塙書房,1977.9)。諸公私、内典、外典目録均有著録,已為學人所熟知,唯日本奈良時代古文獻《正倉院文書》以及出土文獻、文物之與《文選》有關者,似尚未為中國學人所盡知,兹録以備考。

(1)《大日本古文書》卷一(《正倉院文書·續修》一六)天平三年(731年)八月十日條"皇后宫職移"載《文選音義》七卷。

(2)同上天平四、五年間"皇后宫職移"記録有書寫《文選》及《文選音義》之寫經生工作日與工作量:"《文選》上帙九卷,紙二百卌四張(《正倉院文書》第24帙第11頁)"、"《文選》上帙九卷,紙□□(同上第1帙第443頁)"、"《文選》下帙五卷,紙一百廿(同上第444頁)"、"《文選音義》七卷紙一百八十一張(同上第24帙第12頁)"、"《文選音義》三卷,□七十五(同上第1帙第476頁)"。所鈔《文選》當為無注三十卷本。

(3)《大日本古文書》卷二(《正倉院文書·大橋》一)天平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第2帙第315頁、《寧樂遺文》卷下第511頁)太安寺僧菩提介紹以優婆塞貢進之"秦大藏連喜達(人名)"能讀"《文選上帙音》"。

(4)《正倉院文書》紙背選抄李善注《文選》卷五二之《王命論》、《典論論文》、《六代論》、《博弈論》等文字(《續續修正倉院文書·續續修》四四帙之一〇,《南京遺芳》圖29),乃志斐連麻吕鈔於天平十五(743)左右。

(5)《大日本古文書》卷二《正倉院文書·正集》一七背天平十六年十月"皇后職寫經所"文書,有應"足萬吕"個人之請,鈔寫《文選》紀録。所鈔為卷四十五、卷七、卷四、卷八、卷五〇、卷九、卷六、卷一、卷二、卷三(依原文順序),蓋李善注本也。

(6)《大日本古文書》卷八(《正倉院文書·續續修》四四帙之一〇)"經師等調度充帳"記録:天平十七年十二月"四日,下道朝臣直言《文選音議》一卷,付下道朝臣福倍送遣也。"此乃遣人送《文選音義》給"下道直言"。

(7)天平十八年,有鈔寫李善注《文選》上帙記録凡五條,分見:《大日本古文書》卷八(《正倉院文書·續》帙三二背)《一切經間校帳》、卷九(《正倉院文書·續續修》三七帙二)《經疏料紙受納帳》、卷九(《正倉院文書·續續修》二三帙五背)《經師充本注文》、卷九(《正倉院文書·正集》四一帙背)《寫經疏充用注文》、(《正倉院文書·正集》第369頁)《充裝潢紙檢定帳》。

(8)平城宫出土木簡(編號688、689、696、703、706、745、764、1170),經復原,為下級官兵習字所寫李善《上表文》,時為天平十七至十九年間。

(9)天平勝寶四年(752年)《正倉院文書》第9帙第13頁以下利用紙背貼有所抄《頭陀寺碑》(王簡栖撰,載胡刻本李善注《文選》卷五九)一節斷簡,鈔録文字:"《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以上雙行小字)寧遠將軍長史江夏。"(《正倉院文書·續續修》三五帙之六)

(10)天平勝寶八年《東大寺獻物帳》,光明皇后所書《頭陀寺碑》(王簡栖撰,無注《文選》卷三十。《大日本古文書》卷四、竹内理三編《寧樂遺文》卷中,東京堂,1962)

(11)《正倉院文書續修》卷四八收"秦家主"之書信,曰:"先日宣注《文選》,慇勤欲畫申入侍,紙食料筆黑等備欲求請。"乃"道守君麻吕"托"秦家主"尋找鈔寫"注文選"之人,"秦家主"奉答,鈔者已覓得,望準備紙、食物、筆、墨。據考,此函寫於天平勝寶末或天平寶字初(東野治之《奈良時代文選之普及》,載《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塙書房,1977.9)。

現存三十卷《文選》殘本,據筆者所知有:

(1) 九條本。舊鈔,卷子本,蓋鈔於康和元年(1099 年)至正慶二年(1333 年)之間。今存二十一卷(卷十四重出,若計入,為二十二卷)。前人以為"蓋即就李本單録出本文者"(《經籍訪古志》卷六);經斯波六郎校勘,以為乃鈔自無注三十卷本,唯幾經傳鈔,間有別本羼入(斯波六郎《九條本文選解説》)。

(2) 静嘉堂文庫藏卷十殘卷。日本舊鈔本,抄寫年代不詳。竹添光鴻舊藏。卷首亡,存宋玉《高唐賦》"當年遨遊"至沈約《別范安成》,凡詩賦三十二篇題、作品三十九。據以校九條本,可知兩本屬於同一系統,或出同一底本。參看芳村弘道《静嘉堂文庫所藏古鈔無注本文選卷十殘卷敍録》(《立命館文學》598,2007)。

(3) 上野精一藏《文選》第一。舊鈔,卷子本。《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

(4) 東寺觀智院藏《文選》卷二六"論上"大部分(凡七篇)。元德二年(1330 年)鈔本。有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影印本(天理大學出版部,1980)。花房英樹《解説》謂此鈔本或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條。

(5) 西園寺家舊藏《管見記》卷百五(室町春日參詣,明德二年,1391 年)紙背鈔有《文選》卷二《東京賦》"者乃整法服"至《南都賦》"蛾眉連倦"一段。見山崎誠《文選卷二宮内廳書陵部藏管見記紙背影印、翻刻並に解説》(鎌倉時代語研究会,1984.5)。

此外,據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尚有:

(6) 古鈔《文選》殘二十一卷,抄於元、明間,所據乃李善注前寫本,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

(7) 古鈔《文選》卷七,楊守敬得於日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至於三十卷本之篇目、分卷,日本永享(1429—1441)年間成書之《二中曆》第十一"經史"有記載,頗有價值,兹録於此:"上帙十卷,賦(自第一訖第十之中),詩(始第十之終)。中帙十卷,詩(自第十一訖第十六之初)、離騷(在第十六之中)、歌(自第十六之終訖第十七之中終)、詔策令教(第十八卷)、表(第十九)、書啓彈事箋奏記(第廿)。下帙十卷,書(自第廿一訖廿二之初)、移文檄難(第廿二之中終)、對問設論辭序(第廿)、頌贊符命(第廿四)、史論述讚(第廿五)、論(自第廿六訖廿八之初)、箴銘(第廿[八]之中)、誄(自第廿八之終訖廿九之初)、哀文(第廿九之中)、碑(自第廿九之終訖第三十之初)、墓誌弔祭文(第三十之中終)。今案'教'次有'秀才策文','箴'初有'連珠文','墓誌'次有'行狀文'。又'啓'在'歌'之終。追可勘之)。"諸本卷三六有"文"類,劉盼遂《文選篇題考誤》(《國學論叢》卷一第四號)嘗論及,云不當有此類,據九條本乃脱"策秀才"三字。又,《移書讓太常博士》、《北山移文》,諸本入卷四三"書"類,九條本卷廿二乃另列一類"移",與《郡齋讀書志》卷二〇《文選》條所列諸類目亦相合。又,《難蜀父老》,諸本入卷四四"檄"類,九條本單列卷廿二"難",與《郡齋讀書

志》所列亦合。以上三例，跟《二中曆》所引篇次俱相合，可借此得知三十卷分類原貌。

【參考】

《文選》鈔本殘卷影印本、敦煌殘卷影印本、日本古文獻考證資料、《文選》有關研究著作及論文、日本譯本、《文選集注》殘卷影印本等，詳《文選》李善注條（本書 1500）。

1500 文選六十卷　李善注。

【著録】

隋志　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舊唐　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六十卷　李善注。

新唐　梁昭明太子文選三十卷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

弘決　文選六十卷　梁(照)〔昭〕明太子撰，李善注。（弘安本）

　　文選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李善注。（身延本）

崇文　文選六十卷　梁太子統編。

中興　文選六十卷　昭明太子蕭統。

郡齋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纂。

遂初　李善注文選

直齋　文選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

通志　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集。

宋志　蕭統文選六十卷　李善注。

四庫　文選註六十卷　舊本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院直學士江都李善為之註，始每卷各分為二。

【存佚】

存。

【著者】

李善（？—689），揚州江都（治今江蘇揚州市）人。郡望江夏平春（今屬湖北）。初師曹憲學《文選》。寓居揚州白塔寺，注《文選》。唐高宗永徽六年（655 年）正月，封李賢為潞王，善為潞王府記室參軍，年月不詳。顯慶中，累補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龍朔元年（661 年）九月，徙潞王賢為沛王，善為沛王侍讀。乾封中，出為涇川令。咸亨二年（671 年），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上元元年（674 年），遇赦還，居汴、鄭間，以教授《文選》為業。從學者甚衆，號“文選學”。載初元年，以老病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八九本傳以及《舊唐書》卷一九〇《李邕傳》、《新唐書》卷二〇二《李邕傳》，參看《舊唐書》卷八九《高宗諸子傳》、《資治通鑑》卷一九九《唐紀》一五、《資治通鑑》卷二〇〇《唐紀》一六、《唐會要》卷四《儲君》及饒宗頤《唐代文選學略述——〈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前言》（《唐研究》第 4 卷，

1998),兩《唐書·李邕傳》李善事李賢兩職顛倒,今正。所著除《文選注》外,尚有《文選辨惑》十卷、《漢書辨惑》三十卷。

【考證】

《舊唐書》李善本傳:"嘗注解《文選》,分為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祕閣。"其書表上時間有兩説。一據《上〈文選注〉表》,為顯慶三年(658年);一據《唐會要》卷三六《修撰》:"(顯慶)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上《注文選》六十卷,藏於秘府。"

《崇文總目》:"唐李善因五臣而自為注。"是乃李善注本也。《中興馆閣書目》卷五總集類:"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賦、詩、騷、七、詔、册、令、教、表、書、啓、牋、記、檄、難、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志、行狀等,為三十卷。李善注,析為六十卷。"

李善其學本自曹憲。《舊唐書》卷一八九《曹憲傳》曰:"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李善注《文選》始於寓居揚州白塔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開成三年(838年)十一月廿九日。揚州有卅餘寺。法進僧都本住白塔〔寺〕,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選注》矣。"李善注問世之後,即有異本流傳。李匡乂《資暇集》卷上曰:"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絶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李善之子邕嘗有補益。《新唐書》卷二〇二《李邕傳》云:"(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又曰:"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參讀李匡乂《資暇録》所言,李邕附事見義之説,恐未必可信,然李善之注,確非成於一時,故今存諸本之異文,不僅流傳所致,亦當有出原著者之手者。

李善注是一部與《文選》本書不可分割的集大成的學術著作。其注徵引古籍達數百種,不僅有助於理解詞義典故,而且是後世文字訓詁、校勘輯佚的重要資料。

唐玄宗開元六年(718年),吕延祚將五臣(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文選》進表呈上,是為"五臣注本"。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年),裴氏刻本始合李注、五臣注為一,即所謂"六臣注本"。"六臣注本"盛行,李善注原書遂漸湮没,今所見李善注,乃後人輯録自六臣注本。李注、五臣注合而又分,李注有誤認為他注而被删者,所輯李注又有羼入他注者。

可視作李善單注原本或近似原本者,有敦煌舊鈔本殘卷兩件。P. 2528存三百五十七行。始張平子《西京賦》部分,卷末題"文選卷第二",卷尾題"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濟寺寫"。此本距李善注成書僅二十餘年,保存李善注原貌,猶可珍貴。P. 2527存一百二十行,始自東方曼倩《答客難》,至揚子云《解嘲》,據蔣黼跋定為唐高宗時内府本。又,俄藏Φ. 242(Дx. 242A、L. 1452),自東廣微《補亡詩》末一首至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有人以為出於高宗時李善注本(徐明英、熊紅菊《俄藏Φ242敦煌寫本文選注的避諱與年代》,《敦煌學輯

刊》2010 年第 4 期)。

此外,今殘存《文選集注》(參見《公孫羅文選鈔》條,本書 1501)正文實出自李善注原本,多保留李善單注本面目。又,《文選集注》中李善注有多於刊本者,亦有少於刊本者或相差無幾者,蓋《文選集注》中李善注未必全是原注,今存刊本,已有竄改,其李善注亦非原注面貌。

李善本之最早刊刻,蓋在宋真宗時,景德四年(1007 年),下詔校理,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頒行。《玉海》卷五四《藝文》"雍熙文苑英華"條引《實録》:"景德四年八月丁巳,命直館校理校勘《文苑英華》及《文選》,摹印頒行。祥符二年十月己亥,命太常博士石待問校勘。十二月辛未,又命張秉、薛映、戚綸、陳彭年覆校。"事亦見程俱《麟臺故事》卷二《修纂》、《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三。大中祥符八年,其本燬於宫火。

其次,仁宗天聖刊本,於三年(1025 年)校畢,九年(1031 年)進呈,事見《宋會要輯稿·崇儒》及韓國奎章閣藏六家本《文選》卷末題記。此本殘卷分藏北京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宫博物院",稱天聖明道本,或稱國子監本,乃今存最早《文選》刊本。

再次,則為南宋淳熙八年(1181 年)尤袤刊本,現存李善單注刊本有十餘種,皆出此本。胡克家《文選考異》(《考異》乃顧廣圻撰,詳李慶《胡刻〈文選考異〉為顧千里所作考》,《文獻》22,1984)、斯波六郎《文選諸本研究》以為尤本殆以從六臣本抽出、"往往裁節語句(尤袤跋)"之"李善注本"為底本,參考六臣本,"親爲讎校"(中華書局影印本附袁説友跋)而成。充當其底本之"李善注本"正文中混有五臣注本系統文字,李善注中亦竄入五臣注,尤袤校正,欲復原李善注而未臻善。儘管如此,此本優於六臣注本,猶可糾今通行之李善單注之善本——清胡克家刊本之誤。傅剛以為:"尤刻本(或可説是其底本)是一個以李善本為主要依據,又旁參五臣、六臣而合成的本子。"斯波六郎以胡克家刊本與唐鈔本、《集注》本、北宋板李善單注本等相校,得知在今存諸板本中胡本最近似以上諸古本,最接近李善注原貌。唯須注意者,今通行胡克家本雖淵源於尤本,其底本乃一屢經修補之本,而非原刻尤本。

參看本書 1499、1503。

【流佈】

李善注《文選》,早在奈良時期就盛行於日本,參看本書 1499。

又,木簡 554 抄"文選□□一"五字(《平城宫木簡(一)·解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1995.3),其他木簡有抄"文選五十六卷"六字者(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編《平城宫發掘調查報告(四)》,養德社,1966),有書"文選卷"三字於土器上者(《平城宫出土墨書土器集成》,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參看東野治之《平城宫出土木簡所見文選李善注》。又,藤原賴長《臺記》卷三、《撮壤集》等引及此書。

【參考】

宋尤袤本於淳熙辛丑(1181 年)刻於貴池,《文選》六十卷附尤袤撰《同異》一卷。通行有中華書局本影印本(以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刊本景印,1974)。此外,通行本有:清胡克家刊本(胡本亦出尤本,然與中華書局影印本所據國家圖書館藏尤本不同。《文選》六十卷附胡克家《文選考異》十卷,初刊為嘉慶十四年鄱陽胡氏刊本)。據之影印本有:

京都中文出版社本(1972),北京中華書局本(1977),臺北藝文印書館本(1979),中州古籍出版社本(1990)。其他易見者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四部備要》本等。

日本存南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刊本《六臣注文選》,乃六臣注及明州諸刊本最早者,為日本國寶,今藏足利市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第一卷至第六卷影印本見足利市教育委員會、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編《足利學校秘籍叢刊》第3集(汲古書院,1974.10—1975.7)。

五臣注本通行本:《五臣注文選》三十卷(臺北圖書館1981年景印宋紹興辛巳建陽陳八郎崇化書坊刊本)。其卷第廿殘卷,平安中期鈔本,影印本見《東方文化叢書》第九集(用東京三條公爵家藏國寶古鈔本影印,東方文化學院,1937)、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2卷(卷二十,天理大學出版部,1980.5)。

六臣注《六家文選》六十卷,通行本:《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吴郡袁氏嘉趣堂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刊本(以宋蜀本景刊)、吴勉學重校刊本。

《文選集注》(原本名《集注文選》)一百二十卷,撰者是中唐人(據邱棨鏐説,近時陳翀認為是日本平安中期大江匡衡為一條天皇而撰,見《集注文選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平安の史料を手掛かりとして》,《中國文學論集》38,2009;《文選集注之編撰者及其成書年代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6,中華書局,2010)。今存二十四卷及殘葉,平安時代鈔本(或謂唐鈔本)。影印本有:《唐寫文選集注殘本》十六卷(卷第四十八及卷第五十九,羅振玉用家藏唐鈔本景印。餘十四卷,據横濱金澤文庫及京都小川氏藏鈔本景寫石印,有誤譌。卷四十八、卷六十八、卷九十三為京大本所無。其卷一一六"據東友所藏謄寫小字本鈔補"者,實非保坂本。上虞羅氏《嘉草軒叢書》,1918;臺灣大通書局《羅雪堂先生全集》);《文選注殘》(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編《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部景印舊抄本》第三集至第九集,計卷四十七、卷六十一、卷六十二、卷六十六、卷七十一、卷七十三、卷七十九、卷八十五、卷五十六、卷九十一殘、卷九十四上殘、卷九十四中、卷九十四下、卷一百二上殘、卷一百二下、卷一百一十三、卷八、卷九、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八十八、卷一百一十六、卷四十三殘、卷四十八殘、卷六十一殘、卷六十八、卷九十三、卷一百一十六殘,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1935、1936、1942);《文選集注殘》二卷(卷六十一、卷一百十六,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2卷,天理大學出版部,1980.5);周勛初《唐鈔文選集註彙存》(至今最為完整,凡二十四卷。較京都大學影印本多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第九十八卷,蓋羅振玉未能寓目之海鹽張氏遺物,此卷附見邱棨鏐《文選集注研究(一)》);天津藝術博物館提供周叔弢捐贈第四十八卷後半,拼合京都大學同卷影印本,此卷幾近完帙;京都大學影印本第七十三卷原闕二頁,據國家圖書館藏本補足;京都大學影印本第六十一卷江文通《雜體詩・潘黄門》下闕二十五行,據日本御茶の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藏本補足。尚可補殘葉三:卷第六十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中《李都尉從軍》殘葉(藏石井積翠文庫),卷四《南都賦》殘葉(藏宫内廳書陵部),《南都賦》首頁殘葉(藏横山宏)。又,佚名《全經大意》《老子》條引有《集注文選》,不見今本(《全經大意》録文見後藤昭雄《本朝漢詩文資料論》,勉誠出版,2012.11)。《彙存》附《文選集注引書索引》、《文選集注研究論著目録(1856—199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再版增補,附《文選集注研究論著目録(1856—2011.5)》,2011.

8);《唐寫本文選集注》一百二十卷(存二十四卷)(《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唐寫本)。參看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總集類"文選集注零本"條,董康《書舶庸譚》卷八(1935年5月13日日記),羅振玉《唐寫文選集注殘本序》,新美寬《新獲文選集注斷簡》(《東方學報(京都)》第8册,1937.10),森野繁夫《文選雜識》(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編《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29、30、31,1980、1981、1982),傅剛《文選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唐鈔文選集註彙存前言》、《文選集注的發現、流傳與整理》(《文學遺産》2011年第5期),許逸民《文選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推介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第4期)。另參看:每日新聞社"國寶"委員會編集《國寶》3《平安時代(下)》(每日新聞社,1965.6)、文化廳監修《國寶》9《書跡》1(國書・漢籍1,增補改訂版,每日新聞社,1984.12)。

其他《文選》殘卷:《九條本文選抄》(即《文選》二十四卷,1962),《文選殘》一卷(卷二十六,用京都東寺觀智院藏元德二年鈔本景照,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亦見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2卷,天理大學出版部,1980.5),《文選殘》一卷(日本延喜刊本,《簑喜廬叢書》)。

敦煌、吐魯番殘卷及研究: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羣書叢殘》(上虞羅氏影印本,1917;《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敦煌本文選注殘》一卷附神田喜一郎撰解説(東京細川氏永春文庫用家藏鈔本景印,1965.4);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劉申叔先生遺書》戊集,寧武南氏排印本,1934);岡村繁《細川家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14號,1965.10)、《敦煌本文選注校釋》(《東北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號,1966.2);神田喜一郎輯《敦煌秘籍留真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6);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俄藏敦煌文獻》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白化文《敦煌遺書中文選殘卷綜述》(《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孟列夫(Л.Н.緬希科夫)主編,М.И.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等編撰,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7);羅國威《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10)、《敦煌本文選注箋證》(巴蜀書社,2000.5);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7)、《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6)、《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9);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12);饒宗頤《敦煌本文選斠證(1)(2)》(《新亞學報》1957.8,1958.2)、《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2000.5);李梅《敦煌吐魯番寫本文選研究——從語言文獻角度的考察》(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3);金少華《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8);伏俊璉《敦煌文學文獻叢稿(增訂本)》(中華書局,2011.7);徐俊《敦煌吐魯番本文選拾補》(徐俊"新浪博客"2013.12.14)。案:羅國威《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饒宗頤《敦煌吐魯番本文選》、金少華《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研究》收録較全。

日本古文獻中與《文選》有關資料:内藤乾吉《正倉院古文書の書道史的研究》(正倉院

事務所編《正倉院の書蹟・宮内廳藏版》,日本經濟新聞社,1964),東野治之《奈良時代における文選の普及》、《平城宮出土木簡所見の文選李善注》(《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塙書房,1977.9)。

有關研究: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文選考異》、《文選李注補正》,許巽行《文選筆記》,張雲璈《選學膠言》,朱蘭坡《文選集釋》,胡紹煐《文選箋證》,梁章鉅《文選旁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以上入《選學叢書》,臺北廣文書局,1966.3),黄侃平點、黄焯編次《文選平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駱鴻凱《文選學》(中華書局,1937.6),斯波六郎《文選諸本の研究》(斯波博士退官記念事業會,1957;亦見斯波六郎主編《文選索引》)、《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汲古書院,1982.9),斯波六郎主編《文選索引》(《唐代研究のしおり》特集第1—4,卷首附《文選諸本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編集委員會,1957—1959;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10;李慶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陳新雄、于大成編《昭明文選論文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76.5),林田慎之助《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創文社,1979.2),中村宗彦《九條本文選古訓集》(風間書房,1983.2),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阿部隆一遺稿集》(汲古書院,1985.1—1993.1),林聰明《昭明文選研究初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7),岡村繁《文選編纂の實態と編纂當初の文選評價》(《日本中國學會報》第38號,1986)、《文選の研究》(岩波書店,1999.4)、《さまよえる文選——南北朝末期における文學の動向と文選學の成立》(《禪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5號,1988.12)、《文選の研究》(岩波書店,1999.4)、《重修北宋國子監本李善注文選序説》(《立命館文學》第598號,2007.2),趙福海編《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收曹道衡、沈玉成《有關文選編纂中幾個問題的擬測》等論文,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6),小尾郊一、富永一登、衣川賢次《文選李善注引書攷證》(研文出版,1990.2—1992.2,據重雕宋淳熙本李善注《文選》。案:李善注價值之一,在於引書達一千八百九十一種,其中多佚書,足資考證),趙福海《文選學論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6),李景濂《昭明文選新解》(暨南出版社,1993.6),屈守元《文選導讀》(巴蜀書社,1993.9),興膳宏《文選的成書與流傳》(興膳宏《異域の眼》,筑摩書房,1995.7;戴燕譯《異域之眼——興膳宏中國古典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9),曹道衡《關於蕭統和文選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5期)、《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9),游志誠《昭明文選斠讀》(臺北縣駱駝出版社,1995.7)、《昭明文選學術論考》(臺北學生書局,1996.3),中國文選學研究會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文選學新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10),俞紹初《文選成書過程擬測》(《文學遺産》1998年第1期),俞紹初、許逸民《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華書局,1998.8),清常民《文選及び玉臺新詠の傳來時期について》(《新しい漢字漢文教育》26,1998),穆克宏《昭明文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12),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の研究》(詳論李善家系・傳記・文選學・李善注形成・傳本・唐鈔本殘卷・集注本殘卷・特質・影響・活用等,研文出版,1999.2)、《唐鈔李善單注本文選殘卷考》(《中國學研究論集》7,2001),清水凱夫《新文選學——文選の新研究》(研文出版,1999.10),傅剛《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許逸民《文選編撰年代新説》(《文

學遺産》2000年第4期),小尾郊一《沈思と翰藻——文選の研究》(《小尾郊一著作選》1,研文出版,2001.9),王立羣《文選成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2)、《文選李善注變遷綜述》(《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文本研究:斯波六郎《文選諸本の研究》,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の傳承——唐鈔本から尤本へ》(《日本中國學會報》59,2007)。

譯注本:陰法魯審訂,陳宏天、趙福海、陳復興編《昭明文選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9—),張啓成、徐達等《文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11)。

日譯本:斯波六郎、花房英樹譯《文選》(《世界文學大系》第70卷,附《文選年表》,筑摩書房,1963.12),小尾郊一譯《文選》(《全釋漢文大系》第26—32卷,底本用清胡克家重彫淳熙本,附《文選年表》,集英社,1974.6—1976.10),高橋忠彦譯《李善注文選》(《中國の古典》23—24,學習研究社,1985.1—1985.5)。

索引等參考資料:引得編纂處《文選注引書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5.10),牧角悦子主編《文選研究論著目録》(九州大學文學部,1986.3),山崎健司編《文選李善注——語釋索引》(《熊本縣立大學文學部研究叢書》4,熊本縣立大學文學部紀要編集委員會),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引書索引》(研文出版,1996.2),俞紹初、許逸民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著索引》(中華書局,1998.12),吴正嵐編《文選集注引書索引》、《文選集注研究論著目録(1856—1999)》(以上兩種附《唐鈔文選集註彙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

1501 文選鈔六十九卷　公孫羅撰。

【著録】

舊唐　文選六十卷　公孫羅注。

新唐　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

【校訂】

《文選集注》所稱《鈔》與《音決》作者如同是公孫羅,則此條"六十九"當為"六十"之誤;或所多九卷,乃後人附益。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公孫羅(生卒年不詳),揚州江都(治今江蘇揚州)人。高宗時,為沛王府參軍事,後任無錫縣丞。擅《文選》學,與曹憲、李善、許淹等人相繼以《文選》教授生徒,由是其學大興於代。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新唐書》卷一九八《曹憲傳》。《舊唐書》本傳謂其"撰《文選音義》十卷,行於代"。所著尚有《文選注》六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均佚。

【考證】

日本存《文選集注》殘卷,注記詳密,其中引及大量《鈔》、《音決》(此外還有《五臣本》、《陸善經》),天理圖書館藏《文選卷第廿六》(即所謂觀智院本)中有無名氏所加標注引《鈔》和《音決》。此外,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收藏舊鈔《文選》殘卷紙背亦存有《鈔》之零星内容(據

《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卷四，云："紙背間引公孫羅《文選鈔》，可珍也。"然斯波六郎委托山田勝美抄録原文核對，并非作"公孫羅文選鈔"，僅作"鈔"而已（見斯波六郎《文選諸本之研究》下篇Ⅱ《舊鈔文選集注殘卷》注釋⑩）。《鈔》乃《文選鈔》，蓋出於李善注之後，有意訂補李善注。《音決》，即《文選音決》，注重於注釋字音，間或有補李善、《鈔》之未及者。

羅振玉《唐鈔本文選殘卷跋》謂"《文選音》與《文選音決》恐是一書"，狩野直喜《唐鈔本〈文選〉殘篇跋》、石浜純太郎《君山先生唐鈔本文選殘篇跋書後》、神田喜一郎《文選的故事——關於吉備大臣入唐繪詞》、駱鴻凱《選學源流》、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卷五、周祖謨《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等認為《文選集注》殘卷所引《鈔》、《音決》即公孫羅之《文選鈔》及《文選音決》。然經斯波六郎《文選諸本之研究》考證：一，《鈔》與《音決》所據正文不同，如《吴都賦》，《音決》云："屬，之欲反。或作'屏'，必静反，非。"而《鈔》所據正作"屏"，云："屏，蔽隱處也。"又如，《七啓》，《音決》云："寒如字，或作'搴'。搴，居輦反，非。"而《鈔》正作"搴"，云："搴，取也。"至於《鈔》、《音決》所注正文相異者更不可勝數。二，《鈔》與《音決》所據篇章亦異。如卷六一上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篇題下有案云："以後十三首《鈔》脱。"卷六三《離騷經》一首篇題下案云："此篇至《招隱篇》，《鈔》脱也。"故，《鈔》、《音決》絶非出自一人之手。三，詳案《鈔》之内容，似更有一人。如卷四七曹子建《贈徐幹》詩之《鈔》云："羅云，從此以下七首，此等人并子建知友云云。""羅云"，當為公孫羅，後公孫羅之人引之也。又，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之《鈔》、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之《鈔》，屢屢引"察案云云"（羅振玉以為是陳姚察，所引乃《漢書訓纂》）。故謂《鈔》之撰者，公孫羅以外，當另有一人。邱棨鐊列表排比《鈔》與《音決》異同，以為："《鈔》與《音決》注之有無、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證兩者原非一秩，蓋其原本各自為卷帙，且其為注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決》為公孫羅無疑，則愚見以為《集注》、《鈔》當不可能同為公孫羅。""此《鈔》之撰作，自非揚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業於當代選學大師之李善弟子輩，不能也。"傅剛以為，《鈔》也許要早於李善。

此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無名氏《文選鈔》三十卷（1502），與此條書名相同，撰者未必一人。參看本書1502。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公孫羅撰《文選音決》（1504），可參看。

【參考】

《文選》鈔本殘卷影印本、敦煌殘卷影印本、日本古文獻有關《文選》考證資料、主要研究著作、日本譯本、《文選集注》殘卷影印本等，詳"《文選》李善注"條（1500）。

天理圖書館藏《文選卷第廿六》，即所謂觀智院本，元德二年（1330年）舊鈔本，屬三十卷無注本系統。今有《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1980－1982）卷二影印本。

有關研究：羅振玉《唐鈔本文選殘卷跋》（《羅雪堂先生全集》第六編），狩野直喜《唐鈔本文選殘篇跋》（《讀書纂餘》，弘文堂，1947），石浜純太郎《君山先生唐鈔本文選殘篇跋書後》（《東洋學叢編》，刀江書院，1934），駱鴻凱《選學源流》（《制言》第8期，亦見《文選學》，1937），神田喜一郎《文選の話——吉備の大臣入唐繪詞に關連して》（《東洋學文獻叢説》，二玄社，1969），向宗魯《書陸善經事——題文選集注後》（《説文》半月刊，第3卷第2期，

1943),斯波六郎《文選諸本之研究》下篇Ⅱ《舊鈔本文選集注殘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7),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6),長谷川滋成《文選鈔の引書》(《日本中國學會報》32,1980;章琦譯《古典文獻研究》2011)、《文選鈔引書引得》(《中國中世文學研究》15,1981),周祖謨《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問學集》上册,中華書局,1966),邱榮鍚《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華書局,1998),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の研究》研文出版,1999.2),胡大雷《讀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中之文選鈔》(《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第2期),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

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一引《文選鈔》:"横流,謂依不理而從横流溢,以害民也。"

1502 文選鈔卅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有輯佚。

【考證】

今存舊鈔本《文選集注》引有《鈔》,即《文選鈔》。

據斯波六郎《文選諸本之研究》下篇Ⅱ《舊鈔本文選集注殘卷》考證,《鈔》與《音決》所據《文選》非同本,兩者篇章不同,《鈔》注中有"羅云"、"察云"等,故撰者當為公孫羅以外之人。邱榮鍚《文選集注研究(一)》以為撰者乃揚州江都(治今江蘇揚州市)人,李善弟子,在顯慶二年(657年)至武則天天授元年(690年)間成書,未言及是否《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條。森野繁夫、富永一登以為《文選集注》所引《鈔》,當為三十卷本,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本。撰者乃揚州江都之《文選》學者,顯慶年間成書。狩野充德亦持此説。然而,東野治之據平安末期藤原敦光《秘藏寶鑰鈔》(《真言宗全書》第11集,《續真言宗全書》刊行會校訂,1977.8)明記"公孫羅《文選鈔》",考《鈔》及《音決》均為公孫羅所撰;而兩書所據版本及成書時間不同。岡村繁亦持此説。

筆者以為,《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上條(1501)著録公孫羅《文選鈔》六十九卷,與此條或同名異書,撰者非公孫羅,而為另一人;《文選集注》所引之《鈔》,或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條。

【參考】

《文選》鈔本殘卷影印本、敦煌殘卷影印本、日本古文獻有關《文選》考證資料、主要研究著作、日本譯本、《文選集注》殘卷影印本等,詳《文選》李善注條(1500)。此外,參看斯波六郎《文選諸本之研究》下篇Ⅱ《舊鈔本文選集注殘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7),森野繁夫、富永一登《〈文選集注〉所引〈鈔〉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29集,1977),長谷川滋成《〈文選集注〉の引書》(《日本中國學會報》,第32集,1980),邱榮鍚《文選集注研究(一)》(文選學研究會,1978),狩野充德《文選音決の研究》(溪水社,2000.2),東野治之《〈文選集注〉所引の〈文選鈔〉》(《神田喜一郎先生追悼中國學論集》,二玄社,1986),岡村繁《文

選の研究》,岩波書店,1999),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

1503 文選音義十卷 李善撰。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李善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500。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李善《文選辨惑》十卷,識此備考。

《正倉院文書》言及《文選音義》,撰者、卷數不詳,當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書。有關記録:

(1)《大日本古文書》卷一(《正倉院文書·續修》一六帙)天平三年(731 年)八月十日條"皇后宫職移"著録《文選音義》七卷。

(2)《大日本古文書》卷一(《正倉院文書·續修》一六帙)天平四、五年間"皇后宫職移"記録抄寫《文選》及《文選音義》之寫經生的工作日與工作量,其中"《文選音義》七卷,紙一百八十一張"、"《文選音義》三卷,□七十五"。

(3)《大日本古文書》卷二(《寧樂遺文(下)》)天平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安寺僧菩提所書介紹"秦大藏連喜達"之"貢進解",記載"秦大藏連喜達"所讀諸書中,列"《文選》上帙《音》",或為此書。

(4)《大日本古文書》卷八(《正倉院文書·續續修》四四帙之十《經師等調度充帳》:天平十七年十二月"四日,下道朝臣直言《文選音議》一卷,付下道朝臣福倍送遣也。"此乃遣人送《文選音義》給下道直言。

此書已佚,似乎音、義兼備,未詳是李善原書抑好事者輯自《文選》李善注。但今本《文選》李善注可作參考。李善所上注本時間雖有二説(詳 1500),距《切韻》僅數十年,故其音注是研究《切韻》與初唐語音之重要資料。徐之明收集李善音注直音、反切一千五百餘條,初步考得李善音系統有三十六聲類,推斷是契合南北兩地官音的讀書音,接近《切韻》。

【參考】

《文選》鈔本殘卷影印本、敦煌殘卷影印本、日本古文獻有關《文選》考證資料、主要研究著作、日本譯本、《文選集注》殘卷影印本等,詳《文選》李善注條(1500)。

有關資料及研究:竹内理三編《寧樂遺文》(訂正版,東京堂出版,1962.9—1962.11),徐之明《文選李善音注聲類考》《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4 期),張潔《文選李善音切校議》(《古漢語研究》,1995 年第 1 期),大島正二《唐代字音の研究》(汲古書院,1981.2)、《唐代字音の研究——資料索引》(汲古書院,1981.6)。

1504 文選音決十卷　公孫羅撰。

【著録】

舊唐　文選音十卷

新唐　公孫羅文選音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公孫羅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501。

【考證】

王讜《唐語林》卷二《文學篇》："《南都賦》云'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鳥卵'，非也。"所引"公孫羅"，蓋出此書。今本《文選》卷四《南都賦》原文作"春卵夏筍，秋韭冬菁"。

日本、中國存《文選集注》殘卷，乃平安時代鈔本（或謂唐鈔本），凡一百二十卷，今存二十四卷，其中引及《音決》，蓋即此書。參看本書 1501。《文選集注》中以李善、《鈔》、《音決》、《五臣》、陸善經之順序排列，故此書或撰成於李善《文選注》（顯慶三年，658 年）及《五臣注》（開元六年，718 年）之間。

《文選音決》乃為《文選》正文所作音注，由約五千三百個反切、直音及聲調注等組成，反映七世紀後葉南方（長江下游）語音（狩野充德《文選音決之研究》）。徐之明整理出韻類五十二、韻一百七十六，以為是唐代初期江南讀書音。其韻系，各等重韻已有程度不同合韻現象，然似不同於六朝用韻寬，如支、脂不混，魚、虞不雜，洽、狎分明，其中有近一百條不按被注音字字面所示讀音注音，屬非一般性質注音，與《音決》聲韻系統有所出入，可借以校讀《文選》。

同一漢字，異義往往異讀。江户中期太宰春臺撰《倭讀要領》卷下《發音法》論及此中國古典基礎知識（勉誠社，1979.8）。狩野充德以《發音法》中提及的"好惡"、"知識"、"飲食"、"衣冠"、"見"、"樂"等字詞為例，考察《音決》音注，證明《音決》如同《文選集注》所引李善注、《文選鈔》、五臣注、陸善經注，不僅注音，猶兼釋義。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文選鈔》（1501、1502）。邱棨鏞列表排比《音決》與《鈔》異同，以為兩者原非一秩，為注為音，各有其人。

【流佈】

天平十四年（742 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安寺僧菩提所書介紹"秦大藏連喜達"之"貢進解"，記載"秦大藏連喜達"所讀諸書中，列"《文選》上帙《音》"，或為此書（《正倉院文書》第 2 帙第 315 頁、《寧樂遺文（下）》）。又，《大日本古文書》卷一《正倉院文書》（《正倉院文書・續修》一六）天平三年八月十日及五年八月十一日"皇后宮職移"、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經師等調度充帳"，有《文選音義》，撰者、卷數不詳。

此外，宮内廳書陵部本《類聚名義抄》引"選亠决"一則、"巽音决"三則、"巽亠决"十九則、"文選音决"二則、"文巽亠决"一則、"又巽音决"一則，凡二十七則，當即此書。

【参考】

《文選》鈔本殘卷影印本、敦煌殘卷影印本、日本古文獻有關《文選》考證資料、主要研究著作、日本譯本、《文選集注》殘卷影印本等，詳《文選》李善注條(1500)。

有關研究：向宗魯《書陸善經事——題文選集注後》(《説文》半月刊，第3卷第2期，1943)，邱榮鐊《文選集注研究(一)》(文選學研究會，1978)、《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華書局，1998)，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狩野充德《文選音決の研究》(溪水社，2000.2)、《太宰春臺倭讀要領の發音法と文選音決の音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45－46，2004)、《文選音決の音注と文選の解釋——見、樂二字を例として》(《日本中國學會報》61，2009)，徐之明《文選音決反切韻類考》(《貴州大學學报(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文選音決反切異音與文選校讀》(《貴州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6期)。

參看：竹内理三編《寧樂遺文》(訂正版，東京堂出版，1962.9－1962.11)，大島正二《唐代字音の研究》(汲古書院，1981.2)、《唐代字音の研究——資料索引》(汲古書院，1981.6)。

1505 文選音義十卷　釋道淹撰。

【著録】

舊唐　文選音義十卷　釋道淹撰。

新唐　僧道淹文選音義十卷

　　許淹文選音義十卷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釋道淹，疑即許淹。許淹(生卒年不詳)，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許淹者，潤州句容(今屬江蘇)人也。少出家為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

【考證】

《舊唐書·儒學傳》：許淹"撰《文選音》十卷"。然《舊唐書·經籍志》未著録許淹書，而有《文選音義》十卷，謂釋道淹撰。《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上》曰："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為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唐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憲以仕隋為祕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

宋朱翌《猗覺寮襍記》卷下："士人曾為僧：《南史》伏挺之，不堪蔬素，還俗。唐馮嘉運、許淹、韋渠牟、蔡京、嚴礪。"宋謝采伯《密齋續筆記》："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僧許淹、馬嘉運，棄墨從儒，並名家。"釋(僧)道淹即許淹，"自浮屠還為儒"，為釋時法名道淹，還儒後名許淹。

《文選音義》即《文選音》。

《舊唐書》於《儒學傳》雖提及許淹《文選音》，於《經籍志》僅著録釋道淹《文選音義》，蓋據毋煚《古今書録》。而《新唐書·藝文志》於開元之前部分大致沿用《古今書録》，并參録《舊唐書·經籍志》，唯改"釋"為"僧"，故在總集前部著録"僧道淹《文選音義》"，至後部又據《舊唐書·儒林傳》補録"許淹《文選音》"。《新唐書》為追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遇《舊唐書》傳文中提及書名、卷數，往往删去，而獨在《藝文志》著録，以省其文。《舊唐書》同卷同傳敘及曹憲《文選音義》，至《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上》，曹憲此書亦依體例删去，而在《藝文志》總集類後部（許淹《文選音》之前）補入傳文中被删去之曹憲書；《舊唐書》曹憲條只録書名，未録卷數，故《新唐書·藝文志》撰者加注曰："卷亡。"補録曹憲書手法與補録許淹書同出一轍。殊不知曹憲書確為《舊唐書·經籍志》失收，而許淹書實即釋道淹書，《舊唐書·經籍志》未嘗漏録，《新唐書·藝文志》反為重出，以致滋後人之惑，以為乃二人二書。《玉海》卷五四"梁昭明太子文選"條著録作"僧道淹許淹《文選音義》十卷"，亦以為同一人也。

唐鈔本《文選集注》（或謂平安鈔本，詳本書1500）引《音決》，其中四例乃許淹注。卷九左思《吴都賦》"鬱兮莀茂"句注曰："莀，音悦。許與税反。"卷四八陸士衡《贈尚書顧彦先一首》"凄風迕時彦"句注："淹上人作'迅風'，疾也。"卷一一三上潘岳《夏侯常侍誄》"愊抑失聲"句注曰："愊，普逼反。淹皮力反。"同卷潘岳《汧馬督誄》"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句注曰："噤，其禁反。淹其錦反。"此外，唐沙門慧苑《音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卷上（并序）："猗覺（猗，於宜反。淹師《文選音義》云：猗，美也。）"（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一，《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四事彙部）其書蓋以音為主、兼及義也。

敦煌文獻P.2833＋?＋S.8532，乃《文選音》殘卷。唐武周時鈔本（P.2833第88行"泯"音"民忍"，據此，徐真真以為不晚於貞觀，必早於高宗朝。其實，武周或歸義軍時期的抄本有不避唐諱者，敦煌寫卷中就有這種不避唐諱的武周鈔本）。原本三十卷舊次，存九十七行，起卷二十三《王文憲文集序》後半，止卷二十五《晉紀總論》前半。中有"第廿四"及"第廿五"字樣。篇題省取二字，如《晉紀總論》，作《總論》。隨文摘字，加注直音或反切。字多重出。無釋義，偶為誤字及異文作注。王重民以書殘卷中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淬其鋒"之"淬"字，《文選集注》引《音決》云"蕭子妹反"，與殘卷相合，遂定此殘卷為蕭該《文選音》。周祖謨依《廣韻》音切，考其違合，斷為許淹書。周先列蕭該、曹憲、公孫羅、僧道淹、許淹、李善六家，其後，依次據《文選集注》所存《音決》、蕭該《漢書音義》殘文、曹憲《廣雅注》殘文、李善《文選注》有關音反與殘卷相對核，排除此殘卷撰者為蕭、曹、公孫、李諸人之可能，又以"篇中有音無義"，排除道淹（道淹書以"音義"題）之可能，遂曰："其許淹之書歟?"案：周所論甚確，唯以殘卷"有音無義"而排除道淹，似乎尚可商榷。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卷五《文選音跋》嘗加案曰："周先生所舉例證，有助於否定此殘卷非蕭該《音》，但欲驟定為許淹《音》，則猶待有進一步之例證。"是也。第一，殘卷止九十七行，未必全見其書面目；第二，曹憲書、李善書、公孫羅書亦俱題《音義》、《注》，據目録著録即可否定，何必論證？第三，前人著録此類書往往"音"、"音義"同用於一書，未必精密。如公孫羅書，《舊唐書》本傳題《音義》，《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題《音決》；如徐仙民書，《隋書·經籍志》論語類著録其《五經音》，《晉書》卷九

一《儒林傳》題《五經音訓》;如鄒誕生書,《舊唐書·經籍志》作《史記音義》,《新唐書·藝文志》則題《史記音》。此類書雖大抵以音為主,然亦涉義也。

【流佈】

《正倉院文書》載有抄録《文選音義》記録,撰者、卷數皆不詳,或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書,參看本書 1499。

【參考】

《文選》鈔本殘卷影印本、敦煌殘卷影印本、日本古文獻有關《文選》考證資料、主要研究著作、日本譯本、《文選集注》殘卷影印本等,詳《文選》李善注條(1500)。

敦煌文獻 P. 2833(卷第二十三、第二十五)見神田喜一郎輯《敦煌秘籍留真》卷下(1938;京都臨川書店,1973;《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卷下,臺灣大學,1947)。參看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9)。

有關研究: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 6),周祖謨《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音反》(《輔仁學報》第 8 卷第 1 期;《問學集》,中華書局,1981),大島正二《唐代字音の研究》(汲古書院,1981. 2)、《唐代字音の研究——資料索引》(汲古書院,1981. 6),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の研究》第一章《李善注前史》(研文出版,1999. 2),范志新《唐寫本文選音作者問題之我見》(《晉陽學刊》2005 年第 5 期),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徐真真《敦煌本文選音殘卷研究》(《敦煌學輯刊》2008 年第 1 期)。

1506 文選音義十三卷　曹憲撰。

【著録】

新唐　曹憲文選音義。卷亡。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曹憲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239。

【考證】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本傳曰:"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事亦見《新唐書》卷一九八。又,《大唐新語》卷九《著述》:"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為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為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

《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曹憲《文選音義》,然注曰:"卷亡。"是此書唐末已亡。今偶爾可見者,見胡刻本(一條)、唐寫本《文選集注》中《音決》所引(十一條)、九條本旁記(八條)。胡刻本卷一七傅毅《舞賦》"黎收而拜"句注:"曹憲曰:'瞭眺而拜,上音戾,下居虯反。今檢《玉

篇》目部，無此字。'"尤本"畋"作"瞰"，此條不見明州本、袁本及四部本李善注。唐寫本《文選集注》中《音決》所引，如卷九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清水淬其鋒"句，曰："淬，曹七對反，蕭子妹反。"又，九條本卷九左思《吴都賦》"鮫鰡琵琶"句，注曰："琵，曹步兮反。"此"曹"即曹憲也。僅以今存之例，曹憲《音義》，蓋以音注為主。又，從上引第一條胡刻本之例及其他例看，曹憲所據版本似異於李善本。

唐時治《文選》者，有許、李、公孫諸人，其學皆出於曹，曹書雖佚，然《廣雅》猶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作《博雅》十卷(0239)，可知其音學也。曹憲所注蓋揚州音也。

【流佈】

參看本書 1499。

【參考】

唐鈔本《文選集注》中《文選音決》引有此書。

《文選》鈔本殘卷影印本、敦煌殘卷影印本、日本古文獻有關《文選》考證資料、主要研究著作、日本譯本、《文選集注》殘卷影印本等，詳《文選》李善注條(1500)。此外，參看大島正二《唐代字音の研究》(汲古書院，1981.2)、《唐代字音の研究——資料索引》(汲古書院，1981.6)，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の研究》第一章《李善注前史》(研文出版，1999.2)。

1507 文選抄韻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待考。

1508 小文選九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不詳，待考。

《新唐書·藝文志》有孟利貞《續文選》十三卷，卜長福《續文選》二十卷(原注：開元十七年上，729 年，授富春尉)，卜隱之《擬文選》三十卷(原注：開元處士)，識此備考。

1509 文館詞林千卷

【著録】

舊唐　文館詞林一千卷　許敬宗撰。

新唐　文館辭林一千卷　許敬宗、劉伯莊等撰。

崇文　文館詞林彈事四卷　許敬宗撰。

遂初　文館詞林(子部類書類)

【存佚】

殘。

【著者】

今可考預修者三人:許敬宗、劉伯莊、高智周。

許敬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72。

劉伯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399。

高智周(602—683),常州(今屬江蘇)人。舉進士及第。歷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壽州刺史、正諫大夫、黄門侍郎。唐高宗儀鳳元年(667 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八五、《新唐書》卷一〇六、《大唐新語》卷六、《太平廣記》卷一四七。智周為弘文館直學士時,嘗預修《瑶山玉彩》及此集。有集五卷,佚。今存殘句一,見《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七。

【考證】

此書乃收録漢至唐貞觀年間詩文總集。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曰:唐高宗顯慶三年(658 年)"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其事亦見《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又,《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劉伯莊傳》曰:"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林》。"

《舊唐書・經籍志》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尚著録許敬宗《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蓋所收詩文作者傳記。書成不久,即有崔玄暐(《玉海》卷五四引《唐會要》誤作"崔元曄")為之作注。《舊唐書》卷九一《崔玄暐傳》曰:"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並行於代。"崔玄暐(630—706)蓋所注限於"策"。

其書深藏秘府,鮮為人知,幾不見其他唐代文獻,唯垂拱時嘗抄録部分流傳海外,蓋亡於五代之亂。《崇文總目》僅著録《文館詞林彈事》四卷,《宋史・藝文志》有《文館詞林詩》一卷,若非同名異書,其佚殆盡。

【流佈】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傳・新羅國》:"(新羅王)法敏以開耀元年(681 年)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686 年),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事亦見《唐會要》卷三六、《册府元龜》卷九九九、《三國史記》卷八。直至十一世紀高麗朝時,"仰稽本朝官制,而以《開元禮》參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八《人物》,朴慶輝標注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8)。案:坂上康俊認為,則天之所以"採其詞涉規誡者"賜新羅,其意在"叮囑"新羅不要犯規。

日僧寂照,於宋景德三年(1006 年)入宋,翰林學士楊億與其筆談,事見室町時期五山

僧瑞溪周鳳(1391－1473)《善鄰國寶記》"冷泉院永觀元年(983年)"條、"寬弘三年(1004年)"條引《楊文公談苑》。"寬弘三年"條引《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1006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園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羣僚百餘人。……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記》、《文(觀)〔館〕詞林》、《(混)〔坤〕元録》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據田中健夫編注《善隣國寶記》,集英社,1995.1)事亦見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五《仙釋僧道》。楊億嘗預修《册府元龜》,以其淵識,竟以《文館詞林》、《坤元録》為他邦書,又誤記書名,可見此書在北宋時已絶蹟中土。

日本流傳記録,首見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今日本存此書殘卷,以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年)抄卷六九一為最早,黄麻紙,藏和歌山正智院。卷末題識曰:"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為冷然院書。"題識上有"冷然院印"三顆,蓋嵯峨天皇退位兩月前,令校書殿鈔寫。尾題上方有"嵳峩院印"一顆,是為冷然院藏本。鈔本卷六六五卷尾不見弘仁題記,而題"儀鳳二年五月十日書手吕神福寫",故知此本蓋據儀鳳本複製。冷然院,為古日本宫内藏書秘閣,焚於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875年)。《三代實録》卷二七曰:"貞觀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壬子,夜,冷然院火,延燒舍五十四宇,秘閣收藏圖書、文書為灰燼,自餘財寶,無有孑遺。惟御愿書寫一切經,因緣衆救,僅得全存。"嵯峨院,乃嵯峨天皇退位後常居内殿,蓋此書自冷然院移至嵯峨院(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之研究》上編:"火災前,蓋冷然院架藏,嵯峨讓位後,借至仙洞御所,亦時置詩宴座右。"),遂得幸免。村上天皇天曆時,冷然院又遇火災焚燬,重建時易名冷泉院。藤原佐世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在貞觀火災之後,著録衆書中屬"冷然院"舊藏者多標明,此書未標,室生寺本抄手略去。參看《研究篇·冷然院與冷泉院》。

其後,流傳記録不多。朱雀天皇時尚存。源順《倭名類聚抄·序》云:"至於和名,棄而不屑,是故雖一百帙《文館詞林》、三十卷《白氏事類》,而徒備風月之興,難決世俗之疑。"似尚為完帙。約於天平中期以後,流入僧徒之手。弘仁本紙背抄有僧千觀(? －983)所撰《法華三宗相對抄》。至元禄十三年(1700年),高野山補陀洛院僧義剛,初次鈔寫其殘卷。當時義剛鈔本并不為人知,直至幕府後期方為學者所重。寬政九年(1797年),狩谷望之於京都偶得其書卷六六八殘帙。幕府末,小林辰搜集欲上梓,所撰《文館詞林考證》(嘉永四年,1851年)謂,所存凡三十卷。自此以後,搜覓者不絶如縷,然終未過三十者。直至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由日本古典研究會影印《影弘仁本文館詞林》問世,方大致網羅了日本現存此書弘仁本之殘卷。日本國内,尚有此書其他鈔本,多為弘仁本或義剛鈔本的複寫本。此書在日本流傳軌跡,詳阿部隆一撰《文館詞林參考資料圖録》、《文館詞林考》,各篇存佚見尾崎康撰《文館詞林目録注》(皆附日本古典研究會影印影弘仁本《文館詞林》)。

此書中土宋以後失傳,清後期傳回中土。嘉慶年間,孫星衍《續古文苑》採擷此書。咸豐中,伍崇曜據《佚存叢書》本刊入《粤雅堂叢書二編》。阮元《揅經室外集》卷二據《粤雅堂

叢書》本著録，曰："是編亦僅存六百六十二及六十四、六十八、九十五四卷。皆漢、魏以來之詔令，日本人用活字版擺印者。《會要》又云，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唐禮》并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内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是當時頒賜屬國之本，原非足册。此雖斷簡殘篇，而詔令則皆甚古。且全書之體例亦可得其一斑矣。"

【參考】

日本寬政十三年(1801年)林衡編《佚存叢書》本《文館詞林殘》四卷(第2帙第11、12册，存卷六六二、卷六六四、卷六六八、卷六九五，光緒八年1882重刊)。清咸豐三年(1853年)伍崇曜據此本刊入《粵雅堂叢書》(二編，第12集)。

清光緒十年(1884年)遵義黎庶昌日本東京使署景刻《古逸叢書》本《文館詞林殘》十四卷(存卷一五六至卷一五八、卷三四七、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五至卷六六七、卷六七〇、卷六九一、卷六九九、並殘簡二)。

光緒十九年宜都楊氏景蘇園本《文館詞林殘》五卷(據日本淺草文庫藏鈔本校刊，存卷一五二、卷三四六、卷四一四、卷六六五、卷六六九)。

張鈞衡編《適園叢書》本(第4集，第42册至45册)《文館詞林殘》二十三卷(烏程張氏刊本，覆楊氏景蘇園本、《佚存叢書》、《古逸叢書》本及新出鈔本，存卷一五二、卷一五六至卷一五八、卷一六〇、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一四、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二、卷六六四至卷六七〇、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並殘簡二，1916；影印本入《續修四庫全書》)。

武進董氏影印本《文館詞林殘》二十卷(存卷一五二、卷一五六至卷一五八、卷一六〇、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四至卷六六七、卷六六九、卷六七〇、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卷名未詳殘簡二卷，1927)。

《叢書集成初編》本《文館詞林殘》十八卷(第113帙，文學類，景《佚存叢書》《古逸叢書》本，存卷一五六至卷一五八、卷三四七、卷四百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二、卷六六四至卷六六八、卷六七〇、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上海商務印書館)。

日本宫内廳書陵部影印本《文館詞林》第六百六十八《詔》三八《赦宥》四(附神田喜一郎《解説》，東京宫内廳書陵部，1949)。天理圖書館藏平安中期鈔本殘卷(天理圖書館編《善本寫真集》31《古册殘葉》(紙背僧千觀(918—983)寫《法華相對抄》，影印件，附解説，天理大學出版部，1968.10；重版，京都臨川書店，1988.5)。

日本古典研究會影印弘仁本《文館詞林》(附木村正辭撰《文館詞林盛事》，阿部隆一輯、撰《文館詞林參考資料圖録》、《文館詞林考》，尾崎康撰《文館詞林目録注》。用弘仁十四年原鈔本及摹鈔本景印。一册，卷次已詳者二十七卷：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〇、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三四八、卷四一四、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五、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五〇七、卷六一三、卷六六二、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八、卷六六九、卷六七〇、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卷次不詳者凡三卷。直接用弘仁本二十三卷。其中屬首次影印者，有卷三四八、卷四五五、卷五〇七、卷六一三

及卷次不詳者一卷。東京古典研究會,1969.2)。至昭和四十四年此影印本問世,大致網羅了日本現存此書弘仁本之殘卷、影印本、摹鈔本、摹刻本、鈔本、刊本。卷次已詳者,今收藏情況:宮内廳書陵部藏一卷(卷六六八),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山正智院藏二十一卷(另有卷數未詳殘葉四),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山寶壽院藏二卷。所在不詳者,為卷三三八、卷三四八、卷四一四、卷四五五、卷五〇九、卷六五五、卷六六二、卷六九三。此書存詩五卷,多為明馮惟訥《詩紀》、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初刻》等所未收者,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已全部收入。所存文,可補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者多達一百九十七篇(《後漢文》三、《晉文》四十四、《宋文》二十五、《齊文》十、《梁文》四十九、《陳文》三、《後魏文》十、《北齊文》二十四、《後周文》五、《隋文》二十四);《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輯佚而此書存原文者十九篇(《後漢文》六、《三國文》一、《晉文》四、《宋文》二、《梁文》二、《後魏文》一、《後周文》二、《隋文》一)。所存唐人之作,有文無詩,可補《全唐文》者二十七篇。其中李百藥《竇軌碑》、《劉瞻碑》、《黄君漢碑》,虞世南《龐某碑》,薛收《王懷文碑》,褚亮《周孝范碑》、《上官政碑》、《莊元始碑》,作者皆唐初著名文臣,碑主皆隋、唐之際風雲人物,文學、歷史價值頗高。

羅國威《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據弘仁本所整理,存卷一五二、卷一五六至一五八、卷一六〇、卷三四六至三四八、卷四一四、卷四五二至四五五、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五七〇、卷六一三、卷六六二、卷六六四至六七〇、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及卷次未詳殘簡三卷,中華書局,2001.10)。

圖版:每日新聞社"國寶"委員會編集《國寶》2《平安時代(上)(唐・北宋・新羅)》(每日新聞社,1964.12),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2),文化廳監修《國寶》9《書跡》1(國書・漢籍1,增補改訂版,每日新聞社,1984.12)。

有關研究:神田喜一郎《舊鈔本文館詞林解説》(附《圖書寮藏文館詞林》影印本,載《神田喜一郎全集》卷三《舊鈔本叢説》,同朋舍出版,1984.4),森鹿三《所在未詳の文館詞林》(《神田博士還曆記念書誌學論集》,神田博士還曆記念會,1957.11),古典研究會影印《影弘仁本文館詞林》附阿部隆一《文館詞林考》,尾崎康《文館詞林目録注》,1969.2),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の研究》(三訂,明治書院,1975.12),林家驪《日本影弘仁本文館詞林及其文獻價值》(《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9年第2期)、《日本影弘仁本文館詞林與我國先唐遺文》(《文獻》1989年第2期),尾崎康《文館詞林卷四百五十五殘簡について》(《書誌學(復刊)》新16號,1969)、《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斷簡をめぐって》(《ビブリア天理圖書館報》44,1970),中村裕一《文館詞林卷次未詳殘簡"勅"考証》(《史學雜誌》82－6,1973),羅國威《文館詞林刊佈源流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3期),坂上康俊《書禁・禁書と法典の將來》(《九州史學》129,2001),姜維公《文館詞林闕題殘篇考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1期),熊清元《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匡補》(《中華文史論叢》2004.1)、《文館詞林卷三四七佚名闕題殘篇考》(考為崔駰《竇將軍北征頌》,《古籍研究》2005),劉運好《簡述文館詞林的文獻價值及其校勘》(《中華文史論叢》2004.10),季忠平《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拾遺》(補十五則,《古籍研究》2005),山下將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グ

ド人軍團——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碑銘殘卷をめぐって》(《東方學》110,2005),李建棟《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殘敕二考》(《文獻》2007年第2期),許雲和《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卷次不明之闕題殘篇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年第5期)、《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與唐修文館詞林》(《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1－5,2011),伏俊璉、姚軍《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中兩漢文的文獻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年第1期),李兆禄《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中南北朝文的文獻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1期)。

1510 金輪萬歲集五十一卷　一卷目録。

【著録】

舊唐　金輪集十卷　太后撰。

新唐　武后金輪集十卷

【存佚】

佚。

【著者】

此書乃武則天所撰。

則天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772。

【考證】

日本僧永超《東域傳燈目録》卷一著録梵釋寺(東寺)諸書,其中有《金輪萬歲集》一卷,當即此書;一卷者,蓋其目録也。

《新唐書》卷七四《后妃傳上》曰:長壽二年(693年)秋九月,"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於廷,其中之一曰"金輪"。《舊唐書》本紀曰:長壽三年五月,"上加壽號為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又於證聖元年(695年)春一月,"上加尊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秋九月,"加尊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九月二十九日,改元為天册萬歲。二年臘月,改元為萬歲登封。萬歲登封元年(696年)四月一日,改元為萬歲通天。聖曆三年(700年)五月,改元久視,停'金輪'等尊號。是《金輪萬歲集》蓋編成於長壽二年至聖曆三年之間。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武則天集數種:《則天大聖皇后集》十卷(1477)、《垂拱集》百卷(1545)、《聖母神皇垂拱後集》三十卷(1546)、《聖母集》十卷(1547)。其他著述,參看本書0772、0773、0779、0814。

1511 鏡中集(中集)十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此集即《釋靈實集》十卷,卷數十卷,無闕卷,故知後"中集"二字為衍文。

【存佚】

佚。

【著者】

釋靈實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64。

【考證】

此集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釋靈實集》十卷(1463)。聖武天皇(即平城宫御宇後太上天皇。701－756,在位 724－749,年號神龜、天平)天平三年(731 年)所鈔《雜集》一卷,日本學者題其名曰《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鈔有數人詩文,其中有釋靈實讚十三首、祭文二首、雜文十五首,注其出處曰《鏡中釋靈實集》,即此集也。

石田茂作以為此集乃北齊光統撰《鏡中記》(《奈良朝現在一切經疏目録》,載《見於寫經的奈良朝佛教之研究》,東洋文庫,1930)。東野治之以為是一部成書於七世紀末的總集,撰者是釋靈實,并認為今正倉院藏《造菩薩願文斷簡》是此書殘卷(《正倉院日名子文書之造菩薩願文——有關釋靈實撰鏡中集》,和漢比較文學會編《上代文學與漢文學》,汲古書院,1986.9)。值得商榷,詳本書 1477。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靈實《帝王年代曆》十卷(0464)。

1512 霸朝集三卷　李德林撰。

【著録】

隋志　霸朝集三卷　李德林撰。

舊唐　霸朝雜集五卷　李德林撰。

新唐　李德林霸朝雜集五卷

通志　霸朝雜集五卷　李德林撰。

【存佚】

佚。

【著者】

李德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497。

【考證】

《隋書》卷四二本傳曰:"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勑撰《齊史》,未成。"又曰:"(開皇)五年(585 年),勑令撰録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并載集序,略云:"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搆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皇帝)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其有詞理疎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檄書露板,以及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勑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又曰:"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

楊堅在周總攬朝政，始於宣帝大漸，此集乃奉敕撰録楊堅作相時文翰，故所收蓋大象二年(580年)至大定、開皇初之間諸文。霸朝，語見袁宏《三國名臣序讚》，意謂偏安一方而能號令天下之政權也。

《霸朝集》雖佚，其文筆書翰可窺一斑。嚴可均輯佚，云："《德林傳》：禪代之際，其相國總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又案《霸朝集序》，静帝詔册，皆德林作。今據之編入德林集中。其餘齊天統初至武平初詔誥、入周以後詔誥、開皇初詔誥，未必出一人手，未敢編入。"

【參考】

今存李德林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七、卷一八，凡十九篇；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二，六首。

1513 鏡中觀妓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未詳，待考。

六朝以來，多有以"看妓"、"觀妓"，更有"聽妓"、"詠妓"題詩者，如梁劉孝綽《同武陵看妓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六)、元帝《夕出通波閣下觀妓》(《玉臺新詠》卷七)、庾信《和趙王看妓詩》(同上卷八)、隋弘執恭《和平凉公觀趙郡王妓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七)、唐宋之問《廣州朱長史座觀妓》(《全唐詩》卷五三)、沈佺期《李員外秦授宅觀妓》(同上卷九七)、崔顥《岐王席觀妓》(同上卷一三〇)、劉長卿《陪辛大夫西亭宴觀妓》(同上卷一四八)、李白《邯鄲南亭觀妓》(同上卷一七九)等。參看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二一三《音樂》二"歌妓"、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八"詠婦人多以歌舞為稱"。

盛唐之後，少見以"觀妓"命集，故此集當為六朝至初唐間人集於會稽(鏡中)時所作。

1514 後集卅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不詳，待考。

1515 詩苑英〔華〕十卷

【著録】

隋志　梁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亡。

　　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　梁昭明太子撰。

舊唐　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新唐　又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

遂初　詩苑英華

通志　古今詩英華二十卷　梁昭明太子集。

【校訂】

原脱"華"字,今補。

【存佚】

佚。

【著者】

此書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蕭統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499。

【考證】

《詩苑英華》,諸目録著録,然不見《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本傳止載《文章英華》,曰:"又撰……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南史》卷五三本傳題《英華集》。唐許嵩《建康實録》卷一八《太子諸王傳略》:"(撰)五言詩之美者,為《英華集》二十卷……行於世。"案:《詩苑英華》、《文章英華》、《英華集》乃同書異名。蕭統自題作《詩苑英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二〇《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曰:"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閲覽無輟。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案:疑"千"之誤。)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覈,亦粗足諷覽。"有視《詩苑英華》、《文章英華》為兩書者,似可商榷。《文章英華》,《隋書・經籍志》引《七録》附謝靈運集《詩英》條下,作三十卷,《梁書》、《南史》、《建康實録》以及《册府元龜》卷二五八《儲宫部》"文學"皆作二十卷,疑《隋志》誤。《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非完帙。

《顔氏家訓》卷四《文章篇》云:"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蘧車響北闕",憧憧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

又,唐僧惠净撰《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1516)以續此書,唐劉孝孫為之序,《序》云:"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劉孝綽於普通六年(525 年)前後任廷尉卿,顔之推、劉孝孫所云《詩苑》,當即《古今詩苑英華》。據是,此書或劉孝綽奉昭明太子之命而撰,實出孝綽之手。

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撰於普通三年(俞紹初《蕭統年譜》)。既云"往年""搜採"、"其書已傳",則當成書於普通三年以前。阮孝緒《七録》之撰作,始於普通四年(523 年),見本書 0626,故予著録,唯誤"詩苑"為"文章"。

據《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惠净《續古今詩苑英華》收詩起於梁大同,則此書下

限蓋梁代。時蕭統在世，故書名當從《隋書·經籍志》等，有“古今”二字。

《文選》卷二二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吕向注亦曰：“《今古詩英華》(案：據《四部叢刊》本。《四庫全書》本作《古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是此書蓋在詩題下附注作者時代、爵里、事蹟也。

【參考】

此書研究與《文選》研究有密切關係，有關參考資料參看本書 1500。

1516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十卷

【著録】

舊唐　續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　釋惠静撰。

新唐　僧惠净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

崇文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僧惠净編。

中興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唐僧惠净。

郡齋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唐僧惠净撰。

宋志　僧惠净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唐釋慧静(或作慧净、惠静、惠净)撰。

慧静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96。

【考證】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三本傳：“净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鋭者，撰《詩英華》一帙十卷。識者懷鉛探其冠冕。吴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拔，為之序。”

道宣《大唐内典録》卷五著録《詩英華》一部十卷，曰：“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静所撰。……集《詩英華》，以知僧中不可輕罔。爾後文府雄伯，皆造法筵。重其機鑒朗拔，欣其慧悟清峻。”唐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曰：“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静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静嘗言曰：‘作之非難，鑑之為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静俗姓房，有藻識。”

此書乃較早的唐人所編選詩歌總集之一。劉孝孫為之撰《序》，略云：“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潁川庾初孫，學該墳素，行齊顔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覩斯盛事，咸共讚成。生也有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文，久為陳蹟，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謡同管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序》中所言“劉廷尉”，乃梁劉孝綽，仕終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詩苑》，即《詩苑英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1515)，可參看。慧静編纂《續古今詩苑英華》，得庾初孫、韋山甫之讚議。初孫，疑為庾抱

字，傳具《舊唐書》卷一九〇上。庾抱，義寧中，隱太子引為隴西公府記室。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書成，已不及見，故孝孫序云“長逝”也。山甫，事見《新唐書》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韋氏逍遥公房”：德運子，屯田郎中。又見任知古《寧義寺經藏碑》(《全唐文》卷二三六)：貞觀初，“通人故屯田郎中京兆韋山甫”嘗為法師大夫人製其碑文。

《玉海》卷五四引《中興館閣書目》曰：“唐僧惠淨集梁大同至唐永徽，合一百五十四人、詩五百四十八首，以續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二〇：“輯梁武帝大同年中《會三教篇》至唐劉孝孫《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為之序。”案：據孝孫事附《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新唐書》卷一〇二)，曰：“貞觀六年(632年)，遷著作佐郎、吴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為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兩《唐志》作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序”作“聚”)。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故孝孫卒於貞觀，慧静此編當成書於貞觀十五年(641年)前，起訖當以《郡齋讀書志》為準，起梁大同迄唐貞觀年間。又，既是續作，《詩苑英華》在詩題下附注作者生平事蹟，此書或亦相同。

兩《唐志》作二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及宋代目録俱作十卷，不云有闕。《大唐新語》卷九《著述》曰：“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静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陳尚君認為兩《唐志》“似就二集并合言之。若然，則另編之成，應在開元以前”。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注續詩苑英華集》二十卷(1517)，兩《唐志》著録或是好事者注本。

此編唐高仲武病之，《中興間氣集序》：“《英華》失於浮游。”

慧静此書，南宋書目雖有著録，然衆書引用者不多，僅見《國史補》、《北户録注》等，當時已不甚流傳。

【參考】

有關研究：吴企明《唐音質疑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録》(《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0)，傅璇琮、盧燕新《續詩苑英華考論》(《文學遺産》，2008年第3期)。

1517 注續詩苑英華集廿卷

【著録】

舊唐　續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　釋惠静撰。

新唐　僧惠淨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

崇文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僧惠淨編。

中興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唐僧惠淨。

郡齋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唐僧惠淨撰。

宋志　僧惠淨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

【存佚】

佚。

【考證】

唐釋慧静(或作慧浄、惠静、惠浄)撰《續古今詩苑英華》,兩《唐志》著録即作二十卷,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題《續古今詩苑英華》者,當時蓋有二本,一本十卷(1516),一本二十卷。《大唐新語》卷九《著述》曰:"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静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是慧静之後,又有續作。起訖相同,二十卷本者,蓋採詩編入慧静書而為也。疑《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即二十卷本而有注者。

1518 續詩苑英華抄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參看本書 1516、1517。

1519 天寶集三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按:此集不見兩《唐志》,唯平安後期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録》(第一百十六櫃)著録《天寶文苑集》六弓,注曰:"污損。"或即此書,識此備考。

其書不詳。

此書重出,見 1520。

1520 天寶集九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重出,參看 1519。

1521 正聲集三卷

【著録】

新唐　孫季良正聲集三卷

崇文　正聲集三卷　孫季良編。

宋志　孫翌正聲集三卷

【存佚】

佚。

【著者】

此書孫翌撰。

孫翌(生卒年不詳),一作孫(翊)〔翊〕,字季良(《舊唐書》本傳謂名"季良","一名翌")。祖籍偃師(今屬河南),吴郡(治今江蘇蘇州)人。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年),登文詞雅麗科。十年,授校書郎,與趙冬曦等人同入麗正院,為修撰學士。歷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十五年,張九齡都督洪州,孫翌為監察御史奉使洪州。生平事蹟見《新唐書》卷一九九《尹知章傳》、劉肅《大唐新語》卷八、《唐詩紀事》卷二。孫翌師事尹知章,博通諸經精義,曾預修《唐六典》、《初學記》等,事分見《新唐書·藝文志》職官類、類書類。今存文二篇,載《全唐文》卷三〇五;詩一首,載《全唐詩》卷一一三。

【考證】

孫翌選初唐人詩,編成此集,《舊唐書》卷一八九下本傳曰:"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今已佚。

《類説》卷五一録李淑《詩苑類格》"孫翌論詩"一條,似為此書之序,録於此,以備考:"孫翌曰:漢自韋孟、李陵為四、五言之首,建安以曹、劉為絶唱,阮籍《詠懷》,束晳《補亡》,頗得其要。永明文章散錯,但類物色,都乏興寄。晚有詞人争立别體,以難解為幽致,以難字為新奇。攻乎異端,斯無亦太過?"亦見《記纂淵海》卷一六九。

唐時頗推重此集,顧陶《唐詩類選序》曰:"前賢纂録,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舍之時,能無少誤?"其集録劉希夷詩為最多,《大唐新語》卷八《文章》曰:"劉希夷……少有文華,好為宫體,詞旨悲苦,不為時重。……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此外,趙儋《大唐劍南東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公(子昂)建旌德之碑》(《全唐文》卷七三二)曰:"有詩十首入《正聲》。"又,白居易《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士寬)墓誌銘》(《白氏長慶集》卷四二)云:士寬父王昇"詩入《正聲集》"。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一〇"魏郡谷氏":"唐晉陽尉谷倚狀云:谷永之後,詩入《正聲集》。"陳貞節詩亦入《正聲》,則見於《北户録注》卷三。可見當時以詩入《正聲集》為榮。

《崇文總目》著録孫季良《正聲集》三卷,是宋初尚存。之後,《宋史·藝文志》題"孫翌",疑非實録。

又,《嘉泰吴興志》卷一六曰:"又有沈如筠,有《正聲集》詩三百首,有曰:'陰陽燕舊都,美人花不如。'吏部侍郎盧藏用常諷誦之。"亦開元時人也,為别集,同名異書,識此備考。

1522 文林麗藻集百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23 朝士近代大才集廿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24 詩綺經七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25 大唐新文章十六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26 帝德録二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存。

【著者】

不詳。

【考證】

《大日本古文書》卷三(《正倉院文書·續修》三九帙)天平二十年(748年)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録》著録:"《帝德録》一卷,《帝德頌》一卷。"其中《帝德録》即此書,疑此條二卷實含《帝德頌》一卷。

此書所述古帝，内容幾乎均見於隋蕭吉《五行大義》第二十一《論五帝》及日本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北卷。與《五行大義》關係，未知孰先。小西甚一曰："專録稱頌帝德語録，當在國家統一太平盛世，據此，蓋成書於隋、唐之間。《五行大義》成書於隋，亦大致可知此書成書時期。"王利器曰："書中用《禮記·儒行篇》'忠信爲甲胄'，改'忠'爲'誠'，此避楊忠諱也。然則作者乃隋人也。"

《文鏡秘府論》北卷《帝德録》，述伏羲、神農、黄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殷湯、殷高宗、周文王、周武王、漢高祖生平事蹟，配以木、火、土、金、水，頌諸帝之德。乃一種作文用詞彙、典故範文。凡六千六百五十六字。其中云："句數長短，皆在本注。"故知尚有注釋。

又，《類林》(0781)第十篇，題《帝德》。唐李若立撰《略出籯金》卷一亦題《帝德篇》。敦煌文獻 P. 2537、P. 2966、P. 3363、P. 3650、P. 4873、S. 2053、S. 4195b、S. 5604，乃《籯金》殘卷。若立撰《略出籯金》五卷，凡百篇，分類編次經史中儷偶之詞，并注明出處。與《兔園策》體例相類。此書不見於唐宋書目，清末於敦煌遺書中發現，凡存八個殘卷，去其重複，共存四十八篇，約得原書之半。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 P. 2537，存自序及前三十篇。參看《敦煌古籍敘録》卷三。

【流佈】

此書蓋奈良前期已傳入日本，作為範文，屢被引用。除見《文鏡秘府論》外，亦見滋野貞主等撰《秘府略》，尤其是多用於詔敕表啓。菅原真道等《續日本紀》卷一二天平八年(736年)十一月丙戌，葛城王等《請橘宿禰姓表》曰："臣葛城等言：……飛鳥浄御原大宫御大八州天皇，德覆四海，威震八荒，欽明文思，經天緯地。太上天皇内修四德，外撫萬民，化及翼鱗，澤被草木。……和銅元年(708年)十一月廿一日，供奉舉國大嘗，廿五日御宴，天皇譽忠誠之至，賜浮杯之橘，勅曰：'橘者果子之長上，人之所好。柯凌霜雪而繁茂，葉經寒暑而不彫；與珠玉共競光，交金銀以踰美。是以汝姓者賜橘宿禰也。'而今無繼嗣者，恐失明詔。伏惟皇帝陛下……化被海路之所通，德蓋陸道之所極。方船之貢，府無空時。河圖之靈，史不絶記。……是以臣葛城等，願賜橘宿禰之姓。"文中"欽明文思"、"經天緯地"、"府無空時"、"史不絶記"等語，皆出自此書。

此外，《續日本紀》卷卅寶龜元年(770年)五月壬申，"伊豫國員外掾從六位上笠朝臣雄宗獻白鹿。……於是，左大臣藤原朝臣永手、右大臣吉備朝臣真備已下十一人奏，臣等言：'臣聞粤自開闢，世有君臨。休徵嘉應，時亦聞之。雜沓繽紛，豈如此盛。'""雜沓繽紛"一詞，卷卅靈龜元年九月庚辰詔及卷一〇天平二年四月庚午詔云"大寶曰位"，卷卅八延曆四年(785年)六月辛巳，右大臣從二位兼中衛大將臣藤原朝臣是公等率百官上《慶瑞表》中"品物咸亨"一詞等，亦出自此書而非原典。參看村尾元融《續日本紀考證》(國書刊行會，1971. 7)及東野治之《日本古代木簡之研究·續日本紀所載漢文作品》(塙書房，1987. 10)。

【參考】

有關研究：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日本漢文學史研究》1，京都大八洲出版，1948. 4)，中村璋八《五行大義の基礎的研究》(明德出版社，1976. 3)、《五行大義校註》(以元弘本為底本，參校天文本、高野山本、寶玲本，汲古書院，1984. 2)，興膳宏《文鏡秘府論

譯註》、《解説》(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5《詩文篇》1,筑摩書房,1986.9)、《中國中世の美文讀本——帝德録について》(《文體論研究》,通號第39號,1993.3),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訂補本,貫雅文化事業,1991.12),中村璋八・藤井友子《五行大義》(明治書院,1998.1—5),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中華書局,2006.4)。

1527 丹(楊)〔陽〕集一卷

【著録】

新唐　殷璠丹陽集一卷

崇文　丹陽集一卷　殷璠編。(總集類)

　　丹陽集一卷(别集類)

遂初　殷璠丹陽集(别集類)

　　丹陽集(集部總集類)

宋志　殷璠丹陽集一卷

【校訂】

原"陽"誤作"楊",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此集唐殷璠撰。

殷璠,生平事蹟不詳。潤州曲阿(治今江蘇丹陽)人。所撰《河岳英靈集》結銜"唐丹陽進士殷璠集"一句乃唯一依據。《嘉定鎮江志》卷一八(《至順鎮江志》卷一九同)曰:"丹陽人,處士,有詩名。"所據蓋《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也。《丹陽集》成於開元末,《河岳英靈集》始編於天寶四載(745年),重編止於天寶十二載(753年),據此,可知璠之生涯大約與玄宗朝相終始。"進士"一語,乃應進士試,而非登進士第,應試不中,遂退歸而褒貶詩文。晚唐詩人吴融《過丹陽》詩自注:"殷文學於此集《英靈》。"(《全唐詩》卷六八四)故中澤希男、李珍華、傅璇琮以為,璠或嘗任潤州文學,未幾辭職,專心詩選。

【考證】

殷璠選集潤州十八人詩作爲此書。潤州,隋開皇十五年(595年)置,治延陵(唐改丹徒,今江蘇鎮江市),天寶元年(742年)改為丹陽郡。

《新唐書・藝文志》於《包融詩》下注曰:"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彦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遥、硤石主簿樊光、横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為《丹陽集》者。"所記職銜非終職,當出原書,歐陽修等蓋獲見也。此外,明高棅《唐詩品彙》、明張之象《唐詩類苑》引用書目亦有此集。有唐一代記述及此集者,唯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丹陽》止録吴人"一句而已。《遂初堂書目》、《宋史・藝文志》雖予著録,

然不見南宋其他公私目録,《唐詩品彙》等有其目,亦未有引用内容,故知此集南渡後傳本罕見,并漸漸泯没。直至近時,陳尚君據《吟窗雜録》(初編本託名蔡傳,重編本託名陳應行)輯此集序一段并璠評諸家語,詳加考證,遂使此書面目大白。《吟窗雜録》卷四一《雜序》録此集序,曰:"李都尉没後九百餘載,其間詞人不可勝數。建安末,氣骨彌高。太康中,體調尤峻。元嘉觔骨仍在,永明規矩已失。梁、陳、周、隋,厥道全喪。蓋時遷推變,俗異風革,信乎人文化成天下。"諸家評語則分見於卷二四至卷二六。此外,明吴琯《唐詩紀》卷三、卷五、卷四八、卷一〇二盛唐部分,亦録有包融等十二人評語,未注出處,或轉引自《吟窗雜録》。

據考證,此書成於開元二十三(735 年)至二十九(741 年)年間。今可考知收入此集詩,凡二十首又二十六句。收録地域乃潤州所屬五縣,惟金壇無人入選。收録時間,下限當在開元末成書時;上限當不遲於開元元年;故此集乃武后末年至開元末年潤州人士詩作之選本,其中均為有詩名而仕途不達者。觀上引《序》可知,璠論詩重尚風骨。宋以後不傳(吴企明認為此書明代尚存世,見《唐人選唐詩八集流傳散佚考》,《文史》第 17 輯。)

清宗廷輔輯《丹陽集》,所輯乃據《全唐詩》(儲光羲詩輯自《河岳英靈集》),非《丹陽集》原本。

殷璠又選開元二年(714 年)至天寶十二載(753 年,一作天寶四載,誤)自常建至閻防等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一本作二百七十五首,今實存二百二十八首)編成《河岳英靈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見總集家(1536)。

參看本書 1537。

【參考】

輯佚:卞孝萱《殷璠丹陽集輯校》(《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陳尚君《殷璠丹陽集輯考》,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清宗廷輔輯《丹陽集》見《宗月鋤先生遺著八種》(光緒中常熟宗氏刊本,民國六年徐兆瑋印本)。案:宗輯所據乃《全唐詩》(儲光羲詩輯自《河岳英靈集》),非《丹陽集》原本。

有關研究:中澤希男《河岳英靈集考》(《羣馬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第 1 號,1950)、《唐人選唐詩考》(《羣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編)》第 22 號,1972),陳尚君《殷璠丹陽集輯考》、《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録》(《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0),李珍華、傅璇琮《河岳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1992),吕玉華《丹陽集考辨》(《文獻》2003 年第 2 期)。

1528 辨正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辨"原作"弁",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辨正(生卒年不詳),日本渡唐留學僧,生平事蹟見《懷風藻》作者小傳,曰:"辨正法師者,俗姓秦氏。性滑稽,善談論。少年出家,頗洪玄學。大寶年中,遣學唐國,時遇李隆基龍潛之日。以善圍棊,屢見賞遇。有子朝慶、朝元。法師及慶在唐死。元歸本朝,仕至大夫。天平年中,拜入唐判官,到大唐見天子。天子以其父故,特優詔厚賞賜。還至本朝,尋卒。"録"唐學士辨正法師"詩二首,陳尚君輯入《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〇。於大寶二年(長安二年,702 年),隨遣唐使入唐。

案:據横田健一考,飛鳥、奈良時期,有二"辨正"。另一辨正,亦名辨浄、辨静。白雉四年(653 年)隨遣唐使入唐,歸國年代不詳。養老元年(717 年)少僧都,天平元年(729 年)大僧都,二年僧正,八年入滅。事見《日本書紀》卷二五、《續日本紀》卷七僧師蛮《本朝高僧傳》卷七二。

又,《宋史・藝文志》經部樂類著録僧辨正《琴正聲九弄》九卷,或其所撰。

【考證】

此書當入别集家。

【參考】

今存詩二首,一題《在唐憶本鄉》,一題《與朝主人》,見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一〇、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9;岩波書店,1964.6)。

僧師蛮《本朝高僧傳》卷七二載辨正生平,録以備考,曰:"釋辨正,姓秦氏。初以文學仕朝,俄厭世故,入大安寺,(案:南都七大寺之一。真言宗山階派。原名南大寺,天平元年,聖武天皇敕道慈依長安西明寺改建,易名。)落髪出家。勤探經賾。性滑稽,善談論。大寶年中(701—704)入唐。玄宗皇帝在潛龍時,屢召弈棋。留學垂三十年,請益頗多。有思鄉之詩,曰:'日邊瞻日本,雲里望雲端,遠遊勞遠國,長恨苦長安。'又《與朝官人》詩曰:'鐘鼓沸城闉,戎蕃預國親。神明今漢主,柔遠静胡塵。琴歌馬上怨,楊柳曲中春。唯有關山月,偏迎北塞人。'開元庚午(730 年)夏,駕舶歸國。天平六年(734 年)冬十月,聖武皇帝敕任僧正。不記其終所。正在俗時有二子,曰朝慶、朝元。朝慶早死,朝元天平年中入唐,以文才見天子,拜入唐判官。"

有關研究:横田健一《懷風藻所載僧傳考》(《白鳳天平の世界》,創元社,1973),小島憲之《漢語あそび——懷風藻佛家傳をめぐって》(《漢語逍遥》,岩波書店,1998),高潤生《懷風藻と中國文學——釋辨正"與朝主人"詩考》(《皇學館論叢》27—5,1994),山口敦史《東アジアの漢詩と僧侶——懷風藻僧傳研究序説》(辰巳正明編《懷風藻・漢字文化圏の中の日本古代漢詩》(笠間書院,2000),胡志昂《最盛期の遣唐使を支えた詩僧・釋辨正》(《埼玉學園大學紀要人間學部篇》9,2009)。

1529 文會集三卷

【著録】

隋志　文會詩三卷　陳仁威記室徐伯陽撰。

舊唐　文會詩集四卷　徐伯陽撰。

新唐　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

通志　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徐伯陽編。

徐伯陽(516—581),字隱忍。東海(今江蘇北部山東南部一帶)人。僧權子。歷仕梁、陳,陳宣帝太建時,至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生平事蹟見《陳書》卷三四、《南史》卷七二。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陳文》卷一二;詩今存二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二。

【考證】

《陳書》卷三四《徐伯陽傳》曰:"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删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其事亦見《南史》卷七二《文學傳》。

此集匯唱和詩而成,伯陽序之,故署伯陽名。《隋志》署銜"仁威記室"。太建初,"仁威將軍"三人:孔奐,錢道戢,陳方泰。橘英範推測可能是陳方泰,伯陽時為仁威將軍、丹陽尹、南康王陳方泰記室。太建四年(572年),陳方泰轉廣州刺史,故集或編成於太建三年(571年)、四年間。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曰:"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删、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賓客,齋内動至千人。"侯安都天嘉元年(560年)平王琳,四年(563年)春賜死。據考,以侯安都為首之文人活躍於三年(562年)夏、秋之間。其中,馬樞、張正見、徐伯陽、劉删、祖孫登五人在太建文會之中。

集或收十五人詩。李爽、賀徹、蕭詮、王由禮、賀循五人事跡無考,其餘詩友生平橘英範一一作考。森野繁夫認為,十四人地位不高,無可依傍,只是以徐伯陽為核心,并非文學集團。至於可能收入此集的詩篇,馬海英、橘英範皆嘗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探討,看法有些不同。

《隋書·經籍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作三卷,兩《唐志》作《文會詩集》四卷,溢出一卷,疑後人所續,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續文會集》(1530)。

文人以詩賦相會,是謂"文會"。《文心雕龍》卷九《時序》曰:"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晉書·明帝紀》:"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

【參考】

有關研究：森野繁夫《六朝詩の研究——集團の文學と個人の文學》(第一學習社，1976)，馬海英《陳代詩歌研究》(學林出版社，2004.4)，橘英範《陳代の唱和集——文會詩について》(岡山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史研究會《中國文史論叢》7，2011)。

1530 續文會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文會集》三卷(1529)，兩《唐志》作四卷，溢出一卷，疑後人所續，或即此條歟？

隋、唐間"文會"見於記載者尚有數條，録以備考：

隋文帝開皇時，有陸彦師等"文會"，有集，事見《續高僧傳》卷二《釋彦琮傳》，曰：開皇元年(581年)，"(彦琮)又與陸彦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内典《文會集》"。

隋末唐初有一著名"文會"，見《舊唐書》卷七二《劉孝孫傳》，曰："(孝孫)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文會。"

武德、貞觀間，亦有"文會"，見《續高僧傳》卷三《慧淨傳》曰："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為心，忘己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填委，皆應變接敘，神悦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為詩序云。"

《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

釋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七《唐朗州藥山唯儼傳》："初，翱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為文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籍，為文黜浮華，尚理致。言為文者，韓、柳、劉焉。"卷二七《唐明州國寧寺宗亮傳》："亮恒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奇，好迭為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三百許首，《讚》、《頌》，並行於代。"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〇《雜志》："咸通中，崔璞守吴郡。時，皮日休為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為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為詩，亦令兩人屬和。吴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1531 秀句集一卷

【著録】

新唐　王起文場秀句一卷

秘目　孟獻子文場秀句(類書類)

通志　王起文場秀句一卷(詩評類)

宋志　文場秀句一卷(類事類)

【存佚】

佚。

【考證】

此集撰者不詳,録《新唐書·藝文志》等於上以備考。《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經部小學家著録《文場秀句》(0390),疑為孟獻忠書,此條疑是王起書。蓋摘採佳詞麗句兼加評論,故《新唐書·藝文志》入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入詩評類也。參看本書 0390。

1532 雜文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不詳。

日本僧最澄於延曆二十三年(804 年)入唐,翌年歸國,上進《將來越州録》(《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目録部》),有《雜文》五首一卷。僧空海《遍照發揮性靈集》卷四有《獻雜文表》,其中有《雜文》一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蓋即此類,無以標名,遂題之《雜文集》。

1533 庾信任太常〔卿〕等集十八卷

【著録】

隋志　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并録。

舊唐　任昉集三十四卷

　　庾信集二十卷

新唐　任昉集三十四卷

　　庾信集二十卷

郡齋　庾信集二十卷　周庾信子山也。

遂初　任昉集

　　庾信集

直齋　庾開府集二十卷

通志　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宋志　任昉集六卷

庾信集二十卷

四庫　庾開府集箋注十卷　周庾信撰、國朝吴兆宜註。

庾子山集註十六卷　國朝倪璠撰。

【校訂】

“卿”字原脱,《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多依《隋書・經籍志》,據以補正。

【存佚】

佚。

【著者】

庾信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50。

任昉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420。

【考證】

此集蓋庾信、任昉等人詩文之合集。《梁書》卷一四本傳云:任昉,天監七年(508 年)卒,“追贈太常卿,謚曰敬子”。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庾信集》廿卷(1350)、《任昉集》廿八卷(1420)。

1534 適越甲離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甲”字疑誤。又,室生寺本“離”字有兩處乃“雜”字之誤,分見《朝野僉載》(0568)、《類文》(1579),録以備考。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適越”,蓋兼用“資章甫”及梁鴻典。

《莊子》卷一上《内篇・逍遥遊》:“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宋,梁國睢陽縣,殷後,微子所封。越,會稽山陰縣。資,貨也。適,往也。章甫,殷代冠名,以冠為貨。此典常為古人所用,“軒車適越”,“冠冕之胡”,謂非所宜也。《文中子・周公》:“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晉書》卷九二《文苑・趙至傳》:“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謡。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文亦見《文選》卷四三題趙景真(至,字景真)《與嵇茂齊書》(干寶《晉記》認為吕安與嵇康書)李善注曰:“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 顧瞻帝京兮,噫! 宫室崔巍兮,噫! 人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吴。……《周易》曰:‘嘉遯,貞

吉。'"吕向注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即邙山也。"張銑注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謡也。不得已，謂被遷也。"

單憑書名揣測，此書似乎是裒集某北人被遷"適越"之際、眾友人"惜離"、"敘離"、"歎離"之作。

1535 珠英學士集五卷

【著録】

新唐　珠英學士集五卷

崇文　珠英學士集五卷

郡齋　珠英學士集五卷

通志　珠英學士集五卷　唐崔融集。

宋志　崔融珠英學士集五卷

【存佚】

殘。

【著者】

此集唐崔融編。

崔融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67。

【考證】

《珠英學士集》，略稱《珠英集》。

高仲武《唐中興間氣集序》曰："《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録吴人。"《新唐書・藝文志》注曰："崔融集武后時脩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説等詩。"故名。

《新唐書・藝文志》類書類著録《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曰："張昌宗、李嶠、崔湜、閻朝隱、徐彦伯、張説、沈佺期、宋之問、富嘉謇、喬侃、(案：此蓋喬備之誤。)員半千、薛曜等撰。開成初，改為《海内珠英》，武后所改字並復舊。"

修撰《三教珠英》事見《唐會要》卷三六《修撰》："大足元年(701 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以上《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彦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案：敦煌文獻 S. 2717 作李適，是，事見《新唐書》本傳。)徐堅、尹元凱、張説、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案：吴其昱疑為"李處直"。)高備、(案：P. 3771 作喬備，是，喬備預修事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喬知之傳》。)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案：當作"韋"。)元旦、楊齊哲、富嘉謇、蔣(案：當作"符"。)鳳等二十六人同撰。於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域等部。"《新唐書》卷一九九《徐堅傳》："與徐彦伯、劉知幾、張説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説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是實徐堅、張説主其事。

《珠英學士集》所收作者，當即《三教珠英》預修者。敦煌本《珠英集》署元希聲銜為"太子文學"，據崔湜《故吏部侍郎元公碑》云《三教珠英》"書成，克厭帝旨，遷太子文學"。是知

《珠英集》之成書，蓋與《三教珠英》同時而略晚。

此集宋時尚存世。《玉海》卷五四曰："崔融集學士李嶠、張説等四十七人詩，摠二百七十六首。"《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二〇："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融為之序。"元以後不見著録，蓋佚於宋、元之間也。

敦煌文獻 S. 2717Vb 及 P. 3771V 乃此書殘卷。S. 2717Vb 乃後梁(907－923)寫本，在王無競詩及馬吉甫詩之間，頂格有"珠英集第五"一行文字，故知殘卷為此集第五卷無疑。抄佚名詩二首、沈佺期詩十首、李適詩三首、崔湜詩九首、劉知幾詩三首、王無競詩七首(存詩七首題一首)、馬吉甫詩三首。P. 3771V 抄佚名詩五首、喬備詩四首、元希聲二首(實為二篇九首)、房元陽詩二首、楊齊悊詩二首、胡皓詩七首(實三首，其中一首題存詩闕)。S. 2717Vb 作者七人，詩三十七首(其中殘詩一、存題一)；P. 3771V 除去複重，作者六人，詩十八首(其中闕詩一)。兩殘卷凡詩五十五首，佚詩三十首(其中殘詩一、存題二)。其中李適、胡皓名不見《唐會要》，蓋《唐會要》所云"二十六人"乃概數，《郡齋讀書志》云"四十七人"為確實人數也。上述諸人之詩、《全唐詩》失收者，均已收入《全唐詩補編》。

【參考】

徐俊校録《珠英集》(收入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敦煌資料)》，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敦煌本珠英集考補》(《文獻》1992 年第 4 期)，校録及《考補》皆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 6)。

有關研究：董康《書舶庸譚》(誦芬室重校定本，1939)，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 6)、《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1963 年第 3 期)，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所收《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4)，梅應運《敦煌石室經卷題記之研究》(《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 8 卷，1966)，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兩殘卷考》(謝和耐等撰、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敦煌本珠英集中的 14 位詩人》(謝和耐等撰、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余欣《敦煌本珠英集殘卷所見劉知幾佚詩三首箋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0 年第 5 期)，聶永華《珠英學士詩歌活動考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3 期)，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

1536 河岳英靈集一卷

【著録】

新唐　殷璠河岳英靈集二卷

崇文　河岳英靈集一卷　殷璠編。

中興　河岳英靈集二卷

郡齋　河(海)〔岳〕英靈集二卷　唐丹陽進士殷璠集。(讀書附志・拾遺)

直齋　河嶽英靈集二卷　唐進士殷璠。

遂初　唐河岳英靈集

宋志　殷璠河岳英靈集二卷

四庫　河岳英靈集三卷　唐殷璠編。

【校訂】

據殷璠序(詳下),當作二卷。今存宋本二種(藏國家圖書館),二卷,《四部叢刊》本三卷,乃出後人分析。

【存佚】

存。

【著者】

此集唐殷璠編。

殷璠生平事蹟參看本書1527。

【考證】

晚唐詩人吴融《過丹陽》詩"藻鑒難逢恥後生"句自注:"殷文學於此集《英靈》。"(《全唐詩》卷六八四)《序》云:"爰因退跡,得遂宿心。"蓋璠嘗任州郡文學,不遇,遂隱而詮評詩作也。集中所選,多沈淪不遇之士,故借集中所收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句之"英靈"作題。

《郡齋讀書志附志》:"唐丹陽進士殷璠集常建、李白、王維、劉眘(案:原作'謹',避宋孝宗諱,今改回。)虛、張謂、王季友、陶翰、李頎、高適、岑參、崔顥、薛據、綦毋潛、孟浩然、崔國輔、儲光羲、王昌齡、賀蘭進明、崔曙、王灣、祖詠、盧象、李嶷、閻防二十四人之詩。璠謂諸人皆河海英靈也,故以名集。凡二百四十三首云。"《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王應麟《玉海》卷五九《藝文》"唐河嶽英靈集"條:"《志》總集類:殷璠,二卷。《書目》集: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總二百三十四首。各序其詩格於首,序曰:'貞觀標格漸高,開元風骨始備。'"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序首題曰進士,《書録解題》亦但稱唐進士,其始末則未詳也。是集録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題,仿鍾嶸《詩品》之體。雖不顯分次第,然篇數無多而釐爲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敘時代,毋亦隱寓鍾嶸三品之意乎?……其序謂,爰因退迹,得遂宿心,蓋不得志而著書者,故所録皆淹蹇之士,所論多感慨之言。而序稱'名不副實,才不合道,雖權壓梁竇,終無取焉',其宗旨可知也。凡所品題,類多精愜。……又毛晉刻本'綦母潛'條下註曰:'小序與時刻不同。'蓋校刊者,互有點竄,已非盡舊本矣。"案:北宋至南宋中期,傳世者均二卷,今藏國家圖書館兩部宋本亦二卷。宋元之際或元明之際,二卷本流傳極稀。明代前期,出現三卷本,其後幾經翻刻,各本不同。兩本分卷、文字各異。三卷本已經改竄,館臣以此爲據,所謂隱寓鍾嶸《詩品》"三品"之説,純屬臆測。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引殷璠《序》,曰:"璠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删略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粤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岳英靈'為號。詩二百七十五首,為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論次於序,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

之首“昔伶倫造律”至“將來秀士無致深憾”一段，蓋殷璠《序》中所謂《論》(類似總論，亦可視作另一篇《序》)也。《文鏡秘府論》南卷篇名“集論”二字，或出遍照金剛，《序》、《論》，當爲《河岳英靈集》本來文字也。

此集之終訖年歲有多説。一為“乙酉(天寶四載，745 年)”，所據《文苑英華》卷七一二(《全唐文》卷四三六)殷璠《河岳英靈集序》。《序》曰：“粤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即以‘河岳英靈’為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714 年)，終乙酉(745 年)，論次於序，以品藻各冠於篇額。”一為“天寶十一載(752 年)”説，所據乃宋曾彦和大觀戊子《國秀集跋》。《跋》曰：“而殷璠所撰《河岳英靈集》作於天寶十一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四主此説(疑“十一”爲“十二”之誤)。一為“癸巳(天寶十二載，753 年)”説，所據乃《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殷璠《序》。《序》曰：“今日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删略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粤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岳英靈’為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714)，終癸巳(753 年)，論次於敘，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與《四部叢刊》本序相印證者，有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引殷璠《序》(詳上引)。王運熙、楊明、吴企明主此説(此説近是)。又，或以為此集初編於天寶四載(乙酉)，再編於天寶十二載(癸巳)，亦為一説。

終訖年歲似乎并不等於成書時間。常建條品曰：“今常建亦淪於一尉。”建爲盱眙尉，在大曆中。岑參歿年乃大曆四年(769 年)。張謂大曆九年(774 年)尚在世。故興膳宏認為蓋成書於大曆末至建中之間。中澤希男認為璠自州文學退隱及成書皆在建中後。然而，《序》謂“實由主上惡華好樸”，“主上”當指玄宗。《荆揚挺秀集》亦殷璠所編，編成於玄宗天寶六載以後、此集之前，詳本書 1537。或《序》及各人品藻撰成於先，在玄宗時，其後品藻續有增改也。殷璠編有《丹陽集》(1527)，三書成書次序或是：《丹陽》、《荆揚》、《英靈》。

至於收録詩人、詩篇數亦參差不一。上引《文苑英華》卷七一二(《全唐文》卷四三六)載殷璠《序》謂“三十五人”、“詩一百七十首”；《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殷璠《序》謂“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直齋書録解題》、《玉海》同)；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引殷璠《序》謂“三十五人”、“詩二百七十五首”；此外，《中興館閣書目》卷五作“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首”；《郡齋讀書志·附志》作“二十四人”、“二百四十三首”。原本當依《文鏡秘府論》所引殷璠《序》，三十五人、詩二百七十五首，流傳中有所脱落，傳刻者以意妄改《序》中詩人、詩篇數也。今本實收二十四人，詩凡二百三十首：常建十五首，李白十三首，王維十五首，劉脊虚十一首，張謂六首，王季友六首，陶翰十一首，李頎十四首，高適十三首，岑參七首，崔顥十一首，薛據十首，綦毋潛六首，孟浩然九首，崔國輔十一首，儲光羲十二首，王昌齡十六首，賀蘭進明七首，崔曙六首，王灣八首，祖詠六首，盧象七首，李嶷五首，閻防五首。詩人少十一人，詩佚四十五篇。今存二卷本與三卷本，雖分卷、文字有所不同，所收詩人、詩篇則相同。

【流佈】

此書奈良時期已傳入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引有殷璠《序》。此外，

尊經閣文庫藏前田家第二號《手鑑》(詳太田晶二郎《關於河岳英靈集》)、陽明文庫藏《大手鑑》中收有《河岳英靈集》殘卷,所抄乃此集所載陶翰詩。陽明文庫所藏,見《國寶大手鑑(近衛家傳來)》下卷表13宮内卿高枝王(淡交社,1971),據春名好重《解説》,乃桓武天皇之子高枝王所書。又,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殘片,亦為陶翰詩,名兒郁明以陽明本與東博本相校,謂兩本均為平安初期鈔本,内容相同,書體不同,陽明本楷行相雜,東博本近似草書;兩本或出同一人之手。

【參考】

通行本:《四庫全書》本(《河岳英靈集》三卷),《四部叢刊》本(集部,景秀水沈曾植藏明翻宋刊本,《河岳英靈集》三卷、孫毓修《校文》一卷),《唐人選唐詩八種》本(《河岳英靈集》三卷第6册至第8册),李珍華、傅璇琮《河岳英靈集研究》附校點本(中華書局,1992.9),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7),王克讓《河岳英靈集注》(巴蜀書社,2006.7)。和刻本有文政七年江户昌平坂學問所刊本(《河岳英靈集》三卷,收入《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篇》第1輯至10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宋刊二卷本。

有關研究:中澤希男《河岳英靈集考》(《羣馬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第1卷,1950)、《唐人選唐詩考》(《羣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22卷,1972),太田晶二郎《河岳英靈集について》(《國語國文》第43卷第8號,1974.8),名兒郁明《新發見の河岳英靈集斷簡について》(《ミュージアム》302,1976),吴企明《唐宋集質疑:河岳英靈集收詩終於癸巳》(《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王運熙、楊明《〈河岳英靈集〉的編集年代和選録標準》(《唐代文學論叢》1982年第2期)、《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0),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解説》(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5《詩文篇》1,筑摩書房,1986.9),李珍華、傅璇琮《河岳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1992.9),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録》(《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0),宫下聖俊《河岳英靈集の編纂意圖》(《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44,2005.3),盧燕新《盛唐編纂的詩歌總集考論》(《山西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盧盛江《殷璠詩學幾個問題新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1537 荆(楊)〔揚〕挺秀集二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揚"原作"楊",今正。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中"儲光羲"條下,云:"《述華清宫詩》云:'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搖

星。'又《遊茅山詩》云:'小門入松柏,天路涵虛空。'此例數百句,已略見於《荆揚集》,不復廣引。"疑《荆揚集》即《荆揚挺秀集》之簡稱,亦殷璠所編。

《全唐詩》卷一三六《述華清宫五首》注:"天寶六載(747 年)冬十月,皇帝如驪山温泉宫,名其宫曰'華清'。"《河岳英靈集》成書於天寶十二載(753 年)。此集或亦編於天寶年間歟?

挺,拔也;秀,美也。此集蓋選集荆、揚二州詩人所撰詩也。

殷璠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527。

1538 吏部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蓋梁王筠諸集之一。

王筠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81。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梁書》卷三三曰:"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案:《南史》卷二二作《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行於世。"王筠為尚書吏部郎,在梁普通六年(525 年),《吏部集》乃在吏部時所撰也。殆殘缺不全,又失撰者名,藤原佐世誤入總集類。《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别集類著録《王中書集》(1381)。

又,謝朓官至尚書吏部郎,人亦"吏部"。沈約《傷謝朓》:"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或曰"之一:"吏部英才,隱侯稱其絶世。"

又,日本平安中期文人大江匡衡(952—1012),仕終式部大輔(式部,又稱吏部),其詩集名《江吏部集》,簡稱《吏部集》,三卷。識此備考。

1539 建國種會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40 類集二卷

【著録】

舊唐　類集一百一十三卷　虞綽等撰。

新唐　元氏類集三百卷　元稹。
　　虞綽等類集一百一十三卷
通志　元氏類集三百卷
　　類集百十三卷　虞綽等集。

【存佚】

佚。

【考證】

虞綽(生卒年不詳),字士裕,會稽餘姚(今屬浙江)人。歷仕陳、隋。大業時,至著作佐郎。時綽與楊玄感交通,玄感反,事敗,斬於江都。生平事蹟見《隋書》卷七六、《北史》卷八三。本傳謂有詞賦行於世,今并佚。今存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四;詩一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五。

兩《唐志》著録虞綽等《類集》一百一十三卷,疑此二卷乃其殘帙。《隋書》本傳:"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長洲玉鏡》為巨帙類書,二百三十八卷(見《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類),《類集》蓋亦所謂"十餘部"之一也。

又,《新唐書・藝文志》類書類著録《元氏類集》三百卷。白居易《元公墓誌銘》(《白香山集》卷六一)曰:"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亦見《舊唐書》卷一六六本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或為元稹《類集》零本。參看本書 1494。

1541 詞林警句集卅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42 要集十八卷　上下帙。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43 新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44 詞苑麗則集廿卷 (庾)〔康〕顯(真)〔貞〕撰。

【著録】

舊唐 詞苑麗則二十卷 康明貞撰。

新唐 康明貞辭苑麗則二十卷

康顯辭苑麗則三十卷

【校訂】

"庾"、"真"兩字誤,據《舊唐志》改正。《舊唐志》避中宗諱,改"顯"為"明"。《新唐書·藝文志》集部總集類重出,一作三十卷,疑誤。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康顯貞(生卒年不詳),會稽山陰(治今浙江紹興)人。唐中宗、睿宗朝,任修書學士。生平事蹟見《新唐書·藝文志》卷四《海藏連珠》條注、顔真卿《銀青光禄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希銑)神道碑銘》(《全唐文》卷三四四)。除此書外,所著尚有《海藏連珠》三十卷、《累璧》十卷、《文集》十卷。今皆佚,無詩文作品傳世。

陳尚君認為,康氏,名顯,字明貞,《舊唐志》殆避中宗諱而以字行。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六:"《康府君碑》并陰皆不存。碑陰上列伯顯貞、伯遂誠、父德言、叔希銑、叔□□,五人各有官位。"張固也以為,"遂誠"等皆稱名,"顯貞"亦當是名。從之。顔真卿《康希銑神道碑銘》,希銑生於太宗貞觀十九年(645 年),卒於開元三年(715 年)。康氏兄弟五人,顯貞為長,希銑居四,故顯貞或生於貞觀十年前後。

【考證】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先引殷璠《河岳英靈集論》,其次,各以"或曰"開頭引文三篇,均未標題。據考,其一乃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其三乃陸機《文賦》,唯其二所據原典不詳。鈴木虎雄"疑是《芳林要覽序》中一段"(《文鏡秘府論豹軒藏本》鈴木注,據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轉引)。杜曉勤推測乃《芳林要覽》編者之一許敬宗所撰。陳尚君《全唐文補編》案語謂鈴木之説"未有确證,暫不取"。中澤希男《文鏡秘府論校勘記》曰:"此文與前文相同的一點是夾了則天字。此外,文謂'自屈、宋已降'、'迄於梁陳'云云,列舉歷代作家,止於何遜、劉孝綽,暗示此文當作於初唐。"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則云:"與前章相同,使用則天字,又不避唐玄宗之諱'隆'字,蓋武后時文章。"張固也考為《辭苑麗則》之《序》,是也。

《序》曰:"昔之才士,為文者多矣。或濫觴姬、漢,或發源曹、馬。宋、齊已降,迄於梁、隋,世出鳳雛之客,代有驪龍之寶。……然近代詞人,争趍誕節,殊流並派,異轍同歸。文乖麗則,聽無宫羽。……庸生末學者慕之,若夕鳥之赴荒林;採奇好異者溺之,似秋蛾之落孤焰。……且文之為體也,必當詞與旨相經,文與聲相會。……屈、宋為涯島,班、馬為堤防,粲、植為阹落,潘、陸為郊境,搴琅玕於江、鮑之樹,採花蕊於顔、謝之園。何、劉准其衡軸,任、沈程其粉黛。然後為得也。"作者蓋選屈原至梁代前期作家詩文編為此總集,推崇兩漢、

魏、晉、南朝前、中期諸家，批評梁後期、陳以來至初唐的“近代詞人”（主要針對初唐四傑及其後學），以申明自己文學主張——“麗則”，既文詞華麗又符合詩教傳統。

《序》云：“陳琳書記猶健，文舉奏議詳雅。”所收文體，除詩賦外，當有書、記、奏議等。

《新唐書·藝文志》卷四總集類著録李吉甫《麗則集》五卷，亦見《崇文總目》卷一一總集類。《玉海》卷五四《藝文》“唐古今文集略”條引《中興館閣書目》：“李吉甫集梁、陳訖唐開元歌詩三百二十首，為《麗則集》五卷。”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總集類著録《麗則集》五卷，曰：“右唐李氏撰，不著名。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餘慶為序。”《麗則集》或續此書，故此書所收或迄於梁代前期，基本與《文選》相同。

“麗則”語出揚雄《法言·吾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流佈】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元兢《古今詩人秀句》（1560），乃遍照金剛携歸，事見《遍照發揮性靈集》卷三《敕賜屏風書了即獻表》，此書既與《古今詩人秀句》一并抄入《文鏡秘府論》，或亦遍照金剛携入日本。

《本朝書籍目録》詩家類著録《詞苑麗則》十卷，和田英松《本朝書籍目録考證》：“蓋採詩文之秀麗者，今不傳，著者亦不詳。”未考兩《唐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本朝書籍目録》，日本最早的和書目録。編撰者尚有異議。據題識，乃鎌倉後期滋野井大納言藤原實冬（1243—1303）所撰，蓋成書於鎌倉後期弘安至正應年間（1278—1293）；或謂清原業忠、藤原為富撰於室町時期。是此書至鎌倉後期、室町時期尚存十卷。

【參考】

《詞苑麗則集·序》見《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三五。

有關研究：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解説》（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5《詩文篇》1，筑摩書房，1986.9），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録》（《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0），杜曉勤《龍朔初載的詩風新變》（《文學遺産》1994年第5期），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中華書局，2006.4），張固也《康顯貞詞苑麗則序考實》（《學術論壇》2009年第3期）、《康顯貞詞苑麗則序釋論》（《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9，2010.6）。

1545 垂拱集百卷

【著録】

舊唐　垂拱集一百卷

新唐　武后垂拱集一百卷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武則天撰。

武則天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772。

【考證】

據《舊唐書》本紀，光宅二年(685年)正月一日，改元垂拱，垂拱五年(689年)正月一日，改元永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又著録《聖母神皇垂拱後集》，故此集蓋集則天武后垂拱前期文章。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武則天集數種：《則天大聖皇后集》十卷(1477)、《金輪萬歲集》五十一卷(1510)、《聖母神皇垂拱後集》三十卷(1546)、《聖母集》十卷(1547)。其他著述，見本書0772、0773、0779、0814。可參看。

1546 聖母神皇垂拱後集卅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武則天撰。

武則天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772。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據《舊唐書》本紀，光宅二年(685年)正月一日，改元垂拱，垂拱五年(689年)正月一日，改元永昌。又，垂拱四年夏四月，魏王武承嗣偽造瑞石，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則天大悦，號其石為"寶圖"。五月，"皇太后加尊號聖母神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及兩《唐志》著録《垂拱集》一百卷(1545)，故知此集蓋編成於垂拱年後期。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武則天集數種：《則天大聖皇后集》十卷(1477)、《金輪萬歲集》五十一卷(1510)、《垂拱集》百卷(1545)、《聖母集》十卷(1547)。其他著述，見0772、0773、0779、0814。可參看。

1547 聖母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武則天撰。

武則天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772。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據《舊唐書》本紀，垂拱四年（688 年）夏四月，魏王武承嗣偽造瑞石，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則天大悦，號其石為"寶圖"。五月，"皇太后加尊號聖母神皇"。此乃集名之由來，此集蓋編成於垂拱四年以降。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武則天集數種：《則天大聖皇后集》十卷（1477）、《金輪萬歲集》五十一卷（1510）、《垂拱集》百卷（1545）、《聖母神皇垂拱後集》三十卷（1546）。其他著述，見 0772、0773、0779、0814。可參看。

1548 玉相集一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待考。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類書類有《玉箱》一卷。丹波康賴《醫心方》卷八、卷一四、卷一六、卷二九引有《玉箱方》七條，卷一四引有《玉箱要録》一條，識此備考。

1549 文房麗藻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50 詩苑一卷　道衡撰。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道衡，薛道衡歟？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東汾陰（治今山西萬榮縣西）人，歷仕北齊、北周，入隋，任内史侍郎，加開府儀同三司。煬帝時，出為番州刺史，改司隸大夫。煬帝縊殺之。年七十。生平事蹟見《隋書》卷五七。

【考證】

薛道衡與李德林、盧思道齊名，當時文壇領袖。未聞撰有此書。有集三十卷，佚。存文八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九；詩二十餘首，見《先秦漢魏

晉南北朝詩・隋詩》卷四。

參看本書 0742。

又,劉孝綽所撰《古今詩苑英華》(1515),略稱《詩苑》。識此備考。

1551 開成集卅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1552 文箱集三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類書類著録《玉箱》一卷,識此備考。

1553 河南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別集家著録《河南子集》(1393),亦十卷,疑為同一書。可參看。

宋尹洙撰《河南集》二十七卷,見《宋史・藝文志》別集類,《郡齋讀書志》作二十卷。識此備考。

1554 鳳巖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宋僧蘊聰撰有《鳳巖》二卷，識此備考。蘊聰《鳳巖》，今見《萬曆續藏經》第一一八册宋賾藏主（僧挺守賾）集、靈谷寺淨戒重校《古尊宿語録》卷九，題石門山慈照禪師《鳳巖集》。蘊聰（965—1032），廣州張氏子。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五人之一。生平事蹟參見《續傳燈録》卷一、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一《谷隱蘊聰禪師》、宋釋契嵩編修《傳法正宗記》卷第八《正宗分家略傳》下《蘊聰慈照禪師》。

1555 弘明集十四卷

【著録】

舊唐　弘明集十四卷　釋僧祐撰。

新唐　又弘明集十四卷（子部道家類）

崇文　弘明集十卷　釋僧祐撰。（釋書類）

郡齋　弘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祐撰。（釋書類）

遂初　弘明集（釋家類）

四庫　弘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祐編。（釋家類）

【存佚】

存。

【著者】

此集南朝梁僧祐撰。

僧祐生平事蹟見本書 0624。

【考證】

成書於梁天監年間。

前十一卷系答覆儒、道之批判，而彰明儒、釋、道三教之異同；後三卷則積極闡釋佛教之教義。其宗旨，在排斥異端、爲法禦侮、弘道明教。自序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卷末作者自撰《弘明論》（亦稱《弘明集後序》）歸納懷疑、排斥佛教議論爲"六疑"：疑經説迂誕大而無徵；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一一加以辯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五子部釋家類："所輯皆東漢以下至於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其學主於戒律，其説主於因果，其大旨則主於抑周、孔，排黄、老，而獨伸釋氏之法。"收録東漢以下至梁代佛教文論、書表爲主，間附論敵辯難之文。凡一百八十三篇，作者一百二十二人，其中僧侶僅十九人。

《出三藏記集》卷一二所載僧祐自撰《弘明集》目録作十卷三十三篇，《崇文總目》著録即是。今本十四卷五十八篇（含卷末僧祐後序）。十卷所載，皆梁以前文章；後增者多為梁文（亦有梁前文，如晉桓譚《新論形神》、宋謝鎮之《與顧道士書》等），編次亦有調整，為十四卷。兩《唐志》已作十四卷，是十四卷本由來已久，或爲僧祐自行增補亦未可知。

此集乃六代遺編，流傳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唐釋道宣

撰《廣弘明集》三十卷(1556),爲此書續編,然體例少殊。

【流佈】

《大日本古文書》卷九(《正倉院文書·續修别集》二七帙)天平十九年(747年)六月七日《寫疏所解》著録《弘明集》十四卷,注曰:"沙門釋玄應撰。小乘。"撰者作玄應,蓋誤,識此備考。

【參考】

通行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卷五二《史傳部》四)。

有關研究: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牧田諦亮《弘明集研究(上)(中)(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3.3、1974.3、1975.3)。案:《研究》卷上《遺文篇》收載增上寺高麗《大藏經》本《弘明集》,卷中、下《弘明集》譯註。

1556 廣弘明集卅卷

【著録】

舊唐　廣弘明集三十卷　釋道宣撰。

新唐　廣弘明集三十卷(子部道家類)

崇文　廣弘明集三十卷　釋道宣撰。(釋書類)

秘目　廣弘明集書一卷(釋書類)

郡齋　廣弘明集三十卷　唐僧道宣撰。(釋書類)

遂初　廣弘明集(釋家類)

宋志　僧道宣弘明集三十卷(子部道家類)

通憲　廣弘明集上帙九弓、中帙九弓、廣弘明集上帙九弓(原注:欠第二)、同中帙九卷(原注:欠第十六)(第四十二櫃)

四庫　廣弘明集三十卷　唐釋道宣撰。(釋家類)

【存佚】

存。

【著者】

此集唐長安西明寺律僧道宣撰。

道宣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561。

【考證】

成書於唐高宗麟德元年(644年)。

《統歸篇序》曰:"弘護法綱而開明有識。"乃撰述宗旨,與梁僧祐《弘明集》大致相同。然體制略異,故不曰"續"而曰"廣"。《弘明集》分卷不分篇,此書則除分卷而外,尚按所選文章性質分爲十篇:一曰歸正,二曰辨惑,三曰佛德,四曰法義,五曰僧行,六曰慈濟,七曰戒功,八曰啓福,九曰悔罪,十曰統歸。每篇各有小序。又,此書尚將《弘明集》所選文章分類列目,編入除《戒功》、《悔罪》之外八篇中。又,《弘明集》選古今文章,自撰者僅卷末《弘明論》及第十二卷卷首小序兩篇,此集則每篇皆有道宣敍述及辯論,故《弘明集》為選輯,此集則敍

述、辯論、選輯並用。所記述佛教傳入中國至唐初歷朝之興廢、佛道間之論争及佛教義理之討論等，多涉外典，舉凡論説、文書、詩賦、詔録等，無所不包，捃摭浩博，彙存甚富，墜簡遺文，往往賴此以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五子部釋家類著録此書，然解題有所疏誤，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嘗作辨正。如，四庫館臣曰："其書採摭浩博，如梁簡文帝被幽述志詩及連珠三首之類，頗爲泛濫。"陳垣曰："按詩及連珠見卷三十上，然應採與否，純屬主觀，實無標準。惟其書於梁簡文《與廣信侯書》、《與慧琰法師》二書，《答湘東王書》，既載於卷十六，復載於卷二十一及卷二十八，是爲重出。撰《提要》者不於此糾正，而批評其應採與否，未免輕重倒置。《提要》又引《神僧傳》六，稱道宣爲僧祐後身。按《神僧傳》乃明初撰集之書，其《道宣傳》全採自《宋高僧傳》十四，《宋高僧傳》，《四庫》著録，《提要》何以不引宋傳而引明傳？可知其隨手翻檢，未嘗一究史源，實爲疏陋。"又，四庫館臣曰："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書末有《遊大慈恩寺》詩，乃題高宗之謚，殊不可解。"陳垣曰："不知此乃《提要》所據刊本之謬，與道宣無涉，猶《史記》之有《武帝本紀》云爾。原本《廣弘明集》唐高宗皆作'今上'，頻伽所據麗本尚可爲證。且不始於卷末，卷二十二《述三藏聖教序》及《答法師玄奘謝啓書》，卷二十五《沙門致拜君親勅》及《停沙門拜君詔》，原本皆稱'今上'，有何不可解，而致其譏評耶！"

據道宣自序及《大唐内典録》卷一〇，原本爲三十卷，後因分卷不同成四十卷。宋、元、麗藏皆三十卷，明南、北及清藏為四十卷。

參看本書 0613、0808。

【流佈】

《大日本古文書》卷九(《正倉院文書・續修别集》二七帙)天平十九年(747 年)六月七日《寫疏所解》著録《廣弘明集》卅卷，注曰："沙門釋道宣撰。小乘。"此後，平安後期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録》著録本有殘闕。

【參考】

通行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卷五二《史傳部》四)。三十卷本通行萬曆十四年丙戌(1586 年)吴惟明刻本(出於宋、元藏，頻伽本屬之)；四十卷本通行萬曆三十八年庚戌(1610 年)《嘉興方册藏》本(出於明北藏，常州本屬之)。《四庫全書》用吴刻本。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宋文》用四十卷本、《全南北齊文》用三十卷本，餘兩本參用。

參看《開元釋教録》卷二〇、《宋高僧傳》卷一四、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三。

1557 偃松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偃"原作俗體"偃"，改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此篇唐蔡孚撰。

蔡孚(生卒年里不詳),開元初任左(一作右)拾遺(案:《全唐文》卷三〇四録其文一篇《請宣付御製春雪台望詩編入國史奏》,注曰:"開元八年(720年)官起居舍人。"《全唐詩》卷七五,録其詩二首,曰:"開元中為起居郎。")二年(714),詔令祠龍池,孚獻《享龍池篇》。太常寺考其與姚元之、沈佺期等十人所作合音律者為《享龍池樂章》,事見《唐會要》卷二二《龍池壇》,曰:"(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令祠龍池。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篇樂章》,共録十首。"《享龍池樂章》十首載《舊唐書》卷三〇《音樂志》,列孚作為第二章,署"左拾遺蔡孚作"。開元時,魏光乘品題朝士,"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事見《朝野僉載》卷四。兩《唐書》無傳,生平事蹟散見《舊唐書》卷三〇《音樂志》、《朝野僉載》卷四、《唐會要》卷二二《龍池壇》。今存一篇,見《全唐文》卷三〇四;詩三首,分見《全唐詩》卷七五及《全唐詩補編·補全唐詩》。

唐玄宗賜和,當有唱和之作。玄宗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082。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太平御覽》卷九五三《木部》二《松》引《西京雜記》:"東都龍興觀有古松樹,枝偃倒垂,相傳云已經千年,常有白鶴飛止其間。蔡孚賦《偃松篇》,玄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公卿咸和焉。"(亦見宋吴淑《事類賦》卷二四《木部》"松"引作《兩京記》)又,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一九《左右史門》"左右史"引《職林》:"賦《偃松篇》。開元中,起居舍人蔡孚賦東都龍興觀,玄宗賜和,御書刻石紀之。"(案:亦見宋佚名《翰苑新書·前集》卷九、宋王應麟《玉海》卷二九《聖文》"唐玄宗和《偃松篇》"。)

衆臣應制唱和。《唐故銀青光禄大夫金州刺史上柱國盧君(照己)墓誌銘》曰:"(開元)七年(719年)遇疾,罷郡歸於洛京。病聞就閑,閉門謝世。時聖製《平胡詩》、《偃松詩》二章,詞臣畢和。君感音進和,上深嘆美,賜物四十段。"(《唐故銀青光禄大夫金州刺史上柱國盧君墓誌銘》。盧照鄰弟照己墓誌録文見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唐盧照己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6期)。《唐文拾遺》卷一八韋璞玉《大唐故朝議郎京兆府功曹上柱國韋君(希損)墓誌銘并序》:"嘗應制和蔡孚《偃松篇》,曰:'大厦已成無所用,唯將獻壽答堯心。'作者稱之,深以為遺賢雅刺矣。"張説《張燕公集》卷七有《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云:"清都衆木總榮芬,傳道孤松最出羣。"時説在荆州,故題"遥同",云:"莫比冥靈楚南樹,朽老江邊代不聞。"

《盧照己墓誌銘》和詩在開元七年病後,蔡孚開元八年官起居舍人(《册府元龜》卷四〇《帝王部·文學》),是知當時蔡孚《偃松》詩,以唐玄宗賜和,又御書刻石,流布甚廣,應制唱和者也衆,事蓋在開元八年(720年)也。

"偃松"一詞,蓋出《抱朴子》。《藝文類聚》卷八八木部上引《抱朴子》(佚文)曰:"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為天齊其長,地等其久。"形容松枝横出,張大如蓋也。唐劉禹錫有《廟庭偃松詩并序》,見《劉賓客文集》卷二五。

1558 豫章集十五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劉孝儀集佚，有輯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別集家著録《劉豫帝集》十五卷(1353)，卷數同此。“帝”或“章”之誤；《劉豫帝集》，或當作《劉豫章集》。疑與此條為同一書，乃劉孝儀集。

孝儀，孝綽弟，卒於豫章内史，後人稱“劉豫章”。生平事蹟見《梁書》卷四一、《南史》卷三九。本傳云“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又，《宋史・藝文志》總集類有《豫章類集》十卷，識此備考。

豫章，古郡名，今江西南昌也。又，長安宫内古觀名，語見班固《西都賦》、張衡《西京賦》。《宋史・藝文志》之《豫章類集》，南昌籍詩人集邪，抑長安宫内酬唱詩集邪？待考。

1559 啓顔録十卷

【著録】

舊唐　啓顔録十卷　侯白撰。(小説家類)

新唐　侯白啓顔録十卷(小説家類)

直齋　啓顔録八卷　不知作者。(小説家類)

通志　啓顔録十卷　侯白撰。(小説類)

宋志　啓顔録六卷(小説類)

【存佚】

殘，有輯佚。

【著者】

侯白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0547。

【考證】

《隋書》卷五八《陸爽傳》云：“(侯白)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悦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説，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悦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又，《大唐内典録》卷五曰：君素“神思卓詭，博綜玄儒。常居宰伯之右，以問幽極之略”。未及此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史部雜傳家類著録侯君素《旌異記》十卷(0547)。

兩《唐志》作侯白撰，陳振孫疑之，《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不知作者。雜記詼諧調笑事。《唐志》有侯白《啓顔録》十卷，未必是此書。然亦多有侯白語，但訛謬極多。”《宋史・藝文志》小説家類著録皮光業《啓顔録》六卷。《續百川學海》本以為乃宋劉濤所撰。此書撰

者，魯迅、王利器等以為侯白撰，書中所雜唐人事者，乃後好事者所竄入；趙景深、張鴻勳、陳祚龍、曹林娣、李泉等以為乃佚名撰，托侯白之名；曹林娣、李泉以為唐開元前無名氏所撰。

此書原本已佚，今所存有敦煌寫本殘卷(P. 7239、S. 0610)，乃此書現存最早寫本。S. 0610 卷末題記"開元十一年(723 年)捌月五日寫了，劉丘子於二舅家"，存《論難》、《辨捷》、《昏忘》、《嘲誚》四篇，計四十則，以時代為序，按類編排，其中二十三則不見後人輯本。

此書當入子部小説家。

【參考】

通行輯本：敦煌卷子本(四篇四十則)，《太平廣記》本(二十五則)，明刊《類説》本(十七則)，明吴永《續百川學海》本(十則)，明陳禹謨《廣滑稽》本(四十五則)，明許自昌《捧腹編》本(一則)，以上諸本皆見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楊家駱輯《中國學術名著・中國俗文學叢刊》第 1 集第 2 册闕名輯《中國笑話書七十一種》(臺北世界書局，1960)。此外，宛委山堂本《説郛》弓二三、徐震堮注《漢魏六朝小説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清吴曾祺輯《舊小説》乙集、清王仁俊輯《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經籍佚文》亦有輯文。

輯注本：曹林娣、李泉輯注《啓顔録》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補正此本參看：黄征《輯注本啓顔録匡補》(《俗語言研究》1995 年第 2 期)，董志翹《輯注本啓顔録詞語注釋商兑》(《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 年第 1 期)、《輯注敦煌本啓顔録商補》(劉進寶、高田時雄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

有關研究：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王利器《歷代笑話集・啓顔録》，趙景深《中國小説叢考・中國笑話提要》(楊家駱輯《中國學術名著・中國俗文學叢刊》第 1 集第 1 册，臺北世界書局，1960；齊魯書社，1980. 10)，張鴻勳《談敦煌本啓顔録》(《學林漫録》第 11 集，中華書局，1985. 8)、《敦煌本啓顔録發現的意義及其價值》(《1990 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 7)，陳祚龍《太平廣記析疑》(《敦煌學散策新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4)，王國良《敦煌本啓顔録考論》(《中國唐代學會、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史系編《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麗文文化有限公司，2001. 9)。

1560 古今詩人秀句二卷　元思敬撰歟?

【著録】

新唐　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文史類)

崇文　古今詩(文)〔人〕秀句二卷　元兢編。(文史類)

宋志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文史類)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元兢，字思敬，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474。

【考證】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元思敬傳》，曰："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

是書雖佚，然空海《文鏡秘府論》南卷"或曰晚代銓文者多矣"至"若斯而已矣"，蓋其書之《序》，《序》曰："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為一卷。"元兢有憾於褚亮等選録不妥，遂有此舉。又曰："余以龍朔元年(661 年)，為周王府參軍，與文學劉(禎)〔禕〕之、典籤范履冰。時東閣已建，斯竟撰成此録。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從，果諧宿志。……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為始，至上官儀為終。刊定已詳，繕寫斯畢，實欲傳之好事，冀知音。若斯而已，若斯而已矣。"可知此書取材於《芳林要覽》，收輯古人文章麗詞秀句編纂而成；所收起漢代，迄唐初，甚為可觀。在龍朔元年所撰《芳林要覽》基礎上，歷時十年，撰成此書，故此書蓋成於咸亨二年(671 年)前後也。書雖佚，《序》幸存，乃初唐時期一篇重要的詩學文獻。

唐僧皎然《詩式》批評此書，《詩式校注》卷一曰："疇昔國朝協律郎元(案：原作"吴"，今正。)兢與越僧元鑒集《秀句》(《崇文總目》文史類、《宋史・藝文志》文史類著録僧元鑒《續古今詩人秀句》二卷)。二子天機素少，選又不精。多採浮淺之言，以誘蒙俗。特如瞽夫偷語之便，何異借賊兵而資盜糧?"

參看本書 1531。

【流佈】

空海嘗携此書歸日本，並在敕賜屏風上書寫此書，附上表及詠詩奏上，事見《遍照發揮性靈集》卷三《敕賜屏風書了即獻表》："沙門空海言：去六月二十七日，主殿助佈勢海將五彩吴綾錦緣五尺、屏風四帖到山房來，奉宣聖旨，令空海書兩卷《古今詩人秀句》者。忽奉天命，驚悚難喻。……對山握管，觸物有興，自然之應，不覺吟詠。輒抽十韻，敢書於後。伏乞天慈宥其罪過，幸甚幸甚！謹所書屏風及《秀句》本，隨表奉進，輕黷聖覽，伏增流汗。沙門空海誠惶誠恐，謹言。……弘仁七年(816)八月十五日。"又，空海《文鏡秘府論序》："沈侯、劉善之後，王、皎、崔、元之前，盛談四聲，争吐病犯，黄卷溢篋，緗帙滿車。"

【參考】

《古今詩人秀句序》見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二。

有關研究：罗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日本漢文學史研究》1，京都大八洲出版，1948. 4)、《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下》(《日本漢文學史研究》1，大八洲出版，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發行，1951. 3)、《文鏡秘府論考・攻文篇》(《日本漢文學史研究》1，大八洲出版，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發行，1953. 8)，中澤希男《唐元兢著作考》(《東洋文化》復刊第 11 期，1965. 9)，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 1)，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7；訂補本，貫雅文化事業，1991. 12)，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解説》(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5《詩文篇》1，筑摩書房，1986. 9)，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4)，馬歌東《中日秀句文化淵源考論——以唐詩的秀句傳承及

其域外影響為中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2 期),查正賢《元兢詩人秀句序釋論——兼論其詩學對初盛唐詩歌發展之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杜會科學版)》2005 年第 3 期),朱樺《關於秀句的稱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中華書局,2006.4)。

1561 醉後集三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著者】

此集乃唐薛元超撰。薛元超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87。

【考證】

此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重出。《醉後集》成書,詳本書 1387。《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又著録《薩後集》卅卷(1370),疑為薛振元超集,可參看。

1562 大周朝英集十卷

【著録】

未見。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唐會要》卷七七《諸使》上《巡察按察巡撫等使》:"天授二年(691 年),發十道存撫使,以右肅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為之。閤朝有詩送之,名曰《存撫集》,十卷,行於世。杜審言、崔融、蘇味道等詩尤著焉。"事亦見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三二《官制》"唐安撫使"、宋錢易《南部新書》卷丙。《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書題"大周"及"朝英",卷數亦相符合,疑即《存撫集》。

其後,張孝嵩出塞,其送行歌詩集題《朝英集》蓋襲此例也。《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朝英集》三卷,注曰:"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撰送行歌詩。"張孝嵩傳具《新唐書》卷一三三(《舊唐書》卷一〇三作"張嵩")。開元六年(718 年),以安西副大都護領磧西節度支度、經略等使,代郭虔瓘(《唐方鎮年表》卷八)。

1563 貞觀集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疑“貞”當作“真”。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 年)五月二日,聖武天皇崩。七七忌日,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太后施捨天皇遺物於東大寺,其中有《雜集》一卷,乃天皇所抄詩文。卷尾題“天平三年(731 年)九月八日寫了”。所抄釋靈實《鏡中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兩條:一作《釋靈實集》(1463),一作《鏡中集》(1511);所抄《周趙王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作《後周趙王集》(1444)。聖武天皇所抄當有所據,其抄《真觀法師》五首:《無常頌》、《奉王居士請題九想即事依經總為一首》、《觀白骨歎無常》、《幡讚》、《奉請文》,或即《真觀集》。“貞”、“真”形似而誤,此條或當作《真觀集》。

真觀(538—611),字聖達。吴郡錢唐(今杭州)人。俗姓范氏。從華林園法師受《成實論》。智者以齒相若,待之以兄弟。隋文帝朝,三敕勞問。秦孝王總管維揚,兩加延請,并辭疾不赴。(開皇)十五年(595 年),始立精舍,號南天竺。常講《法華》,用為要業。大業七年(611 年)夏四月,郡司馬李子深請出衆善寺講《涅槃經》。七月,示滅。所講大乘四十二載。時人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鉤深釋傑。面相謂曰:“權高多智,耳目有名。我有‘四絶’,爾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棋是也。造藏經三千餘卷、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生平事蹟見《續高僧傳》卷三〇、《佛祖統紀》卷九、《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四、《靈隱寺志》卷三。案:道宣《續高僧傳》卷七《洪偃傳》:“貌、義、詩、書,號為‘四絶’。”《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洪偃集》(1454)。

《續高僧傳》本傳曰:著“詩賦碑集三十餘卷”。又曰:“文見别集。”是唐時有集行於世也。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三四收其《愁賦》等五篇。

【參考】

《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本文見: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正倉院寶物》3(每日新聞社,1995.7)、合田時江《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漢字總索引》(清文堂,1993.10)。

有關研究:内藤湖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支那學》第 2、3 號),平岡定海《聖武天皇宸翰雜集について》(奈良東大寺圖書館《南都佛教》第 2 號)。

1564(王)〔玉〕臺新詠集十卷　徐(瑗)〔陵〕撰。

【著録】

隋志　玉臺新詠十卷　徐陵撰。

舊唐　玉臺新詠十卷　徐陵撰。

新唐　又玉臺新詠十卷

崇文　玉臺新詠十卷　徐陵編。

郡齋　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纂。(袁本集部總集類,衢本經部樂類)

遂初　玉臺新詠并後集

直齋　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孝穆集。

通志　玉臺新詠十卷　徐陵集。

宋志　徐陵玉臺新詠十卷

四庫　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撰。

【校訂】

原"玉"誤為"王"、"陵"誤為"瑗",今正。

【存佚】

存,非原本。

【著者】

徐陵生平事蹟參看本書1464。

【考證】

有關史料,除以上諸書目著録外,主要有: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見《藝文類聚》卷五五《雜文部》一《集序》。

空海《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曰:"徐陵《玉臺》,僻而不雅。"

劉肅《大唐新語》卷三《公直》:"太宗謂侍臣曰:'朕偶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宫體。晚年改作,(案:崇禎寒山趙氏刊本《跋》引《大唐新語》作"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虞世南不奉詔事,亦見《新唐書》卷一〇二本傳。

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二經部樂類《玉臺新詠》條:"右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宫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豔詩,以備諷覽。'"又,《玉臺後集》條曰:"右唐李康成採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録。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陳徐陵孝穆集,且為作序。"

陳玉文《玉臺新詠跋》:"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已失一葉,間復多錯謬,版亦時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八年,1215年),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徙,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録本者,復求觀之,以補亡校脱。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是歲十月旦日書其後,永嘉陳玉文。"案:陳樂素以為陳玉文即陳振孫。振孫,原名瑗,字玉文,避理宗諱改。參看《直齋書録解題作者陳振孫》(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附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

劉克莊《後村詩話》卷一:"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

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脱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卷五：“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玉臺體”條注：“《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體’，其實則不然。”又“盤中”條注：“《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

此書唐、宋人多稱《玉臺集》，陳玉文《跋》稱《玉臺新詠集》，然諸家目録及傳本皆作《玉臺新詠》，當從之；《玉臺集》乃略稱，《玉臺新詠集》當偶加“集”字。玉臺，《徐孝穆集箋注》卷四《玉臺新詠集序》吴兆宜注：“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貞。”案：《文選》卷二八陸士衡《塘上行》“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李善注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劉良曰：“玉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吴兆宜誤以“滄浪”注為“玉臺”解。玉臺之意，當從李善。玉臺，原指上帝居所。《漢書》卷二二《禮樂志·郊祀歌·天馬》：“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師古注引應劭：“玉臺，上帝之所居。”漢代用作臺名，見《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薛綜注。

關於此書撰者，歷來并無異説。然此書不見《陳書·徐陵傳》，《陳書》撰者姚察與徐陵為同僚，過從甚密，徐陵如有此書，《陳書》不當遺漏；《序》不署其名而題其字；度《序》之語氣遣詞，撰者乃“無對無雙”之後宫佳麗。又，唐韓偓《香奩集自序》云：“遐思宫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却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亦使後人困惑。章培恒解讀徐陵《玉臺新詠序》，認為此書乃陳後主妃張麗華“撰録”，徐陵為之撰《序》。《隋書·經籍志》著録錯誤，以《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為旁證，蓋張麗華被殺後，托“徐瑗”名行世。又，詹鍈以為此書乃徐陵為梁元帝徐妃所撰。胡大雷進而以為乃梁元帝徐妃所“撰録”。《南史》卷一二《后妃傳》下《元帝徐妃傳》曰：“元帝徐妃諱昭佩。”本目録此條所署“瑗”乃其名，謂徐妃“名瑗，字昭佩”云。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大致據當時實存書著録，往往可補正《隋書·經籍志》、兩《唐志》，然藤原佐世又以《隋志》為主要參考文獻，甚至一字不差照録《隋志》，此條不當例外（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加之，除《隋書·經籍志》、兩《唐志》著録外，元思敬《古今詩人秀句序》亦作徐陵，思敬書成於唐高宗咸亨二年（671 年），由空海携入日本，並奉敕書寫二卷於屏風之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亦予著録（1560），藤原當亦看到，故目録原本蓋不誤，傳鈔中誤“陵”作“瑗”。

關於成書時間亦紛如聚訟。一，“中大通年間説”。梁元帝蕭繹《法寶聯璧序》所列三十八人，其中蕭繹等六人見《玉臺新詠》卷七、卷八，興膳宏以為此六人當時尚在世，乃按先君後臣、朝廷官秩高低排列；《法寶聯璧序》撰於中大通六年（534 年），故《玉臺新詠》蓋成書於此年前後。岡村繁、沈玉成亦持此説。傅剛排比各卷作家卒年，證明此書只能編成於中大通四年（532 年）至大同元年（535 年）之間。二，“大同年間説”。曹道衡以為在大同元年（535 年）；詹鍈以為在大同三年（537 年）至六年（540 年）間；周禾以為在大同五年（539 年）

前後(大同七年十二月爲下限);吉川猛以為在大同五年至七年(541 年)之間,由庾肩吾、劉孝威、庾信、徐摛、徐陵、紀少瑜六人為中心完成;穆克宏以為在大同八年(542 年)前後;周紹恒以為大約成書於大同九年(543 年)至太清二年(548 年)之間。三,"陳代説"。劉躍進據版本及編纂體例等,推測成書於陳代;談蓓芳以為宋晏殊所見本已稱此蕭綱為"梁簡文",則此書只可能編於陳代。案:上引唐宋基本史料雖均謂成書於梁,然當時徐陵父徐摛尚在世,此書不收摛詩,終難理解,問題還是在版本,此書原貌不清,成書訟争終難決。

此集乃繼《詩經》、《楚辭》之後的一部詩歌總集。徐陵《序》曰:"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筆晨書,撰録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其特色是所收詩以樂府歌辭為主,内容以相思離别為主,衢本《郡齋讀書志》入經部樂類,解題亦稱"樂府",最為有識。

敦煌文獻 P. 2503 乃此書殘卷,起張華《情詩》第五篇,訖石崇《王明君辭》,凡六十二行,詩十首。殘卷"潘岳詩四首"下有小字夾注,曰:"《内顧》二首,《悼亡》二首。"據此,徐陵原本,蓋先題作者及總篇數,再注篇題及篇數,於各詩之前,仍冠以本篇之題。今本已失原本名目,當經後人改易。

此書宋本已佚,除敦煌殘卷外今存刊本、鈔本三十餘種,劉躍進考其傳承,分為宋陳玉父本(原本不存)及明鄭玄撫本(嘉靖十九年)兩大系統,皆非原貌。前者,崇禎二年馮班鈔本(談蓓芳認為,此本尚難確定與五雲溪館活字本屬同一系統,只能説近似陳本系統)、崇禎六年趙均小宛堂本、明五雲溪館活字本(刊於萬曆四十五年前。談蓓芳認為,在現存諸本中確可證明出於陳本系統者僅此本)、張嗣修本等屬焉;後者,嘉靖二十二年張世美本、萬曆七年茅元禎本、汲古閣本等屬焉。兩系統主要異同有:收録篇數,前者六百五十四,後者八百十七;收録作者,前者一百十二,後者一百二十七;編排次序,後者自第五卷始以梁武帝居首,其次是皇太子、諸王、王公大臣;此外,其他篇目編次、各篇篇名、作者署名以及篇中文字亦有異同者。談蓓芳比較鄭玄撫本與五雲溪館活字本異同,除所收篇數、編次不同外,主要有:鄭玄撫本收有昭明太子及簡文帝詩,活字本等只收皇太子詩(案:趙均謂"皇太子"是蕭綱);鄭本稱蕭繹"梁元帝",活字本等稱"湘東王";鄭本以《盤中詩》為蘇伯玉妻作,活字本等謂傅玄作;鄭本明确標此書乃徐陵所編,活字本僅引《郡齋讀書志》以交代編者。談氏據晏殊《類要》所引《玉臺新詠》,比較兩系統異同,有利於認識此書原貌特征。案:此書編者、成書年代之争,多出於版本異同。今存傳本極其紊亂,刊寫者多憑私臆增删篇目、改易文字,以致竟失原本舊貌,歷來所重小宛堂覆宋本亦不例外。

【參考】

敦煌文獻《玉臺新詠殘》一卷(景唐寫本,《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羣書叢殘》第 6 册)。

通行本皆屬陳玉父本系統,出趙氏小宛堂本者,主要有日本文化三年刊本、南陵徐乃昌景刊本(附《札記》一卷,1922)、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5);出明五雲溪館活字本者,有《四部叢刊》本(景無錫孫氏小緑天藏本)。清紀昀(題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亦出趙氏小宛堂本(有《畿輔叢書初編》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四庫文學總集選刊》本),隽雪艷考證此書與《玉臺新詠校正》之校訂部分實爲同一著作,參看《玉臺新詠考異

爲紀昀所作》。

校本：吴冠文、談蓓芳、章培恒《玉臺新詠彙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案：《彙校》以鄭玄撫本為底本，校以銅活字本、馮班抄本、趙均刻本、翁心存影抄馮知十抄本等，參以史書、總集、類書，條疏釐定，為盡可能還原原貌作了可貴的努力。

注譯本：清吴兆宜注、清程琰(際盛)補《玉臺新詠》十卷(清乾隆三十九年程際盛刻本、光緒五年宏達堂本、民國七年上海掃葉山房本、《續修四庫全書》本等)，吴兆宜注、程際盛删補、穆克宏校《玉臺新詠箋注》十卷《附録》一卷(《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據乾隆三十九年刊本排印，中華書局，1985.6)，黄公渚選注《玉臺新詠》(《學生國學叢書》，商務印書館，1934)。

日譯本：内田泉之助《玉臺新詠》(《新釋漢文大系》60、61，明治書院，1974—1975)，石川忠久《玉臺新詠》(《中國の古典》25，學習研究社，1986.2)。

有關研究：詹鍈《玉臺新詠三論》(《東方雜誌》第40卷第6期，1944；《語言文學與心理學論集》，齊魯書社，1989.10)，吉川猛《玉臺新詠の成立について》(《白川静博士古稀記念中國文史論叢》，立命館大學人文學會，1981.6)，興膳宏《玉臺新詠成立考》(《東方學》通號第63號，1982.1；《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六朝文學論稿》，岳麓書社，1986)，曹道衡《關於玉臺新詠的版本及編者問題》(《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2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穆克宏《試論玉臺新詠》(《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金克木《玉臺新詠三問》(《文史知識》，1986年第期2期)，章必功《玉臺體》(《文史知識》1986年第7期)，汪泛舟《玉臺新詠殘卷雜考》(《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周建渝《也評宫體詩與玉臺新詠》(《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3)，周禾《論玉臺新詠的編纂》(《江漢論壇》，1992年第4期)，林夕《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版本之謎》(《讀書》1997年第7期)，岡村繁《文選の研究》第二章《文選與玉臺新詠》(岩波書店，1999.4)，劉躍進《玉臺新詠研究》(中華書局，2000.7)，傅剛《玉臺新詠編纂時間再討論》(《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玉臺新詠與文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1期)、《玉臺新詠版本補録》(《文史》2004年第3輯，2004)，胡旭《梁武帝與昭明文選、玉臺新詠的編纂》(《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5期)，樊榮《玉臺新詠撰録真相考辨——兼與章培恒先生商榷》(《中州學刊》，2004年第6期)，鄒國平《玉臺新詠張麗華撰録説獻疑——向章培恒先生請教》(《學術月刊》2004年第9期)，胡大雷《玉臺新詠爲梁元帝徐妃所撰録考》(《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玉臺新詠的選録標準、編撰目的與出版要求》(《廣西梧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4期)，周紹恒《玉臺新詠的編者及編撰時間考辨》(天津師範大學中國文獻信息研究中心、古典文獻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叢刊》第4卷)，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3)，牛繼清、紀健生《玉臺新詠是張麗華所撰録嗎？——從文獻學角度看玉臺新詠爲張麗華所撰録考》(《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第4期)，李建棟《論玉臺新詠之撰録者》(《江淮論壇》2006年第5期)，劉林魁《玉臺新詠編者和編纂時間再探討》(《寶鷄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談蓓芳、吴冠文、章培恒《玉台新詠新論》(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2.6)。

索引:小尾郊一、高志真夫編《玉臺新詠索引》(附《玉臺新詠箋註》,山本書店,1976.3;2001.11)。

1565 連珠七卷 瑗。

【著録】

未見。

【校訂】

"瑗"字前當有脱文。上條《玉臺新詠》撰者"徐陵"作"徐瑗",所脱或是"徐"字。

【存佚】

佚。

【著者】

不詳。

【考證】

連珠,古文體之一。論其起源,蓋有三説。一説謂始於漢章之世。《北堂書鈔》卷一〇二《藝文部》"連珠"引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此説不可信從。一説謂創自韓非子。《北史》卷二七《李先傳》:"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魏書》卷三三《李先傳》無"論"字)所謂《韓子連珠論》,實指韓非《儲説》。一説謂始於揚雄。《藝文類聚》卷五七《雜文部·連珠·表》引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聞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文心雕龍·雜文篇》曰:"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案:李兆洛:"此體仿於韓非之内外《儲説》、淮南之《説山》。"章學誠:"韓非《儲説》,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范文瀾以為,内外《儲説》凡三十三條,"二十二"為"三十三"之誤。韓非稱之曰"經",李先改稱"論",以其辭義前後貫注,揚雄擬之稱連珠,因名為"連珠論"。要之,梁任昉《文章緣起》所言是也:"連珠,揚雄作",然"已兆韓非"。

連珠之文體特徵,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傅玄《敘連珠》曰:"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説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悦,故謂之連珠。"蓋駢文濫觴於連珠也。《文心雕龍》歸入"文"之一"雜文",《文選》列為三十八種文體之一,《文章緣起》列為八十四種文體之一。

《文心雕龍·雜文篇》曰:"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勖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惟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蓋此體至陸機臻於完善,故沈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南齊書》卷五四本傳),蕭統録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入《文選》也。陳濟生《廣連珠·序》曰:"連珠昉自孟堅,盛於士衡。"

漢以來撰《連珠》者,有班固、賈逵、傅毅、蔡邕、張華(以上見《藝文類聚》卷五七傅玄《連珠序》)、揚雄(見《文章緣起》)、杜篤(見《全後漢文》卷二八)、劉珍(見《後漢書》卷八〇上《文

苑傳》)、潘勖(見《藝文類聚》卷五七)、陸機(《演連珠》五十首、《文選》卷五五)、謝靈運、黄芳、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分别有蕭綸、陸緬注)、陳證(以上見《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梁宣帝、沈約、吴均、劉孝儀、庾信(《擬連珠》)、蘇頲(以上見《文苑英華》卷七七一)、康顯(顔真卿《顔魯公集》卷七《康使君神道碑銘》)、段成式(《唐文拾遺》卷三〇)等,唯不見"□瑗"者。徐陵乃駢文大家,疑此書亦其所撰,然今《徐孝穆集》中不載連珠,蓋早佚矣。

【參考】

有關資料及研究:李兆洛《駢體文鈔》(《四部備要》),陳濟生《廣連珠》(《昭代叢書》),章學誠《文史通義》(《叢書集成初編》),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王令樾《歷代連珠評釋》(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1566 金華(瀛)〔瀛〕州集卅卷

【著録】

宋志　幼暐金華瀛洲集三十卷。

【校訂】

原本"瀛"作"瀛",誤,今據《宋史·藝文志》改正。

【存佚】

佚。

【著者】

此書幼暐撰。幼暐生平事蹟不詳。

【考證】

列有關史料四則。

宋阮閱《詩話總龜》卷一〇《雅雜門》上:"天聖中,禮部郎中孫冕刻《三英詩》:劉元載妻、詹茂光妻、趙晟之母《早梅》、《寄遠》、《惜别》三詩。劉妻哀子無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趙母懼子遠遊,孫公愛其才以取之。《早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寄遠》詩云:'錦江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争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惜别》詩云:'暖有花枝冷有冰,惟人没後却無憑。預愁離别苦相對,挑盡漁陽一夜燈。'(原雙行小注:《金華瀛洲集》。又,《摭遺》記《梅花詩》是女仙題蜀州江梅閣。)"《詩話總龜》蓋成書於徽宗宣和年間阮閱知郴州時,原名《詩總》,南宋高宗紹興年間,閩中刻本改名《詩話總龜》。

題宋陳應行編《吟窗雜録》卷三一引《歷代吟譜》(亦見清厲鶚《宋詩紀事》卷八七引《歷代吟譜》),亦載《三英詩》(引録原詩略。稍有異文:《早梅》詩作者作劉元載母,詩句"一種"作"一等";《惜别》詩云:"惟人没後"作"佳人後會")又引孫冕《序》曰:"三英者,三哲婦之詞也。世有男子大誇篇詠而意隨語盡者滔滔皆然,三英婦德天賦若此,忍不序而碣之乎?"未提及《金華瀛州集》。五十卷本《吟窗雜録》刊於南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

宋何谿汶《竹莊詩話》卷二二:"《早梅》(原雙行小注:《金華瀛州集》。又《摭遺》記《梅花詩》是女仙題蜀州江梅閣),劉元載妻。《倦遊録》云:'天聖中,禮部郎中孫冕記《三英詩》:劉

元載妻、詹茂光妻、趙晟之母《早梅》、《寄遠》、《惜别》三詩。劉妻哀子無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趙母懼子遠遊。孫公愛其才以取之。（案：引録原詩略。）《寄遠》，詹茂光妻。（案：引録原詩略。）《惜别》，趙晟之母。（案：引録原詩略。“惟人没後”句，作“佳人後會”。）’”《竹莊詩話》成書於南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年）。

明徐伯齡《蟫精雋》卷一六“三英詩”條：“《金華瀛洲録》：天聖中，禮部郎中孫冕選《三英詩》：劉元載妻《早梅》，詹茂光妻《寄遠》，趙晟之母《惜别》。劉妻哀子無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趙母懼子遠遊。公愛其才以取之。（案：引三詩，略。）愚按：《早梅詩》，《青瑣摭遺》作蜀郡閣紅梅扃鑰女仙所作，殊為無義味，今作劉妻《早梅詩》是也。大抵劉斧之《摭遺》所言多謬妄，所載王謝烏衣國事，先儒已論其非，今孫公所選，必有所見也。”

案：幼暐撰《金華瀛洲録》與孫冕刻《三英詩》，究竟孰先孰後？這牽涉到一個重要問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是留存了藤原佐世原本的面貌還是好事者增加竄入的？

目録成書於宇多天皇寛平年間，相當於唐昭宗時，如果此條是藤原原本所有，則幼暐應該是唐人，《金華瀛洲録》是唐集。劉元載妻、詹茂光妻、趙晟之母三人，《早梅》、《寄遠》、《惜别》三詩，至少一人一詩見於此録。至宋仁宗天聖時孫冕刻《三英詩》，所選詩據此録，按古人引書通例，在篇末注明出處《金華瀛洲録》。徽宗宣和時，阮閲編《詩話總龜》收録《三英詩》，照録《三英詩》所注出處。後人讀《總龜》，誤以《總龜》所録《三英詩》注為《金華瀛洲録》注，誤以為《三英詩》為《金華瀛洲集》所採，《總龜》又採自《金華瀛洲集》。

然而，今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是一部淵源於原本的略鈔本，可能經好事者增損點竄（參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流傳與嬗變》），此條也許是增竄一例。理由之一，此書不見兩《唐志》，唯見《宋史・藝文志》。其二，《總龜》原雙行小注：除“金華瀛洲集”外，還有“又摭遺記梅花詩是女仙題蜀州江梅閣”云云，《摭遺》語當出阮閲，所以也許應當把“金華瀛洲集”也理解為阮閲的標注。阮閲據《金華瀛洲集》録入《總龜》，張師正亦據《金華瀛洲集》録入《倦遊録》，何谿汶又據《倦遊録》録入《竹莊詩話》。其三，據考，張師正《倦遊録》僅載宋時事。所以，幼暐可能是宋人，所編《金華瀛洲集》是宋集；孫冕刻《三英詩》在先，《金華瀛洲集》成書在天聖以後也。

《早梅》詩，《全唐詩》兩見：卷八〇一（無名女子）“劉元載妻”條題《早梅（一作觀梅女仙詩）》，卷八六三（女仙）“觀梅女仙”條標題題《題壁（蜀州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闌而觀，題詩於壁）》。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則據《詩話總龜》收入卷一〇九。

《金華瀛洲集》，蓋金華地域詩文總集。權德輿《送道依闍黎歸婺州序》（《文苑英華》卷七二九《餞送》）：“上人以東陽為山水佳地。”鮑溶詩《秋暮送裴垍員外刺婺州》：“婺女星邊氣不秋，金華山水似瀛州。”（《全唐詩》卷四八六）是婺州人傑地靈，早有定評。

《早梅》，又題《紅梅》，多見於宋、明間記載，比如，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曾慥《類説》卷三四，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八《花卉部》，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九三《花卉部》，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卷四《花部》，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二五《名勝記・川北道・保寧府》二《巴州》、卷七六《神仙記・川北道》等，其出處多是劉斧《摭遺》（或作《摭言》、《拾遺》）。

劉斧《紅梅傳》見《永樂大典》卷二八〇九(輯佚見趙維國《永樂大典所存宋人劉斧小説集佚文輯考》,《文獻》2001年第2期)。明代尚有小説《古杭紅梅記》,據《早梅》詩演繹而出,述唐貞觀時諫議大夫王瑞出為唐安郡(蜀州)刺史時,其子王鶚與紅梅仙子戀情故事。

【參考】

有關研究:陳尚君《唐女詩人甄辨》(《文學遺産》2011年第3期)。

1567 王等四子集三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原文分作兩條,作"王等四　子々三",復原後作"王等四[卷]、子[集]三[卷]",誤,今正。等,即"等"字,改正。森立之校勘時,删"等"字,改"子"作"辛",未知何據。

【存佚】

佚。

【考證】

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所謂"王等四子",莫非是王勃等"初唐四子"?《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往往著録合抄集,如《易林》十八卷,乃"京房、郭璞等七人雜撰"(1080);《庾信任太常卿等集》乃庾信、任昉等人作品的合抄集(1533)。當時傳入日本的,既有庾(1350)、任(1420)的别集,也有合抄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四子"合抄集外,也著録了王(1360、1362)、楊(1375)、盧(1372、1409、1427)、駱(1359)的别集。"四子"合稱,見於張説《贈太尉裴公神道碑》、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如果《王等四子集》之"四子"確是王、楊、盧、駱,則"合四為一"的集子見於文獻記載者,或以《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為最早。此條僅三卷,恐怕是一種好事者的選抄本。

1568〔王〕融歸信門〔頌〕一卷

【著録】

舊唐　浄住子二十卷　蕭子良撰、王融頌。(子部道家類)

　　統略浄住子二卷　釋道宣撰。(子部道家類)

新唐　蕭子良浄住子二十卷　王融頌。(子部道家類)

　　道宣統略浄住子二卷(子部道家類)

崇文　統略浄住子浄行法門一卷(釋書類)

宋志　蕭子良統略浄住行法門一卷(子部道家類)

【校訂】

此條乃南齊王融所撰《歸信門頌》,原脱"王"、"頌"二字,今補。

【存佚】

存。

【著者】

王融生平事蹟參看本書1446。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王融集》十卷，此書乃單行篇。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乃佛教律書。蕭子良撰《淨住子》，事見《文選》卷六〇任昉撰《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曰："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南齊書》卷四〇《武十七王·竟陵王傳》：子良敬信釋氏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

據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二七《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淨住子》蓋成書於齊武帝永明八年(490年)。兩帙二十卷三十一門。書成，王融為之作頌，一門一頌，凡三十一頌(四言十章，五言十章，七言十一章)，後人總其別為一卷，附於書後。《淨住子》二十卷本，至唐時尚存，道宣"以初學或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此據道宣序，兩《唐志》作二卷，題《統略淨住子》)，作序，收入《廣弘明集》卷二七《誡功篇録》，題《淨住子淨行法》。置王融之頌於每門之末。題王融職銜曰："南齊秘書丞王融。"

終南太一山釋氏(明本作"釋道宣")《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解釋蕭子良《淨住子》之意，曰："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者……以齊永明八年(490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開其衍。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禀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為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絶筆。凡經七旬，兩帙都了。……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於藏部。後進學寡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抑斷，號曰偽經，相從捐擲，斯徒衆矣，可為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寔精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聖教明訣，理絶凡謀，但以初學惑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

蕭子良全書大旨明勸誡。《淨住子》第二門為《開物歸信門》曰："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豈可不五體投地，如泰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想。去諸塵勞，入歸信門。"王融所撰，題《歸信門頌》，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條。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逶迤修道，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海難沂。參珉見璧，辨礫知璣。迷其未達，匪正何依？"王融敷衍其意，謂人生浮舛，迷而無歸，當修身養道，去珉礫以知璧璣，而歸信門也。見《廣弘明集》卷二七上。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引未詳作者《法句經序》第十三："偈者，結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衆經。"《大唐西域記》卷三："頌，舊曰伽，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音譌也。今從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頌。"是頌即偈也。《高僧傳》卷一三《僧辯傳》："永明七年(489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

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蕭子良西邸流行梵唄新聲，唱導歌贊，王融之《頌》當與蕭子良提倡有關。三十一首雖為佛偈體，然不同於佛經中之偈頌，王融對佛偈體作改造。語句非長行原文之縮寫，亦非質樸少文之散文體，不同於傳統佛偈。其中七言偈頌尤可珍貴。胡應麟《詩藪》卷三云："齊一代遂無七言。""齊人一代，絶少七言歌行。"而《淨住子淨行法門頌》中竟有七言詩十一首，而且注重駢對，南齊以前未嘗有，對促成梁末七言古詩之成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

蕭子良《淨住子》見張溥輯《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南齊竟陵王集》附王融《頌》，王融《頌》亦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卷一三。

有關研究：鹽入良道《文宣王蕭子良の淨住子淨行法門について》(《大正大學研究紀要》46，1961)，陳允吉《中古七言詩體的發展與佛偈翻譯》(《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1)，李秀花《論王融對佛偈體的改造及其文學史地位》(《理論學刊》2006年第10期)，藤谷昌紀《蕭子良の抄經、著作の性格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6－1，2007)。

1569 劉白唱和集二卷

【著録】

新唐　劉白倡和集三卷　劉禹錫、白居易。

宋志　劉白唱和集三卷

通憲　唱和集(原注：上、下)二弓(第一百零九櫃)

　　唱和集二弓(通憲書)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行二十八。舊稱中山或彭城人，皆指郡望而言，實為洛陽(今屬河南)人。出生於江南。幼年隨父寓居嘉興、吴興一帶，從詩僧皎然、靈澈學詩。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擢進士第，又登博學宏詞科。十一年，授太子校書。十六年，為徐泗濠節度掌書記。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是年八月，憲宗即位，先貶連州刺史，再貶朗州司馬。居朗州九年。元和十年(815年)二月，召至京師。因賦詩得罪執政，再出為連州刺史。長慶年間，歷夔州、和州刺史。寶曆二年(826年)罷歸洛陽。大和元年(827年)，授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二年春入朝為主客郎中，未幾兼集賢殿學士。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十月，出為蘇州刺史，轉汝、同二州刺史。開成元年(836年)秋，被足疾，改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病卒。世稱"劉賓客"。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六八。今人卞孝萱著有《劉禹錫年譜》。

劉禹錫與白居易齊名，合稱“劉白”。所著除此書外，尚有《傳信方》二卷、《汝洛集》一卷、《彭陽唱和集》三卷、《吴蜀集》一卷，均佚。有集四十卷，今本作《劉夢得文集》(《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宋敏求編《劉賓客外集》十卷。《全唐文》編其文為十二卷，見卷五九九至卷六一〇，《唐文拾遺》卷二五録其文一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七二補五篇。《全唐詩》編其詩為十二卷，見卷三五四至卷三六五。《全唐詩逸》收其斷句五聯，《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五補詩二首，《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七補四首又五句。

白居易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824。

【考證】

《劉白唱和集》乃劉禹錫與白居易唱和詩集。

《白氏長慶集》卷六〇《劉白唱和集解》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争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製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大和三年(829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録，勒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吴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里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己酉歲(大和三年)三月五日樂天解。”又，《白氏長慶集》卷五九《與劉蘇州書》曰：“與閤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所收“一二年來”自劉禹錫“在長安時”所撰詩。禹錫於長慶元年(821年)冬為夔州刺史，四年調任和州刺史，寶曆二年(826年)罷歸洛陽。故知此集初編於己酉大和三年(829年)三月，所收寶曆二年以來之詩，分上、下卷二卷，收詩一百三十八首(最初之二卷，據《劉白唱和集解》，此為確數。《與劉蘇州書》所謂“著詩數百首”，當為虚數)。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即初編二卷本。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録》著録亦同本。《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著録皆作三卷，多一卷，乃續編本。為了解《劉白唱和集》全貌，其後續編，亦略考附焉。

《白氏長慶集》卷五九《與劉蘇州書》曰：“僕與閤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如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吴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虚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儁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吴洛寄和集》，自大和六年(832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此為第二次於大和七年(833年)編次之《劉白唱和集》，三卷，分上、中、下。上、中二卷即大和

三年舊二卷，訖於三年三月；下卷則收大和六年冬之後之作，又題《劉白吴洛寄和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者，即此三卷本也。宋敏求編《劉賓客外集》卷一、卷二録詩一百零七首，若不計卷四、卷五中與《汝洛集》、《洛中集》重複者，或是三卷本所收詩數。

那波道圓本《白氏文集》附會昌五年(845年)作《白氏長慶集後序》云"《劉白唱和集》五卷……其文盡在大集内録出，别行於時。"是大和七年後又有兩卷，編者蓋白居易。

考大和八年七月，禹錫自蘇州移刺汝州(《劉禹錫集》卷一一《汝州謝上表》)。九年九月，居易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翌月，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十一月，禹錫代之刺同。開成元年(836年)八月末，禹錫以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至此，劉、白又在洛陽相會。其間二人唱和之作，收入《汝洛集》。《汝洛集》乃第三次所編兩人唱和詩，時在開成元年至二年間。《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汝洛集》一卷，曰："裴度、劉禹錫倡和。"《唐詩紀事》卷三九："禹錫與樂天唱和號《劉白唱和集》，與裴度唱和號《汝洛集》。"然據《劉夢得文集·外集》卷九《汝洛集引》，可知劉、白除《劉白唱和集》外，尚有《汝洛集》。或劉白、劉裴、白裴之間各有《汝洛集》一卷，《宋史·藝文志》載《汝洛唱和集》作三卷是也。《汝洛集》中尚收有其他詩人(姚合、裴度、李紳等)之作，故此間所編集劉、白之詩，或自《汝洛集》中録出，作為《劉白唱和集》卷四。宋敏求編《劉賓客外集》卷四録此集劉詩二十七首、聯句三首(自卷首至《予自到洛中與樂天為文酒之會時時搆詠樂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而夢得亦分司至止歡愜可知因為聯句》)。賈晉華考輯復原此集，得逸詩六十六首、斷句一，其中劉禹錫唱和詩三十三首、聯句三首。王卓華復考白居易唱和詩，以為《汝洛集》中劉詩至少有四十四首。柴格朗據《汝洛集引》，認為第四卷以大和八、九年贈答詩為中心，蓋編成於大和九年或開成元年。

自開成二年(837年)至會昌二年(842年)七月禹錫病卒，唱和詩又有一卷，或收入《洛中集》。此集蓋白居易所編。《新唐書·藝文志》作七卷，《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總集類作一卷，殘本。影宋本《劉賓客外集》附宋敏求《後序》謂自《洛中集》録劉詩三十首、聯句五首，今見《劉賓客外集》卷四(自《洛中早春寄樂天》至卷末)。《洛中集》中尚收有其他詩人(牛僧孺、王起、盧貞等)之作，故此間所編集劉、白之詩，或自《洛中集》中録出，作為《劉白唱和集》卷五，合前四卷凡五卷，即《白氏長慶集後序》所謂《劉白唱和集》五卷。柴格朗認為此卷之編成不詳，兩人唱、和皆存者截止開成三年(838年)，而白之贈詩尚有會昌元年(841年)者，故第五卷或編成於禹錫卒後。

編集劉、白唱和詩，前後凡五次：初編本《劉白唱和集》二卷，《劉白吴洛寄和集》一卷，《汝洛集》一卷，《洛中集》一卷；後兩次不止劉、白。五卷本《劉白唱和集》後二卷自《汝洛集》、《洛中集》中輯出。

民國吴興徐氏影宋本《劉賓客文集》(臺北"故宫博物院"藏)附宋敏求《後序》："世有夢得集四十卷，中逸其十。凡詩三百九十二篇，所遺蓋稱是，然未嘗纂著。今裒之得《劉白唱和集》一百七、聯句八，《杭越寄和集》二，《彭陽唱和集》五十二，《汝洛集》二十七、聯句三，《洛中集》三十、聯句五，《名公唱和集》八十六，《吴蜀集》十七，《柳柳州集》六，《道涂雜詠》一，《南楚新聞》四，《九江新舊録》一，《登科文選》一，《送毛仙翁集》一。自《寄楊毘陵》下五

十五，皆沿舊會粹，無詳其出，或有見自石本者。無慮四百七篇，又得雜文二十二，合為十卷，曰《劉賓客外集》，庶永其傳云。常山宋敏求題。”

《劉白唱和集》已佚，花房英樹作復原，得一百五十首，見《白氏文集之批判研究》；後再次復原，得白、劉詩各一百七十首（劉詩繫年據卞《譜》），見《白居易研究》（橘英範有所訂正，并論及“唱和”與“贈答”之區别）。賈晉華復原此集，得詩一百四十七首（會昌二年白詩《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不是唱和詩，實得一百四十五）、斷句六。其中劉禹錫唱和詩五十八首（含斷句）、聯句五首。王卓華復考白居易唱和詩，以為《洛中集》中劉唱和詩至少六十八首，聯句不應少於五首。

柴格朗認為，宋敏求編《劉賓客外集》大致按其《後序》所言排列所據原本先後，并保持了各詩在原本中的順序，據此，輯得劉詩一百八十首，配以相應的白詩，復原五卷本《劉白唱和集》。即：《外集》卷一、二收三卷本《劉白唱和集》卷上、卷中詩七十三首，今以意平分為五卷本《劉白唱和集》卷一、卷二；《外集》卷二所收三卷本《劉白唱和集》卷下（即《劉白吴洛寄和卷》）詩三十四首、聯句八（除去《外集》卷二所收輯自《杭越寄和集》二首），以為五卷本《劉白唱和集》卷三（五卷本《劉白唱和集》卷一至卷三共一百〇七首、聯句八）；《外集》卷四收《汝洛集》詩二十七首、聯句三，以為五卷本《劉白唱和集》卷四；《外集》卷五收《洛中集》詩三十首、聯句五，以為五卷本《劉白唱和集》卷五；共詩一百八十首、聯句十六。復原後之五卷本《劉白唱和集》，見其所輯本第三章。

【參考】

有關研究及復原：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第二部《文集再構成》（中村印刷出版部，1960.3；第2版，朋友書店，1974）、《白居易研究》第二章《白居易文學集團》第三節《唱和集の成立》（世界思想社，1971.3；第2版，1990.5），橘英範《劉白唱和詩復原の問題點》（《中國中世文學研究》21，1991）、《劉白唱和詩研究序説》（《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55－3，1995）、《劉白の聯句について》（《中國中世文學研究》3，1997）、《劉白聯句譯注稿1－17》（《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2003－2013）、《中唐唱和文學の展開——劉白唱和集への道》（《日本中國學會報》60，2008），三木雅博《平安朝における劉白唱和集解の享受をめぐって——文人たちの作品と仲文章》（《白居易研究年報》2，2001.5），熊飛《劉白唱和集編集流散考》（《唐都學刊》第13卷，1997年第4期），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羣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6），柴格朗譯注《劉白唱和集》（勉誠出版，2004.7），王卓華《從幾部唐代唱和總集看劉禹錫的唱和詩》（《殷都學刊》2005年第4期），陳翀《宋代私撰類書所收の白居易逸文考》（《中國文學論集》36，2007）。

劉禹錫集通行本：《畿輔叢書》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補遺》一卷，入《叢書集成初編》），《四部叢刊》本（上海涵芬樓藏武進董氏景宋刊本《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四部備要》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據結一廬朱氏刊本）、《劉禹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1），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劉禹錫集》（中華書局，1990.3），《劉夢得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9），瞿蜕園校點《劉禹錫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此外有：景日本福井氏崇蘭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

集》三十卷、《外集》十卷(1913),紹興八年刊本影印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東京大安,1967),影宋本宋敏求編、董弅校《劉賓客文集》三十卷、附《外集》十卷(臺北"故宮博物院",1973)等。劉集通行注本有: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三十卷、《外集》十卷、《附録》四卷、附《索引》(《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蔣維崧、趙蔚芝、陳慧星、劉聿鑫《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9),陶敏、陶红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岳麓書社,2003.11),高志忠《劉禹錫詩編年校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1)。其他:卞孝萱《劉禹錫年譜》(中華書局,1962),張達人《劉禹錫年譜》一卷(《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18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白居易及白集研究資料參看本書1493。

1570 杭越寄詩二(十二)卷

【著録】

秘目　杭越寄和詩一卷

通志　杭越寄和詩一卷

宋志　元稹白居易李諒杭越寄和詩集一卷。

【校訂】

此條原文作"杭越寄詩二十二",下一條作"月題詩","十二"二字,當屬下一條;此條當作"杭越寄詩二",下一條當作"十二月詩題",今正。

【存佚】

佚,有輯佚。

【著者】

元稹生平事蹟見本書1494。

白居易生平事蹟參看本書0824。

李諒(775—833),字復言,行六。郡望隴西(今屬甘肅),蘇州(今屬江蘇)人。或言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登進士第。二十一年三月,王叔文薦為度支鹽鐵巡官。五月又表薦為諫官。元和二年(807年),由左拾遺貶澄城縣令,轉彭城縣令。約於元和九年入為尚書祠部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轉度支郎中。長慶元年(821年)授壽州刺史。二年秋轉蘇州刺史。寶曆元年(825年)又轉汝州刺史。大和三年(829年)七月,由大理卿遷京兆尹。次年七月出為桂管觀察使。五年轉嶺南節度使。七年(833年)三月,卒。生平事蹟散見於柳宗元《為王户部薦李諒表》(《柳河東集》卷三八)、白居易《李諒除泗州刺史制》(《白氏長慶集》卷五〇)、《李諒授壽州刺史制》(《白氏長慶集》卷五〇)、《册府元龜》卷四八一《臺省部·譴責》、《舊唐書》卷一七《文宗紀》、《唐詩紀事》卷四三等。今存詩見《全唐詩》卷四六三、《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七。《新唐書·藝文志》著録《續玄怪録》,李復言撰,或言此李復言即李諒,卞孝萱撰《李諒與〈續玄怪録〉》(見《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證其是。然《續玄怪録》所記與李諒行事多有不合,或另有一李復言,存疑待考。

【考證】

此集不見兩《唐志》及元白二氏集，中土唯見宋代書目著録。宋敏求嘗見，題《杭越寄和集》，并據以輯得劉詩二首入《劉賓客外集》卷二，詳影印宋初刊南宋遞修本《劉賓客外集》附宋敏求《後序》(臺北"故宫博物院"，1973)。

此集平安初期携入日本。日僧圜仁承和七年(840年)《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録》著録《杭越寄和詩并序》一帖，同僧承和十四年《入唐新求聖教目録》亦有《杭越唱和詩》一卷(二《録》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目録部》)。《前唐院見在書目録》葉紙篋第一厨子葉紙篋四十六著録《杭越寄和詩序》、六十一著録《杭越寄和詩并序》。《新唐書·藝文志》有《元白繼和集》一卷。《白香山集》卷五二《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云："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卷七一《白氏文集後記》云："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又，《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名公倡和集》二十二卷(殿本作二十三卷)，卷數與此條相符，識此備考。

元、白唱和，蓋始於貞元十九年(803年)春，二人俱以"書判拔萃科"及第，授校書郎。事見《白氏長慶集》卷一三《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自注，曰："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三十年間，唱和不輟，直至大和五年(831年)元稹去世。是年七月元稹卒於武昌，十月白居易撰《祭微之文》，言二人歌詩交往，曰："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為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敘。"(《白香山集》卷六〇)

二人唱和詩有"唱和"、"因繼"兩部分，遂名其集曰《元白唱和因繼集》。據《白氏集後記》，迄至會昌五年(845年)，續成十七卷。其"唱和"有關記載，首見於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序》(元和十三年，《元氏長慶集》卷一二)，曰："適崔果州使至，為予致樂天去年十二月二日書。書中寄予百韻至兩韻，凡二十四章。屬李景儉校書自忠州訪予，連床遞飲之間，悲咤使酒。不三兩日，盡和去年已來三十二章皆畢。李生視草而去。四月十三日，予手寫為上、下卷，仍依次重用本韻。"唱和記載甚少，確實可知寫作年代者唯此，即元和十二(817年)、三年間有"唱和(卷)"二卷。之前唱和之作，元稹謂之"唱和卷"，詳下。大和元年(827年)之前"唱和"，之後演為"因繼"。《因繼集》之成書，據《因繼集重序》(大和二年十月，《白氏文集》卷六九)，始於大和元年："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一(自注："'因繼'之解，具微之前序中。"元稹《前序》亡失，不詳其解)。今年，復予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二。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砺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詩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翌年(大和三年)《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白香山集》卷五二)曰："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案：題云"二十三"，此云"四十三"，其中乃含元稹佚詩《春深》二十首，白詩《和春深》二十首，載《白氏文集》卷二六。)寄來，命僕繼和。……況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據此，至大和三年，《元白唱和因繼集》已續成十六卷。其中，《因繼集》卷一，為大和元年之作，收白居易舊作、元稹追和，凡一百十四首。卷二，為大和二年之作，收白居易近作、元稹和韻，凡一百首。卷三，為大和二年之作，收白居易新作格律詩，元稹當亦有所和，當為一百首。卷四，為大和三年之作，收白詩四十二首，元詩若亦以四十二首計，當有八十四首。卷

五，設想收大和三年之後迄至五年(831 年，元稹卒)之作。據上引《和微之詩二十二首序》，至大和三年“唱和”、“因繼”凡十六卷，除去大和元年至三年之《因繼集》四卷，“唱和”部分(且名之《唱和集》)當有十二卷。《唱和集》有關記載闕如，成書過程不詳，唯上引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序》末自注略微透露消息，曰：“其本卷尋時於峽州面附樂天。別本都在唱和卷中。此卷唯五言律詩二首而已。”元和十二、三年間之二卷(見上文)以及此云“唱和卷”當皆為《唱和集》之一部分。長慶二年(822 年)，白居易除杭州刺史。《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曰：“壬寅，出中書舍人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是為七月十四日。經藍田、商山、襄陽、郢州、江州、廬山，十月一日抵達杭州(參看《白香山集》卷四四《杭州刺史謝上表》)。至長慶四年五月秩滿、除太子右庶子，刺杭凡二十二月(參看《白香山集》卷二三《祭浙江文》、卷五三《除官赴闕偶贈微之》)。元稹則於長慶二年六月罷相(事見《舊唐書》卷一六七《李逢吉傳》)。翌年八月，除浙東觀察使(參看《會稽掇英總集》卷一八《唐太守題名記》、《嘉泰會稽志》卷二《太守》)。白居易得知，嘗作《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喜得杭越鄰州先贈長句》(《白香山集》卷五三)。是時，白居易在杭州任上。十月，元稹自蘇抵杭，“分袂二年”、“并床三宿”(語見《白香山集》卷五三《答微之詠懷見寄》)，多所酬和，遂赴任會稽。直至大和三年(829 年)九月，除尚書左丞(事見《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白在杭，元在越，相互寄詩當始於長慶三年十月，元稹赴任會稽(參看《白香山集》卷五三《除官赴闕偶贈微之》、卷二十《早冬》)，終於長慶四年五月白居易離任，其間約七個月。

《杭越寄和詩》以白、元唱和為主，李諒附焉。據白居易《李諒授壽州刺史薛公幹授泗州刺史制》(《白氏文集》卷五〇)曰：“吾前命諒為泗守，未即路，會壽守植卒，因改諒守壽。……諒可壽州刺史。”其後，移刺蘇州，具體日期不詳，蓋在長慶二年十月之前，因為白居易有《初到郡齋寄錢湖州(錢徽)李蘇州》詩(《白氏文集》卷二〇)。由蘇州移汝州，白居易《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見和憶吴中舊遊五首》(《白氏文集》卷二六)有“何況蘇州勝汝州”句，自注：“李前刺蘇，故有是句。”此詩作於寶曆元年(825 年)，而白居易正於此年三月(見《白香山集》卷五九《蘇州刺史謝上表》)除蘇州刺史，故知李諒為其前任，寶曆元年初由蘇移汝。李諒在蘇州任上時間當為長慶二年十月前至寶曆元年三月間。

白、李間唱和詩中，白詩有《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錢湖州以箬下酒李蘇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無因同飲聊詠所懷》、《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以上見《白氏文集》卷二〇)、《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之》、《寄李蘇州兼示楊瓊》(以上見《白氏文集》卷二三)。

元、李間，元稹詩有《再酬復言和前篇》、《戲贈樂天復言》、《再酬復言》(以上見《全唐詩》卷四一七)、《再酬復言和夸州宅》(見《會稽掇英總集》卷一“州宅・律詩”)、《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寄》。今試將元、白、李三人在越、杭、蘇任上相互唱和之詩分組整比如下：

第一組：(白)《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喜得杭越鄰州先贈長句》，(元)《酬樂天喜鄰郡》。

第二組：(李)詩佚，(元)《再酬復言和前篇》。

第三組：(元)《贈樂天》，(白)《席上答微之》。

第四組：(元)《重贈》，(白)《答微之上船後留别》。

第五組：(元)《别後西陵晚眺》，(白)《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

第六組：(元)《以州宅誇於樂天》，(白)《答微之誇越州州宅》。

第七組：(元)《重誇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白)《微之重誇州宅居其落句有西州羅刹之謔因嘲兹石聊以寄懷》。

第八組：(白)《張十八員外以新詩二十五首見寄郡樓月下吟翫通夕因題卷後封寄微之》，(元)《酬樂天吟張員外詩見寄因思上京每與樂天於居敬兄昇平里詠張新詩》(張籍和詩《酬杭州白使君兼寄浙東元大夫》，見《全唐詩》卷四四六、卷三八五)。

第九組：(元)《郡務稍簡因得整比舊詩并連綴焚削封章繁委篋笥僅踰百軸偶成自歎因寄樂天》，(白)《酬微之》。

第十組：(白)《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元)《酬樂天餘思未盡加為六韻之作》。

第十一組：(元)《寄樂天》，(白)《答微之詠懷見寄》。

第十二組：(元)《戲贈樂天復言》，(白)《酬微之誇鏡湖》，(李)和詩佚。(元)《重酬樂天》、《再酬復言》。(押韻同，歸一組)

第十三組：(白)《除夜寄微之》，(元)《除夜酬樂天》。(以上為長慶三年所作)

第十四組：(李)《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自注"時長慶四年也"(見《全唐詩》卷四六三)，(元)《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寄》，(白)《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之》。

第十五組：(白)《雪中即事寄微之》，(元)《酬樂天雪中見寄》。

第十六組：(元)《寄樂天》，(白)《答微之見寄》。

第十七組：(白)《早春憶微之》，(元)《和樂天早春見寄》。

第十八組：(白)《早春西湖閑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寄之》，(元)《酬樂天早春閑遊西湖頗多野趣恨不得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因成十八韻見寄樂天前篇到時適會予亦宴鏡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末章亦示暇誠則勢使之然亦欲粗為恬養之贈耳》。

第十九組：(白)《留題郡齋》，(元)《代郡齋神答樂天》。

第二十組：(白)《别州民》，(元)《代杭民答樂天》。

第二十一組：(白)《重寄别微之》，(元)《酬樂天重寄别》。

第二十二組：(白)《重題别東樓》，(元)《和樂天重題别東樓》。

第二十三組：(白)《寄李蘇州兼示楊瓊》，(李)和詩佚，(元)《和樂天示楊瓊》。(以上為長慶四年所作)

以上二十三組當為《杭越寄和詩》之一部分。上列詩《酬微之》云"滿袤填箱唱和詩"，可見其間唱和詩不少。又，《重題别東樓》云："太守三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所謂"百篇"，雖非實數，亦不盡是"杭越寄和"，然其數不止二十三組當無疑。

浙東西二州相鄰，然並不能時時相晤(上列第五組元詩云："三人兩詠浙江詩，别無遠近皆難見。")，然尺書往來却頻繁(上列第十二組白詩云："翻嗟寸步隔，却厭尺書頻。")。故有

“遞筒唱和”之事：《白氏長慶集》卷二四《秋寄微之十二韻》云，“忙多對酒榼，興少閱詩筒。”自注曰：“比在杭州，兩浙唱和詩贈答，於筒中遞來往。”又，《醉封詩筒寄微之》云：“為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又，《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云：“揀得琅玕截作筒，緘題章句寫心胸。”

又，《唐語林》卷二，曰：“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為之代。時吴興守錢徽、吴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即記白、李唱和事也，唯“李諒”誤為“李穰”耳。

又，此集中有劉禹錫詩二首，宋敏求録出收入《劉賓客外集》卷二。

【流佈】

此集平安初期傳入日本，見僧圓仁《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録》等，詳上文。

1571 十二月詩題　上官儀注。

【著録】

未見。

【校訂】

上一條原文作“杭越寄詩二十二”，此條作“月題詩”，“十二”二字，當屬此條，今正。

【存佚】

佚。

【著者】

上官儀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74。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是書列於《文儀集》、《荆楚時序》（或即《荆楚歲時記》）之前，蓋為歌詩體月令、《月儀》之注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史部儀注家類有許敬宗《月儀》一卷、《十二月儀》七卷。

1572 文儀集一卷

【著録】

隋志　文儀二卷　梁修端撰。（史部儀注類）

【存佚】

佚。

【著者】

此條或是梁修端所撰書，録《隋書・經籍志》以備考。梁修端生平事蹟不詳。

【考證】

敦煌文獻 P. 5550b＋P. 5547(1)為《文儀集》殘卷，疑即此書。P. 5550b 存十五行，首行曰：“文儀集　并序　忻州刺史□（以下殘）”又，部分序、部分篇目（内外官啓第三、四海吉書，[第四]、外族吉書，第六、婦人條？書，[第七]、[内外]尊卑吊答，第九）及三殘行“年敘凡

例”。P.5547(1)卷首“四海”可與 P.5550b“尊卑吊答第九”相接。卷末有兩行正文下有雙行小注。忻州唐屬河東道,撰者或是地方官。吴麗娛推測成書在開元、元和間。

文儀,古人書儀一種,為文之儀範也。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略論》歸納書儀有三類:“朋友書儀”,“吉凶書儀(綜合書儀)”,“書、啓、狀之類範文”。或以為第三類絶大部分不是書儀。“文儀”殘卷設“内外官啓”,或是“官啓”類。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經部小學家著録《文儀集注》一卷(0392),史部儀注家類著録《文儀注》十卷(0492),未著撰人。參看《大唐新集書儀》(1576)。

【參考】

有關研究: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略論》(《唐五代書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12),吴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11),黄亮文《新定書儀鏡相關問題的探討——附論其他書儀寫卷的綴補》(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敦煌學》第27輯,臺北樂學書局,2008.2)。案:校録參看黄文。

1573 荆楚時序一卷

【著録】

舊唐　荆楚歲時記十卷　宗懍撰。(子部雜家類)

　　又二卷　杜公瞻撰。(子部雜家類)

新唐　宗懍荆楚歲時記一卷(農家類)

　　杜公瞻荆楚歲時記二卷(農家類)

崇文　荆楚歲時記二卷　宗懍撰。(歲時類)

郡齋　荆楚歲時記四卷　梁宗懍撰。(農家類)(衢本)

　　荆楚歲時記一卷　梁宗懍撰。(農家類)(袁本)

遂初　荆楚歲時記(農家類)

直齋　荆楚歲時記六卷　梁吏部尚書宗懍撰。(時令類)

宋志　宗懍荆楚歲時記一卷(農家類)

通志　荆楚歲時記二卷　梁宗懍撰、杜公瞻注。(禮類月令)

四庫　荆楚歲時記一卷　舊本題晉宗懍撰。(地理類)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疑與《荆楚歲時記》有某種關係,列《荆楚歲時記》有關著録以備考。

和田久德以為此書或為杜公瞻《荆楚歲時記》注釋本,守谷美都雄則以為與《荆楚歲時記》毫無關係,或是宗懍所撰有關時令之詩集。其根據,乃今所存宗懍詩四首,有《和歲首寒望詩》、《早春詩》、《驎趾殿詠新井》等(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一)。

《荆楚歲時記》考證詳本書0566。

1574 任司文孝恭集一卷

【著録】

隋志　梁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

舊唐　任孝恭集十卷

新唐　任孝恭集十卷

秘目　任敬臣集一十卷

通志　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

【存佚】

佚。

【著者】

任孝恭生平事蹟參看本書 1377。

【考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尚著録《任孝恭集》十一卷(1377),參看該條。此書當入别集家。

任孝恭,武帝時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故題《任司文孝恭集》。蓋孝恭為司文侍郎時所撰,卷數視《任孝恭集》為少。

1575 六藝論一卷

【著録】

隋志　六藝論一卷　鄭玄撰。(論語類)

舊唐　六藝論一卷　鄭玄注。(七經雜解類)

新唐　鄭玄六藝論一卷(經解類)

通志　六藝論一卷　鄭玄。(經解類)

【存佚】

佚,有輯佚。

【考證】

此書重見於經部論語家,詳本書 0216。當入經部。

【參考】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五經總類》採方注一則。

1576 大唐新集書儀一卷

【著録】

新唐　鄭氏書儀二卷　鄭餘慶。(儀注類)

崇文　書儀二卷　鄭餘慶撰。(儀注類)

秘目　鄭餘慶唐(定)〔書〕儀三十卷(儀注類)

遂初　唐鄭餘慶書儀(儀注類)

宋志　鄭餘慶書儀三卷(儀注類)

【存佚】

殘。

【著者】

鄭餘慶(746—820),字居業。鄭州滎陽(治今河南滎陽)人。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年),登進士第。歷仕德宗、順宗、憲宗、穆宗,終檢校司徒。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五八、《新唐書》卷一六五、《唐詩紀事》卷四五等。有集五十卷,佚。今存文五篇,分見《全唐文》卷四七八、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六三;詩二首,見《全唐詩》卷三一八。參看本書0489、0490。

鄭餘慶主修,預修者有:太僕寺丞李胄、司勛郎中裴莅("莅"或作"蒞",元和六年閏十二月以國子司業權攝太常博士、西内勾當。正當此時。見《唐會要》卷六五《太常寺》)、前曲沃尉李穎、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質(陸質,即陸淳,憲宗初名淳,因改。事見《唐會要》卷二三《諱》)、侍御史羊環、司門員外郎韓愈等。據《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曰:"(元和)六年(811年)冬十月戊辰……以東都留守鄭餘慶為吏部尚書。"同書卷一五《憲宗紀下》曰:"(元和)七年十二月丙戌朔,以吏部尚書鄭餘慶為太子少傅。"又,《唐會要》卷一九《百官家廟》:"(元和)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云云。又,《文苑英華》卷九八四《祭杜佑太保文》:"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四月癸未朔九日辛卯,銀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太保兼判太常寺事鄭餘慶"云云。是卷結銜既為"銀青光禄大夫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是書蓋撰成於元和六、七年間。該書之所以由鄭餘慶主撰,是因為餘慶熟悉典章禮法。同書卷一五八本傳曰:"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實行,遂用為詳定使(元和十三年,818年)。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諷、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并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預修者裴莅,亦詳於禮法,撰有《内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三卷(朱儔注),見《新唐書·藝文志》儀注類,小注曰:"莅,元和太常少卿。"生平事蹟可參看《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下》、卷一七五《惠昭太子寧傳》、《國史補》卷下、《唐會要》卷四《雜録》、卷六五《太常寺》。

【考證】

日本僧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838年)入唐求法目録》(《新修大正大藏經》卷五五)有《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内族吉凶書儀》一卷,注曰:"鄭餘慶重修定。"又,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承和十四年,847年)有《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内族吉凶書儀》卅卷,注曰:"鄭餘慶重修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此條當即此書。

敦煌寫本S.6537V14為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一部并序》,存一百七十八行,有其序及三十篇篇目。故知上引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及《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録"三十卷"者,乃以篇為卷也。

殘卷首行録其題,次行曰:"銀青光禄大夫吏部尚書兼太常卿鄭餘慶撰。"以下為《敘》,曰:"人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識材通明於儀禮。是以大夫之家,吉凶之重用。而諸禮經繁綜浩大,卒而難以檢尋,乃有賢士撰集纂要吉凶書儀,以傳世所用,寔為濟要。凡有十餘

家著述，唯京兆杜氏制撰，比諸家儀禮，則今之行用七十八〔年〕矣。然吉凶兩紙，多從依之者，何也？或因死喪之初，禮且貴於寧戚；悲號之際，情豈假於煩文？矧乎邦家，尚修單表；何哉？士庶偏用復書。今則錯綜舊詞，較量新禮，雖裁成一紙，亦畢盡哀情。又觀夫冬至云'〔晷〕運環周'，今改云'晷運推移'也。姨舅云'不具再拜'，今改云'不宣再拜'。兄姊云'履體如何'，今改云'動止康和'。吉書題云'不具姓名'□□□白。若斯之言，他皆倣此。因兹採彼羣儀，按諸禮經，灑翰之餘，採掇時要，取其妍妙，遺言有章。與太僕寺丞李(冑)〔冑〕、司(勳)〔勳〕郎中裴莅、前曲沃尉李穎、中書侍郎同(評)〔平〕章事陸(磐)〔質〕、侍(椰)〔御〕(吏)〔史〕羊環、司門員外郎韓愈等，共議時用要省吉凶儀禮，因而病諸，侵彼聾俗咫尺，尚可謂樞轄也。豈非千围(?)之眉目，君子之談美哉！余詢諸士林，(或)〔式〕裨家訓，爰譏《新禮儀注書儀》，共為部凡卅卷篇，以存至要也。其牋表更加録要，切在其中，并合摸(?)吉凶凡例，諸色儀注及内外諸色吊答，并更加録喪服制度圖等，亦新標記如舊。繁蕪者悉以削除。餘雜儀注，尚有大概同流者也。"

其次，記三十篇(卷)目録，曰："年敘凡例第一，節候賞物第二，公移平闕式第三，祠部新式第四，諸色牋表第五，寮屬起居第六，典吏(史)起居啓第七，吉凶凡例第八，四海吉書第九，内族吉書第十，外族吉書第十一，婦人吉書第十二，僧道吉書第十三，婚禮儀注第十四，凶禮儀注第十五，門風禮教第十六，起復為外官第十七，四海吊答書第十八，内族吉(告)喪書第十九，僧道凶書第二十，國哀奉慰第廿一，官遭憂遣使赴闕第廿二，敕使吊慰儀第廿三，口吊儀禮第廿四，諸色祭文第廿五，喪服制度〔第〕廿六，凶儀凡例第廿七，五服制度第廿八，婦人出嫁為本家父母服式圖第廿九，公卿士庶内外族殤服式圖第卅。"以下載"年敘凡例第一"至"吉凶凡例第八(部分)"之正文。凡存第一至第八篇。編撰約始於元和五年(810年)，成於元和七年。殘卷抄寫約為唐文宗以後。(案：以上所引據《敦煌寫本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殘卷研究》一文所附殘本，文載周一良、趙和平《唐五代書儀研究》。)概言之，此書内容分六類：一、節候用語、節候賞物、節假日等一般性規定；二、表狀箋啟式；三、吉書儀；四、婚喪儀注；五、凶書儀；六、喪服圖制。鄭氏《書儀》元和後通行全國，具有權威性，遠播西陲、東瀛，迄於後唐，無不受其影響。故日本僧園仁攜歸日本也。

五代後唐時，嘗加删定。《新五代史》卷五五《劉岳傳》："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宋史》卷四三一《儒林傳》一《田敏傳》："田敏，後唐時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顒、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删定唐鄭餘慶《書儀》。"北宋司馬光《書儀》本此，此後不見記載引用，蓋亡於南宋。

敦煌文獻屬書儀者有百餘件(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及《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兩書共校出四十餘種，吴麗娛《唐禮摭遺》附録《敦煌書儀寫卷目録》著録六十二種一百四十件)，其中主要是吉凶書儀，屬唐早期者，有：P. 3900、S. 1725、P. 4024、P. 3681、P. 3442(歷來題《吉凶書儀》，黄亮文以為當作《書儀》，寫於載初元年後、玄宗即位前)；屬開元、天寶時期者，有：P. 3637、P. 3693、S. 5630V 等(杜友晉《新定書儀鏡》，與《新定書儀鏡》有關寫卷有 P. 5035A＋P. 3688A＋P. 5020＋P. 5035B＋P. 4036、P. 3681，P. 4002，Dx. 1055，P. 4042，P. 4024，《敦煌遺書散録》0676＋上圖 018＋中國書店 ZSD076、S. 0329＋S. 0361(《書儀鏡》)；

屬貞元、元和時期者，有：S. 1438V、S. 6537V、P. 5550；屬晚唐者，有：P. 2646、P. 2622 等八件（張敖《新集吉凶書儀》）、P. 2556、P. 3246、P. 3249、P. 4019、P. 4019V、P. 3284、P. 4050、S. 2200、S. 4761、S. 10375A、有鄰館 No. 8、北京圖書館能字 8 號（張敖《新集吉凶書儀・吉儀》卷上殘卷）、P. 2622（張敖《新集吉凶書儀・凶儀》）、P. 3886、S. 1040、P. 3688 第 2 頁、Дx. 1256、S. 8699V（為同書《凶儀》卷下殘卷。其書疑撰於唐懿宗咸通間）、P. 3502V 及 Дx. 1256V（張敖《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P. 4050 及 S. 5613 及 Дx. 1438（屬同一類綜合性書儀）、P. 3691 及 P. 4699 等十七件（《新集書儀》）。

案：開元、天寶年間，有杜友晉《吉凶書儀》，成書於開元末；《書儀鏡》，成書於天寶六年之前。《書儀鏡》乃《吉凶書儀》的簡本或縮寫本。《書儀鏡》、《新定書儀鏡》在内容上趨於簡明實用。晚唐主要有三種吉凶書儀。其一，《新集吉凶書儀》，張敖撰。承襲鄭氏《書儀》，删去其中不適用於河西歸義軍轄區内容。成書在宣宗大中年間。P. 2622、S. 1040 等即是此卷，蓋《凶儀》卷下部分。其二，《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張敖撰。《新集吉凶書儀》的簡本。其三，《新集書儀》，撰者不詳，出張敖《新集吉凶書儀》，當出現於後唐莊宗時。

一般分書儀為三種類型：一，《朋友書儀》，敘友朋思念之情，早期晉索靖所撰《月儀》以及許敬宗《月儀》（0494）屬此類。二，綜合書儀，又稱吉凶書儀，唐代書儀主要屬於此類，目的在於規範士大夫行動準則。裴矩、杜友晉以及鄭餘慶此書屬此類。三，事務性的表狀箋啟，這類書儀五代、宋初較多。

王三慶、丸山裕美子考書儀内容、淵源、流傳以及其在目録中歸類，黄亮文以為表狀箋啟類絶大部分不是書儀。書儀的内容、範圍以及歸類，有待進一步研究。參看本書 0494。

【流佈】

日本貴族对書儀特别關注。正倉院藏唐杜正藏撰、光明皇后（701－760）書寫《杜家立成雜書要略》（0355）有書札三十六組（一問一答七十二通），屬書儀（或是“朋友書儀”）類文獻。《萬葉集》中的漢文書信，如大伴家持與吉田宜、大伴家持與大伴池主、大伴旅人與藤原房前之間的往復書簡，其形式、用語也模仿朋友書儀，直接或間接來自唐代書儀。《萬葉集》有些和歌後附有與該和歌有關傳説故事的説明，其中亦有書儀常用語，故知《萬葉集》編者亦熟知書儀。案：《萬葉集》二十卷，是日本現存最早歌集。非成於一人之手，蓋成書於天平寶字三年 759 以後，今多以為最終由大伴家持編成於延曆二年 783 左右。

《杜家立成雜書要略》一書在奈良時已經相當普及，並非宫廷秘藏，宫城縣市川橋遺跡出土習字木簡抄有此書，詳本書 0355。

僧圜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新修大正大藏經》卷五五）著録《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内族吉凶書儀》一卷，注曰：“鄭餘慶重修定。”又，圜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著録《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内族吉凶書儀》卅卷，注曰：“鄭餘慶重修定。”

奈良、平安時期，録取寫經生時要考生抄寫一些文章，所謂“試字”。正倉院流出的文書中有散位大初位下桑原村主安万吕所抄“三元肇始，萬福惟新”云云一段，山田英雄以為與敦煌寫本 S. 6537V 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寮屬起居啓”相似，丸山裕美子推測所抄也許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的許敬宗《月儀》。録文見《月儀》（0494）。

【參考】

有關研究：神田喜一郎《慈覺大師將來外典考證》(《神田喜一郎全集》卷三《東洋學文獻叢説》，同朋舍出版，1959.4)；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6)；山田英雄《書儀について》(森博士還曆記念會編《對外關係と社會經濟——森克己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塙書房，1968)；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創文社，1974.2)；黄亮文《敦煌寫本張敖書儀研究》(1984)；郭長城《敦煌寫本朋友書儀試論》(《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1986)；杜琪《書儀緣起蠡測及敦煌書儀概説》(《敦煌文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周一良、趙和平《唐五代書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12)；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8)、《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訂補》(《敦煌吐魯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趙和平敦煌書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丸山裕美子《書儀の受容について——正倉院文書にみる書儀の世界》(《正倉院文書研究》4，1996.11)、《静岡縣磯部武男氏所藏敦煌・吐魯番資料管見》(《唐代史研究》2，1999.6)、《書儀の受容について——正倉院文書にみる書儀の世界》(《正倉院文書研究》4，1996)、《敦煌寫本月儀、朋友書儀と日本傳來杜家立成雜書要略——東アジア月儀、書儀》(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洋文庫論叢》72，2009.3；修訂版，東洋文庫，2013.4)；王三慶《論敦煌書儀之名義與源流》(《唐代文學論叢》，臺灣中正大學，1998)；陳静《别紙考釋》(《敦煌學輯刊》1999年第1期)、《書儀的名與實》(《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1期)；孟列夫(Л. Н. 緬希科夫)主編，М. И. 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等編撰，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7)；吴麗娛《敦煌表狀箋啟書儀探源》(《文史》2001年第3輯)、《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11)；王曉平《敦煌書儀與萬葉集書狀的比較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王三慶、黄亮文《朋友書儀一卷研究》(《敦煌學》第25輯，2004)；張小艷《敦煌書儀語言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6)；黄亮文《新定書儀鏡相關問題的探討——附論其他書儀寫卷的綴補》(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敦煌學》第27輯，臺北樂學書局，2008.2)、《法俄藏敦煌書儀相關寫卷敘録》(《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2期)、《論中國散藏書儀寫卷版本及P.3442書儀的定名與年代問題》(《敦煌學》28，2010)、《論敦煌書儀文獻的内容、範圍與分類》(《敦煌學》30，2013)；王勇《敦煌寫本書儀録文校補》(《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3期)；楊琳《大唐新定吉凶書儀・節侯賞物第二校證》(《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王三慶《俄藏敦煌文獻應用文書研究》(I. Popova and Liu Yi,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Slavia, St. Petersburg: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俄羅斯國家社科院聖彼得堡東方院寫本部，2012)；野田有紀子《フランス國立圖書館における敦煌文書"朋友書儀"調査について》(《大學院教育改革支援プログラム"日本文化研究の國際的情報傳達スキルの育成"活動報告書》，2009.3)。

參看《月儀》(0494)。

1577 前(伐)〔代〕君臣(詔)〔語〕録屏風本一卷

【著録】

未見。

【校訂】

此條即“屏風書”,今存殘卷在“齊桓公觀管仲疾”條與“魏文帝好射雉”條之間,有“前代君臣語録屏風書第六”兩行,乃其書名,故知“詔”當作“語”,據改。“代”原誤作“伐”,改正。

【存佚】

殘。

【著者】

此書乃唐太宗所撰。

唐太宗生平事蹟見本書 0422。

【考證】

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唐會要》卷三五《書法》:“(貞觀)十四年(640 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為真、草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絶。”事亦見張彦遠《法書要録》卷四引《唐朝敘書録》,《太平御覽》卷三〇一《兵部》三二、卷七四八《工藝部》五《書》中引張懷瓘《敘書法》,《太平廣記》卷二〇九“唐太宗”條引《譚賓録》、《尚書故實》。今草書存殘卷,真書已佚。

今傳《屏風書》拓本,出南宋祝寬夫摹本。有宋人祝寬夫、姜堯章、王允初、王昌等人題跋。卷末祝寬夫淳熙九年(1182 年)跋曰:“右唐太宗屏風書。余從兄季平家所藏,蓋從祖紹興初為江西曹屬,以重賂得於北人之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絹素也。其上雜繪禽蟲水藻之文,猶隱隱可認。……真書者不復見,而草書僅存此而止,誠可寶也。”寬夫臨摹留存,歸還原本。據其紹熙五年(1194 年)重跋,其後原本為好事者攫取。寬夫於淳熙十四年(1187 年)、慶元元年(1195 年),兩出摹本,求姜夔《跋》。嘉泰四年(1204 年),奉議郎知臨安府餘杭縣主管勸農公事王允初作跋并刊於石,曰:“唐文皇貞觀之治,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論者皆謂魏徵勸行仁義之効。今觀此書,其間多指述前代得失理亂之迹,以自儆戒。蓋其天資高明,識見高遠,中材庸主所不能及。則當時治効,徵豈容於專美? 於是三歎三詠,因治石以廣其傳,是不特寶玩其書法而已。嘉泰甲子冬十月既望。”刊石初置何處不詳,元延祐三年(1316 年),石在永安寺,餘杭縣尹王昌遷至縣廳。自宋至清,世間流傳其搨本及臨摹本。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五《文部》:“唐文皇屏風帖。文皇嘗作真、草書古帝王龜鑑語,為二屏風,示羣臣。今所存者,草書耳。輕俊流便,宛然有右軍永興風度,惜天骨小乏,戈法猶滯。後有祝寬夫、姜夔、王允初跋,亦佳。姜遂題字,荒傖不知體,大可笑也。”明董其昌《戲鴻堂法帖》卷二:“右唐太宗屏風書,余從凡季平家所藏。蓋從祖紹興初,為江西漕屬,以重賂得於北人之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絹素也。其上雜繪禽蟲水藻之文,猶隱可認。”明孫鑛《書畫跋跋》卷二下《碑刻》:“唐太宗《屏風帖》。文皇書真有晉人法,其書真、草屏風亦佳事。第真蹟在宋時已不聞鑒賞,則摹刻當在唐時。此搨本,今時罕傳,應是宋物。”清王士禛《居易録》卷三一:“九月二十七日。南書房觀唐文皇《屏風帖》有揭傒斯、虞集諸跋,雖非

真跡，而臨摹甚工，亦高手也。”清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畧》卷中：“《唐·太宗御書屏風銘》（原注：貞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餘杭縣官廨。丙午春，予在燕京，於報國寺集場見唐太宗《屏風銘帖》，索重價，不能得。庚戌初夏，與友人陳成之士芳夜坐齋中，論太宗以神武定天下，而六書八法精妙乃爾，非天縱安能若此？因憶《屏風帖》，殊覺悵然。成之謂鄉學究巾笥中有此紙，不知貴重，因以《兔園册》易之。對坐補綴，手自裝潢，迄今不覺三十年。里人有為餘杭令者，知此石在廨中，因首行石缺名，為截角碑，連得二紙。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非耶？若太宗所書《文德皇后碑》、《魏鄭公碑》與《温泉宫碑》皆亡久矣，則此帖其可不貴重乎！”中土易見者，乃董其昌《戲鴻堂法帖》本；然與餘杭拓本稍異，或出祝寬夫從祖原本。

《屏風書》内容，乃列舉歷代君王生平事蹟，以興亡得失為龜鏡，使君臣有所儆戒。殘卷所載諸帝王為：魏文帝（此段前有闕文）、齊景公、晉武帝、宋武孝帝、蜀劉備、殷紂、漢高帝、漢文帝、漢武帝、漢元帝（二事）、齊桓公、魏文帝、魏明帝、齊景公（又二事）、宋昭公、楚靈王、漢文帝（又一事，未完）等。文贅，恕不備録。唯其中“蜀劉備□破劉璋”條與“殷紂為長夜飲”條之間，有“或溺第十一”五字，疑“或（惑）溺第十一”為此書篇名之一。又，“齊桓公觀管仲疾”條與“魏文帝好射雉”條之間，有“前代君臣語録　屏風書第六”兩行，此為“屏風書”之大題也。歷代君王生平事蹟皆引自諸正史及諸子書，如第一段魏文帝問西域獻珠事，見《三國志》卷一六《蘇則傳》；第二段齊景公問晏嬰“雨雪三日天不寒”事，見《晏子·諫上》；第三段晉武帝問侍中裴楷“天下風聲，何得何失”事，見《晉書》卷三五《裴楷傳》等。所述生平事蹟之間，有四言韻文，似史書之案語“史臣曰”，蓋出太宗手，録以備考：一段在篇名“或溺第十一”前，曰：“横心不逆，持事多昧。言竟見尤，動則貽悔。無辨榮辱，莫知進退。去矣斯人，虚慙雅對。”又一段，在“魏明帝欲親送葬平原懿公主”事後，曰：“識劣難持，情偏易惑。溺此耽愛，忘彼剛克。慾為性斧，恩乃義賊。居上不思，何□□□。”

太宗嘗隨史陵、虞世南學書。唐李嗣真《書後品》：“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史陵生平事蹟不詳，事蹟唯見唐張懷瓘《書斷》卷中《妙品》“褚遂良”條：“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授史陵。然史有古直，傷於疏瘦也。”太宗尤雅愛二王。唐竇臮《述書賦》卷下：“太宗則備集王書，聖鑒旁啓，雖躡閭井，未登階陛，質詎勝文，貌能全體，兼風骨，總法禮。”竇蒙注：“文武皇帝，諱世民，神堯子。當貞觀年中，鳩集二王真迹，徵求天下，並充御府。”事亦見《唐會要》卷三五《書法》，曰：“貞觀六年（632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636），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云：‘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命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争出其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宣和書譜》卷一《歷代諸帝·唐》：“（太宗）留心翰墨，粉飾治具。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出内帑金帛，購人間遺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餘紙來上，萬幾之餘，不廢模倣。先是，釋智永善羲之書，而虞世南師之，頗得其體。太宗乃以書師世南。然嘗患‘戈’脚不工，偶作‘戩’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今窺聖作惟戩字戈法逼真。’太宗歎其高於藻識，然自是益加工焉。”《舊唐書》卷六七《李靖傳》附《李彦芳傳》：“大和中，令問孫彦芳任鳳翔府司録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

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内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史傳太宗筆蹟，尚有《晉祠銘》、《温泉銘》、《魏鄭公碑》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别集家著録《唐太宗集》(1373)、《文皇帝集》(1416)，可參看。

又，唐憲宗亦嘗製《前代君臣事蹟》十四篇，自製《序》，并書於屏風，事見《唐會要》卷三六《修撰》，録以備考：元和四年(809 年)“七月，(案：《册府元龜》四〇帝王部文學作“九月”。)製《君臣生平事蹟》十四篇。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文。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録》，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玄宗撰《開元訓誡》，思維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班、范《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説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誡權諍》，四曰《誡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政教》，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録勳賢》，分為上下卷。上自製其序，曰《前代君臣事蹟》。至是，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洎曰：‘朕近撰此屏風，親所觀覽，故令示卿。’藩等進表稱賀”。事亦見《太平御覽》卷五九二文部八《御製》下。參看李絳《造屏風事》、《答宰相賀屏風狀》(《李相國論事集》卷一)，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蹟屏風表》、《批百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白氏長慶集》卷五六)。

唐憲宗李純(778—820)，順宗長子。順宗永貞元年(805 年)八月，受内禪，即皇帝位。在位十五年。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四、卷一五；《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流佈】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屏風書》，可知平安時期已傳入日本，然其後不見記載。今得見者，乃嘉永元年(1848 年)備後福山藩主阿部正弘得於商人，二年阿部付刻，即盧橘園刊本。三年，刊行小島知足所作《釋文》及《考證》。然而，大正時，松田南溟以之與《晉祠銘》、《温泉銘》比較，以為《屏風書》非太宗所書，《新撰類林抄》亦非日本人所書，二書出同一中唐某人之手。

【參考】

影印本：辻本勝巳編《昭和法帖大系》卷一三《草書篇》四(據《戲鴻堂法帖》，駸々堂書店，1941—1942)。日本存《唐太宗屏風書》阿部正弘摹刻本，有嘉永二年(1849)盧橘園刊本，斯道文庫藏；其複製本，《書道名品大系》第 6 輯(小島知足《釋文》、《考證》，《釋文》亦見《書苑》第 3 卷第 6 號，雄山閣，1911. 11；書藝文化院，1956)，伏見沖敬《唐太宗・屏風書(影印と釋文)》(《書品》226，1972)，《書跡名品叢刊》(伏見沖敬《解説》，二玄社，1975. 7)，西川寧、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書畫集成》第 9 輯(汲古書院，1977) 。校注本：吴雲、冀宇輯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

有關研究：松田南溟《唐太宗屏風書は太宗の書に非ずして新撰類林抄の書者と同一なるを論ず》(《書品》第 7 卷第 8 號)，伏見沖敬《中國書道の新研究》(二玄社，1981. 2)，東野治之《正倉院の鳥毛書屏風と唐太宗屏風書》(《大阪大學教養部研究集録・人文社會科

學》35,1986)。

有關太宗詩文、事蹟研究參看本書 1373。

1578 類文三百七十七卷

【著録】

舊唐　類文三百七十七卷　庾自直撰。

新唐　庾自直類文三百七十七卷

遂初　類文

宋志　庾自直類文三百六十二卷

【存佚】

佚。

【著者】

此書撰者乃庾自直。

庾自直(生卒年不詳),潁川(治今河南許昌)人。仕陳、隋。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生平事蹟見《隋書》卷七六、《北史》卷八三。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隋書》卷七六《虞綽傳》云:"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類文》蓋其中之一也。《長洲玉鏡》,《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未載,然大業諸士撰《類集》(1540)見總集家類,可參看。

【考證】

《玉海》卷五七《藝文・記》"唐初學記"條引唐韋述《集賢注記》:"開元十六年(728)正月,學士徐堅已下撰成《初學記》三十卷,奏之,賜絹有差。寫十本,分賜諸王。"注曰:"初,尹鳳翔宣敕與燕公,云:'兒子欲學綴文,若《御覽》、《類文》、《博要》、《珠英》之類,部袤廣大,卿與學士撰集要事要文,以類相從,務要省便。'"以《類文》與《修文殿御覽》、《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類書相並列。然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集》卷一七〇《奏事録》:"小汪(案:《奏事録》上一條,載汪應辰語,此條蓋亦指應辰。稱小汪者,以其有兄汪涓也。)云,有書號《類文》,隋時集兩漢以來古文,多今時所無,如曹植文尤衆,植集中未嘗載。"是《類文》乃總集也,故兩《唐志》入集部總集類。

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二《抄傳文書之誤》曰:"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脱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録之。他多類此。"是其書至宋猶存。

吴棫撰《韻補》五卷,卷首《韻補書目》載用韻不見《集韻》諸書的引用書目五十種,其一為《文選》,曰:"梁昭明太子所集。賦、詩、樂府、歌、頌、贊、七、箴、銘、誄文、連珠,皆韻。"其次則為《類文》,曰:"此書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選》時所集。今存止三十卷,本朝陶内翰穀所編。"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二《書玉臺新詠後》:"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

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韻補》卷二“夸”字條下引陸機《感丘賦》：“或趨時以風發兮，或遺榮而婆娑。或沖虛以後已兮，或招世而自夸。”許逸民認為，所撰此賦不見《文選》，所引四句也不見唐代類書及今傳宋本《陸士衡集》，吴棫必是從《類文》中摘出的。庾自直自隋累遷著作佐郎，嘗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有可能接觸到《類文》原書。而《宋志》所載，或許是千卷《類文》的又一殘本。蕭統先編《類文》，然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是為《文選》。案：唐宋公私目録著録，均明署庾自直編撰《類文》，而非“接觸”《類文》，諒自直掠昭明《類文》為己有也難，且吴棫、朱彝尊所言均據傳聞。許説頗有新意，識此備考。

此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三見。子部雜家(0761)與集部總集類下一條(1579)爲同書同卷，此條屬同書不同本，乃完帙。

【參考】

有關研究：許逸民《文選編撰年代新説》(《文學遺産》2000年第4期)。

1579 類文二百十三卷　在(離)〔雜〕家。

【著録】

舊唐　類文三百七十七卷　庾自直撰。

新唐　庾自直類文三百七十七卷

秘目　類文百二十卷

遂初　類文

宋志　庾自直類文三百六十二卷

【校訂】

“雜”誤作“離”，改正。

【存佚】

佚。

【考證】

此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三部，一部見上條(1578)，一部重見於子部雜家類(0761)，故此條注云“在雜家”。詳本書1578。

本朝見在書目録。其後渡來數卷。

(大宋)〔太宗〕[1]平王〔世〕[2](宛)〔充〕[3]，收其圖籍，沿河而上，經砥柱漂没而存者總八萬餘卷。(白)〔自〕[4]是圖籍在秘書。弘文[5]、〔史〕[6]館、集賢、司經、崇文，太帝[7]皆藏書之所。然集賢所寫皆御本也。定以甲、乙、丙、丁，分為四部，有經、史、子、集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開元十九年，車駕發京時，集賢四庫書總八萬九十卷矣。

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三〕[8]卷矣。

史庫二萬六千八百廿卷。

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

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九〕[9]卷。

七緯　易緯　書緯　詩緯　禮緯　樂緯　孝經緯　春秋緯

【校訂】

1. 原誤作“大宋”，今改。

2. 原無“世”字，疑原所據文獻闕字避太宗諱，今補。

3. 原“充”誤作“宛”，今改。

4. 原誤作“白”，今改。

5. “弘文”前疑脱“秘書”二字。

6. 原脱“史”字，今補。

7. “太帝”，疑乃“大抵”之誤，日語發音相同。

8. 9. 據孫逢吉《職官分紀》引韋述《集賢記注》改正，詳下。

【考證】

以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卷末一段附注（本書稱“卷末附註”），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本朝見在書目録”到“其後渡來數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乃據《本朝見在書目録》修訂而成，筆者以為室生寺本也許出於藤原佐世的稿本。詳見《研究篇》的《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等。

第二部分，從“太宗平王世充”到“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文見唐張九齡等《唐六典》等，文字略異，可以互補互校，録以備考。

《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集賢殿書院”：“平陳以後，經籍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大唐平王世充，收其圖書，泝河西上，多有漂没，存者猶八萬餘卷。自是圖籍在秘書。今秘書、弘文、史館、司經、崇文皆有之。集賢所寫，皆御本也。書有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史，三曰丙為子，四曰丁為集，故分為四庫。每庫二人，知寫書出納名目次序，以備檢討焉。四庫之書，兩京各（二）〔一〕（案：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舊唐書・經籍志・後序》、《玉海》改正。）本，共〔一十〕（案：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舊唐書・經籍志・後序》補，然《玉海》亦脱，或所據《六典》原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經庫書鈿白牙軸，黄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書彫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緑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别。”

《舊唐書・經籍志・後序》：“國家平王世充，收其圖籍，泝河西上，多有沈没，存者重復八萬卷。自武德已後，文士既有修纂，篇卷滋多。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庫，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黄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緑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别之。”

《新唐書・藝文志・序》：“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内庫，以

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脩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无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録。及還京師，遷書東宫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宫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别之。”

《玉海》卷五二《藝文·書目》“集賢院典籍”條引《六典·集賢書院》：“知書官八人。注：開元五年置。唐圖籍在秘書，今秘書、弘文、史館、司經、崇文，皆有之。集賢所寫，皆御本書。四部分四庫（原注：每庫二人，知寫書出納名目次序，以備檢討）。四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寫以益州麻紙。”

第三部分，從“開元十九年”到“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九卷”。文今亦見《唐會要》及《職官分紀》。

《唐會要》卷六四《史館雜録》下《集賢院》：“（開元）〔十〕九年冬，幸東都，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十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九卷。”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一五《翰林學士院》引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九年冬，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十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九。其中雜有梁、陳、周及隋代古書。”

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職官分紀》、《四庫全書》本《唐會要》三者的總計數均作“八萬九十卷”，其來源可能都是有關集賢院的文獻。《唐會要》、《職官分紀》應該是韋述的《集賢記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則可能是《集賢院見在書目録》（詳下）。其中唯《職官分紀》的四庫合計數跟總計數相符，故知《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録有誤脱，據《職官分紀》所引補正。又，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唐會要》總計數作“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卷”，《玉海》卷五二作“八萬九千卷”。

第四部分，“七緯”一段，既可能是藤原佐世隨手所録，也可能出後世好事者之手。

以上“卷末附註”的文字，當主要是藤原佐世原本所有的。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引《國名風土記》（原注：此書作者不詳，蓋卜部家所作）佚名批注曰：“《見在書目録》云，合四十家，始自易家，至總集家，所在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凡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本云。於時至德元年（原注：甲子）九月望書之。”（案：引文已佚，轉引自伴信友著，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卷四，國書刊行會刊《增訂版增訂上古典文庫》69，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11。）室町後期佚名《運步色葉集》幾之部：“凡大唐書數十二萬餘卷也，亦云佛經者達術道者也，即算道之書也（原注：陸奥守藤原佐世註文也）。”（據静嘉堂文庫影印本，静嘉堂文庫長米山寅太郎撰《代序》，白帝社，1961.1。）其中“凡大唐書數十二萬餘卷也”云云即出這段卷末附注，均認定是“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流傳紀録之八、之九）。《國名風土記》佚名批注云

“所在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七千九百六十二卷”一語，或是《本朝見在書目録》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原本的卷數，所見有異本，故卷數不同。原文“七千九百六十二卷”之前省略“一萬”二字。

《舊唐書·經籍志》據毋煚《古今書録》成書，其《後序》當録自《古今書録》。《唐六典》，《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於職官家；《集賢記注》及《古今書録》，《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未著録。第二、三兩段文字，藤原佐世很可能迻録自吉備真備攜回日本的《集賢院見在書目録》。藤原佐世在《東觀漢記》條注(0416)引用了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其中提到了吉備在唐時曾依據《集賢院見在書目録》蒐求《東觀漢記》。《集賢院見在書目録》蓋成書於開元十九年(731 年)。吉備真備第一次赴唐在元正天皇靈龜三年(養老元年，717 年)，留唐十七年，聖武天皇天平七年(735 年)歸國，獻書朝廷(事見《續日本紀》卷一二、《扶桑略記》卷六天平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條)。《集賢院見在書目録》是當時的最新、最完整的唐朝廷藏書目録，屬吉備真備攜歸漢籍之一。藤原佐世在編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時，極可能用作參考。參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編撰及其性質》。

研究篇

目　次

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 …… 2105
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 2140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 2165
《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 2180
《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 2191
《見在目》書名之檢討 …… 2221
《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 2231
冷然院與冷泉院 …… 2251
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之系統 …… 中安真理 2258
附: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抄本分類表 …… 2275
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 …… 2276
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統計表 …… 2298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學術價值 …… 2300
《見在目》指瑕 …… 2315

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

自從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出世之後，這部日本現存最早的敕編漢籍目録，深受學者的關注，但是，對編撰者藤原佐世生平的瞭解及研究依然不足。

比較集中地介紹了藤原佐世生平事蹟的，是德川光圀等編修的《大日本史》[①]。《大日本史》，四百零二卷，是一部紀傳體史書，記載了從神武天皇[②]到日本南北朝時期之末、後小松天皇(1382—1412)之間的歷史。從後西院天皇明曆三年(1657)德川光圀在其江户駒込藩邸設立修史局起，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最終成書，歷時二百五十年。此書成書之所以用了如此長的時間，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不少時間花在收集史料上了。中國纂修歷朝正史，一般在前一朝代結束之後不久，當時有很多實存的實録、起居注等史料可以供纂修者參考、利用。可是，《大日本史》的纂修則不同，從設史局算起，距神武天皇已有一千三百多年，距後小松天皇也有二百四十五年，當時可以利用成本成册的史料已經相當有限。修史的方法，與其説是纂修，不如説是匯輯。所匯輯的史料，囿於編者的聞見，有所缺漏，就不難理解了。比如，本文打算考釋的藤原佐世的本傳，載於《大日本史》卷二一五《文學傳》。它就是根據《三代實録》、《江談鈔》、《續本朝文粹》、《尊卑分脈》等匯輯而成的，這些史料，我們今日也都能看到，而且尚可補正。

據筆者所知，至今為止有六位學者對藤原佐世的生平事蹟作過考證和研究。

岡本保孝(1797—1878)《難波江》[③]卷之四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藤原佐世履歷》條，羅列了《三代實録》有關佐世的記載，轉録了《大日本史》藤原佐世本傳，提到《十訓抄》"可誡人上事"條、《今昔物語》卷一五所載佐世妻事，並提到了亡友狩谷望之(棭齋)曾告訴他《續本朝文粹》所載《藤原敦光狀》中載有佐世寬平三年任陸奥守一事。其實，此狀已為《大日本史》所用。

中根肅治(1847—1921)《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④]，轉録了《大日本史》佐世本傳。

1956年，小长谷惠吉發表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⑤]。其中第二節《撰者藤原佐世之閲歷》，除了抄録了《大日本史》本傳的有關文字外，還補充了輯自《臺記》的一段文字。

---

① 《大日本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29.2)。

② 神武天皇，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是傳説中的日本第一代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即位，公元前585年去世。

③ 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21卷(新裝版，吉川弘文館，1974.11)。參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④ 稿本，今藏京都大學圖書館。中根肅治，國立國會圖書館司書、文獻學者。詳細介紹參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⑤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くにたちの會，1956.12)。

1984年，矢島玄亮發表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①]，其中附了一個《藤原佐世關係年表》，基本還是没有超出《大日本史》本傳的範圍。之所以稱"關係年表"，因為它增加了一些跟藤原佐世以及《見在目》有關的藤原基經、冷然院、圖書寮等史料，跟藤原佐世生平直接有關的，只增添了一條。

1992年，嚴紹璗發表了《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②]。其書第二章第二節《藤原佐世〈本朝見在書目録〉研究》"匯考"了藤原佐世的事蹟。

此外，日本文學研究家後藤昭雄對藤原佐世作了很有見地的研究。1979年，他發表了《藤原佐世——菅原道真的周圍》[③]一文，對菅原道真僅有的二三位知己之一的藤原佐世作了考察，運用了《菅家文草》等資料。大概因為後藤的研究屬於日本文學研究的範疇，没有引起中國文獻學界的注意，而且，論文又是從菅原道真的角度來做的，没有、也無必要涉及有關佐世的全部史料。

前人先輩的努力，篳路藍縷，其功匪淺。由於《大日本史》的傳文和《藤原佐世關係年表》都比較簡略，而且有不少疏漏，所以，近年來，筆者在整理、研究《見在目》的同時，摭拾史傳文集以及有關的研究成果，對它的編撰者作了一些歸納性的考察。拙論實際上是一篇日本歷史人物傳記。從這個意義上説，它應該屬於日本歷史、日本古典文獻學的範疇。對筆者來説，與其説是研究，不如説是學習。

拙論行文，首先，歸納考證結果，盡可能簡明扼要，用黑體字排印；其次，在"史料"部分臚列原始史料，考慮到中國讀者也許難以看到這些史料，所以不避鉅細，以備識者斟酌棄取；最後，在"考釋"部分就史料的有關問題作一些詮釋和考證。又，史料出處的所據文本，只在第一次出現時注明；有關日本史料的介紹，參看《資料篇·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藤原佐世(ふじわらのすけよ，Fujiwara no Sukeyo)，生於仁明天皇承和十四年(847，唐宣宗大中元年)。

【史料】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卷五《詩》五《左金吾相公於宣風坊臨水亭餞别奥州刺史。同賦親字。古調十四韻》："程里一千五百路，星霜四十六迴人。"[④]

【考釋】

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一月十三日以後，佐世除陸奥守。次年(892)二月或稍後，藤原基經子、參議左衛門督藤原時平為之餞行，佐世友菅原道真在席，作詩以贈。佐世當年四十六。以此年往前推算，佐世生年當為仁明天皇承和十四年(詳見"寬平四年藤原基經之子、參議左衛門督時平於宣風坊臨水亭為之餞行"條)。

---

①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と研究》(汲古書院，1984.9)。

② 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

③ 《藤原佐世——菅原道真の周圍》(《古代文化》第31卷第5號，1979.5；《平安朝漢文學論考》，櫻楓社，1981.9)。

④ 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後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2，岩波書店，1966)。

《大日本史》卷二一五《文學傳》本傳、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未著生年,《日本大百科全書》[①]、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等多隨《大日本史》,未標生年。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附《藤原佐世關係年表》,未著生年,然謂佐世卒於醍醐天皇昌泰元年(898),"七十一歲",未詳其據,如據此推算,則其生年當為淳和天皇天長五年(828),應該是錯誤的。

菅原道真與佐世關係極為密切,詳下。

佐世出身貴族世家,乃"藤原四家"之一藤原宇合後裔。曾祖父種繼,仕終中納言、左衛門督、按察使。祖父山人,仕終刑部卿。父菅雄,位至民部大輔。菅雄二子,佐世為長,弟有世。佐世母伴氏。

【史料】

《尊卑分脈》"式部卿宇合"條:

式部卿宇合,式部卿,正三位,參議太宰帥,遣唐使。母大紫冠蘇我連右大臣女,娼子。式家一流祖。靈龜元(715)[②]、八,遣唐使。己巳,從五位。養老三(719)、正,敘正五上。同七月,常陸守。同五年(721),正四上。元正五上。神龜三(726)、十、庚午,式部卿,從三位參議。八,任權參議。同年同月[③],為西海道節度使。天平六(734)、正、七[④],正三位。本名馬養,遣唐使以後,改宇合。天平九年(737)丁丑八月五日薨,四十四,贈正一位左大臣。子:廣繼、良繼、清成、田麿。清成,無官。或本,良繼子。

種繼,中納言、左衛門督、按察使,正二位。延曆四(785)、九、廿四[⑤],於長岡京為賊徒被射煞,卒,四十九。大同四(809)、十二、二,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子:山人、仲成。

山人,刑部卿,正五下。一云,刑部大甫。子:菅雄、行雄、長常。

菅雄,民部大甫,正五下,養和藏人。藤氏儒士之始也。母,參議官菅野真道女。子:佐世、有世。

佐世,從四下,右大辨,文章博士。母,伴氏。昌泰元(898)、十、廿七[⑥],卒。子:文貞、文材、文行[⑦]。

【考釋】

藤原氏,日本飛鳥、奈良、平安時期代表性律令制官僚貴族之一,其地位、權勢,諸氏無出其右。初稱中臣氏,中臣鎌足以"大化改新"之功,天智天皇賜姓藤原。其子不比等,預修《大寶律令》、《養老律令》,奠定日本律令制度。不比等有四子:武智麻呂、房前、宇合、麻呂,

---

① 《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學館,1984.11)。

②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所收《尊卑分脈》,以前田家所藏脇阪本為底本,參校前田家所藏林家訂正本、宮内廳書陵部所藏谷森本等本,此本撰有《校勘記》。《校勘記》曰:"《續日本紀》作'二'。"

③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校勘記》曰:"《續日本紀》系天平四、八、〇七。"

④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校勘記》曰:"《續日本紀》系十、七。"

⑤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校勘記》曰:"《續日本紀》作'廿三'。"

⑥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校勘記》曰:"'昌泰元、十、廿七',脇本在'有世'項,前本、閣本與此同。"

⑦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58卷第1篇(吉川弘文館,1966.6)。

分稱“南家”、“北家”、“式家”、“京家”，即所謂“藤原四家”。藤原佐世先人宇合，曾任式部卿，故稱“式家”。其中“北家”，歷代多人出任攝政、關白、太政大臣，其女多入中宫，權傾一時。日本第一代關白、“北家”系統的藤原基經，與佐世關係非同一般，詳下。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所收《尊卑分脈》以前田家藏脇阪本為底本，參校前田家所藏林家訂正本、宫内廳書陵部所藏谷森本等本。佐世卒年“昌泰元十廿七”六字，脇阪本置佐世弟“有世”項，蓋誤，參看“醍醐天皇昌泰元年”條。

考釋佐世生平，涉及日本官制，略述如下。

據日本文武天皇時期的《大寶令・官員令》及孝謙天皇時期的《大寶令・職員令》，在奈良(710—794)、平安時期(794—1192)，仿隋、唐官制，實行“二官八省制”，對各級官僚機構、官員、職掌乃至級别品位都有詳細的規定。

“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官，是機構之稱。神祇官是執掌國家祭奠的機構。太政官即行政當局，乃朝廷中樞，最高長官為太政大臣，其下，設左、右大臣、内大臣以及大納言、中納言、參議以及三局(左辨官局、右辨官局、少納言局)。

“八省”：中務省(類似中書省，掌起草詔書，又管理宫中事務)，式部省，民部省(類似户部)，治部省(類似禮部)，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掌財政)及宫内省(類似工部，但又掌宫内雜事)。八省的下屬機構有“職”、“寮”、“司”，直屬太政官的機構，還有“坊”、“監”、“署”等。

級别品位：親王分四等，稱“品”；臣子分九等三十階，稱“位”，類似九品官品制。其中，一至三品分正、從；三品以下，正、從再各分上、下。

八省之一式部省，似中國吏部，管理朝廷禮儀、禮式、文官考課及選敘，大學寮屬焉。其長官為“卿”(類似吏部尚書)，其次，有大輔、少輔各一名，時稱顯職。

嘗學於菅原是善。

【史料】

《菅家文草》卷三《詩》三《尚書左丞餞席，同賦，贈以言，各分一字，探得時字》藤原佐世之作曰：

讚州刺史自然悲，
倍倍以言贈我時。
贈我何言為重寶，
當言汝父昔吾師。

【考釋】

菅原是善(812—880)，平安時代前期公卿、學者，時人稱“菅相公”。歷任大内記、文章博士、東宫學士、式部大輔，位至參議從三位。預修《日本文德天皇實録》、《貞觀格式》，所著有：《東宫切韻》、《銀翰律》、《集韻律詩》、《會分類聚》、《菅相公集》。子道真。

菅原道真(845—903)，平安中期學者、政治家。是善第三子。元慶元年(877年)，文章博士。仁和二年(886年)，任讚岐守。其間，發生“阿衡事件”(詳下)。寬平三年(891年)，藤原基經去世，宇多天皇為抑制藤原氏勢力，啓用道真。道真歷任藏人頭、參議、中納言。

之後，與藤原基經之子時平並理朝政。昌泰二年(899年)，時平任左大臣，道真任右大臣，乃吉備真備之後第二位出身學者的大臣。延喜元年(901年)一月，天皇廢立之際，突然左遷太宰府(福岡縣太宰府市)權帥。延喜三年，卒。延長元年(923年)，免罪，復本官，正曆四年(993年)，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奉敕撰《類聚國史》，預修《三代實録》，所著有：《新撰萬葉集》、《菅家文草》、《菅家後集》。

道真死後，屢屢發生災變，時人以為道真怨靈作祟，稱"道真之祟"。於是，奉道真為天滿天神，建祠奉祀。鎌倉時期以降，衍化為詩文、學問、書道之神，所謂"文道之祖宗，風月之本主"。各地倣孔廟所建天滿宫，現達一萬所以上，其中數京都市上京區馬喰町的天滿宫最大。

是善、道真與佐世的關係非同一般。

第一，《尊卑分脈》"式部卿宇合"條"佐世"項曰："母，伴氏。"佐世的母親是伴氏。《菅家文草》卷一一《吉祥院法華會願文》："伏惟弟子慈親伴氏，去貞觀十四年(872)正月十四，奄然過去。及至周忌，先考奉寫《法華經》一部八卷。"據此，道真的母親也是伴氏。佐世、道真的母親是同族人。

第二，《尊卑分脈》"式部卿宇合"條佐世第三子"文行"項曰："母，右大臣菅原朝臣御女"，即菅原道真的女兒。這就是説，佐世以道真女兒為妻，道真是佐世的岳父(岳父之一)。如果這一條記載屬實，日本的學問之祖道真和佐世竟然是翁婿關係。道真生於845年，佐世生於847年，幾乎是同齡人。設想道真二十歲生女兒，即865年；女兒二十歲出嫁，即885年；其年佐世三十八歲，两人相差十八歲。筆者曾就這條史料寫信請教過日本文學史研究家、專治道真文學的後藤昭雄先生。後藤先生復信説："娶妻妾數人，在當時屬常見。這種年齡差的婚姻，也不是不可能，但屬罕見。佐世娶道真之女為妻，也不無可能，但不自然。"筆者以為，道真的父親是善是佐世的老師，佐世必然經常出入菅原家，從小跟道真認識，從常理來説，娶一位自己老師的女兒為妻，也許比娶一位自己的同齡人的女兒為妻，更為自然。所以，《尊卑分脈》"文行"項"母右大臣菅原朝臣御女"的記載，或許有誤，佐世所娶，不是道真的女兒，而是是善的女兒。

又，據《尊卑分脈》同一條記載："文行，阿波守、美濃少掾。或本云，斯生子云。母，右大臣菅原朝臣御女。"據"或本云"，道真女兒則是佐世孫斯生之妻。參看《尊卑分脈》"子文貞"條。

第三，道真的父親是善是佐世的老師。大江匡房《江談抄》卷第一第三四《藤氏獻策始事》："天神因與佐世有緣，也令同席。"(全文詳下)所謂"天神"，指的就是道真；所謂"緣"，就是指佐世跟道真的特殊關係。仁和二年(886)正月十六日，免去道真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加賀權守，任命他為讚岐守，佐世在餞別宴會上，寫了上引一詩。同一天，任命佐世為左少辨，故詩題中稱佐世為"尚書左丞"。

初為攝政大臣藤原基經的家司、侍讀。

【史料】

大江匡房《江談抄》卷第一第三四《藤氏獻策始事》:"藤氏獻策,始於佐世也。佐世起家於昭宣公家司。"[①](案:藤原基經卒,諡昭宣。)

《二中曆》卷二《儒職曆·攝關侍讀》:"昭宣公:右大辨佐世,外大記大藏長(案:疑"善"之誤。)行。"[②]

【考釋】

佐世任昭宣公藤原基經家司,時間不詳。據《類聚符宣抄》卷九《問者文章得業生試》(詳下),"藤氏獻策"事在貞觀十六年(874)七月,時佐世已是"文章得業生",此云"被家起",即"起家",佐世起家於藤原基經家司,故置於此。《二中曆》所云"右大辨",乃佐世終銜,詳下。

據《養老令》之《職員令》,家司乃親王、攝關、大臣家執事官之總稱,分管莊園、文書、住宅、膳食等。平安以後,出現《令》外家司,家政機構也趨複雜化。

藤原基經(836—891),亦稱堀河大臣。清和天皇朝太政大臣藤原良房的養子。歷仕文德、清和、陽成、光孝、宇多五朝。良房死後,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876)禪位于九歲的幼主陽成天皇,下詔由基經攝政。元慶四年(880),拜太政大臣。八年(884),基經廢陽成天皇,擁立五十五歲的仁明天皇之子、康親王,是為光孝天皇,基經獨掌社稷。仁和三年(887)閏十一月,宇多天皇即位,仍為太政大臣,獨攬朝政。佐世仕途與基經榮衰相起伏,詳下。

清和天皇貞觀十四年(872,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前,舉紀傳道文章得業生,補越前大掾從七位下。

【史料】

詳下條。

【考釋】

日本古代中央教育機構大學寮,設置紀傳、明經、明法、算四道,學習《史記》、《漢書》、《文選》等史書、詩文。神龜五年(728),置文章博士,天平二年(730),置文章生,紀傳道獨盛。大同三年(808),又置紀傳博士,與文章博士並列。通過寮試,寮生及格者二十名補"擬文章生";再通過省試(文章生試),及格者補"文章生"(稱"文人"、"進士");再從其中選考成績優秀者二人,是為"文章得業生"(稱"秀才"、"博士")。然後,接受論文考試,所謂對策(方略試)。對策及第者,敘位任官。教官為文章博士,一般為從五位下。承和元年(834),廢紀傳博士,增文章博士一人。文章博士、文章生等組成之紀傳道,與文章道同道,部分職掌亦相通。平安時期,紀傳道由菅原、大江、藤原南家、式家、北家日野流五家执掌[③]。

國,地方行政區劃,分大、上、中、下四等。越前國,屬大國,北陸道,今福井縣西南部一帶。長官有守、介、大掾、少掾、大目、少目各一名。

---

① 後藤昭雄、池上洵一、山根對助校注《江談抄　中外抄　富家語》(《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2,岩波書店,1997.6)。

② 近藤瓶城編輯《改定史籍集覽》本(第23册,東京近藤活版所,1901.12)。

③ 參看桃裕行《上代學制の研究》(復刊版,吉川弘文館,1983.3)。

文章得業生一般應該對策(方略試)及格後方敘位任官,但也有例外。佐世對策,雖在清和天皇貞觀十六年(874)七月,但任越前大掾,則在十六年之前。下引《三代實録》卷二一條及《類聚符宣抄》卷九《問者文章得業生試》條均明記佐世官位。

清和天皇貞觀十四年(872,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奉敕與大學頭巨勢文雄在鴻臚館宴饗渤海國使者。

【史料】

《三代實録》卷二一:清和天皇貞觀十四年(872)"五月廿三日壬辰,勑遣大學頭從五位下兼行文章博士阿波介巨勢朝臣文雄、文章得業生越前大掾七位下藤原朝臣佐世於鴻臚館燕饗渤海國使。"

【考釋】

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十月,制定賜姓八種,曰"八色姓":真人、朝臣、宿禰、忌寸、道師、臣、連、稻置。朝臣,初為第二位,平安時期成第一位。

日本與渤海國的使者來往交流,從聖武天皇的神龜、天平年間始,其頻度高於唐、日間遣唐使。自仁明天皇天安至宇多天皇寛平五十年間,有七次之多。佐世參與接待的,是貞觀十三年(871 年)由大使楊成規率團,凡一百零五人。自加賀登陸,然後入京。

鴻臚館,迎賓館。这里指的是平安京的鴻臚館,主要接待唐朝和渤海國宾客。宴请時,學者、文人往往臨席吟誦詩文相酬答,滋野貞主、在原業平、大江音人等所撰詩見《和漢朗詠集》、《文華秀麗集》等。同年,菅原道真也接待過渤海國使。

十六年(874,唐僖宗乾符元年)七月,以藤原基經之請,許佐世獻策。大内記都良香主持方策試,題《決羣忌》、《辨異物》。及第。時,佐世為民部少丞,從七位下。

【史料】

《類聚符宣抄》卷九《問者文章得業生試》:"少外記興世貞町仰云:'右大臣(案:藤原基經。)宣,文章得業生越前權大掾藤原佐世,宜令大内記都宿禰良香問之者。'貞觀十六年七月廿三日,少録山口岑世奉。"①

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五《改判民部少丞從七位下藤原朝臣佐世對策文第事》:"《決羣忌》,《辨異物》。實如所訴。加之,佐世才學漸々長,當為國用。何責一日之失對,唯善千年之得人。今長短相補,才處中上。"②

大江匡房《江談抄》卷第一第三四《藤氏獻策始事》:"藤氏獻策,始於佐世也。佐世起家於昭宣公家司,與天神(案:菅原道真。)有'緣'。(案:詳"嘗學於菅原是善"條。)然時諸儒皆不薦舉佐世,昭宣公歎息之,切請許其獻策。予(案:《江談抄》撰者藤原實兼。)問(大江匡房)云:'何故諸儒不許佐世獻策?'答云:'其中自有緣故。紀家、(案:紀長谷雄。)良香(案:

① 黑板勝美校訂《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完成記念版,第 27 卷,吉川弘文館,1965.1)。

② 中村璋八、大塚雅司《都氏文集全釋》(汲古書院,1988.12)。

都良香。)等云,若被藤蔓纏繞(案:語寓雙關。當時,藤原氏勢力壯大,威脅諸氏,如藤張蔓),我等儒者則難以立足維持。藤原氏乃貴族,佐世即使不獻策,亦無礙晉昇'云云。雖然,終許獻策。任考官之儒,〔都〕良香也。對策之日,昭宣公敷粗席於下庭,祈禱上蒼保佑佐世及第,云云。"

【考釋】

文章得業生,必須接受論文考試,即所謂對策(方略試),對策及第者,方稱得上"儒者"。《養老令》卷五《考課令》:"凡秀才,試方略策二條。文理俱高者,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為上中;文理俱平,為上下;文理粗通,為中上;文劣理滯,皆為不第。"藤原氏權勢雖大,但到佐世為止,始終没有人能對策及第,故基經"歎息之",並奏請讓佐世獻策。所以,藤原實兼説:"藤氏獻策,始於佐世也。"獻策之日,基經還親自出席。

策題二:《決羣忌》、《辨異物》。《都氏文集》卷五載有《策秀才藤原佐世文》二則,即都良香所擬策問。佐世的對策文已佚,録策題以備考。

《決羣忌》:"問:吉凶共域,實人事之自然;福禍同根,亦天意之恒分。故樂盡哀至,寵辱之間若驚;賀門弔盧,倚伏之方不定。雖乃達人大觀,獨有不憂之明。然而野俗少知,獨嬰物忌之累。所以,死生存亡之論,唇吻東西;陰陽推步之家,户牖南北。至於末葉,斯弊滋彰,甚有者多,過誕者少。遂使動作依術,詞語設方。非唯人倫,轉及禽獸。未審露頭進食,誰戒其然?值耳止飧,更有何意?千年滿甕之飲,取之奚言?一旦計錢之禁,違之何害?蝶迎軍騎,定為何徵?虵惡翁龜,難曉厥理,並須引神經而别機,窮恠牒而推求。假曰道不虚行,亦當災得防遏。然孔宣尼之設教,富貴在天;王文山之通論,禨祥無聞。以此覈之,偏旁之説,理存浮虚;成敗之機,關之冥數。加之,吴季高之不信巫,延慶三代;陳伯敬之不言死,殞命一朝。今欲正譌俗之失,絶拘人之疑,取遣之宜,是非如決。子罵鬼口沸,搜神心深,佇得明論,以解幽蘊。"

《辨異物》:"問:上觀天象,日月星辰迴其光;下窮地形,山川水土通其氣。羣生大小,參差不同。品彙洪纖,繽紛舛錯。乃有東西南北、子午卯酉之殊方,谿谷丘陵、死生牝牡之異壤。奇禽恠獸,類聚羣分;珍卉靈柯,百種千名。鱗無介物,宜包宜羹,察彼資生,於何弗有?張司空之千門萬户,其《志》未該;東方朔之博古達今,所記且略。況亦年代曠遠,誰解稱云之由;土地寂寥,難分物産之體。今欲無勞耳目,立辨羣類之間;不出户庭,坐知萬里之外。未詳人面、木牙、豬肉、牛乳之佳核,奴屬、婢屣、下三矿、舉帆之珍鮮。或交生於山澗之中,或雜插於沙渚之際。華發而實熟,更見無華載實之栽;灰積而火銷,何有不灰種火之石。木客初化,之於何年?楓人所生,生自何物?魚且有知,煙水浮臭罪之鰓;鳥有何哀,雲巘棲流涕之羽。並一一舉其郡縣,明明論其形容。吾發鯨魚而撞,汝為蒲牢之吼。"①

對佐世對策,都良香應該有一篇"評定"的文字②,今佚,上引今存者題"改判",是都良香原來的"評定"或為"不第",故曰"失對"。都良香懾於基經權勢,改判"中上"。原"評定"則

① 中村璋八、大塚雅司著《都氏文集全釋》(汲古書院,1988.12)。

② 例如,菅原道真貞觀十二年(870)三月二十三日對策,考官也是都良香,策題為《明氏族》、《辨地震》,都良香"評定"的文字《評定文章得業生正六位下行下野權掾菅原對文事》,載《都氏文集》卷五。菅原道真的對策,見《菅家文草》卷八。

未入集。

從此,佐世成了藤原家的儒者、學術文化的代表。

都良香(834—879),平安前期漢詩人、漢學者。文章博士。有文集《都氏文集》六卷,現存三卷,其門人所編,元慶四年(880)成書。

大江匡房(1041—1111),平安後期著名學者、歌人。人稱"江大府卿"、"江都督"。歷任東宮學士、藏人、美作守、左大辨、式部大輔,位至正二位大藏卿。所著有:《江家次第》、日記《江記》、談話集《江談抄》,詩文見《本朝無題詩》、《中右記部類紙背漢詩集》、《本朝續文粹》、《江都督納言願文集》等①。

案:《文德實録》卷五仁壽三年(853)二月甲戌條:"治部少輔兼齋院長官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關雄卒。關雄者,刑部卿從三位真夏第五子也。天長二年(825)春,奉文章生試及第。"故《大日本史》卷二一五《文學傳・藤原佐世傳》編者附注曰:藤原氏獻策"非昉於佐世也,《江談抄》誤"。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877,乾符四年)十一月,天皇宴百官,敘位六十四人。時,佐世為民部少丞,正六位上,賜從五位下。

【史料】

《三代實録》卷三二:陽成天皇元慶元年(877)"十一月廿一日戊午,會百官而廣讌。賜禄各有差。(中略)右近衛將監兼美濃權少掾良岑朝臣晨省。民部少丞藤原朝臣佐世。散位嚴原真人有右。"

《類聚國史》卷一〇一《職官部》六《敘位》六:"元慶元年十一月廿一日戊午,授(中略)民部少丞藤原朝臣佐世、左近衛將監藤原朝臣茂蔭等並從五位下。"②

【考釋】

民部省,八省之一,類似中國户部,主管户口、田地、租税、山川、道路等。設卿一名,大輔、權大輔各一名,少輔、權少輔各一名,大丞、少丞各二名。

元慶二年(878 年,乾符五年)二月,授從五位下彈正少弼。

【史料】

《三代實録》卷三三:陽成天皇元慶二年(878)"二月十五日辛巳。(中略)從五位下汽宿禰春雄為宫内少輔,從五位下藤原朝臣佐世為彈正少弼,從四位下行左近衛少將藤原朝臣門宗為左京權大夫。"

【考釋】

案:平安時期,中央設有彈正臺,類似中國御史臺三院之一的臺院,設尹一名,大弼、少弼各一名。

---

① 參看川口久雄《大江匡房》(吉川弘文館,1968.5)、山岸德平等《古代政治社會思想》(《日本思想大系》8,岩波書店,1979.3)。

②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前篇》第 5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3)。

轉民部少輔。

【史料】

詳下一條。

【考釋】

時間不詳，當在元慶二年(878)二月至三年(879)四月間。

元慶三年(879,乾符六年)四月，陽成天皇初讀唐玄宗注《孝經》，博士善淵永貞侍讀，佐世都講。

【史料】

《三代實録》卷三五：陽成天皇元慶三年(879)“四月廿六日乙酉，天皇始讀《御注孝經》，從五位上博士兼越中守善淵朝臣永貞侍讀，民部少輔從五位下藤原朝臣佐世為都講，大臣已下並侍焉。”

【考釋】

《見在目》經部孝經家著録：“《孝經》一卷，唐玄宗皇帝注。”

佐世涉獵經史，尤善《孝經》，嘗撰《古今集注孝經》九卷，詳下。

是年，遷守右少辨。

【史料】

詳下一條。

【考釋】

辨官局，分左、右，直屬太政官。又稱“蘭省”。近似中國唐代秘書省，但職掌又近似中書省，掌草擬詔敕，上傳下達，以儒者或文章生充之。有大辨、中辨和少辨，分左、右，合稱“六座”。左辨官局分管中務、式部(吏部)、治部(禮部)、民部(户部)四省，右辨官局分管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四省。少辨，乃大辨輔佐。

佐世遷右少辨，官職高於位階，故曰“守”。

元慶七年(883,唐僖宗中和三年)正月，天皇御紫宸殿，賜宴羣臣。敘位廿九人，賜佐世從五位上。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三：陽成天皇元慶七年(883)“正月七日甲戌，天皇御紫宸殿，覽呟馬。賜宴羣臣。奏女樂。宴竟，賜禄各有差。(中略)平朝臣定相、右少辨藤原朝臣佐世、散位藤原朝臣嚴保等並從五位上。”

《類聚國史》卷一〇一《職官部》六《敘位》六：“元慶七年正月七日甲戌，授(中略)右少辨藤原朝臣佐世、散位藤原朝臣清保等並從五位上。”

《二中曆》卷二《儒職曆·儒者辨》：“藤佐世，元慶五、七，右少。右大。”

【考釋】

《二中曆》謂佐世元慶五年、七年，任右少辨；“右大”，右大辨，則是佐世終銜，詳下。

佐世位階雖遷從五位上，但右少辨官職仍高於位階，當有“守”字，疑《三代實録》、《類聚國史》有脱文。參看下一條。

元慶八年(884 年，中和四年)三月，遷大學頭，右少辨如故。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五：光孝天皇元慶八年(884)“三月九日庚午，辰時，雷雨。諸衛陣於殿前，六府官人已下賜禄有差。(中略)二品行兵部卿本康親王為式部卿，從五位下守右少辨藤原朝臣佐世為大學頭，右少辨如故。”

【考釋】

六府，六衛府，指左、右近衛府、衛門府、兵衛府，掌宫中、行幸警衛。

式部省下設大學寮，學科有紀傳道(設文章博士，亦稱紀傳博士)、明經道(設明經博士，簡稱博士)、明法道、算道。學生大致為五位以上官員子弟，近似唐代國子監。其長官稱大學頭，但在大學頭之上設有别當，一般由親王或大臣兼任。

任大學頭者，品位自從四位上至從五位下不等，源明為承和五年(838)正月，從四位上，見《續日本後紀》卷七；紀作良延曆十八年(799)正月，從四位下，見《日本後紀》卷八；但以從五位上、下者任此職較多。

九月，佐世奏：大學寮學生菜料不足，請分新錢於左右京職，以其子錢充菜金。詔從之。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六：光孝天皇元慶八年(884 年)：“九月十四日辛未，勑：以新錢卅三貫，相分給左右京職出舉，以其子錢送大學寮，充學生菜料。先是，大學頭從五位上兼守右少辨藤原朝臣佐世奏言：(案：以下據《類聚國史》補。)‘據《式》，左右京職出舉，以其息利送大學寮，充學生菜料。弘仁(810－823)之前，每年有送，天長(824－833)以降，絶而不納。其隆平永寶者，延曆十五年(796 年)新貨也。厥後，錢文改易，惣經五度。两職須每改舊慣，請换新錢，而惣略其事，全失本物，遂使生徒積歎無菜。今尋物意，給諸司公廨錢者，修理官舍也，全猶新泉初湧，十倍本源。况大學者，百川之學海，九流之道淵也。大廈棟梁，於是乘育，巨川舟楫，於是可採。論其弘益，豈校官舍？以彼比此，相去既遠。望請準據《式》文，充給新錢，每年出舉，依例令送。若致未進，將拘職司考禄。’詔從之。”

【考釋】

這是佐世在大學頭任上執行公務的一條記録。《本朝文集》卷二十六[①]擬題《上光孝天皇請充給新錢大學寮奏》，闕載本文，所據當為《三代實録》。

出舉，日本古代高利貸之一，借稻粟、錢貨、財物給農民以獲利。政府、個人所為，分别稱“公出舉”和“私出舉”。據《養老令》規定，以稻粟出舉的年利，可達百分之百；“公出舉”可

①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30(國史大系刊行會，1938.12)。

達百分之五十，是當時一項不可缺少的國家、地方財政收入。佐世要政府把新錢分給左、右京職，讓他們出舉獲利，是一種“公出舉”，所得利息作為大學寮學生膳費。

日本古代官錢，最早的是七世紀後半期模倣唐制鑄造的“富本錢”。其後，在奈良、平安時期，先後有十二種官錢，稱“皇朝十二錢”：和銅開珍(708)、萬年通寶(760)、神功開寶(765)、隆平永寶(796)、富壽神寶(818)、承和昌寶(835)、長年大寶(848)、饒益神寶(859)、貞觀永寶(870)、寬平大寶(890)、延喜通寶(907)、乾元大寶(958)。隆平永寶者，鑄造於延曆十五年(796)。其後，從富壽神寶到貞觀永寶，凡五次改鑄①。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885，僖宗中和五年)九月，奏請賜大學寮幕幔，以供學生觀摩公私禮儀之用。依其請。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八：光孝天皇仁和元年(885)“九月十四日乙未。……造幕四條料紺絁十四疋六尺、緋絁一絇、生絲二絇四两，造幔四條料黄絁十六疋，賜大學寮。先是，式部省修解稱，大學頭從五位上兼守右少辨藤原朝臣佐世言曰：‘《令》云：“凡學生公私有禮事，令觀儀式。”又《承和十二年宣旨》云：“車駕行幸之日，官人引文章生等陪從。”然則朝堂之儀，公私之禮，節會宴享之日，巡狩遊獵之時，必須率學生縱觀陪從。而寮本無幕幔，臨事多闕，常成煩礙。諸司之例，申請二條。當寮領四百之生徒，非两幕之可容。望請四條，以為儲備。’太政官處分，依請焉。”

【考釋】

這是佐世在大學頭任上執行公務的又一條記録。《本朝文集》卷二十六②擬題《為大學生請賜幕幔疏》，闕載本文，所據當即《三代實録》。

仁和二年(886，僖宗光啓二年)正月十六日，遷左少辨。掌擬詔勅。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九：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正月十六日丙申。踏歌之節。天皇御紫宸殿，宴於侍臣。宫人踏歌。賜禄如常。是日，以大學頭從五位上兼守右少辨藤原朝臣佐世為左少辨，大學頭如故。……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加賀權守菅原道真為讚岐守。”

《菅家文草》卷三《詩》三：

其一：《予為外吏，幸侍内宴。裝束之間，得預公宴者，雖有舊例，又殊恩也。王公依次行酒詩臣。相國以當次，又不可辭盃。予前佇立不行。須臾，吟曰：“明朝風景屬何人。”(案：語出白居易《元奉禮同宿答贈》，見《白氏長慶集》卷一四。)一吟之後、命予高詠。蒙命欲詠，心神迷亂。纔發一聲，淚流嗚咽。宴罷歸家，通夜不睡。默然而止，如病胸塞。尚書

① 參看郡司勇夫編《日本貨幣圖鑒》(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10)、小川浩《日本古貨幣變遷史》(日本古錢研究會，1983.3)。

②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30(國史大系刊行會，1938.12)。

左丞，在傍詳聞。故寄一篇，以慰予情》

自聞相國一開脣，
何似風光有主人。
忠信從來將竭力，
文章不道獨當仁。
含誠欲報承恩久，
發詠無堪落淚頻。
若出皇城思此事，
定啼南海浪花春。

其二：《尚書左丞餞席，同賦贈以言，各分一字。探得時字》

佐世之作：

讚州刺史自然悲，
倍倍以言贈我時。
贈我何言為重寶，
當言汝父昔吾師。

其三：《相國東閤餞席。探得花字》

為吏為儒報國家，
百身獨立一恩涯。
欲辭東閤何為恨，
不見明春洛下花。

【考釋】

辨官，分左、右，以左為上。

同日，任免凡二十八人。菅原道真，罷式部少輔、文章博士、加賀權守，轉外任為讚岐守。《菅家文草》卷三《詩》三卷首《早春内宴聽宮妓奏柳花怨曲應制》道真注："自此以後，讚州刺史之作。向後五首，未出京城之作。"故知上引三首乃道真赴任讚州以前之作。詩中所謂"尚書左丞"，就是藤原佐世。

今存佐世親署太政官牒一篇，詳仁和三年一月條。

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二月，遷式部少輔，左少辨如故。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九：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二月廿一日辛未，(中略)大學頭從五位上兼守左少辨藤原朝臣佐世為式部少輔，左少辨如故。"

【考釋】

式部少輔，式部省官員之一，詳前日本官制略述。佐世的前任是菅原道真。

是年四月，式部省奏銓擬郡司簿，天皇未臨軒，右大臣奉勅於仗下，佐世宣讀。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九：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 年)“四月廿日己巳，式部省奏銓擬郡司簿。天皇不臨軒，右大臣奉勑於近仗下，令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讀之，大臣下筆點定，復奏。”

【考釋】

郡司，據律令制，國司之下治理郡務的地方官。《大寶令》施行後，定為大領、少領、主政、主帳四等，一般由地方豪族世襲，然銓選名簿則由式部省擬定。①

近仗，六衛府之一近衛府次將(中將、少將)異稱。

六月，天皇任命相撲司，佐世為左司十二人之一。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九：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 年)“六月廿五日癸酉，任相撲司。以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源朝臣能有、(中略)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行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中略)從五位下行左馬助藤原朝臣連並十二人為左司。(中略)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在原朝臣行平、(中略)齋院長官從五位下兼守右小辨源朝臣希十二人為右司。左、右大臣已下，於左仗下先議定，差外記齋議草，向太政大臣裏第視之，然後賜中務省，於外記候廳拜除。即時，左右司各就左右衛門府始行事。承前之例，始行事之時，各發音樂，而皇妣贈太皇大后忌，當今月晦日，仍隨停止。”

事亦見《類聚國史》卷七三、《日本紀略・前篇》卷二〇，記載相同，從略。

【考釋】

日本的相撲，有考古資料作證者，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紀前期的古墳時代，最早的文字記載則見於《日本書紀》皇極天皇元年(642)。奈良、平安時期，相撲既是宮廷儀式，也是國家性神事。天皇觀看的記録，蓋始於天平六年(734)七月七日，事見《續日本紀》。之後，遂為恒例。弘仁年間(810—824)開始，作為宮中儀式之一。至延喜五年(905)，相撲節會成為宮中重要儀式三度節之一(射禮、騎射、相撲)，在七月七日、八日，舉行两天相撲節會。節前，天皇任命臨時性機構相撲司，負責運營、舉辦相撲節。相撲司由親王兼任，稱“别當”，是為總管，其下由中納言、參議、侍從等五位以上官員組成，分左、右，共二十四人。其後，歸屬兵部省管轄②。

八月十五日，仁伊勢齋内親王行禊次第司，以佐世為御前長官。

【史料】

《三代實録》卷四九：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 年)“八月十四日庚申，任伊勢齋内親王行禊次第司，以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行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為御前長官。”

---

① 參看米田雄介《郡司の研究》(法政大學出版局，1976.3)。

② 參看新田一郎《相撲の歷史》(山川出版社，1994.6)。

【考釋】

天皇即位時，選未婚的内親王（公主），代替天皇前住伊勢神宫或賀茂神社參加各種典禮儀式，直至天皇讓位或駕崩，方解任歸都。伊勢神宫稱齋宫，賀茂神社稱齋院，被選中的内親王稱齋王。據古日本令，天皇或齋王行幸時，没有如《唐令》之《鹵簿令》，但有《鹵簿圖》規定詳細的行列次第。行幸之際，次第司奏上《鹵簿圖》。次第司，則為整理行幸行列的臨時性官司。

據《日本三代實録》，是年八月十五日，天皇行幸神泉院，仁伊勢齋内親王行禊次第司，當即此事也。

禊，祓禊，除凶穢，求吉祥之義。在古代日本，祭祀、奉幣、祈禳、參詣之前，或火災、震雷、疾病、死穢之後，行祓禊。據説，其制度成於桓武天皇朝。

仁和三年（887，僖宗光啓三年）一月，行文補東大寺知事僧。

【史料】

《正倉院文書・東大寺文書・東南院文書第七》："仁和三年（887）正月廿二日《太政官牒》。《太政官牒》東大寺，應補造寺所知事僧貳人。（中略）右，右大臣宣。宜依件補之者，寺宜承知，依宣行之，牒到準狀。故牒。仁和三年正月廿二日正六位上行右少史春道宿禰（新名）牒，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行式部少輔藤原（朝臣）。"[①]案："新名"、"朝臣"乃署名。

【考釋】

太政官牒，簡稱官牒，是太政官所屬辨官局下達寺社等非直屬部門的公文。這是一篇現存由佐世親署的、説明他具體執行公務的文書。"朝臣"，乃賜姓，詳前文。

東大寺，華嚴宗大本山，南都七大寺之一。位於奈良市。創建於聖武天皇時期。天平勝寶六年（754），鑒真赴日，設戒壇院，為日本三大戒壇中心。《正倉院文書・東大寺文書》，收集了從奈良時期至明治時期的傳入東大寺的史料。

仁和三年（887，僖宗光啓三年）五月廿日癸巳，式部省奏諸國銓擬郡司擬文，佐世宣讀。

【史料】

《三代實録》卷五〇：光孝天皇仁和三年（887）"五月廿日癸巳，式部省奏諸國銓擬郡司擬文。天皇不御前殿。右大臣奉勑，於宜陽殿西廂，令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行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讀其擬文。大臣點定更奏。"

【考釋】

此亦是佐世執行公務的一條記録。

仁和三年（887 年）六月，天皇任命相撲司，佐世為左司十二人之一。

【史料】

①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十八之一・東南院文書之一》（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9）。

《三代實録》卷五〇：光孝天皇仁和三年(887年)“六月廿五日丁卯，任相撲司。以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源朝臣能有、(中略)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行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中略)從五位下行左馬助藤原朝臣連並為左司。”事亦見《類聚國史》卷七三、《日本紀略·前篇》卷二〇、《西宫記》(古寫本)卷四。

【考釋】

佐世第二次任相撲左司。

仁和三年(887)十一月二十一日，宇多天皇即位。攝政藤原基經上表歸政，不許。天皇再次下詔，云“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之任”，比基經為“阿衡”。詔書乃左大辨兼文章博士橘廣相所擬。佐世謂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以為用“阿衡”之典，意在架空基經。基經深然之，拒不上朝視事，放御廐羣馬散走京中以示怒。事態僵持近半年，“朝政壅滯”，“世間嗷嗷”。翌仁和四年(888)四、五月間，天皇詔諸臣議“阿衡”職掌，諸臣左袒基經。又詔佐世等與橘廣相面論，左大臣源融判之。佐世固執前議，源融依違不能斷。天皇不得已，六月七日，宣百官，謂“阿衡”之詔，已乖朕旨，以後政事先秉基經，“朕將垂拱而仰成”。此“阿衡事件”，乃確立平安中、後期以藤原氏為中心的攝關政治的象徵性事件，從此開啓了三百年所謂“藤原時代”，其中，佐世起了主要的作用。

【史料】

《政事要略》卷三〇《年中行事》三〇《御畫事》(原注：阿衡事在此中)：

《賜攝政太政大臣關白萬機詔》：“詔。朕以涼德奉兹乾符，臨鳳扆而如履薄冰，撫龍軒而若涉淵水。自非太政大臣之保護扶持，何得恢寶命於黄圖，正旋機於紫極哉！嗚呼，三代攝政，一心輸忠。先帝聖明，仰其攝録。朕之沖眇，重以孤煢。其萬機巨細，百官惣己，皆關白於太政大臣，然後奏下。一如舊事，主者施行。仁和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原注：左大辨橘朝臣作之。事皆載宣命，而此回有别勘，載之詔書。)”

《太政大臣辭攝政第一表》：“臣基經言：伏奉去月廿一日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者。臣再三揣己，遂知不堪。(中略)伏願陛下特賜允許，及汙寵章，慰微臣流行之意，垂恩苦請，免微臣叨恩之譏，無任慊懇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基經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仁和三年閏十一月廿六日。”

《答太政大臣辭關白勅》(原注：橋納言作)：“勅：太政大臣藤原卿。中務省昨進表函，披而讀之。有辭攝政，憮然方寸，不知所為。(中略)若其讓章勅答，比相往還，恐一日萬機，或致稽壅，故言不及賞，心在分憂。況朕愚未學政，孝何改道。卿秉鈞奕世，佐命受遺，所謂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之任。先帝右執卿手，左撫朕頭，託以父子之親，結以魚水之契，宛如在耳，豈而忘乎？援筆哽咽，言不多及。仁和三年閏十一月廿七日。”

《阿衡任事》：“(案：引《毛詩傳》、《尚書正義》、《尚書孔傳》、《儀禮》鄭注等言及阿衡事，略)《尚書》云，太師、太傅、太保，兹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三公論道無職。大國立孤一人，論道與公同，亦無職。故云，不典職如公也。《周禮》曰：或坐而論道，亦通及三公矣。據件等文，阿衡者，三公之官也。坐而論道，是其任也。仁和四年四月廿八日。助教兼

讚岐權掾中原朝臣月雄、博士善淵朝臣愛成。”

《勘申阿衡事》:“(引《晉書·簡文帝紀》、《毛詩正義》、《尚書正義》、《周官》、《宋書·百官志》、范曄《後漢書》、《儀禮》、《晉中興書》等言及阿衡者,略)據件等文,三公攝萬機者,謂之阿衡。廣相偏見其成文,著於詔草。而經家勘云,阿衡準周三公,可無典職者,是極所不安也。何者?伊尹為殷三公,殊號阿衡,搆冢宰,兼卿士,無所不統職務。而引周三公,稱無典職,是不安一也。三公之職,周也獨無典職,至後代及大唐,三公之職,無所不統。然則,殷三公,準周代耶,準唐代耶?而無猶指的,妄準周無典職,未見所據,是不安二也。(中略)《勘申阿衡事》。(引《毛詩》、《尚書》、《周官》、《後漢書》、《晉書簡文帝紀》、《晉中興書》等者,略)今勘諸史,斯文甚多,不可勝記。或以丞相稱阿衡,或以太司馬稱阿衡,或以攝政稱阿衡,或以録尚書事稱阿衡。凡作文之斷章為義,迭有不同,無可適從,未可據件等之文,決定其任。然則阿衡職,可依經家之義。以前勘申如件。仁和四年五月廿三日。正六位上行少外記紀朝臣長谷雄、從五位下行大内記三善宿禰清行、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

《撿阿衡官事勘文》:“一撿阿衡官事。右阿衡,即三公官名。前日勘申既畢,不更重勘。一撿三公典職事。(中略)今案:此文,三公無典職。殷周制,經史無明文。無可更疑。仁和四年。一撿伊尹攝冢宰事。(引《尚書·伊訓傳》及《毛詩》,略)今案:此文伊尹兼卿,猶如周制。但説阿衡者,指謂之三公官名,不謂兼卿士者之惣號。然則三公兼卿者,可有典職;其不兼者,可無典職。是知伊尹制百官之時,以其暫攝冢宰也,非據阿衡之職焉。今稱阿衡,即是三公,更亦有何典職?以前勘申如件。仁和四年五月卅日。正六位上行少外記紀朝臣長谷雄、從五位下行大内記三善宿禰清行、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

《御日記》云:“仁和四年五月十五日,太政大臣進奏狀稱:‘可被定行雜務事。太政官奏事,右國家之事,一日萬機。而自去年八月訖於今日,未奏太政官所申之政云云。臣伏奉去年十一月廿一日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幸遇無為之世,當作少事之臣。由是上表辭謝,不敢曰當。又奉同年閏十一月廿七日勅旨,宜以阿衡之任為汝之任者。其矜臣以阿衡之任,是增臣以素飡之責也。但未知阿衡之任,如關白何,仍持疑久矣。伏聞左大臣(原注:源融)令明經博士等勘申云,阿衡之任,可無典職者。以其可無典職,知阿衡之為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抑至於無分職,知暗合臣願,為少事臣之請。伏望早仰執奏之官,莫令擁滯萬機。’

“去六月朔日,左大臣侍簾前,召參議文章博士橘廣相朝臣、右少辨藤原佐世、助教中原月雄,有所對論。先是,太政大臣上表,有辭攝政。有勅不容。其中有‘以阿衡之任為卿之任’句,爰世論嗷嗷,大閤持疑。左大臣聞之,不私勘之,輒使道道博士等勘申之。爰申云,阿衡,殷三公官名,準周代,不典職,然則大閤者,不可聽政者也云云。夫周代三公不典職之謂者,彼周代有六典職,所謂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彼三公之尊與王同職,不以一職官,故與六典之分職,理政相殊之謂也,非惣三公不為政之謂也。又,既云與王同職,然則王者不為政者。從佐世議。若王者謂可惣天下之事者,三公何因不惣天下之事哉?事具《周禮疏》。仍去五月廿九日,召左大臣以愛成、佐世才勘文,及作敕人廣相朝臣勘文

等，於左近陣頭令辨定件两疑。大臣言曰：‘彼此是非忽難理也。’答曰：‘知書之大義者誠難，但聞彼此之辭論相定非。’仍迨於今日，召件人於殿上，述两人之義，聽其言，各有道。是日，暑熱。心中煩苦，仍不辨了。萬機之事，無巨細皆擁滯。諸國諸司，愁恨萬端。使左大臣就太政大臣之第，曰：‘如前詔心，且行萬事。’

“二日，早朝。左大臣還奏曰：‘昨暮，仰彼太政大臣奉詔已畢。後語奏此事：“未定阿衡之趣者，不能行政。”’朕以為不可。然先日，先帝左執愚之手，右執相國之手，託曰：‘我日衰耗，不知是據何事，此人必如卿子為輔弼耳。’於是帝崩以後，朕謂彼大臣：‘今無親可凴，既成孤，未覺知政事，更屬誰人，惣無善惡，皆以當知，況卿從前代猶攝政焉，至朕身親如父子，宜攝政耳。’答曰：‘謹奉命。’旨必能奉，何大臣出如是異議哉？甚為不便。

“五日，廣相朝臣奏五條愁文。其文云：‘一，愛成、月雄勘文曰，《尚書正義》曰，阿衡、保衡，俱三公官名，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官號伊尹也者。即引《儀禮疏》曰，三公論道不典職云云，是極不安也。何者？既稱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號伊尹也，然則殷國之世，只在伊尹一人殊受斯號，何更引他三公論道之義哉？仍以此事難問諸儒。佐世申云：除伊尹之外，無他阿衡之狀申了。二，《儀禮》是周事也。以周事證殷事，亦所不安。仍以此事難問諸儒。佐世勘申云：《晉書・職官志》：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以此論之，殷、周一同云云。廣相伏思之，甚不安。何者？調陰陽、通寒暑，非指三公無職，九卿之謂也。只引殷時有三公九卿之名證也。而以此文證殷、周同三公無職掌，未分明也。案：殷官二百，周官三百，大略惣有此異，何必一同？三公無職，是周世也，至後代，則三公之職，無所不統。而今諸儒申三公無職，極不安。三，佐世申云：所申只阿衡之任也，未被問古今三公之職，故不指申後代之事。是亦不安。何者？欲稱無職，則引《晉書志》，至有職之文，則申非被問之事，極不安。四，佐世申：後代稱阿衡者不定。或謂為丞相者，或謂為大司馬者，或謂録尚書事，或謂攝政，然則後代之事不定，不足為信，惣可據經家之義云云。是亦不安。何者？稱阿衡者，非謂為丞相、大司馬等職也，指謂執朝政者耳。故其官不定，揚駿以大尉録尚書事，會稽王是晉穆帝時以撫軍録尚書事惣萬機，哀帝時以司徒統内外務，海西帝時以丞相尚書録事，是晉詔所謂三世阿衡者也。成都王穎以大將軍録尚書事執朝政。齊王冏以大司馬輔政。件等諸公，以執朝政，謂之阿衡，是一同也，何以其官異而稱阿衡之名不定哉？至《廿八將論》是文藝，欲論灌嬰非其人居其官，故推崇丞相，謂之阿衡耳，非嬰身生被稱阿衡也，嬰死後五百餘年范曄所作之文也，不可為此事之證。五，佐世申云：勅答若稱伊尹之任則可謂有典職，今稱阿衡之任則可謂無典職，云云。是最不安。何者？史記曰：伊尹，名阿衡。又除伊尹外，無他阿衡之狀申畢，而何以伊尹、阿衡為别？最以不安也。為恐判書不省。（下略）

“十一月①三②日。先度詔書參議廣相朝臣所作也，次二度詔書同人所作也。而諸公卿依不先觸及於己，毁譖作者。右少辨希持官奏詣太政大臣許。大臣先問曰：‘先詔旨者，先

① 案：《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一改作“六月”，似不妥。在此段日記前，尚有九月十日、十七日以及十月廿七日的日記，此段當是十一月的日記，内容追述六月間事。

② 案：或當作“二”。

關白太政大臣而後奏下者，後詔以阿衡之任為卿任者，此事如何？'是彼大臣逢希而所言之事也。答曰：'關白奏下並阿衡之由，憶念依同其義，而先所白也云云。'朕聽其言，召希問之。希具奏其趣。仍召廣相朝臣與佐世等詳問其事。佐世以為引阿衡者是不預政事之義也。以此答之，欲定其事。公卿等皆稱病退出。明日，左大臣進奏曰：'太政大臣不聽事已久，速出權謀，改詔書，可施行。'朕聽此言，不肯容許。大臣固請。然則不可知，速誅錯可防之未然。朕遂不得志，枉隨大臣請。濁世之事如是，可為長大息也！"①

天皇詔旨："（前略）太政大臣藤原朝臣，先先御世，國家濟助，朝政總攝。（中略）朕之本意，萬政關白，欲賴其輔導。前詔下，而奉旨作敕答之人廣相引阿衡，已乖朕本意。（中略）太政大臣，自今以後，衆務輔行，百官總賜。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如先諮秉，朕將垂拱而仰成。（中略）仁和四年六月七日。②"

菅原道真《奉昭宣公書》曰："某白。（中略）明經善淵愛成等，引《毛詩》、《尚書・君奭》之義，即述其説。云，阿衡者，三公之官，坐而論道。紀傳藤原佐世等摘《後漢書》、《論晉文紀》之句，更釋其意云（中略）。夫作文者，不必取經史之全説，雖邂逅取之，或斷章為義。（中略）廣相採伊尹之舊儀，當大府之典職，本義雖與《詩》、《書》反乖，新情自與《漢》、《晉》冥會。視其所以，觀其所由，非挾於異心以作斯文。蓋因同體而偷彼義也。若起於廣相，留為流例，後之作文者，未必免罪科。（中略）如是，則世之特好文章者，争避網羅；争避網羅，則無家學之人；無家學之人，則文章自兹而廢也。（中略）大府先出施仁之命，諸卿早停斷罪之宣。（中略）某萬死再拜謹言。"③

《十訓抄》第四《可誡人上事》："昔有名博士橘廣相。昭宣公上表辭關白，橘廣相所草答敕，曰'以阿衡之任為公之任'。時，儒者佐世見敕，詣昭宣公府，曰：'公蓋辭攝政也。阿衡，位高然不能攝政。'昭宣公然之：'今非仕世為政之身也。'羣馬逸出御廄，均經訓練，散走京中，衆人騷亂。帝聞之，大驚。朝議以為，豈止改草敕文，更當處罪廣相。於是，下詔曰：'廣相草勅，引阿衡事，有違朕之本意。'事出廣相意外，曰：'死後成犬嚙佐世。'言罷遂卒（案：廣相卒於寛平二年五月十六日）。廣相死後，佐世家周圍多赤犬奔走大路間，吠'阿衡阿衡'，且嚙人。時人恐慌，謂事出阿衡也。對佐世而言，亦非好事。其後，下詔贈廣相中納言，蓋以此也。事在貞觀年間（案：當曰仁和年間），菅丞相（案：菅原道真）官位尚低，然深歎之。明經道善淵愛成、紀傳道藤原佐世等，引《毛詩》、《尚書》、《漢書》諸文，固執己見，菅原不然之，謂'廣相所草敕文不誤'。在《奉昭宣公書》中，細述其由。書末曰：'大府先出施仁之令，諸卿早停斷罪之宣。'廣相聞而悦。死後未幾，現身菅原夢中，深表謝忱，奉金笏三。道真嘗云：'吾可昇至三公之位。'果如其言。"

【考釋】

---

① 案：《政事要略》所載《御日記》，乃記録"阿衡事件"的原始史料，甚可寶貴，但記事顛倒重複，文字又多脱訛錯亂，有幾處難以句讀，因無本可校，不敢妄改，故仍之。

② 案：原文作六月二日。《宇多天皇實録》卷一亦作"二日"。案：橘廣相"愁文"在五日，又，左衛門少志櫻井貞世等所草《勘申左大辨正四位下橘朝臣廣相犯罪事》提及此詔，謂六月七日。據改。櫻井貞世等勘文，亦見《政事要略》卷卅。

③ 《政事要略》卷卅。以上所引《政事要略》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8卷（吉川弘文館，1964.9）。

“阿衡事件”，或稱“阿衡紛争”，乃平安時期的一次重要的權力争鬬，處於漩渦中心的人物之一竟是藤原佐世。佐世站在太政大臣藤原基經一邊，阻止新帝親政。

藤原基經，於貞觀十八年(876)起攝政，元慶四年(880)拜太政大臣。八年(884)，基經廢陽成天皇，立傍系光孝天皇，獨掌社稷。即位後，不立皇嗣，賜衆子女姓“源”(參看《三代實録》元慶八年六月二日條)，將他們排出皇族，降為臣籍(日語叫“臣籍降下”)，意在封死他們繼承皇位的門檻。直到光孝天皇臨終前一天，他選擇光孝第七子源定省，恢復了他的皇族地位，封親王。第二天，仁和三年(887)八月二十六日，立為皇太子。當天，天皇崩。十一月十七日，太子即位，是為宇多天皇(867－931)。宇多天皇繼位如此“離奇”“離譜”，原因就在於基經，天皇之選全由他定。他之所以選了源定省，是聽從了執掌後宫實權的尚侍藤原淑子的建議。基經跟淑子，同父異母；而源定省則是淑子的猶子。淑子的職務叫尚侍，是天皇跟基經聯繫的“渠道”，在“阿衡事件”中使宇多天皇最終屈服，淑子起了不小的作用。

仁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詔賜基經攝政太政大臣關白萬機。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基經上表乞歸政。不許。二十七日，天皇再詔，其中有“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之任”一句。两封詔書，皆參議、文章博士橘廣相所草。基經身為攝政，故喻之“阿衡”。佐世謂基經：“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以為詔書用“阿衡”之典，貌為禮遇，實欲架空基經。基經深納佐世之言，以此為口實，拒不上朝視事。自仁和三年閏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僵持近半年，“朝政壅滯”，“世間嗷嗷”。天皇詔諸臣勘申“阿衡”之義。四月，大學助教中原雄、大學博士善淵愛成、五月少外記紀長谷雄、大内記三善清行等明經、紀傳道的學者均勘申左袒佐世，支持基經。五月二十九日①，詔左大臣源融召諸臣與參議左大辨文章博士橘廣相對議，各執所見，相持不下。諸臣中，中心人物仍是佐世。六月五日，橘廣相草“愁文”五條反駁。源融依違不能定。最終，天皇妥協，歎曰：“濁世之事如是，可為長大息也!”六月七日，下詔曰：“朕之本意，萬政關白，欲賴其輔導。”以後政事先諮秉基經，“朕將垂拱而仰成”。“關白”一詞，即出此詔。十月十五日，左衛門少志櫻井貞世等草詔《勘申左大辨正四位下橘朝臣廣相犯罪事》，議免職徒刑，未及上奏，恩詔先下，橘廣相遂幸免。事亦見藤原公任《北山抄》卷九、《十訓抄》、洞院公賢《歷代皇紀》卷一②等③。

阿衡，亦曰保衡，乃商湯名相伊尹。相湯伐桀，平定海内。湯崩，立湯適長孫太甲。太甲暴虐亂德，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悔過自責，伊尹迎而授之政。事見《尚書·商書》、《史記》卷三《殷本紀》。後人喻輔弼皇帝之賢相、尤其是代帝攝政之宰相為“阿衡”。《史記》卷三《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司馬貞《索隱》引《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漢書》卷二二《禮樂志》二師古注亦曰：“阿衡，伊尹職號也。”然則，阿衡乃伊尹之官號，非名也。案：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菅原道真，當時外放讚州刺史，給藤原基經寫了一封信，即上引《奉昭宣公書》。道真所言持平，甚為得理，橘廣相所用“阿衡”典，本無錯誤。再説，“阿衡”一詞，此前在光孝天皇詔勅中就曾

① 案：據宇多天皇《日記》，在六月一日。

② 近藤瓶城原編、角田文衛、五來重編《新訂增補史籍集覽》第1册(臨川書店，1967.6)。

③ 參看石尾芳久《日本古代の天皇制と太政官制度》(有斐閣，1962.5)、森田悌《王朝政治》(講談社，2004.1)。

用過，對象也是基經。《日本三代實録》卷四六元慶八年(884)七月八日丙寅："勅。太政大臣省表具之。公義為股肱親，是朕之傍賴。(中略)足以分朕旰食宵衣之憂，慰朕靈懷側席之望。如何責阿衡以忍勞力疾，役冢宰以侵暑冒寒乎。(中略)國家昇平，所望於公，聽政久視，亦所望於公。公其悉之。"基經並没有異議。其實，"阿衡"之義，基經是知道的。問題在於宇多天皇在两次詔敕中，没有像光孝天皇那樣明確地要"悉"委朝政。

年方二十一歲的宇多天皇，血氣方剛，意欲親政(參看《日本紀略》仁和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二月二日、五日、七日諸條)。宇多天皇的母親是班子女王，跟基經没有血緣關係，而其妃則是橘廣相之女，已有二子。天皇與身兼參議、左大辨、文章博士三職的橘廣相所構成的勢力對基經是莫大的威脅。基經為了維護、擴張既得的權勢，絶無退讓可言。事件結果以藤原氏勝出而告結束，象徵之一，天皇以基經之女為女御(妃)。藤原氏攝政，始於基經之父良房，但尚未制度化，經"阿衡事件"，確立了由藤原氏專權的所謂宫宰制度、即"關白制"。此後，基經職掌關白權力，直至寬平三年(891)一月去世。而由此開創的平安中、後期的所謂"藤原時代"延續三百年，直至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1192)源賴朝開鎌倉幕府。

這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實為平安時期一樁"文字獄"，興獄者不是别人，正是藤原佐世。他投基經所好而發難，引經據典，編織羅網，扼殺橘氏，遏制天皇。佐世從藤原基經家司、侍讀做起，跟隨基經在清和、陽成、光孝三朝步步青雲，歷任顯職，仕途達到巔峰①。

四年(888)十一月，大嘗祭，佐世任主基殿主司。

【史料】

《小右記》長和元年(1012年)八月《以右辨為悠紀行事、以左辨為主基行事》條："十四日己酉，早旦史是氏進《大嘗會行事辨勘文》：'悠紀所，右中辨菅原朝臣資忠(原注：寬和二年)，右中辨源朝臣唱(原注：寬平九年)，右中辨平朝臣季長(原注：仁和四年)。主基所，左少辨藤原朝臣佐世(原注：仁和四年)。'"②

【考釋】

大嘗祭，乃天皇踐祚儀式，向天照大神、天神地祇獻奉新穀，自己也試嘗新穀。為舉行祭祀，設東、西二臨時祭場，東謂"悠紀"，西謂"主基"。《小右記》所記，蓋佐世為仁和四年主基殿主司。舉行大嘗祭時間，大致在十一月。據《延喜式》所載，即位如在當年七月以前，則在當年舉行；如在八月以後，則在翌年舉行。宇多天皇於仁和三年(887)十一月即位，故佐世任主基殿主司當在四年十一月。大嘗祭，乃宣示天皇正式登基的重要儀式，所謂"大祀"，佐世任西所主司，亦可窺見其在朝中地位。③

---

① 有關研究，參看：坂本太郎《菅原道真》(吉川弘文館，1962.11)，所功《寬平の治の再檢討——寬平前後の公卿人事を中心として》(《皇學館大學紀要》5，1967.1)，彌永貞三《阿衡の紛議》(《日本と世界の歷史》6，學習研究社，1977)，長谷山彰《阿衡の紛議の一側面——事件の政治的經過及び菅原道真の法解釋をめぐって》(《駿河台法學》7－2，1994.3)，瀧浪貞子《阿衡の紛議——上皇と攝政・關白》(《史窗》58，2001.2)，神谷正昌《阿衡の紛議と藤原基經の關白》(《續日本紀研究》393，2011.8)。

② 《大日本古記録》3《小右記》(岩波書店，1964.1)。

③ 參看田中初夫《踐祚大嘗祭》(木耳社，1975.5)。

宇多天皇寛平三年(891,唐昭宗大順二年)一月十三日,太政大臣藤原基經卒。三十日,佐世免辨官,拜陸奥守兼大藏少輔。

【史料】

《本朝續文粹》卷六《奏狀》上《敦光朝臣申陸奥守狀》:

正四位下式部大輔藤原朝臣[某]誠惶誠恐謹言:請特蒙天恩,依為當省丞第一。被兼任陸奥守闕狀。

一　敦光身勞:

嘉保元年(1094)獻策,勞四十一年。

承德二年(1098)任式部丞,勞三十八年。

大治三年(1128)為新敘巡第一。

始自彼年,至於今年,八箇年,不任州吏之間,藏人民部,檢非違使,外記,史任,中管國,拜刺史之者,遂年不絶。況於别功者,不可勝計。彼間成業者,或當巡年,或超上薦。抽任之者,十有餘輩,皆是獻策以來數年之後進,且又儒官之間薦舉之生徒也。

一　京官人兼任陸奥守例:

藤原佐世　寛平三年(891)正月,任陸奥守兼大藏少輔。

藤原實方　長德元年(995)正月,任同守兼左近衛中將。

源信雅　大治三年(1128)正月,任同守兼皇后宫亮。

(中略)〔某〕若有用其藝者,何棄其身乎?若有棄其身者,何用其藝乎?是非之間,只任時議而已。望請天恩,依為當省丞巡第一,被兼任彼國守闕,依儒學並奉公勞,被兼任件两職闕,將載聖日於白首之上。〔某〕誠惶誠恐。謹言。

保延元年(1135)六月　日　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藤原朝臣。①

【考釋】

藤原敦光(1063—1144),明衡子。歷任大學頭、式部大輔。善詩文,堀河天皇以下三代詔勅多出其手。然仕途不遇。此狀撰於晚年,欲以京官兼任陸奥守,舉以前"京官兼任陸奥守例"三例,其中之一就是藤原佐世。

日本任命官員,仿中國,稱"除目"。其儀式,一般一年两次,分别在春、秋舉行;春天主要除授外官(地方官),秋天主要除授京官。此外,還有不定時的例外的"臨時除目(所謂小除目)"、"女官除目"、"一分召除目"等。具體做法絶對依據慣例,所以,藤原敦光引佐世先例作為依據。

據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二②,寛平三年,有四次

①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9卷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9)。

②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1923.3。參看洞院公賢(1291—1360)編、大石良材、朧谷壽校訂《魚魯愚鈔》,《史料拾遺》卷四(臨川書店,1970.3);九條良經《除目大成抄(大間成文抄)》(近藤瓶城原編、角田文衛、五來重編《新訂增補史籍集覽》公家部,京都臨川書店,1973)。

“除目”，分别為：一月三十日[1]、三月九日、四月十日和十月八日。

據“除目”慣例，佐世被免去辨官，拜陸奥守兼大藏少輔，事在寬平三年一月三十日。仁和三年(887)十一月，宇多天皇即位，發生“阿衡事件”。據《政事要略》卷三〇，至四年(888)六月事件了結，佐世曾預廷議，當時在從五位上守左少辨任上。此次“除目”確定了他陸奥守的外任。

三善清行《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云：“寬平三年春，藤大夫(案：佐世)謫奥州刺史。”[2]亦與此條史料相符。但是，當年佐世仍在京城，並没有立即赴任陸奥，詳下。

宇多天皇跟藤原基經是两個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團。基經一旦離世，天皇豈能容佐世？故基經死後十七天，他就被免去京官，貶為陸奥守。天皇處置之急，可見其忿恨之切。只要宇多天皇在位一天，佐世必無“翻身”之理。

陸奥國，舊國名，亦稱奥州，屬東山道。大致包括今福島、宫城、岩手、青森四縣的東北地區的太平洋一側。《延喜式》定位大國，所轄三十五郡。有關日本史研究資料説，奈良前期國府(治所)在多賀城(今宫城縣多賀城町市川)，平安初期移至膽澤城(今岩手縣奥州市水澤區)。佐世在陸奥撰有《古今集注孝經》一書，藤原賴長嘗得其稿本並抄寫之，事見《臺記》康治二年(1143)五月十四日條，曰：“第九卷奥，以朱書云：‘寬平六年(894)二月二日，一勘了。於時謫在陸奥多賀國府。’”(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條)時國府尚在多賀城，還没有遷往膽澤城。

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唐昭宗大順二年)三月(或四月)，除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

【史料】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卷首署銜“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卷五《詩》五《左金吾相公於宣風坊臨水亭餞别奥州刺史。同賦親字。古調十四韻》：

人是初老路何遠，所以留連歲再巡。

《本朝文粹》卷六《奏狀》中《申官爵・匡衡朝臣申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狀》：

正五位下行式部權少輔兼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誠惶誠恐謹言：請殊蒙天恩，依撿非違使勞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狀。

文章博士任受領例：(中略)藤原佐世任陸奥守。(中略)

策家居内官兼受領例：(中略)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兼陸奥守。(中略)

右匡衡歷文章生、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歷撿非違使、彈正少弼。拜任當職，敍位勞十三年，博士勞八箇年。其間，辛艱沉滯，歎深墜。兼文章博士之前蹤，七年不賜

① 《日本紀略》寬平三年正月三十日庚辰條，亦記此日“除目”。

② 文詳“寬平四年(892)春赴任陸奥國”條。

兼官。計撿非違使之後輩，八人超為受領。（中略）請殊蒙天恩，依撿非違使勞，並儒學之功，被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將勵天下之學徒，不耐情願之至。匡衡誠惶誠恐謹言。

長德二年（996年）正月十五日　　正五位下行式部權少輔兼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誠惶誠恐謹言。

【考釋】

試考佐世除授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的具體時間。

菅原道真《餞别奥州刺史》詩作於寛平四年（892）二月或稍後。奥州刺史，即指藤原佐世。據此，可知除陸奥守在寛平三年（891）。

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署銜以及大江匡衡《匡衡朝臣申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狀》提及佐世嘗除"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兼陸奥守"事，知佐世在除陸奥守兼大藏少輔後、赴任陸奥前，任官、位階又有两次晉昇。

"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和"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兼陸奥守"，两職孰先孰後？

雖然現在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作為判斷的證據，但是，从日本的官制和嚴格的"除目"程式和慣例，可以推測出两職之先後。

按律令制的規定，任官與敘位两者應該是相稱的，不相稱時，任官高於位階曰"守"，位階高於任官曰"行"。

又按律令制規定，大藏少輔、權少輔各一人，從五位下。但有例外，如貞觀四年（862）正月十三日，任命從五位上行大藏少輔和氣巨範為土左守①，弘仁二年（811）七月二十三日，任命從五位上田中浄人為大藏少輔②等。至於任陸奥守的，既有從五位上的，也有正五位下的。前者如：貞觀九年（867）正月十二日任命從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從的良岑經世陸奥守③，同年三月九日前陸奥守從五位上坂上大宿禰當道卒④，元慶七年（883）正月十一日任命陸奥守從五位上兼守左近衛權少將平朝臣季長為上野權介⑤等。後者如：貞觀十一年（869）三月四日，以正五位下行陸奥守良岑經世為上野權介、陸奥守如故⑥。貞觀十八年（876）八月乙巳朔，正五位下行陸奥守源朝臣謹奏請改名恭⑦，元慶二年（878）八月十四日丁丑，任命正五位下行陸奥守源恭為兼常陸權介⑧，仁和二年（886）正月十六日，任命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安倍清行為陸奥守⑨。最能説明問題的是，貞觀九年（867）三月廿六日，授從五位上行陸奥守良岑經世正五位下⑩，也就是説任陸奥守可以是"從五位上"，也可以是"正五位

① 《三代實録》卷六。
② 《日本後紀》卷廿一。
③ 《三代實録》卷十四。
④ 同注③。
⑤ 《三代實録》卷四十三。
⑥ 《三代實録》卷十六。
⑦ 《三代實録》廿九。
⑧ 《三代實録》卷卅四。
⑨ 《三代實録》卷四十九。
⑩ 《三代實録》卷十四。

下”。佐世在寬平三年一月三十日前，已經是“從五位上”，任陸奥守是相稱的，不會據大藏少輔之相應位階降為“從五位下”，故其跟和氣巨範、田中淨人一樣，恐怕也屬例外。

綜上所考，歸結如下：

一、藤原基經在世時，佐世任從五位上守左少辨，任官高於位階，故加“守”。

二、寬平三年一月三十日，免去辨官，拜陸奥守兼大藏少輔，任官、位階相稱，故去“守”。

三、今本署銜“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同時兼“上野權介”，位階高於任官，故加“行”。無獨有偶，佐世跟上引貞觀十一年三月四日條陸奥守良岑經世的任官和位階完全相同。這也可以作為一條有力的旁證，説明佐世不會從“從五位上”降為“從五位下”，否則從“從五位下”到“正五位下”要跳兩級，這是不可能的。

四、《匡衡朝臣申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狀》謂佐世任“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兼陸奥守”。按日本律令制之規定，大藏大輔、大藏權大輔敘位“正五位下”；近衛少將、權少將敘位也是“正五位下”；正跟佐世此時的位階相稱，跟上引元慶七年正月十一日條陸奥守平季長的任官、位階也極其相似。這次任官昇了，任官、位階相稱，故又去“行”。

又據上述《大日本史料》，寬平三年四次“除目”，分別為：一月三十日，三月九日，四月十日和十月八日。一月三十日已經落實為陸奥守兼大藏少輔，其後所任兩職的先後和時間也分辨出來了：任“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在先，時在寬平三年三月九日或四月十日。任“正五位下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兼陸奥守”在後，時在寬平三年四月十日或十月八日。

如上述，“除目”儀式，一般一年兩次，分別在春、秋舉行。春天主要除授外官（地方官），一月三十日授佐世陸奥守兼大藏少輔，是也。秋天主要除授京官，“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雖屬虛職，但歸京官範圍，故除此職以十月八日的可能性為大。佐世實際上是以此職赴任陸奥的。

藤原佐世从“從五位上”到“正五位下”，从“大藏少輔”到“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位階、職官都“昇”了，只是離開了權力中樞，實際上是被“降”了。宇多天皇即位以後，在藤原基經去世前，懼憚基經，一直住在東宮雅院。二月十九日，遷入大内。三月十九日，任命源能有為大納言，從此親政。但“阿衡事件”以後，藤原氏專權的所謂宫宰制度、即“關白制”已经確立，由此開創的平安後期的所謂“藤原時代”剛剛開始，藤原勢力依然强大，藤原基經之子藤原時平仍任參議左衛門督，跟源能有、菅原道真一起执掌朝政，所以，佐世之外放，雖出於宇多天皇之意，時平也不敢牾旨，但處置則用了明昇暗降之法。

上野國，國名，亦稱上州，屬東山道。大致相當於今羣馬縣。《延喜式》定為大國，所轄十四郡。淳和天皇天長三年（826）以後，以上野、常陸、上總三國為親王封國，由親王擔任國守。國府（治所）大概在今前橋市元總社町附近。上野、常陸、上總三國，長官曰守、權守，次官曰介、權介，多不必赴國，所謂“遥授”、“遥任”。“上野國權介”，為佐世兼職。

奏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史料】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卷首署銜"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

【考釋】

關於《見在目》之成書,不少學者發表過意見,衆説紛紜,恕不贅述,詳細考證參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从以上所列的史料和論證,不難看到今本卷首所署職銜是可信的。縱觀藤原佐世的仕歷,寬平三年佐世先後三次"除目",無一不跟"陸奥守"有關,職銜及位階,步步遞進,環環緊扣,順理成章,天衣無縫,绝非後人杜撰得了的。

古籍編撰者的署銜,有其通例。如果是後人追加,用其終銜,當署"從四位下右大辨"(詳下)。如果不是終銜,那所署就是著書時或成書上奏時的職銜。余嘉錫説:"《唐志》所書官爵,多據其著書時所署銜名,不必即終於此官。"[①]正此謂也。日本仿唐制,所署必是佐世奏進《見在目》時的官銜。

這條署銜無疑是判斷《見在目》成書時間最重要、最確鑿的依據。

據上述考證,佐世任"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的時間有三個可能的時間段:寬平三年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間,三月九日至十月八日之間,四月十日至十月八日之間[②]。

這部目録是一部敕編官修目録,應該有一部稿本,還必定有一部奏進本。奏進本的上奏年月,從理論上可以推遲到寬平四年(892)春離京之前、甚至赴任陸奥以後(比如他把稿本另抄一本帶到陸奥,略作修訂,最後進呈),但最終成書、奏進時間畢竟還是以與"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在職時間一致為妥,故置於此。

伴信友、島田重禮、德富豬一郎、山田孝雄、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等以為目録成書於宇多天皇寬平年間(889—897),和田英松、猪熊兼繁、川口久雄以為在佐世赴任陸奥前奏上,大致不錯,但比較寬泛,筆者嘗試把時間限制得更具體一些。

藤原基經身為關白、太政大臣,權勢炙天,估計是天皇應基經之奏而下敕修撰此目録的。太田晶二郎《日本曆標記"蜜"之上限》注三曰:"宇多天皇在位期間,未嘗召回佐世。醍醐天皇接位,拜右大辨,死於歸京途中。故佐世在陸奥期間,決無新敕。蓋在阿衡紛争以後,佐世蒙基經庇護奉敕而作。"[③]其言極是。受詔的時間不詳,估計在寬平元年、二年之間。

佐世在這個時候編撰這部目録,還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④]。此外,筆者以為,佐世在受詔編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之前,也許曾私撰一部漢籍目録,即《本朝見在書目録》。這部目録早在貴族文人之間流傳。佐世奉敕後以這部目録為基礎,加以修訂、補充,改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奏進。所以,對他來説,駕輕就熟,並非難事[⑤]。

---

① 《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四《書斷》條。

② 成書的時間也許還能再精確一些,詳下文。

③ 《日本歷史》1954年第5號。

④ 詳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⑤ 詳見《研究篇・見在目書名之檢討》。

獻納家財興福寺傳法院。其中或有所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稿本。

【史料】

《興福寺別當次第》卷一《歷代別當傳》"嵯峨・修圓大僧都"條引《緣起文》一篇[①],曰:"又故奥州太守藤原朝臣佐世,積善在身,功德存意,遠投家財,永宛供施。始從去寬平三年辛亥,别副立義一人,紹隆佛法,談論深義。必因此善根,令萌佛種。"[②]

【考釋】

以上史料的關鍵詞是"興福寺"、"傳法院"、"深密會"和"立義",下面依次詮釋,從而解開它們跟藤原佐世以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關係。

興福寺,南都(奈良)七大寺[③]之一,位於奈良市登大路町,法相宗大本山。飛鳥時期,藤原氏始祖中臣(藤原)鎌足(614—669)開創,鎌足死後,其妻鏡女王在山城建山階寺。八世紀初,藤原不比等移建於今址,改名興福。平安末高倉天皇治承四年(1180)遭兵火燒燬,今堂塔乃鎌倉時重建。

傳法院,位於興福寺講堂之西,附有庋藏"大小乘經律論章疏"的藏經樓"納殿"。傳法院的修建者是平安前期法相宗高僧修圓。修圓(771—835),隨興福寺賢憬學法相,接受最澄灌頂。弘仁三年(812),任興福寺别當[④],修建了傳法院。其弟子流被稱為傳法院門徒。《興福寺别當次第緣起文》:"然間木星久迴,花容漸衰。至承和二年乙末(835)六月十三日,早伏北首之床,忽現右脇之相。噫乎悲哉!龍穴山之上,俄扇鶴雙林之舊風;無漏池之中,忽寓拔提河之古浪。因兹,古今門徒為報本願上綱之無涯恩德,撰取究竟中道之《解深密經》,每至遷化之今日,敬抽開演之忠節,即號'深密會'。"修圓遷化於室生寺,故人稱檉生(音同室生)禪師。六月十三日,乃修圓忌日,亦稱"室生忌日",在傳法院舉行深密會。"敬抽開演之忠節",蓋在深密會上"抽選"出參加維摩會的"講師"和"立義"。

饒有興味的是,修圓遷化之地,不在興福寺,而是在室生寺。深密會又是在其忌日舉行。所以,又牽出了室生寺。室生寺,并不在奈良市,而是在室生山,今址:奈良縣宇陀市室生村。原來修圓也是室生寺的創建者之一。奈良時期光仁天皇寶龜八(777)、九(778)年間,皇太子山部親王(即以後的桓武天皇)不豫,淨行僧五人於九年三月在大和國室生山中為之誦修延壽法,"遂乃蠲愈,王體安豫"。五僧人中有修圓,而以其師興福寺大僧都賢憬(714—793)為首。桓武天皇即位,經佐世曾祖近衛少將、左京大夫種繼斡旋,天皇敕賢憬攜修圓等,在室生山創建了室生寺,作為興福寺别院。賢憬死後,修圓任興福寺别當,在興福寺修建了傳法院,在室生寺營造了伽藍。室生寺興福寺的關係非同一般,據説今室生寺彌勒堂的由唐請來的彌勒净土本尊檀像或許就是當年傳法院供置的"千佛千塔彌勒净土"。

---

① 案:緣起文,日本宗教文體之一,往往記録寺院、神社的創始由來以及靈驗故事等。此文題目不詳,審其内容,當為敘述興福寺傳法院深密會的緣起。

② 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24册《興福寺叢書》2(名著普及會,1980.11)。

③ 案:興福寺外六寺:東大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西大寺、法隆寺。

④ 案:别當,東大寺、興福寺等大寺所設僧官,統轄一山寺務。

日本古代大寺院每年要舉行法會，在奈良、平安時期特指南京（奈良）三會和北京（京都）三會。南京三大法會，是興福寺的維摩會、宫中大極殿的御齋會和藥師寺的最勝會。北京三會，是法勝寺的大乘會、圓宗寺的法華會、最勝會。這些法會非同一般，乃奉勅舉行，故又稱“勅會”。每年有一位德才兼備的僧人在法會上作講演，稱“講師”。僧綱（寺院的高級僧官，日本分僧正、僧都、律師三級，三級中有分大、少、正、權）往往從法會的演講論議中産生，故可謂該寺院的一年一度的最大盛典。每年除“講師”外，還要推舉一位“立義”。“立義”，是為考學僧而進行的一種問答論議儀式。命題者稱探題，詰難者稱問者，接受考試者稱豎者，故“立義”亦稱“豎義”。一次法會只有一名，這場考試對學僧來説至為重要。有關記載，常見於史料記載。比如，《延喜式》卷二一《玄蕃寮》：“興福、藥師两寺維摩、最勝會豎義及第僧等。”《類聚三代格》卷二《造佛名事》記載了平安時期多年維摩、最勝两會的“講師”和“立義”。《三會定一記》、《維摩會豎義日記》更是詳細記載了歷年“三會”的“講師”和“立義”①。

有關深密會的史料不多，就興福寺的維摩會再多説幾句，以便了解同寺的法會。鎌足於齊明天皇三年（657）在陶原的家宅蓋了精舍，第二年開始舉行維摩會。原來并不限於興福寺，也非藤原氏專有。和銅七年（714），法會移至興福寺，於是成了藤原氏一族專有的法會。延曆二十年（801）以後晉昇為勅會。承和元年（834）以後，法會成為恒例。一年一度的法會，定在陰曆十月十日至十六日（十六日是藤原鎌足的忌日），歷時七天。《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元年（757）閏八月壬戌條曰：“今有山階寺維摩會者，是内大臣之所起也。……以每年冬十月十日，始闢勝筵，至於内大臣忌辰，終為講了。”説的就是這件事。講演的是《維摩經》，故稱，又稱維摩講、維摩忌。在舉行維摩會的時候，敕使的居處就在傳法院。

室生寺的深密會可能是興福寺維摩會之前舉行的一次法會。此會取義《解深密經》。此經乃印度瑜伽行派和中國法相宗的基本經典之一，唯識學理論淵源於此。譯本數種，皆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一六《經集部》三，其中以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所譯《解深密經》五卷最佳。興福寺的維摩會，是藤原氏一族專有的法會，室生寺的深密會性質也是一樣。

上面説到，興福寺是藤原氏始祖藤原鎌足（614－669）開創的，而賢憬、修圓創建室生寺又是經佐世的曾祖種繼斡旋而成的。興福寺的維摩會、傳法院的深密會，實際上是藤原氏一族專有的法會。佐世之所以獻財給興福寺傳法院，就不難理解了，因為興福寺是藤原氏的族寺。

更值得注目的是，今宫内廳書陵部所藏鈔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封面上寫有“室生寺”三字，在第七葉的背面鈐有“大和室生寺”朱印。此本無疑是室生寺的舊藏。經筆者考證，今存室生寺本的祖本也許不是藤原佐世的奏進本，極可能是他寄贈給興福寺的稿本；今本是佚名據稿本作了删節的略鈔本，之後又經“好事者”作了增損點竄。至於佚名的“略鈔者”和“好事者”，究竟是興福寺僧人還是室生寺僧人，或者别有其人，則得而知；是在興福寺抄成傳入室生寺的還是在室生寺抄成的，也不得而知②。總之，今本出自室生寺，絶非偶然。

---

① 《三會定一記》、《維摩會豎義日記》，分載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興福寺叢書》1、2（名著普及會，1980.11）。

② 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藤原佐世當年獻財，包括了他的藏書和著作，興福寺傳法院中的藏經樓“納殿”是最合適的收藏之處。今鈔本封面上還有“外典書籍目録”六字，以區别於佛籍内典。這六個字跟“室生寺”三字的字體都比較浮躁，跟本文不同，似出自不善書法的僧徒之手。本文的文字比較成熟，前賢稱之為有“平安風”。但錯誤不少，有的還是稍有古籍文獻知識的人不應該犯的錯誤，所以，可以推定抄寫者雖不諳文獻但善書法。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説明。上引《緣起文》曰：“始從去寬平三年辛亥，别副立義一人，紹隆佛法，談論深義。”明確地告訴我們，因為藤原佐世捐獻家財，所以，自寬平三年的法會起，每年的深密會特地添副“立義”一人，等於在法會中增添了一位學僧的問答考試。又，《三會定一記》卷一“寬平三年”條：“二月十九日宣下。講師：仙忠，六十八歲，興福寺法相宗。於時别當。豎義：麻續氏，伊勢國人；增利，五十六歲，伊勢國人。仙忠不經研學豎義。”寬平三年前後，“豎義”均一人，唯此年為二人。維摩會和深密會關係不詳。《緣起文》説：“敬抽開演之忠節。”每年，陰曆六月十三日舉行深密會，十月十日舉行維摩會，或是先在深密會上“抽選”出“講師”或“立義”，以參加維摩會的“開演”。寬平三年多出一位“豎義”，就是這一年“别副”的一人。唯據《三會定一記》所記，寬平三年以後的歷年“豎義”又復減為一人，《緣起文》“始從”二字難以落實，或許深密會之推舉，未必每年都進維摩會，“講師”或“立義”還有出身於别的寺院和宗派的。總之，只要翻閱一下《三會定一記》，就可以知道，“别副立義”，這在法會的儀式中是一個特例，這很可能出於佐世的請求，寺院作了破例的安排，所以將此事特地寫入了《緣起文》。

問題是，文中又説佐世“遠投家財”，這説明捐獻家財時他不在奈良，即使在京都，恐怕也不能稱之為“遠投”，所以，應該説佐世在陸奥，也就是文中説的“奥州”。

可是，下文將證明，寬平四年(892)二月，藤原基經之子、時平還在宣風坊臨水亭設宴為之餞行，菅原道真撰詩曰：“人是初老路何遠，所以留連歲再巡。”明言佐世以“初老”為由，延宕行期，故佐世赴任陸奥必在四年二月以後。這説明《緣起文》的撰者，只知道“别副立義”始於“寬平三年辛亥”，并不清楚“寬平三年辛亥”時佐世尚在京都。文既然稱“故奥州太守藤原朝臣佐世”，是此文撰於佐世身後，《緣起文》的撰者是追記往事，至少距獻財六七年，對當時情況不甚了了，以為“奥州”遠離奈良，於是用了“遠投”二字，殊不知是想當然。《緣起文》曰：“遠投家財，永宛供施。”猪熊兼繁以為“遠”跟“永”相對，乃行文修飾而已，也不無道理。

綜而言之，深密會於每年六月十三日在興福寺傳法院舉行，故藤原佐世捐財當在寬平三年的深密會以前。此時，他尚未赴任陸奥。在所獻納家財中或有所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稿本。寬平三年六月十三日以前，此目録(稿本)當已成書。今本出自室生寺絶非偶然①。

---

① 有關室生寺、興福寺的史料，參看：融圓《宀一秘記》(高楠順次郎、望月信亨編《大日本佛教全書・寺誌叢書》3，大日本佛教全書刊行会，1931.3)，宗明《室生山御舍利相傳緣記》(高楠順次郎、望月信亨編《大日本佛教全書・寺誌叢書》3，大日本佛教全書刊行会，1931.3)，《興福寺末寺帳》(鈴木學術財團編《大日本佛教全書》卷八四寺誌部二，鈴木學術財團，講談社，1972.8)，北川桃雄《室生寺》(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3.12)，《室生村史》(室生村史編集委員会，1966.2)，逵日出典《室生寺史の研究》(巖南堂書店，1979.11)。《見在目》與室生寺之關係，主要參看猪熊兼繁《佐世撰見在書目録と室生の問題》(史跡美術同攷會《史迹と美術》第33輯之5，總第335號，1963.6)。

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唐昭宗大順二年)秋,亞相、大納言源能有設宴為之餞行。

【史料】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卷五《詩》五《秋日,陪源亞相第,餞安鎮西、藤陸州。各分一字,探得紅》:

相送别西又别東,
二千五百里程中。
秋情念念無他計,
只仰樽前面暫紅。

【考釋】

此詩作於寬平三年秋。源,源能有;仿唐代稱大納言、中納言為"亞相"。安鎮西,大宰大貳安倍興行;藤陸州,乃藤原佐世。案:《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菅家文草》以為"藤陸州"是藤原滋實,誤,參看《大日本史料》第一篇之二"寬平六年"條、甲田利雄《關於菅家文草卷五所含之問題——兼論日本紀略之誤謬及島田忠臣之没年》①。安倍興行赴任西海,故曰"别西",藤原佐世赴任東國,故曰"别東"。

十月,除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兼陸奥守。

【史料】

《本朝文粹》卷六《奏狀》中《申官爵》大江匡衡《匡衡朝臣申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狀》。文具上文"宇多天皇寬平三年三月"條。

【考釋】

大江匡衡(952—1012),平安中期學者、歌人。歷任文章博士、東宫學士、天皇侍讀,終式部大輔。有歌集《大江匡衡朝臣集》、詩集《江吏部集》等。一條天皇長德二年上書求兼任闕官,所舉以前"文章博士任受領例"九例、"策家居内官兼受領例"六例,其中各有藤原佐世一例。

大江匡衡《奏狀》既云"策家居内官兼受領例",故知佐世尚未赴任陸奥。據"宇多天皇寬平三年三月"條考證,佐世除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兼陸奥守的時間有两種可能,分别為寬平三年四月十日或十月八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姑且置於十月。考證詳見上文。

佐世赴任時,其任官并非"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而是此職。

常陸國,舊國名,亦稱常州,屬東海道。大致相當於今茨城縣東北部。《延喜式》定為大國,所轄十一郡。淳和天皇天長三年(826)以後,以上野、常陸、上總三國為親王封國,由親王擔任國守。其長官曰守、權守,次官曰介、權介,多不必赴國,所謂"遥授"、"遥任";"常陸國權介",為其兼職,虚職。

---

① 甲田利雄《菅家文草卷五の含む問題について——《日本紀略》の誤謬及び島田忠臣の没年に及ぶ》(高橋隆三先生喜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古記録の研究——高橋隆三先生喜壽記念論集》,東京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70)。

四年(892)二月,藤原基經之子、參議左衛門督時平於宣風坊臨水亭設宴為之餞行。

【史料】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卷五《詩》五《左金吾相公於宣風坊臨水亭,餞別奥州刺史。同賦親字。古調十四韻》

相公送君君知不,為我君聞説本因。
程里一千五百路,星霜四十六迴人。
人是初老路何遠,所以留連歲再巡。
恩綍難逃寒命駕,眼珠易落暗沾巾。
城門存慰囑關吏,江渡平安祈水神。
東閤昔年相遇意,東山今日獨行身。
非啼遠别啼懷舊,不惜高才惜至親。
相公送君説如是,更將我意為君陳。
我試為吏讚州去,且行且泣沙浪春。
一秩四年盡忠節,歸來便作侍中臣。
文章我謝君成業,政理君嘲我化民。
文拙政頑者多幸,況乎文巧政能循。
在官五袴當成頌,歸路折轅莫患貧。
努力努力猶努力,明明天子恰平均。

【考釋】

左金吾相公,藤原基經長子、藤原時平。時平於寛平四年(892)二月,轉參議左衛門督[①],故稱"左金吾"。是知《餞別奥州刺史》詩作於四年(892)二月或稍後。奥州刺史,即藤原佐世。菅原道真邸在宣風坊。"程里一千五百路",指京都到陸奥國的距離。"星霜四十六迴人",是年佐世四十六。"人是初老路何遠",年過四十謂"初老"。"所以留連歲再巡",除陸奥守在去年,然佐世不愿意去,以"初老"為理由,延宕行期,無奈歲不我待,時移新年,故云;佐世赴任當在寛平四年二月以後。"恩綍難逃寒命駕",意為降詔催行,遂不得不啓程赴任,時值寒春。"東閤",用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典[②]。其句言佐世嘗為時平父太政大臣基經家司,出入基經府邸。陸奥國,屬東山道,故云"東山今日獨行身"。"不惜高才惜至親",佐世與時平為"至親",什麽關係,不詳。"我試為吏讚州去,且行且泣沙浪春。一秩四年盡忠節,歸來便作侍中臣。"道真於仁和二年(886),嘗外放讚岐守四年,回京第二年,任藏人頭,相當於"侍中"。道真以親身體驗安慰佐世。"文章我謝君成業,政理君嘲我化民。"前句謂佐世以"文章生"出世,後句道真自謂。"在官五袴當成頌,歸路折轅莫患貧"句,用蜀郡太守廉范、張堪事激勵佐世,廉、張為善吏,事均見《後漢書》卷三一本傳。

---

① 《公卿補任》卷四:"右衛門督,二月廿一日,轉左衛門督,參議從三位,藤時平。"
② 事見《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

是年(892)春,赴任陸奥國。

【史料】

三善清行(847—918)《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和尚晚年特愛遇尚書左少臣藤佐世、起居郎善清行。綢繆恩好,如有宿世之契焉。故可著述和尚之遺美者,此两人當任也。而寬平三年春,藤大夫謫奥州刺史,清行亦左遷備州長史。"①

【考釋】

此傳三善清行撰於延喜二年(902),謂祖述圓珍"遺美"者,唯佐世、三善莫屬,可見僧圓珍、三善是佐世的重要交往人物。

所謂:"寬平三年春,藤大夫謫奥州刺史。"乃指佐世受外職之時,赴任在寬平四年。

圓珍(814—891),讚岐(今香川縣)人。俗姓和氣,字遠塵,諡號智證大師。日本天台宗寺門派之祖。仁壽三年(853)入唐,天安二年(858)歸國。其間嘗在天台山國清寺,隨物外學天台止觀,在長安青龍寺隨法全學真言密教。歸國後,重興園城寺,為延曆寺座主,確立日本"台密"。所著有《法華論記》、《授決集》、《行曆抄》等。圓珍自唐攜歸典籍四百四十餘部一千餘卷,見《大藏經》第五十五册《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録》,其中有一些外典(案:如《帝王年代録》一卷、《七曜曆》一卷、《三元九宫》一卷等)見於《見在目》,或即得自圓珍。圓珍卒於寬平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八。時,佐世尚未赴任。

三善清行,仕歷文章博士兼大學頭、式部大輔,終參議兼宫内卿。稱"善相公"。以上書《(辛酉改元)革命勘文》、《意見十二箇條》知名。預修《延喜格式》。所著有《藤原保則傳》、《善家秘記》等。在"阿衡事件"中,站在藤原基經一邊,跟橘廣相、菅原道真對立的有佐世,還有幾個主要人物:行少外記紀長谷雄、助教兼讚岐權掾中原月雄、博士善淵愛成,此外,就是從五位下行大内記三善宿禰清行。考證"阿衡"典故的奏文,其中《勘申阿衡事》、《撿阿衡官事勘文》两篇就是三善清行跟佐世連署的。事見《政事要略》卷三〇《年中行事》三〇,引文參見仁和三年(887)十一月至四年(888)五月條。

六年(894,昭宗乾寧元年),在謫所陸奥國治所多賀城撰《古今集注孝經》九卷。

【史料】

藤原賴長《臺記》康治二年(1143)五月十四日條:"(前略)為借《古今集註孝經》付便被送之。佐世(原注:我朝博士)所撰也(原注:九卷),其七卷佐世草本也,了皆有點也,世之寶物如之。第九卷奥,以朱書云:'寬平六年(894)二月二日,一勘了。於時謫在陸奥多賀國府。'余即以《毛詩正義》卅卷,送彼卿,將令寫也。件卿所持《正義》,依見卷多被借之故也。件《正義》,去年余加一見,首付了。"②

---

①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28册《智證大師全集》4(東京名著普及會,1978.5);大津園城寺事務所編纂《智證大師全集》卷下(京都同朋舍,1978.2);《續羣書類從》第8輯下《傳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3)。三本略有異文,今據通行本《續羣書類從》。

② 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23(臨川書店,1965.11)。

静嘉堂文庫藏狩谷棭齋校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卷末引《臺記》，文字略異。

【考釋】

賴長所得，是藤原佐世稿本，然似非全帙。

佐世治《孝經》，嘗為陽成天皇進講唐玄宗《御注孝經》，事見元慶三年條。

九年(897，昭宗乾寧四年)秋，遇赦，拜從四位下右大辨。

【史料】

三善清行《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九年秋，奥州蒙恩，徵為左(案：疑當作右)尚書。"

《尊卑分脈》"佐世"條注云："從四位下右大辨、文章博士。"

《日本往生極樂記》卷三八"女弟子小野"條："女弟子小野氏，山城守喬木女，右大辨佐世妾也。"①

《二中曆》卷二《儒職曆・儒者辨》："藤佐世，元慶五、七，右少。右大。"又，卷二《儒職曆・攝關侍讀》："昭宣公：右大辨佐世，外大記大藏長(案：疑"善"之誤)行。"

【考釋】

《尊卑分脈》"佐世"條注、《日本往生極樂記》"女弟子小野"條及《二中曆》謂佐世終銜為右大辨。《大日本史》卷二一五本傳、《日本大百科全書》②、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二，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1923年3)、上田正昭等監修《日本人名大辭典》③等依此，今從其説。《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三善清行撰於延喜二年(902)，佐世卒後三年，三善與佐世又有密切交往，其稱佐世"尚書左少臣"，蓋舊銜；稱"左④尚書"，乃終銜。

日本奈良、平安時期實行"二官八省制"。"二官"之一太政官(官，機構之稱)，俗稱"尚書省"⑤。當為太政官所屬三局(左辨官局、右辨官局、少納言局)之一右辨官局長官大辨，即右大辨。仁和二年(886)正月十六日，任命菅原道真為讚岐守，任命佐世為左少辨。佐世為道真餞行，道真寫了一首詩，題曰《尚書左丞餞席，同賦贈以言，各分一字，探得時字》(案：詩見《菅家文草》卷三《詩》三)，稱佐世為"尚書左丞"。故知俗稱"尚書"乃大辨，"丞"乃少辨也。

此年七月三日，宇多天皇禪位醍醐天皇。醍醐天皇以藤原時平為大納言，以菅原道真為權大納言，並佐朝政。時平，乃佐世舊主藤原基經之子；道真，乃佐世老師菅原是善之子，本人跟佐世交往很深，佐世獲釋蓋由此也。

---

① 《大日本佛教全書》107(佛書刊行會，1916.10)。
② 小學館，1984.11。
③ 講談社，2001.12。
④ 案：據《尊卑分脈》等，疑當作"右"。
⑤ 詳本文之首"佐世出身貴族世家"條。

醍醐天皇昌泰元年(898,昭宗乾寧五年)十月,返京,途中卒。年五十二。

【史料】

三善清行《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九年秋,奥州蒙恩,徵為左(案:疑當作右)尚書。促駕歸洛,殞於中途。"

《尊卑分脈》:"昌泰元、十、廿七,卒。"

【考釋】

佐世卒年有二説:寬平九年(897)和昌泰元年(898)。日置昌一編《文化大年表》第一卷(古代一鎌倉初期)[①]、西岡虎之助編《新日本史年表》[②]、《日本大百科全書》[③]、《日本歷史大事典》[④]等多作前者,斯文會編《日本漢學年表》[⑤]、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附《藤原佐世關係年表》[⑥]等作後者,上田正昭等監修《日本人名大辭典》[⑦]從前者,然注明後一説。前説所據,蓋三善清行《圓珍傳》,依其説,年五十一;後説則據《尊卑分脈》,依其説,則年五十二。

醍醐天皇,第六十代天皇,寬平九年(897),受禪即位;次年四月二十六日改元"昌泰"。《尊卑分脈》,明言昌泰元年,甚至標明月日,蓋可信據。《圓珍傳》所謂"九年秋",蓋遇赦的時間,次年方啓程歸京。

子文貞,對策及第,仕至正五位上、式部大輔、文章博士。文材,仕至尾張守。文行,仕至阿波守、美濃少掾。子孫相繼業儒,世稱式部家云。

【史料】

《尊卑分脈》"式部卿宇合"條"佐世"注曰:"子:文貞,正五位上、式部大輔、文章博士。母,從五上藤忠嶽女。延長五(927)、八、二,卒。文材,從五下、尾張守。或云,斯生子云。母,從四下住蔭女。文行,阿波守、美濃少掾。或本云,斯生子云。母,右大臣菅原朝臣御女。"

慶滋保胤《日本往生極樂記》第三十八則"女弟子小野"條:"女弟子小野氏,山城守喬木女,右大辨佐世妾也。始自少年,心在佛法。語兄僧延教曰:'我欲覺知菩提道,幸垂開示。'延教抄出《觀無量壽經》及諸經論中要文與之。此女晝夜兼學,拳拳無倦。每至月十五日黄昏,五體投地,西向禮拜,唱曰:'南無西方日想安養浄土。'父母相誡云:'汝少壯之人,不必如此,恐勞精神,定滅形容。'女年廿有五,初生一女。産後月餘,惱氣自發,卧病涉旬,遂以即世。瞑目之夕,音樂滿空,鄰里隨喜。"

《今昔物語集》卷一五《往生語》第四十九載有《右大辨藤原佐世妻、往生語》,謂:"今昔,

---

① 大藏出版,1955.9。
② 中央公論社,1955.12。
③ 小學館,1984.11。
④ 小學館,2001.3。
⑤ 大修館書店,1977.7。
⑥ 汲古書院,1984.9。
⑦ 講談社,2001.12。

有右大辨藤原佐世，其妻乃山城守小野蕎木之女也。”[①]

【考釋】

今本《尊卑分脈》多室町時期及以後增删、訂正、謄録内容，文本多異，體例參差，記載往往踳駁不一（詳“佐世出身貴族世家”條），上引文中提及的“或云”、“或本云”，當即後人據别本或其他資料所加，蓋有所據。佐世子三人，其中文材、文行二人，疑誤。考《尊卑分脈》同卷同頁，斯生，乃佐世長子文貞之子，佐世孫，有四子，其中之一為文行，云“阿波守、美濃掾”，與上引文中“文行”是同一個人。孰是孰非，終難確定，姑存疑。

佐世之妻妾，據上引文，有四人：藤原忠嶽之女，生文貞；住蔭之女，生文材；菅原道真之女，生文行（案：參看“嘗學於菅原是善”條）；山城守小野蕎木之女，生一女。

又，《大日本史》卷二一五《藤原佐世傳》提及佐世“子文貞”、“子後生”，其根據也是《尊卑分脈》，卻没有提到“文行”。其所據《尊卑分脈》蓋又為别本矣。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後生，乃文貞長子。文貞凡六子：後生、直生、斯生、道生、西生、尹生。

附注：本文曾發表在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5輯（中華書局，2009年5月），這次在採入本書前，有所補正。

① 池上洵一校注《今昔物語集》3（《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5，岩波書店，1993.5）。

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一、開頭語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以下簡稱《見在目》)是一部記録了日本國平安前期為止傳世的漢籍的總目録,著録了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漢籍,相當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藝文志》的二分之一。據筆者考察,《見在目》尚有失收,至少約二百餘部(除佛教、道教經典)當時已經傳入日本。所以,九世紀以前,中國一半的漢籍已經東傳到了日本。這確實令人驚歎不已。

這麼多的漢籍文獻東傳日本,當然絶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把漢籍文獻東傳史比作一幅長達千餘年壯麗"長卷"的話,有其"序卷",永無"終卷"。《見在目》雖然是一部日本最早的敕編漢籍目録,可以説是截止平安前期的東傳史的"壓卷"之作,是"長卷"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但它並不是漢籍東傳的最早期的記載。在它之前,還有一幅幅重要的縱貫連續的"畫面"。本文旨在考察其"序卷"至"壓卷"前的各個重要"畫面",以闡明平安前期為止、《見在目》成書之前的漢籍文獻東傳史的基本脈絡和軌跡,以便比較準確地了解《見在目》在這一段漢籍東傳史中的地位以及其成書前的文獻積累、成書的歷史背景。

考察的方法及有關體例如下:

第一,除了《序卷》,各《卷》均擇取、排比"確鑿的文獻史料"作為分析的依據。所謂"確鑿的文獻史料"的定義,除了史料本身比較可靠外,還必須具備以下两條件之一:1.有關史料明確記載了傳入的書名(或某一類圖書),理想的還記載了卷數和編撰者;2.有關史料雖未明確記載書名,但經考證證明引文并非轉引[①]而是確實引自傳入日本的漢籍原書;也就是説,不能因為其語句出典來自某漢籍就輕易地斷定該書已經傳入日本[②]。

第二,符合條件的有關史料散見各種文獻,難以遍及,本文只能列舉"漢籍東傳史長卷"中每個時期最主要、最具有代表性的史料,加案語分析,以揭示不同的历史時期或阶段的特點。分期的依據與標準是傳入漢籍的數量(多少書)、種類與性質(什麼書)、以及界定分期的"關節點(關鍵的歷史事件、人物等)",以勾勒出長卷中各個時期各具特色的"畫面"。

第三,中日前賢研究漢籍東傳史的著作和論文不少,本文跟它們不同,是從《見在目》成書背景及其文獻依據的角度來研究的。為了跟《見在目》聯繫呼應起來,所録各種漢籍(含

---

① 日語叫"孫引き"。

② 這項工作難度很大,考證未必正確,觀點也見仁見智,筆者擇善而從。

疑似者)後面均用括號標明該書在本書《考證篇》的編號,以便查核;不見於《見在目》者,不標編號。提及的漢籍,一般僅録書名,以省篇幅,如欲了解該書的詳細情況,請參看《考證篇》相關條目。文中引用的日本文獻,其内容、出版事項參看《資料篇・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第四,本文所説的"漢籍",指的是佛教經論章疏以外的漢文圖書。有些圖書,難以判斷是佛教經典(内典)還是漢籍(外典),筆者只能單憑書名擅作取捨。有些雖是内典,但為《見在目》所收,也一併收入。

第五,史料原文有誤衍脱倒者,徑予補正。

二、"一縷曙光"

("序卷","漢籍東傳史長卷"之"第一卷")

有關漢籍文獻東傳史"長卷"的"序卷"的史料,大致有以下五條:

1.《日本書紀》卷一〇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輕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①

2.《日本書紀》卷一〇應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是歲,百濟阿花王薨。"

3.《古事記》卷中《應神紀》應神天皇二十年己酉:"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0187)、《千字文》一卷(0250),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原注:此和邇吉師者,文首等祖)。"②

4.朝鮮韓致奫《海東繹史》卷四一《交聘志》九:"應神十五年秋八月丁卯,百濟王遣使阿直岐者,貢《易經》(0002)、《孝經》(0167)、《論語》(0187)、《山海經》(0581)及良馬二匹。阿直岐能通經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始學經典。應神問阿直岐曰:'汝國有勝汝之博士耶?'對曰:'有王仁者,勝於我,是秀逸也。'於是,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於百濟,仍徵王仁。翌年春,王仁持《千字文》來。菟道稚郎子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難波皇子亦然。於是,儒教始行於日本。"③《海東繹史》此條乃據《古事記》、《日本書紀》編寫,然《古事記》、《日本書紀》併未及《易經》、《孝經》、《山海經》,録以備考。

5.《宋書》卷九七《夷蠻・東夷・倭國》:"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順帝昇明二年(478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①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前篇・後篇》第1、2卷(吉川弘文館,1966.12;1967.2),以下同。
②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57.9)。
③ 韓致奫《海東繹史》(朝鮮古書刊行會,1911.6)。

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强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案："序卷"的"關節點"是百濟人阿直岐、和邇吉師(王仁)[①]赴日教書、獻書。

為了探明文獻東傳的起始年代這個課題，中日學者作了不少努力。王勇在《漢籍東漸的傳説與史實》[②]作了很好的概括：一，"徐福賫書"之説。推斷漢籍東傳始於秦漢人移民集團或更早些，憑據是徐福的傳説以及所謂超古代文書《宫下文書》[③]。二，"新羅收書"之説。以為漢籍東傳始於公元四世紀中期，憑據是《日本書紀》卷一〇仲哀天皇九年[④]神功皇后征新羅"收圖籍文書"的記載[⑤]。三，"王仁獻書"之説。以為漢籍東傳始於公元四、五世紀之交[⑥]，其根據就是上引的《日本書紀》、《古事記》的記載。"徐福賫書"、"新羅收書"二説，所據原始文獻皆非信史，對文獻的解讀更是見仁見智。徐福"入海"本屬傳説，至五代後周顯德初開元寺義楚《釋氏六帖》方衍化為"渡日"。至於《日本書紀》仲哀天皇九年所謂"圖籍文書"的含義，語焉不詳，學界衆説紛紜。唯"王仁獻書"之説，兼具年代、人名和書名，故列舉於上。《古事記》成書於元明天皇和銅五年(712)，所據乃所謂"帝紀"、"舊辭"等(原始資料羣)，"王仁獻書"這段記録是其中之一，"千字文"等書名，小島憲之懷疑是六世紀末人添加進去的。所以，漢籍東傳的源頭，也許跟追溯日本民族的起源一樣，是一個曠古之謎。

筆者既無意也無力破解此"謎"，但上列五個"畫面"所提供的有關信息，大致可以確認東傳史"序卷"的四個特點：

(1)漢籍開始東傳日本的準確時期，史料闕如，存疑為宜，斯文會《日本漢學年表》把應神天皇在位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紀之交，大庭修説至遲濫觴於五世紀之前，蓋可首肯[⑦]。藤原佐世據以編撰《見在目》的文獻積累大致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2)東傳之始，并非直接來自中國本土，而是途經百濟。其中，"王仁獻書"之説尤其值得注意。有關文字疑後人所加，但它提示了"歸化人(渡來人)"在漢籍東傳起始時期所起的

---

① 一般以為，王仁也許出身樂浪王氏，公元313年樂浪郡滅亡之際亡命百濟。

② 《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0)。

③ 《宫下文書》是日本的"古史四書"之一，也稱《富士高天原朝史》。有關論述詳見吾鄉清彦《日本超古代秘史資料》(新人物往來社，1976.11)、神原信一郎《富士宫下文書の研究——日本古代史》(日本シェル出版，198?)、鈴木貞一《日本古代文書の謎》(大陸書房，1971)、佐治芳彦《謎の宫下文書》(德間書店，1984)等。

④ 斯文會《日本漢學年表》列於公元四世紀中期。

⑤ 詳見牧野謙次郎《日本漢學史》(世界堂書店，1938.10)、谷川士清《日本書紀通證》(臨川書店，1978.11)等。

⑥ 應神天皇在位年代，據斯文會《日本漢學年表》(大修館書店，1977.7)。静永健以為《日本書紀》卷一〇應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條云："是歲，百濟阿花王薨。""阿花王"，乃第十七代"阿莘王"，據《三國史記》，死於公元四〇五年九月(《漢籍初傳日本與馬之淵源關係考》，《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中華書局，2011.9)。

⑦ 王勇、大庭修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典籍卷》大庭修撰第一章《中國典籍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緒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作用。古代從朝鮮半島移民日本的歸化人的歷史，一般分為四個時期[①]，推定發生在第二期、公元四五世紀應神王朝的“王仁獻書”，實際上是歸化人傳入漢籍的記載。在古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歸化人集團有三個：西文、秦、漢三氏的祖先。王仁屬於西文氏集團，秦、漢二氏祖先的記載也見於《日本書紀》[②]。六世紀以前，日本能使用文字的幾乎都是歸化人。由歸化人世襲的職務中，有史姓者，專門從事記録、徵税、出納、外交等文字工作。所以，跨出漢籍東傳第一步的，雖然不一定是王仁，但大致可以説是來自朝鮮半島的歸化人。“王仁獻書”説的象徵性意義也在於此。據考，上引倭王武（一般比定為雄略天皇）《上表》乃出於百濟渡來人（或謂乃百濟官人）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之手。《上表》有語出《春秋左氏傳》、《毛詩》、《莊子》、《周禮》、《尚書》者，故五世紀所謂“倭之五王”時期，百濟渡來人的漢文化教養并不低[③]。

(3)引進的漢籍是零星的，數量、種類都極有限，漢籍收藏事業跟其他文化事業一樣還處於草昧時期。

(4)引進的目的還只是用於啓蒙學習。

東傳史“序卷”的開卷“畫面”是：破曉之前，天幕初啓，雖疏星點點，晨靄朦朧，但地平線上透出的第一縷曙光畢竟撕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三、“黎明時分”

（七世紀以前之“卷”，“漢籍東傳史長卷”之“第二卷”）

七世紀以前漢籍文獻東傳史的有關史料，主要有以下七條：

6.《日本書紀》卷一七：繼體天皇七年(513)“夏六月，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又：十年(516)“秋九月，百濟……别貢五經博士漢高安茂，請代博士段楊爾。依請代之。”

7.《日本書紀》卷一九：欽明天皇十四年(553)“六月，遣内臣（闕名）使於百濟。……勅云，所請軍者，隨王所須。别勅：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當相代年月，宜付還使相代。又卜書、曆本、種種藥物可付送。”又，欽明天皇十五年(554)“二月，百濟遣……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馬丁安，僧曇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别奉勅，貢易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孫、醫博士奈率王有悛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進奴、對德進陀。皆依請代之。”

---

① 第一期，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三世紀之間，日本彌生時期，有出土文物為證，説明歸化人帶來了稻耕技術和金屬工藝等先進技術。第二期，公元四五世紀，《高句麗好太王碑文》、《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文獻説明了倭國（大和政權）的對外關係，西文、秦、漢三氏祖先歸化。第三期，從五世紀的雄略天皇後期至六世紀欽明天皇之間，掌握先進技術的“才伎”來自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加羅、任那。第四期，七世紀後半，百濟、高句麗滅亡，皇族、貴族等大量逃亡日本。

② 《日本書紀》卷一〇：應神天皇二十年秋九月條：“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應神天皇十四年條：“是歲，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彦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彦不來焉。”十六年八月條：“遣平羣木菟宿禰、的户田宿禰於加羅，仍授精兵，詔之曰：襲津彦久之，不還，必由新羅之拒而滯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披其道路。於是，木菟宿禰等進精兵，莅於新羅之境。新羅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與襲津彦共來焉。”阿知使主乃漢氏祖先，弓月君即秦氏祖先。

③ 内田清《百濟・倭上表文の原典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86，1996），河内春人《倭王武の上表文と文字表記》（《國史學》181，2003）。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等事見《日本書紀》卷一四。

8.《新撰姓氏録》卷一八《左京諸蕃》下"和藥使主"條,曰:"和藥使主出自吴國主照淵孫智聰也。天國排開廣庭天皇(原注:諡欽明)御世,……持内外典、藥書、《明堂圖》等百六十四卷(1175)、佛像一軀、伎樂調度一具等入朝。男善那使主、天萬豐日天皇(原注:諡孝德)御世,依獻牛乳賜姓和藥使主,奉度本方書一百三十卷、《明堂圖》一卷、藥臼一及伎樂一具,今在大寺也。"①智聰的後代自百濟移居日本,蓋在六世紀中葉。

9.《日本書紀》卷二二推古天皇十年(602):"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之,仍貢曆本及天文(0892)地理書并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矣。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並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

10.推古天皇十二年(604),聖德太子頒布《憲法十七條》。日本學者據内證、外證法考證,《十七條》引文出於漢籍、可以確認已傳入者,有:《詩經》(0049)、《禮記》(0077)、《論語》(0187)、《千字文》(0250)、《文選》(1499);大致可以確認者,有:《漢詩外傳》(0048)、《管子》(0709)、《墨子》、《韓非子》(0711)、《顔氏家訓》(0784)、《三略記》(0838)、《五行大義》(1032);基本可以推定傳入者,有:《尚書》(0034)、《左傳》(0133)、《孝經》(0167)、《史記》(0397)、《漢書》(0404)、《後漢書》(0417);或許已經傳入者,有:《周易》(0002)、《國語》(0165)、《漢官儀》(0485)、《老子》(0647)、《説苑》(0638)②。又,三善清行(847—918)《革命勘文》以為《憲法十七條》依據即《易緯》(0224)之"甲子革令"及《詩緯》(0225)之"甲子革政",故緯書或在繼體天皇(507—531)時與經書同時經百濟傳入日本③。

11.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日本始用中國曆法,行用《元嘉曆》(0982)。

12.《日本書紀》卷二二推古天皇十八年(610):"春三月,高麗王貢上僧曇徵、法定。曇徵知《五經》,且能作彩色及紙墨。"

案:"第二卷"的"關節點"(關鍵歷史事件、人物等)是百濟的五經博士、移民(智聰的後代)、僧觀勒、聖德太子以及其《憲法十七條》。

據上列七條史料,大致可以確認東傳史"第二卷"的三個特點:(1)東傳仍主要途經百濟,而非直接來自中國本土。百濟與南朝關係密切,有的學者把七世紀中期以前,中國—百濟—倭看作"南朝文化圈"④。(2)引進的漢籍數量還是不多,也不成系統,但種類增加了不少。除了儒家經典《五經》外,涉及史、子、集的一些主要著作。其中,多實用漢籍,如天文、曆法、地理、醫藥、方術之書以及啓蒙讀物等。(3)在七世紀初,這些有限的漢籍,已經開始

---

① 田中卓校注《新撰姓氏録》(神道大系編纂會,1981.2)。

② 榎本淳一撰文考察《見在目》著録的梁代圖書(包括梁人著述、書寫於梁代的圖書以及以此為母本的鈔本),製作了三個表列舉其書。第一類是見於《七録》而不見隋以後目録者,十七種;第二類是僅見於《見在目》者,十二種;第三類是既跟《七録》相合、又跟隋以後目録書名、卷數相同、不能推斷者,十一種。榎本認為,《見在目》著録不少梁代的圖書,大致在六世紀後半、七世紀初傳入,主要經由百濟。七世紀後半,百濟滅亡後,亡命日本的百濟人也帶來不少。所述頗有新意,但有的尚值得商榷。如第一類中的《論語義》(0193)撰者王濛也許不是梁人。集部的《張野人集》(1391)、《張援集》(1459)、《崔隥集》(1468),榎本分别認作張野、張緩、崔寔,其實,唐代就有張野人,嚴氏《全宋文編》以為張野"仕晉,入宋"。張緩,似乎是劉宋人。第二類《周易精微賦》撰者劉遵,很可能就是《周易異義》(0012)的撰者,字修禮,弘農人,而不是梁人劉遵字孝陵彭城人。詳見本書《考證篇》有關各條。(榎本淳一《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見える梁代の書籍について》,榎本淳一編《古代中國、日本における學術と支配》,東京同成社,2013.2)。

③ 岡田正之《近江奈良朝の漢文學》(奈良縣丹波市町養德社,1946.10)。

④ 參看榎本淳一編《古代中國、日本における學術と支配》,東京同成社,2013.2)。

用於實際的政治、道德法規、制度(制曆等)的建設。《憲法十七條》名曰"憲法",今人稱其為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實際上是一部根據中國儒學和佛教的思想寫成的要求官僚、貴族遵守的政治道德規範,并非現代法學意义上的憲法。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學者往往據上述史料,以為當時已經有"大量書籍"進入日本。這恐怕不太符合史實。至少至七世紀初為止、日本政府派遣遣隋使之前,日本並没有大量的漢籍。《大日本史料》鳥羽天皇永久六年、元永元年(1118)三月十五日條謂:中國商客孫俊明、鄭清等帶來"宋國牒狀",天皇下敕令諸道博士勘申是否合乎舊例。據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善鄰國寶記》:"(推古天皇)十五年條"記載:元永元年四月廿五日,博士中原師安等五人勘申,其中引及《日本書紀》、《經籍後傳記》。《經籍後傳記》曰:"以小治田朝(原注: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曆日。是時,國家書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①]事亦見《政事要略》卷二五引《儒傳》。《經籍後傳記》、《儒傳》二書蓋異名同書,平安時期佚籍。所以,至少在七世紀初以前,日本雖然已經引進、收藏、閱讀、使用了一些漢籍,但其數量、種類都有限,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國家書籍未多",遣隋使赴中國的任務之一就是"買求書籍"。

史載日本派遣遣隋使凡五次。第一次在推古天皇八年(600),時值開皇二十年。事見《隋書》卷八一《東夷傳·倭國傳》,但不見《日本書紀》。第二次在推古天皇十五年(607),翌年歸。事見《隋書》及《日本書紀》卷二二。這次就是《經籍後傳記》提到的"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的一次。大使小野妹子,小野,唐名蘇因高。他遞奏給隋煬帝的,就是有名的"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云云"的國書。回國時,唐臣裴世清回訪。第三次在推古天皇十六年(608),翌年歸。事見《隋書》及《日本書紀》卷二二。這次以小野妹子、吉士雄成為使者,主要是送裴世清歸隋,送留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即後來的僧旻)、南淵、請安等八人赴隋學習。第四次在煬帝大業六年(610)正月,事見《隋書》卷三《煬帝紀》:"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不見《日本書紀》,時當推古天皇十八年。第五次,推古天皇二十二年(614)遣犬上御田鍬等赴隋,翌年歸。事見《日本書紀》卷二二,不見《隋書》。從記載來看,主要是外交往來或開始遣送留學,應該帶回一些漢籍,但具體情況不詳,估計不會太多。所以,當時東傳的途徑恐怕主要還是間接地經過百濟,而非直接來自中國。

東傳史"第二卷"的"畫面"特點是:時當黎明,霞光輕抹,微風乍起,驅散了迷濛薄霧,青山緑水,輪廓初現。

四、飛鳥時期——"旭日東昇"

(七世紀之卷,"漢籍東傳史長卷"之"第三卷")

七世紀漢籍文獻東傳史的有關史料,主要有以下五條:

13.《日本書紀》卷二三舒明天皇二年(630):"秋八月癸巳朔丁酉,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

① 《大日本史料》第三編第十九册。

(犬上御田鍬)、大仁藥師惠日,遣於大唐。"舒明天皇四年(632):"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於對馬。是時,學問僧靈雲、僧旻及勝鳥養。新羅送使等從之。"《舊唐書》卷一九九上《倭國傳》:"貞觀五年(631),遣使獻方物。"唐遣新州刺史高表仁回訪。事亦見《新唐書》卷二二〇《日本傳》。據《册府元龜》卷九七〇《朝貢》三,遣唐使於貞觀五年十二月到達長安。

14.《日本書紀》卷二五白雉四年(653):"夏五月辛亥朔壬戌,發遣大唐大使小山上吉士長丹。"白雉五年(654)七月:"是月,褒美西海使等奉對唐國天子,多得文書寶物,授小山上大使吉士長丹以小華下,賜封二百户,賜姓為吴氏。授小乙上副使吉士駒以小山上。"

15.《日本書紀》卷二七天智天皇十年(671)正月:"是月,以大錦下授佐平余自信、沙宅紹明(法官大輔),以小錦下授鬼室集斯(學職頭),以大山下授達率谷那晉首(閑兵法)、木素貴子(閑兵法)、憶禮福留(閑兵法)、答炑春初(閑兵法)、炑日比子、贊波羅、金羅金須(解藥)、鬼室集信(解藥),以上小山上授達率德頂上(解藥)、吉大尚(解藥)、許率母(明五經)、角福牟(閑於陰陽),以小山下授余達率等五十餘人也。"

16.《續日本紀》卷三持統天皇六年壬辛(692)至文武天皇元年丁酉(697),《元嘉曆》(0982)、《儀鳳曆》(0984)二曆併用①。

17.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刑部親王、藤原朝臣不比等等奉勅制定《大寶律令》。養老二年(718)藤原不比等奉勅改修,因不比等之死未果,直至平安時期天平寶字元年(757)由藤原仲麻吕等改訂頒行,是為《養老律令》。然據考,两《律令》并無大異,皆倣唐代《唐律疏議》(0505)、《永徽令》(0514)及《垂拱格式》(0519)等修撰而成。可視作《大寶律令》的原文已佚,篇目亦不詳,佚文極少②,故今姑且據《養老令》考其所用漢籍。據《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等考證,《養老令》之《職員令》、《學令》、《考課令》、《醫疾令》等,所用漢籍可確認者有:《周易》鄭玄注(0002)、《周易》王弼注(0004)、《尚書》孔安國傳(0034)、《尚書》鄭玄注、《毛詩》鄭玄注(0049)、《周禮》鄭玄注(0063)、《儀禮》鄭玄注(0075)、《禮記》鄭玄注(0077)、《左傳》服虔注(0132)、《左傳》杜預注(0133)、《孝經》孔安國注(0167)、《孝經》鄭玄注(0168)、《孝經述議》(0176)、《論語》鄭玄注(0187)③、《論語》何晏注(0188)、《爾雅》(0200)、《史記》(0397)、《漢書》(0404)、《後漢書》(0417)、《文選》(1499)、《孫子算經》(1012)、《五曹算經》(1013)、《九章》(0985)、《海島》(1002)、《六章》(0995)、《綴術》(1006)、《三開重差》(1000)、《周髀》(0962)、《九司》(0998)、《甲乙經》(1179)、《脈經》(1274)、《本草》(1277、1278)、《小品方》(1271)、《集驗方》(1224)、《素問》(1175)、《黄帝針經》(1311)、《黄帝明堂經》(三卷本)、《脈決》(1274)、《流注》、《偃側》、《赤烏神針》等④。

---

①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58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9)。

② 瀧川政次郎《律令の研究》第三編《新古律令の比較研究》(名著普及會,1988.11)。

③ 此據《養老令·學令》。日本有的學者詳考奈良、平安時期史料,以為《論語鄭玄注》并未傳入日本,《學令》所謂"鄭玄《注》"實際是轉引自何晏《集解》的鄭玄注,參看《考證篇》"論語鄭玄注"條。

④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3.3),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編集代表《唐令拾遺補》(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3),井上光貞校注《律令》(岩波書店,1976.12),清原夏野《令義解》(《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2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7),惟宗直本《令集解》(《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後篇》第2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966.11)。

案："第三卷"的"關節點"(關鍵歷史事件、人物等)無疑是開始遣派遣唐使和制定《大寶律令》(借《養老律令》反映、描述)。

據上列五條史料，大致可以確認東傳史"第三卷"的三個特點：

(1)《日本書紀》卷二二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七月條："新羅遣大使奈末智洗爾、任那遣達率奈末智並來朝。……是時，大唐學問者僧惠齊、惠光及醫惠日、福因等並從智洗爾等來之。於是。惠日等共奏聞曰：留于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且其大唐國者，法式備定之珍國也，常須達。"①掌握了權力和財富的中央朝廷以及皇族、貴族為了擺脱政治、經濟、文化的原始形態，開始不遺餘力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的先進物質文明和文物典章，其標誌之一，就是遣使赴唐。從此，真正打開了中日間直通的漢籍東傳之路，漢籍主要來自中國本土。據上引《經籍後傳記》，可以得知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買求書籍"，即買求佛教經典和漢籍。自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二百六十四年間，日本先後遣使通聘入唐達二十次②。

這段時期内遣唐凡七次(第八次在大寶元年以後)，但留下了跟漢籍有關的記録的唯有上引《日本書紀》白雉四年的第二次。遣唐大使吉士長丹，就是因為"多得文書寶物"，回國後得以晉昇、賜封、賜姓的。朝廷、貴族"買求書籍"用心之切，藉此可見一斑。

(2)但是，間接的東傳之路，並未休止。"歸化人"("渡來人")繼續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繼王仁、智聰的後代、百濟僧觀勒以後，日本天智天皇十年(671)，郭務悰率難民两千餘人赴日。有關文獻未記載書名，故未列入上述史料，但可考知一二。據《令集解》卷一五《學令》，日本數學學習科目，雖以唐代《算經十書》為基本，然除去了《夏侯陽算經》(1007)、《張丘建算經》(1010)、《五經算經》(1009)、《緝古算經》及《數術記遺》(1020)五種③，代之以《九司》(0998、0999)、《三開重差》(1000)、《六章》(0995)三種。這三種也許經百濟傳入④。如，《三開》、《六章》不見中土目録，然見新羅文獻⑤，故《三開》、《六章》雖是中國著作，其書流入新羅⑥、百濟，再傳入日本，而中土反失傳也⑦。

(3)引進的漢籍數量多了，呈現出了一定的系統性，主要的儒家經典及其注釋書基本齊備，醫藥、曆算方面幾乎包含了當時流行的主要著作。

---

① 池田温以為事在推古三十年，見《律令官制の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歷史》5，岩波書店，1970)。

② 學界衆家有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次等異説，此據東野治之、王勇為代表的二十次説，其中包括遭難未達者、送唐史、因故停派者。參看東野治之《遣唐使と正倉院》(岩波書店，1992.7)、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書店，2007.11)、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混血兒たちの大唐帝國》(講談社，1998.3)。

③ 案：唐代《算經十書》為《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綴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輯古算術》。至宋代，《綴術》佚，寧宗嘉定六年，鮑澣之重刊北宋監本《算經十書》，得《數術記遺》，以之代《綴術》，即今本《十書》。

④ 這三種李儼以為在顯慶國學科目删除之列，遂不見中土目録，故"日本所採的或是顯慶以後制度"。此説尚可商榷，詳《考證篇》有關諸條。李儼《中算輸入日本的經過》(《中算史論叢》第5集，科學出版社，1955)。

⑤ 金富軾《三國史記》卷三八《雜志》七。金富軾撰、末松保和校訂、朝鮮史學會編《三國史記》(國書刊行會，1971.7)。

⑥ 韓國金容雲、金容局則以為新羅漏刻制度及算博士之職官名，皆晚於日本，三國統一前後新羅與日本為敵國，與其謂傳自新羅，不如謂傳自百濟。

⑦ 日本學士院日本科學史刊行會編《明治前日本數學史》1－5(岩波書店，1954.12－1960.6；新訂版，野間科學醫學研究資料館，1979.10)，金容雲、金容局《韓國數學史》(《數學選書》，槙書店，1978.11)。

(4)據唐代永徽律令而制定、頒行的《大寶律令》,是八世紀日本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最生動地説明了引進的漢籍在確立日本中央集權國家體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據《大寶律令》建立了日本的大學制度,屬式部省大學寮,分明經、紀傳、明法、算四道。《易》、《書》、《詩》、三《禮》、《左傳》"七經"兼《孝經》、《論語》是明經道教科書,《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和《爾雅》、《文選》是紀傳道教科書,《唐律疏議》、唐日《律令格式》是明法道教科書,《孫子算經》等是算道教科書,《甲乙經》、《脈經》、《本草》等是醫生教科書,《素問》、《針經》、《明堂》則是針生教科書。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律令制度,並不一味拘於中國,同時也參照了朝鮮半島的文明。如上列導入的數學書主要是中國北方的著作,但没有忽視百濟的成果,注目點是實用,即主要用於區劃土地、徵税及造曆。

七世紀之卷,這一百年大致跟日本古代史的飛鳥時期相吻合①。漢籍東傳史之"第三卷",表現的是飛鳥時期的情況,其"畫面"特點是:旭日冉冉昇騰,陽光明媚。

五、奈良時期——"日方中天"

(八世紀之卷,"漢籍東傳史長卷"之"第四卷")

八世紀漢籍文獻東傳史的有關史料,主要有以下九條:

18.《古事記》成書於元明天皇和銅五年(712),引文出於漢籍而且可以確認者,有:《周易正義》(0014)、《尚書正義》(0043)、《毛詩正義》(0058)、《禮記正義》(0081)、《春秋正義》(0140)、《晉書》(0422)、《唐律疏議》(0505)、《老子》(0647)、《莊子》(0672)、《淮南子》(0720)、《列子》(0695)等。

19.《日本書紀》成書於養老四年(720),引文出於漢籍而且可以確認者,有:《史記》(0397)、《漢書》(0404)、《後漢書》(0417)、《魏志》(0421)、《吴志》(0421)、《晉書》(0422)、《梁書》、《隋書》(0429)、《列女傳》(0550)、《莊子》(0672)、《管子》(0709)、《淮南子》(0720)、《三略》(0838)、《六韜》(0836)、《修文殿御覽》(0758)、《琱玉集》(0549)、《翰苑》(0763)、《兔園策》(1497)、《類林》(0781)、《三五曆記》;無法確認者:《春秋公羊傳》(0133)、《荀子》(0635)、《晏子春秋》(0632)、《吴子》。案:《晉書》,或以為尚不能確認。可以確認者尚有《百濟記》、《百濟新撰》、《百濟本紀》,非中國漢籍。

20.《册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開元二十一年(733 年)"八月,日本國朝賀使真人廣成與傔從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風,飄至蘇州。刺史錢惟正以聞。詔通書舍人韋景先往蘇州宣慰焉"。次年,"四月,日本國遣使來朝,獻美濃絁二百匹、水織絁二百疋"。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開元)二十三年(735 年)閏十一月,日本國遣其臣名代來朝,獻表懇求《老子》經本及天尊像以歸于國發揚聖教。許之。"此即第十次遣唐使,天平五年(733 年)赴唐,次年歸國。所言"廣成",即大使多治比廣成;所言"名代",即副使中臣名代。副使中臣名代於途中遭難,於是年三月折回,上表求書。

---

① 飛鳥時期的劃分,有两種説法:一種指從崇峻天皇五年(592)至元明天皇和銅三年(710),即置宫、都於飛鳥的時期,凡一百一十九年。另一種狹義的説法,是指從推古天皇元年(593)、聖德太子攝政至持統天皇八年(694)移都藤原京,凡一百零二年。

吉備真備、玄昉隨此次大使第一船於天平六年(734年)回國[①]。吉備真備两次入唐。第一次,元正天皇養老元年(717)入唐,聖武天皇天平六年歸國。第二次,天平勝寶四年(752)入唐,六年(754)歸國。第一次留唐十七年,歸國後獻書朝廷,事見《續日本紀》卷一二天平七年(735)四月廿六日辛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太衍曆經》一卷、《太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録》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廿隻、平射箭十隻。"日僧皇圓《扶桑略記》卷六"天平七年(735)四月二十六日"條:"四月辛亥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々道朝臣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樂書要録》十卷、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并種々書跡、要物等,不能具戴。留學之間歷十九年(當作十七年)。凡傳學三史五經、名刑筭術、陰陽曆道、天文漏剋、漢音書道、秘術雜占一十三道。夫所受業,涉窮衆藝。"[②]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史部正史家《東觀漢記》條:"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録》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廿七卷,與《集賢院見在書》合;一本百四十一卷,與《見書》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與两本目録不合。真備在唐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隨寫得如件。'"今可考者:《禮記》(0077)、《東觀漢記》(0416)、《唐禮》(《永徽禮》)(0102)、《樂書要録》(0112)、《史記》(0397)、《漢書》(0404)、《大衍曆經》(0980)、《大衍曆立成》(0981);從側面可以考知者,有:《顔氏家訓》(0784)、《劉子》(0791)、《孫子》(0826)、《八陳》(0831)、《要覽》(0645)等。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册府元龜》提到的《老子》經本,非一般文本,很可能是剛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令諸州刻石的玄宗《御注道德經》。此書頒布伊始,隨即傳入日本。此事不見《續日本紀》。日本對引進道教持消極態度,或以為並非中臣名代求書,乃唐朝廷"推銷"此書,中臣名代為求歸國之便宜,遂作迎合[③]。此説似可商榷。道家不等於道教,試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道家(尤其是《老子》、《莊子》)著述與道經之多寡即可瞭然。此書乃御撰,吉備真備欲得而未能得,遂派使者求書也。

21. 大和長岡《古記》,乃作者在明法科講解《大寶令》之紀録,書稿始成於聖武天皇天平二、三年間(730—731)、終成於天平十年(738)左右。引文出於漢籍而且可以確認非轉引者,有:《周易》(0002)、《尚書》(0034)、《孔傳》(0034)、《毛詩》(0049)、《禮記》(0077)、《周禮》及鄭玄注(0063)、《春秋左傳》及杜預注(0133)、《孝經》(0167)、《孝經述義》(0176)、《論語》(0187)、《爾雅》及郭注(0200)、《方言》(0209)、《史記》(0397)、《漢書》(0404)、《後漢書》(0417)、《國語》(0165)、《魏徵時務策》(以上見飛鳥時期以前)、子夏《喪服傳》、《韓詩外傳》(0048)、《白虎通》(0211)、《玉篇》(0259)、《説文解字》(0256)、《陸詞》(0320)、《倉頡篇》(0242)、《埤蒼》(0243)、《廣雅》(0208)、《釋名》(0210)、《文字集略》(0284)、《字書》(0257)、《孔氏家語》(0198)、徐廣《晉紀》、《漢官典職儀》、《楚漢春秋》、《楚國先賢傳》、《蔡邕别傳》、劉向《孝子傳》、王韶之《孝子傳》、佚名《孝子傳》、《孟子》(0633)、《新序》、蔡邕《獨斷》(0782)、《吕氏

① 吉備真備等天平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到種子島,次年三月十日入朝,故史傳多謂七年歸朝。
②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12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12)。
③ 安藤更生《鑒真大和上傳之研究》(平凡社,1960)。

春秋》(0719)、《人物志》(0714)、《范子計然》、劉向《太公金匱》(0844)、《甲乙子卷》((1179)《黄帝甲乙經》、《黄帝内經》)、《華他》、《葛氏方》(1227)、《楚辭》(1341)、《一切經音義》等①。

22.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部分,以《正倉院文書》為主,收録了奈良時期文武天皇大寶二年(702)至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780)之間的古文獻。其中有一些抄寫、收藏漢籍的記録,無疑是漢籍東傳確鑿的證據。這些史料,據竹内理三考證,是二十數家官設、公設、私設的寫經所、寫經司留下的記録。據記載,應宫廷及東大寺、國分寺等官寺之需,天平十年(738)始設置寫經司,十五年以後改為寫經所,此外,尚有寫一切經所等。其實,在設寫經司以前就有抄寫漢籍的記録,比如,日本現存最早的寫經所留下的記録是《皇后宫職寫經所》②。較早的還有天平二年(730)的《寫書雜用帳》③、天平三年的《寫經目録》④、天平十四年的《闕經目録》⑤,最有名的就是天平二十年六月十日的《寫章疏目録》⑥,記録了漢籍四十四部。石田茂作曾編《奈良朝現在一切經疏目録》,作為附録載於他的名著《從寫經看奈良朝佛教之研究》⑦。《目録》所附的《外典目録》就是根據《正倉院文書》編纂的,共七十六種,大致不錯。《弘明集》、《高僧傳》、《釋迦譜》、《辨正論》等,《隋書・經籍志》、《見在目》均作漢籍著録,如果計入的話,除去重複者,則有八十三種。今據自養老六年(722)《大安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至天平勝寶五年(753)《未寫經律論集目録》凡十數種抄經目録、資財賬目有關漢籍記録⑧,按《見在目》著録的順序摘列於下⑨:《毛詩》(0049)、《三禮儀宗》(0087)、《鈞天之樂》、《孝經》(0167)、《論語》(0187)、《方言》(0209)、《白虎通》(0211)、《經典釋文》(0220)、《文軌》(0355)(以上經部);《漢書》(0405)、《晉書》(0422)、《帝曆並史記目録》、《職官要録》(0486)、《新儀》(0493)、《古今冠冕圖》、《高僧傳》(0560)、《高僧傳要行抄》(0563)、《名僧傳》(0564)、《清凉山傳》(0569)、《大唐西域記》(0610)、《釋迦方志》(0613)、《釋迦譜》(0624)、《釋迦氏略譜》(0624)、《君臣機要抄》(以上史部);《要覽》(0645)、《要略》(0646?)、《政論》(0712)、《典言》(0742)、《維城典訓》(0772)、《内典序》(0795?)、《破耶論集》(0797)、《辨正論》(0802)、《集古今佛道論衡》(0808)、《金七十論議》(0809)、《真言要決》(0812)、《甄正論》、崔子玉《座右銘》(0823)、《安國兵法》(0852)、《黄帝太一天目經》(0866)、《上金海表》(0884)、《軍中論□記》、《天文要集》(0891、0892、0894)、《天文要集・歲星占》(0891、0892、0894)、《石氏星官簿讚》(0922)、《薄讚星經》(0922)、《簿讚》(0922)、《彗孛占》(0939)、《天官目録中外官簿分》、《内官上占》、《推九宫法》(1060)、《太一口決》(1069)、《遁甲要》(1086、1087、1088)、《陰陽書》(1127)、《玉曆》(1158?)、《石論》(1194?)、

① 據《令集解》所引,《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後篇》第2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1966.11)。

② 事見《日本書紀》天武天皇元年(697)三月條,參看竹内理三《寧樂遺文》卷下《各説》(東京堂,1962.11)。

③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一。

④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七。

⑤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八。

⑥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三,亦見《中日文化交流史叢書》第9卷、王勇、大庭脩編《典籍卷》第一章大庭脩《中國典籍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⑦ 《寫經より見たる奈良朝佛教の研究》(《東洋文庫論叢》11,東洋文庫,1930)。

⑧ 參照《大日本古文書》、《寧樂遺文》等。

⑨ 不見《見在目》或内容無法推斷者,列於該部類之末。

《治癰疽方》(1246)、《龍樹菩薩和香方》(1260)、《新修本草》(1277)、《黄帝針經》(1293)、《藥方》(以上子部);《離騷》(1344)、《庾信集》(1350)、《駱賓王集》(1359)、《太宗文皇帝集》(1373)、《許敬宗集》(1376)、《鏡中集》(1463)、《明皇論》、《文選》(1499)、李善注《文選》(1500)、《文選音義》(1505)、《文選音》(1503、1504、1505)、《帝德録》(1526)、《弘明集》(1555)、《廣弘明集》(1556)、《羣英集》、《帝德頌》、《瑞表録》、《慶瑞表》(以上集部);《聖賢》、《冬林》、《書法》、《十二戒》、《讓官表》(以上歸類不詳);《帝紀》(原注:日本書)。

23.《懷風藻》,撰者不詳,或謂淡海三船,或謂白壁王(光仁天皇)。天平勝寶三年(751)十一月成書。今存日本最早漢詩集。漢籍可確認非轉引者:《王勃詩序》(1360)、《駱賓王集》(1359)、《世説新語》(0818)、《初學記》(0764)、《博物志》(0728)、《庾信集》(1350)、《玉台新詠》(1564)、《張正見集》(1386)、《詩品》(0353)、《楚辭》(1341)、《瑞應圖》(1129);存疑者:《楊子法言》(0639)、唐太宗《帝京篇》(1373)、《桃花源記》(1347)、《古列女傳》(0550)、《山海經》(0581)、《梁武帝詩》、《太玄經》(0640)、《穆天子傳》(0478)等①。

24.《續日本紀》,菅原真道等撰。《六國史》之二,編年體史書,記載文武元年(697)至延曆十年(791)歷史。編修過程複雜,蓋始自淳仁朝,歷光仁、桓武两朝,終成於延曆十六年(797)②。有關漢籍記載:卷九養老七年(723)十月乙卯《詔》引《熊氏瑞應圖》(1129)③、《孝經援神契》(0233)④。卷一一聖武天皇天平三年(731)三月乙卯《制》曰:"自今已後,習算出身,不解《周髀》者,只許留省焉。"卷廿天平寶字元年(757)十一月癸未《勅》定經、傳、醫、針、天文、陰陽、曆算諸生學習科目,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託請得選。非唯損政,亦無益民。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須講:經生者:《三經》;傳生者:《三史》;醫生者:《太素》(1316)⑤、《甲乙》(1179)、《脈經》(1274)、《本草》(1277)(1278)⑥;針生者:《素問》(1175)、《針經》(1293)、《明堂》(1296)⑦、《脈決》(1274)。天文生者:《天官書》(0397)、《漢、晉天文志》(0404)(0422)、《三色簿讚》(0921)、《韓楊要集》(0892);陰陽生者:《周易》(0002)、《新撰陰陽書》(1128)、《黄帝金匱》(1111)、《五行大義》(1032);曆算生者:《漢、晉律曆志》(0404)(0422)、《大衍曆議》、《九章》(0985)、《六章》(0995)、《周髀》(0962)、《定天論》(0963)。並應任用被任之後,所給公廨一年之分,必應令送本受業師。如此則有尊師之道終行,教資之業永繼。國家良政,莫要於兹。宜告所司早令施行。"⑧此外,尚可確認者有:

---

① 《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9(岩波書店,1964.6)。

② 注釋、考證此書者,主要有河村秀根《續紀集解》、村尾元融《續日本紀考證》、佐伯有義校訂標注《續日本紀》等。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58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9)所收本,參用六國史索引編集部編《續日本紀索引》(《六國史索引》2,吉川弘文館,1967.9—1985.4)。

③ 此蓋日本古文獻最早明確引及緯書者。亦見卷廿九神護景雲二年(768)九月辛巳《勅》等。

④ 亦見卷一一天平三年(731)十二月、卷一六天平一八年(746)、卷廿九神護慶雲二年(768)九月等;奈良朝文獻中尚見於《因明論疏明燈抄》。平安時期,引《孝經援神契》更多,在諸緯書中最受重視。

⑤ 案:《太素》之名,最早見於此敕。

⑥ 案:《本草》是陶隱居《集注本草》還是蘇敬注《新修本草》,不詳,两書均見《續日本紀》延曆五(786)、六年(787)。

⑦ 案:《明堂》是三卷原本還是楊上善注本,未敢遽定。《明堂》與《太素》並列,《太素》乃楊上善注本,《明堂》或亦楊上善注本也。

⑧ 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九日勅文,榎本淳一有精詳的研究,見《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癸未勅の漢籍について——藤原仲麻呂政權における唐文化の受容》(《史聚》45,駒澤大學大學院史學會古代史部會,2012.3)。

《符瑞圖》(1131)、《潛夫論》(0642)、《春秋公羊傳》(0148)。

25. 零星記録(含中土佚籍所載記録)

《聖武天皇宸翰雜集》。天平勝寶八年(756)五月二日,聖武天皇(即平城宫御宇後太上天皇)崩,七七四十九日忌日,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太后施捨天皇遺物於東大寺,其中有《雜集》一卷,乃天皇所抄詩文,收録作品一百四十五篇。卷尾題"天平三年(731)九月八日寫了"。漢籍可確認者:《周趙王集》(1444)、《鏡中釋靈實集》(1463)、《真觀法師》(1563?)、《無(亡)名詩》(1385、1395、1412)①。

《册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類:"(開元)二十三年(735)閏十一月,日本國遣其臣名代來朝,獻表懇求《老子》經本及天尊像,以歸於國,發揚聖教。許之。"此"《老子》經本"蓋玄宗注本(0650)。此事不見《續日本紀》。

日本僧善珠《因明論疏明燈鈔》成書於天應元年(781),為注釋唯識宗祖慈恩大師《因明入正理論疏》而作,卷五引及《坤元録》(0595),當出於原本②。

26. 日本今存漢籍善本(主要是唐鈔本殘卷、奈良時期日本鈔本殘卷):《講周易疏論家義記》③、《古文尚書》(0034)、《毛詩》(0049)、《碣石調幽蘭》、《禮記子本疏義》(0080)、《春秋經傳集解》(0133)、《説文解字》(0256)、《玉篇》(0259)、《真草千字文》(0250)、《兔園策》(1497)、《史記》(0397)、《漢書》(0404)、《世説新書》(0818)、《翰林學士集》、《則天大聖皇后集》(1477)、《王勃集》(1360)、《搨王羲之書(孔侍中帖)》、《琱玉集》(0549),等④。

案:"長卷""第四卷"的"關節點"(關鍵歷史事件、人物等)是:吉備真備以及天平文化。

據上列九條史料,大致可以確認東傳史"第四卷"的三個特點:

(1)此期漢籍主要是官派的遣唐使從中國本土引進的,"國家隊"功勳卓著。從大寶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至寶龜十年(779)第十七次遣唐使,除去第十一、十四、十五三次因故停止,在短短的七十幾年裏竟然七次(含送唐使)赴唐,平均十年一次。在遣唐的執節使、大使、留學生、留學僧中,有不少精通中華文化的貴族,如粟田真人、山上憶良、道慈、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吕(晁衡)、玄昉、藤原清河、石上宅嗣、管原清公、藤原常嗣等。藤原清河天寶十二年(752)赴唐時,玄宗曾勅命先期在唐的阿倍仲麻吕領其徧覽府庫、三教殿。筒井英俊校訂《東大寺要録》卷一引《延曆僧録文》:"又勅命朝衡領日本使於府庫一切處遍宥,至彼披三教殿。初禮君主教殿,御座如常,莊飾九經、三史,架别積載厨龕。次至御披老君之教堂,閣少高顯,御座莊嚴少勝,厨别龕函盈滿四子、《太玄》。後至御披釋典殿宇,顯教嚴麗殊絶。"⑤自當有所攜歸,然具體圖書則不詳。王勇以為《見在目》所著録的圖書幾乎全是遣唐

① 合田時江編《聖武天皇"雜集"漢字總索引》(清文堂出版,1993.10)。

②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六八。

③ 八世紀末《周易》注釋書,興福寺藏。(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2集,1935;黄華珍《日本奈良興福寺藏两種古鈔本研究——附講周易疏論家義記、經典釋文殘卷書影》,中華書局2011.4)。

④ 據每日新聞社"國寶"委員會編集《國寶》1《上古,飛鳥·奈良時代(西魏·唐)》(每日新聞社,1963.11),參照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2)、文化廳監修《國寶》9《書跡》1(國書·漢籍1,增補改訂版,每日新聞社,1984.12)、文化廳監修《國寶》10《書跡》2(漢籍2·佛典,增補改訂版,每日新聞社,1984.12),筆者又作考證補充。

⑤ 國書刊行會,1971.12。

使時代傳入的[①],此話是中肯的。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維蠲書狀》。開成三年(承和五年,838)六月,作為遣唐尾聲的第十九次遣唐使到達唐朝。同船有請益僧圓仁、同門留學僧圓載。此前僧圓澄匯總天台宗教義疑問三十條,此時委託圓仁赴唐台州國清寺"請決"。不意圓仁之請,未獲敕准,於是將使命轉託圓載。圓載求法有成,得到台州刺史李敬方判印的"廣修唐決"以及有後任刺史滕邁公憑(印信)的"維蠲唐決"以及抄寫的"經論疏義三十本"。據"維蠲唐決"尾跋,會昌三年(承和十年)五月七日前圓載收集的唐決及書籍已經送回日本。日本僧人匯集疑問(未決)、回答(唐決)及相關文書編為"唐決集"。《卍新纂續藏經》收載"唐決集"六卷,其中之一是《圓澄問維蠲答》[②]。《圓澄問維蠲答》中有《維蠲書狀》一封,是國清寺僧維蠲寫給刺史滕邁的信,信云:"昔南嶽高僧思大師,生日本為王,天台教法,大行彼國。是以内外經籍,一法于唐。約二十年,一來朝貢。"聖德太子自稱為天台宗倡導者、三祖師慧思托生,故云"思大師生日本為王"。"約二十年,一來朝貢"句,東野治之認為,"約"必須讀為動詞"約定",曰:"因為對唐代文化的憧憬,在典籍方面全部模仿唐代,所以約定二十年朝貢一次。""二十年一貢的約定,很可能是在八世紀早期締結的,也許是大寶之使(702 年),其次也許是養老之使(717 年)。"[③]王勇則從自此以後的書籍東傳的盛況來解讀了"内外經籍,一法于唐"句[④]。

在這段東傳史中,貢獻最巨、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吉備真備。他第一次赴唐時,留唐長達十七年。《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傳・日本》:"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濶幅布以為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⑤]。人亦疑其偽。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説的就是吉備真備。《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列傳・日本》云:"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贄,悉賞物貿書以歸。"誤記吉備真備為粟田真人,當依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卷上之一・三五至三六、卷上之二・四[⑥],開元初之日本使者乃指吉備真備。又,事亦見《册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來遠》:"開元五年(717)十月乙酉,鴻臚寺奏曰:本國使請謁孔子廟堂禮拜寺觀。從之。"卷九七四《外臣部・褒異》:"十月丁卯,日本國遣使朝貢。戊辰,《勑》曰:'日本國遠在海外,遣使來朝,既涉滄波,兼獻邦物,其使真人、莫問等,宜以今月十六日於中書宴集。'乙酉,鴻臚寺奏日本國使請謁孔子廟堂禮拜寺觀,從之。"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十月,日本國遣使朝貢,命通事舍人就鴻臚宣慰。"《册府元龜》亦誤作"真人、莫問",然可知吉備真備所在的第九次遣唐使團於養老元年(開元五年)三月出發,十月就進京朝貢。

從《舊唐書》的"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以及《新唐書》"悉賞物貿書以歸"這些

---

① 王勇《書物の中日交流史》(國際文化工房,2005.12)。

② 《卍新纂續藏經》(No. 942)。

③ 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書店,2007.11)。

④ 王勇《聖德太子時空超越——歷史を動かした慧思後身説》(大修館書店,1994.7)。

⑤ 《舊唐書》"白龜"乃"靈龜"之誤。"靈龜",元正天皇年號,靈龜三年,養老元年,是年十一月十七日改元。參看太田晶二郎《吉備真備の漢籍將來》(《かがみ》第 1 號,1959)。

⑥ 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國書刊行會,1975)。

話，不難窺見其訪書、購書之狂熱[①]。回國後，他撰進《將來目録》，上引藤原佐世《見在目》史部正史家《東觀漢記》條引用的就是這部目録，云："真備在唐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隨寫得如件。"可見吉備真備"在唐多處營求"各種漢籍，不是盲目的，而是按圖索驥有所依據的，那就是《集賢院見在書目録》。這部目録成書於開元十九年(731)、真備回國前三年，無疑是當時一部最新、最完整的唐代朝廷藏書目録；他就是依憑這部目録在唐搜購漢籍的。這説明他搜購漢籍的活動，既具有超人的熱情，還具備明確的目的性、周密的系統性，十七年間，所得漢籍之種類、數量和質量是空前的。這部《將來目録》雖然已佚，但據《扶桑略記》的記載，"夫所受業，涉窮衆藝。"所傳漢籍涉及經史諸子、禮儀刑法、天文曆算、音韻書法、陰陽五行"并種々書跡、要物等，不能具戴"，現今可考者屬鳳毛麟角，僅其中幸存的極小一部分。這些漢籍，為日本的經史、禮儀、刑法、曆法、算術、音樂以及軍事、建築的發展、國力興盛做出了貢獻。所以，《扶桑略記》説："天皇尊之，榮寵日盛，百官欣仰，四海歸依。"跟吉備真備同船回國的，還有赴唐僧玄昉。《扶桑略記》曰："沙門玄昉同歸朝，持度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并佛像等，悉獻太政官。"宫田俊彦以為，當時也許玄昉、真備分别奉命擔任收集内典、外典的任務，真備所攜歸的漢籍蓋可匹敵玄昉攜歸的佛教經典[②]。又，白山本《神皇正統記》孝靈天皇條曰："流布唯吉備大臣入唐傳來之本云云。"據此，太田晶二郎以為，當時"本邦"所流傳漢籍幾乎均以真備"將來本"為祖本，真備所"將來"可謂日本漢籍東傳的劃時代事件[③]。筆者認為，上引大和長岡《古記》、《正倉院文書》、《懷風藻》、《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日本今存漢籍善本(主要是唐鈔本殘卷、奈良時期日本鈔本殘卷)以及下文將要考察的平安時期的有關記載和存留的漢籍，也許就是吉備真備的"將來本"或據其"將來本"抄寫的複製本。實際上，吉備真備是一位日本漢籍東傳的里程碑式人物，日本蒐求、引進、收藏大宗漢籍的真正的奠基人；他的《將來目録》就是一部當時記載日本漢籍東傳的最早的完備的目録，是藤原佐世編纂《見在目》的主要根據之一。

《扶桑略記》還説："由是太唐留惜，不許歸朝。或《記》云：爰吉備竊封日月，十箇日間，天下令闇恠動。令占之處，日本國留學人不能歸朝，以秘術封日月。勅令免宥，遂歸本朝。"十二世紀後半期，好事者還將吉備真備入唐一事繪成長卷，即今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日本國寶級的《吉備大臣入唐繪卷》。這幅平安傑作充滿了"謎"，其中一段就是演繹吉備真備施術致使昏霾蔽天日月無光的景象。雖屬無稽之談，但也從一個側面説明了他所習漢學既衆且深，所得漢籍既多且精，連唐朝廷也不無敬畏。

上列第22項中提到，日本現存最早的寫經記録《皇后宫職寫經所》、天平三年(731)的《寫經目録》、天平十四年(741)的《闕經目録》和天平二十年(748)的《寫章疏目録》。《寫經目録》、《闕經目録》是佛典文獻目録，《寫章疏目録》也主要著録佛典，所以日本最早的漢籍目録，當為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

---

① 榎本淳一以為，抄本時代，購書、借書均很難，遣唐使蒐求圖書絶非易事，《舊唐書》所謂"盡市文籍"乃僱人抄寫借來的圖書，詳見《遣唐使による漢籍將来》(《唐王朝と古代日本》，吉川弘文館，2008.7)。

② 《吉備真備》(吉川弘文館，1961.12)。

③ 太田晶二郎《吉備真備の漢籍將来》，宫田俊彦亦持此見。

漢籍是日本中國學的基礎。成書於室町時期天文十六、十七年(1547－1548)間的佚名編日本國語詞典《運步色葉集》幾之部云:“記典日本儒道,自吉備大臣始也。”此言不虚[①]。

(2)奈良時期的歸化人以及赴日唐僧在漢籍東傳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可舉者三人:唐僧道榮[②]、道璿[③]和鑒真[④]。具體有關漢籍記載闕如,僅存的一鱗半爪的事例亦可藉以窺其一斑。鑒真高弟法進通音樂、博戲,嘗講解投壺經歷史、形制等,所據就是上官儀《投壺經》(0107)[⑤]。又,上述《懷風藻》的作者六十四人,歸化人及其後代佔四分之一,所以,内藤湖南甚至説“奈良朝的學問是歸化人的學問”[⑥]。

(3)引進的漢籍數量宏富,種類齊全,并具備系統性。這從《日本書紀》、《古記》、《正倉院文書》、《續日本紀》等的記載可以得知。

(4)除了公家藏書,貴族知識人之私家藏書之富,頗為驚人。《續日本紀》卷卅六天應元年(781)六月條:“大納言正三位兼式部卿石上大朝臣宅嗣薨。……捨其舊宅,以為阿閦寺。寺内一隅,特置外典之院,名曰芸亭。如有好學之徒,欲就閲者,恣聽之。仍記條式,以貽於後。其略曰:内外两門,本為一體,漸極似異,善誘不殊。僕捨家為寺,歸心久矣。為助内典,加置外書。地是伽藍,事須禁戒。庶以同志人者無滯空有,兼忘物我。異代來者,超出塵勞,歸於覺地矣。其院今見存焉。”又,《日本後紀》卷八延曆十八年(799)二月乙未條:“贈正三位行民部卿兼造宫大夫美作備前國造和氣朝臣濂麻吕薨。……長子廣世……便為大學别當。……大學南邊以私宅置弘文院,藏内、外經書數千卷。”石上宅嗣所設芸亭院乃日本最早的開放式的私家漢籍圖書館。

(5)可以説,這段時間是日本歷史上最集中引進漢籍的時期,當時中國大半的漢籍或已傳入,從此一座規模宏大的漢籍庫在日本構築起來了。

長澤規矩也在《從文獻學的角度看流傳於本邦的支那詩文之一斑》中説:“寛平年間藤原佐世奉敕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是我國最古的目録,今僅存一本,雖有脱誤,但《文選》注就有八種,著録的六朝總集相當多。唐人的作品,總集不少,别集也不少,始於王、楊、盧、駱,著録了太宗、武后、虞世南、許敬宗、李嶠、杜審言、沈詮期、宋之問、陳子昂、王梵志、張鷟、玄奘、上官儀等,多是初唐人,盛唐的僅有李白、王維、王昌齡等,此外,算上元稹、白居易。據此可知,當時並没有引進很多的盛唐詩集。”[⑦]中田勇次郎在《唐鈔本・總説》中説:“這些唐鈔本,自飛鳥,經奈良及平安前期傳來,但主要的唐鈔本,其大半的傳入時期極可能是奈良最盛期。”[⑧]長澤規矩也雖然僅就詩集而言,中田勇次郎也只是就唐鈔本而説的,他們

---

① 中田祝夫、根上剛士《中世古辭書四種研究並びに總合索引》(東京風間書房,1971.7)。

② 《續日本紀》卷八、卷一〇。

③ 《延曆僧録》卷一《高僧沙門釋道璿傳》、《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下“律宗”條。藏中しのぶ《延曆僧録注釋》(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2008.3)。

④ 真人元開撰、安藤更生譯註《唐大和上東征傳》(唐招提寺,1964.6)。以上數人例舉而已,有名的還有道昭、行基等。

⑤ 沙門凝然述《梵網戒本疏日珠鈔》卷四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六二《續律疏部》)。

⑥ 《平安朝時代の漢文學》(《内藤湖南全集》第九卷,筑摩書房,1969.4)。

⑦ 長澤規矩也《書誌の上から觀た本邦に於ける支那詩文流行の一斑》(《書誌學》第5卷第5期)。

⑧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同朋舍出版,1981.2)。

没有例舉上列那麼多的史料，但慧眼獨具，論斷非常正確。筆者對《見在目》著録書逐部作了考察，心得之一就是：此目録雖成書於唐昭宗時，但著録的唐代著述卻絶大部分成書於太宗、高宗、武周之時，甚至玄宗前後的著述也不多。所以，平安前期為止的日本漢籍庫，收藏的主要是玄宗以前的著作。就日本漢籍東傳早期歷史而言，最盛期并不是平安時期，甚至不包括平安前期，而是奈良時期！以前，講到漢籍東傳，學界總是籠而統之地説奈良、平安時期，這個説法值得商榷。

八世紀之卷，這一百年大致跟日本古代史的奈良時期相吻合[①]。此間，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通過户籍、計帳實行租庸調和兵役，政府、皇族、貴族掌握了巨大的財富，浸沉在佛教文化、漢文化之中，創造了用聖武天皇年號取名的燦爛的“天平文化”。其標誌就是頻頻派遣遣唐使、在全國各地建立國分寺，撰作《古事記》、《日本書紀》、《風土記》、《懷風藻》、《萬葉集》等日本現存最早的文史著述。佛典、漢籍的大規模傳入無疑是“天平之甍”、漢風鼎盛的基礎。

漢籍東傳史之“第四卷”，表現的是奈良時期的情況，其“畫面”特點是：日方中天，氣象萬千。

六、平安前期——“斜陽西移”

（九世紀之卷，“漢籍東傳史長卷”之“第五卷”）

九世紀漢籍文獻東傳史的有關史料，主要有以下十二條：

27. 傳法大師最澄，於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三(804)赴唐，翌年歸國，携歸經、疏、記等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其中漢籍十二種[②]。《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録》(《圓宗録》)，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撰録、桓武天皇延曆二十四年(806)七月奏上，記録自台州所獲經、疏、記等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附漢籍：李邕《南岳記》、佚名《南岳并天台山記》(0606)、《天台山國清寺百録》。《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録》(《越州録》，最澄將來目録的舊抄本藏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貞元二十一年(805)五月撰録、延曆二十四年七月奏上，記録自越州獲得經、疏、記等一百〇二部一百一十五卷，附漢籍：《青溪山記》、《古今佛道論衡》(0808)、《諸賢問答》、《翰林院等集》、《雜文》、《韋(或本作婁)之晉傳》、《傅大士還詩》、《三教不齊論》(0803)、《相送集》等。又，弘仁二年(811)七月十七日獻納書法搨本、真跡十六種，見《比叡山最澄和尚法門道具等目録》[③]：《趙模千字文》(大唐石搨)、《大唐聖教序》(大唐石搨)、《真草千字文》(大唐石搨)、《天台大師碑》(大唐石搨)、《王義之書法》(大唐石搨一枚)、《天后聖教碑》(大唐石搨)、《台州龍興寺碑》(大唐石搨)、《潤州牛頭山第六祖師碑》(大唐石搨)、《王義之八帖》(大唐石搨)、《開元神皇帝書法》(《鶺鴒頌》、大唐石搨)、《歐陽詢書法》(大唐石搨)、《王獻之書

---

① 奈良時期，廣義的説法是指：從元明天皇和銅三年(710)遷平城京至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794)間的八十四年。狹義的説法則指：和銅三年(710)遷平城京至延曆三年(784)遷都長岡京之間的七十四年。

② 案：留學僧同一個人往往有幾部“請來目録”或“將來目録”，均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目録部；不見《大正藏》者，另註明出處。下列諸書，均除去重複者。

③ 《傳教大師全集》卷四題《御經藏目録(御經藏寶物聖教等目録)·書法目録》(天台宗宗典刊行會，1912.12)；鈴木學術財團編《大日本佛教全書》卷九五《目録部》一(鈴木學術財團出版，講談社發賣，1972)。

法》(大唐石搨)、《褚遂良集》(大唐石搨)、《安西内出碑》(大唐石搨)、《梁武帝評書》(大唐石搨)(0276)、《天台佛窟和上書法》(真跡)。案:最澄乃日本天台宗奠基人。延曆二十三年(貞元二十年,804)七月六日,以還學生身份隨遣唐使渡海,九月一日明州登陸。至台州,巡拜天台,時陸淳為台州刺史。次年四月,赴明州。五月十九日,離岸。六月五日,歸國。最澄嘗求印信,最澄歸國,陸淳贈詩。姚䛒撰《三教不齊論》一卷,見最澄《越州録》、空海《御請來目録》、國珍《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等。據調查,今存鈔本三,滋賀縣大津市石山寺藏明應六年(1497)鈔本,最澄題記曰:"前廬州參軍姚䛒定《三教論》,其本甚脱錯。大曆九年(774)三月廿八日故之。大唐貞元廿年(804)十一月十六日寫竟。台州臨海懸龍興寺北房,日本國求法僧最澄。"《天台法華宗傳法偈》:"十一月五日……同月十三日,台州陸郎中惠四千張紙,處分龍興寺,經生二十人,書寫先師教。"[①]最澄得陸淳贈紙,在台州龍興寺抄寫四天而成。其後,在越州寫入《越州録》(詳 0804)。最澄携歸圖書當不止這些,比如,《見在目》著録啖助《春秋集傳》(0161)、陸淳《春秋辨疑》(0162)、《春秋纂例》(0163),或亦最澄携歸。

28. 弘法大師空海,於延曆二十三年(804)隨第十八次遣唐使(依二十次説)入唐,大同元年(806)回國,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奏上《御請來目録》,凡佛教經論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其中两種見於《見在目》:《寶篋經》(0379)、《三教不齊論》(0803);一種不見:《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説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

又,所著《文鏡秘府論》中可確認漢籍:曹大家《女誡》(0558)、《帝德録》(1526)、《河岳英靈集》(1536)、《古今詩人秀句》(1560)。

空海撰、僧真濟編《遍照發揮性靈集》(略稱《性靈集》)十卷。可確認漢籍:卷三嵯峨天皇弘仁七年(816)八月十五日《敕賜屏風書了即獻表》云,書《古今詩人秀句》(1560)。卷四載:弘仁元年(810)十月廿七日《勅賜世説屏風書畢獻表》;二年六月廿七日《書劉希夷集獻納表》,獻進《劉希夷集》、《王昌齡詩格》、《貞元英傑六言詩》、《飛白書》;八月某日《奉獻雜書跡狀》,獻進《德宗皇帝真跡》、《歐陽詢真跡》等;三年七月廿九《獻雜文表》,獻進《急就章》(0244)、《王昌齡集》(1388)、《雜詩集》、《朱晝詩》、《朱千乘詩》、《雜文》、《王智章詩》、《讚》、《詔敕》、《譯經圖記》;五年閏七月廿八日《獻梵字并雜文表》,獻進《梵字悉曇字母并釋義》、《古今文字讚》、《古今篆隸文體》(0340)、《梁武帝草書評》(0276)、《王右軍蘭亭碑》;失年月《獻東太上李邕書跡表》。此外,空海嘗傳録孫過庭《書譜》(0272),今存墨蹟有二。

29. 慈覺大師圓仁,於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入唐,承和十四年(847)歸國。其間撰有《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録》,歸國後撰進《入唐新求聖教目録》,記録在長安、五臺山、揚州等地求得經論念誦法門及章疏傳記等五百八十四部八百〇二卷。其中漢籍三十七種:《九哢十紐圖》、《國忌表歎文》、《副(或本作嗣)安集》、《百司舉要》(0487)、《两京新記》(0600)、《如(或本作加)五百字千字文》、《皇帝拜南郊儀注》、《丹鳳樓賦》、《詩賦格》、《碎金》、東山泰法師作《建帝幢論》、《杭越唱和詩》(1570)、《王建集》、《進

① 比叡山專修院附屬叡山學院編《傳教大師全集》5,世界聖典刊行協會,1975.4。

土章嶰集》、《僕郡集》、《莊翱集》、《李張集》、《杜員外集》、《臺山集》、《雜詩》、《白家詩集》、南岳大師撰《臺山記》、鄭餘慶重修定《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内族吉凶書儀》(1576)、《開元詩格》、徐隱秦字肅然撰《開元詩格》、《祇對義》、駱賓王撰《判一百條》(0537)、《祝元膺詩集》、《杭越寄和詩集》(1570)、《詩集》、《法華經廿八品七言詩》、《沙門清江新詩》、白居易《任氏怨歌行》、《寒菊》、《攬樂天書》、《歎德文》、《前進士弛肩吾詩》、《漢語長言》、《波斯國人形》。案:圓仁在唐八年,據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記》,遍歷十七省,記載涉佛教外,遍及制度、外交、戰争、交通、風俗等,其所得漢籍當不止上引。

30. 僧惠運,承和九年(842)入唐(或説承和五年),十四年(847)歸國,六月撰進《惠運律師書目録》(《惠運禪師將來教法目録》、《安祥寺和尚請來目録》)其中携歸漢籍十五種:《玄鏡宿曜經》(0969)、《還源集》、《雲居集》(《普智集》)、《七曜星辰别行法》一行造(0967)、《六壬歌》一行述、《六壬歌》、《梁朝志公和尚歌》、《王注老經》(0648)、《真一註義》、《老子首胤内解道經》、《已比丘羯磨法》、《麋甬方》、《鹿甬經》、《養性》(1264)、《合影圖》、《五藏六府圖》、《婆羅門自按摩法》。

31. 智證大師圓珍,仁壽三年(853)入唐,858 年歸國,攜歸經典四百四十餘部一千餘卷,見《開元寺求得經疏記等目録》、《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青龍寺求法目録》、《智證大師請來目録》,其中著録漢籍:《金七十論》真諦(0809)、《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古今佛道論衡實録》(0808)、《天台山小録》(或題《國清靈聖傳》)、《天台山三亭記》台州陸質郎中記、《帝王年代録》(0464)、《國清寺百録》、《輔京口記》、《上瑯那陳宣帝師南岳思大師碑文》、《陳隋二國師天台山智者大師碑文》、《天台大師金光明齋碑文》、《唐常州天興寺法華院故二大德比丘尼碑銘》梁補闕、吕才《合字書》、《本寧式三和上手書》、《福州往來集》、《温州台州往來集》、《建老宿手書集》、《目録抄》、《私抄貞元求法目録》、《七曜曆》、《新置天下伽藍勅文牒集》、《三元九宫》、《章類集》、《表集》令狐(1435)、《送外上人入京詩序》陸昈、《刀梯歌》、《觀食法》、《天台題贈宗本和上詩》、《温州緇素相送詩》(或題《福温台州相送詩》)、《上仙詩》、《景丹英鸞東盧山勝事聯句》、《舜帝峰為首雜詩》、《建陽山水歌》、《千大洞天名記》、《詩集》(《題李山人所居》為初)(1405)、《雜詩》(《寄婁渠牟》為初)、《雜句》(《送劉大皂》為初)、《天台讚》、《舊詩》(《題仙壇》為初)、《梅略方》、《相送詩》參寥。携歸漢籍四十二種,七種見《見在目》。

32. 日本僧宗叡於清和天皇貞觀四年(862)入唐,七年(865)歸國,撰進《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録》,著録漢籍八種:《七曜二十八宿曆》、《七曜穰災決》、《六壬名例立成歌》、《明鏡連珠》、《秘録藥方》、《削繁加要書儀》、《西川印子唐韻》(0336)、《西川印子玉篇》(0259)。

33.《續日本後紀》卷一〇承和八年(841)正月甲午:"遣唐陰陽師兼陰陽請益正八位上春苑宿禰玉成在唐間得《難義》一卷,令陰陽寮諸生傳學。"①

34. 菅原是善《東宫切韻》,一般以為成書於承和十四年(847)五月至嘉祥三年(850)四月之間,筆者以為當在道真(845—903)成年之後。此書已佚,可以確認漢籍有:陸法言《切

①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 3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 8)。

韻》(0320)、王仁煦《切韻》(0321)、釋弘演《切韻》(0322)、麻杲《切韻》(0323)、孫愐《切韻》(0324)、孫伽《切韻》(0325)、長孫訥言《切韻》(0326)、祝尚丘《切韻》(0327)、沙門清澈《切韻》(0331)、郭知玄《切韻》(0334)、韓知十《切韻》(0335)、薛峋《切韻》、武玄之《韻詮》(0318)(案:以上僧禪覺《三僧記》所謂"入《東宫切韻》十三家","不入"三家亦録以備考:王存乂《切韻》(0328)、盧自始《切韻》(0332)、蔣魴《切韻》(0333))、范甯《尚書注》、釋道高《借音》(0289)、《桂苑珠叢》(0298)、《桂苑珠叢抄》(0299)、《韻圃》(0304)①。

35. 零星記録(含中土佚籍所載記録)

王羲之《筆勢論》(0275)。唐釋希一《筆勢集》引及此書。

李嶠《雜詠詩》(1407)。日本存平安初期嵯峨天皇宸翰本,殘卷。

白居易《文集》(1493)。《白氏文集後記》云:"其日本、新羅諸國,及两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日本平安前期有關記録如下:《文德實録》卷三"仁壽元年(851)九月二十六日"條,曰:"散位從四位下藤原朝臣丘守卒。丘守者,從四位下三成之長子也。……(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出為太宰少貳,因檢校大唐人貨物,適得《元白詩筆》,奏上。帝甚耽悦,授五位上。"②又,日僧惠萼鈔録南禪院所藏六十七卷本《白氏文集》。惠萼前後四次入唐,第二次於承和十一年(會昌四年,844)入唐,十四年(大中元年,847)歸國。時值會昌之禁,赴五臺山巡禮不果,遂稱裹頭僧居士空無,入住蘇州南禪院,鈔録南禪院所藏六十七卷本。又,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白樂天讚》曰:"集七十卷,盡是黄金。"③案:都良香,卒於元慶三年(879),是唐僖宗乾符六年以前,七十卷本已傳入日本。又,島田忠臣《田氏家集》卷中《吟白舍人詩》:"坐吟臥詠翫詩媒,除却白家餘不能。應是戊申年有子(原注:唐太和戊申年,白舍人始有男子,甲子與余同),付於《文集》海東來。"④案:阿崔生於己酉(829),非戊申(828),作者蓋生於戊申,以為與阿崔同年。白氏為阿崔誕生、夭折所作詩,皆載七十卷本第五十八卷,島田通讀無疑。島田卒於寬平三年(891)。

36. 紀齊名《扶桑集》卷九《詩文部》"蒙求"條曰:"(陽成天皇元慶二年,878)八月廿五日,第四皇子於披香舍從吏部郎橘侍郎廣相始授《蒙求》,便引文人命宴賦詩并序。"⑤

37. 日本今存漢籍善本(主要是唐鈔本殘卷、平安前期日本鈔本殘卷):《翰苑》(0763)、《玉篇》(0259)、《羣書治要》(0774)、《毛詩鄭箋》(0049)、《春秋經傳集解》(0133)、《文館詞林》(1509)、《冥報記》(0548)、《六祖惠能傳》⑥、釋希一《筆勢集》(0274)、《新撰類林抄》、《雜抄》(《雜抄》卷第十四《曲》下,疑乃日本人據唐攜歸詩集選編而成,蓋成書於九世紀前期,日本抄本,藏宫内廳書陵部。收録二十人三十五篇作品,其中名見《見在目》者四人:《李益集》(1429)、《李白歌行集》(1424)、《岑參集》(1425)、令狐楚《表奏集》(1435),不見者:張九齡、

① 以上據上田正《切韻逸文の研究》(汲古書院,1984.2)等。

②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3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8)。

③ 《羣書類從》卷一二九。

④ 《羣書類從》卷一三〇。

⑤ 《羣書類從》卷一二六文筆部五(日本文化資料センター,1980);田坂順子編《扶桑集——校本と索引》(櫂歌書房,1985.5)。

⑥ 以上據每日新聞社"國寶"委員會編集《國寶》2 平安時代(上)(每日新聞社,1964.12)。

李頎、崔曙、崔國輔、錢起、皇甫冉、李希仲、張謂、李端、法振、朱灣、朱千乘、李南、屈晏、劉瓊、鄭遂①。

38. 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成書於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分四部四十家(類)。經部十家：易家、尚書家、詩家、禮家、樂家、春秋家、孝經家、論語家、異説家、小學家；史部十三家：正史家、古史家、雜史家、霸史家、起居注家、舊事家、職官家、儀注家、刑法家、雜傳家、土地家、譜系家、簿録家；子部十四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小説家、兵家、天文家、曆數家、五行家、醫方家；集部三家：楚辭家、别集家、總集家。筆者按規定的體例補正了原文的誤脱并改正了上下相關條目斷接分合之錯誤，今存室生寺本著録書數量是：經部三百九十六部三千二百六十卷，史部二百三十五卷四千零三卷，子部七百零九部五千五百一十一卷，集部二百三十九部四千二百三十二卷，共計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七千零六卷。如果，進而删除重見書和混入的日本人所撰圖書，并把附注中提及的其他的文本也列入統計範圍的話，實際上著録書數量是：經部三百九十四部三千二百六十一卷，史部二百三十部三千八百七十四卷，子部六百九十六部五千一百六十九卷，集部二百三十四部四千零四卷，共計一千五百五十四部一萬六千三百零八卷②。

案："長卷""第五卷"的"關節點"(關鍵歷史事件、人物等)是："入唐八大家"以及藤原佐世的《見在目》。

據上列十二條史料，大致可以確認東傳史"第五卷"的五個特點：

(1)此期從中國本土引進漢籍的"國家隊"、官派的遣唐使漸漸退出了歷史舞台。進入九世紀，日本朝野對中國的嚮往和向中國學習的熱情已經開始衰退，原因是：當時，日本律令制出現種種矛盾和破綻，政府不堪繼續承受莫大的遣唐經費開支；唐、新羅、日本商船頻繁來往日本，貴族們所追求的圖書珍寶已經有商人輸入，不必冒險渡海；留學僧侶也已經不必依賴國派；更重要的原因是，唐朝已凋敝衰落，在平安貴族的眼裏，已經失卻往日的光輝，他們覺得两百多年的吸收已經具有足夠的規模，不必再大力引進。最為集中、最為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形勢的就是宇多天皇寬平五年(893)菅原道真據《奉敕為太政官報在唐僧中瓘牒》③所擬《請令諸公卿議定遣唐使進止狀》。奏文略曰："右臣某謹按：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所到之《録記》，大唐凋敝，載之具矣。更告不朝之問，終停入唐之人。"④在《見在目》成書三年後，寬平六年(894)九月三十日，宇多天皇聽從了道真的建議，中止了遣唐使，遣唐活動落下了帷幕⑤。在奈良時期，尚有四次遣唐使，進入平安時期後遽減，僅两次；而且，間隔時間越來越長，第十八次跟第十九次間隔三十三年，第十九次跟第二十次(中止

① 詳見王勇《佚存日本的唐人詩集雜抄考釋》(《文學遺産》2003年第1期)。

② 詳見《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

③ 《菅家文草》卷一〇。

④ 《菅家文草》卷九。

⑤ 《日本紀略》，據《菅家御傳記》，事在七年五月。案：菅原道真建議中止派遣遣唐使，其原因，尚有不同説法，村井康彦認為，道真考慮，一是渡航會有人員犧牲，二是登陸後也許會捲入戰亂，説見京阪歷史フォーラム菅原道真トークセッション，http://nopperi.hp.infoseek.co.jp/repo－/repo－suga3.htm，亦見村井康彦撰、王勇、葛繼勇譯《從遣唐使船到唐商船》(《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小松左京等則以為中止的背景是道真跟藤原氏之間的政治争鬥，説見1993年6月30日NHK總合節目《歷史發見·天神菅原道真の執念·遣唐使廢止の謎》。

未發)間隔長達五十五年。這两次,應該也有所攜歸,但留下確鑿的記録不多,上引《續日本後紀》所記春苑宿禰玉成隨第十九次遣唐使入唐得《難義》,即其中一例。中止遣唐,并非中止吸收中國文明,但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以日本中央朝廷為主體的自覺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文明的歷史告一段落。

(2)與此同時,民間,尤其是唐、新羅、日本商人、僧侶的交流並未中斷,日漸頻繁;"民間隊"取代"國家隊"成了主角。自公元八三九年至唐亡,凡七十年間,往來唐日間商船,見於史籍者不下四十次。據《日本頭陀親王入唐略記》、《安禪寺惠運傳》等有關記載,學問僧常曉、圓仁、惠運、圓珍、圓載、仁好等都曾搭乘唐人商船抵達中國沿海的明州、蘇州、台州、揚州等地然後去洛陽、長安的。惠萼往來三次,均乘唐舶。上引《文德實録》所述藤原丘守因獻書而晉位也是一個好例子,所獻《元白詩筆》就是得之於唐人貨船。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渤海國使。日本與渤海國的使者來往交流,始於聖武天皇的神龜、天平年間,自仁明天皇天安至宇多天皇寬平五十年間,有七次之多,頻度高於唐、日間遣唐使。如得入京,或天皇賜宴,或文人詩醼相酬,佐世就曾參與接待過貞觀十三年(871)由楊成規為首的使團。這些使團動輒上百人,所獻漢籍蓋可想知。比如,日本第五次改曆,所據中國曆法《長慶宣明曆經》就是來自渤海國使。清和天皇貞觀三年(861)太政官符:"去貞觀元年(天安三年,859),渤海大使烏孝慎新貢《長慶宣明曆經》。"①

(3)入唐僧攜歸漢籍成了此期的一道"風景線"。上列"入唐八大家"中最澄、空海、圓仁、惠運、圓珍、宗叡六家(常曉、圓行两家攜歸經論章疏傳記之中未見漢籍),比較集中、具體地説明了這一個特點。六家共攜歸佛教經論章疏傳記等一千八百零一部、三千零八十卷(加上常曉、圓行两家,一千九百零一部、三千二百六十六卷),其中有漢籍一百三十七部②跟攜歸經典總數相比,漢籍佔百分之七點六(算入常曉、圓行两家,百分之七點二);跟《見在目》著録圖書數相比,約佔百分之八點七。他們入唐是為了收集天台宗及密教經典,事實上,他們攜歸的這些"内典"對日本天台、真言两宗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漢籍只是"順帶"的,而且每個人在唐逗留的時間③、地點、接觸的人以及個人的興趣愛好都不同,所以,攜歸的漢籍既不成系統,質量也不高。至今,説到漢籍東傳,學界總是會提到入唐僧的作用。這種看法不容否定,但不宜强調、誇大。嚴紹璗説:"釋門之外的中國文獻典籍,經日僧之手東渡日本者,卻是微乎其微。"④這個觀點是正確的。見於《見在目》的約二十九部,約佔六名入唐僧攜歸漢籍百分之二十一⑤,大部分並未被著録,也許他們攜歸的漢籍未曾廣泛流傳。

(4)九世紀在《見在目》以前成書⑥的、規模較大跟漢籍有關的類書、史書、法律書、韻書

---

① 《三代實録》卷五貞觀三年六月十六日己未條。

② 有些圖書只記録書名,卷數難以統計。這個部數也只是一個大約的數字,因為有些圖書單憑書名難以判别是"内典"還是"外典";而且,其中還包括了一些"内典",如《三教不齊論》、《金七十論》等,因為《見在目》著録,故亦作"外典"漢籍計。如果加上搨本真跡、雜碑銘文等,約一百六十部。

③ 在奈良時期以前,僧侶在唐往往長達二、三十年,此期則較短,圓仁八年,惠運、圓珍五年,就算是比較長的了。《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日本傳》謂空海在唐"歷二十餘年",乃"二年"之誤。

④ 《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

⑤ 當然只是憑書名判斷,《見在目》所著録的未必是入唐僧所攜歸。

⑥ 《見在目》成書於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

等，主要有：滋野貞主等撰《祕府略》成書於淳和天皇天長八年(831)；藤原緒嗣編《日本後紀》，成書於仁明天皇承和七年(840)；惟宗直本《令集解》成於貞觀十年(868)之前；藤原良房等編《續日本後紀》成書於清和天皇貞觀十一年(869)；藤原基經等編《日本文德天皇實録》，成書於陽成天皇元慶三年(879)。在這些著述中，《祕府略》僅存两卷(卷八六四《百穀部》中、卷八六八《布帛部》三)；《日本後紀》只記録桓武、平城、嵯峨、淳和四代天皇四十三年間的歷史，今僅存十卷；《續日本後紀》只記載仁明天皇一代天長十年(833)至嘉祥三年(850)十八年間的歷史；《文德天皇實録》篇幅更小，年代更短，只記載文德天皇一代嘉祥三年(850)至天安二年(858)九年間的歷史。以上四種雖引有漢籍，幾乎均見於前代。《令集解》引書雖不少，但無法辨認是直接引用原著還是轉引①。所以，難以憑藉這些日本著述的引書來考察當時引進的漢籍。

(5)綜上所述，這段時期，“國家隊”退出了歷史舞台，“民間隊”雖取而代之，但缺乏具體的記載；入唐僧雖有所攜歸，并留存書目，但“含金量”不高，不成氣候；日本人所撰漢文著述中，除《東宫切韻》外乏善可陳。所以，藤原佐世的《見在目》就成了此期的最重要、最確鑿的記載。根據筆者的觀點，它所著録的漢籍也許更多的是奈良時期傳入的，但不能否認其中也有不少是此期傳入的，儘管難以確認具體的書名。如果説，奈良時期日本構築起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漢籍庫，那麼，在九世紀的近一百年間繼續有不少漢籍東傳日本，漢籍庫得以添磚加瓦，日臻完美。如此推測，當不算冒失。

漢籍東傳史之“第五卷”，表現的是平安前期時期的情況，其“畫面”特點是：薄雲纏繞，斜陽徐徐西移，金光依然耀眼。

七、结束语

漢籍文獻東傳史“長卷”從在公元四、五世紀之交的“序卷”，到九世紀末的“壓卷”，歷時約五百年。《見在目》這部著録了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漢籍的日本最早的敕編漢籍目録，其成書的基礎就是這五百年的文獻積累。

根據上述三十八項重要史料，大致可以把五百年的基本脈絡和軌跡概括為五個“畫面”，分為五卷：一縷曙光(第一卷)、黎明時分(第二卷、七世紀之前)、旭日東昇(第三卷、七世紀、飛鳥時期)、日方中天(第四卷、八世紀、奈良時期)、斜陽西移(第五卷、九世紀、平安前期)。

通過以上的論證，可以確認、歸納出漢籍文獻東傳史的八個主要論點：

一、漢籍開始東傳日本的準確時期，史料闕如，存疑為宜。如果希望知道一個大致的

① 其中所引《古記》的引書，學界有考證，見上文。藏中進《令集解所引切韻考》(《神户外大論叢》第19號3，1968.8)、西宫一民《令集解と玉篇》(《萬葉》第70號，1969.1)、森鹿三《令集解所引玉篇考》(《東方學報》第41號，1970.3)、京都大学令集解研究会《令集解に於ける玉篇利用の實態》(佛教大学歷史研究所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会編《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同朋舍出版，1977.8)等，以為《令集解》所引漢籍乃自《玉篇》轉引。小島憲之(《國風暗黑時代の文學(上)》，塙書房，1968.12)、奥村郁三(《令集解所引漢籍備考》，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0.3)等則以為是直接引用。

説法，可以説濫觴於五世紀之前。

二、至遲至七世紀初為止、派遣遣隋使之前，日本並没有大量的漢籍。有的學者以為當時已經有“大量書籍”進入日本，不符合史實。

三、七世紀之前，漢籍主要途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從舒明天皇二年(630)派遣唐使起，漢籍開始多直接來自中國本土。

四、遣唐使是漢籍東傳的主體，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買求書籍”。其中，吉備真備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日本引進、收藏漢籍的奠基人；他的《將來目録》是一部記載日本漢籍東傳的最早的目録，很可能是藤原佐世編纂《見在目》的主要根據之一。

五、日本歷史上集中地、大量地引進漢籍，構築起規模宏大的漢籍庫，可能是在八世紀奈良時期；學界至今以為奈良、平安時期大量引進漢籍的觀點，大致不錯，但嫌籠統。

六、學界至今津津樂道的入唐僧在漢籍東傳中的作用，有誇大之嫌，應該修正。

七、引進的漢籍在確立日本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以及漢文化的興盛中起了重大的作用①。

八、本文的題目是“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意在用實證的方法探尋《見在目》成書的文獻依據。寫法跟一般的論文不同，不是舉例泛論，而是儘可能地具列《見在目》成書前各期東傳漢籍的具體圖書。不可能“竭澤而漁”，但努力做到在可能條件下的“網羅”。上述五百年間、三十八條史料中所得書約四百五十餘部②。其中，除去重見者，見於《見在目》的約有三百二十餘部，也就是説，給大約四分之一弱的《見在目》的著録圖書大致找到了它們傳入的年代和途徑。三百二十餘部著録書中，大約二百一十餘部其文獻根據是奈良時期的史料(這點也可以印證上述第五條結論)。不見於《見在目》的約有一百三十餘部③。今存室生寺本是一部淵源於原本的略鈔本，而且又經好事者增損點竄，有些著録圖書也許是被略抄者、好事者删掉的，不過，大致可以肯定即使原本《見在目》也還失收一些平安前期為止已經東傳的圖書。

至於，“壓卷”的《見在目》為什麼成書於九世紀末，除了五百年的漢籍文獻積累外，還有它成書的特殊的歷史背景，跟日本漢文化發展史有關。這個論題，筆者另有專論，參看《研

---

① 本文討論的重點是“引進”，至於“引進”後的“使用”、“行用”則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實際上，從“引進”到“行用”，從少數宫廷官員、文人用於制定律令制度、提高文化修養的“使用”到較大範圍的“普及”，尚須經歷一段時間。比如，水口幹記以為，《五經正義》在《大寶律令》時期并没有作為教科書使用，真正的“受容”要到奈良末期以後。榎本淳一將上列飛鳥時期(七世紀之卷)第17條《律令》的《學令》、《醫疾令》等規定的各種教科書，跟奈良時期(八世紀之卷)第24條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癸未勅規定的教科書作比較，認為直到八世紀後半期，政府指定的教科書主要還是南北朝時期的著述。直至奈良末期之前，日本人用吴音讀書，跟所用教科書不無關係。藤原仲麻吕政權之所以規定新的教科書，意在使已經“引進”的先進的隋唐文化“活用”於促進日本律令制度的發展。參看水口幹記《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汲古書院，2005.9)、湯澤質幸《古代日本人と外國語——東アジア異文化交流の言語世界(增補改訂)》(勉誠出版，2010.11)、榎本淳一《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癸未勅の漢籍について——藤原仲麻吕政權における唐文化の受容》(《史聚》45，駒澤大學大學院史學會古代史部會，2012.3)。

② 除去碑帖、拓本、單篇，但含疑似的，故無法做出精確的統計。

③ 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小宫山出版，1976.7)第十一節《不收書目》列舉了二百零三部，大部分可以信從。但是，六十八部據佚籍《秘府略》殘卷。《秘府略》據《修文殿預覽》等類書編成，引書未必出於原書，不能説明已經東傳。

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當筆者要結束此文的時候,想起了川口久雄在提及敦煌文獻《王梵志詩》、《老子化胡經》、《楚辭音》、《兔園策府》以及日本現存的《文館詞林》、《琱玉集》、《王勃集》、《遊仙窟》等書時説的一席話:"且不論,這些書,當時的日本人讀到什麼程度,但它們同見於唐末鳴沙石室的遺書和王朝祕府藏書,這點令人尋味。"這段話其實觸及了一個很有意義的人類文明交流的問題。《王勃集》(1360)敦煌文獻 S. 0555 有佚詩,日本存有初唐鈔本;智騫的《楚辭音義》(1342),敦煌殘卷見 P. 2494,見引於日本古鈔本《文選集注》殘帙(《文選音決》)。此外,還有不少川口久雄未曾提到的例子,例如,《開蒙要訓》(0249),在敦煌文獻中,其件數僅次於《千字文》,敦煌本《雜抄》(P. 2721a):"《開蒙要訓》,馬仁壽撰之。"遂知《見在目》之"馬氏"名仁壽。《正名要録》(0317),存敦煌文獻 S. 0388 殘卷,不僅《見在目》著録,而且被跟藤原佐世的同代人日本僧昌住所撰、成書於昌泰年間(898—901)的《新撰字鏡》所引用。

敦煌遺書跟《見在目》、日本佚存漢籍之間所反映出來的這種關係,使人想到對漢籍東傳的意義還應該站在人類文明交流的高度來理解。

絲綢是中華物質文明的象征。1877 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創建的、形象貼切得無以替代的"絲綢之路"這個詞語,沿用至今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物質,而是涵蓋了物質與精神文明。

長安往西,"沙漠絲路",一隊隊駱駝跋涉在滚滚黄砂之中,旅人為我們在通往西域的交通咽喉留下了許多珍本遺書。長安往東,"海上絲路",一艘艘舳艫顛簸在滔滔波濤之上,航行者為我們在大洋彼岸的東瀛島國留下了不少佚存漢籍。對西域而言,長安是東;對東瀛而言,長安是西。今日,當我們研究漢籍東傳之際,把"沙漠絲路"上的西傳途中的敦煌遺書跟通過"海上絲路"東傳日本的漢籍,西東貫通,時空超越,一幅地球格局的人類交流的歷史圖畫呈現在我們面前,生動而壯觀,縱横覽之,不禁令人感動不已!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没有序跋，也没有能明確地説明其成書年代的史料，所以，關於這部重要的漢籍目録的成書年代，歷來學界聚訟不已，是日本古典文獻學史上、也可以説是中國古典文獻學史上的一個懸案。

本文就《見在目》的成書年代以及其背景略作考辨。

一、學界諸説

據筆者所知，就《見在目》成書的年代，發表過意見的學者有：近藤守重(1771－1829)、狩谷望之(1775－1835)、伴信友(1773－1846)、安井衡(1799－1876)、森立之(1807－1885)、島田重禮(1838－1898)、中根肅治(1847－1921)、和田英松(1865－1937)、小長谷惠吉(1865－1944)、狩野直喜(1868－1947)、德富豬一郎(1863－1957)、山田孝雄(1873－1958)、猪熊兼繁(1902－1979)、長澤規矩也(1902－1980)、阿部隆一(1917－1982)、神田喜一郎(1897－1984)、山岸德平(1894－1987)、太田晶二郎(1913－1987)、川口久雄(1910－1993)、矢島玄亮(1903－2001)等。國内則有余嘉錫(1883－1955)、王利器(1912－1998)、嚴紹璗(1940－)。歸納起來，蓋有四説。今擇選每一種説法中的具有代表性的見解，臚陳如下。

(一)以為成書於清和天皇貞觀年間(859－876)。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卷首《綱領·書目》："是書本邦貞觀中藤原佐世奉敕撰。凡古書目繼漢、隋二《志》，唯此書存，且與《隋志》、《唐志》存佚互有出入。"又，卷一《五經正義》條："佐世乃貞觀、寬平時人，相當於唐宣宗、懿宗、僖宗時，此目録早於《唐書·藝文志》，參看前文。"①

還有一種成書於"清和天皇貞觀末年(859)至陽成天皇元慶末年(877)"的説法，近似此説，附記於此。

(二)以為成書於光孝天皇仁和、宇多天皇寬平之交、寬平三年(891)正月以前。太田晶二郎《日本曆標記'蜜'之上限》注三曰："宇多天皇在位期間，未嘗召回佐世。醍醐天皇接位，拜右大辨，死於歸京途中。故佐世在陸奥期間，決無新敕。蓋在阿衡紛争以後，佐世蒙基經庇護奉敕而作。要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實際撰作年代，至遲當在寬平三年正月基

① 《近藤正齋全集》第2卷(國書刊行會，1976年6月)。

經去世以前，姑謂仁和、寬平之交或近是。”[①]其後，在 1976 年所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中，説：“當在寬平三年以前奉敕撰成。”[②]

（三）泛言成書於宇多天皇寬平年間（889－897）。持此説者有：伴信友、島田重禮、德富豬一郎、山田孝雄、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等。

山田孝雄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文中説：“本書卷首題‘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乃敕撰之書。又，《河海抄》亦謂佐世撰。然事不見史載。佐世任陸奥守在寬平三年，則輯録於寬平年間似無可疑。先是，貞觀十七年冷然院火災，累代圖書，多為灰燼，本書正為輯録當時燼餘本朝‘現在’圖書而作。”[③]

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之《解題》：“本目録乃以貞觀十七年宫中藏書所冷然院遭罹火災為契機，藤原佐世奉勅編纂。……佐世任本目之首所記‘陸奥守’時在寬平三年，故其當編纂於寬平年間。”[④]

此外，伴信友説見《比古婆衣》卷六[⑤]、島田重禮説見《目録書與史學之關係》[⑥]、德富豬一郎説見《日本書籍總目録・解説》[⑦]。

有的學者持論謹慎，不確定成書時間，只説佐世赴任陸奥前奏上，近似此説。和田英松《關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曰：“佐世敘任年月不詳，難以判斷其具體成書時間，當然，當在任陸奥守之後。然而，此書撰於陸奥則可疑。此書非其他著述，乃目録，採録當時實存典籍，須查實物。故竊以為不可能在僻遠之地編輯。蓋佐世在京時編撰，或基經在世時奉敕已經成書，經阿衡事件、基經去世，至佐世赴任陸奥前方奏上。”[⑧]猪熊兼繁從和田説，曰：“在赴任陸奥前謄清、進獻。”[⑨]川口久雄亦持此説，曰：“蓋冷然院火災，秘閣圖書為灰燼，遂奉命編撰日本當時圖書目録，調查校書院、御書所、冷泉院、大學寮、勸學院藏書，參考其藏書目録，依當時最新的《隋志》整理編集，在佐世赴任陸奥前（891 年左右）奏上。”[⑩]

矢島玄亮的看法近似此説，亦附於此。他據《見在目》卷末有“其後渡來數卷”六字，以為：“寬平元年（889）奉詔，是年藤原佐世任正五位下，蓋離京時，並未完稿，其後，後人續成。”[⑪]

（四）以為寬平三年以後成書於陸奥。持此説者有狩谷望之（棭齋）、安井衡、小長谷惠吉、中根肅治、狩野直喜與山岸德平。

静嘉堂文庫藏狩谷棭齋校本識語：“《續本朝文粹・藤原敦光狀》載佐世寬平之（案：當

---

① 太田晶二郎《日本の暦に於ける“蜜”標記の上限》（《日本歷史》第 72 號，1954. 5）。

② 《羣書解題》第 20 卷（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76 年）。

③ 《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 年）；參看古籍保存會影印本山田氏《解説》。

④ 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一卷（汲古書院，1979 年 3 月）。

⑤ 現代思想社，1982 年。

⑥ 《目録ノ書ト史學トノ關係》（《目録書與史學之關係》，《史學雜誌》第 4 編第 39 號）。

⑦ 《新成簣堂叢書》第 5 册（民友社，1932 年）。

⑧ 《日本見在書目録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 41 卷第 9 期，史學會，1930；《國史説苑》，明治書院，1942）。

⑨ 《佐世撰〈見在書目録〉と室生の問題》（史迹・美術同攷會《史迹と美術》第 33 輯之 5〈第 335 號〉、1963 年 6 月）。

⑩ 《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の研究》（三訂，明治書院，1975 年）。

⑪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集證與研究》（汲古書院，1984 年）。

作三)年任陸奥守。《臺記》載佐世所著《古今集注孝經跋》尾云:"寛平六年二月二日,一勘了。於時謫在陸奥多賀國府。"此書卷首題署云"陸奥守兼上野權介"。併而考之,則此書蓋寛平中所輯也。當唐昭宗之時。"①

安井衡《跋現在書目後》説:"據頭銜,蓋寛平中,佐世在奥所輯,距今九百六十餘年。按史,先是,貞觀乙未(按:乙未,十七年),冷泉院②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作,而所以有'現在'之稱也。"③

小長谷惠吉著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一書,對這部目録作過比較仔細的研究。他説:"筆者甯信正齋'貞觀説',蓋貞觀年間奉敕,寛平三年以後撰進。如認可因貞觀十七年(875)正月廿八日冷然院火災遂有編目動機,編目自當立即在當年、至遲次年,豈有空隔災後至寛平漫漫十幾年之理?"④案:小長谷惠吉説他寧信上述第一種看法的近藤守重(正齋)的"貞觀説"。近藤守重説"貞觀中藤原佐世奉敕撰",確實是"貞觀説",而小長谷只是説奉敕、開始編目在貞觀,撰進則在寛平三年以後,實際上並不是"貞觀説",故列於此。

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此目録之撰作時代,雖不見他處,然《臺記》康治二年五月十四日條謂佐世撰《孝經古今集注》,卷末'寛平六年二月(一)〔二〕日,一勘了,於時謫在陸奥多賀國府'云々。《擁書漫筆》據此可知三年至六年在陸奥,蓋可謂此間特奉勅撰定。不勅在京博學之士而令遥在陸奥國佐世撰,可知佐世於典籍尤博洽也。"⑤

狩野直喜説:"至於此書之編撰,其頭銜作'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據前列官歷推測,可知成書於寛平三年以後,即相當唐昭宗之世。……至於為何編撰此書,如安井息軒所云,緣冷泉院火災。……為此,朝廷為防再次遭災,特地下敕令在陸奥的佐世編撰本朝現存書籍目録,其成書在冷泉院火災十七年之後。當時,儘管朝廷也有學人,之所以下令遠在僻地的藤原佐世撰編,是因為編撰目録須有充分學問,自書籍性質至學派原委異同,皆須精通,可知當時具此學力者,唯佐世莫屬。"⑥

山岸德平則以為在"寛平三年或其後"⑦。

以上介紹的四種看法,基本上概括了日本學者的觀點。

國内學者談及這部目録成書的學者,據筆者所知,有余嘉錫和王利器。宋晁載之在《續談助》卷一《洞冥記跋》引唐張柬之語謂《漢武内傳》乃葛洪偽造,余嘉錫也以為《内傳》出葛洪之手。他引用了《見在目》作為佐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五"東觀漢記"條:"唐末日人藤原佐世(原注:當唐昭宗時)《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云……"⑧又,卷一八"漢武内傳"條

---

① 《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尚可參看見岡本保孝《難波江》卷四。

② 當云"冷然院",詳下。

③ 《續羣書類從》本附,《續羣書類從》卷884(雜部34)(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76年);亦見《息軒遺稿》卷三(東京府安井千菊刊,1878年8月)。

④ 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小宫山出版株式會社,1976年7月)。

⑤ 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原本已佚,鈔本今藏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摘録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⑥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ついて》(《支那學文藪》,みみず書房,1973年)。

⑦ 磯田光一《新潮日本文學辭典》第2卷"貞主"條(新潮社,1988年)。

⑧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1册第249頁(中華書局,1980年)。

説:“日本人藤原佐世《見在書目》雜傳内,有《漢武内傳》二卷,注云‘葛洪撰。’佐世書著於中國唐昭宗時,是必唐以前目録書有題葛洪撰者,乃得據以著録。是則張柬之之言,不為單文孤證矣。”[①]唐昭宗在位十年(889—898),日本宇多天皇在位十一年(887—897),二帝在位幾乎同時,宇多天皇年號寬平,所以,余先生雖然没有説明其依據,其説大概來自於上面的第三種説法。王利器則據其頭銜,謂“蓋在寬平中佐世在奥所輯”[②]。

下面談談筆者的看法。

二、貞觀冷然院火災與成書

上述各家在論及這部目録的成書年代時,既然不少人提到了冷泉院火災,那就先探討一下冷泉院火災跟成書的關係。

冷泉院,原名冷然院,平安時期後宫之一,建於嵯峨天皇弘仁(810—823)年間。在平安京大炊御門南、堀川西(今京都市中京區)。歷代天皇或太上皇以為後院。貞觀乙未十七年(875)正月遭遇火災,事見《三代實録》卷二七,曰:“廿八日壬子,夜,冷然院火。延燒舍五十四宇。秘閣收藏圖籍文書為灰燼,自餘財寶,無有孑遺。唯御願書寫《一切經》,因緣衆救,僅得全存。”[③]這次火災相當嚴重,曾停止各種祭祀活動。

村上天皇天曆三年(949),復遭火災。《日本紀略》村上天皇天曆三年條:“十一月十四日癸丑,……癸子時,冷然院燒亡。”[④]天曆八年(954),以“然”、“燃”同音,改冷然院為冷泉院。四辻善成(1329—1402)《河海抄》卷一三《若菜》下:“冷泉院……累代後院也。……(天曆)八年三月十一日,改冷然院為冷泉院。”[⑤]

“冷泉院”原名“冷然院”,後人往往把改名前“冷然院”稱為“冷泉院”,安井衡《跋現在書目後》説:“冷泉院火,圖書蕩然。”就是一例,其實那時還是“冷然院”,不是“冷泉院”。

不過,安井衡的説法影響很大,這是因為他的《跋》是為《續羣書類從》本《見在目》寫的。衆所周知,江户中、後期的著名國學家塙保己一(1746—1821)編了一部大叢書,叫《羣書類從》,文政二年(1819)刊行,五百三十卷,收録了一千二百七十種圖書文獻。他的後人、門人又在大正十三年(1924)刊行了活字版《續羣書類從》,規模更大,達一千一百五十卷,收録圖書文獻達两千一百零三種。一般人只知道大正年間的活字版《續羣書類從》,不知道塙保己一的兒子塙忠寶(1808—1863,號温古堂)早在孝明天皇嘉永四年(1851)就刊印過《續羣書類從》的數種樣書,其中之一就是《見在目》。他當時得到了《見在目》最好的文本室生寺本,

① 《四庫提要辨證》第3册第1132頁。

②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提要》(《王利器論學雜著》,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年)。

③ 本文徵引《三代實録》,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4)所收本,下同。

④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九(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12月)。

⑤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一〇(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4月)。這裏僅摘録一部分重要的有關冷然院、冷泉院的史料,詳見《研究篇·冷然院與冷泉院》。

模寫縮小刊印[①]。此樣本塙忠寶曾贈森立之一部,森立之嘉永四年的校語即書於此本之上。這是室生寺本第一次翻刊。在這之前,日本各地學者、藏書家之間流傳的多是室生寺本的抄本。《羣書類從》和《續羣書類從》的出版,是日本文獻學史的大事,後來又有重版,公私購買、收藏者很多,一下子使得不少古代和籍、漢籍都普及了,其中就有《見在目》。因此,附《續羣書類從》而行的安井衡的説法自然而然就廣為流傳、深入人心了。

其實,讀一讀上文引述的安井衡《跋》就明白,他有關《見在目》成書的觀點明明是根據卷首署銜説"蓋寛平中"。可是,也許他《跋》文的後幾句"貞觀乙未,冷泉院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作,而所以有'現在'之稱也"云云更搶眼,給讀者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尤其是其中有關"現在"的解釋,跟書名"見在"又有呼應,所以,後人總是不由自主地把《見在目》成書跟貞觀冷然院火災聯繫起來。

這個冷然院火災跟《見在目》成書的關係的説法只是安井衡的揣測而已。太田晶二郎在《日本漢籍史札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纂之精神》一文开头说:"世云'之所以编纂《日本國见在書目録》,是因為冷然院火災,典籍多滅'。這個説法,其口吻不容置疑,似乎出於記載了這種説法的《序例》。但是,必須知道,這個説法只不過來自安井息軒(衡)的《跋》(案:原文此間引安井《跋》,略)。不錯,冷然院的火災,也許啓發了編纂典籍目録的'契機',作為一種'推測'之説,可謂卓越,但具體就書題而言,絶對要排斥把'見在'視作是就冷然院火災而言的觀點,在澄清這種觀點的同時,就能搞清楚這部目録的精神所在了。"[②]

太田晶二郎一語中的。他之所以如此強烈地、迫切地要澄清這個問題,其意不在討論《見在目》的成書年代,而是擔心安井衡的"貞觀火災説"使得人們不能正確地理解這部目録的真正價值和這部目録的性質。

的確,圖書亡失的原因有兵燹、動亂、禁毁、水火等,冷然院火災乃其一例。火災以後,可以提醒朝廷編纂目録,但朝廷也可以視若罔聞。以此為警,下敕編目,只是一種推測而已。這是第一點。其次,冷然院火災也許是編纂《見在目》的背景材料之一,但背景是背景,成書年代是成書年代,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也没有必然的聯繫。這是第二點。第三,如果先入為主,把本屬推測的背景材料視作成書年代,再把發生火災的"貞觀"跟書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中的"見在"掛起來,這就不知不覺地進入了認識的誤區:既然是"貞觀""見在",那總不能離開"貞觀"太遠吧?成書如果是在離開"貞觀"十幾年後的"寛平",這不是很奇怪嗎?於是,視確確鑿鑿的藤原佐世之署銜於不顧,或者如近藤守重那樣,説成書於"貞觀",或者把成書的年代調整到貞觀以後不久。

最後,再補充當時两條火災的史料。在貞觀十七年冷然院火災的前一年,淳和院也發生了火災,也燒掉了圖書。陽成天皇元慶三年(879)三月淳和太皇太后崩,在追述太后生前

---

① 案:宫内廳書陵部藏一部抄本,書號一〇二一一四三,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有"温故堂文庫"之印,乃塙忠寶舊藏,或是塙家早期所抄。

② 《日本漢籍史札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纂の精神》(《書誌學月報》第6號,1980年;《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1册,吉川弘文館,1991)。

事蹟中，史云："貞觀十六年(874)四月，太后所居淳和院火，宫殿經籍，一時燒蕩。"[①]又，時隔九年後，陽成天皇元慶七年(883)，宫内又發生了火災："十一月廿九日壬辰晦夜，圖書寮失火，燒一倉一屋。"[②]所以，如果説貞觀十七年冷然院火災引發了編目之舉，那麼，作為背景材料，不如一起提一下淳和院火災。如果非要把火災跟"見在"聯繫起來，既然可以説是"貞觀""見在"，當然也可以説"元慶""見在"，把成書年代説成"元慶"也無不可。元慶的火災，發生在朝廷主要藏書之處圖書寮，與其説是貞觀的火災還不如説元慶的火災也許更會引起當朝的警惕，時間上也更靠近寬平。

總之，用貞觀冷然院火災來推定《見在目》的成書年代是難以使人信服的。

三、藤原佐世的仕歷和成書

今室生寺本卷首明確署銜"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這是藤原佐世的仕歷之一。在討論成書年代時，各位學者又提到了宇多天皇、藤原基經、"阿衡事件(阿衡紛争)"以及佐世被貶出京，這些都跟佐世的仕歷有關。破解《見在目》成書年代的關鍵正在他的仕歷。

有關佐世的生平、仕歷，筆者有比較詳細的考釋[③]，不再一一贅述，這裏僅摘録跟考證成書年代有關的部分，以資省覽，也便於討論分析。

藤原佐世(847—898)，出身於日本奈良、平安時期代表性律令制官僚貴族世家。藤原家族，分"南家"、"北家"、"式家"、"京家"四家。佐世屬"式家"，他跟"北家"的藤原基經關係密切。基經(836—891)，歷仕文德、清和、陽成、光孝、宇多五朝，獨攬朝政，直至去世。

佐世初為藤原基經的家司、侍讀。清和天皇貞觀十四年(872)前，舉紀傳道文章得業生。两年後，獻策及第。陽成天皇時，歷任民部少丞、彈正少弼、民部少輔、守右少辨、大學頭。嘗為天皇講授玄宗注《孝經》。光孝天皇時，遷左少辨、式部少輔。掌擬詔勅，宣讀郡司擬文。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一月十三日，藤原基經卒。同月三十日，佐世免辨官，拜陸奥守。

佐世的仕途隨基經之榮衰相起伏。最能説明他們關係的事件，就是宇多天皇仁和三年(887)十一月至第二年(888)四、五月間的"阿衡事件"(或稱"阿衡紛争")，和田英松的《關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和太田晶二郎《日本曆標記"蜜"之上限》均提到了。

仁和三年(887)十一月十七日，宇多天皇(867 — 931)即位，下詔賜基經攝政太政大臣關白萬機。詔書中有"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之任"一句，喻基經為商湯名相伊尹。僅從字面上看，應該説没有什麼問題，問題出在以下三處：其一，宇多年方二十一歲，血氣方剛，意欲親政，在詔書裏，没有像他父親光孝天皇那樣明確地要"悉"委朝政；其二，詔書出身兼參議、左大辨、文章博士三職的橘廣相之手，而且橘廣相之女正是宇多的寵妃，並生有二子，基經與

① 《三代實録》卷三五。
② 《三代實録》卷四四。
③ 《研究篇·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

天皇卻没有這種重要的婚姻紐帶。天皇與橘廣相所構成的勢力對基經是莫大的威脅。基經為了維護、擴張既得的權勢,絶無退讓可言。正在此時,藤原佐世給基經提供了藉口。他對基經説:"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以為詔書用"阿衡"之典,意在架空基經。佐世之計,正中基經下懷。基經以此為理由,拒不上朝視事。自仁和三年閏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僵持近半年,"朝政壅滯","世間嗷嗷"。最終,天皇不得不妥協,歎曰:"濁世之事如是,可為長大息也!"於是,下詔曰:"朕之本意,萬政關白,欲賴其輔導。"以後,凡政事先諮禀基經,"朕將垂拱而仰成"。有名的"關白"一詞,即出此詔。[①] 這就是"阿衡事件",或稱"阿衡紛争",乃平安時期的一次重要的權力争門。

"阿衡事件"後,確立了由藤原氏專權的所謂宫宰制度,即"關白制"。由此開創的所謂"藤原時代"延續三百年,直至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1192)源賴朝開鎌倉幕府。這個開創一個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處於漩渦中心的人物,竟然就是《見在目》的撰者藤原佐世!

從藤原佐世的仕歷和他在"阿衡事件"中的表現,可以明確跟《見在目》成書有關的两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藤原佐世具備編纂這部目録者的四個條件。

條件之一,他具備相當高的中國文化以及漢籍的學識和修養。編纂一部記録日本國平安前期為止傳世的漢籍的總目録,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正如狩野直喜所説的:"編撰目録,須有充分學問,自書籍性質至學派原委異同,皆須精通。"在當時,日本中央教育機構大學寮,設置了紀傳、明經、明法、算四道,學習《史記》、《漢書》、《文選》等史書、詩文。寮生寮試及格者二十名補"擬文章生",通過省試,及格者補"文章生",再從其中選考成績優秀者二人,是為"文章得業生"。然後,接受論文考試,所謂對策(方略試)。對策及第者,敘位任官,方稱得上"儒者"。"儒者"的概念,跟後世所説的"儒家學者"的意思不同,指的是具有高度學識、修養的學者,一般指的是"文章博士"。奈良、平安時期的藤原家族,雖地位、權勢淩駕諸氏之上,但在佐世之前,竟然没有一個人能對策及第。貞觀十六年(874)七月,佐世對策及第,為藤原家争得了第一個"儒者"。藤原實兼説:"藤氏獻策,始於佐世也。"同時,説明了他的學識在當時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了。

條件之二,他跟基經的特殊關係,才使得他有可能擔當此任。太田晶二郎説:"佐世蒙基經庇護奉敕而作。"雖然是一種猜測,但很有道理。基經上奏請修,天皇下敕修撰;敕詔與其説是天皇所頒,不如説是基經借天皇之手而下。狩野直喜説:"當時,儘管朝廷也有學人,之所以下令遠在僻地的藤原佐世撰編,是因為編撰目録,須有充分學問,自書籍性質至學派原委異同,皆須精通,可知當時具此學力者,非佐世莫屬。"説當時朝中除了佐世,就没有一個人具有編纂這部漢籍目録的"學力",這話有失中肯。後來被日本學人尊稱為"學問、詩文、書法之神"的菅原道真,基經的政治死敵橘廣相,還有方策考試的主考官都良香等,都是文章博士,都具備這樣的"學力"。如果説是在藤原家族中具備此"學力"的非佐世莫屬,就比較準確了。基經力挺佐世為"儒者",其目的是要為藤原家族、為他這位太政大臣培育一

① 《政事要略》卷三〇《年中行事》三〇《御畫事》等。《改訂史籍集覽·編外》(臨川書店,1984年)。

位學術文化代表。阿衡事件中，佐世不負期望。編纂一代漢籍目録，乃千古修文盛事，基經不會委此事於藤原家族以外的任何有“學力”的“儒者”。事實也證明，這件事，佐世也没有辜負基經的期望。

條件之三，編纂者必須能看到宫廷、皇家、貴族、寺院的公私藏書。他從貞觀十六年起進入中央任職，在清和、陽成、光孝、宇多四朝歷任顯職近二十年，還擔任過最高教育機關的首長，無日不可以接觸到宫廷、皇家的藏書。他是基經的家司、侍讀，無疑可以看到這位太政大臣的藏書。他屬藤原家族，也可以看到“藤原四家”的藏書。他的老師是平安前期的大學者菅原是善，是善匯考陸法言等十四家《切韻》撰成《東宫切韻》，唯“薛峋”一家不見《見在目》，絶非偶然。智證大師圓珍與佐世的關係“如有宿世之契”，其攜歸漢籍四十一種，七種見《見在目》，説佐世在圓珍處見過這些書，恐怕也在情理之中。

條件之四，據筆者的考證，佐世很可能在編撰《見在目》之前，先私撰了一部漢籍目録，其名也許是《本朝見在書目録》，并已經在貴族知識人之間流傳。這既是他特有的條件，也是基經讓天皇下敕要他編目的理由之一①。

第二個問題是：《見在目》是一部敕編目録，藤原佐世是在什麼時候受詔編製目録的？

狩野直喜説：“下令遠在僻地的藤原佐世撰編”云云，以為受詔編製在佐世貶陸奥之後。縱觀佐世仕歷，可以知道天皇跟基經是两個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團，佐世是基經的腹心，編目之敕絶不可能在寬平三年一月十三日基經去世以後下達。太田晶二郎説：“宇多天皇在位期間，未嘗召回佐世。……佐世在陸奥期間，決無新敕。”具有説服力，狩野直喜是囿於今本的署銜而作出的推論。

太田晶二郎又説，受詔“蓋在阿衡紛争以後”。其意大概是：一來覺得把時間設定在基經勢力最為鼎盛的時候比較合適，二來降詔距離成書之間的時間既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雖是推測，卻是比較穩妥的。

至於，矢島玄亮謂“寬平元年(889)奉詔”，没有説明其根據，百思不得其解，恐怕是出於臆測。

四、“陸奥守”和成書

今本卷首所題的藤原佐世的職銜“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這是在没有直接的明確的證據的情況下，現今判斷《見在目》成書年代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證據。

除了主“貞觀説”的近藤守重外，其他各位學者都提到了這條證據，一致公認這個署銜對考證成書年代非常重要。和田英松甚至感歎：“佐世敘任年月不詳，難以判斷其具體成書時間。”

但是，各位學者由此得出的結論卻大不一樣。藤原佐世已經貶在陸奥，狩野直喜等就

① 參看《研究篇》的《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見在目書名之檢討》、《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認為宇多天皇是特地下敕讓遠在陸奥的佐世編撰這部目録的。太田晶二郎的看法其實是針對狩野直喜的:宇多天皇在位期間,没有召回佐世,佐世在陸奥期間決不會下達新敕讓他編目,所以,成書在當在寬平三年以前。和田英松説得就更清楚了:既然藤原佐世任"陸奥守",陸奥遠在邊鄙、荒涼之地,他怎麼能據中央宫廷藏書編纂《見在目》呢?又,寬平三年春,藤原基經已經去世,佐世失寵,宇多天皇怎麼會傳旨千里之外,任命一位被貶出京城的官員來承擔為宫廷藏書編目之責呢?

和田英松、太田晶二郎等學者的看法是具有説服力的,編目工作一定在藤原佐世離京赴任"陸奥守"之前已經完成。問題的關鍵就在:他到底是什麼時候被任命為"陸奥守"的呢?他是什麼時候離京赴任陸奥的呢?把這两個問題解決了,《見在目》的成書年代就迎刃而解了,至少可以把成書年代精確到比較理想的範圍了。

其實,這两個問題在《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①]中已經解決,為了避免累贅重複,這裏僅摘録有關的主要文獻根據和結論。

第一個問題:佐世是什麼時候被任命為"陸奥守"的?

(一)憑現有的史料,可以知道,在仁和四年(888)六月"阿衡事件"結束的時候,佐世的任職是"從五位上守左少辨"。直到基經死前,没有史料可以説明有所昇黜。

(二)《本朝續文粹》卷六《奏狀》上收載了崇德天皇保延元年(1135)六月藤原敦光的《敦光朝臣申陸奥守狀》。他跟佐世一樣也當過大學頭、式部大輔,到了晚年,欲以京官兼任闕官。奏狀列舉了以前"京官兼任陸奥守例"三例,其中之一就是:"藤原佐世,寬平三年(891)正月,任陸奥守兼大藏少輔。"[②]

(三)《本朝文粹》卷六《奏狀》中《申官爵》收載了平安中期的著名學者、歌人大江匡衡在一條天皇長德二年(996)上書求兼任闕官的《匡衡朝臣申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狀》。所舉"策家居内官兼受領例"六例,其中有佐世:"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兼陸奥守。"[③]

(四)寬平四年二月或稍後,左衛門督藤原時平、菅原道真等在菅原道真府邸宣風坊為佐世餞行,道真賦詩一首,見《菅家文草》卷五《詩》五,題《左金吾相公於宣風坊臨水亭餞别奥州刺史。同賦親字。古調十四韻》,有句云:"所以留連歲再巡。"[④]奥州刺史,即藤原佐世。又,三善清行《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曰:"寬平三年春,藤大夫謫奥州刺史。"[⑤]這两條史料均説明佐世為陸奥守在寬平三年。

也就是説,在寬平三年一年裏,佐世的任官和位階遞變了三次。這三次分别是在什麼時候呢?

據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二,是年共有四次"除目"

---

① 見《研究篇》。

②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9卷下(吉川弘文館,1965年)。

③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9卷下(吉川弘文館,1965年)。

④ 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後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2,岩波書店,1966年)。

⑤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2卷《史傳部》11(鈴木學術財団,1972年4月)。

(官職任免),分别為:一月三十日、三月九日、四月十日和十月八日。[①]

按日本文武天皇時期的《大寶令·官員令》及孝謙天皇時期的《大寶令·職員令》所製定的官制和嚴格的"除目"程式及歷史慣例,筆者考證的結果是:

(一)藤原基經在世時,佐世任從五位上守左少辨,任官高於位階,故加"守"。

(二)佐世免去辨官,拜陸奥守兼大藏少輔,任官、位階相稱,故去"守"。時在第一次"除目"的一月三十日,跟上述《敦光朝臣申陸奥守狀》正相符合。

(三)今本署銜"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同時兼"上野權介",位階高於任官,故加"行"。時在三月九日或四月十日。無獨有偶,佐世跟貞觀十一年三月四日條陸奥守良岑經世的任官和位階完全相同[②]。這有力地證明佐世不會從"從五位上"降為"從五位下",否則從"從五位下"到"正五位下"要跳两級,這是不可能的。

(四)上述《匡衡朝臣申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狀》謂佐世任"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常陸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兼陸奥守"。大藏大輔、大藏權大輔,敘位"正五位下";近衛少將、權少將敘位也是"正五位下";正跟佐世此時的位階相稱,跟元慶七年正月十一日條陸奥守平季長的任官、位階也極其相似[③]。這次任官昇了,任官、位階相稱,故又去"行"字。時在寬平三年四月十日或十月八日。又,"除目"儀式,一般一年两次,分别在春、秋舉行。春天主要除授外官(地方官),一月三十日授佐世陸奥守兼大藏少輔,是也。秋天主要除授京官,"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雖屬虚職,但歸京官範圍,故除此職以十月八日的可能性為大。佐世實際上是以此職赴任陸奥的。

藤原佐世從"從五位上"到"正五位下",從"大藏少輔"到"左近衛權少將大藏權大輔",位階、職官都"昇"了,只是離開了權力中樞,實際上是被"黜"了。宇多天皇即位以後,藤原氏勢力依然強大,基經之子時平任參議左衛門督,跟源能有、菅原道真一起執掌朝政,所以,佐世之外放,雖出於宇多天皇之意,但處置則用了明昇暗黜之法。

佐世任"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在寬平三年,有三個可能的時間段: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間、三月九日至十月八日之間、四月十日至十月八日之間。這部目録的稿本應該較早就已成書,但最終成書、奏進的時間應該在上列的某一個時間段。

從以上所列的史料和論證,今本卷首所署職銜是可信的。《見在目》的成書年代,可以排除"貞觀説"、"仁和、寬平之交説"、"寬平三年以前説"、"陸奥説"等説法。和田英松、山田孝雄以為,佐世在京時奉敕成書,赴任陸奥前奏上,大致不錯,筆者只是嘗試把時間限制得更具體一些而已。

寬平三年佐世先後三次"除目",無一不跟"陸奥守"有關,職銜及位階,步步遞進,環環緊扣,順理成章,天衣無縫,絶非後人杜撰得了的,而且,這個職銜是插不進藤原佐世寬平三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的仕履裏去的。再説,古籍編撰者的署銜,有其通例。如果是後人所追加,用其終銜,當署"從四位下右大辨"(詳下)。如果不是終銜,那所署就是著書時或成書上

---

①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1923年。

② 《三代實録》卷十六。

③ 《三代實録》卷四十三。

奏時的職銜。余嘉錫説:"《唐志》所書官爵,多據其著書時所署銜名,不必即終於此官。"[①]正此謂也。所以,這條署銜無疑是判斷《見在目》成書時間最重要且確鑿的依據。

順便説一下,有的學者往往謂此書撰於寬平年間,相當於唐昭宗時。此説大致不錯,只是寬平凡九年(889—897),稍嫌寬泛。

第二個問題,藤原佐世是什麼時候離京赴任陸奥的?

這個問題本來是作為考察成書年代的一個思路提出來的。現在既然已經破釋了確切的成書年月,再就這個問題費筆墨就没有什麼意義了。

但是,作為研究佐世的生平還是離不開這個問題的,筆者作了考釋,簡單扼要的説,佐世是在寬平四年(892年)二月以後離京赴任陸奥的。主要根據就是上述的菅原道真的《餞别奥州刺史》詩作於四年二月或稍後。

三善清行《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説:"寬平三年春,藤大夫謫奥州刺史,清行亦左遷備州長史。"研究者都依憑這條史料以為佐世是寬平三年赴任的。其實,佐世於三年一月被任命為"陸奥守"後,仍在京城,一年之後才赴任陸奥的。此《傳》清行撰於延喜二年(902年),還説祖述圓珍"遺美"者,唯佐世及清行本人。清行在"阿衡事件"中站在藤原基經、佐世一邊,基經一死,跟佐世一樣,遭遇外放,被貶到備州。他跟佐世是這種關係,又同時被貶,故他的記載絶不會出錯,只是所説是寬平三年一月三十日第一次"除目"時佐世被任命為"兼陸奥守"的時間,後人把它誤讀為佐世赴任陸奥的時間罷了。

五、成書的背景與目的

《見在目》是一部漢籍目録,記載的是漢籍文獻。這些漢籍文獻是當時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載體。所以,如果要從較深的層次上來研究、剖析、理解這部目録成書的脈絡、背景及其編纂的目的,就必須把這個論題跟漢籍東傳日本的歷史以及日本漢文化發展史聯繫起來進行考察。

(一)首先,看一下漢籍文獻東傳的歷史。

漢籍開始東傳日本的準確時期,史料闕如,存疑為宜。大致可以説濫觴於五世紀之前。在公元四、五世紀之交到九世紀末《見在目》成書,歷時約五百年。其間,可以分為五個時期:其一,五世紀之前,日本文明尚處於草昧時代。傳入漢籍的第一人,雖然不是王仁,但大概是來自朝鮮半島的歸化人("渡來人");"王仁獻書"的説法具有象徵性意義。其二,七世紀之前,日本文明迎來曙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是推古天皇十二年(604)聖德太子頒布的《憲法十七條》。在日本政府派遣遣隋使之前,並没有大量漢籍進入日本,引進的也不成系統,但種類增加了不少。除了儒家經典五經外,涉及史、子、集部的一些主要著作,多實用漢籍。主要還是途經百濟,而非直接來自中國本土。其三,七世紀飛鳥時期,掌握了權力和財富的中央朝廷以及皇族、貴族為了擺脱政治、經濟、文化的原始形態,開始不遺餘力地全方

① 《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四《書斷》條。

位地汲取唐代先進的物質文明和文物典章，其標誌之一就是派遣使者赴唐，從此，真正打開了中日間直通的漢籍東傳之路，漢籍主要來自中國本土。引進的漢籍不僅數量多了，而且呈現出了一定的系統性，主要的儒家經典及其注釋書基本齊備，醫藥、曆算方面幾乎包含了當時流行的主要著作。其四，八世紀奈良時期，政府、皇族、貴族浸沉在佛教文化、漢文化中，創造了燦爛的"天平文化"。其標誌就是頻頻派遣遣唐使。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買求書籍"，遣唐使成了漢籍東傳的主體。日本歷史上集中地、大量地引進漢籍並構築起一座規模宏大的漢籍庫就在此期。其中，吉備真備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日本引進、收藏漢籍的奠基人；他的《將來目録》是一部記載日本漢籍東傳最早的完備目録，可能是藤原佐世編纂《見在目》的主要根據之一。其五，九世紀平安前期，《見在目》成書三年後、寬平六年(894)，宇多天皇聽從了菅原道真的建議，中止了遣唐使，遣唐活動落下了帷幕。其原因是，日本律令制出現種種矛盾和破綻，政府不堪繼續承受莫大的遣唐經費開支；唐、新羅、日本商船頻繁來往日本，貴族們所追求的圖書珍寶已經有商人輸入，不必冒險渡海；唐朝已進入末期，凋敝衰落，在平安貴族的眼裏，已經失卻往日的光輝。中止遣唐，並非從此中止吸收中國文明，但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以日本中央朝廷為主體的自覺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文明的歷史告一段落。隨著"國家隊"退出歷史舞臺，"民間隊"取而代之，漢籍庫得以添磚加瓦，日臻完美。

五百年的文獻積累、規模宏大的漢籍庫，就是這部日本最早的敕編漢籍目録的成書的基礎①。

(二)其次，看一下日本的漢文化發展史。在日本，中國文化的展開在飛鳥、奈良時期，而其成長、成熟、分化及衰微則在平安時期。從桓武天皇延曆十二年(794)遷都平安京(今京都市中央部)至文治元年(1185)源賴朝在鎌倉(今神奈川縣鎌倉市)開幕府為止的歷史時期，史稱平安時期。學者把這個大約約四百年的歷史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前期又分為兩段：自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794)至嵯峨天皇弘仁、仁明天皇承和(810－848)間，是為"成長期"；清和天皇貞觀至宇多天皇寬平(859－898)是為"圓熟黄金期"。有的學者把前期稱為"弘仁、貞觀文化"，著名的日本文學史家小島憲之則把它稱為"國風暗黑時代"②。十世紀起，日本迎來了藤原氏北家為代表的攝關政治和國風文化漸漸興盛的新時期，中國文化發展史則步入學者所説的中、後期：自十世紀前半的醍醐天皇延喜、村上天皇天曆(901－957)年間至十一世紀初的一條天皇長保、寬弘(999－1012)年間，是為中興、分化期；自十一世紀後半、後冷泉天皇天喜、康平(1053－1065)始，經堀河天皇寬治後之院政期，至十二世紀後半的高倉天皇治承、安德天皇壽永(1177－1185)，是為"斜陽期"。

日本漢文化發展史的分期正好比筆者上述的漢籍東傳史的分期晚一個"單位時期"：八世紀的奈良時期，東傳史時值"日方中天"的時候，日本漢文化則處於開始興起的時期；到了九世紀的平安前期，當東傳史步入"斜陽西移"的時候，日本漢文化才進入"成長期"、"圓熟

① 漢籍文獻東傳的歷史與此目録的關係，參看《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② 小島憲之《國風暗黑時代の文學(上)》(塙書房，1968年12月)。

黄金期”。漢文化屬於意識形態,而漢籍則是漢文化的物質性的書面載體,前者比後者晚一個“單位時期”不難理解。

漢文化發展史前期,以天皇為首的日本貴族以及知識人以唐朝的制度、文化為楷模,研讀經典,頻開講筵,結集編書,抄録漢籍,漢文化活動,蔚為風氣,漢文著者泱泱輩出,競相撰述,各類漢文著述碩果累累。

比如,屬史書類的有:仁明天皇承和七年(840),藤原緒嗣等奉敕撰進《六國史》之三《日本後紀》四十卷;清和天皇貞觀十一年(869),藤原良房等奉敕撰進《六國史》之四《續日本後紀》二十卷;陽成天皇元慶三年(879),藤原基經等奉敕撰進《六國史》之五、日本第一部漢文實録體史書《日本文德天皇實録》十卷;宇多天皇寬平四年(892)五月,菅原道真等奉敕撰進《類聚國史》二百卷、目録二卷、《帝王系圖》三卷;醍醐天皇延喜元年(901),藤原時平等奉敕撰進《六國史》之六、《日本三代實録》五十卷。

屬法家類的有:天長十年(833),清原夏野等奉淳和天皇之勅撰成《養老令》的注釋書《令義解》十卷;清和天皇貞觀二年(860)左右,惟宗直本私撰第二部《養老令》的注釋書《令集解》五十卷;醍醐天皇延長五年(927),藤原時平、藤原忠平等奉敕撰成《延喜式》。

屬小學、類書類的有:空海於淳和天皇天長七年(830)編纂了日本現存最早的辭書《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解釋一萬六千個漢字的音義;天長八年(831),滋野貞主等又編成大型漢籍類書《祕府略》一千卷;菅原是善於陽城天皇元慶四年(880)以前撰成《東宫切韻》二十卷;僧昌住在醍醐天皇昌泰年間(898—901)撰成日本最早的漢和辭書《新撰字鏡》十二卷;源順於朱雀天皇承平四年(934)左右編成日本第一部漢和百科辭書《和名類聚抄(倭名類聚鈔)》。

屬醫家類的有:深根輔仁於延喜年間(901—923)撰進的日本最早的漢和藥名辭書《本草和名》;丹波康賴於圓融天皇永觀二年(984)奏上的日本最早的醫書《醫心方》三十卷。

屬漢詩文集類的,總集類有:嵯峨天皇即位不久,弘仁五年(814),小野岑守等奉敕編成日本第一部漢詩集《凌雲新集》。五年後,弘仁九年(818),藤原冬嗣等奉敕編成第二部漢詩集《文華秀麗集》。淳和天皇天長四年(827),滋野貞主等又奉敕編成第三部漢詩文集《經國集》。此外,選集類有成書於醍醐天皇延長年間(925—929)、今存最早的漢詩詩句專門選本、大江維時所編《千載佳句》,一條天皇時(986—1010)藤原公任編選的《和漢朗詠集》。别集類則有:成書於元慶四年(880)的都良香《都氏文集》,成書於寬平三年(891)的島田忠臣《田氏家集》,成書於延喜年間的紀長谷雄《紀家集》,成書於昌泰三年(900)的菅原道真《菅家文草》和成書於醍醐天皇延喜二年(903)的《菅家後集》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例舉的、涉及各學科領域的著述具有四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多“日本最早”、“日本第一部”。這既反映了學術文化的繁榮,又標誌著它的成熟;第二,多“敕編”。嵯峨天皇《凌雲集序》引曹丕《典論論文》“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經國集》之取名亦出於此,生動地説明繁榮、成熟的學術文化的局面是在帝王的提倡下出現的。第三,大都引載富贍、卷帙鉅大。《祕府略》千卷,引書竟達一千五百餘種;《篆隸萬象名義》釋字一萬六千;《新撰字鏡》收字約两萬一千;《和名類聚抄》(二十卷本)收詞三千三百,引書

四百七十五種;《本草和名》收載藥物一千〇二十五品;《醫心方》引書百餘種。第四,這些著述幾乎都帶有歸納、總結、集成、網羅的性質。《日本後紀》等正史,在"六國史"中占了四部,都是縱貫數朝歷史的記載。菅原道真的《類聚國史》,類似中國《會要》體史書,據《日本書紀》等五部編年體國史歸納綜合改編而成。惟宗直本的《令集解》是一部當時有關律令條文各種文獻的集釋。十世紀的最後一部格式《延喜式》,是日本的政治體制從律令國家向前期王朝國家轉型的標誌。《東宮切韻》集陸法言等十三家《切韻》之大成。《凌雲新集》、《文華秀麗集》和《經國集》,所謂勅編三漢詩文集,其中《經國集》不僅收録範圍遠溯到飛鳥時期文武天皇慶雲四年(707),多達一百七十八人、一千零二十三首,文體包括賦、詩、序、策文等,還例外地收録了空海的詩作,可謂飛鳥、奈良、平安前期的優秀作品的大匯集。《千載佳句》採收唐代詩人一百五十三家七言詩句一千八十二聯,乃今存最早的漢詩詩句專門選本。《和漢朗詠集》收録適宜朗詠的中日詩句八百零四則,其中入選唐代詩人二十九人、詩二百三十二首。

日本政府中止派遣遣唐使,這一中日交流史上劃時代的"結束",時在宇多天皇寬平年間,中國文化的"圓熟黄金期"、日本"國風暗黑時代"也是在寬平時期,两者絶非巧合。一個時代結束的時候,有必要給這一代作一個總結。寬平前後正值此時。在漢風鼎盛的氛圍中,在帝王的倡導下,跟上述的各類著述一樣,出現一部"敕編"的、"日本最早"的、收録宏富的、帶有歸納總結集成網羅性質的漢籍目録《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就不難理解了。《見在目》應運而生,是衆多的漢文著述中的一種,是一個時代的産物。

無獨有偶,延喜十四年(913),醍醐天皇下敕東大寺,令編撰佛教綜合目録,僧圓超等集録當時佛家華嚴、天台、三論、法相、律五宗章疏,編成《諸宗章疏》。此目與集漢籍之大成的《見在目》相映成輝,其背景也在於此。

(三)還不得不提到宇多天皇時期的具體的歷史背景。仁和三年(887)十一月至四年(888)四、五月間,發生了"阿衡事件",從此確立了平安後期以藤原氏為中心的攝關政治(即"關白制"),開啓了三百年所謂"藤原時代"。估計天皇下敕修目,乃應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基經之奏。上文引述的太田晶二郎在《日本曆標記"蜜"之上限》一文注三中所説的:"蓋在阿衡紛争以後,佐世蒙基經庇護奉敕而作。"其言極是。直至寬平三年(891)一月去世,基經權勢炙天,宇多天皇"垂拱而仰成",基經意欲所為,天皇豈敢不從?基經上書讓他修目是具有其政治意圖的。佐世並非一位僅僅具備足夠漢文化修養的學者,他是基經家司,是基經極力"捧"上去的、藤原家族唯一的"儒者",在"阿衡事件"中又為基經竭盡汗馬之勞,讓這位藤原家的學術文化代表修撰一部日本國漢籍總目録,無疑是"藤原時代"中的一項文化偉業。事實也證明基經達到了這個目的。從此,這部敕撰目録被奉為圭臬,成了後世宫廷議事的具有權威的文獻依據之一,平安直至鎌倉時期,議定年號時都要查核所據漢籍是否見於這部目録①。

這才是《見在目》成書的背景和目的。

---

① 具體史料,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太田晶二郎是一位識見博洽、治學嚴謹的古文獻研究家。他三十餘年的研究,著作等身,可他在總結自己卓有成就的研究生涯時,獨獨強調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他有關《見在目》的評價:"至今為止的通説,以為此目録是為冷然院燼餘書所編書目。我力排此説。我認為,此目録是正當隋、唐文化輸入告一段落時期,抱著回顧、總計到當時為止,有哪些、有多少、實存於日本的漢籍的意圖而編修的,從而更深地理解此目録的意義和價值。"[①]這話説得很中肯。那個所謂"貞觀火災説",把火災説成編目目的,把《見在目》視作一部燼餘書目,實際上影響到對這部目録的價值以及其性質作出正確的理解[②]。

太田晶二郎二十幾年前説的話,直到今天還具有現實意義。

這篇論文旨在考察《見在目》的成書背景以及成書年代。這裏説的《見在目》,包括《本朝見在書目録》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两部目録。這两部目録以及今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室生寺本)三者的關係,當然也跟《見在目》的成書有關,可以説是成書這個論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三者的關係比較複雜,而且牽涉到這部目録的編撰、目録的書名、《本朝目》的編撰者等問題,筆者另撰有專題論文,均見《研究篇》,請互相參看。

附記:本文的部分内容曾於 2011 年 11 月 5 日在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臺北大學圖書館召開的第二届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題為《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

① 《日本漢籍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報》第 8 號,1974 年 3 月)。

② 有關這部目録的性質,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藤原佐世撰有《本朝見在書目録》(以下簡稱《本朝目》)。此目不夠完善,佐世奉敕加以修訂、補充,并改書名為《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以下簡稱原本《日本目》或原本),於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奏進[①]。其稿本很可能跟其他財物一起在佐世離京赴任陸奥前獻納給了藤原家的族寺興福寺。今本的母本是原本《日本目》,但并非藤原佐世的進呈本,極可能是他的稿本;室生寺本(以下稱今本《日本目》或今本)則是佚名據稿本作了删節的略鈔本,之後又經"好事者"增損點竄[②]。

《本朝目》、原本《日本目》與今本《日本目》這一部目録的三個文本,既一脈相承又各不相同,可以考知一些三者的異同,但論述其編撰工作及目録的性質,限於史料,只能着眼其"同",無視其"異",而且,三個書題的共同部分又是"見在書目録",故本文題之為《見在目》。

本文旨在探討藤原佐世當年是怎麼樣進行他的編撰工作的,並兼論《見在目》這部日本最早的漢籍目録的性質。

藤原佐世的編撰工作,可以用三句話歸納:其體例以及部分著録内容主要模仿、參考了《隋書·經籍志》[③],給一部分著録書作了獨特的、必要的注釋,著録的根據是傳入日本的、其所聞見的中國人所撰漢籍及有關目録。

分述如下:

一、《見在目》的體例主要模仿《隋志》,稍加變通。

1. 序:《隋志》卷首有總序,四部各有後序,二級類目又有小序,這些序文闡述文獻聚散歷史,考鏡學術演變源流。藤原佐世没有必要、恐怕也做不了這些文章,所以付之闕如。

2. 分類:《見在目》仿《隋志》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然不署"經、史、子、集"之名。二級類目,亦同《隋志》,分四十家(類)。經部十家:易、尚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異説、小學;史部十三家: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土地、譜系、簿録;子部十四家:儒、道、法、名、墨、縱横、雜、農、小説、兵、天文、曆數、五行、醫方;集部三家:楚辭、别集、總集。其中,不同於《隋志》者两家:改"緯書"為"異説",改"地理"為"土地",其依據不詳。梁阮孝緒《七録》作"土地",或取資於《七録》。太田晶二郎以為,《隋志》

---

① 佐世任"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在寬平三年,有三個可能的時間段: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間、三月九日至十月八日之間、四月十日至十月八日之間。這部目録的稿本應該較早就已成書,但最終成書、奏進的時間應該在上列的某一個時間段。參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② 有關的考證,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③ 《見在目》的體例以及部分著録内容,很可能還模仿、參考了吉備真備帶回日本的《集賢院見在書目録》,參看《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第五節。

刻意模仿《七録》,古本《隋志》也許正作"土地"。

《隋志》於道經、佛經,有序無目,僅"録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但並非道家、釋家圖書一律不録,有些書歷來視作外典,如《釋家譜》、《内典博要》、《高僧傳》、《黄帝龍首經》、《九宫經》等,照樣收録。這一點《見在目》也仿《隋志》。

3. 有的二級類目(家)之下又分列細目(三級類目):《隋志》每一類(家)中又分細目,其著録書實際上是按細目排列的。其細目名雖未一一標明,然大體可以依順序考知,是謂"暗分細目"。比如,五行家,其排列細目的順序是:占曆、風角、九宫、太一、式經、遁甲、逆刺、鳥情、元辰、六壬、易占、雜占、堪輿、婚嫁、産乳、登壇、占夢、祥瑞、相書等。有的則更有細分,如相書,又分為:相宅、相墓、相法、相印、相馬牛禽貝等。

《見在目》亦仿《隋志》,在一些著録書内容比較複雜多歧的類目之首標明細目。但是,今本僅存子部最後三家:曆數、五行和醫方。曆數家的細目是:"曆術、九章、漏尅、海嶋、算。"五行家的細目是:"咒禁、符印、五行、六壬、雷公、太一、易、遁甲、式、相、仙術。"醫方家的細目是:"醫針、合藥、仙方。"

4. 部數、卷數的統計:《隋志》在二級類目類末,説明該類著録書的部數和卷數。據四辻善成(1329—1402)《河海抄》卷一三《若菜》摘録的《見在目》樂家開頭的文字:"樂家,廿三部,二百七卷。"[①]可以推斷,《見在目》也記録二級類目的部數和卷數。這也是模仿《隋志》的,只是把部數、卷數的統計數字移到了每個類目之首而已。

僧顯真《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曆本事》條記録《見在目》五行家三級類目之一,曰:"遁甲書,四十八部,六十二卷。"[②]據此,可以推斷,原本《見在目》部數、卷數的統計,不僅限於二級類目,也許有的三級類目也附有統計數字。

據以上史料以及今本所見的體例,可以復原原本每家類目的附注:◎◎家。××部×××卷。○○××卷、●●××卷、◇◇××卷、◆◆××卷、△△××卷、▲▲××卷。[③]

5. 著録書的排列:

以内容比較龐雜的五行家為例,其著録書的排列,實際上分為两個層次:首先,按書名開頭或書名中含有數字"三"、"四"、"五"、"六"、"八"、"九"排列,然後,再按太一、易占、遁甲、式經、雜占、相書、陰陽、讖書、鏡書、葬書等排列,大致可以揣摩捉摸,也算得"整齊有序"。"三"字的由《三甲神符經》至《三原伯子》,"四"字的由《四天王讖》至《四式出門法》,"五"字由《五行法》至《五行葬圖》,"六"字由《六壬雜占》至《大道老君六甲祕符》,"八"字由《八史圖》至《八史神符》,最後"九"字由《九宫式經》至《交異九宫經》。按數字排列者,當出於佐世之手,可謂别出心裁。比如,《三甲神符經》、《三五神禁治一切並存法》、《三五神禁》等,正好書名既有"三"字,又屬咒禁,列於此類之首,還説得過去。但是,入"四"字類的《四天王讖》當歸讖書,入"五"字類的《五姓葬圖》當歸葬書,入"六"字類的《六甲左右上符》當歸符印,這些書皆因拘於書名中的數字,以"數"害義,亂了編序。

---

① 玉上琢彌編、山本利達、石田穰二校訂《河海抄》(角川書店,1968年6月)。

② 鈴木學術財團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1卷史傳部10(鈴木學術財團,講談社,1972年4月)。

③ 案:◎為二級類目名,○、●、◇、◆、△、▲為三級類目名,×為數字。

6. 著録方式也模仿《隋志》,依書名、卷數、编撰者順序著録。

有的照抄《隋志》。例如,經部易家著録《周易》十卷,曰:"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0004)史部土地家《三輔故事》二卷,曰:"晉世撰。"(0592)一字不差。

因為抄《隋志》,有的條目,《隋志》錯了,《見在目》也就跟着錯。比如,古史家著録《漢紀》卅卷,曰:"魏秘書監荀悦撰。"(0432)"魏"當作"漢"。雜傳家《高僧傳》十四卷,釋僧祐撰(0560),此書乃釋慧皎撰。

有的甚至抄也抄錯了。比如,雜史家著録《晉書抄》卅卷,曰:"司馬綽撰。"(0461)此書見《隋志》、两《唐志》,撰者乃梁豫章内史張緬。"張緬"怎麽會誤成"司馬綽"呢?原來,《隋志》在這一條前著録了荀綽《晉後略記》,藤原佐世參考《隋志》時,閲書錯位,誤署撰人,又譌"荀"為"司馬",遂出來一個莫須有的"司馬綽"。又,小説家著録《燕丹子》一卷,曰:"晉處士裴啓撰。"(0817)裴啓是《語林》的撰者,怎麽會變成《燕丹子》的撰者呢?查《隋志》,原來《隋志》在《燕丹子》條下轉録《七録》所載《語林》十卷,曰:"東晉處士裴啓撰,亡。"故知藤原佐世誤録《隋志》之《語林》條注文[①]。

不過,正因為《見在目》不少條目抄自《隋志》,所以,往往可以用《隋志》校正今本《見在目》。子部道家著録《老子》二卷,曰:"月柱下史李耳撰。漢文時河上公注。"(0647)查核《隋志》,可以知道"月"乃"周"之誤,"漢文"當作"漢文帝",脱"帝"字。同樣的道理,倒過來用今本《見在目》又可以校正《隋志》。經部詩家著録《毛詩》廿卷,曰:"漢河間大傳毛萇傳,鄭氏箋。"(0049)顯然,"大"乃"太"之誤,"傳"乃"傅"之誤。"傅"雖誤作"傳",尤存其形,可正《隋志》之誤。《隋志》作"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引《見在目》此條,曰:"案此稱'太傅',足訂本志題'太守'之誤。"中華書局標點本《隋書》就是據此作了改正的。

狩野直喜説:"開卷第一感覺,此書酷似《隋書·經籍志》。蓋佐世所在時代,《隋書》乃最新之正史,故仿之也。"[②]川口久雄也説:"依當時最新的《隋志》整理編集。"[③]

話都説得不錯。但須補充的是,藤原佐世在體例或撰寫著録書附注時,主要依據雖是《隋志》,但肯定還參考了《隋志》以外的一些目録。今本《見在目》史部簿録家就著録了四家目録:陽玠的《諸史目》(0625)、阮孝緒的《七録》(0626)、何茂庶的《四部書目録》(0627)、《麟臺書目録》(0628)[④]。此外,《東觀漢記》條(0416)附注徵引了"吉備大臣所將來"的《目録》以及附注中提及的唐《集賢院見在書目録》[⑤],佐世都可以利用。

---

① 案:或《見在目》"燕丹子一"之後,脱"語林"二字,"晉處士裴啓撰"六字當在"語林"後。這個可能性不大,録以備考。

② 《日本國現在書目録に就いて》,《藝文》第1卷第1號,1910年4月;《支那學文藪》,みみず書房,1973年4月)。

③ 《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の研究》,三訂,明治書院,1975年12月。

④ 案:有的研究者,如小長谷惠吉把史部薄録家著録的《帝王目録》、《僧數録》、《内典僧數》也算作參考文獻,恐怕不合适,《帝王目録》不是目録,是簡述歷代帝王的世系、傳記的書,《僧數録》等則是記載僧人姓名、數量的文書。

⑤ 案:佐世看到、利用《集賢院見在書目録》,僅屬推測,姑列于此。矢島玄亮把此目録也算為佐世直接的參考文獻,這是誤讀了《東觀漢記》條的註文。註文中"其《目録》注云"至"故且隨寫得如件"一段話,是佐世徵引"吉備大臣所將來"《目録》的文字,首尾两段句才是佐世的話。

但是,《見在目》自有它的獨特之處。

二、《見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藤原佐世在"書名"、"卷數"、"編撰者"三要素以外,還給一些著録書添加了注釋。

鎌倉時期法隆寺僧顯真《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曆本事》提到了"依世《録》中注之"。鎌倉後期僧法空《聖德太子平氏傳雜勘文》卷下一《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書事》條明確説:"已上佐世《録》中注定。"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引《國名風土記》(原注:此書作者不詳,蓋卜部家所作)佚名批注曰:"《見在書目録》云,合四十家,始自易家,至總集家,所在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凡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本云,於時至德元年(原注:甲子,1384)九月望書之。"[①]顯真《目録抄》中的"世《録》",脱"佐"字,當作"佐世《録》"。所謂"佐世《録》",無疑就是藤原佐世的《見在書目録》。在有關《見在目》的流傳史料中,顯真、法空两條第一次提到了《見在書目録》的撰者(藤原)佐世的名字。至於《國名風土記》佚名批注"藤原佐世注文",當然指的就是藤原佐世编撰《見在目》時所加的附注。今本卷末有一段記述唐朝宫廷藏書文字,其中有"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一語,正與批注"凡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相合。

今本《日本目》不是藤原佐世的原本,所以附注的情況就比較複雜。大致可以分作两大類:

(一)是藤原佐世所加還是後人所加,難以確定。比如,史部土地家《山海經》廿一卷,注曰:"見十八卷。"(0581)子部雜家《兼名苑》十五卷,注曰:"今案卅卷。"(0765)又如,在經部易家、尚書家、小學家和史部雜史家、舊事家的十三種著録書後標注的"冷泉院"。"冷然院"改名"冷泉院"在藤原佐世身後,標注"冷泉院"理應出後人手,然實際上没有這麼簡單,也許是經後人篡改[②]。

(二)藤原佐世所加。所注内容,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

1. 對卷帙數作補充説明。經部小學家著録《桂苑珠叢》十卷,注曰:"李思博撰。第一帙。件本一百卷,而見在只第一帙,其餘未知在否云云。"(0298)子部天文家《天文録石氏中官占》三卷,曰:"上、中、下。"(0885)集部總集家《要集》十八卷,曰:"上、下帙。"(1542)又,經部禮家《禮論條牒》二卷,此書完帙當為十卷,著録乃殘本,故注曰:"第四、第七。"(0092)

2. 補注、提示著者。子部天文家《簿讚》三卷,注曰:"上卷魏石申、中卷甘文卿、下卷晉巫咸。"(0922)子部五行家《易林》十八卷,注曰:"右術京房、郭璞等七人雜撰。"(1080)著者不詳者則存疑,史部正史家《陳書》卅六卷,注曰:"唐姚思廉、魏徵撰歟?"(0430)

3. 補注别本、附屬本、文本特徵。經部尚書家《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注曰:"或本伏生注。"(0037)經部詩家《毛詩義疏》十四卷,注曰:"一卷《問答》。"蓋梁武帝蕭衍所撰《毛詩問答》附《義疏》而行(0055)。史部正史家《後漢書》九十二卷,注曰:"龕本。"(0417)據狩谷棭齋考證,所謂"龕本",指的是文字龕大、没有小字注文的白文本[③]。

---

① 以上所引史料全文及詮釋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② 參看《研究篇·冷然院與冷泉院》。

③ 參看《資料篇·室生寺本流傳有關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静嘉堂文庫藏狩谷棭齋校本識語。

4. 説明著録的根據。經部禮家《御删定禮記月令》一卷，注曰："《冷然院録》云：'一卷，第一卷。'"(0082)史部土地家《括地志》一卷，注曰："元數六百卷，《圖書録》只載第一卷。"(0595)

5. 提示著録書内容。經部易家《周易》十二卷，實際是張璠的《集解》，故注曰："東晉秘書郎張璠集廿二家解。"(0005)史部土地家《洲縣圖經》注曰："關内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劍南道、江南道、淮南道、嶺南道，各一卷。"(0607)

6. 説明著録書收藏情況以及著録的根據和理由。最好的例子就是《東觀漢記》、《後魏書》两部著録書的附注。

史部正史家著録《東觀漢記》百卌三卷，曰："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録》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廿七卷，與《集賢院見在書》(案：指《集賢院見在書目録》)合；一本百四十一卷，與《見書》(案：亦指《集賢院見在書目録》)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與两本目録不合。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隨寫得如件。'今本朝見在百卌二卷。"(0416)此條附注的意思是：《東觀漢記》，《隋志》作一百四十三卷，"本朝現在"實存一百四十二卷，少一卷。此書乃吉備真備從中国攜歸的，於是，藤原佐世查檢了真備的《將來目録》，發現《將來目録》所著録的两本卷數既不同於《隋志》也不同於"本朝現在"書，於是，不依實存卷數而依《隋志》著録。

史部正史家著録《後魏書》百卷，曰："隋著作郎魏彦撰。右《經籍志》所載數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彦相雜纔六十卷也，其餘未知所在。今為待後來，全載本數。"(0428)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後魏書》撰者魏澹，字彦淵，以字行。今本《隋志》、《隋書》本傳、《北史》本傳避唐高祖諱改"彦淵"為"彦深"，當時傳入日本的唐本則闕"淵"字，藤原佐世未能詳考，照實著録。這一條注文是説明為什麽著録《後魏書》不用"本朝見在書收"的六十卷而用《隋志》的一百卷的理由。

7.《見在目》不僅在體例上模仿《隋志》，而且所加注釋也參考了《隋志》。有的照抄《隋志》。例如，子部墨家著録《隋巢子》一卷，曰："巢似墨翟弟子。"(0715)子部雜家著録《纂要》一卷，曰："戴安道撰。又云顔延之撰。"(0732)這些條目，都跟《隋志》一字不差。有的只是稍微調整了一下語序，子部縱横家《鬼谷子》條，曰："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皇甫謐注。"(0718)《隋志》的原文是："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

三、藤原佐世編撰《見在目》，其文獻依據主要的是他所見聞的實存圖書，此外，還利用了一些有關的目録或文獻記録。和田英松在《關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文中説："此書非其他著述，乃目録，採録當時實存典籍，須查實物。"川口久雄説："蓋冷然院火災，秘閣圖書為灰燼，遂奉命編撰日本當時圖書目録，調查校書院、御書所、冷泉院①、大學寮、勸學院藏書，參考其藏書目録，依當時最新的《隋志》整理編集。"這些話説得都不錯。

上列七種附注，内容各異，除了第4條、第7條，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非目驗當時實存的著録書不可，附注的"著作權"非《見在目》編撰者莫屬，它們不可能出於没有看到

① 案：藤原佐世在世時，冷然院尚未改名冷泉院，川口似乎誤把冷然、冷泉分為两院了。

過著録書的人之手。

此外，有一部分唐代以前的著述，著録内容不同於《隋志》；有的是唐代著述，《隋志》并未著録，這些圖書大致也應當視作據實存著録。

書名之例。別集家著録《東皋子集》五卷(1358)。此書两《唐志》作《王績集》五卷，乃吕才編集本；盛唐時陸淳删五卷為二卷，題《東皋子集》，《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等著録者是也。有的研究者據两《唐志》，以為吕編集本題《王績集》，《東皋子集》之名肇於陸淳二卷本①。《見在目》此條一定據實存書著録，不僅題作《東皋子集》，而且是五卷本，可知王績集之書題原來就是《東皋子集》，两《唐志》未據實際的書名著録，陸淳也未嘗改題；至少唐代五卷本既有題《王績集》者，亦有題《東皋子集》者。

撰者及卷數之例。子部醫方家著録："《開元廣濟方》五卷，御製。"(0576)又著録："《食注》一卷，御注。"(0579)這两部書的撰者是唐玄宗。《見在目》的編撰者是日本人，徑稱"御製"、"御注"跟他的身份不相符合，顯然，是據唐本照録的。又，史部傳記類著録："《研神記》一卷，梁湘東王撰。"(0574)子部雜家著録："《金樓子》十卷，蕭世誠撰。"(0727)同一個撰者，前者，《隋志》稱其名，謂蕭繹撰，《見在目》不稱名，作"梁湘東王"。後者，《隋志》稱"梁元帝"，而《見在目》又偏偏稱其字。這種本身體例的不一致，正説明藤原佐世是據實存原本著録的。再説，前者，《隋志》作十卷，《見在目》僅一卷，可知實存書乃殘本，非完帙也。

這些反映在今本中的具體例子都説明了藤原佐世編撰《見在目》的根據主要是當時實存的圖書。

這些圖書收藏在哪裏呢？川口久雄列舉校書院、御書所、冷然院、大學寮、勸學院等處。此外，還應該加上圖書寮；圖書寮，屬中務省，相當於當時的"國立圖書館"。又，進入平安時期後，真正執掌國家藏書的是御書所、内御書所和一本御書所等處。總之，這些是宫廷、皇室的藏書之處。

筆者以為，除了宫廷、皇室藏書外，還應該包括寺院的藏書以及貴族知識人的私家藏書。

先説寺院、神社的藏書。入唐僧的"將來目録"以及寺院的"寫經目録"所記載並見於《見在目》的漢籍，有的進貢、傳抄進宫内，有的流出歸於私家，但不可否認大部分還是留存、收藏在寺院裏。寺院的藏經樓裏，收藏着佛教經典，無疑也收藏了一些漢籍。日本今存善本多出於寺院、神社，其原因就在於此。藤原佐世既有可能利用這些目録，也完全有可能在寺院目驗實存圖書。比如，智證大師圓珍携歸漢籍四十一種，六種見《見在目》：真諦《金七十論》三卷(0809)、《古今佛道論衡實録》三卷(0808)、《七曜曆》一卷(0967)、《三元九宫》一卷(1092)、《表集》三卷(1435)、《詩集》一卷七十二首題《李山人所居為初》(1405)。圓珍，是佐世的佛門朋友。他死後，三善清行為他作傳，《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曰："和尚晚年特愛遇尚書左少臣藤佐世、起居郎善清行。綢繆恩好，如有宿世之契焉。故可著述和尚之

① 萬曼《唐集敘録》(中華書局，1980)。

遺美者，此两人當任也。”[①]關係非同一般，説佐世在圓珍處看到過這些圖書，恐怕不能算牽強吧？

再説貴族私家藏書。佐世當過藤原基經的家司、侍讀，無疑可以看到這位當時最有權勢的太政大臣的家藏圖書。他屬藤原家族，也能可以看到“藤原四家”的藏書。他還可以接觸到許多知識人的私家藏書。比如，他的老師是平安前期的大學者菅原是善，是善的兒子就是被稱為日本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道真或許跟佐世還是翁婿關係。菅原家族的藏書，他恐怕也可以盡情閲覽。僅以韻書為例，菅原是善匯考陸法言等十四家《切韻》撰成《東宫切韻》。十四家中唯“薛峋”一家不見《見在目》，絶非偶然。此外，藤原“式家”之祖藤原宇合曾任遣唐使，佐世的母親是平安早期的公卿菅野真道曾預修《續日本紀》，作為一名“儒者”的佐世本人以及他的親族均富於收藏。他精治《孝經》，元慶三年(879)嘗為陽成天皇進講唐玄宗《御注孝經》。寬平六年(894)，他還在謫所撰有《古今集注孝經》九卷[②]，既稱“集注”，手頭必備古今《孝經》各種注本。他即使被遠貶陸奥，也帶去了不少圖書。

至於貴族知識人之私家藏書，多見於史載，略舉二例。《續日本紀》卷卅六天應元年(781)六月條：“大納言正三位兼式部卿石上大朝臣宅嗣薨。……捨其舊宅。以為阿閦寺。寺内一隅，特置外典之院，名曰芸亭。如有好學之徒，欲就閲者，恣聽之。仍記條式，以貽於後。其略曰：内外两門，本為一體，漸極似異，善誘不殊。僕捨家為寺，歸心久矣。為助内典，加置外書。地是伽藍，事須禁戒。庶以同志入者無滯空有，兼忘物我。異代來者，超出塵勞，歸於覺地矣。其院今見存焉。”又，《日本後紀》卷八延曆十八年(799)二月乙未條：“贈正三位行民部卿兼造宫大夫美作備前國造和氣朝臣濂麻吕薨。……長子廣世……便為大學别當。……大學南邊以私宅置弘文院，藏内、外經書數千卷。”石上宅嗣所設芸亭院專藏漢籍，乃日本最早的開放式的私家漢籍圖書館。和氣廣世私藏動輒數千卷。芸亭、弘文二院，佐世豈會不知？二院既然是私家圖書館，當編有目録。説佐世曾查閲其藏書或據其目録著録，恐怕不能説是臆測吧？

值得注意的是，藤原佐世在編撰《見在目》時，其依據除了實存圖書以外，其還有一些有關的目録。上引川口久雄之説，不僅謂“調查校書院、御書所、冷泉院、大學寮、勸學院藏書”，而且説“參考其藏書目録”。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一卷收録了一種《見在目》影印本，其《解題》説：“難以相信佐世全部目睹這些漢籍，或有據有關記録、目録著録者。”[③]

筆者以為，至少使用了以下五種目録：

朝廷藏書目録。如，上文介紹《見在目》附注内容之4裏提到的《圖書録》。佐世似乎並没有目驗《括地志》原本。《圖書録》，和田英松以為也許是一部當時圖書寮的藏書目録。

皇室藏書目録。如，在上文介紹《見在目》附注内容之4裏提到的《冷然院録》。細品文意，《御删定禮記月令》一卷，是據《冷然院録》著録的。冷然院，乃平安時期後宫之一；《冷然

①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2卷《史傳部》11(鈴木學術財團，1972年4月)。

② 參看《研究篇·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

③ 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汲古書院，1979年3月)。

院録》,應該是一部皇室藏書目録[①]。

遣唐使以及入唐留學生、留學僧的"將來目録"、"請來目録"。如上文介紹《見在目》附注内容之6《東觀漢記》條提到的"吉備大臣所將來"的《目録》以及最澄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録》(《圓宗録》)、《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録》(《越府録》)、空海的《御請來目録》、圓仁的《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録》、《入唐新求聖教目録》、惠運的《惠運禪師將來教法目録》(《安祥寺和尚請來目録》)、圓珍的《開元寺求得經疏記等目録》、《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青龍寺求法目録》、《智證大師請來目録》等[②]。

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吉備大臣所將來"的《目録》。《東觀漢記》條提到了吉備真備。他於元正天皇靈龜二年(716)赴唐,天平六年(734)歸國,獻書朝廷,事見《續日本紀》卷一二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條,該條只記録了所獻《唐禮》、《大衍曆經》、《大衍曆立成》、《樂書要録》等四部書,僅舉例而已,如《見在目》收録的《東觀漢記》就没提到。筆者認為,他是一位日本漢籍東傳的里程碑式人物,日本蒐求、引進、收藏大宗漢籍的真正的奠基人。他的《將來目録》是見於記載的日本最早的漢籍目録,是一部奈良時期記載日本漢籍東傳的最完備的目録,是藤原佐世編撰《見在目》的主要根據之一,《見在目》所具備的不同於《隋志》的特點也許來自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③]。

宫廷、寺院、神社的"寫書目録"、"寫經目録"。據記載,應宫廷及東大寺、國分寺等官寺之需,天平十年(738)始設置寫經司,十五年(743)以後改為寫經所,此外,尚有寫一切經所等。其實,在設寫經司以前就有抄寫漢籍的記録,比如,日本現存最早的寫經所留下的記録是《皇后宫職寫經所》[④]。較早的還有天平二年(730)的《寫書雜用帳》[⑤]、天平三年(731)的《寫經目録》[⑥]等。這些寫經所除大量抄寫佛教經典外,亦抄一些漢籍。《寫書雜用帳》就留下了抄寫《白虎通》、《離騷》、《方言》、《三禮儀宗》等記録。最有名的就是天平二十年(748)六月十日的《寫章疏目録》[⑦],記録了漢籍四十四部。石田茂作曾編《奈良朝現在一切經疏目録》,作為附録載於他的名著《見於寫經的奈良朝佛教之研究》[⑧]。《目録》所附的《外典目録》就是根據《正倉院文書》編纂的,漢籍共七十六種。《弘明集》、《高僧傳》、《釋迦譜》、《辨正論》等,《隋書·經籍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均作漢籍著録,如果計入的話,除去重複者,則有八十三種。筆者據自養老六年(722)《大安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至天平勝寶五年(753)《未寫經律論集目録》凡十數種抄經目録、資財賬目有關記録查檢漢籍,見於《見在目》的有六十五種[⑨]。

---

① 參看《研究篇·冷然院與冷泉院》。

② 均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目録部。

③ 參看《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研究篇·見在目的嬗變與流傳》。

④ 事見《日本書紀》天武天皇元年(697)三月條,參看竹内理三《寧樂遺文》卷下《各説》。

⑤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一。

⑥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七。

⑦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三。亦見《中日文化交流史叢書》第9卷、王勇、大庭脩編《典籍卷》第一章大庭脩《中國典籍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⑧ 《東洋文庫論叢》11(東洋文庫,1930年)。

⑨ 具體書名參看《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私家藏書目録。如石上宅嗣的芸亭院、和氣廣世的弘文院的藏書目録當編有目録。

四、最後,談一下《見在目》這部目録的性質。

根據以上的論證,可以澄清以下四種誤解。

誤解之一,把《見在目》看作一部燼餘目録。

貞觀乙未十七年(875)正月,冷然院遭遇火災,"秘閣收藏圖籍文書為灰燼",事見《三代實録》卷二七。今本《見在目》中,偏偏又有三十部著録書標注了"冷然院"或"冷泉院"①。於是,把《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中的"見在(現在)"解釋為"貞觀"十七年火災之後,把"目録"視作燼餘書目。

此説一般以為始於安井衡(1799—1876),其實不是,最早是近藤重藏(1771—1829)提出來的。《正齋書籍考》曰:"是書本邦貞觀中藤原佐世奉勅撰。"②他説得比較含蓄,小長谷惠吉把他的話發揮清楚了:"筆者寧信正齋'貞觀説',蓋貞觀年間奉敕,寛平三年以後撰進。如認可貞觀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冷然院火災遂有編目動機,編目自當即在當年,至遲次年,豈有空隔災後至寛平漫漫十幾年之理?"③

安井衡(息軒)撰《跋現在書目後》説:"按史,先是,貞觀乙未,冷泉院(案:當云"冷然院")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作,而所以有'現在'之稱也。"④山田孝雄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文中説得就直截了當了:"先是,貞觀十七年冷然院火災,累代圖書,多為灰燼,本書正為輯録當時本朝'現在'的燼餘圖書而作。"⑤

安井衡的《跋》是他在嘉永四年(1851)為塙忠寶出版《續羣書類從》本所撰的,山田孝雄的文章則是為大正十四年(1925)古典保存會影印出版室生寺本而作的《解説》,两篇文章隨两本傳布,"燼餘説"於是廣為流行,其影響不可小覷。

此説涉及到《見在目》的成書。其實,冷然院火災跟《見在目》成書的關係的説法只是安井衡的揣測而已,也許是編纂目録的背景材料之一,但跟成書并没有必然的聯繫⑥。再説,藤原佐世編目的依據不僅有火災後留存的圖書,還有記録火災前圖書的目録,比如《冷然院録》。所以,"燼餘説"不可取。

誤解之二,把《見在目》看作是一部當時的宫廷、皇室的藏書目録。上文所引川口久雄論述就是這種的看法。這種觀點忽略了寺院、神社以及貴族知識人的私家藏書;況且,此目録既然兼採朝野,不拘一處,已經不能稱之謂某處的藏書目録。

誤解之三,把"見在"完全等同於"現存"。"見在"的意思就是"現存",這没有錯,這是藤原佐世給此目録取名的原意,所以,把《見在目》所著録的圖書理解為當時"現存",大致不錯。但如上述,他編撰此目録時,除了依據當時"現存"的圖書以外,還利用了各種目録。不

---

① 詳見《研究篇・冷然院與冷泉院》。

② 國書刊行會編《近藤正齋全集》卷一(複製本,第一書房,1976年6月)。

③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くにたち書の會,1936年)。案:小長谷説"寧信正齋'貞觀説'",只是給近藤的"貞觀説"作註腳,實際上他認為貞觀年間奉敕開始編目,成書撰進則在寛平三年以後,跟"貞觀説"不同。

④ 《續羣書類從》卷884雜部34(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76年;亦見《息軒遺稿》卷三。

⑤ 《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年;參看古籍保存會影印本山田氏《解説》。

⑥ 參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能排除這些目録所著録的圖書之中有少數的在佐世編撰此目時已經佚失。比如,標注"冷然院"的、即採自《冷然院録》的圖書很可能已經亡於貞觀火災。筆者以為,對"當時"、"見在"的理解最好稍微寬泛、模糊一些:"當時",既指當佐世編撰此目之時(平安前期末),也包括成書之前(主要是奈良、平安前期),即指直到佐世編撰此目之時;"見在",既指成書時"現存",也包括一小部分曾經實存。

誤解之四,把《見在目》著録的圖書全部理解為曾經藤原佐世查檢目驗。為編撰《見在目》,佐世必須查檢圖書,毋庸置疑大部分著録書曾經目驗,然各種目録亦其編撰工作的憑藉之一,故未必全部親覩。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給《見在目》定性呢?《見在目》到底是一部什麼目録呢?

太田晶二郎説它是一部"日本國内圖書總目録"。其意囊括朝廷、皇室、寺院、私家等所藏日本國内所有圖書,故謂之"總"。唯範圍似乎大了一些,因為這部目録并不包括和籍以及日本人的漢文著作。當年天皇敕令藤原佐世编撰這部漢籍目録,其目的就是對從飛鳥時期以來傳入日本的漢籍做一次歸納和總結,所以,這個"總"字倒是體現了《見在目》所具的這個總結一代文獻的性質,很是切當。

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解題》説:"蓋是一部記録當時傳世的漢籍目録。"定義比較模糊,反而比較準確。

綜合上述的考證以及先賢的見解,筆者認為,《見在目》不是一部燼餘目録,也不是一部某處的藏書目録,而是一部記録日本國平安前期為止的傳世的漢籍總目録。

對此定義,補充説明五點。

第一,所謂"平安前期為止"的意思。日本史學家把平安時期(794—1185/1192)分為前、中、後三期,前期結束的主要標誌性歷史事件是寬平六年(894)停止遣唐使、延喜九年(909)藤原時平之死,《見在目》成書在寬平三年(891),故把此目録收録漢籍的時限定為"平安前期為止"。

第二,所謂"漢籍",既不是指所有的漢文典籍,也不是指所有的中國文獻典籍,而是指除中國佛教典籍即所謂"内典"以及道教經籍以外的、傳統的以經、史、子、集分類的中國文獻典籍。

第三,所謂"總目録"之"總"的含義如上述,不是網羅所有漢籍的意思,佐世不可能"竭澤而漁"。今天,憑藉其他史料,尚可以確認有不少奈良、平安時期傳世的漢籍不見於《見在目》①。

第四,《見在目》還兼有待訪目録的性質。内藤虎次郎説:"藏書處冷然院焚毁……有必要記録當時已有圖書,以備以後收集圖書之用,於是編撰此《日本國現在書目》。"②他没有列舉證據,筆者給他補充。上文在論及《見在目》的特點之一、藤原佐世所加注釋時、引用的《後魏書》條曰:"右《經籍志》所載數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彦深相雜纔六十卷也,其餘未

①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指瑕》。

② 《平安朝時代の漢文學》(《日本文化史研究》,增補第8版,弘文堂,1946年10月)。

知所在。今為待後來，全載本數。”“為待後來”就是“待訪”。不過，這個性質是附帶的。

第五，有的學者認為，《見在目》也許是以當時傳到日本來的中國目録為“框架”、把日本存有的圖書補充進去而撰成的。之所以會有這個看法，是因為，據奈良、平安時期的史料記載，《論語鄭玄注》(0187)并未傳入日本，而此目録經部論語家卻著録了此書。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新見解，不妨深入討論①。果真如此的話，筆者以為，那“框架”很可能是吉備真備帶回日本的《集賢院見在書目録》；《見在目》的體例以及部分著録内容，不僅模仿、參考了《隋書・經籍志》，而且模仿、參考了《集賢院見在書目録》。

① 高橋均《論語鄭玄注は日本に傳來したのか——令集解・穴記の説を中心として》、《論語鄭玄注は日本に傳來したのか(續)》，《中國文化》69、70，2011、2012)。詳《考證篇・論語鄭玄注》(0187)條。

《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一、具平親王與《弘決外典鈔》

具平親王(964—1009),又稱"六條宮"、"千種殿",村上天皇第七子,其母乃女御莊子女王[①]。仕至二品中務卿,故後稱"後中書王"。師事平安時代中期學者慶滋保胤(931—1002)。善詩歌、音律、陰陽道、醫術。所著除此書外,尚有歌集《六條集》、詩集《後中書王集》、《古今和歌六帖》,《玄義外勘抄》,據説,《真字伊勢物語》也出其手[②]。

衆所周知,天台宗有所謂"三大部"經典,即始祖、智者大師智顗(538—597)講授、弟子章安灌頂筆録的《妙法法華經玄義》、《妙法法華經文句》和《摩訶止觀》。為了解釋"三大部",唐代宗時,天台宗中興之祖、妙樂大師湛然(711—782)分别撰有《法華玄義釋籤》、《法華文句記》與《止觀輔行傳弘決》[③]。《摩訶止觀》十卷,卷分上下,凡二十卷。《止觀輔行傳弘決》亦十卷,分卷為二至六不等,凡四十卷,略稱《輔行記》,俗稱《弘決》[④]。《輔行記》所引外典,遍及經、史、子、集,廣於玄應《衆經音義》[⑤],頗受青睞。嘉慶時,臧庸受王引之之囑,初輯為二卷,未刊,序見《拜經堂文集》卷二。同治年間,績溪胡澍再輯,收入《滂喜齋叢書》,繼而又有光緒年間江都張心泰三輯,收入《夢梅仙館叢書》。

《止觀輔行傳弘決》不僅引書豐贍,内容也比較艱深,所以,中土楊嘉嘗撰有《輔行記校注》一卷[⑥]。尤其是其中所引用的出於"外典"(非佛典漢籍)的字詞的音義和用典,對日本僧徒更是不容易理解。於是,具平親王撰書解釋《止觀輔行傳弘決》中所引用的"外典",是為《弘決外典鈔》。其《序》言及撰述緣起,曰:

> 去年,有一僧相語,曰:"我宗法文,多引外典。就中《弘決輔行記》太為繁粹,後進

---

① 案:所以,在《弘決外典鈔》中,包括《外典目》,凡"莊"字均避諱作"嚴",如卷一引周弘正《莊子講疏》作《嚴子講疏》等。

② 具平親王生平事蹟參看:大曾根章介《具平親王の生涯》、《具平親王考》(《日本漢文學論集》第2卷,汲古書院,1998.8),後藤昭雄《一条詩壇と本朝麗藻》(《國語と國文學》46—8,1969;《平安朝漢文學論考》,櫻楓社,1981.9),平林盛得《中書大王と慶滋保——日本往生極楽記の補訂者》(《説話文學研究》16,1981;《慶滋保胤と浄土思想》,吉川弘文館,2001.8)。

③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十六。

④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四《輔行記》條:"摩訶者,大也;止觀,猶言定慧,猶言寂照,其義不一;輔行之行,與解對;傳弘二字連讀;決,猶要決,猶抉擇,其義亦不一。或稱《輔行記》,乃略名,見本書普門子序;或稱《弘決》,則俗稱,非本義也。"(科學出版社,1955)

⑤ 今通稱《一切經音義》,陳垣糾之,見《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三。

⑥ 收入楊嘉輯併撰《墨香簃叢編》(民國初,石印本)。

末學不必兼習；況轉寫之間，點畫多誤，披讀之處，文義易迷。羡勘本書，以決疑滯。”余自知不才，再三辭謝。然而苦請不休，難得默止。今直鈔《外典》之文，引本書而注之，其未決者闕而不論。撰為四軸，號《弘決外典鈔》。筆削甫就，欲問臧否，先寫一本敬贈多武岑賀公，庶世世與公結因緣，猶今章安與妙樂焉。於時正曆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一條天皇正曆二年(991)，具平親王年二十八。

具平親王《序》中提及的“賀公”，乃增賀上人(917—1003)，平安中期天台宗高僧。師比叡山延曆寺中興之祖慈惠大師良源。應和三年(963)，移住多武峰①，講授《摩訶止觀》、《法華文句》，撰《法華玄義鈔》、《無限念佛觀》等。或稱多武峰先德。順便説一下，增賀就是日本三大隨筆之一、吉田兼好《徒然草》第一段里提到的“增賀聖”。

具平親王之師慶滋保胤於寬和二年(986)出家，住比叡山，後歸依增賀。保胤和具平親王都曾聽增賀講授《摩訶止觀》。《弘決外典鈔》之作，實受增賀之托，故書成後贈呈增賀。增賀移住多武峰是聽從了僧如覺的建議。僧如覺(939？—994)，俗名藤原高光，是具平親王的父親村上天皇的右大臣、執掌實權的藤原師輔的第八子。應和元年(961)出家延曆寺，翌年移住多武峰。

《弘決外典鈔》實際上是引“漢籍”釋“漢籍”，正文中引用漢籍約達一百四十四種②。不少日本平安時期實存的唐時、宋初舊本漢籍現今已經亡逸，其引文跟《輔行記》一樣可供校勘輯佚之用，但是由於未曾入《藏》，加之海山睽隔，鮮為中土學者所知，命運不如《輔行記》。但是，日本學者高度重視，把它跟滋野貞主的《祕府略》、丹波康賴的《醫心方》相提並論。到日本訪書的楊守敬曾看到，大為贊賞，説：“昔吾友績溪胡甘伯澍從《輔行記》鈔出所引古書一册，吴潘氏刻於《滂喜齋叢書》中。豈知八百年前已有為之者，並有為之箋注者。今對照之，胡氏專鈔經典，具平則兼及古德遺説，差為不同耳。”③陳垣説：“其本甚古。‘外典鈔’三字，切當不易，惟‘弘決’二字非本義，頗嫌割裂，若名《輔行記外典鈔》則大善矣。一九二七年，德富蘇峰氏有影印本行世，可見此書之時髦也。”④

日本學者視之為“時髦”而重視之，最具有代表性的實例就是 1950 年内野熊一郎發表的著名論文《弘決外典鈔之經書學研究》⑤。内野熊一郎對《弘決外典鈔》的成書、體例、今存

---

① 又名多武岑、談武峰、談峰、談岑，今奈良縣櫻井市南。下面要提到的刊刻寶永本《弘決外典鈔》的僧光榮，就是多武峰壽命教院僧人，其刻書《序》稱多武峰為談峰。

② 尾崎康《弘決外典鈔引書考並索引》(《斯道文庫論集》第 3 號，1964. 3)。

③ 《日本訪書記》卷四。

④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四《輔行記》條。

⑤ 《弘決外典鈔の經書學的研究》(《日本學士院紀要》第 8 卷第 1、2 號，1950. 3、6)。其他有關研究，參看：山田孝雄《弘決外典鈔を薦むる辭》(《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 9；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數字圖書館)，長澤規矩也、川瀨一馬《身延問答》(《書誌學》3—4，1934. 10)，熊原政男《弘決外典鈔について》(《神奈川縣博物館協會會報》3，1959；關靖、熊原政男《金澤文庫本之研究》，青裳堂書店，1981. 12)，大谷哲夫《道元禪師における引用外典の基礎的研究 2——弘決外典鈔を中心にして》(《宗學研究》14，曹洞宗總合研究センター，1972)，納富常天《東國佛教における外典の研究と受容》(1)、(2)(《金澤文庫研究》226，1975；《金澤文庫研究紀要》13，1976；納富常天《金澤文庫資料の研究》，法藏館，1982)，川口久雄《具平親王の文學と弘決外典鈔》(《平安朝日本漢文學の研究(中)・王朝漢文學の中興》，三訂本，明治書院，1982. 9)，河野貴美子《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の方法》(吉原浩人、王勇編《海を渡る天台文化》，勉誠出版，2008. 12)、《弘決外典鈔音釋小考》(《注釋史と考證》創刊號，注疏考證學會，2009)、《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余嘉錫校弘決外典鈔について》、(古典研究會編《汲古》58，2010. 12；《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中華書局，2011. 11)，高田宗平《弘決外典鈔に關する諸問題——論語義疏の引用を中心に》(《日本漢文學研究》6，2011. 3)。

諸本及諸本關係作了考證，尤其是對其中引用的經部圖書（其實不止經部），作了詳細的比勘和校證。十二萬餘字，發明猶多，堪稱宏論。

具平親王除了在《弘決外典鈔》的正文中解釋了《止觀輔行傳弘決》中引用的“外典”，還給這些“外典”編製了一個漢籍目録，列於《弘決外典鈔序》之後、正文之前，身延本標為《外典目》[①]。《外典目》末，具平親王題識曰：“右《弘決》所引外典，依《隋書・經籍志》等記目録而備尋撿矣。”

在弘安本的《外典目》注文中，提及《本朝見在書目録》[②]和《麟臺四部書目録》。給《止觀輔行傳弘決》中出現的外典作注并開列有關外典的目録，當時可以利用的，除了《隋書・經籍志》，《本朝目》無疑是一部最合適的參考目録。

具平親王的老師是慶滋保胤，而保胤的老師則是文章博士菅原文時（899－981）。文時的祖父就是菅原道真。道真的父親菅原是善（812－880），就是《見在目》的撰者藤原佐世的老師[③]。如此師承，具平親王又富於收藏，他手中的一部《本朝目》的可靠性也不容置疑。

《外典目》凡著録漢籍五十九條[④]。其中，六條下注“不見”於《本朝目》，這説明具平親王當年編製《外典目》時是認真核對過《本朝目》的。所以，《外典目》不僅僅是一則現存史料中有關《日本目》最早的流傳記録[⑤]，還反映了《本朝目》的部分情況。如果，把它跟今本《日本目》對勘一下的話，既可以為校勘提供根據，還可以窺及《本朝目》的原來面貌，借以考察這部目録的成書。從這個意義上説，《外典目》對於研究《見在目》具有特殊的價值。

這就是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

二、《弘決外典鈔》傳本

具平親王所著《弘決外典鈔》四卷，原本至少有两本，一本自留，一本抄送增賀上人。成書於正曆，後人習稱原本為“正曆本”，早佚。

除“正曆本”外，今存傳本有五種[⑥]：

一、平安本。《五臣注文選》卷二〇殘卷紙背鈔本。蓋平安末期鈔本，存卷一殘卷，闕

---

① 具平親王所編的這個目録，原本未必有此“外典目”三字，筆者疑乃身延文庫甲本抄寫者所加，然歷來習稱，今姑沿用之。

② 案：為便於行文，以下稱《本朝現在書目録》為《本朝目》；稱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為今本《日本目》或今本；統稱二者為《見在目》。

③ 詳見《研究篇・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

④ 據身延文庫甲本。弘安本六十條，身延文庫甲本併合其中一條。又，六十條不等於六十種，有的一條中有两種，詳下。

⑤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⑥ 此外，尚有两種轉抄殘本：《國書總目録》著録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輪池叢書》二七收有《弘決外典鈔》，據高田宗平查檢，僅抄録了《弘決外典鈔》的極少一部分。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保管金澤山稱名寺委託金澤文庫保管古文書中有“氏名未詳書狀”（古文書番號2670，整理番號1207），其紙背載有《弘決外典鈔》注釋語，據納富常天查檢，乃真言密教學僧明忍坊釼阿（1261－1338）抄出弘安本卷一末至卷二前半本文以及他所加的注釋。

卷首《弘決外典鈔序》、《外典目》、《年代略記》等。舊藏三條家，今藏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①]。

二、身延文庫本藏甲本(以下簡稱"身延本")。鎌倉鈔本，粘帖裝。江户時期寶永四年(1707)，多武峰壽命教院僧光榮得自身延山久遠寺亨公[②]，詳光榮《刻弘決外典鈔序》。寶永時完帙四卷，今殘。寶永本據此本刊行。寶永本《外典目》雖有重要脱誤數條，但可窺身延文庫本藏甲本大致的面目。著録見《身延文庫典籍目録》諸宗部・珍本(寫本)通番 12[③]。山梨縣指定文化財。

三、身延文庫本乙本。現存唯一完帙鈔本。两册，天册六十葉，地册四十六葉，摺頁綫裝。著録見《身延文庫典籍目録》諸宗部・天台通番 20，卷尾抄有："助教海宿禰廣澄點。"河野貴美子以為抄寫於十七八世紀前後，高田宗平以為抄寫於江户時期。石川文化事業財團御茶之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藏《身延山本弘決外典鈔》鈔本二册，乃轉抄自乙本。其底頁署："本書係身延山珍藏今奉蘇峰先生命於成簣堂文庫影寫之了　昭和三年九月初三日　門人　田中幸二郎"。昭和三年(1928)一月，德富蘇峰在西東書房影印出版寶永本・弘安本合校本，没有提及乙本，也没用到身延文庫两本，也許乙本是事後才知道的，當時還不知道有甲本。

案：身延文庫二本均尚未公開出版。高田宗平以為，甲本很可能是乙本的祖本或母本。

海宿禰廣澄(934—1009)，大學明經道博士，據《尊卑分脈》、《清原氏系圖》[④]，寛弘元年(1004 年)賜姓清原真人，廣澄系統清原氏乃中世清原氏主流。身延文庫两本所見"明經點"(博士家點)，當在 1004 年之前，距《弘決外典鈔》成書僅十年左右。

四、弘安本。稱名寺[⑤]弘安七年(1284)圓種校本。鎌倉時期鈔本。三册，存卷第一(凡四十葉，闕第四十、四十一葉)、卷二(凡二十四葉)、卷三大部分(凡二十五葉，以下闕)，闕卷三尾部及卷四。今寄存於金澤文庫，昭和三年(1928)，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⑥]。圓種，入宋僧。圓種《序》曰："予感金澤長老弘法之志，弘安七年六月十五日，乘侍讀之餘暇，交合他本，芟除脱誤之畢，於點者散散也。明眼之人。誰不傷嗟？奈何奈何！相似佛子圓種記。"案：《序》里提到的"金澤長老"，就是稱名寺的開山僧審海，僧房名"妙性"，故今本每册書皮右下方留有他筆跡："妙性之"，所題書名亦出其手。

五、寶永本。多武峰壽命教院僧光榮刊本。四卷，基本是完帙，只是卷二初脱二葉。其祖本即上述身延文庫甲本。寶永六年(1709)向松堂刊行[⑦]。光榮《刻弘決外典鈔序》曰："具平親王譔《弘決外鈔》四卷，以就正於我談峰增賀上人。其後，歲月綿遠，鈔本不傳，惟存

---

① 影印本見《東方文化叢書》9(東方文化學院，1937)；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 2 卷(天理大學出版部，1980.5)。

② 此本今藏山梨縣南巨摩郡身延町身延 3567 身延山久遠寺寶物館身延文庫。承蒙文庫長吉村明悦先生、渡邊永祥先生垂賜鎌倉鈔本(即身延文庫甲本)《外典目》的複製件，在此，謹表衷心的謝忱！

③ 參看山梨縣編《山梨縣史・文化財編》(山梨縣，1999)，身延文庫典籍調查会編《身延文庫典籍目録(下)》(身延山久遠寺，2005.4)。

④ 《羣書類從》第五輯《系譜部》。

⑤ 今神奈川縣横浜市金澤區金澤町，真言律宗寺院，山號金澤山。

⑥ 稱名寺委託金澤文庫保管，故亦稱"金澤文庫本"。

⑦ 昭和三十五年(1960)十一月七日，列為縣指定文化財。

序文。……往載我山學頭住心院僧正俊公，嘗得其序，為之大喜，手自書之，而題其後。……余於是發憤，徧尋諸方。……今年丁亥(1707)，偶寓東吴感應精舍，因譚之於身延山亨公。公探諸藏函以寄，余乃不勝慶躍。……遂付剞劂氏，以廣其傳。”

五本中，平安本、身延文庫甲本、弘安本三本為殘卷，身延文庫乙本、寶永本為完帙。卷首的《外典目》部分，除了平安本外，其餘四本均存。所以，研究《外典目》最理想的本子是身延文庫甲本與弘安本。

現在比較容易看到的是两種合校本：

一、寶永本・弘安本合校本。德富蘇峰影印本，木崎好尚擔任校勘①。

二、寶永本・平安本・弘安本合校本。底本取寶永本。多田孝正擔任校訂，秋田光兆擔任編輯②。

两種校本均未用到秘藏的身延文庫两本。

筆者幸獲身延文庫甲本《外典目》複製本，以此跟弘安本相校。两本在最關鍵的地方存在異文。比如，《尸子》條，弘安本注：“《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身延文庫甲本則作：“《見在書目録》不見。”没有“本朝”二字。所以，必須先對两本的《外典目》作一番比較、考察，以判優劣。在此基礎上，再把比較可信的《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作比較研究，這樣才能得出比較令人信服的結論。

僅筆者所知，至今似乎還没有學者就《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作過專題研究。内野熊一郎的《弘決外典鈔之經書學研究》，主要對其中引用的經部圖書作了詳細的比勘、校證，没有對《外典目》作類似的工作。所以，筆者只好自己做這項工作。

三、《外典目》身延、弘安两本原文

鑒於中國讀者難以看到《弘決外典鈔・外典目》，尤其是身延文庫甲本《外典目》尚未公開，所以，俱列身延文庫甲本和弘安本两本的全部内容於下，以明其異同。

本文的最終目的，不僅是比較分析两本的異同，更重要的是考察《外典目》、《本朝目》、今本《日本目》之間的關係，所以，把今本《日本目》、《隋志》的有關條目也並列在一起，有些條目尚參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下列各條《外典目》身延文庫甲本(以下略稱“身延本”)、弘安本後所標的數字，表示該著録書在該文本中原來的順序。《日本目》後所標的四位數字，則是本書《考證篇》著録書的編號。每條之下，筆者加案語略加説明提示。又，文中譌脱文字，加括號補正，(　)内是譌文、衍文，〔　〕内是補正文字。弘安本有幾處朱筆加字③，疑出後人之手，不用。

---

① 《弘決外典鈔》(西東書房，1928.1)。此本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有一部，余嘉錫曾借抄一部并作校勘，抄校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詳河野貴美子《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余嘉錫校弘決外典鈔について》。

② 《弘決外典鈔》(天台宗典編纂所編《續天台宗全書》顯教 3，春秋社，1989.10)，秋田光兆撰有《解題》，見天台宗典編纂所編《正續天台宗全書目録解題》(春秋社，2000.12)。本文引及《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之外的文字，據寶永本。

③ 如《老子》條、《神農本草》條傍加“經”字。

(一)《外典目》身延本 1:周易十卷　鄭玄、王弼各注。

弘安本 1:周易十卷　鄭玄、王弼各注。

《日本目》0002:周易十卷　後漢鄭玄注。

《日本目》0004:周易十卷　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

《隋志》:周易九卷　後漢大司農鄭玄注。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

案:《外典目》一條二種。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二)《外典目》身延本 2:尚書十三卷　孔安國注。

弘安本 2:尚書十三卷　漢鄭玄。臨淮大守孔安國注。

《日本目》0034:古文尚書十三卷　漢臨淮太守孔安國注。

《隋志》:古文尚書十三卷　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三)《外典目》身延本 3:尚書大傳三卷　漢伏生撰,鄭玄注。

弘安本 3:尚書大傳三卷　漢伏生撰,鄭玄注。

《日本目》0037:尚書大傳三卷　鄭玄注。或本伏生注。

《隋志》:尚書大傳三卷　鄭玄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两《唐志》著録《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

(四)《外典目》身延本 4: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劉向撰。

弘安本 4: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漢光禄大夫劉向撰。

《日本目》0038: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十二卷　漢光禄大夫劉向撰。

《隋志》: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漢光禄大夫劉向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寶永本脱"論十一卷"四字。

(五)《外典目》身延本 5:周禮十三卷　鄭玄注。

弘安本 5:周禮十二卷　鄭玄注。

《日本目》0063:周官禮十二卷　鄭玄注。

《隋志》:周官禮十二卷　鄭玄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两《唐志》作十三卷。

(六)《外典目》身延本 6:禮記廿卷　鄭玄注。

弘安本 6:禮記二十卷　鄭玄注。

《日本目》0077:禮記廿卷　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

《隋志》:禮記二十卷　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七)《外典目》身延本 7:大戴禮記十三卷　漢信都王大傅戴德撰。見在書目録不見。

弘安本 7:大戴禮記十三卷　漢信都王大傅戴德撰。見在書目録不見。

《隋志》:大戴禮記十三卷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八)《外典目》身延本 8:毛詩二十卷　漢河間太傅毛萇傳,鄭玄箋。

弘安本 8:毛詩二十卷　漢河間太傅毛萇傳,鄭玄箋。

《日本目》0049:毛詩廿卷　漢河間太傅毛萇傳,鄭氏箋。

《隋志》:毛詩二十卷　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今本《隋志》"傅"誤作"守",疑原本實作"傅"。

(九)《外典目》身延本 9: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杜預注。

弘安本 9: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杜預注。《目録》不見。

《日本目》0133:春秋左氏傳集解卅卷　晉杜預注。

《隋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杜預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重要異文,身延本無"目録不見"四字。

(十)《外典目》身延本 10: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

弘安本 10: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

《日本目》0188: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

《隋志》:集解論語十卷　何晏集。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十一)《外典目》身延本 11:尔雅三卷　沈旋集注十卷。

弘安本 11:尔雅三卷　出自周公。沈旋集注十卷。

《日本目》0200:爾雅三卷　郭璞注。

《日本目》0202:爾雅集注十卷　沈旋撰。

《隋志》:爾雅五卷　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　梁黄門郎沈琁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身延本無"出自周公"四字。郭璞《自序》:"别為《音》、《圖》,用袪未寤。"《隋志》五卷,蓋含《音》、《圖》。

(十二)《外典目》身延本 12:白虎通十五卷　班固等撰。

弘安本 12:白虎通十五卷　班固等撰。

《日本目》0211:白虎通十五卷　班固等撰。

《隋志》:白虎通六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十三)《外典目》身延本 13:史記八十卷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

弘安本 13:史記八十卷　漢中書令司馬遷撰,宋裴(因)〔駰〕集解。

《日本目》0397:史記八十卷　漢中書令司馬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集解。

《隋志》:史記八十卷　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十四)《外典目》身延本 14:漢書百二十卷　班固撰,顔師古注。

弘安本 14:漢書百二十卷　後漢護軍班固撰,顔師古注。

《日本目》0404:漢書百十五卷　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守應劭集解。

《日本目》0405:漢書百廿卷　唐秘書監顔師古注。

《隋志》:漢書一百一十五卷　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两《唐志》著録:班固《漢書》一百一十五卷。

(十五)《外典目》身延本 15:後漢書百卅卷　范曄撰,唐賢太子注。

弘安本 15:後漢書百三十卷　宋太子〔詹〕事范(異)〔曄〕撰,唐太子李賢注。(花他)〔華佗〕在方術傳。

《日本目》0417:後漢書九十二卷　宋太子詹事范曄撰。龕本。

《日本目》0418:後漢書百卅卷　范曄本。唐臣賢太子,但《志》卅卷,梁剡令劉昭注補。

《隋志》:後漢書九十七卷　宋太子詹事范曄撰。

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　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

两《唐志》:後漢書九十二卷　范曄撰。

後漢書五十八卷　劉昭補注。

又一百卷　皇太子賢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寶永本改"唐賢太子"為"章懷太子"。

(十六)《外典目》身延本 16:三國志六十五卷　陳壽撰。

弘安本 16:三國志六十五卷　陳壽撰。

《日本目》0421:三國志六十五卷　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隋志》:三國志六十五卷敘録一卷　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宋太中大夫裴松

之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十七)《外典目》身延本 17:晉書百三十卷　(大)〔太〕宗文皇帝御製。

弘安本 17:晉書百三十卷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院)〔阮〕籍列傳》在第十九卷。

《日本目》0422:晉書百卅卷　唐太宗文皇製。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十八)《外典目》身延本 18:國語二十一卷　左丘明撰,韋昭解。

弘安本 18:國語二十一卷　左丘明撰,韋(照)〔昭〕解。

《日本目》0165:春秋外傳國語廿一卷　韋昭注。

《隋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　韋昭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寶永本脱"韋照解"三字。

(十九)《外典目》身延本 19:春秋後語十卷。　(凡)〔孔〕衍記,八卷。范陽盧藏用注。

弘安本 19:春秋後語　孔衍記,范陽盧藏用注,十卷。

《日本目》0443:春秋後語十卷　孔衍記。龕本。

《日本目》0444:春秋後語十卷　范陽盧藏用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二十)《外典目》身延本 20:山海經二十一卷　郭璞注。

弘安本 20:山海經二十一卷　郭璞注。

《日本目》0581:山海經廿一卷　郭璞注。見十八卷。

《隋志》:山海經二十三卷　郭璞注。

《舊唐志》:山海經十八卷　郭璞注。

《新唐志》:郭璞注山海經二十三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二十一)《外典目》身延本 21:老子二卷　漢文帝時河上公章句。

弘安本 21:老子二卷　漢文帝(傳)〔時〕河上公(帝)章句。

《日本目》0647:老子二卷　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

《隋志》:老子道德經二卷　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二十二)《外典目》身延本 22:嚴子卅卷　郭(璞)〔象〕注。"嚴",本"莊"字也,而有所

避，改“莊”為“嚴”。漢史避明帝諱，皆為“嚴”。

弘安本 22：嚴子三十三卷　郭象注。“嚴”，本“莊”字也，而有所避，改“莊”為“嚴”。漢史避明帝諱，皆為“嚴”字也。“莊”、“嚴”同音。

《日本目》0673：莊子卅三卷　郭象注。

《隋志》：莊子三十卷目一卷　晉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録》三十三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身延本誤“象”為“璞”。

（二十三）《外典目》身延本 23：管子廿卷　齊相管仲撰。

弘安本 23：管子二十卷　齊相管仲撰。

《日本目》0709：管子廿卷　齊相管夷吾撰。

《隋志》：管子十九卷　齊相管夷吾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二十四）《外典目》身延本 24：孟子十四卷　孟軻撰，趙岐注。

弘安本 24：孟子十四卷　齊卿孟軻撰，趙岐注。

《日本目》0633：孟子十四卷　齊卿孟軻撰。趙岐注。

《隋志》孟子十四卷　齊卿孟軻撰、趙岐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二十五）《外典目》身延本 25：大玄經十三卷　（楊）〔揚〕雄撰，宋（襄）〔衷〕注。

弘安本 25：大玄經十三卷　揚雄撰，（宗）〔宋〕（襄）〔衷〕注。

《日本目》0640：揚子太玄經十三卷　宋衷注。

《隋志》：揚子太玄經九卷　宋衷注。

揚子太玄經十卷　陸績、宋衷撰①。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二十六）《外典目》身延本 26：列子八卷　鄭隱人列禦寇撰，張湛注。

弘安本 26：列子八卷　鄭隱人列御寇撰，東晉張湛注。

《日本目》0695：列子八卷　鄭之隱人列圉寇撰。

《隋志》：列子八卷　鄭之隱人列禦寇撰、東晉光禄勳張湛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二十七）《外典目》身延本 27：尸子二十卷　秦相衛鞅（二）〔上〕客尸〔佼〕撰。《見在書

① 案：當作“宋衷、陸績注”。

目録》不見。

弘安本 27:尸子二十卷　秦相衛鞅上客尸(使)〔佼〕撰。《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

《隋志》:尸子二十卷目一卷　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子部雜家類)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重要異文。身延本無"本朝"两字。

(二十八)《外典目》身延本 28:淮南子卌二卷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

弘安本 28:淮南子四十二卷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

《日本目》0720:淮南子卅一卷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

《隋志》:淮南子二十一卷　高誘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二十九)《外典目》身延本 29:牟子二卷　牟廣撰。或云三卷。見在書目録不見。

弘安本 29:牟子二卷　牟廣撰。或云三卷。見在書目録不見。

《日本目》0643:牟子二卷　後漢太尉牟融撰。

《隋志》:牟子二卷　後漢太尉牟融撰。(子部儒家類)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三十)《外典目》身延本 30:《劉子》三卷,註十卷。

弘安本 30:《劉子註》十卷。麁本三卷。

《日本目》0791 劉子十卷

0793 劉子三卷

《隋志》:梁有劉子十卷。亡。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今本《日本目》著録《劉子》三本,五卷本(0792)不見《外典目》。

(三十一)《外典目》身延本 31:吕氏春秋廿六卷　吕不韋撰。

弘安本 31: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秦相吕不韋撰。

《日本目》0719:吕氏春秋廿六卷　吕不韋撰。高誘注。

《隋志》: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秦相吕不韋撰、高誘注。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三十二)《外典目》身延本 32:説苑二十卷　劉向撰。

弘安本 32:説苑二十卷　劉向撰。

《日本目》0638:説苑廿卷　劉向撰。

《隋志》:説苑二十卷　劉向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三十三)《外典目》身延本 33:風俗通卅二卷　應劭撰。

弘安本 33:風俗通三十二卷　應劭撰。

《日本目》0723:風俗通卅二卷　應劭撰。

《隋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録一卷　應劭撰。梁三十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三十四)《外典目》身延本 34:博物志十卷　張(英)〔華〕撰。

弘安本 34:博物志十卷　晉司空張(花)〔華〕撰。

《日本目》0728:博物志十卷　張華撰。

《隋志》:博物志十卷　張華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

(三十五)《外典目》身延本 35:異物志　凉州異物志二卷,交州異物志一卷。

弘安本 35:異物志　凉州異物志二卷,交州異物志一卷。

《隋志》:凉州異物志一卷。(史部地理類)

交州異物志一卷　楊孚撰。(史部地理類)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新唐志》著録《凉州異物志》二卷。

(三十六)《外典目》身延本 36:顔氏家訓七卷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

弘安本 36:顔氏家訓七卷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

《日本目》0784:顔氏家訓七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此書不見《隋志》。

(三十七)《外典目》身延本 37: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釋道宣撰。

弘安本 37: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釋道宣撰。

《日本目》0808: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两《唐志》子部道家類著録《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釋道宣撰。

(三十八)《外典目》身延本 38:國清寺百録五卷　灌頂大師撰。

弘安本 38:國清寺百録五卷　灌頂大師纂。

案:身延、弘安两本大致相同。《隋志》、两《唐志》未著録。

(三十九)《外典目》身延本 39:甄正論三卷　沙門玄嶷撰。
弘安本 39:甄正論三卷　沙門玄嶷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新唐志》子部道家類釋氏著録玄嶷《甄正論》三卷。

(四十)《外典目》身延本 40:辨正論八(百)〔卷〕　沙門法琳撰、陳子良注。
弘安本 40:辨正論八卷　沙門法琳撰,陳子良注。
《日本目》0802:辨正論十二卷。
《舊唐志》:辨正論八卷　釋法琳撰。(子部道家類)
《新唐志》:法琳辯正論八卷　陳子良注。(子部道家類)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四十一)《外典目》身延本 41:笑道論二卷　甄鸞撰。
弘安本 41:笑道論三卷　甄鸞撰。
《日本目》0799:咲道論二卷　甄鸞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卷數不同。两《唐志》作三卷。

(四十二)《外典目》身延本 42:心鏡論十卷　李思慎撰。
弘安本 42:心鏡論十卷　李思慎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新唐志》子部道家類同此。

(四十三)《外典目》身延本 43:破邪論一卷　法琳撰。注四卷。又,二卷,沙門普應撰。
弘安本 44:破邪論》二卷,沙門普應撰。
弘安本 43:破邪論一卷　法琳撰。注四卷。
《日本目》0797:破邪論一卷　琳法師撰。
《日本目》0798:注破邪論四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内容相同,然弘安本分作两條,身延本并作一條。法琳撰《破邪論》及注本,《日本目》分作两條,《外典目》合二為一。

(四十四)《外典目》身延本 44:二教論一卷　沙門道安撰。
弘安本 45:二教論一卷　沙門道安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隋志》、两《唐志》未著録。

(四十五)《外典目》身延本 45: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祖孝徵等撰。
弘安本 46: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祖孝徵等撰。
《日本目》0758: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祖孝徵撰。
《隋志》: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此書初名《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書成後改為《修文殿御覽》,事見《北齊書》卷八《後主本紀》。两《唐志》題同《日本目》。

(四十六)《外典目》身延本 46:孝子傳十五卷　蕭(堯)〔廣〕濟撰。
弘安本 47:孝子傳十五卷　蕭(堯)〔廣〕(降)〔濟〕撰。
《隋志》:孝子傳十五卷　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大致相同。"堯"乃"廣"之誤。

(四十七)《外典目》身延本 47:廣雅四卷　張揖撰。
弘安本 48:廣雅四卷　張揖撰。
《日本目》0208:廣雅三卷　張揖撰。
《隋志》:廣雅三卷　魏博士張揖撰。梁有四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两《唐志》作四卷。

(四十八)《外典目》身延本 48:玉篇卅一卷　顧野王撰。
弘安本 49:玉篇三十卷　陳左〔衛〕將軍顧野王撰。
《日本目》0259:玉篇卅一卷　陳左〔衛〕將軍顧野王撰。
《隋志》:玉篇三十一卷　陳左〔衛〕將軍顧野王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两《唐志》作三十卷。

(四十九)《外典目》身延本 49:通俗文一卷。
弘安本 50:通俗文一卷。
《日本目》0267:通俗章一卷　服虔撰。
《日本目》0268:通俗文一卷。
《隋志》通俗文一卷　服虔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五十)《外典目》身延本 50:蒼頡篇一卷　秦相李斯撰。《驎臺四部書目録》别有二卷。
弘安本 51:蒼頡一卷　秦相李斯撰。《驎臺四部書目録》又有《蒼頡》二卷。
《日本目》0242:蒼頡篇一卷。
案:身延、弘安两本大致相同。此條《隋志》、两《唐志》均作《三蒼》三卷。

(五十一)《外典目》身延本 51:説文解字十五卷　許慎撰。
弘安本 52:説文解字十五卷　許慎撰。
《日本目》0256:説文解字十六卷　許慎撰。

《隋志》説文十五卷　許慎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五十二)《外典目》身延本 52:釋名八卷　劉熙撰。

弘安本 53:釋名八卷　晉劉熙撰。

《日本目》0210:釋名八卷　劉熙撰。

《隋志》:釋名八卷　劉熙撰。

案:弘安、身延本两本有異文。

(五十三)《外典目》身延本 53:埤蒼二卷　張揖撰。

弘安本 54:埤蒼二卷　張揖撰。

《日本目》0243:埤蒼二卷　張揖撰。

《隋志》:埤蒼三卷　張揖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五十四)《外典目》身延本 54:字統廿卷　楊承慶撰。《見在書目録》不見。

弘安本 55:字統二十卷　楊承慶撰。《見在書目録》不見。

《隋志》:字統二十一卷,陽承慶撰。(經部小學類)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寶永本"慶"作"度",細辨身延本當是"慶"。

(五十五)《外典目》身延本 55:大公六韜六卷　大公望撰。

弘安本 56:大公六韜六卷　大公望撰。

《日本目》0836:太公六韜六卷　周文王師姜望撰。

《隋志》:太公六韜五卷　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

(五十六)身延本 56:七曜圖。《見在書目録》不見。

弘安本 57:七曜圖。《見在書目録》不見。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隋志》、两《唐志》未著録。

(五十七)身延本 57:神農本草三卷。

弘安本 58:神農本草三卷。

案:弘安、身延本两本相同。《隋志》、两《唐志》未著録。《隋志》子部醫家類、《舊唐志》子部醫術本草類、《新唐志》子部醫術類著録陶隱居《神農本草》七卷,陶書《日本目》亦著録,見本書《考證篇》1278。

(五十八)《外典目》身延本 58:新修本草廿卷　孔志約撰。

弘安本 59:新修本草二十卷　孔志約撰。

《日本目》1277:新修本草廿卷　孔志約撰。

案:身延、弘安两本相同。两《唐志》作蘇敬《新修本草》二十一卷。

(五十九)《外典目》身延本 59:文選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李善注。

弘安本 60:文選六十卷　梁(照)〔昭〕明太子撰,李善注。

《日本目》1499:文選卅卷　昭明太子撰。

《日本目》1500:文選六十卷　李善注。

《隋志》: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舊唐志》:文選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六十卷　李善注。

《新唐志》:梁昭明太子文選三十卷。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

案:身延、弘安本两本基本相同。

四、身延本與弘安本的比較

根據上列資料,比較一下身延本跟弘安本的異同,從而嘗試分析、判斷两本之優劣。

两本《外典目》部分文字相同或大致相同的(忽略異體字、脱誤衍文),有三十九條,它們是:(一)《周易》,(三)《尚書大傳》,(六)《禮記》,(七)《大戴禮記》,(八)《毛詩》,(十)《論語》,(十二)《白虎通》,(十六)《三國志》,(十八)《國語》,(二十)《山海經》,(二十一)《老子》,(二十三)《管子》,(二十五)《太玄經》,(二十七)《尸子》,(二十八)《淮南子》,(二十九)《牟子》,(三十二)《説苑》,(三十三)《風俗通》,(三十五)《異物志》,(三十六)《顔氏家訓》,(三十七)《古今佛道論衡》,(三十八)《國清寺百録》,(三十九)《甄正論》,(四十)《辨正論》,(四十二)《心鏡論》,(四十四)《二教論》,(四十五)《修文殿御覽》,(四十六)《孝子傳》,(四十七)《廣雅》,(四十九)《通俗文》,(五十)《蒼頡》,(五十一)《説文解字》,(五十三)《埤蒼》,(五十四)《字統》,(五十五)《太公六韜》,(五十六)《七曜圖》,(五十七)《神農本草》,(五十八)《新修本草》,(五十九)《文選》。

两本文字有異文者,有二十一條[①],以異文的性質不同,可以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第一,撰著者不同。一條。

(二十二)《嚴子》條。身延本誤撰者"郭象"為"郭璞"。《弘決外典鈔》身延本本文中引郭注凡九條,其中卷一第三十一葉引曰"郭象《莊子注》云",卷四第二葉引曰"郭象云",明明所引是郭象,卻在《外典目》標"郭璞"。

① 《嚴子》條,撰者、卷數皆異,下列二十二條。

第二,身延本略去撰者的時代、職銜等。十一條。

(二)《尚書》條略去了孔安國的時代、職銜"漢臨淮太守"。

(四)《尚書洪範五行傳》條略去了劉向的時代、職銜"漢光禄大夫"。

(十三)《史記》條略去了司馬遷的時代、職銜"漢中書令"。

(十四)《漢書》條略去班固時代、職銜"後漢護軍"。

(十五)《後漢書》條略去了范曄的時代、職銜"宋太子詹事"。

(二十四)《孟子》條略去了孟軻的時代、職銜"齊卿"。

(二十六)《列子》條略去了張湛的時代"東晉"。

(三十一)《吕氏春秋》條略去了吕不韋的時代、職銜"秦相"。

(三十四)《博物志》條略去了張華的時代、職銜"晉司空"。

(四十八)《玉篇》條略去了顧野王的時代、職銜"陳左衛將軍"。

(五十二)《釋名》條略去了劉熙的時代"晉"。

第三,卷數不同。四條。

(五)《周禮》條,身延本十三卷,弘安本十二卷。案:此書《隋志》、今本《日本目》作十二卷,而《两唐志》則作十三卷,孰是,難以遽定,姑存疑。

(十九)《春秋後語》條。弘安本謂孔衍記、范陽盧藏用注,皆十卷,身延本則謂孔衍記,八卷。案:《隋志》著録孔衍著述八種,不見此書。两《唐志》皆作十卷。今本《日本目》分两條著録,一條為"孔衍記"(0443),一條為"范陽盧藏用注"(0444),皆十卷。孔衍全書今雖不存,然據敦煌文獻等可考知其分卷為十。孔衍原本、盧藏用注本卷數自當一致,身延本"八卷"二字,疑誤。

(二十二)《嚴子》條。身延本作卅卷,弘安本則作三十三卷。案:此書《隋志》著録:"《莊子》三十卷《目》一卷",又引《七録》作三十三卷。今本《日本目》作卅三卷。郭象據傳本删定為三十三篇,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録》:"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今存敦煌殘卷四種,其一題《莊子三帙,合卅三卷,郭子玄注》(P. 2495－3),日本高山寺藏鎌倉初期鈔本殘卷五卷,其中有卷三十三,故《本朝目》、今本《日本目》及具平親王所見當是三十三卷,疑身延本乃好事者據《隋志》誤改。

(四十一)《笑道論》條。身延本二卷,弘安本三卷。此書不見《隋志》,两《唐志》作三卷,《日本目》則作二卷。孰是,難以遽定,姑存疑。

第四,附注不同。五條。

(九)《春秋左氏傳》條。弘安本附注:"《目録》不見。"不見身延本。案:此條異文很重要,透露了具平親王所見《本朝目》跟《日本目》不同,詳下。

(十一)《爾雅》條。弘安本附注:"出自周公。"不見身延本。案:《外典目》原本當有"出自周公"四字,是抄自《本朝目》還是具平親王所加,不詳。

(十五)《後漢書》條。弘安本附注:"華佗在《方術傳》。"不見身延本。案:華佗事两見《弘決外典鈔》正文(卷三第二十二葉、卷四第二十二葉),弘安本特地注明華佗事蹟載《後漢書·方術傳》,無疑跟正文中提及華佗有關。疑原本有此注文。

(十七)《晉書》條。弘安本附注:"《阮籍列傳》在第十九卷。"此注文不見身延本。阮籍事四見《弘決外典鈔》正文,均在卷一,故特地注明阮籍事蹟所在《晉書》卷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九)。疑原本當有此注文。

(三十)《劉子》條。身延、弘安两本均著録三卷、十卷两種,弘安本注明三卷本是"龕本",身延本則略去此二字。龕本,今本《日本目》也屢用此詞,如《後漢書》(0417)、《春秋後語》(0443),日本著名考證學家狩谷望之(棭齋)在其手校本特地加識語説明,所謂龕本就是只有文字龕大的正文本,即白文本,以區别小字注文的注本①。疑《本朝目》和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原本均有此注文,被身延本抄者所删。

第五,分條目不同。一條。

(四十三)《破邪論》,弘安本分做两條,身延本合而為一。

两本相比勘,在二十一條中,有二十四處不同。除了《後漢書》、《周禮》、《笑道論》三條難以判定是非外,也許讀者也都自然而然地看出了其餘二十一處顯示出來的一個共同的特點:身延本比弘安本簡略,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説是粗略、疏漏。

審慎起見,我們不妨設想一種可能性:是否比較簡略的身延本反而接近具平親王原本的原貌,而比較詳細的弘安本,其多出來的文字則是校者圓種所加的呢?

筆者以為,這種逆向思路不太可能成立。

理由之一,上列《劉子》條,弘安本提到三卷本是龕本(大字白文本)。實際上是在説明三卷本的特點。這種注文,必須出於目驗,非出原撰者之手不可,絶對不是校者所能添加的。今本《日本目》還有两處保留了一樣的注文,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具平親王所見《本朝目》本來就有"龕本"二字。即使不是《本朝目》原文,加注"龕本"者也非能在宫中披覽或大量收藏圖書、號稱"通儒"的具平親王而莫屬。

理由之二,弘安本比身延本往往多出著者的時代、職銜,而且著者的時代、職銜往往又跟《隋志》、今本《日本目》相符。也許可以懷疑這些内容,是否校者圓種據《隋志》或他所看到的《日本目》加的呢?這種可能也可以排除。試看:(一)《周易》條,《隋志》注鄭玄"後漢大司農",注王弼"魏尚書郎",(十一)《沈旋集注》條,《隋志》注沈旋"梁黄門郎",(十三)《史記》條,《隋志》、今本《日本目》注裴駰"宋南中郎外兵參軍",(十四)《漢書》條,今本《日本目》注顔師古"唐秘書監",(四十六)《孝子傳》條,《隋志》注蕭廣濟"晉輔國將軍",五條均分别標明了著者的時代、職銜,圓種為什么不據《隋志》、《日本目》補上呢?

這説明這些内容是被身延本抄寫者删去的。順便提一下,身延本的抄寫者并没有把撰著者的時代、職銜、身份都删盡,比如:(七)《大戴禮記》條,注戴德"漢信都王大傅";(八)《毛詩》條,注毛萇"漢河間太傅";(二十一)《老子》條,注河上公"漢文帝時";(二十三)《管子》條,注管仲"齊相";(二十六)《列子》條,注列御寇"鄭隱人";(二十七)《尸子》條,注尸佼"秦相衛鞅上客";(二十八)《淮南子》條,注劉安"漢淮南王漢";(三十六)《顔氏家訓》條,注顔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等。這些附注也見於弘安本,同時也都見於《隋志》或《本朝目》。由此

① 校本今藏静嘉堂文庫,識語參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可見,具平親王參照《隋志》或《本朝目》撰編《外典目》時,大致上是遵循了一個體例的,即抄録撰著者的時代、職銜、身份。身延本則把大部分的撰著者的時代、職銜、身份都删除而又删而未盡,只能説明身延本的抄寫者或編者并没有始終恪守其體例,具有一定的隨意性。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也許有人會問:弘安本六條,為什么獨獨在《尸子》條標明"本朝"二字,注"《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而在《大戴禮記》、《牟子》、《字統》、《七曜圖》四條則省"本朝"二字、作"《見在書目録》不見",《春秋左氏傳》條又省"本朝見在書"五字,只注"《目録》不見"呢?這要用鈔本的雙行小注的抄寫方法來解釋。鈔本的撰者或抄手在謄清、抄寫雙行小注時,為了使左右两行對稱整齊,一般要事先斟酌調整左右两行字數的多寡才下筆。試看弘安本《大戴禮記》條,原文右行作"漢信都王大傅戴德",左行作"撰見在書目録不見",左右都是八個字;《牟子》條,右行作"牟廣撰或云三卷",左行作"見在書目録不見",左右都是七個字。《尸子》條,右行作"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左行作"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正好左右都是九個字。而《春秋左氏傳》條,右行"杜預注",僅三個字,左行若抄作"見在書目録不見"七個字,或抄作"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九個字,顯然就不整齊了,所以省略為"目録不見"四個字①。

身延本相應的《大戴禮記》、《尸子》、《牟子》、《字統》、《七曜圖》五條,小字注"見在書目録不見"。抄寫者似乎不講求左右注文字數的對齊,《大戴禮記》、《尸子》、《牟子》三條只是調整字體的大小使左右大體相齊,《字統》條抄寫成"楊承慶撰見在書/目録不見",《七曜圖》條七個字抄成一行,不求對稱。《春秋左氏傳》條只有"杜預/注"三個字,可以抄注文的空間較局促,抄寫者拘泥於小字注要統一作"見在書目録不見",不知道可以如弘安本那樣簡稱"目録不見",於是此條的七個字就被"省略"了。這雖是一種推測,但跟上述的身延本"簡略"、具有"隨意性"的特徵是相符的。

綜上所述,可以作以下結論:一,身延本《外典目》部分是經過删略的,有的條目還作了歸併,特點是簡略,有些條目丢失了一些重要内容,屬於誤删。這不是偶然的,應該是身延本的抄寫者有意所為。其目的大概是為了"簡明"。筆者甚至懷疑"外典目"三字也不是《弘決外典鈔》原本所有的,而是身延本抄寫者為了使眉目清楚而添加上去的。二,相比之下,弘安本圓種校書是恪守校勘原則的,并不妄補、妄改。弘安本比身延本更近似具平親王原著的本來面貌。

内野熊一郎②校勘平安本、弘安本、寶永本三本同存的經書部分後,以為平安本為佳。校勘弘安本、寶永二本同存的經書部分後,以為弘安本"稍放漫"。然而,筆者校讀後的感覺,僅就《外典目》而言,弘安本較為可信,"稍放漫"的評價也許反而應該歸於寶永本也③。其實,内野熊一郎又認為弘安本跟平安本系統具有密切關係,似乎參校了寶永本的祖本身延文庫本系統,印證了圓種《序》中所説的"交合他本"。内野熊一郎雖然没有校《外典目》,實際上從文本系統方面也肯定了弘安本。所以,筆者介紹《日本見在書目録》流傳文獻記録

① 這個解釋,承蒙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許全勝賜教。

② 内野熊一郎未能見到身延文庫两本。

③ 實際上主要是其母本身延本,寶永本又增加了幾處錯誤。

時以及在本書的《考證篇》中，基本依據的是弘安本，身延本異文具有參考意義者則兼而用之。

筆者研究《外典目》的目的是為了研究藤原佐世的《日本目》。《日本目》研究的一個課題是這部目録的書名到底是《本朝見在書目録》，還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①]《外典目》(二十七)《尸子》條注，弘安本作"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身延本則作"見在書目録不見"，偏偏没有"本朝"二字，"見在書目録"也可以視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略稱。到底具平親王當年編制《外典目》所依據的是《本朝見在書目録》，還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呢？

基於以上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可以回答這個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了：可以肯定平安後期確實存在着一部《本朝見在書目録》。具平親王當年編制《外典目》所依據的是《本朝見在書目録》，而不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身延本按其一味"簡明"的做法省略了"本朝"二字。此外，弘安本《大戴禮記》、《春秋左氏傳》、《牟子》、《字統》、《七曜圖》五部著録書附注所標的"見在書目録"、"目録"指的也是《本朝見在書目録》。

五、《本朝目》·《外典目》·今本《日本目》

具平親王編製《外典目》的依據，除了《隋志》外，就是《本朝目》，那麼，他所依據的《本朝目》到底跟今本《日本目》有什麼不同呢？如果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既可以為今本校勘提供根據，還可以弄清楚《本朝目》的原來面貌以及《本朝目》跟今本《日本目》的關係。這是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

《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之間的異同，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二者相同或相近；第二類，两者存在異文；第三類，《外典目》的著録書根本不見於今本。

屬於第一類二者相同或相近的，有三十五條、三十七種，它們是[②]：(一)《周易》，(二)《尚書》，(五)《周禮》，(六)《禮記》，(八)《毛詩》，(九)《春秋左氏傳》，(十)《論語》，(十一)《爾雅》，《沈旋集注》，(十二)《白虎通》，(十三)《史記》，(十四)《漢書》，(十七)《晉書》，(十八)《國語》，(十九)《春秋後語》，(二十一)《老子》，(二十二)《嚴子》(《莊子》)，(二十三)《管子》，(二十四)《孟子》，(二十五)《太玄經》，(二十六)《列子》，(三十一)《吕氏春秋》，(三十二)《説苑》，(三十三)《風俗通》，(三十四)《博物志》，(三十七)《古今佛道論衡》，(四十一)《笑道論》，(四十三)法琳撰《破邪論》、《注》，(四十五)《修文殿御覽》，(四十八)《玉篇》，(四十九)《通俗文》，(五十)《蒼頡》，(五十二)《釋名》，(五十三)《埤蒼》，(五十八)《新修本草》，(五十九)《文選》。《外典目》百分之六十的條目跟今本《日本目》相同。

屬於第二類两者存在異文的，有十三條，它們是：(三)《尚書大傳》，(四)《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十五)《後漢書》，(十六)《三國志》，(二十)《山海經》，(二十八)《淮南子》，(二十九)

① 詳見《研究篇·見在目書名之檢討》。

② 身延、弘安两本有異文者，只要與其中一本相同或相近也歸此類，如《周禮》。

《牟子》[①],(三十)《劉子》,(三十六)《顔氏家訓》,(四十)《辨正論》,(四十七)《廣雅》,(五十一)《説文解字》,(五十五)《太公六韜》。

屬於第三類《外典目》的著録書根本不見於今本的,有十二條、十三種,它們是:(七)《大戴禮記》,(二十七)《尸子》,(三十五)《異物志·涼州異物志·交州異物志》,(三十八)《國清寺百録》,(三十九)《甄正論》,(四十二)《心鏡論》,(四十三)沙門普應撰《破邪論》,(四十四)《二教論》,(四十六)《孝子傳》,(五十四)《字統》,(五十六)《七曜圖》,(五十七)《神農本草》[②]。

以上是《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之間的異同。《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的關係,還不等於《本朝目》跟今本《日本目》的關係,因為具平親王還依據《隋志》,這是他在《外典目》識語中説清楚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找出十九條《外典目》依據的并不是《隋志》:(一)《周易》,(二)《尚書》,(三)《尚書大傳》,(四)《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八)《毛詩》,(十一)《爾雅》,(十二)《白虎通》,(十四)《漢書》,(十五)《後漢書》,(十七)《晉書》,(二十)《山海經》,(二十五)《太玄經》,(二十九)《牟子》,(三十六)《顔氏家訓》,(四十)《辨正論》,(四十五)《修文殿御覽》,(五十)《蒼頡》,(五十三)《埤蒼》,(五十八)《新修本草》。在這些條目中,有的不見於《隋志》而見於今本,如《晉書》、《顔氏家訓》、《辨正論》、《新修本草》等;有的書名不同於《隋志》而跟今本相同,如《修文殿御覽》、《蒼頡》等;有的卷數不同於《隋志》而跟今本相同,如《爾雅》、《白虎通》、《漢書》、《後漢書》、《山海經》、《太玄經》、《埤蒼》等;有的著者既不同於《隋志》也不同於今本,如《牟子》[③]。

十九種書所據既然不是《隋志》,則其所據無非三種:一是據《本朝目》,十九種中,十二種(《周易》、《尚書》、《毛詩》、《爾雅》、《白虎通》、《漢書》、《晉書》、《太玄經》、《修文殿御覽》、《蒼頡》、《埤蒼》、《新修本草》)屬於上述第一類,即《外典目》跟今本二者相同或相近的著録書,這又一次證明了具平親王當年編製《外典目》時,除了《隋志》主要利用了《本朝目》;二是據其他目録,如《蒼頡》條,他參用了《麟臺四部書目録》;三是使用了自己的藏書,如《牟子》。屬後二者的不多,而且特地注明所據或注明不見《本朝目》。

十九種中,十二種屬於上述第一類,説明其所據《本朝目》跟今本《日本目》大多相同,今本大致承繼、反映了《本朝目》的面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十九種中有七種(《尚書大傳》、《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後漢書》、《山海經》、《牟子》、《顔氏家訓》、《辨正論》)屬於上述的第二類,即《外典目》跟今本两者存在異文的條目,這有力地證明了具平親王當年所依據的《本朝目》不同於今本《日本目》。

---

① 案:敬請注意,這裏是《外典目》跟今本相比較,不是《本朝目》跟今本相比較。具平親王所見《本朝目》失載《春秋左氏傳》和《牟子》,原本《日本目》補入,故見於今本,詳下。

② 身延本把法琳撰《破邪論》、《注》跟普應撰《破邪論》併作一條,今分两條,故以上三類共計六十條,與弘安本條目數相合。

③ 這裏僅僅是證明十九條依據的不是《隋志》,其他即使两見於《隋志》和《本朝目》的,其根據也未必不是《本朝目》,因為《本朝目》也多參照《隋志》,其依據已無法辨認。

六、《外典目》與今本《日本目》的比較之一(異文)

上一段説了,《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的異同可以分為三類,第二類两者存在異文,這一節就這一類逐條分析。

屬於第二類的異文有十三條,先看六條。

(四)《尚書鴻範五行傳論》條,今本《日本目》十二卷,身延本、弘安本十一卷,這條僅僅是單純的誤文,可以據《外典目》補正《日本目》,説明《外典目》有校勘價值。

(十五)《後漢書》條,《外典目》卷數不同於《隋志》,乃依據《本朝目》。今本《日本目》分作两條,一條作百卅卷,《本朝目》亦當作两條,《外典目》只是選録其一。問題是《日本目》"梁剡令劉昭注補"七字,不見《外典目》。此語見《隋志》,是具平親王省略之,還是後人據《隋志》所加,難以確定。

(三十六)《顔氏家訓》條,不見於《隋志》,《外典目》乃依據《本朝目》。《本朝目》原有"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十字,今本《日本目》脱文。

《尚書大傳》、《山海經》、《辨正論》三條就没這麼簡單了。

(三)《尚書大傳》條。《外典目》與今本《日本目》的異文在於《外典目》身延、弘安两本都説伏生是撰者、鄭玄是撰注者,可是,今本《日本目》則説伏生、鄭玄都是撰注者。此書鄭玄《尚書大傳序》謂:"蓋自伏生也。"據此,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録》稱伏生作,後世《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均以伏勝為撰者,以鄭玄為注者。可是,两《唐志》著録:"《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以伏勝為注者。伏勝到底是撰者還是注者,都有文獻作為依據,難以斷定是非。《外典目》所據既然是《本朝目》,那麼,今本《日本目》有所改動。

(二十)《山海經》條。《外典目》與今本《日本目》的異文在於今本補注了卷數:"見十八卷。"《本朝目》、今本《日本目》均作二十一卷,《隋志》二十三卷,《外典目》顯然依據《本朝目》著録。可斷定《本朝目》并没有"見十八卷",這四個字是後人加的。此書《舊唐志》作十八卷,説明所加補注是有根據的,也許反映了當時的實存。相似的補注,還見《日本目》經部小學家《桂苑珠叢》十卷,注曰:"第一帙。件本一百卷,而見在只第一帙,其餘未知在否云云。"子部雜家《兼名苑》十五卷,注曰:"今案卅卷。"故大概出於好事者之手。

(四十)《辨正論》條。《外典目》與今本《日本目》的異文在於卷數:《外典目》跟两《唐志》以及《大日本古文書·續修别集》等相同,皆作八卷,今傳本亦八卷,獨《日本目》作十二卷。陳子良《辯正論序》:"此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以篇為卷也。此條不見《隋志》,具平親王當據《本朝目》,疑今本《日本目》有所改動。

《尚書大傳》、《山海經》、《辨正論》三例説明具平親王當年所依據的《本朝目》跟今本《日本目》存在不同之處,今本曾經後人改動。

異文十三條,除了以上六條,還有七條。其中屬於異本的記載一條:

(三十)《劉子》條,今本《日本目》著録三卷、五卷(0792)、十卷三種,《外典目》僅三卷白

文本和《注》十卷本两種。比較大的可能性是《本朝目》著録了三種，具平親王只選用了其中两種。

屬於著録書撰者異文的有三條：

（十六）《三國志》條，《日本目》較《外典目》多撰者陳壽的時代、署銜及注者裴松之，文字皆同《隋志》。《外典目》著録書大多署撰者時代、職銜，而且《弘決外典鈔》正文卷三第二葉引《史記集解》一條，就是裴注，具平親王没有理由把這些内容删掉。最大的可能性是《外典目》原本（正曆本）的這些文字，在後世傳抄中脱去了。《日本目》倒是沿襲了《本朝目》。

（二十九）《牟子》條。《外典目》與今本《日本目》的異文在於撰者和附注：《外典目》两本撰者均作"牟廣"，今本同《隋志》，作"後漢太尉牟融撰"。案：此條具平親王能用《隋志》而未用，《外典目》身延、弘安二本皆注"見在書目録不見"，也没有《本朝目》可作依據，當是據其藏書著録的①。又，此書《隋志》二卷，《外典目》两本亦二卷，但加注："或云三卷。"這説明具平親王别有所據，他手頭還有其他目録或文本。此條《本朝目》未載，藤原佐世編撰原本《日本目》時據《隋志》補入，然誤署撰者。據考，《隋志》、两《唐志》著録《牟子》，當是儒家著作，牟融撰。牟融，東漢明帝時，官至太尉。《外典目》著録《牟子》，乃釋家著作，牟廣撰。牟廣，後漢末逸士。藤原佐世所見，以牟廣《牟子》可能性為大。

（五十五）《太公六韜》條，《外典目》作"太公望"，《日本目》則作"周文王師姜望"，同《隋志》。《弘決外典鈔》正文未見引作"《太公六韜》"或"周文王師姜望"，而卷三第十三葉、十七葉、卷四第十葉、第二十二葉則各引"太公"两條，《外典目》的"太公望"，有可能根據《本朝目》，也有可能出自具平親王之手，疑今本據《隋志》改動。

屬於卷數異文的有三條：

（四十七）《廣雅》條。《外典目》两本均作四卷，《日本目》則作三卷。此書《隋志》三卷，但注"梁有四卷"，两《唐志》亦作四卷，是當時两種並存。《本朝目》是三卷還是四卷，難以確定。

（五十一）《説文解字》條。《外典目》两本均作十五卷，同《隋志》，《日本目》則作十六卷。《本朝目》當是十五卷，《日本目》誤。

（二十八）《淮南子》條。《外典目》两本均作四十二卷，今本《日本目》則作卅一卷。淮南王劉安著書事，始見於《漢書》本傳，謂著《内書》二十一篇，《隋志》著録二十一卷。今本《日本目》"卅"當"廿"之誤。《外典目》四十二卷者，蓋一卷分為二，疑所據《本朝目》原作四十二卷，今本《日本目》據《隋志》改；或《外典目》所據既非《隋志》亦非《本朝目》，乃具平親王所見本。

通過以上對第二類中《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存在異文的十三條條目的比較、分析，不妨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具平親王當年編製《外典目》時，利用了《隋志》、《本朝目》、其他目録以及他的藏

① 《弘決外典鈔》卷三注引《牟子》，冠以"《子抄》曰"。余嘉錫以為"牟廣撰"三字或亦庾仲容《子抄》所題。有關考證詳見《考證篇》"牟子"條（0643）。

書，其中主要是《隋志》、《本朝目》。

（二）《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存在異文的條目，有的可以確認所據是《本朝目》，有的則難以確認。把可以確認的部分跟今本《日本目》比勘，説明具平親王當年所依據的《本朝目》跟今本《日本目》有不同的地方。

（三）這些不同之處，除了少數難定是非外，有的屬於在流傳過程中産生的譌誤，今本可以據《外典目》改正；有的説明《本朝目》被後人改動，有所增損。此"後人"，有的就是藤原佐世本人，他在編撰原本《日本目》時對《本朝目》作了修訂；有的則是後世好事者所為①。

七、《外典目》與今本《日本目》的比較之二（"不見"）

所謂"不見"，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一）《外典目》注"不見"卻見於今本者，凡兩條，它們是：（九）《春秋左氏傳》②，（二十九）《牟子》。

（二）《外典目》注"不見"、確實不見於今本者，凡四條，它們是：（七）《大戴禮記》，（二十七）《尸子》，（五十四）《字統》，（五十六）《七曜圖》。

（三）《外典目》未注"不見"而不見於今本者，凡八條九種，它們是：（三十五）《異物志·涼州異物志、交州異物志》，（三十八）《國清寺百録》，（三十九）《甄正論》，（四十二）《心鏡論》，（四十三）普應撰《破邪論》，（四十四）《二教論》，（四十六）《孝子傳》、（五十七）《神農本草》。

以上第二、第三兩種情況就是上述第三類的十二條、十三種，《外典目》的著録書根本不見於今本《日本目》。

這一節就這三種"不見"試作分析。

首先，分析第一種"不見"。

《春秋左氏傳》、《牟子》二書，《外典目》明確標明"不見"，而事實上卻見於今本，前者屬於上列既見《外典目》又見今本的第一類，後者則屬於上列《外典目》跟今本存在異文的第二類。

《春秋左氏傳》這一條，問題比較複雜。弘安本注："《目録》不見。"身延本則没有這四個字。一種可能是，具平親王所見《本朝目》著録了《春秋左氏傳》，其實《弘決外典鈔》原本（正曆本）並没有這四個字，弘安本的四個字是後人（或校者圓種）所加，應該相信身延本。這個解釋看來不無道理，但稍作深思覺得似乎不太可能。因為即使這四個字出後來的抄校者（或校者圓種）之手，這抄校者（或校者圓種）也必定核對了他所看到的《本朝目》後才添加上去的。也就是説，至少抄校者（或校者圓種）所見到《本朝目》失載此書。抄寫古書，可以隨意删削文字，添加重要的文字則要有所憑據，這是常理。而且，上文把身延、弘安两本的《外

①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② 據弘安本，筆者以為身延文庫甲本抄寫者省略了注文，詳上文。

典目》作了比較，結論是身延本的最大特點就是簡略甚至是粗略，聯繫到這一點，恐怕還是應當以弘安本為準，具平親王、至少弘安本的抄校者（或校者圓種）所見的《本朝目》，確實没有著録《春秋左氏傳》。

為審慎起見，不妨再設想另一種可能，即《本朝目》實際上著録了這部書，只是具平親王一時疏忽看漏了。雖然不能排斥這個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因為説看漏了《牟子》，還可勉強首肯[①]，説看漏了《春秋左氏傳》，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今本列於春秋家第二，一目瞭然，按體例此書在《本朝目》也應該列在這個位置，怎麼可能看漏呢？而且，這是一部經部春秋家最重要的著作，既見於《隋志》，又是《大寶律令》、《養老令》之《學令》規定的太學教科書之一。惟宗直本《令集解》卷一五《學令》引《養老令·學令》："凡經：《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之。""凡正業教授，……《左傳》，服虔、杜預注。"又曰："凡《禮記》、《左傳》各為大經。"這部貴族文人必讀、衆人皆知的經書，《本朝目》竟然失載，可以想見，具平親王在據《隋志》、《本朝目》編作《外典目》時一定會感到十分詫異，在加注"不見"前一定會再三確認。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今本《日本目》（室生寺本）的體例之一，在每類的類目名之下標注了三項内容：先寫上"目録"二字，然後記上該類的卷數統計，最後説明"如本"或"私略之"。如經部小學家注曰："《目録》五百九十八卷，如本。"史部刑法家注曰："《目録》五百八十卷，私略之。"這是當年佚名略抄者在作删略時設定的體例，留下的記録，意在備考。《春秋左氏傳》所在的經部春秋家，今本標注："春秋家，三百七十四卷，如本。"[②]經核，春秋家今本著録卷數為三百七十九卷，略有差異，可能是計數的技術性錯誤，或後人有所增竄。但可以確認略抄者在春秋家未加删節。此書《本朝目》失載，今本卻赫然在録，而今本春秋家又未經抄寫者删節，保留了其所據本（母本）的原來的内容。

這個很有意思的記録意外地給了我們兩個極其重要的提示：一，今本在每個類目後面標注的"目録"，指的不是《本朝目》，而是原本《日本目》。《本朝目》確實失載《春秋左氏傳》，原本《日本目》的編撰者藤原佐世增補了此書。原本是今本的母本，母本如此，今本又未作删節，所以，此書見於今本。二，今本《日本目》並不直接出自《本朝目》，在《本朝目》跟今本之間還存在着一部今本的母本，那就是原本《日本目》；換句話説，這部目録的嬗變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本朝目》→原本《日本目》→今本[③]。

無獨有偶，《牟子》在子部儒家，今本儒家也是"如本"。經核，儒家標注卷數跟今本實際著録卷數一致，為一百三十四卷。所以，《牟子》一書也應該是《本朝目》所缺、原本《日本目》編撰者藤原佐世所補；書名、撰者、卷數跟《隋志》完全相同，當參照《隋志》補録。如果説，有關《春秋左氏傳》的記録，《外典目》两本尚有異文，身延本没有"《目録》不見"四個字，《牟子》此條則不同：《外典目》两本均明確注明"見在書目録不見"，撰者均作"牟廣撰"。具平親王能用《隋志》而不用，《本朝目》又失載，他也許是據自己或某處的藏書著録的。上文假設具

① 案：這是假設，其實可能性也不大，詳下。

② 漏抄"目録"二字。

③ 這是粗略的説法，其實其成書以及成書後的嬗變恐怕經歷了五個階段，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平親王有可能看漏了《牟子》，其實，這個假設也難以成立。試想，此書《隋志》并没失載，他肯定查看了《隋志》，可是，出其意外，《隋志》的著録跟他的藏書不同，為了查個究竟，以解其疑，他一定會仔細、認真地查檢《本朝目》以驗證，《本朝目》確實失載，於是才注明“不見”。所以，推測具平親王疏漏，恐怕是冤枉他了，《本朝目》没有著録這部書。

其次，分析第二種“不見”。

四條之中《大戴禮記》等見於《隋志》，唯《七曜圖》不見《隋志》，略作介紹[①]。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五之四引有此書，曰：“《七曜圖》云：‘日月五星名為七曜，日是陽精，月是陰精，五星者東歲、南熒惑、西太白、北辰及中央鎮。’”此段文字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三第九葉引録，又引《周髀》、《京房》[②]解釋“日月陰陽”。日本室町後期真言宗僧東寺觀智院法印杲寶(1306—1362)《大日經疏演奥鈔》卷一四云：“一行《七曜圖》，亦因俗法也。”[③]是此書乃唐僧一行所撰，傳入了日本。今本《日本目》著録一行《七曜星晨别行法》(0967)，亦見引於《大日經疏演奥鈔》(卷六)。此書今存，見《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二一《密教部》四，附三十星圖、鬼圖。《七曜圖》跟《七曜星辰别行法》關係不詳。

最後，分析第三種“不見”。

按具平親王編制《外典目》的體例，凡是未注“不見”的條目大致都應該視作見於《本朝目》。因為：第一，凡不見於《本朝目》的都標明了“不見”，這是《外典目》的編製體例，反之，未注“不見”者，除少數親王據藏書著録外[④]，應該視作見於《本朝目》。第二，今本《日本目》並不等於《本朝目》，不見於今本未必不見於《本朝目》，尤其要注意今本是一部經過删節的文本。第三，在本文第五節裏，列舉了《外典目》跟今本《日本目》的異同，二者相同或相近的達三十五條、三十七種，均未標“不見”。這些條目是見於今本的，無疑應該視作也見於《本朝目》，按同樣的道理(體例)，即使不見於今本，只要未標“不見”，也應該認作見於《本朝目》。舉個例子，《古今佛道論衡》見於今本，於是認作見於《本朝目》，《甄正論》雖不見今本，但没有理由説它不見於《本朝目》。第四，《國清寺百録》等均不見《隋志》，還有一些是唐代著作，具平親王不能依據《隋志》，所據當是《本朝目》。第五，不見今本的，有的能找到傳入日本確鑿的記録，如《國清寺百録》、三卷本《神農本草》，有的甚至流傳至今，如《孝子傳》，説它們見於《本朝目》絶非逞臆妄測。

問題是，這八條九種是誰删掉的呢？上文證明在《本朝目》與今本《日本目》(室生寺本)之間還存在着一部原本《日本目》，而今本是一部淵源於原本的略鈔本。那麼，删掉八條九種的，是原本《日本目》的編撰者藤原佐世呢，還是佚名的略抄者呢？

(三十五)《異物志·涼州異物志、交州異物志》條。佚名《涼州異物志》不見於《隋志》，但見於《新唐志》史部地理類。後漢楊孚撰《交州異物志》則見於《隋志》、两《唐志》史部地理

① 尾崎康《弘決外典鈔引書考並索引》失載。
② 案：當是《京房易》。
③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九《續經疏部》四。
④ 《外典目》據藏書著録者極少，故其識語説“依《隋書經籍志》等記目録”。

類[①]。《本朝目》著録這两部書應該在史部土地家。今本土地家注曰:"《目録》三百十八卷。如本。"這説明這两部書不見原本《日本目》,應該是藤原佐世删掉的。

(三十八)《國清寺百録》條。此書《隋志》、两《唐志》均未著録,然見於日本入唐僧最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録》、圓珍《智證大師請來目録》,無疑傳到了日本。隋沙門灌頂所撰此書乃天台宗早期文獻彙編,最澄等攜入日本,建立了日本的天台宗[②]。

(三十九)《甄正論》條。此書唐釋玄嶷撰。玄嶷,唐人,當然不見《隋志》,亦不見《舊唐志》,僅見於《新唐志》子部道家類釋氏。此書為破道護佛而作。

(四十二)《心鏡論》條。此書李思慎撰。思慎,唐人,故不見《隋志》,然見於两《唐志》。《舊唐志》子録道家類道釋諸説列法琳《破邪論》、楊上善《三教詮衡》、杜乂《甄正論》與釋彦琮《崇正論》之間,《新唐志》子部道家類釋氏列甄鸞《笑道論》、衞元嵩《齊三教論》、杜乂《甄正論》之後。《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三之四亦以之跟《甄正》、《辨正》、《笑道》、《破邪》、《二教》、《牟子》等並列[③]。又,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五之六謂思慎撰《十異》等文,元沙門祥邁《辯僞録》卷二曰"唐李思慎《釋道十異》,深有旨趣。"《心鏡論》已佚,所論雖不詳[④],當亦聲張佛教之作。

(四十三)普應《破邪論》條。弘安本中,此書跟法琳《破邪論》各作一條,身延本則併為一條。不見《隋志》、两《唐志》。普應,初唐人。彦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後(武德)四年(621)秋九月,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黄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總持道場釋普應者,戒行精苦,博物不羣,屬奕狂言,因製《破邪論》二卷。"道宣《續高僧傳卷》卷二十四《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以傅奕上事、羣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祕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奕對論,無言酬賞,但云禿丁妖語,不勞敘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两卷。"是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上《廢省佛僧表》,陳益國利民十一條,主張廢除佛教,沙門還俗。撰《破邪論》反駁者,先有普應,後有法琳也。法琳書於武德五年(622)正月二十七日奏上[⑤],普應此論成書當在其前。

(四十四)《二教論》條。北周僧道安撰。此書《隋志》、两《唐志》均未著録。今存,載《廣弘明集》卷八。道安天和五年(570)五月上此書。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其時又有安法師與帝情重,又著《二教論》十二篇,明道教攝在九流之内,不應獨為教主,故教唯有二。"《弘決外典鈔》卷一第二十七葉、卷二第九葉各引一條。此書當在平安時期已傳入日本。

以上《國清寺百録》、《甄正論》、《心鏡論》、普應《破邪論》、《二教論》五部書,均不見《隋志》,故具平親王所據當是《本朝目》。它們均非佛教經疏,除《國清寺百録》外,都是佛道"論衡"的著作,或徵文比較佛道異同,或據儒家經義破道家異端,或依佛教勝義破道家邪見,論

---

① 《隋志》著録《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又有《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疑《異物志》就是《交州異物志》,《隋志》重出。

② 今本題《國清百録》,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六《諸宗部》。

③ 原文詳下。

④ 《止觀輔行傳弘決》只提到《心鏡》書名,未引及原文,《弘決外典鈔》卷二第十葉也只是引用了《輔行傳》原文。

⑤ 《上殿下破邪論啓》。

述二教廢立，意在彰顯釋教，無關研修佛經。所以，此類書古人視作“外典”，《隋志》附子部雜家末，《舊唐志》入子部道家類道釋諸説，《新唐志》入子部道家類釋氏，具平親王則列入“外典”之目。《本朝目》體例仿《隋志》，故亦當歸入子部雜家，跟見於今本的《内典博要》①、法琳《破邪論》、甄鸞《笑道論》、法琳《辨正論》、道宣《古今佛道論衡》等並列②。今本《日本目》雜家附注曰：“私略之。二千六百十七卷。”今本實際著録卷數為二千四百三十五卷，著録書是經過删節的。删節理由不詳，也許是因為這五部書不見於《隋志》，也許是因為它們的内容跟法琳《破邪論》、《辨正論》、《笑道論》、《古今佛道論衡》相似而其影響又不如《破邪論》等。至於是藤原佐世删除的，還是略抄者删除的，既乏憑資，不敢妄下斷語。

（四十六）《孝子傳》條。此書《隋志》著録，《外典目》據《隋志》。《孝子傳》傳入日本的確實證據見於奈良時期文獻，今日本存蕭廣濟《孝子傳》完帙“陽明”、“船橋”两本，其中陽明本之傳入或可上遡至天平五年（733）以前③。《弘決外典鈔》卷二第十二葉引“三洲人（義士）”，卷三第十五葉引“丁蘭”。由此推斷，《本朝目》著録此書的可能性極大，可是，今本《日本目》只著録《孝子傳圖》（0570）、《孝子傳讚》（0571）二書，偏偏没有《孝子傳》。此書《隋志》入史部雜傳類，《孝子傳圖》二書今本亦入雜傳類，故如果《本朝目》著録的話，當入雜傳類。今本雜傳家附注曰：“《目録》四百卅七卷。私略之。”實際著録卷數為三百零八卷，竟然删掉一百多卷。為什麼删掉這麼多？是藤原佐世删除的，還是略抄者删除的？無從考知。藤原佐世身為藤原家的學術文化代表，尤善《孝經》，曾為陽成天皇講解玄宗注《孝經》④，撰有《古今集注孝經》九卷⑤，絶不可能如此無知，此書極可能是略鈔者妄删。

（五十七）《神農本草》條。《神農本草》本經四卷，陶弘景據以撰《集注》。《集注》初作三卷，其後，弘景改小字注為大字，卷帙增為七卷⑥。《隋志》著録七卷，《外典目》三卷，具平親王當據《本朝目》。早在奈良時期以前、飛鳥末期，三卷本陶注已經傳入日本⑦，《本朝目》著録不足為奇⑧。可是，今本《日本目》只見七卷本，不見三卷本。一種可能，《本朝目》三卷本、七卷本两存，具平親王取其一，其後三卷本被删；另一個可能，《本朝目》著録三卷本，至編撰原本《日本目》時被替换為七卷本，其依據則是《隋志》，今本《日本目》則沿原本之舊。孰是孰非，無從考知。如是前者，删削三卷本蓋略抄者所為。今本《日本目》醫方家附注曰：“千三百九卷。私略之。”實際著録卷數為一千一百一十九卷，删掉近两百卷，三卷本或在其中。

---

① 今本作《内傳博要》，疑“傳”當作“典”。

② 《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三之四：“委如李仲卿著《十異九迷》以斥佛法，南山作《十喻九箴》用形邪説。今略其五，用甄邪正。……五曰：李氏三隱三顯，無教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慚龜鶴之壽，法王一生一滅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演恒沙之衆，凡諸比決其事實多，具如《甄正》、《辨正》、《笑道》、《心鏡》、《破邪》、《二教》、《牟子》等論，廣明異相。”也是把不見於今本的《甄正》、《心鏡》、《二教》跟見於今本的《笑道》、《破邪》、《辨正》等並列的。

③ 詳《考證篇·孝子傳讚》條。

④ 《三代實録》卷三十五。

⑤ 藤原賴長《臺記》康治二年五月十四日條。

⑥ 詳見《考證篇》1278《神農本草》條。

⑦ 藤原宫遺跡出土木簡。奈良縣教育委員會《藤原宫》（《奈良縣史跡名勝天然物調查報告》第25册，奈良縣教育委員會，1969）。

⑧ 《弘決外典鈔》本文卷二第十九葉、卷四第十六葉、二十七葉引有“陶景本草注云”、“陶景云”、“弘景曰”、“陶曰”等六則，或出此三卷本。

但似乎以後者可能為大,因為遇到有卷數相異者,具平親王一般注明,如《牟子》條,二卷,注:"或云三卷。"

八、結束語

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今存身延、弘安两本,僅就《外典目》部分而言,弘安本優於身延本,比較可靠。

根據弘安本,可以確認在平安後期確實存在着一部名曰《本朝見在書目録》的漢籍目録,具平親王編製《外典目》重要依據之一就是這部目録。其實,從以上的逐條分析不難看出與其説《隋志》,還不如説他更重視的是《本朝目》:凡既見於《隋志》、又見於《本朝目》的,不加附注;《隋志》、《本朝目》存在異文的,選録其一,往往依據《本朝目》,如上文第五節所列十九條,此類也不加注(視選録《本朝目》為當然);見於今本《日本目》(大致可以視作見於《本朝目》)而不見《隋志》的,也不加注(視選録《本朝目》為當然);唯有見於《隋志》而不見於《本朝目》的,則加注曰"不見",如《大戴禮記》等五條;既不見於《隋志》又不見於《本朝目》的,也加注曰"不見",如《七曜圖》。究其原因,不難理解。一來不少唐代的著作不見於《隋志》,必須依靠《本朝目》;二來他説的"外典"就是漢籍,《外典目》就是漢籍目,專為日本的僧界"後進末學"而編,對具平親王而言,與其使用《隋志》,不如直接使用更貼近日本的這部當時最可靠、最權威、日本人編撰的、總結了日本平安時期以前傳入漢籍的《本朝目》。

所以,把《外典目》視作《本朝目》的極小一部分"殘卷",大致不會錯。它的價值正在於此。

通過《外典目》與今本《日本目》的比較(異文和"不見"),給我們提示了《本朝目》與今本《日本目》(室生寺本)之間還存在着一部原本《日本目》。這部名曰《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目録原本,既不同於《本朝目》也不同於今本《日本目》。

《本朝目》編得比較粗疏,很可能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私撰目録。原本《日本目》對《本朝目》作了不少修訂補充,是一部最終完成的文本。

在原本《日本目》成書以前,《本朝目》已經流傳於世,原本《日本目》成書以後,具平親王按理説應該看到,他之所以没能看到,跟原本《日本目》的成書、流傳有關。原本《日本目》乃奉敕而撰,當先有稿本,然後又有奏進本。具平親王看不到宫中秘藏的奏進本,也看不到寄存在寺院的稿本,只能看到其"前身"——《本朝目》[①]。

《止觀輔行傳弘決》和《弘決外典鈔》所引載的全部漢籍、特别是佚籍,尚有深入研究的餘地。筆者僅從研究《日本目》的角度、局限於《外典目》作了一些嘗試,就得益不少。可惜的是,具平親王并没有把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以及他自己的《弘決外典鈔》的注文所徵引的所有外典都編入《外典目》。據矢島玄亮統計,實際上两書提及或引用的漢籍達到二百五

① 今本的祖本很可能是稿本,在流傳中,先經佚名"略鈔者"删略,又經佚名"好事者"增損點竄,有關考證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和嬗變》。

十餘種[①]。據尾崎康的統計,《弘決外典鈔》注文所徵引的外典有一百四十四種[②]。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尾崎康在《索引》之後附上了對五十六種書所作的簡明的考證和説明[③],河野貴美子在其基礎上,將《弘決外典鈔》所引漢籍與今本《見在目》著録書一一作了對比[④],他們可謂《弘決》功臣。

① 矢島玄亮《弘決外典鈔索引稿(上)》(《金澤文庫研究》第 137 號,1967.7)、矢島玄亮《弘決外典鈔索引稿(下)》(《金澤文庫研究》第 138 號,1967.8)、矢島玄亮《弘決外典鈔索引稿餘録》(《金澤文庫研究》第 171 號,1970.6)。據其《索引》"文獻名"部分提及的漢籍有二百五十餘種,其實"人名"部分還有一些。其中,佛教經疏并不多。

② 不包括《輔行傳》引書,也不包括提及書名而未引用者。

③ 幾乎多不見於《外典目》。

④ 河野貴美子《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の方法》(吉原浩人、王勇編《海を渡る天台文化》,勉誠出版,2008.12)。

《見在目》書名之檢討

這部目録的書名，本來不應該成為問題，現存室生寺本卷首就清清楚楚地寫着《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以下簡稱《日本目》)。可是，同是這個室生寺本，在卷末尾題的位置上，卻又寫上了《本朝見在書目録》(以下簡稱《本朝目》)。因為這個"導火線"引發了一場討論：這部目録的書名到底應該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還是《本朝見在書目録》?

本文試着探討這個問題。

一、有關論據——問題的提出

歷代記載了這部目録的書名的文獻史料，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既未加"本朝"又未加"日本(國)"者，有：

1. 成書於平安後期六條天皇仁安年間(1166－1168)的《和歌書籍目録序》謂"《現在書》有目録"①。

2.《元曆改元定記》作《見在書之目録》②。

3. 小路經光(1212－1274)《經光卿改元定記》(文永)《經光卿記》作《見在書目》③。

4. 鎌倉末期、大外記中原師緒元應三年(1321)奏文《草曆勘文》作《現在書目録》④。

5. 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引《國名風土記》(原注：此書作者不詳，蓋卜部家所作)佚名批注作《見在書目録》⑤。

上述史料均用簡稱，不知道是《本朝目》还是《日本目》。

第二類：稱《日本國(或略"國"字)見("見"或作"現")在書目録》者，有：

1. 今本(室生寺本)卷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2. 四辻善成《河海抄》作《日本見在書目録》⑥。

第三類：稱《本朝見在書目録》者，有三條史料：

---

① 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 17 輯上和歌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 7)。

② 據藤原良通日記《九槐記》附《年號難事》(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 11 輯上公事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 7)。

③ 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 11 輯上公事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 7)。

④ 引文已佚，轉引自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伴信友著，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卷四(國書刊行會刊《增訂版增訂上古典文庫》69，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 11)。

⑤ 引文已佚，轉引自伴信友著，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卷四(國書刊行会刊《增訂版增訂上古典文庫》69，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 11)。

⑥ 玉上琢彌編，山本利達、石田穰二校訂《河海抄》(角川書店，1968. 6)。

1. 今本卷末尾題作《本朝見在書目録》。

2. 具平親王(967—1009)《弘決外典鈔·外典目》[①]。《外典目》今存身延文庫甲本、弘安本等五本,其中弘安本《尸子》條注曰:"《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大戴禮記》、《字統》、《七曜圖》三條注:"《見在書目録》不見。"《牟子》注:"《見在書目》不見。"《春秋左氏傳》條注:"《目録》不見。"意思是這些書《本朝見在書目録》没有著録[②]。這一條下文還將用到,故稱"外證之一"。

3,鎌倉中期藤原孝範撰《明文抄》卷五《文事部》,曰:"《本朝見在書目録》,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③]姑稱"外證之二"。[④]

跟論證有關的、見於今本《日本目》的注文,有三條,姑且稱之為内證,列舉如下:

内證之一:史部正史家著録《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注曰:"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録》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廿七卷,與《集賢院見在書》(案:指《集賢院見在書目録》)合;一本百四十一卷,與《見書》(案:亦指《集賢院見在書目録》)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與两本目録不合。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隨寫得如件。'今本朝見在百卌二卷。"(0416)

内證之二:史部正史家著録《後魏書》一百卷,隋著作郎魏彦深撰。注曰:"右《經籍志》(案:指《隋志》)所載數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彦深相雜纔六十卷也,其餘未知所在。今為待後來,全載本數。"(0428)

内證之三:經部小學家著録《桂苑珠叢》十卷,注曰:"李思博撰。第一帙。件本一百卷,而《見在》只第一帙,其餘未知在否云云。"(0298)

二、两種解讀法

問題的解決,跟如何解讀上列的三條内證有關。

三條内證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均有"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等跟《本朝現在書目録》的書名相似的詞語。可是,對這些關鍵詞語,卻可以作两種解讀;解讀方法不同意思完全不同,不僅牽涉到這部目録的書名,甚至牽涉到這部目録的編撰者。

一種解讀法是把"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等理解為一般的名詞,即"本朝"指的是地點,"見在"指的是時間,"本朝見在書",就是"本朝現在圖書"的意思(為便於行文,以下簡稱"名詞解讀法")。

有的學者就是這麽理解的,比如,文獻學家太田晶二郎。他為了替這部目録"正名",特地寫了一篇題為《日本漢籍史劄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纂的精神》的論文。之後,他又在

---

① 《外典目》是具平親王編的一個引用漢籍的目録。

② 有關《弘決外典鈔·外典目》的介紹以及它跟《見在目》的關係,參看《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③ 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30輯下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參看遠藤光正《明文抄の研究並びに語彙索引》(現代文化社,1974.3)。

④ 以上史料的介紹,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資料篇·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為續羣書類從完成會的《羣書解題》撰寫《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條目時再次強調了這個問題①。他列舉了上列内證、外證後，説："本書的書名，室生寺本尾題、《外典目》、《明文抄》作《本朝見在書目録》。'本朝見在'四個字，又跟上述内證一、二相同；而且，實際上，書題名跟'本朝見在書'五字連續的概念極為相似，内證之一恰恰可以有力地解釋了這個書題名。"其後，他又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一文中再次重申了這個觀點，説："《見在書目録》是略稱②，有關史料雖没有言及其原題在'見在書目録'的前面，到底是冠以'日本國'、'日本'，還是'本朝'，但如《後魏書》條之例曰'本朝見在書'③，也許當以《本朝見在書目録》為首選。本朝見在書，纔是這部目録的記録對象。"太田晶二郎説，他用的是"以經解經"的方法，意思就是用今本的内證來證明這部目録的書名。他的論文裏没有給"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加書名號。

如果，按照這個"名詞解讀法"來解讀内證之一的話，此條附注的意思應該是："本朝現在"實存的《東觀漢記》是一百四十二卷，可是編撰者（藤原佐世）查檢了《隋志》，《隋志》作一百四十三卷，"本朝現在"少一卷。此書既然是吉備真備從中國攜歸的，"本朝現在"實存的卷數應該跟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④相符。於是，編撰者又查檢了《將來目録》。發現《將來目録》所著録的两本卷數，既不同于《隋志》，也不同於"本朝現在"。編撰者覺得"本朝現在"實存的卷數似乎有問題⑤，於是，不依"本朝現在"實存卷數而依《隋志》著録。為審慎起見，藤原佐世既保留了"本朝現在"實存的卷數，又説明著録的根據是《隋志》，徵引了《將來目録》原文以備考。

按照這個"名詞解讀法"來解讀内證之二的話，此條附注的意思應該是："本朝現在書"，即"本朝現在""收"藏的這部"書"，不是完帙，所存殘卷相雜才六十卷，其餘已經散佚，不知所在。"今為待後來"，所以改據《隋志》，"全載本數"。這一條注文也是為了説明為什麽著録《後魏書》不用實存的六十卷而用《隋志》的一百卷的理由。至於這段文字中的"相雜"二字，可以從上面引述的内證之一裏的"零落"二字來領悟其意思。就是説，《後魏書》跟《東觀漢記》一樣，當時朝中收藏不止一部，然而都"零落"不全，而且"零落"各卷，並不屬於同一個文本，既有重複的部分，也有可以互補的部分，然互"相雜"湊起來只有六十卷。今本《日本目》有不少重見的著録書，其中不少就是"零落"的異本殘卷⑥，這是圖書流傳的常見現象。

另一種解讀法則是把"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等理解為書名，認為指的就是《本朝現

---

① 案：《日本漢籍史劄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纂的精神》發表在昭和五十五年（1980）八月青裳堂書店發行的《書誌學月報》第6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則刊載在昭和三十六年（1961）八月初版第二十卷、昭和五十一年（1976）十一月再版第八卷的《羣書解題》。《劄記》與再版《解題》以後又分别收入《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吉川弘文館，1991.8）和第四册（吉川弘文館，1992.8）。在《劄記》一文的《追記》中，説："其後（昭和三十六年八月），我曾為續羣書類從完成會的《羣書解題》（第二十）撰寫《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續》卷第八八四），可參照。然而，初版罹編輯之禍（案：蓋經編輯擅改），我自己承認的是再版的論文（昭和五十一年）。"所以，《劄記》的發表雖在《解題》之後，其成稿則在《解題》之前。今引文均據《太田晶二郎著作集》。

② 案：指上列第一類史料。

③ 案：即上列内證之二。

④ 案："將來"，攜來也。

⑤ 案：意思是，"二"也許是"三"之誤。

⑥ 參看《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

在書目録》;若加上標點符號的話應該用書名號,以下簡稱"書名解讀法"。

按照這個"書名解讀法"來解讀的話,内證之一的附注的意思就不同了:《本朝目》著録《東觀漢記》作一百四十二卷,比《隋志》少一卷。附注的編撰者查檢了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其所著録二本卷數既不同于《隋志》,也不同於《本朝目》。編撰者覺得《本朝目》的卷數似乎有問題,於是,改《本朝目》卷數從《隋志》。為審慎起見,他既保留了《本朝目》原來的卷數,并説明改正的根據是《隋志》。

内證之二的意思是:《本朝目》著録魏彦深《後魏書》不止一條(至少两條以上),然而相互雜合起來,纔六十卷,其餘已經散佚,不知所在。"今為待後來",所以改據《隋志》,"全載本數"。

這種解讀法的最大障礙是:如果説《日本目》原題是《本朝目》,而上列的注文又出於藤原佐世之手,那麽,藤原佐世怎麽會在自己的著作裏説"今《本朝見在》百卌二卷"、"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彦深相雜纔六十卷也"、"而《見在》只第一帙"這樣的話呢?換句話説,藤原佐世不可能在自己所編撰的《本朝目》裏提到自己所撰的《本朝目》;《本朝見在》等書名出現在《本朝目》的注文裏面,是不合邏輯的,跟常識相背離的。於是,如果要踰越這個障礙,只好否認這些注文的撰者是藤原佐世,附注乃後人所加。

三、對附注的分析

問題既然出在對今本附注的解讀上,那就不得不對附注再作一些分析。

今本《日本目》跟一般的古籍目録一樣,基本具備三要素:著録書的書名、卷數和編撰者[①]。除這三項内容外,有的類目和有的著録書條目還附有一些相關的説明文字,這就是我們所説的"附注"。

今本《日本目》並不是藤原佐世的原本,所以附注的情況比較複雜。對"附注"的分析,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此不贅述。概而言之,今本"附注"大致可以分作两大類,一類是目録編撰者所加還是後人所加,難以確定。比如,史部土地家《山海經》廿一卷,附注曰:"見十八卷。"(0581)另一類則必定是目録編撰者所加,比較多,内容各不相同。有的説明著録書本子的特點,如史部正史家《後漢書》九十二卷,注曰:"麁本。"(0417)説明該本是没有小字注文的白文本;有的對著録書的卷數作補充説明,如上引内證之三經部小學家著録《桂苑珠叢》條。這些附注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附注的"著作權"非目録編撰者莫屬,它們不可能出自没有目睹著録書者之手。

上述的内證之一、之二两條附注,也屬於這一類。如果把注文中的"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等理解為一般名詞,其意思只是目録編撰者説明著録書實存的情況及著録的根據及理由,但是,如果把它們理解為書名,則意在説明為什麽改動《本朝目》本文的根據和理由。内證之一的意思是,《本朝目》著録的《東觀漢記》是一百四十二卷,今據《隋志》改正。

---

① 案:個别條目有闕失,那是流傳傳抄過程中産生的現象。

内證之二的意思是,《本朝目》著録《後魏書》至少两條以上,今合而為一,附注的撰者删併了《本朝目》原來的條目。這两條附注跟其它的附注不同:其他的附注只是對目録的正文作各種補充説明,並没有觸動《本朝目》的正文,而這两條附注的撰者卻改動了正文。

不妨歸結一下以上的論證:如果把内證之一、之二中的"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理解為書名,必須承認這两條的附注的編撰者不是藤原佐世,而是後人;這個後人不僅給《本朝目》加了注,而且改動了《本朝目》的正文。那麼以此類推,就有理由懷疑見於今本《日本目》的其他非出目録編撰者之手不可的附注、甚至正文,也可能不是出於藤原佐世之手。如果確認《本朝目》的編撰者是藤原佐世,那麼不得不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日本目》跟《本朝目》不一樣,它的編撰者也許不是藤原佐世!加一個書名號不打緊,竟然會使編撰者易主。

後人篡改前人著作的現象,在文獻流傳史上屢見不鮮,不足為奇。可是,今本《日本目》是否屬於這種情況,則不宜輕易地下結論。因為,

第一,今本卷首明確題"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這條署銜是絶對可信的①。

第二,藤原佐世給目録作注是有史料可以作證的。

鎌倉時期僧顯真《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曆本事》:"曆數,五十四部,百六十七卷,云云。天文書,百五十五部,四百六十一卷。遁甲書,四十八部,六十二卷。依世《録》中注之。"亦見僧法空《聖德太子平氏傳雜勘文》卷下一《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書事》條,謂"已上佐世《録》中註定。""世"、"佐世",指的是藤原佐世;"世《録》"、"佐世《録》",當然就是藤原佐世編撰的《見在目》;所引注文無疑是藤原佐世所撰。

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引《國名風土記》(原注:此書作者不詳,蓋卜部家所作)佚名批注曰:"《見在書目録》云,合四十家,始自易家,至總集家,所在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凡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本云,於時至德元年(原注:"甲子。"1384 年)九月望書之。"②

這些史料都無可置辯地説明,藤原佐世所撰目録是有附注的,而且,平安、鎌倉、室町時期的人都認為這些附注出於藤原佐世之手。所以,平心而論,在没有確實的證據的情況下,應該承認《日本目》的編撰者是藤原佐世。今本的附注是《日本目》的構成部分之一,除了一小部分附注也許是後人所加,絶大部分應該是藤原佐世撰寫的,"著作權"應該歸藤原佐世。作為内證的两條附注也不例外。

两條附注既然出藤原佐世之手,他又不可能在自己所編撰的《本朝目》裏提到自己所撰的《本朝目》,所以,附注中的"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只能是一般的名詞,"本朝"指的是地點,"見在"指的是時間,"本朝見在書",就是"本朝現在實存圖書"的意思,均不能打上書名號。"書名解讀法"不足據,太田晶二郎的"名詞解讀法"則是可取的。

把"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直接讀為書名的"書名解讀法",除了可能使两條附注的

① 考證詳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② 上引顯真、法空、《國名風土記》史料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撰者易人外，在詞語解釋方面也有牽強之嫌。把内證之二《後魏書》條附注的“收”字理解為“收録”而不是“收藏”，在語法行文上没有問題。但是，對“相雜”的讀法，卻非常勉強。細品這两個字及上下文的文脈，可以説“零落”各卷“相雜”才六十卷，也可以説两種以上著録書“相加”才六十卷，怎麽能説两條以上著録書條目“相雜”才六十卷呢？條目是不能“相雜”的。平安時期的日本宫廷文人的漢學修養是不低的，在行文中不應該出現這種語病。

否定了“書名解讀法”，並不等於否定確確實實存在一部名曰《本朝現在書目録》的目録。今本尾題《本朝見在書目録》，加上《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明文抄》等外證，都有力地説明確實存在着一部名曰《本朝現在書目録》的目録。上述内證，雖不能作為旁證材料，卻無妨作為一種“印證”的材料。

四、《本朝目》跟原本《日本目》是两個不同的文本

以上的論述，只是在解讀两條内證。這是在進入本文主題之前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即對内證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些内證跟其他注文一樣，其撰者就是這部目録的編撰者藤原佐世，而不是别人。

現在回到討論的主題，即這部目録的書名到底是什麽？

上述的两種解讀法雖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其目的卻是一樣的，意在説明藤原佐世的這部目録的書名不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而應該是《本朝現在書目録》。太田晶二郎在《劄記》一文的論證過程中説法還比較謹慎，只是説内證的“本朝見在書”跟尾題“概念極為相似”，講到原題到底是“日本國”、“日本”還是“本朝”，也只是説也許當以“本朝”為“首選”。但是，到他撰寫《解題》一文時，在文章的結尾用括號加注的方式把觀點説清楚了：“此書題名不是《本朝/見在書目録》，而是《本朝見在書/目録》。”除了太田晶二郎外，有的學者認為，這部目録原題《本朝現在書目録》，後人改稱《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有的學者在引用、標明出處時，乾脆不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而用《本朝現在書目録》。當然，有一點是相同的，持此看法的學者都認為《本朝現在書目録》的編撰者是藤原佐世。

筆者的看法，認為《本朝現在書目録》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關係，既非書名“首選”、“次選”的關係，也非“後人改稱”，两者是同一部書的两個不同的文本。這個結論，是通過今本《日本目》(室生寺本)的一個體例、并把今本跟日本平安後期記録《本朝目》最早的一件史料、具平親王編制的《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作了對比研究得出來的。詳見《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簡單地説，《本朝目》與今本《日本目》(室生寺本)之間還存在着一部原本《日本目》。這部名曰《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目録原本，既不同於《本朝目》也不同於今本《日本目》。《本朝目》編得比較粗疏，很可能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私撰目録。原本《日本目》對《本朝目》作了修訂補充，是一部最終完成的文本。

把《本朝現在書目録》改名為《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不是别人，就是藤原佐世。

藤原佐世改書名中之“本朝”為“日本國”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

第一，從“日本國”國號確定的時間來看，取名“日本國”具有歷史的合理性。“日本國”國

號確定的時間，至今尚未有定論。學者大致有两種推測：一説以為在天武天皇時期(672—686)[①]；另一説則以為在天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大寶律令》成立的前後[②]。日本文獻記載最早見於《續日本紀》卷三慶雲元年(704)七月甲申朔條，遣唐使粟田真人歸國後報告曰："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出土文物證據最早見於《杜嗣先墓誌》，曰："又屬皇明遠被，日本來庭，有敕令公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賓於蕃使，共其語話。"[③]杜嗣先與夫人葬於先天二年(元明天皇和銅六年，713)二月。其次，2004年在西安發現的撰於開元二十二年(聖武天皇天平六年，734)的《井真成墓誌銘》曰："公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④]國號"日本"也見於《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倭國》、《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傳・日本》。《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傳・日本》："咸亨元年(670)，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又，《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帝舜"東長、鳥夷"一語張守節《正義》："案：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東野治之把此事看作是唐代皇帝給大寶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的"通達"(通知、通令)。日本天皇雖未受唐册封，但對於唐而言還是"臣"，改"倭"為"日本"，實際上是作為"中華之主"的皇帝所具有的對臣國國名作"公認"的權限的表現[⑤]。又，開元二十四年(736)八月之前，張九齡撰有《敕日本國王書》[⑥]。两種推測以及中國史書的記載，哪一個更接近事實，姑且不論。總之，至遲在八世紀初，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都已通用國號"日本"、"日本國"，這一點當無疑義。至於用於書名，日本正史，即所謂的"六國史"[⑦]均冠名"日本"。正史以外，即使如民間人、景戒所編、被稱為日本話本文學集之祖的《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也冠以"日本國"。值得注意的是，"六國史"均是"敕編"，藤原佐世這部目録也是"奉敕"而撰；"六國史"、《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等的成書，在寬平三年(891)之前或幾乎與《日本目》同時，所以，給目録取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實在是太自然、太合理了。

其次，從編撰這部目録的目的來看，也應該取名"日本國"。太田晶二郎在《日本漢籍史劄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纂的精神》中説："這個目録是一部對中國(原注：主要指《隋書・經籍志》)而言、本邦實存的漢籍目録。此目録的編纂精神，與其説主要在於時間性的'見在'，不如説是空間性的'本朝'。"認為"這對於正確地理解本書的意義、價值和效用等都極

---

① 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日本の歴史》03(講談社，2001)，吉田孝《日本誕生》(岩波新書，1997)。

② 神野志隆光《"日本"とは何か》(講談社，《現代新書》，2005)，《國史大辭典》第11卷古田東朔撰"日本"條目(吉川弘文館，1990)。

③ 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大中文學報》第7期，1995.4；《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5)，專修大學、西北大學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編《遣唐使の見た中國と日本——新發見井真成墓誌から何がわかるか》(朝日新聞社，2005)，馬一虹《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時間與在唐身份考》(《世界歷史》2006年第1期)，藤田友治《遣唐使井真成の墓誌——いのまなり市民シンポジウムの記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韓昇《井真成墓誌所反映的唐朝制度》(《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王劍敏、葛繼勇《日本國號東亞登場時間考——對中國實物資料及中日文獻的比較》(《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④ 《贈尚衣奉御井公墓誌文并序》，録文見王維坤《新發見井真成墓誌の最新研究》(《山形大學歷史・地理・人類學論集》9，2008)。

⑤ 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書店，2007.11)。

⑥ 《曲江集》卷一二。

⑦ 《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録》、《日本三代實録》。

為重要。”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又説:“這部目録書名的意思,是跟(漢籍)的‘本國’——中國(原注:直接的主要就是指《隋書·經籍志》)相對比,攜來本邦——日本的、實存的漢籍。”論述可謂擊中要害,揭示了編撰這部目録的深層意義。把太田晶二郎想説的話再演繹得直截了當、清楚明白一點的話,就是:這部目録的日本編撰者是要對“中國”顯示日本的“國力”之一——漢文化繁盛的基礎、漢籍的收藏數量和質量!意在強調這些是中國傳入的、本邦“日本的、實存的”漢籍(不包括和籍以及日本人的漢籍著作),不是“中國”的有關書面目録上(具體的就是指中國當時最權威的漢籍目録《隋志》)著録的漢籍。據筆者統計,今本著録而不見於《隋志》、《舊唐志》、《新唐志》的圖書共有四百六十七部①,也就是説,今本著録的圖書竟有三分之一弱不見於中國三大史志目録。太田晶二郎在《解題》説:“此書著録《隋志》以外圖書,可謂珠玉。”説得很對,僅就這一點而言,編撰者藤原佐世可算是如願以償了。可惜的是,太田晶二郎本來試圖從強調編撰這部目録的目的來説明取名“本朝”的意義,結果,反而使人得出相反的結論:若要強調它的目的,對“中國”而言,應該使用的不是“本朝”而是國號“日本國”。

第三,從詞義來看,“日本國”也比“本朝”準確。“本朝”實際的詞義是“本國”、或用太田晶二郎原話説就是“本邦”。如果用作書名,其書當是記載“本朝”(本國、本邦)的歷史、制度、人物或收録“本朝”(本國、本邦)人的作品,如惟宗公方的《本朝月令》、藤原明衡的《本朝文粹》等。如果列舉用作圖書目録名的例子,最好的莫過於成書於平安後期的佚名的《本朝法家文書目録》②和鎌倉後期藤原實冬的《本朝書籍目録》③。前者分“律”、“令”、“格”、“式”、“雜”五類,著録了自《養老律》至《天長格抄》等四十三部公私編撰的法典、法律書。後者則分二十類④,著録圖書近五百種。這兩部目録收録的“本朝”(本國、本邦)人的著述(包括和籍以及日本人的漢文著作),日語稱之為“國書”。而藤原佐世的這部目録記載的偏偏不是“本朝”(本國、本邦)人的“國書”⑤,而是從中國“攜來本邦”(太田晶二郎語)的、中國人所編撰的漢籍,故取名“日本國”比“本朝”準確得多。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如上述,在《日本目》之前已經有了《本朝目》,《日本目》對《本朝目》作了修訂,不等於《本朝目》,為了區别於《本朝目》也有必要另外取一個合適的書名。

總之,為了對從飛鳥時期以來傳入日本的漢籍做一次歸納、總結,宇多天皇下敕令諳熟漢文化的藤原佐世編撰一部日本國公私(包括朝廷、皇室、寺院、個人)所收藏的漢籍的總目録。他利用現成的《本朝見在書目録》,也在情理之中。成書後,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給他所編的漢籍目録取了一個跟漢籍的“本家”——中國——相對應的書名,冠以“日本國”三字,就是今本卷首的題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從這個意義上説,《日本目》的編撰者不僅

---

① 這個統計,還不包括卷數不同、版本相異的。

② 《續々羣書類從》本(第16輯,雜部,國書刊行會,1909.10。

③ 通行本見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1卷(汲古書院,1979.3);和田英松《本朝書籍目録考證》(明治書院,1936.11)。

④ 神事,帝紀,公事,政要,氏族,地理,類聚,字類,詩家,雜抄,和歌,和漢,管絃,醫書,陰陽,傳記,官位,雜々,雜抄,假名。

⑤ 《見在目》混入了“國書”,參看《研究篇·見在目指瑕》。

對《現在目》的本文内容作了修訂，而且對書名作了重要的訂正，即所謂“正名”也。

五、結 論

現在可以回到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引起討論這部目録書名的“導火線”了。為什麽今本卷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而在卷末尾題的位置上又題“本朝見在書目録”呢？

今本（室生寺本）是一部略抄本，它的祖本雖然是原本《日本目》，但不是藤原佐世謄清後上奏天皇的原本，可能是一部謄清前的、獻納給興福寺的稿本①。稿本是以《本朝目》為基礎編撰、改訂的，所以，雖在卷首改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但在卷末仍保留了原題《本朝見在書目録》。某種意義上可以説，這個尾題，是藤原佐世有意保留的，藉此提醒讀者這部《日本目》跟《本朝目》的關係。在《日本目》成書之前，《本朝目》已經流傳於世。對於它，一千多年後的我們可以茫然不知，但在當時，起碼通行於京城或京畿一帶，朝中官僚、貴族文人恐怕都知道；甚至在藤原佐世死後約一百年之後，具平親王在編製《弘決外典抄・外典目》時使用的還是《本朝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尾題的下方，還有“其後渡來數卷”六個字。這六個字是一個“謎”，到底是什麽意思？歷來或被忽視，研究學者幾乎均未提及。或被誤解，比如矢島玄亮據此謂：“寛平元年（889）奉詔，是年藤原佐世任正五位下，蓋離京時並未完稿，其後，後人續成。”②説佐世奉詔在寛平元年，毫無根據；説佐世任正五位下在寛平元年，純出臆測；説“後人續成”，則是對此六字的誤讀。之所以會誤讀，就是因為不了解《本朝目》跟《日本目》的關係。一旦理解了两者的關係，這個“謎”就迎刃而解了。其實，這緊接着尾題的六個字跟“本朝見在書目録”七個字是成一體的，也出藤原佐世之手，必須跟七個字聯繫起來才能讀懂它的意思。其意是説：在《本朝目》成書以後又“渡來”了“一些圖書”③，作了補充，並改《本朝目》為《日本目》。所以，這看來似乎是“謎”的六個字，其實蘊藏著《本朝目》跟《日本目》的關係，藤原佐世意在提示：這部改名為《日本目》的目録，源自《本朝目》而且内容大致相同，但有所改訂和補充。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日本目》跟《本朝目》一脈相承，但两者不是同書異名的關係。《本朝目》、原本《日本目》、今本三者具有密切的因承關係，然而是各不相同的文本④。

（二）上列内證《東觀漢記》條的“今本朝見在”、《後魏書》條的“本朝見在書”等的表述，應當用“名詞解讀法”來理解，這些表述是《本朝目》原有的文字，保留在《日本目》中，它們跟今本尾題相呼應，可以説《日本目》出於《本朝目》，但不能因此而説《日本目》原來的書名應該是《本朝目》，或者以為書名當以《本朝目》為“首選”。

---

①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遞變與流傳》。

② 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汲古書院，1984）。

③ 這裡所謂的“數卷”，可能不是不滿十卷的“幾卷”的意思，而應該理解為“一部分圖書”。

④ 三本異同的考證，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遞變與流傳》。

(三)改《本朝目》為《日本目》,乃藤原佐世所為,不是“後人改稱”。

六、餘 論

這場討論,來自藤原佐世所保留的尾題《本朝見在書目録》。確實,它給後人帶來了混亂,有人把《日本目》等同於《本朝目》,或者認為藤原佐世編撰這部目録原本的書名應該是《本朝見在書目録》。這些誤認,其實並不始于太田晶二郎。現存不少抄本的封面書籤外題就跟室生寺本不同,徑題“本朝見在書目録”,如: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市村文庫藏鈔本、奈良大和文華館鈴鹿文庫藏本、静嘉堂文庫藏乙本、香川縣多和神社多和文庫藏本等題“本朝見在書目録”;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鈔本、佐川町立青山文庫藏甲本外題作“本朝見在書目”;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乙本題作“國朝見在書目録”。這些是两題混用的例子。有的封面書籤外題“本朝見在書目録”,而正文卷首仍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如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甲本(松浦鴨涯鈔本),這是两題並用之例。可是,一一核校,這些鈔本無一例外地出自室生寺本[①]。可見,在流傳過程中《本朝目》跟《日本目》两題早就混用或並用,所謂的《本朝目》其實都是《日本目》。

由此而聯想到的是,既然江户時期两個書名可以混用或並用,那麼,在其流傳早期、平安時期至室町時期之間為何不能混用或並用?所以,較為審慎的説法是:在記録《見在目》的史料中,標示的《本朝目》與《日本目》這两個書名,有的時候指的不是同本異名,比如,《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提到的《本朝目》就不等於《日本目》,不能誤認。這是本文的主題。但是,有時則可能是同本異名,比如,鎌倉中期藤原孝範所撰《明文抄》中所提到的“《本朝見在書目録》”或許不是《本朝目》而是《日本目》。

① 詳見《研究篇·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之系統》。

《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見在目》[1]是一部記録日本國平安前期為止傳世的漢籍總目録。它成書於平安時期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距今一千一百餘年,其間是如何流傳的?在流傳過程中,其内容又是如何嬗變的?

這部目録唯一留存至今的文本是室生寺本,收藏在宫内廳書陵部。抄寫時間不晚於平安末、鎌倉初,即十三世紀以前。現在日本各地收藏的鈔本有四十種,日本、中國出版的影印本有數種,追宗溯源,無一例外,均出此本。

所以,現在來探討《見在目》的流傳,實際上包含了两個不同的論題:一個是《見在目》這部目録的流傳情況;一個是室生寺本這部鈔本的流傳情況。前者是有關這部"圖書"的流傳史的考察,後者則是有關這部"圖書"的某一個"文本"的流傳、傳抄史的考察;两者有着密切的關係,卻屬於不同的層次。有關後者的研究,詳見本書《研究篇》中安真理的《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之系統》,本文所探討的是前者,即《見在目》這部目録的流傳史。

一、有關《見在目》流傳的史料

有關這部目録流傳的文獻史料,僅就筆者所知,從平安時期開始,經鎌倉時期,到室町後期,先後有九條[2],按時代先後羅列如下,并加案語略作考述。《研究篇》的其他論文也會用到這些文獻,為避免重複徵引,節省篇幅,謹將這些文獻編號。

流傳史料之一。具平親王的《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春秋左氏傳》條,弘安本注:"《目録》不見。"身延文庫甲(以下簡稱身延本)本則没有這四個字。《尸子》條,弘安本注:"《本朝見在書目録》不見。"身延本作"《見在書目録》不見"。《大戴禮記》、《牟子》、《字統》、《七曜圖》四條,弘安、身延两本注:"《見在書目録》不見。"

案:具平親王(967—1009),村上天皇之子。唐天台六祖、妙樂大師湛然曾撰《止觀輔行弘決》一書,解釋智顗的《摩訶止觀》,可是,《止觀輔行弘決》也不容易理解,特别是其中所引用的漢籍(外典)。具平亲王遂於正曆二年(991)撰《弘決外典鈔》,解釋其中有關的漢籍及出典。他除了在正文中解釋了《止觀輔行傳弘決》中引用的漢籍,還為一部分漢籍編製了一個目録,即所謂《外典目》。《弘決外典鈔》今存五本,平安本的《外典目》已佚,研究《外典

---

① 本文將接觸到《本朝見在書目録》、原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與今本(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三個文本的書題的共同部分是"見在書目録"五個字,所以,本文題目及行文簡稱為《見在目》。

② 其實是十二條,詳下文。

目》,最理想的文本是身延本文庫甲本和弘安本。两本文字多異,《外典目》亦不例外。《外典目》凡著録漢籍五十九條[①]。經考證,僅就《外典目》部分而言,弘安本優於身延本,上列六條所謂的《見在書目録》、《目録》指的就是《本朝見在書目録》。可以肯定平安後期確實存在着一部名為《本朝見在書目録》的漢籍目録,具平親王當年編製《外典目》時認真核對過這部目録。所以,《外典目》不僅僅是一則現存史料中有關《本朝目》的最早的流傳記録,還反映了《本朝目》的部分情況,不妨把《外典目》視作《本朝目》的極小一部分"殘卷"。筆者把它跟今本《日本目》對勘,證明《本朝目》是具平親王編製《外典目》的主要依據[②]。

流傳史料之二。《和歌現在書目録序》云:"《一切經》、《現在書》各有目録,和歌通我國詩,何無目録? 是以隨見隨聞粗記,聊分八家,略收諸部,名曰《和歌現在書目録》。於時仁安之年夷則之月,記大概貽小説耳。"卷末題識:"此一册,飛鳥井亞相禪門真跡也,可令秘藏之。一覽之次,染筆者也。桑門逍遥叟(花押)。"[③]

案:平安末期、六條天皇下敕編撰《和歌現在書目録》,一卷,殘。編者不詳[④]。日本最早的歌書目録。成書於仁安元年(1166)。《序》中所言《現在書》,就是《見在書目録》,然而,是《本朝目》還是《日本目》則不詳。《一切經》是内典目録,《現在書》是外典目録,這條史料説明藤原佐世的《見在書目録》一書當時很受重視,被文人視作外典(漢籍)文獻的總匯。

流傳史料之三。平安末期、鎌倉初期,後鳥羽天皇(1180—1239)即位時,廷議年號,《元曆改元定記》[⑤]附《年號難事》載其事。當時衆卿所議年號,有"大應"、"弘保"、"元德"、"恒久"、"元曆"及"承寶"等。"元曆"乃文章博士藤原光範(1126—?)擬進。詰難之一:"左府(左大臣)問'元曆'引文於(藤原)兼光朝臣(1145—1196),兼光云:'《尚書》之末文《考靈曜》也,件文不見《見在書之目録》,然而,件條不及沙汰歟?'"[⑥]

又,小路經光(1212—1274)《經光卿改元定記》(文永)《經光卿記》:龜山天皇弘長四年(1264)二月廿八日,衆卿議改元用年號,撰進有"長禄"、"乾元"等十個候選,最後議定"改弘長四年為文永元年"。在"長禄"條下注曰:"《韓非子》。《見在書目(六)〔録〕》之外歟? 為引文無例之由,大夫右幕被命。"[⑦]

案:上列两則,《元曆改元定記》的意思是:《書緯》之一《考靈曜》雖不見於《見在書之目録》,難道此提案就不列入議題嗎? 結果還是議定"元曆",是年(1184)四月十六日改元。《經光卿改元定記》(文永)《經光卿記》的意思是:撰進"長禄"者説所據乃《韓非子》,然引文不見《韓非子》,《見在目》子部法家著録《韓子》十卷,是否所據書出《見在書目録》著録書之外? 大夫右幕受命查檢。《經光卿記》,亦名《民經記》,勘解由使[⑧]小路經光所撰日記。两則

---

① 案:據身延本,弘安本六十條,身延本合併其中一條。又,六十條不等於六十種,有的一條中有两種,詳下文。
② 詳《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③ 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17輯上和歌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7)。
④ 據尊經閣文庫藏《桑華書誌》之《古蹟歌書目録》,謂藤原清輔、藤原顯昭、藤原經平所撰。
⑤ 據藤原良通日記《九槐記》。
⑥ 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11輯上公事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7)。
⑦ 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11輯上公事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7)。
⑧ 案:勘解由使,令外職官名。平安時期,國司等新舊官吏交接班時,擔任監督之職。

所言《見在書之目録》、《見在書目録》,無疑就是藤原佐世的《見在目》。當時撰進年號所據典籍,要查檢其書是否見於《見在目》,可見在平安、鎌倉時期,《見在目》在日本漢學中的權威地位。

流傳史料之四。鎌倉時期,法隆寺僧顯真撰《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又名《聖德太子傳私記》,二卷。其中卷一《曆本事》條曰:"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書(原旁注:《新樂府》云。曆數,五十四部,百六十七卷,云云。天文書,百五十五部,四百六十一卷。遁甲書,四十八部,六十二卷。依世《録》中注之。觀勒持來。觀勒於我朝弘此等法。今者大陽胡史祖王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習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學方術,成業。云云)。"鎌倉後期,僧法空撰《聖德太子平氏傳雜勘文》卷下一《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書事》條云:"《秘決》云。《新樂府》云。曆數,五十四部(原注:百六十七卷);天文書,百五十五部(原注:四百六十一卷);遁甲具書,四十八部(原注:六十二卷)。已上佐世《録》中注定,云云。"①

案:僧顯真(生卒年不詳),號圓永房。聖德太子侍者調子丸後裔,其家歷任法隆寺所司。嘉禄三年(1227),行義疏談義昇德業,列位五師。弘長元年(1261)九月,後嵯峨太上天皇行幸時,為諸房先達。有關記録最遲為弘長二年(1262)。此書二卷,上卷云:"當時嘉禎四年(戊戌)三月晦日,自京都出雲路聖人經藏所感得之本是也。"②《大日本佛教全書》第98卷《解題》2 田村圓澄撰此書解題,以為成書於仁治三年(1242)。醍醐天皇延喜十七年(917),平氏撰紀年體《聖德太子傳曆》二卷③。顯真此書集聖德太子傳記以及法隆寺記録之大成,為《傳曆》作注。

僧法空(生卒年不詳),橘寺住僧。事蹟不詳。書末《起請文》末曰:"正和三年(1314)二月十八日金剛佛子法空。"是成書於正和三年。《勘文》六卷,乃研究、注釋《聖德太子傳曆》(《平氏傳》)之著作。

以上兩條史料實際上是一條。

條目題"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書事"以及"觀勒"云云,均引自《日本書紀》卷二二推古天皇十年(602)冬十月條,原文曰:"百濟僧觀勒來之,仍貢曆本及天文、地理書并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矣。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並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

以顯真、法空两書相校,顯真《目録抄》中的"世《録》",脱"佐"字,當作"佐世《録》"。所謂"佐世《録》",無疑就是藤原佐世的《見在書目録》。在有關《見在目》的流傳史料中,這两條第一次提到了《見在書目録》的撰者(藤原)佐世的名字。今本《見在目》曆數家注"百六十七卷",天文家注"四百六十一卷",所記卷數與顯真、法空所引完全相同。這两家(類),今本

---

① 案:两書皆見鈴木學術財團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1卷史傳部10(東京鈴木學術財團,東京講談社,1972.4),《大日本佛教全書》載顯真書題《聖德太子傳私記》。參看荻野三七彦《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の研究》。今存《目録抄》上卷自筆本,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法隆寺寶物館。

② 《法隆寺史料集成》4,影印室町中期鈔本,高田良信《解題》以為,上卷撰於嘉禎四年(1238),下卷撰於延應、寬元(1239－1247)之間(《法隆寺史料集成》4,法隆寺昭和資財帳編纂所編,東京ワコー美術出版,1985)。

③ 封葉題"平氏撰",亦稱《平氏傳》。撰者不詳,或謂平基親撰,或謂藤原兼輔(877－933)撰。成書於延喜十七年(917年)。平安中期以後太子信仰之基礎文獻。見《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1卷《史傳部》10(鈴木學術財團,1972.4)。

均標“如本”，未嘗删略，可以認為，今本保留了原本的面貌。但是，今本五行家曾經删略，今標卷數九百十九卷，遁甲歸五行家，不另列類，亦不單獨計數。據此，可知原本《見在目》在某些二級類目（如五行家等）之下尚列三級類目。

至於“《秘決》云”、“《新樂府》云”，其意不詳。揣度其意，《勘文》引《日本書紀》、《秘決》、《新樂府》以及佐世《録》等，以説明“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書事”，今傳《勘文》，《秘決》、《新樂府》原文被删①，唯存佐世《録》及《日本書紀》的有關文字。所引佐世《録》部分，則説明其出處：顯真《目録抄》謂“依世《録》中注之”；法空《勘文》謂“已上佐世《録》中注定”。可見，藤原佐世的《見在書目録》原本是有附注的，在二級類目、三級類目之下注明其著録書的部數、卷數，這一點也得到今存室生寺本的體例的印證，只是好事者把部數删掉了，只留下了卷數。

流傳史料之五。鎌倉中期藤原孝範《明文抄》卷五《文事部》提及此書，曰：“《本朝見在書目録》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②

案：藤原孝範《明文抄》五卷，大約成書於後堀河天皇貞永元年（1232）以前，凡録漢籍一百七十餘種。這條史料提到了《本朝見在書目録》的全名以及其著録書的總卷數。

流傳史料之六。鎌倉末期、後醍醐天皇元應三年（1321），大外記中原師緒上奏《草曆勘文》，云：“《易緯》十卷中曾無此文，此外有緯哉否難勘。《現在書目録》亦無所見。”③

案：這一條也是當時議定年號時依據《見在目》之例。

辛酉年④，干支均屬金，辛又為陰，按讖緯之説有改朝换代之憂，是謂“辛酉革命”。中國似無此説。日本醍醐天皇昌泰四年（901），時值辛酉。二月，三善清行上《革命勘文》⑤，據《易緯》、《詩緯》等記載，建議改元，以應天命。七月，改元“延喜”。自此以後，直至明治，凡逢辛酉年⑥，均敕紀傳、明經、算、陰陽諸道博士上勘文，議論是否應當改元。元應三年（1321），又值辛酉，按舊例當改元，中原師緒反對辛酉革命、甲子革命，遂上書斥辛酉革命説為虚妄，其中根據之一就是此讖緯之説不見《現在書目録》著録之書。此例又一次説明了藤原佐世的《見在目》在當時所具有的權威地位，衡量一部漢籍是否可信，就看《見在目》是否記録在册。它不僅為鎌倉時期宫廷知識人所熟知，而且奉為圭臬，不僅用於學術研究，而且用於政治。

流傳史料之七。日本南北朝時期，四辻善成（1326—1402）撰《河海抄》卷一三《若菜》下曰：“《日本見在書目録》，廿三部，二百七卷。《琴經》一卷，蔡伯喈撰。《樂圖》四卷。《琴操》三卷，晉廣陵相衍撰。《琴法》二卷，趙耶梨撰。《琴録》一卷。《琴德譜》五卷。《雜琴譜》百

---

① 《秘決》當是方術之書，今本著録《金壇秘決》。《新樂府·司天臺》言及“北辰”、“四星”、“天文時變”，《海漫漫》言及“羽化”、“方士”、“上元太一”，《勘文》或引以為證。

② 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30輯下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參看遠藤光正《明文抄の研究及びに語彙索引》（現代文化社，1974.3）。

③ 引文已佚，轉引自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據伴信友著、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卷四（國書刊行會刊《增訂版增訂上古典文庫》69，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11）。

④ 西曆年用60除餘1之年。

⑤ 《革命勘文》（《羣書類從》第26輯雜部）。

⑥ 後來又加上甲子年。

廿卷。《琴用手法》一卷。《彈琴用手法》一卷。《雅琴録》一卷。《彈琴手勢法》一卷。《(既)〔阮〕咸圖》一卷。"[①]又,江户時期梅塢散人《婦人養草》文化十三年(1816)條:"藤原佐世撰《日本現在書目録》",其中樂書"二十三部、二百七卷",著録十二部書的卷數、撰者同此,當抄録自《河海抄》。[②]

案:四辻善成,日本南北朝時期至室町中期的公家[③]、學者、歌人,仕至左大臣。所著《河海抄》,大約成書於後村上天皇正平十八年(1362)左右,有點像中國的經書的"傳",是一部《源氏物語》的"傳",着重説明《物語》的由來、用語的典故等,乃"源氏學"最重要的古注。

這條史料,第一次明確記載了這部目録的全稱《日本見在書目録》、撰者藤原佐世,書名跟今本相同。其抄録的樂家著録書的部數、卷數統計,跟上列流傳史料之四、法空的《聖德太子平氏傳雜勘文》、僧顯真的《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相印證,説明《日本目》原本在二級類目前既有卷數的統計還有部數的統計,而今本只留下了卷數的統計,部數的統計已被删去。今本著録二十三部,跟統計相符。《河海抄》摘録了十二部著録書,其排列次序跟今本不同,詳本書《考證篇》。

流傳史料之八。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引《國名風土記》(原注:此書作者不詳,蓋卜部家所作)佚名批注曰:"《見在書目録》云,合四十家,始自易家,至總集家,所在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凡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本云。於時至德元年(原注:甲子)九月望書之。"[④]

案:後小松院天皇至德元年(1384),甲子,是佚名加批者乃日本南北朝時期人也。批注者明言《見在書目録》為"陸奥守藤原佐世"所撰。這是一條第一次標明撰者藤原佐世的職銜"陸奥守"的史料,與今本相符。所言分類"四十家",亦與今本相符。"十二萬餘卷"云云,也跟今本卷末附注相同[⑤]。所謂"本云",即佚名批注者説明其所引録乃佐世原文。這段文字,文脈連貫,一萬八千八百廿卷當是《本朝目》卷數,與上述流傳史料之五、《明文抄》所説的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相近。"七千九百六十二卷",行文省"一萬"二字,即"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卷",這是佚名所見本[⑥]的卷數,故加"或"也。

"大唐書數十二萬餘卷也"云云這段文字,實際上藤原佐世迻録自唐代文獻。相似的文字,見於《唐六典》、韋述《集賢記注》、《舊唐書·經籍志·後序》等,最大的可能乃録自吉備真備攜歸的《集賢院見在書目録》。詳見《考證篇》卷末注釋。

流傳史料之九。室町後期佚名撰、静嘉堂文庫本《運步色葉集》"幾"(案:元龜本作"紀")之部:"記典。日本儒道自吉備大臣始也,式目在(案:元龜本作"有")十八ケ條。《漢

---

① 玉上琢彌編、山本利達、石田穰二校訂《紫明抄　河海抄》(角川書店,1968.6)。

② 《婦人養草》,安井彌兵衛元禄二年刊本,收入田中ちた子、田中初夫編《家政學文獻集成·續編》第4册(渡邊書店,1971.3)。

③ 世襲高官。

④ 引文已佚,轉引自伴信友著、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卷四(國書刊行會刊《增訂版增訂上古典文庫》69,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11)。

⑤ 今本卷末附注曰:"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

⑥ 也許是原本《日本目》的傳本之一。

書》百廿卷,(案:元龜本更有"或百三十卷"五字)《史記》八十卷或百卷,(案:"百卷"誤作"百圖",據元龜本改)《後漢書》九十二卷或百卅卷。已上《三史》。《文選》卅卷,《注文選》六十卷,《魏志》卅卷,《吴志》(案:两本皆誤"志"作"子",今正)廿卷,《蜀志》十五卷,《陳書》卅卷,《隋書》八十五卷,《唐書》二百卷,《齊書》五十卷,《高祖實録》廿卷,《貞觀政要》十卷,《羣書治要》五十卷,《北史》(案:原本"北"誤作"此",今正)九十卷,《南史》八十卷,《修文御覽》(案:两本"御"皆誤作"韓",今正)三百六十卷,《翰苑》(案:原本誤作"韓花",元龜本誤作"韓死",今正)廿卷,《説苑》,(案:原本"苑"誤作"花",據元龜本改正;两本皆脱卷數)《初學記》廿卷,《文集》七十二卷,《文粹》十四卷,《帝範》二卷,《注範》二卷,《百詠》二卷,《朗詠》(案:元龜本"朗"作"誏")二卷,《蒙求》一卷,《唱和集》,《唐匀》一卷,《宋韻》一卷(原注:已上。案:以下内容两本皆换葉换行,元龜本錯亂顛倒甚,不一一標明)。經家書。《毛詩》廿卷,《尚書》十三卷,《禮記》廿卷,《左傳》卅卷,《周易》十卷(原注:已上《五經》),《周禮》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原注:已上《七經》),《公羊傳》十二卷,《穀梁傳》十二卷(原注:已上《九經》),《孝經》一卷,《論語》十卷(原注:已上《十一經》),《老子經》二卷,《莊子經》卅三卷。已上經家書。記傳、法華(案:元龜本作"法家")、筭道書,凡大(案:原本誤作"太",據元龜本改)唐書數十二萬餘卷也,亦云(案:元龜本作"又曰")佛經者,達術道者也,即筭道之書也(原注: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案:此十字元龜本换行大字,不作注文)。

案:《運步色葉集》,編者不詳,室町時代的一部國語辭書。據其《序》,約成書於天文十六(1547)、十七年(1548)之間。静嘉堂文庫藏室町末期鈔本,以其影印本為底本,校以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元龜二年(1571)鈔本影印本。另,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國文研究室藏天正十七年(1589)零本①。

這條史料明確地了説明了其所據是"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所引諸書與今本多符合,然有北宋成書者,疑所據是當時流傳於世的又一個《見在目》的鈔本。

日本古代中央教育機構大學寮,設置紀傳、明經、明法、算四道,紀傳道學《史記》、《漢書》、《文選》等史書、詩文。《運步色葉集》這一段文字就是介紹"紀傳道所習典籍"—"紀典"②。藤原佐世出身紀傳道,為紀傳博士(文章博士),以他的《見在目》為據來説明"紀典"無疑最為合適。

不知道什麼原因,室町時期以後,《見在目》從史籍記載中銷聲匿跡。二百五十餘年後,直到江户後期光格天皇文化年間才重現天壤,這就是室生寺本③。

以上列舉的現存的、有關藤原佐世的《見在目》流傳情況的九條史料,其實是十二條。流傳史料之三,包括《元曆改元定記》、《經光卿改元定記》两條;流傳史料之四包括顯真《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法空《聖德太子平氏傳雜勘文》两條;流傳史料之七,包括《河海抄》、

① 所據静嘉堂文庫影印本,两段分見第339頁、341頁,静嘉堂文庫長米山寅太郎撰《代序》,謂抄寫時間距成書不遠(白帝社,1961.1);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元龜二年鈔本,两段分見第三册17葉正面、18葉正面,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編影印,安田章撰《解題》(京都臨川書店,1969.12)。

② 案:"紀傳"、"紀典",在日語的發音還相同。

③ 室生寺本的流傳以及其傳抄本的研究,詳見《研究篇》中安真理《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之系統》。

《婦人養草》两條。憑藉這十二條史料，大致可以窺見自平安時期至室町時期六百五十餘年間的嬗變軌跡：《本朝見在書目録》→原本《日本見在書目録》→室生寺本（今本）《日本見在書目録》。

但是，如果説《見在目》的嬗變就是這樣的“三部曲”，那就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了。若要描繪它完整的嬗變“流程圖”的話，特别是若要揭示出今本的文本學性質的話，還須對今本的一個體例作一番分析。

二、“目録”·“如本”·“私略之”

今存室生寺本是一個略抄本。當年佚名略抄者在略抄的時候，設定了一個體例，在二級類目（即某某家）之後標注了三項内容：先寫上“目録”二字，然後記録略抄者所據“目録”（以下稱“目録原本”）的該類的卷數，最後標明“如本”或“私略之”。這個體例，無疑是略抄者為了説明所據目録原本的情況以備考的。

今具録今本有關内容如下。

一　易家　百七十七，如本。
二　尚書家　百十三卷，如本。
三　詩家　百六十六卷。
四　禮家　千百九卷，如本。
五　樂家　二百七卷，如本。
六　春秋家　三百七十四卷，如本。
七　孝經家　卌五卷，如本。
八　論語家　二百六十九卷，如本。
九　異説家　八十五卷，如本。
十　小學家　《目録》五百九十八卷，如本。

十一　正史家　千三百七十二卷，如本。
十二　古史家　二百四十卷，如本。
十三　雜史家　《目録》六百十六卷，私略之。
十四　覇史家　百二十二卷，如本。
十五　起居注家　三十九卷，如本。
十六　舊事家　二十卷，如本。
十七　職官家　七十卷，如本。
十八　儀注家　《目録》百五十四卷，私略之。（案：原文抄手誤抄在《書筆儀》條下）
十九　刑法家　《目録》五百八十卷，私略之。
廿　雜傳家　《目録》四百卅七卷，私略之。

廿一　土地家　《目録》三百十八卷，如本。
廿二　譜系家　十六卷，如本。
廿三　簿録家　二十二卷，如本。

廿四　儒家　百三十四卷，如本。
廿五　道家　四百五十八卷，如本。
廿六　法家　三十八卷，如本。
廿七　名家　如本。
廿八　墨家　如本。
廿九　縱横家　如本。
卅　雜家　私略之。二千六百十七卷。
卅一　農家　如本。
卅二　小説家
卅三　兵家　私略之。《目録》二百四十二卷。
卅四　天文家　四百六十一卷。私略之。
卅五　曆數家　百六十七卷。如本。曆術、九章、漏尅、海嶋等。
卅六　五行家　九百十九卷。私略之。咒禁、(苻)〔符〕印、五行、六壬、雷公、太一、易、遁甲、式、相、仙術。
卅七　醫方家　千三百九卷。私略之。醫針、合藥、仙方。

卅八　楚辭家　卅二卷。如本。
卅九　别集家　千五百六十八卷。如本。
卌　惣集家　千五百六十八卷。如本。

三、“如本”、“私略之”之解析

首先，對“如本”、“私略之”的“目録原本”卷數跟今本實際卷數做比較分析[①]。

(一)例外的類目有两家：

1. 子部小説家，闕注，既没注“目録原本”的卷數，也没注“如本”、“私略之”。這應該是在傳抄中脱漏了。今本 10 部 49 卷，也許屬“如本”。

2. 經部詩家，既没注“如本”，也没注“私略之”，但注明了“目録原本”的卷數，今本實際卷數比“目録原本”的卷數多出两卷(166，168，+2)，或許也屬於“如本”。

(二)標示“如本”的類目共二十九家，其中經部九家：易、尚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異説、小學；史部九家：正史、古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土地、譜系、簿録；子部八家：

① 卷數的統計，參看《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以及所附《室生寺本部數卷數統計表》。

儒、道、法、名、墨、縱横、農、曆數;集部三家:楚辭、别集、總集。如果,再加上筆者推測為"如本"的子部小説家和經部詩家,則是三十一家。

這三十一家可分作五種類型:

1. 實際卷數跟"目録原本"卷數相符,凡十家:易(177[①]),尚書(113),樂(207),古史(240),霸史(122),起居注(39),舊事(20),簿録(22),儒(134),法(38)。

2. 實際卷數少於"目録原本"卷數,凡两家:譜系(16,7,-9)[②],楚辭(32,31,-1)。

3. 實際卷數多於"目録原本"卷數,凡十三家:詩(166,168,+2)[③],禮(1109,1172,+63),春秋(374,379,+5),孝經(45,51,+6),論語(269,285,+16),異説(85,95,+10),小學(598,613,+15),正史(1372,1600,+228),職官(70,71,+1),土地(318,332,+14),道(458,497,+39),曆數(167,174,+7),别集(1568,1574,+6)。

4."目録原本"闕注卷數,凡四家:名(實際卷數 4),墨(實際卷數 3),縱横(實際卷數 3),農(實際卷數 13)。

5."目録原本"的卷數是不可信的,一家:總集(實際卷數 2627)。總集家注曰:"千五百六十八卷。"跟别集家完全相同,抄手將别集家的卷數誤抄於此,所以,無法跟實際卷數作對比。子部小説家(實際卷數 49),無從比較,姑且也歸入這一類。這一類算是两家。

案:第 2 類中,楚辭家只差一卷。譜系家少九卷,問題出在《釋迦譜》。今本作一卷,《新唐志》、《大日本古文書》卷九(《正倉院文書》)等均作十卷,"一"當為"十"之誤。《釋迦譜》十卷,加其餘六種六卷,正好是十六卷,實際卷數與"目録原本"卷數相符。所以,考慮到今本在傳抄中産生的錯誤以及計算上的技術性錯誤,這一類的三家不妨可視作實際卷數跟原本所注卷數相符。

第 3 類中,詩、職官三家只多出一两卷,也不妨視作傳抄中産生的錯誤或計算上的技術性錯誤。

第 4 類中,今本闕注卷數,估計是抄手省略,以為四家著録書卷數寥寥無幾,一目瞭然,無需標注。

所以,第 1 類的易、尚書、樂、古史、霸史、起居注、舊事、簿録、儒、法十家,第 2 類的譜系、楚辭两家,第 3 類中的易、詩、職官三家,第 4 類的名、墨、縱横、農四家,共十八家可以認作實際卷數跟"目録原本"卷數相符或大體相符。

(三)加注"私略之"的類目共九家,可分作两種類型:

1. 實際卷數跟"目録原本"卷數相符,一家:雜史(616)。

2. 實際卷數少於"目録原本"卷數,凡八家:儀注(154,113,-41),刑法(580,513,-67),雜傳(437,308,-129),雜(2617,2435,-182),兵(242,189,-53),天文(461,371,-

---

① 案:以下括號内數字均為該類的卷數,本書《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附有《部數、卷數統計表》,本文所説的"實際卷數",在該文中稱作"客觀的統計",即《表》中的"孫猛卷數"。

② 案:(16,7,-9),16 為"目録原本"卷數,7 為實際卷數,-9 為實際卷數少於"目録原本"的卷數。

③ 案:(117,118,+1),117 為"目録原本"卷數,118 為實際卷數,+1 為實際卷數多少於"目録原本"的卷數。下同。

90)，五行(919，482，－437)，醫方(1309，1119，－190)。

除了雜史家，其餘八家實際卷數確實比“目録原本”卷數少了，儀注家被删了四十一卷，五行家竟然删掉了四百三十七卷，八家一共删掉了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綜上所述，在四十家中，標示“如本”及推測為“如本”的凡三十一家，除去總集、小説两家無法考知外，凡二十九家，其中十八家跟原本相同或大致相同，十一家作了增補。標示“私略之”的凡九家，至少八家作了删節。

(四)今本所説的“如本”、“私略之”，是什麽意思呢？

就詞義來説，明白易懂：所謂“如本”，就是“如《目録》原本”的意思；所謂“私略之”，就是“對《目録》原本作了删略”。前賢的解釋大體相同，和田英松説得比較詳細，曰：“‘如本’者，蓋所列典籍如《目録》原本；‘私略之’者，則説明在此類中有所删略……本類内典籍有所删略，然卷數依原《目録》之舊。”①

九家“私略之”的類目，八家確實實際卷數少於“目録原本”卷數②。據此，歷來學者説傳存至今的室生寺本《見在目》是一部“略鈔本”。

問題是，“如本”的現狀令人困惑不解：三十一家“如本”的類目，竟有十一家并不“如本”。十一家中，實際卷數多於“目録原本”卷數達四百餘卷之多，最令人注目的是正史家，竟溢出二百二十八卷。正負一二卷之差，還可以解釋為流傳中産生的譌誤或者計數的技術性誤差，两百多卷之差，只能解釋為今本有所增竄了，也就是説，室生寺本可能不是一部“略鈔本”的原本，而是經過後人增竄的“略鈔本”。事實是否如此呢？且看下文。

四、“目録”解析與嬗變軌跡

其次，對二級類目名(某某家)之後所標注的另一項内容——“目録”——試作分析。

室生寺本在經部小學、史部雜史、儀注、刑法、雜傳、土地、子部兵家七家的類目後注有“目録”二字。這两個字，跟“如本”、“私略之”等注文無疑出於同一人之手。七家中，小學和土地两家是“如本”，雜史、儀注、刑法、雜傳、兵五家則是“私略之”。可見不管是“如本”，還是“私略之”，這位“略鈔者”都注明了他所依據的原本《目録》的部數③、卷數是多少，意在備考。應該説，這是一種嚴肅的治學的態度。今本雖然只在七家保留了“目録”二字，毋庸置疑，其他三十三家，在所注原本卷數前，原來一定也都有“目録”二字，只是在流傳過程中脱漏了，或者是今本的抄手把它們略去了。

問題是，這位佚名“略鈔者”所標注的、其所依據的《目録》到底指的是什麽目録？

答案可以有三個：原本《日本目》、《本朝目》和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哪個答案近乎合理，尚未論證，且分别名之曰“假設”一、二、三。

首先，看一下假設一，“目録”指的是原本《日本目》。

---

① 《日本見在書目録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41卷第9期；《國史説苑》，明治書院，1939.3)。

② 實際卷數跟“目録原本”卷數相符的雜史家也許是計數錯誤，或者後人有所增竄，詳下。

③ 參看上文流傳史料之七，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1.“如本”的部分。上文曾把標“如本”的以及推測為“如本”的三十一家分為五種類型，并論述了第2類、第4類可以歸入第1類，第5類無法比較，實際上具有考證意義的只有第1類和第3類。試以第1類的“儒家”跟第3類的“春秋家”、“正史家”為例來推測其嬗變“流程圖”。

儒家(134)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卷數不詳，但據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儒家未著録《牟子》→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補入《牟子》，儒家著録書遂為134卷→③佚名“略鈔者”標示“如本”，故略鈔本也應該是134卷→④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作134卷。

春秋家(374,379,+5)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卷數不詳，但據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春秋家未著録《春秋左氏傳》→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補入《春秋左氏傳》，春秋家著録書遂為374卷→③佚名“略鈔者”標示“如本”，故略鈔本也應該是374卷→④今本溢出5卷，故可以推定又有佚名“好事者”在略鈔本的基礎上增竄5卷，於是增竄本作379卷→⑤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亦作379卷。

正史家(1372,1600,+228)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卷數不詳→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正史家著録1372卷→③佚名“略鈔者”標示“如本”，故略鈔本也作1372卷→④今本溢出228卷，故可以推定佚名“好事者”在略鈔本的基礎上增竄228卷，於是增竄本增至1600卷→⑤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亦作1600卷。

2.“私略之”的部分。上文把這部分分為兩種類型，分别以“雜史家”跟“五行家”為例來推測其“流程圖”。

雜史家(616)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卷數不詳→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雜史家著録616卷+α卷→③佚名“略鈔者”標示“私略之”，故略鈔本當作616−α卷→④今本卷數未嘗減少，故可以推定又有佚名“好事者”在略鈔本的基礎上增竄，竄入β卷，β=α，故增竄本卷數仍作616卷→⑤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作616卷。

五行家(919,482,−437)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卷數不詳→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五行家著録919卷→③佚名“略鈔者”標示“私略之”，故略抄本删去437卷，留存482卷→④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作482卷。

上述五家，既有屬於“如本”的，也有屬於“私略之”的，故除去两家卷數不可考者，它們可以代表其餘卷數可考的三十三家。五家中，“如本”的春秋家、正史家和“私略之”的雜史家三家，按純粹的數字邏輯推理，在其卷數的嬗變過程中，除了有佚名“略鈔者”的略鈔本之外，還必須存在一個佚名“好事者”的增竄本，所以，如果把今本所標示的“目録”理解為藤原佐世的原本《日本目》的話，《見在目》的“流程圖”應該是：①藤原佐世《本朝目》→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③佚名“略鈔者”的略鈔本→④佚名“好事者”的增竄本→⑤室生寺本(今本)。

其次，看看假設二和假設三。

假設二，把“目録”假設為《本朝目》，自有其理由。藤原佐世諳熟漢文化，原來私撰一部《本朝目》，當他奉敕編目時，利用現成的私撰《本朝目》也在情理之中。此其一。修訂工作

完成後，為了區别於《本朝目》，改稱《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為了交代其修訂的依據，在卷末尾題的位置上保留了其工作“底本”的書名《本朝見在書目録》。今本的尾題也得到了比較合理的解釋。此其二。

假設三，把“目録”假設為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也有它的理由。假設三的根據見今本史部正史家《東觀漢記》條附注。該條著録作一百四十三卷，附注曰：“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録》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廿七卷，與《集賢院見在書》[①]合；一本百四十一卷，與《見書》[②]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與两本目録不合。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隨寫得如件。’今本朝見在百卌二卷。”附注乃藤原佐世所加，所徵引的《目録》指的是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二級類目所標注的“目録”，會不會指的這部《目録》？《將來目録》，是除二級類目所標注的“目録”外出現在今本中的唯一的一處“目録”。吉備真備是日本蒐求、引進、收藏大宗漢籍的真正的奠基人；他的《將來目録》是一部當時記載日本漢籍東傳最早的完備目録[③]。藤原佐世據以編纂《見在目》不足為怪。

這两個假設，不同的是，前者把“目録”設想為藤原佐世自己所編撰的《本朝目》，後者則是他人所編撰的《將來目録》。但是，它們卻有一個共同點：認為今本附注的“目録”、“如本”、“私略之”，不是佚名所為，均出藤原佐世之手。換句話説，佚名“略鈔者”不是别人，就是藤原佐世！了解中國古典文獻目録學的人都知道，編製古典文獻目録，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狩野直喜在説明此目録為什麼出藤原佐世之手時，説得很好：“編製目録，需要具有十分的學力，從書籍的性質到學派的源委異同，均須了如指掌，為此，可知為何煩請當時在這方面無與比類的學者佐世了。”“如本”、“私略之”，必須對“目録”的著録書的存删作出判斷，哪些該“如本”，哪些該“略之”，非常人所能為，把藤原佐世設想為“略鈔者”，不無道理。

這两個“大膽的假設”是否能成立呢？我們不妨來“小心的求證”一下。

假設二，設想“目録”指的是《本朝目》，仍以上述具有代表性的五家來推測一下其“流程圖”。

正史家(1372，1600，＋228)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1372 卷→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標示“如本”，故亦當作 1372 卷→③今本溢出 228 卷，故可以推定有佚名“好事者”在原本基礎上增竄 228 卷，於是增竄本增至 1600 卷→④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亦作 1600 卷。

雜史家(616)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616 卷＋α 卷→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標示“私略之”，故原本當作 616－α 卷→③今本卷數未嘗減少，故可以推定又有佚名“好事者”在原本基礎上增竄，竄入 β 卷，β＝α，故增竄本卷數仍作 616 卷→④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作 616 卷。

五行家(919，482，－437)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919 卷→②藤原佐世原本

① 案：指《集賢院見在書目録》。
② 案：《集賢院見在書目録》的略稱。
③ 詳見《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日本目》標示“私略之”，故《日本目》當删去 437 卷，留存 482 卷→③今本抄手照抄，故今本作 482 卷。

綜合以上“如本”的一家和“私略之”的两家之“圖”，《見在目》的“流程圖”可以描繪成：①藤原佐世《本朝目》→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③佚名“好事者”的增竄本→④室生寺本（今本）。

一切順理順章，似乎不失為一新説。可是，再“小心”一點，試把此説用於儒、春秋两家的話卻齟齬不合了。

儒家（134）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134 卷，據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未著録《牟子》→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標示“如本”，是亦當 134 卷，《牟子》依然失載→③今本《牟子》赫然在目，假設乃佚名“好事者”竄入，《牟子》2 卷，儒家卷數應該作 136 卷→④但今本實作 134 卷。

春秋家（374，379，＋5）的“流程圖”：①藤原佐世《本朝目》，374 卷，據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春秋家未著録《春秋左氏傳》→②藤原佐世原本《日本目》，標示“如本”，374 卷，《春秋左氏傳》依然失載③今本《春秋左氏傳》赫然在目，假設乃佚名“好事者”竄入，《春秋左氏傳》30 卷，春秋家卷數應該是 404 卷→④但今本實作 379 卷。

這两例説明“如本”不可能是藤原佐世標示的（當然“私略之”也非藤原佐世所加），“如本”、“私略之”，必出佚名“略鈔者”之手。

如上述，假設二和假設三的共同點是假設“如本”、“私略之”均出藤原佐世之手。既然假設二不成立，假設三當然也不能成立。

“小心的求證”的結果，證明這两個“大膽的假設”均難以成立。

若欲強為之解，有一個辦法，就是給“如本”另作定義：所謂“如本”，并不是“如《目録》原本”的意思，只是保留《目録》（《本朝目》）的著録、不對它作删略的意思，并不排除增補著録圖書。這樣，上述第三段裏講到的、三十一家標示“如本”的類目中實際卷數多於原本所注的卷數的十一家，也可以解釋為是藤原佐世所補，其所增補者就是今本尾卷所謂的“其後渡來數卷”。如此定義“如本”，固然能“自圓其説”，然實有削足適履、方鑿圓枘之嫌，實在過於“大膽”了。

因為這两個假設，畢竟有一定的道理，并非純粹鑿空杜撰，而且至今文獻學界誰也没有提到過，故備録於此，以俟來哲。

綜上所述，三個假設，可以得到有關史料和邏輯推理支持的是上述第一個：佚名“略鈔者”憑據的、今本二級類目名之後所標注的“目録”指的是藤原佐世的原本《日本目》[①]。

《見在目》從成書到室生寺本（今本），其嬗變軌跡至少可以歸納為五個過程：①藤原佐世編撰《本朝目》→②藤原佐世編撰原本《日本目》→③佚名“略鈔者”據原本删節，製成略鈔本→④佚名“好事者”對略鈔本上作增損點竄→⑤抄成室生寺本（今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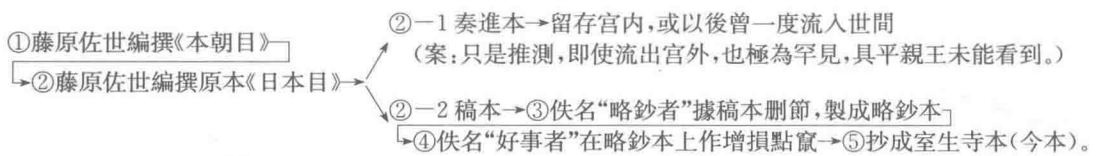
① 本文主要憑藉今本的體例、卷數記録作邏輯推理，所使用的有關史料的考證參看《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論證至此，似乎結論已經出來了。且慢，筆者還有一個“大膽的假設”。

上述嬗變軌跡第③階段，是把佚名“略鈔者”據以工作的底本設定為藤原佐世編撰的原本《日本目》的。這個結論，大致不錯，但事實也許更複雜一些。《日本目》是藤原佐世據《本朝目》編撰的，應該有一部稿本；《日本目》又是奉敕編撰的，必然有一部奏進本。

筆者懷疑，佚名“略鈔者”的底本并不是奏進本，而是稿本。理由之一，今本可以確認為重複著録（二條或二條以上）的著録書至少有十七組三十六條。一部篇帙并不大的目録書，竟然有這麼多的圖書重複著録。其中，因為歸類不同、著録位置相隔太遠以致重見尚情有可原，但如《大業令》两條同歸刑法家，其間只相隔十條，這種現象，恐怕只能出現在稿本中。理由之二，誤收非中國人（主要是日本人的）著作竟達十二種之多，尤其如《新修鷹經》乃嵯峨天皇所撰，實在不應該出現在要獻給天皇的專門著録中國漢籍的目録奏進本之中。理由之三，今本的著録内容（書名、卷數、編撰者、歸類以及附注中的文字等）譌誤衍脱不少，大部分是在流傳過程中産生的，但也有一些是藤原佐世原本的錯誤。[①] 理由之四，藤原佐世此書成書於他赴任陸奥之前，臨行前他把家財獻給了藤原家族寺興福寺，室生寺乃興福寺别院，今本出現在室生寺絶非偶然[②]。綜合以上的三個理由，推斷《見在目》亦在寄贈家財之中，而且其本並非奏進本而是稿本，也許不算臆測。猪熊兼繁以為，在寄贈家財之中確實有佐世引以為榮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筆記”，雖未列舉理由，但可謂真知灼見[③]。此本卷首已經署銜，故恐怕已經不是“筆記”而是稿本。

如果，這個“小心的求證”可以首肯的話，以上所歸納的《見在目》從成書到室生寺本（今本）的五個嬗變過程，還應該略加修正：



五、《見在目》内容的嬗變

以上就室生寺本《見在目》的嬗變軌跡作了考察，這一節分别對①《本朝目》→②原本《日本目》→③佚名略鈔本→④佚名“好事者”增損點竄本→⑤室生寺本（今本）五個階段的文本的特點作一些歸納和描述，以探明在嬗變過程中各本内容之異同以及其傳承關係。

①嬗變一《本朝目》

① 以上三條理由詳見《研究篇・見在目指瑕》。

② 考證詳見《研究篇・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

③ 猪熊兼繁《佐世撰〈見在書目録〉と室生の問題》（史迹・美術同攷會《史迹と美術》第33輯之5〈第335號〉，1963年6月）。

書名。《本朝見在書目録》。

編撰者。藤原佐世。今存三條史料提及《本朝目》：一是今本卷末的尾題，二是具平親王的《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三是藤原孝範的《明文抄》，但均未涉及編撰者。編撰這種漢籍總目録，編者必須精通漢籍，必須能親睹大量公私藏書。藤原佐世在朝近二十年，又嘗任大學頭，諳熟朝廷、貴族私家以及寺院藏書，具備這些必要條件。而且，今本明署藤原佐世之名，推斷《本朝目》也出其手，應該不算臆測。《本朝目》可能是一部私撰目録。

編撰成書時間。在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以前。

體例。《見在目》之體例應該在《本朝目》階段已經成型，《本朝目》跟原本《見在目》體例當無大異。比如，《顔氏家訓》，既不見《隋志》，也不見今本《日本目》，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據《本朝目》著録，撰者按時代、職銜、姓名的順序著録，作"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與《隋志》、今本《日本目》體例相符。原本《見在目》體例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著録圖書數量。不詳。流傳史料之五、藤原孝範《明文抄》曰："《本朝見在書目録》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流傳史料之八、《國名風土記》佚名批注則説："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凡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本云。""十二萬餘卷"云云同今本卷末附注。這段文字，文脈連貫，所謂"本云"，即佚名批注者説明所引乃佐世原文。一萬八千八百廿卷當是《本朝目》卷數，與《明文抄》所説的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相近。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則是佚名所見本(也許是原本《日本目》的傳本之一)的卷數，故加"或"也。

存佚。已佚，然而，大致可以把今存具平親王所編《弘決外典鈔・外典目》視作它僅存的一小部分"殘卷"，藉此窺見其些許原貌。

傳承關係。與原本《見在目》的關係。《外典目》著録書五十九條六十六種，以之跟今本比勘，有三十五條、三十七種條目相同或相近，約佔《外典目》著録書百分之六十，可見《本朝目》與今本具有密切的"血緣"關係。但是，《本朝目》不等於原本《見在目》，例如，《春秋左氏傳》、《牟子》二書，《本朝目》失載。①

②嬗變二原本《日本目》

書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改《本朝見在書目録》為此名，詳見《研究篇・〈見在目〉書名之檢討》。

編撰者。藤原佐世，時任"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

成書時間。這部目録是一部敕編官修目録，受詔編目的年代不詳，存疑為宜。當先有稿本，再有奏進本。後者上奏年月，從理論上可以推遲到寬平四年(892)春離京之前、甚至赴任陸奥以後，但最終成書、奏進時間畢竟還是以與"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在職時間一致為妥，即在寬平三年(891)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間、或在三月九日至十月八日之

① 《外典目》跟《見在目》的異同比較，詳見《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間、或在四月十日至十月八日之間。其稿本很可能在赴任陸奥以前，跟其他財物一起寄贈給了藤原氏族寺興福寺，後流入室生寺。

體例。仿《隋志》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然不署“經、史、子、集”之名。二級類目，分四十家(類)。有的類進而列三級類目，例如，五行家的三級類目是：“咒禁、符印、五行、六壬、雷公、太一、易、遁甲、式、相、仙術。”據有關史料以及今本，可以復原原本每家類目的附注：◎◎家。××部×××卷。○○××卷、●●××卷、◇◇××卷、◆◆××卷、△△××卷、▲▲××卷。”(案：◎為二級類目名，○、●、◇、◆、△、▲為三級類目名，×為數字。)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著録圖書數量。不詳。原本(稿本)各類是標明該類著録書的部數和卷數的，今本雖是一部略抄本，但在某某“家”之後往往標明了“目録”和該類原本的卷數(部數被省略掉了)。所謂“目録”，就是其母本—原本(稿本?)《見在目》。按理説，只要把原本(稿本)各類的卷數加起來就可以得知原本(稿本)的著録書的總卷數，遺憾的是，略抄本又經竄亂，并不是略抄本的原本，所以，原本(稿本?)精確的部數、卷數都不可考知。比如，子部小説家、名、墨、縱横、農五家闕注部數、卷數；總集家所注卷數實際上是别集家的卷數。如果，把今本闕注五家以及總集家的實際卷數視作“目録原本”的卷數，經部三千一百四十三卷、史部四千零六卷，子部六千四百一十七卷，集部四千二百二十七卷，總計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卷[①]。

當然，這只是一個近似的統計。上述《本朝目》卷數考證，推測流傳史料之八、《國名風土記》佚名批注所引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是《本朝目》卷數，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卷，跟筆者的統計數字相近，佚名所見本，也許就是原本《日本目》傳抄本之一。

存佚。已佚。

傳承關係。在《本朝目》的基礎上有所修訂。著録書有所增損。增者如《春秋左氏傳》、《牟子》等，今本尾題《本朝見在書目録》之下注曰：“其後渡來數卷。”説明有所增益。删者主要是内典(其衡量標準大概是《隋志》)以及日本人的著作以及他認為不值得著録的圖書[②]。今本雖不是原本(稿本?)，也不是略抄本的原本，但大致可以窺見原本的面貌。

③嬗變三佚名略鈔本《見在目》

書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編撰者。藤原佐世。

略抄者。不詳。也許是興福寺或室生寺的僧人，也可能是跟緇林有關係的世俗學人。如果這個推測不錯的話，此本蓋為僧徒了解“外典”所作，故作了删節。

略抄時間。在寛平之後。

編輯、略抄體例。分類如原本，凡四十家(一級類目)。大致保留了原本的體例，為了説明其“略抄”的情況，在每家類目(二級類目)之下加了附注：標注“目録”二字，《目録》指的是

① 參看《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附《室生寺本部數卷数統計表》③“推定原本”列。

② 詳見《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原本《見在目》。照抄原本者注曰“如本”，有所删略者注曰“私略之”。其中標注“如本”者三十一家，標注“私略之”九家。如果復原略抄原本在每家類目之下的附注的話，應該是這樣的：◎◎家。《目録》×××卷。‘如本’或‘私略之’。○○××卷，●●××卷，◇◇××卷，◆◆××卷，△△××卷，▲▲××卷。”（案：◎為二級類目名，○、●、◇、◆、△、▲為三級類目名，×為數字。）[①]

著録圖書數量。今本標注“如本”的有三十一家，説明略抄者在這三十一家中未作删略，按所記“目録”原本卷數計數，標注“私略之”的有九家，按筆者統計的今本的九家的實際卷數計數，這樣可以得出一個近似的略抄本的卷數：經部三千一百四十三卷，史部三千七百六十九卷，子部五千四百六十五卷，集部四千二百二十七卷，略抄本總計一萬六千六百零四卷。“私略之”九家集中在史部（四家）和子部（五家），史部略抄本比原本少二百三十七卷，子部少九百五十二卷，共删去一千一百八十九卷[②]。

存佚。已佚。

傳承關係。此本是《見在目》流傳過程中的抄本之一，是室生寺本系統抄本的最早的文本。

在原本《見在目》跟略抄本的關係方面，總體上看，略抄本比原本少百分之九強，應該説大致保留了原本的面目。比如，《河海抄》卷一三《若菜》摘録樂家注曰：“樂家，廿三部，二百七卷。”今本作：“樂家，二百七卷。”略去了部數，但實際部數、卷數均跟《河海抄》所録原本相符。“私略之”九家中，删得最少是儀注家，被删四十一卷，雜傳、雜、醫方家較多，最多是五行家，删掉了四百三十七卷。五行家的遁甲書，據顯真《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曆本事》條記録：“遁甲書，四十八部，六十二卷。”今本只有九部二十八卷。個别被删的圖書尚可以推測。《弘決外典鈔・外典目》著録《孝子傳》，未標“未見《見在目》”；蕭廣濟《孝子傳》完帙陽明本之傳入或可上遡至天平五年（733）以前；《本朝目》、原本《日本目》著録此書的可能性極大。可是，今本只見《孝子傳圖》（0570）、《孝子傳讚》（0571），不見此書。此書當入雜傳類，今本雜傳家屬“私略之”，被删一百二十九卷。藤原佐世曾為陽成天皇講解玄宗注《孝經》[③]，又撰有《古今集注孝經》九卷[④]，乃當時的《孝經》大家，絶不可能在編定《見在目》原本時把此書删掉，故《孝子傳》極可能是略鈔者妄删。又如，《弘決外典鈔・外典目》著録的《異物志》、《國清寺百録》、《甄正論》、《心鏡論》、《二教論》五部書，恐怕也是略抄者删去的，按《見在目》的體例，這五部書該在雜家，除《異物志》外四部是内典，略抄本是“外典書籍目録”，故删去也。

④佚名“好事者”增損點竄本

書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

①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② 參看《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附《室生寺本部數卷數統計表》“略抄本卷數”列。

③ 《三代實録》卷三五。

④ 藤原賴長《臺記》康治二年五月十四日條。

編撰者。藤原佐世。

佚名“好事者”。不止一人，也許就是興福寺、室生寺的僧侶。

增損點竄時間。不止一時一次，時在平安末、鎌倉初之前。今本有十三部書附注“冷泉院”，“冷然院”改為“冷泉院”在村上天皇天曆八年(954)①，故至少有一名佚名“好事者”在天曆八年以後對略抄本作了“點竄”。

增損、點竄概況。“好事者”對略鈔本所作的增損。“增”者略有可考。“略鈔本”標注“如本”的類目凡三十一家，有十一家并不“如本”，實際卷數多於所注《目録》的卷數共達四百餘卷，此乃“好事者”所“增”。具體有哪些書，尚可考知一二。如，集部總集家著録的《金華瀛洲集》等。“損”者已不可知。不能排除“好事者”對“略鈔本”的“私略之”的九家進一步再作删略的可能性。

“好事者”對略鈔本所作的點竄，存在著録書中以及附注中，著録書中的點竄已不可考，附注中點竄可考者有：把原文一部分《冷然院》妄改為《冷泉院》，也許還删去了一些《冷然院》、《冷然院録》等附注；給五種重見書加注“另見”、“互見”，如，《投壺經》重見於經部禮家、子部兵家，在禮家“《新删投壺經》”條注“又在兵家。”《朝野僉載》重見於史部雜傳家、子部雜家，在雜傳家的注“在雜家。”在雜家的注“在雜傳家。”有些附注是藤原佐世原文還是“好事者”所加，難以確定，姑列於此。如，史部土地家《山海經》廿一卷，注曰：“見十八卷。”子部雜家《兼名苑》十五卷，注曰：“今案卅卷。”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經》條，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亦作二十一卷，“見十八卷”出後人之手的可能性較大②。

著録圖書數量。著録書數量應該跟室生寺本無大異，參看下文⑤嬗變五室生寺本(今本)。

存佚。已佚。

傳承關係。此本在略鈔本上屢加增損點竄，其最終文本就是室生寺本。

⑤嬗變五室生寺本(今本)

書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編撰者。藤原佐世。

抄者。不詳。藤原佐世在貶謫陸奥、離開京城之前，曾把家財獻給了興福寺。這部目録的稿本，很可能就在所獻家財之中。平安末、高倉天皇治承四年(1180)興福寺遭兵火燒燬，當時有一批佛像、財物、圖書從兵燹中救出，移藏室生寺。此本或在其中。今本封面上寫有“室生寺”三字，正文第七葉背面第一行下鈐有“大和室生寺”朱印，無疑是室生寺舊物。或是興福寺僧人所抄、室生寺僧人再抄，或是室生寺僧人據興福寺傳法院藏本抄寫而成。

---

① 四辻善成《河海抄》卷一三《若菜》下。

② 吉永匡史也以為在藤原佐世跟室生寺本之間，確實有“藤原佐世以外的某人”插手。刑法家第五條《唐永徽律》以下諸條均以律令格式順序排列，而《唐永徽律》以前的《大律》、《新律》、《隋大業令》、《唐貞觀勅格》四書均具“異質”，又，插入判集類諸條之間的《貞觀勅》也屬異常，遂疑這五部書是後人插入。詳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刑法家と律附釋——律受容の一斷面》(榎本淳一編《古代中國、日本における學術と支配》，東京同成社，2013.2)。

抄手善書法然缺乏基本的漢籍知識。今本封面上還有“外典書籍目録”六字，蓋為僧徒學習“外典”使用。

抄寫時間。平安末、鎌倉初之間。

抄寫概況。文字瑞正，有“平安風”，但有一些錯誤，主要是：附注中的文字的誤脱錯位，著録書書名、卷數、編撰者的誤衍脱倒，著録書誤分誤併，省略前後條重複字等。這些問題，有的也許是增損點竄本的問題。詳見《考證篇》有關各條的考證以及《研究篇・見在目指瑕》。

著録圖書數量。筆者按規定的體例補正了原文的誤脱并改正了上下相關條目斷接分合之錯誤，室生寺本著録書數量是：經部三百九十六部、三千二百六十卷，史部二百三十五卷、四千零三卷，子部七百零九部、五千五百一十一卷，集部二百三十九部、四千二百三十二卷，共計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七千零六卷[①]。

存佚。存。

傳承關係。此本據淵源於藤原佐世《見在目》原本的略鈔本，基本保留了④佚名“好事者”增損點竄本原貌。

六、小結與補充説明

從平安時期到室町時期，《見在目》既流傳於宫廷之中，也流傳於寺院、民間。它極受重視，被視作跟内典相對應的外典文獻的總匯、漢籍的權威目録著作。

文獻學界的通説，以為室生寺本（今本）不是藤原佐世《日本目》的原本而是它的“略鈔本”[②]。這個説法，過於簡單籠統，甚至可能被誤解為今本只是比原本簡略一點而已。根據以上的詮釋和考證，完整的表達應該是：今本的祖本是原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但并非藤原佐世最終完成的奏進本，極可能是藤原佐世寄贈給興福寺的一部稿本，佚名“略鈔者”對稿本作了删節，之後又經一名或多名佚名“好事者”增損點竄。如要進一步作簡要的概括的話，不妨可以説：**今本是一部淵源於藤原佐世《見在目》原本（也許是稿本）、經好事者增損點竄過的略鈔本。**

補充説明两點：《見在目》的流傳起碼經歷了五個階段、五個文本：①《本朝目》→②原本《日本目》→③佚名略鈔本→④佚名“好事者”增損點竄本→⑤室生寺本（今本）

1. 室生寺本（今本），山田孝雄以為“從書體紙質看，似不晚於平安末期”，和田英松以為抄寫時間“不晚於鎌倉初期”，故至平安末、鎌倉初為止，上列五種文本可能同時流傳於世。

2. 幸存的室生寺本（今本）僅僅《見在目》的傳本之一。上列“流程圖”所描繪的第①、第②两個階段是《見在目》早期嬗變情況，第③、④、⑤三個階段則僅僅是室生寺本系統的嬗變情況，當時還流傳着淵源自早期流傳的①、②两本的其他傳本，也就是説，除了這五種文本，

① 這是筆者的統計，諸家統計多寡不等，詳見《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卷數之統計及考證》。

② 或稱“鈔略本”，或稱“節略本”，或稱“删略本”，或稱“略本”，意思差不多，似乎“略鈔”稍勝。

從平安時期到室町時期，一定尚有出乎五種之外、卷數、内容相異的文本流傳於世。

本文第一段所列九條流傳史料中，流傳史料之一具平親王所見、流傳史料之五藤原孝範所據本，流傳史料之八、《國名風土記》佚名批注者看到的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本，可能是《本朝目》的傳鈔本；流傳史料之四僧顯真、法空流傳史料之七、四辻善成所見的文本體例完備，流傳史料之三、之六均為宫廷文人議事所用，應該是原本《日本目》；流傳史料之八、《國名風土記》所提到的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卷本，或是原本《日本目》傳本之一；流傳史料之九《運步色葉集》所列諸漢籍如果出於《見在目》，其所據本竄入《北史》、《南史》、《宋韻》及日本漢文著作《朗詠》[①]，則是另一個經後人增損點竄的傳鈔本。

① 寛仁二年(1018年)藤原公任《和漢朗詠集》。

冷然院與冷泉院

一、今本附注中的“两院”

今存室生寺本《見在目》中，有三十部著録書，在其附注裏分别標注了“冷然院”或“冷泉院”，具録如下：

(一)標注“冷然院”、“冷然院録”、“冷然院本”者，凡十七部，它們是：

《周禮義疏》六卷。冷然院。(0066)

《御删定禮記月令》一卷。《冷然院録》云：“一卷，第一卷。”(0082)

《古今喪服要記》一卷。冷然院。(0096)

《喪服要略》一卷。冷然院。(0099)

《闈外春秋》三卷。冷然院本十卷。(0160)

《春秋災異志》一卷。冷然院。(0231)

《注博雅》十卷。冷然院。(0240)

《翻胡語》七卷。冷然院。(0291)

《韻篇》十卷。冷然院。(0302)

《文軌》十卷。冷然院。(0355)

《文諧》廿卷。冷然院。(0358)

(以上經部)

《春秋後傳》十卷。冷然院。(0446)

《新儀》卅卷。冷然院。(0493)

《懷舊志》九卷，梁元帝撰。冷然院。(0544)

(以上史部)

《晏子春秋》七卷。冷然院。(0632)

《莊子音訓事義》十卷。冷然院。(0691)

《廣成子》十二卷。冷然院。(0701)

(以上子部)

(二)標注“冷泉院”的，凡十三部，它們是：

《周易》三卷。冷泉院。(0007)

《周易論》二卷，晉馮翊太守阮渾撰。冷泉院。(0017)

《周易譔論》一卷。冷泉院。(0026)
《周易搜藏決》一卷。冷泉院。(0027)
《周易譯名》十二卷。冷泉院。(0028)
《周易判卦略例》一卷。冷泉院。(0030)
《周易集音》一卷。冷泉院。(0033)
《今文尚書》十卷,王肅注。冷泉院。(0036)
《字書》廿卷,冷泉院①。(0257)
《集字》廿卷,冷泉院②。(0310)
《文章始》三卷,冷泉院。(0384)
(以上經部)
《吴越春秋次録》一卷。冷泉院。(0448)
《具員故事》十卷。冷泉院。鳳閣舍人梁戴言撰。(0484)
(以上史部)

二、史料記載中的"两院"

冷然院,平安時期後宫之一,建於嵯峨天皇弘仁(810—823)年間。在平安京大炊御門南、堀川西(今京都市中京區)。嵯峨天皇讓位後,曾在此生活十餘年。弘仁七年(816)秋,天皇在此詩宴文人,是現在能見到的有關冷然院的最早記録。之後,仁明、文德、陽成、冷泉、後冷泉等天皇作為後院,稱"裡内裏"。

貞觀十七年(875)正月,遭遇火災,事見《三代實録》卷二七,曰:"廿八日壬子,夜,冷然院火。延燒舍五十四宇。秘閣收藏圖籍文書為灰燼,自餘財寶,無有孑遺。唯御願書寫《一切經》,因緣衆救,僅得全存。"又曰:"正月廿九日癸丑,冷然院火猶未滅,積布物於院北頭。募四方人令救火,有功者以布賜之。右衛門火長大原雄廣麿振勵撲火,誤手墜而致死。官給殯新錢三貫文、米一斛五斗、商布卅段,令施藥院葬送焉。"③災情嚴重,直至二月廿五日己卯,敕停大原野祭、釋奠之禮、祈年祭、春日祭、園韓神祭等祭祀活動,"以冷然院火,並救火,人燒死也"。到了三月才恢復祭祀:"三月五日戊子,祈年祭。以冷然院火,二月四日不祀,故此日祭焉。"

一百零四年以後,村上天皇天曆三年(949),復遭火災。《日本紀略》村上天皇天曆三年條:"十一月十四日癸丑,……癸子時,冷然院燒亡。"④《扶桑略記》卷二五:村上天皇天曆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冷然院燒亡。"⑤次年,葺造修復。

---

① 矢島玄亮誤作"冷然院"。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汲古書院,1984.9)。
② 矢島玄亮誤作"冷然院"。
③ 《三代實録》,據黑板勝美校訂《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普及版(吉川弘文館,1981)。下同。
④ 《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九。
⑤ 《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九。

天曆八年(954),以“然”、“燃”同音,改冷然院為冷泉院。

《二中曆》卷一〇《名家曆》:“冷泉院。……《簾中》云:……元冷然院,依火事,改‘泉’。”①

藤原公賢(? —1360)撰、藤原實熙(應永、正長間人)補《拾芥抄》卷中《諸名所部》:“冷泉院:大炊御門南、堀川西,嵯峨天皇御宇。此院累代後院、弘仁亭。本名冷然院云云,而依火災改‘然’字為‘泉’。《天曆御記》:‘然’者,改‘冷然’為‘冷泉’也。”②

四辻善成(1329—1402)《河海抄》卷一三《若菜》下:“冷泉院,……累代後院也。……(天曆)八年三月十一日,改冷然院為冷泉院。”③

但是,改名之後,天皇似乎並没有立刻遷入。《日本紀略》引《西宫記》“天德四年(960)十月廿二日”條:“使天文博士加茂保憲等勘申可否遷御冷泉院。”又引《新儀式》“同年同月廿八日,冷泉院,御讀經。”又《小右記》:“同年十一月七日,移内侍所於冷泉院。”④其後,天禄元年(970),又遭火災,重建。

把上引史料稍作整理:天曆三年(949)十一月十四日,冷然院燒亡。次年,修復。八年(954)三月十一日,改名為冷泉院。天德四年(960)十一月七日,天皇遷入冷泉院。

《拾芥抄》謂冷泉院是“累代後院”。具體地説,在這個“後院”,“累代”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呢?筆者查檢了史料,得知冷然院、冷泉院不是一般的天皇居住之地,它是“秘閣”所在,是皇家“圖書館”之一,事見上引《三代實録》卷廿七:貞觀十七年正月之火“秘閣收藏圖籍文書為灰燼”。它是抄寫佛經、舉行佛會之所,事見《續日本後紀》卷四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十月十三日條:“喚集諸司官人能書者五位已下卌人於冷然院,奉寫《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千軸。”佛會紀録多見於《文德實録》。它是天皇讀書學習的地方,事見《日本紀略》天德四年十月廿二日條引《新儀式》:“冷泉院,御讀經。”更是帝臣吟詩作賦宴會的場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録》、《三代實録》等記載甚多,恕不一一徵録⑤。菅原文時撰有《暮春侍宴冷泉院池亭同賦花光水上浮應製》,載藤原明衡《本朝文粹》卷十《序》丙《詩序》三《木》⑥,可參看。

三、两種解釋

藤原佐世的《見在目》成書於宇多天皇寛平三年(891),冷然院改名為冷泉院則在村上天皇天曆八年(954),“冷泉院”三字怎麽會出現在六十三年前成書的《見在目》之中呢?

毫無疑問,今本十三處“冷泉院”出於後人之手。今本並非原本,曾經後人竄亂,問題似乎不成問題。

---

① 《簾中》,藤原資隆撰《簾中抄》,成書於平安末期。
② 藤原公賢撰、藤原實熙補《拾芥抄》(東京古辭書叢刊刊行會,1976)。
③ 《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一〇。
④ 以上所引,見《日本紀略》“天德四年十月、十一月條。
⑤ 以上所引,皆據吉川弘文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
⑥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9卷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9)。

其實，没那麼簡單。

“後人之手”作了什麼動作，可以有两種解釋：

一種解釋是：“後人之手”增補了圖書。標注“冷然院”與標注“冷泉院”的圖書是不一樣的。十七部標注“冷然院”的圖書是藤原佐世的原文，是貞觀十七年火災後的燼餘圖書；十三部標注“冷泉院”的圖書則是後人竄入的，不是藤原佐世的原文。矢島玄亮等持此見解。

矢島玄亮説：“注有‘冷泉院’的是天德四年[①]以後的圖書，注有‘冷然院’、‘冷然院本’、‘冷然院録’的，則是火災劫餘圖書。”

另一種解釋是：“後人之手”竄改了標注。三十部著録書都是藤原佐世的原文，原本標注均作“冷然院”，後人並没有增補圖書，僅僅是把十三部的標注改成了“冷泉院”。小長谷惠吉[②]持此見解。

小長谷惠吉説：“本目録（案：指室生寺本）的原本應該是（天德）〔天曆〕八年三月十一日以後‘改冷然院為冷泉院’以後的抄本。”[③]又説：“如前所述，室生寺本已注‘冷然院’、‘冷泉院’，蓋不慎混用两院名，毋庸否定，此本乃轉抄自天曆三年以後鈔本。故原本應該具備這樣的形態：室生寺抄本隨處所注‘冷然院’、‘冷泉院’，但原本只注‘冷然院’。”[④]他的意思有點難懂，梳理一下：第一，在藤原佐世的原本中，只標注“冷然院”；第二，天曆八年以後有一個鈔本，不慎混用两院名，把一部分“冷然院”改成了“冷泉院”；第三，今存室生寺本出自天曆八年以後的鈔本，故“冷然院”、“冷泉院”隨處可見。總之，後人並没有增補著録書，只是將原本一部分標注的“冷然院”擅改為了“冷泉院”。

四、《冷然院録》

两種解釋，究竟哪一種可取呢？答：後者，後人並没有增補圖書，只是竄改了標注。

理由呢？理由就在一個字裏——“録”，“冷然院録”的“録”字。

太田晶二郎説：“登載的圖書中，有附注《冷然院録》（原注：或無“録”字）者三十例，意味着此目録與冷然院存在某種關係，這尚有待研究。”[⑤]

太田素以治學嚴謹著稱。他對《見在目》與冷然院之間的關係，説“尚有待研究”，没有輕易地下結論。不過，他的這段話實際上表明了他两個重要的觀點。第一，他無視“冷然

---

① 案：矢島據《日本歷史大事典》。《日本歷史大事典》所據當為上引《日本紀略》所載《西宫記》等。雖改名在先，遷居在後，然謂天德四年，未嘗不可。

② 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くにたち本の會，1936.5；附目録、索引，小宫山書店，1956.12；小宫山出版，1976.7）。

③ 案：《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第三章《撰述の動機と冷然院》，該書第5頁。“天德”乃“天曆”之誤，今正。天德，亦村上天皇年號，凡四年（957—960），没有八年；再説，“改冷然院為冷泉院”語引自《河海抄》，日期又是“三月十一日”，自當為“天曆”，而非“天德”。

④ 案：第九章《室生寺本と原本との關係》，該書第19頁。小長谷惠吉在自己所寫的同一本書的两處的説法不一樣。第三章所據乃上引《河海抄》，唯誤“天曆”為“天德”。第九章所據乃上引《日本紀略》村上天皇天曆三年條，天曆三年冷然院燒亡，尚未改名，改名在八年。這不能不説是他偶然的疏忽，當以其第三章所述為準。

⑤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羣書解題》第20卷，《續羣書類從》第884卷，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76.11；《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4册，吉川弘文館，1992.8）。

院”和“冷泉院”的區别。第二，他的原注説：“或無‘録’字。”换言之，三十例或注“冷然院”或注“冷泉院”，其所指並不是“冷然院”、“冷泉院”這個宫廷内院，而是指冷然院的藏書目録——《冷然院録》。

可謂真知灼見！太田晶二郎説“尚有待研究”，筆者就冒昧地試着“研究”一番。

他所提到的《冷然院録》，見於今本經部禮家“《御删定禮記月令》一卷”條附注，曰：“《冷然院録》云：‘一卷，第一卷。’”(0082)細品文意，此條藤原佐世是據《冷然院録》著録的。藤原佐世在編撰《見在目》時，主要依據的是當時“見在(現存)”的圖書，但還利用了一些圖書目録，《冷然院録》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比如，史部正史家“《東觀漢記》”條提到的吉備真備的《將來目録》，史部土地家“《括地志》”條提到的《圖書録》等，這些目録都是他編撰《見在目》的重要憑據。

無獨有偶。“《御删定禮記月令》一卷”條以外，還有經部春秋家“《闈外春秋》三卷”條，注曰：“冷然院本十卷。”(0160)藤原佐世目驗本為三卷，據以著録，然《冷然院録》卻作十卷，故加此注。“冷然院本”，指的不是“冷然院藏本”，而是指“《冷然院録》著録本”。佐世並没有看到十卷本。如果，藤原編書時手頭就有冷然院藏十卷本，那按《見在目》體例，同書異本者，當分别著録二本，并不另加附注。如：《聖證論》，十二卷本(0218)見經部論語家，十一卷本(0395)見經部小學家；《後漢書》九十二卷本(0417)和一百卅卷本(0418)同見史部正史家；《天寶集》，三卷本(1519)和九卷本(1520)同見集部總集家；特别是後两例的两本是緊靠在一起的，可見遇到同書異本，佐世不避重複。

《冷然院録》，應該是一部當時的皇室藏書目録。

那麼，明明是《冷然院録》，為什麼寫成“冷然院”呢？行文省略也。史部正史家《東觀漢記》條附注稱《集賢院見在書目録》為《集賢院見在書》，其例如出一轍。

《冷然院録》省稱“冷然院”尚可理解，為什麼又稱“冷泉院”呢？“後人之手”竄改也。

其實，“冷然院”與“冷泉院”之混用，在日本史籍中屢見不鮮。不僅見於《見在目》，在成書於天曆八年以前的日本正史裏也往往出現“冷泉院”。兹略舉幾例。

(一)《日本後紀》卷卅八逸文(《日本紀略》)天長七年(830)正月庚辰：“皇后謁冷泉院，為賀正也。”同書卷卅九逸文天長八年(831)正月壬寅：“皇后謁冷泉院。終日雨雪。”同書同卷同年：逸文(《日本紀略》)二月丙子：“御紫宸殿，源朝臣定加元服。冷泉院為主人也。百濟氏大夫等，相共獻物。雅樂寮奏音聲，賚次侍從以上禄。授百濟王寬命從五位下。”同書同卷同年：逸文(《日本紀略》)十二月癸巳：“新誕皇子於冷泉院殤。”案：《日本後紀》乃官修《六國史》之三。藤原緒嗣等撰，成書於仁明天皇承和七年(840)。四十卷，今存十卷，其餘一部分據《日本紀略》、《類聚國史》等復原，上引所謂“逸文”即輯自《日本紀略》。《日本紀略》，三十四卷。撰者未詳。編年體通史。記録自神代至後一條天皇長元九年(1036)。蓋成書於平安末期。其中補《日本後紀》佚失部分，乃其價值所在。

(二)《續日本後紀》承和十五年(嘉祥元年、848)五月庚辰：“上幸冷泉院避暑。是日地震。”案：《續日本後紀》乃官修《六國史》之四。藤原良房，春澄善繩等撰，成書於清和天皇貞觀十一年(869)。

(三)《日本文德天皇實録》卷一〇天安二年(858)四月辛丑:"於冷泉院南路大祓,為遣諸名神社奉幣帛之使也。"案:《文德實録》乃官修《六國史》之五。藤原基經等撰,成書於陽成天皇元慶三年(879)。十卷。[①]

《日本後紀》的逸文,皆輯自《日本紀略》,而《日本紀略》又成書於平安末期,已在天曆八年以後,故尚可解釋為:所謂"冷泉院"云云,實佚名撰者所改,原文當為"冷然院"。《續日本後紀》和《文德實録》的引文就難以作此解釋了。由此可見,天曆八年以後,"冷然院"、"冷泉院"二名,往往混用(按:輯自《日本紀略》的《日本後紀》逸文,也有不少是稱"冷然院"的);"冷泉院"甚至出現在天曆八年以前成書的史籍中,毋庸置疑,這些文字是在流傳中經後人篡改的。那麽,同樣的理由,今本室生寺本中的"冷泉院"也完全可能出於後人之手,原文當為"冷然院"。

其次,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可作旁證。今本標注"冷然院"十七種,四部屬禮家,易家一部也没有;標注"冷泉院"十三種,七部屬易家,禮家一部也没有。難道冷然院就没有一部易家書,冷泉院就没有一部禮家書?冷然院、冷泉院應該既有易家書,也有禮家書。這個現象説明標"冷泉院"的本來應該就是"冷然院";两院名在史籍中往往混用,不足奇怪。

小長谷惠吉説,"室生寺抄本隨處所注'冷然院'、'冷泉院'。"事實上,標注"冷然院"、"冷泉院"的並非"隨處所注"。上列標注"冷然院"、"冷泉院"的三十部書中,十二部在經部,"冷然院"、"冷泉院"各十一部。標注"冷泉院"的十三部書,其中只有两部不在經部。而且,標"冷然院"者,自道家的《廣成子》以後,標"冷泉院"者,自道家舊事家的《具員故事》以後,史、子二部的絶大部分、集部的全部,一部也没有。這是為什麽呢?難道史、子、集三部没有可補之書?冷然院、冷泉院不是一般的天皇居住之地,上文已經説明它是皇家"圖書館"之一,是天皇的讀書學習的地方,是帝臣吟詩作賦宴會的場所,怎麽可能没有屬於史、子、集三部的各種圖書呢?哪怕是一两部。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原本注有"冷然院"(包括"冷泉院")處,遍及四部,抄手只抄了前面經部的很少一部分,遂意氣闌珊,把後面大部分的"冷然院"都"省略"掉了。小長谷説"冷然院""隨處所注"是不錯的,不過,不是室生寺抄本,而是藤原佐世原本。

最後,從《見在目》及室生寺本的體例來證明今本標注"冷泉院"者非後人增補。

在《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一文中,曾就室生寺本《見在目》的嬗變軌跡作了考察。《見在目》從成書到室生寺本(今本),其流傳軌跡至少可以歸納為五個過程:①藤原佐世編撰《本朝目》→②藤原佐世編撰原本《日本目》→③佚名"略鈔者"據原本删節,製成略鈔本→④佚名"好事者"對略鈔本上作增損點竄→⑤抄成室生寺本(今本)。

在③佚名者對②原本《日本目》作略鈔之際,他在未作删略的類目前注明原本部數、卷數以及"如本",在作了删略的類目前則注明原本部數、卷數以及"私略之"。這是室生寺本的祖本的重要體例之一。後人如果妄補"冷泉院"藏書,應該發生在第④階段。

今本標注"冷泉院"的,如上述,凡十三部,其中七部集中在經部易家。易家注曰:"百七

① 以上所引三史,皆據吉川弘文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

十七，如本。”今室生寺本也正是一百七十七卷。這説明，③佚名者對②原本經部易家未作删略；④佚名“好事者”對③略鈔本也未作增損，標注“冷泉院”的七部著録書，既見於②藤原佐世的原本，也見於③佚名的略鈔本，絶不是④佚名“好事者”所補；④佚名“好事者”所為，不是“增損”而是“點竄”：把“冷然院”改竄成了“冷泉院”。

最後，簡單地歸納一下。

藤原佐世在編撰《見在目》時，其依據不僅是“見在（現存）”目睹的圖書，還有一些目録，皇室藏書目録《冷然院録》就是其中之一。在據《冷然院録》著録的圖書的條目後，他注明《冷然院録》，或省略為《冷然院》。天曆八年，“冷然院”改名“冷泉院”。之後，两院之名在史籍中多混用；“冷泉院”之名可以出現在天曆八年前成書的史籍裏。在天曆八年以後抄成的一部《見在目》中，不僅把一部分“冷然院”妄改為“冷泉院”，而且幾乎略汰了史、子、集三部所有的“冷然院”，已非佐世之舊。室生寺本出自此本，遂留疑滯於今也。

解決此疑，實賴“《御删定禮記月令》”條的附注：《冷然院録》。一個“録”字，可謂一字千金。前賢發明在前，一語道破，今用廣發揮，演繹“研究”，期於浹洽，是邪非邪，盼方家批評。

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之系統[1]

中安真理

平安時期學者藤原佐世(847—897)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卷),其傳本,以室生寺(真言宗古刹,創建於八世紀末,在日本國奈良縣宇陀市)舊藏鈔本一册(今藏宫内廳書陵部,藏書號:503—160〔舊・特40〕)為最早[2]。此本習稱"室生寺本",蓋鈔寫於平安末期至鎌倉初期,至江户後期方重現天壤。其後,室生寺本之傳鈔本甚多[3],鈔寫年代均在江户後期以後。僅據《國書總目録(補訂版)》[4]、《古典籍總合目録》就有20種以上[5]。筆者試對傳鈔本作了也許是網羅式的調查,得知今存傳鈔本總數為40種,根據鈔本的脱文狀況,梳理清了諸傳鈔本的系統。本文旨在介紹説明今存各種室生寺本傳鈔本的情況,并探討其所屬系統及價值。同時,試論日本江户時期文化年間(1804—1817)以後室生寺本舊藏者之變遷。

一、室生寺本舊藏者之變遷

室生寺本流出巷間的具體時期及經緯不明,然因國學家橋本經亮(1755—1805)在他的《梅窓筆記》卷二中的記述而漸為人知。《梅窓筆記》,於經亮歿後翌年、即文化三年(1806),由京都書肆竹苞樓(鶴鶉〔錢屋〕惣四郎)刊行。文曰:"有'大和室生寺'印,古本粘葉一册。於書肆買得,觀之,當是五六百年前古本。……乃希代之書。"[6]當時,室生寺本藏在竹苞樓一事,亦見伊澤蘭軒《長崎紀行》[7],可知經亮所説"書肆"即竹苞樓。

或曰,室生寺本歸竹苞樓以前,嘗收藏於美濃大津文庫,其説是否可信,不得而知(參看

---

① 本稿曾發表在《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8集(日本中國學會,2006.10),題《傳鈔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の系統について》,此次收録進本書《研究篇》之前,作者對原文略作修訂。又,《資料篇》收有《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一文,收載室生寺本傳鈔本的序跋、題識,為避免重複,本文略去部分題識。

② 室生寺收藏此本的經緯,參看猪熊兼繁《佐世撰〈見在書目録〉と室生の問題》(《史迹と美術》第33輯之5,第335號,1963)。

③ 參看狩野直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就いて》(《藝文》第1年第1號,京都文學界,1910。後收入《支那學文藪》,みすず書房,1973),山田孝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和田英松《日本見在書目録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41編第9號,1930。後收入《國史説苑》,明治書院,1942)、太田晶二郎《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羣書解題》第20,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61。後收入《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4册,吉川弘文館,1992)等。

④ 第6卷,岩波書店,1990。

⑤ 第2卷,岩波書店,1990。

⑥ 《日本隨筆大成》第3期第5卷,第355—356頁(吉川弘文館,1995年新装版)。

⑦ 森鷗外《伊澤蘭軒》75頁(《鷗外全集》第17卷,岩波書店,1973)。森引伊澤蘭軒《長崎紀行》文化三年六月六日條,記載了訪問竹苞樓的情況,謂"又聞有《日本國現在書目》一書"。參看《伊澤蘭軒全集》七(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8)影印蘭軒手稿本《長崎紀行》。

下述 AⅢ－③)。此文庫不詳(也許是名古屋真福寺"大須(洲)文庫"[①])。

其後,竹苞樓藏本歸江户後期考證學者狩谷棭齋(1775－1835)[②]。關於狩谷入手的時間,今静嘉堂文庫藏狩谷棭齋手校本(AⅠ－②)識語曰:"文政元年九月五日一讀畢。"然以手校本與室生寺本比校,既有補寫脱文的痕跡,還有文字誤脱,如果此本是室生寺本臨模本[③],不應該存在這些情況。所以,棭齋收藏室生寺本當在識語所説的文政元年九月五日以後。又,有資料證明,文政九年(1826)五月二十一日,室生寺本在棭齋手中[④],故可確定狩谷是在文政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以前入手的。據記載,之前棭齋多次西遊,此書乃西遊時所得[⑤]。考文政元年至九年間,二年(1819)、四年(1821)他曾两次西遊[⑥],購得此本蓋其中一次。舊帝國圖書館司書中根肅治(1847－1921)《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以下略稱《目録攷》)B－⑧曰[⑦]:"略記棭齋得此目録顛末之傳説。文政年間,狩谷棭齋遊西京際,一日,書估携種種書籍來。其中偶有屬豫望之之《日本現在書目録》,有室生寺印。棭齋心中大喜,問其價。答六十匁。此頃古本一册金壱两,甚不廉。棭齋如書店開價買下。其後,聽説此書自室生寺流出,輾轉於各書舖,終未能以書估開價成交。當時,聞棭齋上京,某和學者欲試棭齋學力,遂使書估出以異常高價,不料棭齋立即買下。此學者對棭齋鑑識力大為震驚,以致為棭齋博學之名嘖嘖然云。"

於是,室生寺本歸棭齋所有。棭齋是粮食批發商津輕屋的第十二代店主,歷代津輕屋則是弘前藩在江户的粮食倉庫。天保年間,津輕屋因凍災,經營困難,遂變賣家産、土地以維持營業。棭齋所蒐集的古書亦在他死後,天保八年、九年間賣出[⑧]。據中根肅治《目録攷》,或許就是在這段時間裏,他的兒子懷之把室生寺本贈給了弘前藩主津輕公[⑨]:"狩谷氏是津輕公的'御用達'(一種擁有特權的商人,可以出入藩主駐地進貨交易、調度資金),到懷之這一代,將上述目録贈呈給津輕公,津輕公隨即又贈給了當時的老中水野公。之後,久未出世。明治初年,水野公出售藏書,此目録也在其中。森養竹(原注:立之)購入私藏并作校異附跋文。"

---

①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よ8](參看本文 B－⑧)原封面襯頁朱筆識語(識語大半用朱墨影蓋,其中大部分文字又劃朱色細線意示删除)曰:"□齋翁舊藏《遊仙窟》卷□ニ古'大須室生寺本'トアリ、□□寫シ誤ニアラスカナホ考フベシ。"(譯文:"〔棭〕齋舊藏的《遊仙窟》卷□,寫着'大須室生寺本'。□□,當是抄寫的誤字。")審慎起見,查閱了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狩谷棭齋手校本《遊仙窟》[外丙 172],這段識語未能確認。

② 梅谷文夫《狩谷棭齋》第 170 頁(吉川弘文館,1994)。

③ 静嘉堂文庫《書誌學者自筆本目録(抄)》(《書誌學》第 4 卷第 4 號,第 55 頁,日本書誌學會,1935)、川瀨一馬《静嘉堂藏棭齋自筆本解説》(《書誌學》第 4 卷第 6 號,第 48 頁,日本書誌學會,1935)、梅谷文夫《狩谷棭齋》第 170－171 頁等,乃臨模室生寺本。

④ 梅谷文夫《狩谷棭齋》第 170 頁(吉川弘文館,1994)。

⑤ 其中一例,森銑三《棭翁雜記》(《書誌學》第 4 卷第 6 號,日本書誌學會,1935)引用。國學家西田直養(1793－1865)《筱舍漫筆》"本朝見在書目録"條曰:"題《本朝見在書目録》書一册,借自屋代翁。據説是書乃先年望之上京時所得。"

⑥ 參看梅谷文夫《狩谷棭齋》書末略年譜(吉川弘文館,1994)。

⑦ 參看《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⑧ 梅谷文夫《狩谷棭齋》第 267－268 頁(吉川弘文館,1994)。

⑨ 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第 56－60 頁,小宫山書店,1956)據《筱舍漫筆》記載,列室生寺本收藏者,棭齋之次,有屋代弘賢。

之後，津輕公又獻給了老中（江户幕府時期，總理幕政的高級官員）水野忠邦（1794—1851）。明治初年，水野家藏書流出，其中即有室生寺本。文獻學家中醫森立之（1807—1885）求而得之。

從森立之明治二年（1869）春的識語可見其入手經緯①："《見在書目》一册，其原本為鳥子紙胡蝶裝，册皮正面有室生寺三字，則為當寺舊藏可知也。此書文政年間狩谷棭齋遊西京之日所百計而購得，實是天下無二之寶典。棭齋没後，以善賈轉移。經朱門諸家之藏，不出人間已三十年。余也自少從翁而讀《爾雅》、《説文》及《本草》諸書，今此書終入我庫中，固非偶然，則子孫宜永保藏之耳。明治己巳春日，枳園森立之書於西薇福山城東醫者坊之長聳松下寓居。"

然而，森立之又因某種原因，曾一度出手。其子森約之（1835—1871）編有《開萬册府藏書目録》一卷，親筆稿本今藏杏雨書屋[研 865]。此目於明治四年（1871）六月二十七日開始編撰，當是森家藏書目録。其中不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故森立之出手室生寺本當在明治二年（1869）春書寫上述識語以後、明治四年六月以前。

其後，室生寺本再次重歸立之所有。青山文庫本（AⅣ—⑦）有森立之明治十二年（1879）十二月識語，與明治二年識語的内容大致相同（參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據明治十三年（1880）春識語，此年森立之把室生寺本贈給了高木壽穎。同年五月，高木獻給了東京博物館。收納此本的桐木内函蓋上有森立之之識語，曰："此書狩谷棭齋翁在西京所得。翁捐舍以來，已四十餘年。此際，一時入我庫中，又出，經諸家之藏而再復歸我手，蓋顯晦有時，非人之所能為也。一日，訪高木法古齋，語以及於此矣。遂將有以天下無二之物，出於世而共同其樂之舉。余深感其意，先以此書為天下無二，割愛而贈焉。乃欲不以一人之所樂為樂，而與天下同樂之。微志在於斯耳。明治庚辰春日，七十四翁森立之。"

也就是説，森立之於明治二年（1868）春入手此本，明治四年（1871）六月以前一度出手；明治十二年（1879）十二月左右再次入手。

二、傳鈔本的系統

如上述，狩谷棭齋得到室生寺本雖在文政二年或四年左右，但據下述記載，在此之前，

① 參看山田孝雄《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解題》（《狩谷棭齋全集》第7《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8）。其後，《解題》稍加潤飾，收入《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棭齋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與《隋志》、《唐志》對校，并在著録書各條旁標注有無，森立之將其附注移録到塙忠寶編《續羣書類從》本上，又加識語區别日本傳本與西土傳本（此本濱野知三郎舊藏，今藏慶應義塾大學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ハ09—1b—28—1]）。識語又説："皇國所傳李唐之遺卷，亦為不尠矣，皆是《見在書目》中所録者也。其在於今日者，雖闕卷斷紙，於書名上直以朱筆為團圈（●）以表之，其在於彼而不傳於此者，以朱筆為圓輪（○）以别之，其無朱記者皆為逸書也。立之又書。嘉永壬子五月三日塙氏所贈，翌四日一読過，源立之。"塙氏嘗於嘉永五年（1852）贈《續羣書類從》本給森氏。接着是明治十七年（1884）識語："棭齋嘗令人精摸《見在書目》，因自就隋、唐二《志》校之，《隋》用藍筆，《唐》用朱筆，隋唐二《志》不載者，上頭施圓圈子以為之别。今一々於此書字傍寫之。余亦比校二《志》，以補其遺漏云。甲申夏日，七十八翁森浴仙。"（識語影印件見《斯道文庫貴重書蒐選圖録解題》第65頁。）

有脱文的模寫本已在世上流傳。

國學家伴信友(1773—1846)嘗看到上面提及的《梅窓筆記》的記載,他百計所得的模寫本即屬此類。他讓其子信近抄寫,在文化十三年(1816)十二月的識語中,指出了其中的誤脱。其後,他又看到了没有脱文的"真古本",并以两本相校,寫下了天保二年(1831)五月八日的識語(AⅠ—①)[①]。他説的"真古本",是室生寺本原本還是没有脱葉的傳抄本,不詳,然他在天保二年的追記中寫道:"日前得以看到其真古本……又第七葉左側鈐有'大和室生寺'之印。"如其説可信,則信友很可能嘗設法看到了當時在椧齋手頭的室生寺本。

又,國學家岡本保孝(1797—1878)也在他的《難波江》中寫道:"在椧齋購得前,京都某書店曾抄傳,還傳抄至江户,然有脱文。據此抄本再次抄傳并持有者,當據今刊本補入。"[②]

綜上所述,室生寺本歸椧齋所有之前,嘗流傳據竹苞樓藏本所抄之傳鈔本,脱文也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據國會圖書館龜田文庫本(AⅣ—⑤)天保六年(1835)識語,椧齋嘗花銀子二十两買室生寺本寫本十部,這説明即使進入天保年間或許依然有數種寫本流布。

各種傳鈔本均以室生寺本為祖本,調查結果顯示可分為两大類:一類以有脱文的模寫本為底本(A類),一類則以没有脱文的模寫本為底本(B類)。A類最早的是文化十三年(1816)伴信友校藏本(AⅠ—①),B類最早的是文政十一年(1828)阪本龍門文庫本(B—①),故知A類出現早於B類。這證明有脱文的模寫本流布在前。A類中,其脱文、錯簡又各不相同,據其差異,尚可作如下二級分類:

系統	脱文部分(葉數指相當於室生寺本的葉數,條目據原本)
AⅠ類	第3葉背面至第4葉正面、第9葉背面至第10葉正面
AⅡ類	第3葉背面至第4葉正面、第9葉背面至第10葉正面 第15葉正面
AⅢ類	第3葉背面至第4葉正面、第9葉背面至第10葉正面 第33葉正面1行後半"三開三卷　々々圖一　海島二" 2行末尾"術六　夏侯" 第36葉背面3行末尾"明鏡要經一"
AⅣ類	第3葉背面—第4葉正面、第9葉背面—第10葉正面 第34葉正面1行後半"々々精""一""々々卦" 2行中部"書二" 3行後半"寶釼鏡卞法一" 4行後半"五姓宅撓一　合々々々" 5行末尾"々々經二" 6行末尾"法四卷　々々式一" 第35葉背面6行開頭"京房雜占一" 第43葉與第44葉前後錯簡

① 參看《資料篇·室生寺本流傳有關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

②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藤原佐世履歷)》(《難波江》卷之四下,《日本随筆大成》第2期第21卷,第357頁,吉川弘文館,1995年新裝版。)

據上所列，A 類 4 種有着共同的脱文，脱文在室生寺本第 3 葉背面至第 4 葉正面、第 9 葉背面至第 10 葉正面，這是在書肆抄成的模寫本的特徵。此外，A 類還具有幾乎是共同的誤脱。

又，查檢各本卷末，各類均具有明顯的特徵。AⅠ・AⅡ・AⅣ類本文末尾以“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來數卷”一語結束，闕今本卷末“（大宋平王宛）〔太宗平王世充〕”至“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卷”以及“七緯”两段附加文字（全文及考釋參看《考證篇》。以下簡稱這两段文字為“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AⅢ類，在本文末尾後，抄有《大日本史》卷二一五《藤原佐世傳》。另一方面，B 類在本文末接着轉抄了“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與室生寺本相同。

兹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簡易分類表》以明 A 類、B 類的脱文・錯簡以及卷末文字之特徵，至於其具體内容及各本收藏者詳見文末《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分類表》。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簡易分類表

類別	脱文・錯簡以及卷末文字之特徵	A 類（有脱文）				B 類（無脱文）
		AⅠ	AⅡ	AⅢ	AⅣ	
脱文	第 3 葉背面至第 4 葉正面、第 9 葉背面至第 10 葉正面	○	○	○	○	
	第 15 葉正面		○			
	第 33 葉正面（1 行後半・2 行末尾）			○		
	第 34 葉正面（1 行後半・2 行中部・3 行後半・4 行後半・5 行末尾・6 行末尾）				○	
	第 35 葉背面（6 行開頭）				○	
	第 36 葉背面（3 行末）	※1		○		
錯簡	第 43 葉與第 44 葉				○	
卷末	“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來數卷”	○	○		○	
	“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來數卷”＋《大日本史・藤原佐世傳》			○		
	“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來數卷”＋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					○

注　※1　AⅠ類共 11 種，其中僅 3 種有此脱文。
　　※2　葉数據室生寺本。略去“其他”類之三種，詳見《傳鈔本之系統》及文末所附《室生寺本傳抄本分類表》

三、今存傳鈔本的樣式

傳鈔本的祖本室生寺本樣式如下：縱 28.2cm、横 17.0cm。粘葉裝。用紙是楮與雁皮的混合紙。扉頁用紙與本文同。本文凡 46 葉。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本文一面六行。白界(押界)，界高 24.3cm、界幅 2.5cm。第 1 葉内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其下有“森氏開萬册府之記”(森立之)陽刻方形朱印。其下有一處方形朱印削去痕跡，縱約 3.5cm、横約 2.0cm。其左另有一印記削去痕跡，縱約 7cm、横約 3cm。第 7 葉背面第 1 行目下，有“大和室生寺”印(無郭，或是朱印)。第 18 葉正面第 4 行下有“森氏”(森立之)陽刻方形朱印。其下，有一方形朱印削去痕跡，縱約 3.5cm、横約 2.0cm。第 46 葉背面第 4 行下，又有一印記削去痕跡，縱約 9cm、横約 4cm。同葉尾題“本朝見在書目録”，下方有“椧齋”(狩谷椧齋)陽刻圓形朱印。背面封底襯頁寫有“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在其空白處，有“高木壽穎藏書之記”(高木壽穎)陽刻方形朱印(值得注意的是，此印記與第 1 葉、第 18 葉削去的方形朱印痕跡相似)。

以下介紹今存傳鈔本的樣式，并作考釋。

凡例

一、標明藏書機構，[　]内所記是各藏書機構的整理、函架、索書號。

一、各本册數均為一册。

一、外題指墨書外題，若附有題簽則標(簽)。

一、尺寸是縱×横，單位 cm。

一、一頁行數及一行字數，以室生寺本(一面六行)為準。若有異同，則加説明。

A 類　有脱文

AⅠ類　11 種

AⅠ—①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甲本。[4—21・ハ・4(第 6 帙第 45 册)]。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有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

〔尺寸・葉數〕27.2×19.3。54 葉。

〔識語等〕參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案：此本乃伴信友校藏書。脱文可能用室生寺本臨補，并挖補了訂正誤字，添加了少量朱筆附注。

AⅠ—②　静嘉堂文庫藏甲本。[104 函 12 架竹]。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9.2×22.5。49 葉。

〔印記〕“竹添光鴻之章”、“井々竹添氏之圖章”(漢學家、外交官竹添井々，1842—

1917)、"松方文庫"(薩摩藩士、内閣總理大臣松方正義,1835—1924)。

〔識語等〕"文政元年(1818)九月五日一讀畢。"

案:此本乃狩谷棭齋手校本。與卷頭、卷末及本文行間附注對校,以上識語亦出棭齋。值得注意的是,第2葉與第3葉之間、第7葉與第8葉之間,各追加"三上"、"七下"與後一葉連接。除A類共有的以室生寺本與追加部分本文内容相對照,可知追加部分相當於室生寺本第3葉背面至第4葉正面、第9葉背面至第10葉正面。這部分A類均脱,故予補寫,所以知道棭齋最初入手的是有脱文的鈔本。又,此本誤脱外,尚脱相當於室生寺本第19葉背面1行末尾"神仙傳廿卷"。識語之後,轉鈔了"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與《大日本史·佐世傳》。

AⅠ—③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甲本。[134—249]。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簽)。

〔尺寸·葉數〕23.3×16.6。40葉。

〔行數·用紙〕"乾乾堂藏"墨格紙(單邊有界十行),書寫在上下二、三段間。

〔識語等〕"此書前田夏蔭所藏也。夏蔭謂,佐世者,宇多帝時人,距今九百有餘歲,與菅公同時。又謂,此書目傳在於京師某處,秘而不出,貪緣寫得數通。其章按,書目似多誤字,想轉寫訛耳,今依舊本不敢改,如其可疑則俟他日考。文政辛巳四月十有六日記。"

案:此本是國會圖書館所藏两種之一。識語撰於文政四年(1821)。非模寫本,本文一頁十行、分上下二段配列。蓋據與狩谷棭齋交往的幕臣、國學家前田夏蔭(1793—1864)藏本轉抄。

AⅠ—④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市村文庫藏本。[025—IW—3]。

〔外題〕本朝見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7.2×18.7。47葉。

〔識語等〕"天保九年(1838)三月二十二日書寫畢/花押"。

案:此本乃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市村瓚次郎(1864—1947)舊藏。卷末選抄《三代實録》、《日次記》、《江談抄》、《本朝續文粹》等有關藤原佐世的記載。花押未詳。

AⅠ—⑤ 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醫學分館藏本。[ニ—20]。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32.5×21.0。52葉。

案:卷末選抄同市村文庫本(AⅠ—④),稍有異同[①],蓋两本同出一本。與市村文庫本不同者,一是脱文部分,一是"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録自《古逸叢書》本,用另筆補寫。

---

① 例如,市村文庫本第41葉正面第3行脱"董暹注"、第4行脱"巢元方撰"、第5行脱"陶隱居撰"、第6行脱"沙門菩提造",等,九州大學本則不脱。

AⅠ－⑥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藏本。[019－イ11]。
〔外題〕不明。原題簽有剝離痕跡。
〔尺寸・葉數〕26.8×19.5。44葉。
〔印記〕“户澤文庫”(新莊藩主户澤正令,1813－1843)、“紅梅文庫”(藏書家前田善子)。

AⅠ－⑦宫内廳書陵部藏甲本。[102－143]。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6.9×18.8。46葉。
〔印記〕“温故堂文庫”。
案:此本乃《續羣書類從》編者塙保己一(1746－1821)舊藏。

AⅠ－⑧　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甲本。[イ050－1230]。
〔外題〕本朝見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7.0×19.3。44葉。

AⅠ－⑨　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渡部文庫藏本。[A10－1033]。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7.1×18.9。44葉。
〔印記〕“渡部文庫珍藏書印”。
案:此本乃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講師渡部信(1884－1973)舊藏,大正十三年(1924)二月二十日寄贈。

AⅠ－⑩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甲本。[014－16]。
〔外題〕大日本國見書目表(簽),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
〔尺寸・葉數〕26.9×19.2。53葉。
〔印記〕“紀伊國德川氏圖書記”(和歌山藩德川家)、“初代豐田文三郎氏遺書”。
案:豐田文三郎(1853－1896)乃大阪的政治家。蓋據伴信友校藏本(AⅠ－①)鈔寫。

AⅠ－⑪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本。[3005－1]。
〔外題〕無封面,失題。
〔尺寸・葉數〕32.0×21.1(書寫用紙)。47葉。
案:經改裝,貼付於比用紙大的襯紙。脱文部分據《古逸叢書》本用另筆補抄。

AⅡ類　2種

AⅡ－①　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本。[218－0134]。

〔外題〕本朝見在書目。

〔尺寸・葉數〕32.9×22.3。44葉。

〔印記〕"林氏藏書"、"昌平坂學問所"、"淺草文庫"。

案:此本乃林家舊藏。林家始於林羅山(1583—1657),一門相繼為儒官。其孫鳳岡在江户幕府時任大學頭(大學寮長官,國子祭酒),之後歷代世襲。林羅山創設家塾弘文館,即後來昌平坂學問所。寛政九年(1797),昌平坂學問所歸幕府直轄之際,林家第八代漢學家林述齋(1768—1841)在其家藏書上捺"林氏藏書"之印,移交學問所。本書若抄寫於寛政九年以前,則在刊行橋本經亮《梅窓筆記》之前;《梅窓筆記》使世人得知有室生寺本存世。"林氏藏書"之印,原則上寛政九年以後不用,然亦有極少當初漏押之後補押者,文化十五年(1818)刊本《海録砕事》即是,可謂最遲捺有此印之例[①],此本或亦有同樣的可能性。

AⅡ—② 《日本書目大成》第1卷影印本所用底本。(汲古書院,1979)

〔外題〕見在書目。

〔行數〕一面九行(除補寫部分)。

〔印記〕"竹添氏書庫"(竹添井々)。

〔識語等〕同青山文庫本AⅣ—⑦。

案:此本出自青山文庫本(AⅣ—⑦)[②],然補抄了室生寺本第3葉背面至第4葉正面、第9葉背面至第10葉正面以及第15葉正面之脱文,故知是用AⅡ類(或許是AⅡ—①)的鈔本與青山文庫本相校,移録了其附注及卷末識語。其中,土佐藩士、宫内大臣田中光顯(1843—1939)的識語提及明治二十三年(1890)四月二日購得《禮記子本疏義》零本一事。青山文庫本曰:"是書(零本)後寄藏早稲田大學。光顯再識。"此追記不見《書目大成》本。两本相校,蓋在購得零本以後、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月十四日寄贈早大以前[③]。

AⅢ類 9種

AⅢ—①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乙本。[10—01・イ・3(第5帙第50册)]。

〔外題〕國朝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6.9×19.2。45葉。

案:此本乃漢學家岩垣龍溪(1741—1808)與其養子漢學家岩垣東園(1774—1849)舊藏。

AⅢ—②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丙本。[4—49・ニ・3]。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

---

① 《改訂增補内閣文庫藏書印譜》第12頁(國立公文書館,1981)。

② 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日本書目大成》第一卷《解題》(汲古書院,1979)。

③ 市島春城《春城日誌》(明治三十八年第七月後)十月十四日條(早稲田大學圖書館藏[イ4—1919—543])。這些記載,承蒙早稲田大學圖書館調查役松下真也示教。

〔尺寸・葉數〕27.0×18.7。46 葉。

〔印記〕“百々復太郎寄贈”。

〔識語等〕“寺町錢宗藏本/羣書類從本(原注:臨大和國室生寺藏本云)/右二件校本目”

案:據《和漢書分類目録第一》(京都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此本乃中醫百々綯(? —1878)校本。封面襯頁、本文行間,有朱筆校語。脱文用附箋、朱筆後補。百々復太郎,百々綯第五子,明治時期曾奉職京都療病院①。

AⅢ—③　西尾市岩瀨文庫藏本。[10—94]。

〔外題〕日本國現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6.9×19.0。54 葉。

〔印記〕“錫□(此字難以辨認,疑是‘定’)”。

〔識語等〕“右《見在書目》一卷。嘉永四年辛亥(1851)正月,以鳩窗百百氏臨寫之本再摸寫焉。榕室山本錫夫/(此段文字間加入本文校正)/右《見在書目》,原係美濃大津文庫藏本,有故落於書賈之手。狩谷棭齋(原注:津輕屋三右衛門)偶遊京師,購而東歸。有惜世少傳本者,臨寫以傳。鳩窗氏介書賈文盛堂再臨藏焉。鳩窗氏之所校正,就字傍朱書。今以鳩窗氏之本臨摸别輯。所校正間,亦加臆見,以附卷末。榕室山本錫夫又識。”

案:山本錫夫(1809—1864),《本草》研究家。百々綯介書肆文盛堂得臨寫本,山本錫夫據以臨模。即其底本乃AⅢ—②。百々氏朱筆校語集中於卷末。

AⅢ—④　大和文華館鈴鹿文庫藏本。[0—2975]。

〔外題〕本朝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47 葉(據複製本)。

〔印記〕“尚褧舍藏”。

案:此本乃國學家鈴鹿連胤(1795—1871)舊藏。轉抄《續羣書類從》本識語於附箋②,貼付本文之後。

AⅢ—⑤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本。[と8659]。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7.0×18.8。46 葉。

〔印記〕“月の屋”、“德川宗敬氏寄贈”。

案:“月の屋”乃國學家横山由清(1826—1879)藏書印。德川宗敬(1897—1989),政治家、林學家。

---

① 佐和隆研等編《京都大事典》第 668 頁下(淡交社,1984)。

② 參看《資料篇・室生寺本流傳有關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

AⅢ－⑥宮内廳書陵部藏乙本。[101－101]。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7.2×19.9。47葉。

〔印記〕“勢多藏書”、“久邇宮文庫”。

〔識語等〕“安政七年庚申季春上浣,以或本摹寫校訂畢。/律學博士中原章甫。”

案:勢多章甫(1830－1894),京都明法家,安政五年(1858)為明法博士。安政七年(1860)三月上旬,校畢此書。脱文用另本補寫,加朱筆校語。勢多章甫,本姓中原,維新後供職於宮内省支廳。又,“久邇宮”之稱號,明治八年(1875)賜伏見宮邦家親王第四王子朝彦親王,“久邇宮文庫”印乃其家藏書印。

AⅢ－⑦　茨城大學附屬圖書館菅文庫藏本。[1－1－14]。

〔外題〕日本國現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6.9×18.4。46葉。

案:此本乃水户藩士、國學家菅政友(1824－1897)舊藏。封面、封底之環襯,有黑印削去痕跡,縱約5cm,横約3cm。

AⅢ－⑧　神宮文庫藏本。[11門182號]。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7.1×18.8。46葉。

〔印記〕“阿波歧曾能藏書”、“林崎文庫”。

案:“阿波歧曾能藏書”乃大津立嘉藏書印。大津立嘉,不詳。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有日本慶長年間刊本何晏集解《論語》亦鈐有“阿波歧曾能藏書”印記,署名“江州大津立嘉”(《展觀目録》第95號)。林崎文庫,乃伊勢神宮文庫前身之一。

AⅢ－⑨宮内廳書陵部藏丙本。[102－155]。

〔外題〕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6.9×18.5。46葉。

〔印記〕“諸陵寮圖書記”。

案:“諸陵寮圖書記”乃宮内省諸陵寮藏書印。

AⅣ類　7種

AⅣ－①　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乙本。[イ050－50]。

〔外題〕日本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6.7×19.1。44葉。

〔印記〕“岸本家藏書”、“那珂”。

案:此本歷藏國學家岸本由豆流(1788－1846)、歷史學家那珂通世(1851－1908)。下

記青山文庫本(AⅣ－②)之底本,文化十三年(1816)十一月以前歸岸本由豆流所藏。

AⅣ－②　佐川町立青山文庫藏甲本。[012－23－S]。

〔外題〕本朝現在書目。

〔尺寸・葉數〕27.3×19.5。45葉。

〔印記〕"青山"(田中光顯)、"大正拾五年(1926)寄藏於青山文庫田中光顯"。

〔識語等〕"文化丙子仲冬(騰)〔謄〕寫,散漁/原本椿園藏書。"其次引橋經亮《梅窓筆記》卷下有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記述。次頁識語曰:"右,經亮乃京都梅宫神主,人云橋本肥後也。文化初,此書目為世所知,近時有四五本傳來江户。予亦借岸本藏書模寫也。誠如梅窗所云,實希代珍書。可見貞觀中文學之盛也。考覆《和名抄》(《和名類聚抄》)引書,撿勘《隋》、《唐志》,總不得解,頗為困惑。一披此書目,欻忽釋然,考覆得解。此書先於《唐書》,多載彼此佚亡之書目。佐世事亦見《三代實録》。丙子仲冬十六日再記。"

案:此本據岸本由豆流藏本(當即AⅣ－①)於文化十三年(1816)十一月模寫。據識語,可知當時有傳鈔本數本傳入江户。封背有"島田蕃根藏本"墨書,乃佛教學家島田蕃根(1827－1907)、田中光顯舊藏。

AⅣ－③　静嘉堂文庫藏乙本。[79函59架富]。

〔外題〕本朝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7.2×18.5。44葉。

〔印記〕"慶元堂"、"青柳館文庫"。

案:此本與《足利學校藏書考》、《諸子辨并序》合為一册,全書凡91葉。歷藏書肆慶元堂(店主松澤老泉,1769－1822)、儒者青柳文藏(1761－1839)。

AⅣ－④　高野山大學圖書館三寶院文庫藏本。[011－3－4]。

〔外題〕日本現在書目。

〔尺寸・葉數〕27.2×20.0。46葉。

〔印記〕"隨心院"。

〔識語等〕"無量壽院　花押(得仁)"

案:印記乃高野山隨心院藏書印。僧得仁(1771－1843)所藏,蓋在得仁為無量壽院門主文政九年(1826)十一月以後。

AⅣ－⑤　國立國會圖書館龜田文庫藏乙本。[025.22－N685－H]。

〔外題〕現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7.0×19.3。47葉。

〔印記〕"今井氏記"、"龜田藏書"、"貯春樓"。

〔識語等〕“天保六年乙未二月從仁井田源一郎長羣藏本影抄”、“天保乙未二月廿日今井良恭謹校”。两段識語詳《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京人某氏,一日過市。有蠋工剪裁書册者,奇而撿之,即此書也。出囊錢數十以貿焉。繕寫珍什,不敢示之人。江户人津輕屋三右衛門(案:即狩谷棭齋)者,好古之士也,遥聞之而請見,不許,固請,彼即云,若贈以二十金,則與寫本十通。三右即與同志相議,醵金以得之云。近日,(雄)〔雉〕岡仁井田氏得之高野山某院。予請而見之,繕録一通,以藏篋笥。凡誤字錯簡至字數多少,筆畫詳略,皆亦不校改,以從舊本。又朱書其傍,以便覽觀。考高田與清《擁書漫筆》載此書之事,今抄録於左。《擁書漫筆》四卷云《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案:“今井氏記”,乃漢學家今井良恭(1814—1838)藏書印。“龜田藏書”、“貯春樓”,皆是國語學家龜田次郎(1876—1944)藏書印。此本乃今井良恭據漢學家仁井田長羣(1799—1859)藏本抄寫,天保六年(1835)二月二十日校畢。錯簡部分,朱筆書“葉原本入惣集家,今改編”,予以復原。識語分别寫在首葉(和文)及末葉(漢文),寫字面朝内摺,首葉上下倒綴。上引和、漢文識語大致相同;漢文似是初稿。

據識語,可知“高野山僧”在江户所抄本為長羣所得。可以不妨想像,當時長羣與其父好古同編《紀伊續風土記》,與高野山寺院有交往。上述三寶院本(AⅣ—④),今存,“高野山某院”蓋指無量壽院、“高野山僧”指門主得仁。龜田文庫本抄於天保六年,此前,得仁於文政十年(1827)、天保五年(1834)两次江户勤務[①],這亦可作印證。

AⅣ—⑥ 神宫文庫藏本。[11門3408號]。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7.6×19.7。46葉。

〔印記〕“布久武良”。

〔識語等〕“狩谷棭齋云,此書繼《(隋)〔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後,早於《唐書・藝文志》,欲考索古書者當加校訂以置座右。”“右《本朝見在書目録》一卷,借足代弘訓神主之本,如本書摸寫焉。天保十五年三月廿四日,度會履正。”

案:此本乃度會郡出身、畫家福村履正(1818—1868)天保十五年(1844)據外宫神官、國學家足代弘訓(1784—1856)藏本模寫。印記“布久武良”不詳,或是福村履正藏書印。

AⅣ—⑦ 佐川町立青山文庫藏乙本。[012—24—S]。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8.9×20.8。50葉。

〔印記〕“青山”。

---

① 水原堯榮《江户幕末の高野山に於ける華嚴宗學者學靈上綱》(《密教研究》第11號,高野山大學密教研究會,1923)。

〔識語等〕“明治廿三年四月二日，余在東京小石川區關口芭蕉菴。南村島田蕃根翁，雨中衝敲草菴，自懷中出示一卷古書。熟視之，此書目中所載乃《(周禮)〔禮記〕喪服小記子本義疏》。雖卷首斷滅，讀到卷末，則知其卷第五十九著録零本。卷末捺内家私印朱章，蓋唐人，若是奈良朝以前古寫本，蒙鬼神呵護，今日以存。驚喜之餘，抛重資購得，永寶藏云。警視總監陸軍大將從三位勳二等子爵田中光顯誌。”(案：此段朱筆。“義疏”二字後用墨書訂正為“疏義”)“是書後寄藏早稻田大學。光顯再識。”“以數本參校。新井政毅。”“是書乃舊友新井政毅所贈余。森立之與余有一面之識。光顯珍藏。印(青山)。”

案：此本藏書家新井政毅(？－1902)贈予田中光顯。據異本補寫AⅣ類共有的脱文。據他本移寫森立之附注及卷末識語①。

又，青山文庫尚收藏《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附考(橅椈翁草本)》[012－25－S]。全3葉，模寫椈齋手校本(AⅠ－②)卷頭、卷末識語。據“明治廿三年十月十日新井政毅敬摹”、“是一册，新井政毅之書贈余。青山居士光顯識。”識語，田中所得是新井明治二十三年(1890)鈔本。新井氏尚於明治二十年十一月模寫《古逸叢書》本②。

B類　無脱文　8種

B－①　阪本龍門文庫藏本。[653]。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

〔尺寸・葉數〕27.4×19.8。49葉。

〔印記〕“竹屋藏書”、“三浦文庫”。

〔識語等〕“文政十一年季夏，令少外記職平書寫之。光棣。”

案：此本乃文政十一年(1828)六月京都公卿、精通職官制度的竹屋光棣讓少外記抄寫的。歷藏公卿竹屋光棣(1781－1837)、歷史學家三浦周行(1871－1931)。

B－②静嘉堂文庫藏丙本。[79函59架山]。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

〔尺寸・葉數〕27.2×18.6。48葉。封面墨書“阿波介以文秘本”。

案：此本乃國學家山田以文(1762－1835)舊藏。

B－③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乙本。[014－14]。

〔外題〕日本國見在外典書目録。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

〔尺寸・葉數〕26.9×19.3。48葉。

---

① 見於斯道文庫本，唯森立之識語提及“嘉永壬子五月三日塙氏所贈翌四日一読過源立之”一文未見。此外，還抄録本稿開頭提及的明治十二年的識語。

② 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書。[218－0131]。〔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簽)。〔尺寸・葉數〕33.4×22.4。52葉。〔印記〕“新井文庫”(新井政毅)(印記鈐在另外的小紙上貼附)。〔奥書等〕“此原書，據田安殿文庫藏本翻刻也。與室生寺本小異大同。此本亦是古寫。”“以數本參考。新井政毅校正。明治廿年十一月。”

〔印記〕“惜陰室藏書印”、“初代豐田文三郎氏遺書”。

〔識語等〕“右《外典書籍目録》一卷。以京城吉田豐前長吏君孝先生所藏古寫本，其男以孝君臨摹之而以賜余。深感厚意，藏之於家，不敢許別人窺之，況敢出窓外乎？弘化丙午五月朔。阪城山水小堂主人印(橘中節)印(士發)”

案：此本據吉田君孝藏本抄寫，舊藏橘中節。橘中節，生平事蹟不詳。東京都古書籍商業協同組合《東京古典會オークション(拍賣)目録》4《寫本類・風俗・諸藝》載有《年中行事皇太子拝觀圖》一卷，有弘化三年(1846)橘中節跋。豐田文三郎，明治時期政治家。附面墨書：“藤佐世朝臣奉勅撰。秘(原注：不許出於門外)。惜陰藏。”

B—④　多和神社多和文庫藏本。[2—1]。

〔外題〕本朝見在書目録(簽)。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

〔尺寸・葉數〕27.1×19.0。48葉。

〔印記〕“香木舍文庫”、“集古清玩”、“多和文庫”。

案：“香木舍文庫”、“集古清玩”、“多和文庫”，均是松岡調藏書印記。松岡調(1830—1904)，多和神社神主。歷任高松縣學校教授、金刀比羅宮禰宜等，勤於收藏典籍，明治十八年(1885)在多和神社設多和文庫。

B—⑤　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本。[2—19—54]。

〔外題〕日本國現在書目録(簽)。(扉頁題“日本現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7.0×18.1。49葉。

案：有附箋、朱筆附注訂補。

B—⑥　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圖書館恩賴堂文庫藏本。[1443]。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扉頁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7.1×20.4。32葉。

〔行數〕一面九行。

案：將室生寺本本文三頁縮寫為二頁。

B—⑦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丁本。[4—49・二・1]。

〔外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扉頁題“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

〔尺寸・葉數〕27.4×19.8。47葉。

B—⑧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戊本。[4—49・二・5]。

〔外題〕日本現在書目録(簽)。

〔尺寸・葉數〕26.5×19.0。44葉(第一册)。

案：此本有两册。第一册是國會圖書館藏本[よ8]的模寫本。[よ8]本，以《續羣書類

從》本為底，據他本移寫森立之附注及卷末識語[①]。有中根肅治藏書印。第二册則是中根肅治撰《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書名據内題)的傳鈔本；原本蓋已亡佚。

其他　3種

①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丙本。[イ050－1120]。

〔外題〕日本見在書目録(簽)。扉頁題"日本見在書目録"。

〔尺寸・葉數〕26.6×18.9。7葉。

〔印記〕"讀杜艸堂"。

〔識語等〕"文政紀元寅秋中浣/東房、鴨涯松浦子盈摸之。"

案："讀杜艸堂"，書肆名，店主寺田望南。識語書於文政元年(1818)。此本僅抄録"醫方家"(室生寺本第37葉背面至第41葉背面1行)。所據本屬A類鈔本。

②《古逸叢書》本(1884年刊行)所用底本。

〔印記〕"田安府芸臺印"。

〔識語等〕"丁丑五月九日寫竟。中島勝延。"

案："田安府芸臺印"乃田安德川家藏書印之一，此外，尚用"獻英樓圖書記"、"田藩文庫"印記。江户中期，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時，分立德川氏三支族，稱"御三卿"，在德川將軍家無後嗣之際，提供後繼人，其中之一即田安家。家祖宗武及其後嗣以藏書名識語"丁丑"，是文化十四年(1817)，抑明治十年(1877)，不詳。田安家藏書之擴充期，在寛政七年(1795)至文政五年(1822)間[②]，故似以文化十四年為宜。中島勝延，其人未詳，或許是田安家家臣。其誤脱與A類相同，當是早期鈔本。又，識語寫在本文末尾與"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之間，所以，或許是在屬於AⅠ類的鈔本上，補寫了脱文與"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

山田孝雄所撰《解題》，批評《古逸叢書》本是"極不忠於原本的惡書"[③]。確實，此本闕失一部分本文，清諱闕筆，然誤寫、遺落振假名、圈點等，多見於諸本，與其説《古逸叢書》本非善本，不如説這是某種程度傳鈔本共通的問題。此外，先於《古逸叢書》本，尚有《續羣書類從》本[④]。

③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本。[杏1497]。

〔外題〕日本現在書目(簽)(扉頁"日本國現在書目/室生寺")

〔尺寸・葉×數〕26.4×19.0。48葉。

---

① 見於斯道文庫本，此外，還抄録本稿開頭提及的明治十二年的識語。

② 參看松方冬子《田安家藏書の傳存について》(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田安德川家藏書と高乗勲文庫》，2003)。

③ 山田孝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謂第44葉與第45葉前後錯簡，查閲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A00－4006]、國會圖書館藏[082.2－Ko537R]《古逸叢書》本，未見錯簡。

④ 室生寺本的縮臨本。塙家舊藏本(AⅠ－⑦)有脱文，《續羣書類從》本没有。《續羣書類從》編者、國學家塙忠寶(1807－1862)、儒者安井息軒(1799－1876)的識語刻於卷末，參看《資料篇・室生寺本流傳有關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

〔印記〕“為可堂藏書記”。

案:“為可堂藏書記”,掛川藩醫、山本高明(生卒年未詳)印。僅脱第34、第35葉。蓋校勘時參校了屬於AⅣ類的寫本,改正脱文、錯簡之際,遺落了這两葉。卷末轉抄“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

上述諸本,可作以下歸納。

本稿介紹的傳鈔本抄於江户後期至明治後期,凡40種。其中,A類(有脱文者)29種,B類(無脱文者)8種,其他3種。A類占總數約四分之三。A類的脱文,既有相同者,亦有相異者,據其相異者,尚可分為AⅠ至AⅣ四個系統。始於京都書肆竹苞樓最初的AⅠ類傳鈔本的脱文,為後來諸本所承繼,隨着年代的變遷,因蟲蝕等原因,以致闕損某些細部,故同類諸鈔本又各不一樣。AⅡ、AⅢ、AⅣ類的傳鈔本,乃自AⅠ類派生而出,其中AⅣ類出現稍早。AⅠ類最早在文化年間流布於世,即在文政二年或四年椀齋購得室生寺本以前。B類中年代較早的,可能是據椀齋所藏室生寺本臨模的。

綜上所述,江户後期至明治時期,衆多的學者、收藏家參與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傳鈔。這印證了此書的重要性早被認識。筆者想強調的是,這次通過對此書的周密調查,得知不少傳鈔本具有“父子”、“兄弟”關係,從中浮現的諸人物的交往關係,這説明了他們對於此書的關心以及傳鈔本的系統所具有的意義有多大。

附注:在調查資料之際,承蒙各藏書機構以及有關專家、管理人員的指教、幫助,在此,謹表示深切的謝意。

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抄本分類表

類別		A類(有脱文)																							B類(無脱文)							
系統		Ⅰ											Ⅱ		Ⅲ								Ⅳ									
編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①	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收藏單位		京大附圖(甲)	静嘉堂文庫(甲)	國立國会圖(甲)	都立中央圖	九大附圖	天理圖	書陵部(甲)	筑波大附圖(甲)	東大附圖	大阪中之島圖(甲)	東大史編所	内閣文庫	日本書目大成	京大附圖(乙)	京大附圖(丙)	岩瀨文庫	鈴鹿文庫	東京國立博	書陵部(乙)	茨城大附圖	神宮文庫	書陵部(丙)	筑波大附圖(乙)	青山文庫(甲)	静嘉堂文庫(乙)	高野山大圖	國立國会圖(乙)	神宮文庫	青山文庫(乙)	阪本龍門文庫	静嘉堂文庫(丙)	大阪中之島圖(乙)	多和文庫	尊經閣文庫	四寺國佛大圖	京大附圖(丁)	京大附圖(戊)
脱文	第3葉正面至第4葉背面、第9葉背面至第10葉正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5葉正面												○	○																								
	第33葉正面1行後半「三開三卷　々々圖一　海島二」														○	○	○	○	○	○	○	○	○															
	第33葉正面2行末尾「術六 夏侯」														○	○	○	○	○	○	○	○	○															
	第34葉正面1行後半「々々精」「一」「々々卦」																							○	○	○	○	○	○	○								
	第34葉正面2行中部「書二」																							○	○	○	○	○	○	○								
	第34葉正面3行後半「宝劔鏡卞法一」																							○	○	○	○	○	○	○								
	第34葉正面4行後半「五姓宅撓一　合々々々」																							○	○	○	○	○	○	○								
	第34葉正面5行末尾「々々經二」																							○	○	○	○	○	○	○								
	第34葉正面6行末尾「法四卷　々々式一」																							○	○	○	○	○	○	○								
	第35葉背面6行開頭「京房雜占一」																							○	○	○	○	○	○	○								
	第36葉背面3行末「明鏡要經一」	○					○			○					○	○	○	○	○	○	○	○	○															
錯簡	第43葉與第44葉																							○	○	○	○	○	○	○								
卷末	「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来數卷」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来數卷」+《大日本史・藤原佐世傳》														○	○	○	○	○	○	○	○	○															
	「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来數卷」+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																														○	○	○	○	○	○	○	○

注　葉数據室生寺本。《傳鈔本之系統》一文中分類作「其他」的三種抄本未列入此表。

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學術價值之一，就是它著録圖書的數量比較多。文獻目録學家重目不重文，一部目録的價值，首先要看它著録的圖書的數量。《見在目》著録的圖書的數量（部數、卷數）是研究這部目録以及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有關史料和統計大致可以分為两類，一類是古籍中記録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圖書的卷數，另一類是研究者對室生寺本的部數、卷數所做的統計。兹羅列如下：

一、鎌倉中期藤原孝範撰《明文抄》[①]，凡録漢籍一百七十餘種。其書卷五《文事部》提及此書，曰："《本朝見在書目録》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筆者以為，《見在目》至少有五個文本，《本朝見在書目録》不等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後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②]。這裏提到的是《本朝見在書目録》的卷數，不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卷數，但畢竟是第一次記載了跟《見在目》有密切關係的目録的卷數，姑録以備考。

二、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引《國名風土記》（原注：此書作者不詳，蓋卜部家所作）佚名批注曰："《見在書目録》云，合四十家，始自易家，至總集家，所在一萬八千八百廿卷，或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凡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陸奥守藤原佐世注文也。本云，於時至德元年（原注：甲子）九月望書之。"[③]加批者不詳，室町時期人也。批注者明確《見在書目録》為"陸奥守藤原佐世"所撰，這是一條第一次標明撰者藤原佐世職銜"陸奥守"的史料，與今本首頁署銜相符。所言分類"四十家"，亦與今本相符。"大唐文書數十二萬餘卷也"云云，乃今本卷末所載一段文字。所以，佚名批注者所見的文本應該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然而，他給我們留下了两個不同的統計數字，一萬八千八百廿卷也許是《本朝見在書目録》的卷數，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卷則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卷數。

三、此書初次刊刻，在孝明天皇嘉永四年（1851）。塙忠寶模寫刊印，為《續羣書類從》樣書之一[④]。塙忠寶跋後，附安井衡（息軒）嘉永辛亥（四年）所撰《書現在書目後》，曰："右目中所收為部千五百七十九，為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分為四十家，七緯不著卷數。"山田孝雄

---

① 《明文抄》大約成書於後堀河天皇貞永元年（1232）以前，見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30輯下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參看遠藤光正《明文抄の研究及びに語彙索引》，現代文化社，1974.3）。

② 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③ 引文已佚，轉引自伴信友著、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卷四（國書刊行會刊《增訂版增訂上古典文庫》69，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11）。

④ 《續羣書類從》第八百八十四卷雜部三四。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1]、藤村作編《日本文學大辭典》[2]、《世界名著大事典》[3]、《日本歷史大事典》[4]、《廣辭苑》[5]、《日本大百科全書》[6]等權威工具書均依安井氏的統計，可見他的統計數字影響很大。

四、和田英松《日本見在書目録について》："今試以各部附注所記卷數加附注未記卷數的名、墨、縱横、農、小説家六類的實際卷數，為一萬五千五百十六卷。"[7]和田氏只對各類附注所記卷數及六類實數跟安井氏的統計數字做了比較，説安井氏的統計"多出一千二百餘卷"。

五、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附同書目録》(以下簡稱《解説稿》)第九章《室生寺本與原本的關係》列了一個《注記卷數與實數對照表》，分部類作了詳細的統計。其結果為：依室生寺本附注所記，為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卷；依實數計算，為一千五百八十六部、一萬七千一百零六卷(同時，指出重出六部二百六十卷，書後《補遺》又加重出書二部)。附注所記與實數相差一千四百八十三卷。小長谷氏推定原書卷數為一萬八千二百十七卷[8]。《世界名著大事典》卷五彌吉光長所寫《見在目》詞條，曰：一千五百八十六部、一萬七千一百卷[9]，其根據大概就是小長谷氏的統計。

六、太田晶二郎《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本書著録了多少部多少卷圖書呢(原注：此計數隨校訂方法之異而異，多少有所不同)？我曾計算過(原注：有必要再次計算)，經部：今本三九六部三二六〇＋α卷(原注：各家所録卷數合計見原書注記，據注記，乃三一四三卷)；史部：二三五部三九八七＋α卷(原注：據注記，乃四〇〇六卷)；子部：七〇八部五五〇七＋α卷(原注：據注記，乃六四一七卷)；集部：二三九部四二四三＋α卷(原注：據注記，乃四二三八卷)。總計：一五七八部一六九九七＋α卷(據注記，乃一七八〇四卷)。"[10]太田晶二郎不僅分四部作了計算，而且將室生寺本附注中的統計跟他實際所得到的計算結果作了對照。

七、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と研究》(以下簡稱"矢島玄亮"或《集證與研究》)卷末《本書目録的部數卷數》的統計為：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五卷[11]。

---

① 山田孝雄《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9)。山田孝雄為大正十四年古典刊行會所撰《帝室博物館禦藏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没有提到本目録的部數和卷數。

② 藤村作編《日本文學大辭典》(新潮社，1950.2)。

③ 《世界名著大事典》(平凡社，1987.6)。

④ 《日本歷史大事典》(小學館，2000.7)。

⑤ 《廣辭苑》(岩波書店，2008.1)。

⑥ 《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學館，1994.1)。

⑦ 《史學雜誌》第41卷第9期(史學會，1930)；《國史説苑》(明治書院，1942)。

⑧ 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くにたち本の會，1936.5；小宫山書店，1956.12；小宫山出版，1976.7)。

⑨ 《世界名著大事典》(平凡社，1960)。

⑩ 太田晶二郎《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羣書解題》第20卷，1976.11，續羣書類從完成會；《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4册，吉川弘文館，1992.8)。

⑪ 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と研究》(汲古書院，1984.9)。案：矢島在《本書目録的部數卷數》一節，文中曰"一五七九部一六七九〇卷"，但如據其所列統計表則是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五卷。

八、石田義光《日本國現在書目録について》:“約一千六百部、一萬八千卷(原注:部數、卷數,歷來所據本不同有異説)。”①

有關今本的部數和卷數統計,可謂“百花齊放”。那麽,《見在目》到底著録了多少圖書呢?可以説,至今還没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令人信服的統計。這部被和田英松稱為“考究我國學藝淵源的唯一根據”、被太田晶二郎稱為目録之“珠玉”的、記録日本國平安前期為止傳世的漢籍的總目録,竟然誰也説不清它的著録書的部數和卷數,這不得不承認是日本漢籍文獻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缺憾。

但是,如果真的想着手對它的部數和卷數作出比較準確的、令人信服的統計,那就會發現這個工作絶非易事。比如:

第一,著録書闕卷數,怎麽計數?

第二,重見書的部數和卷數,怎麽計數?

第三,著録書卷數明確有誤,應該以改正的計數,還是將錯就錯?

第四,今本《見在目》,當時鈔手在抄録時大多省略“卷”字,又往往將應該分寫為两條的條目連寫為一條,應該連寫為一條又分寫為两條。比如,子部五行家著録“々々尺卅六　用決一”,原本誤抄為二條。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及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都因此分為二書。其實,“三十六用”,乃筮卜家用語,两條當為一條,復原後當為“《式經釋卅六用決》一卷”。類似這樣的因為對原文分合斷接理解的不同而引起的部數和卷數的差異,怎麽計數?

第五,正文中著録的卷數跟附注裏所著録的卷數不同,應該以哪個為準?比如,史部正史家著録《東觀漢記》百卌三卷,此卷數是據《隋書經籍志》著録的,實際上當時所藏為百卌二卷,應該用“百卌三卷”計數呢,還是用“百卌二卷”計數呢?

第六,附注中提到不同注本,其部數和卷數應不應該計數?比如,經部書家著録《尚書大傳》三卷,注曰:“鄭玄注,或本伏生注。”當時明明藏有二家注本,是以一部計數呢,還是以两部計數?

第七,如果認為這部目録的性質是漢籍目録,那麽其中竄入的非中國人(主要是日本人)編撰的圖書,是否應該剔除?

由此可見,計算著録書的部數和卷數,絶不是一個單純的、機械的計數作業,如果想對這部目録的部數和卷數作出比較準確的、令人信服的統計,首先,要對它的有關條目,作仔細的考證;其次,在考證的基礎上,制定一個統計的體例,按體例逐一計數,這才能得出使人滿意結果。

為此,試撰本文。

本文所據原文是經筆者補正的室生寺本,見《本文篇》、《考證篇》,圓括號内所標四位數字是該著録書的序號。考證内容詳見《考證篇》有關條目。

---

① 《漢籍・整理と研究》第1號(漢籍研究會,199)。

一、闕卷數的圖書之計算

(一)有些室生寺本著録書雖闕卷數,然可考,依有關史料補入卷數計算。

1. 史部職官家:"《大唐六典》。李林甫注。"(0488)

按:以三十卷計。此書《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總目》皆作三十卷。

2. 史部雜傳家:"《清涼山傳》。慧祥撰。"(0569)

按:以二卷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釋書類、《宋志》道家類著録僧慧祥《古清涼傳》,皆作二卷。今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一册史傳部三,題《古清涼傳》,二卷。曰:"唐朝藍谷沙門慧祥撰。"此書於奈良時期已傳入日本。《大日本古文書》卷九天平十九年(747)六月四日《經疏檢定帳》及《寫疏所解》著録《清涼山傳》二卷,曰"慧(詳)〔祥〕師"撰。卷數與諸目録及今本合,可補《見在目》卷數。

3. 史部土地家:"《洲縣圖經》。關内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劒南道、江南道、淮南道、嶺南道,各一卷。"(0607)

按:以十卷計。此書雖闕卷數,然其附注注明"各一卷"。

4. 子部道家:"老子私記。"(0667)

按:以十卷計。此書考為梁簡文帝蕭綱撰,《隋書·經籍志》、两《唐志》著録:"《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

5. 子部雜家:"《真言要決論》。"(0812)

按:以六卷計。日本正倉院文書《寫章疏目録》[①]著録《真言要決》六卷,雖未著撰者,當即此書。今《大正藏》卷八五古逸部存《真言要決》卷一、卷三。又,敦煌文獻 P. 2044、P. 2695、P. 3571、P. 4970,P. 2044 尾題"真言要決卷第三",P. 4970 存卷三尾十八行至卷四開端十行。

6. 子部兵家:"《兵書對敵權變逆順法》。"(0858)

按:以一卷計。《隋志》著録《對敵權變》一卷,吴氏撰;又《對敵權變逆順》一卷。《新唐志》著録《太公當敵》一卷。《通志》著録《對敵權變逆順》一卷。《宋志》著録李氏《對敵權變逆順法》一卷。又,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著録《太公對敵權變逆順法》。同書卷一一《天部》"雨"引有《太公對敵權變逆順法》,即此書。《隋書·經籍志》謂"吴氏",蓋三國吴之吴範。

7. 子部兵家:"《兵書要略》。同撰。"(0882)

按:以十卷計。《見在目》上一條著録《兵書論要》一卷,魏武帝撰。此條"同撰",是此書亦魏武帝撰也。《隋志》著録魏武帝撰兵書五種:《兵書接要》十卷,《兵書接要别本》五卷,《兵書要論》七卷,《兵法接要》三卷,《兵法略要》九卷。《舊唐志》著録魏武帝撰《兵法捷要》七卷、魏文帝撰《兵法要略》十卷。《新唐志》著録孫武(當"魏武帝"之誤)《兵書接要》七卷、魏文帝《兵法要略》十卷。魏文帝曹丕,生平事蹟見《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未云撰有《兵法

① 《大日本古文書》卷三天平二十年(748)六月十日。

要略》。此書撰者，當從《隋志》及《見在目》，蓋武帝；書名、卷數當從两《唐志》。

8. 子部五行家："《太一日計立成圖》。刑璹撰。"(1075)

按：以一卷計。《宋志》五行家著録《太一立成圖》一卷，當即此書。

9. 子部醫方家："《黄帝内經明堂》。楊上善撰。"(1296)

按：以十三卷計。两《唐志》著録《黄帝内經明堂》十三卷、楊上善注《黄帝内經明堂類成》十三卷。唐楊上善奉敕撰。此書中土早佚，至《宋史·藝文志》已不見著録。幸賴日本所存諸鈔本，知其大概。今存序文及卷一肺手太陰經一卷，書名作《黄帝内經明堂》。卷端署"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敕撰注"，與《黄帝内經太素》卷端署名同。《序》云："是以十二經脈各為一卷，奇經八脈復為一卷，合為十三卷焉。"此書以《黄帝明堂經》三卷為底，重編加注，增為十三卷。

10. 集部楚辭家："楚辭音義。釋智騫撰。"(1342)

按：以一卷計。《隋志》、两《唐志》、《通志》著録《楚辭音》(《舊唐志》作《楚詞音》)一卷，釋道騫撰。《隋書·經籍志·楚辭類序》曰："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聲者，皆祖騫公之《音》。"據考，《隋志》、两《唐志》之"道騫"乃"智騫"之誤。

(二)卷數闕而不可考者，作一卷計。小長谷惠吉《解説稿》統計體例同此。

1. 經部易家："《周易六十四卦》卷、《贊》一卷。"(0009)

按："卦"與"卷"之間，疑有脱文，當為卷數，作一卷計。"《周易六十四卦》卷、《贊》一卷。"作一部二卷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五行卜筮類著録《周易六十四卦象》一卷，《宋史·藝文志》易類著録《周易六十四卦賦》一卷，曰："題潁川陳君作，名亡。"録以備考。

2. 經部禮家："《三禮開題義帙》。崔通意撰。"(0091)

按：作一卷計。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3. 子部五行家："《式》。莊子撰。"(1098)

按：作一卷計。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4. 集部楚辭家："《楚辭集音》。新撰。"(1343)

按：作一卷計。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楚辭家著録凡六書，附注曰："卅二卷，如本。"六部書中，《楚辭》等四部書凡二十九卷，《音義》及此書未標卷數，《音義》卷數考為一卷(參看一一(一)—10)，故此書或為二卷。然附注所謂"如本"，大致多不可信，為審慎見，列入卷數不可考。

5. 集部總集家："《十二月詩題》。上官儀注。"(1571)

按：作一卷計。此書"十二"二字，抄手誤綴上一條之後，作："杭越寄詩二十二　月題詩上官儀注。"今正。

二、重見書的部數、卷數之計算

(一)二書(或二書以上)書名、卷數、撰者相同者，以一部計；二書(或二書以上)書名、卷數雖略有差異，然可以確認為同一部書者，以一部計；二書(或二書以上)歸類不同者，參考歷代目録，歸比較合適的部類計數。

1. 經部禮家："《新删投壺經》二卷，又在兵家。"(0108)

子部兵家："《投壺經》二卷。"(0837)

按：室生寺本注明重見者凡五種，此為其中之一。書名雖異，可以確認為同一部書。《隋志》入兵家，两《唐志》入雜藝術類，《見在目》仿《隋志》成書，當入兵家，故經部禮家減去一部二卷。

2. 經部論語家："《六藝論》一卷，鄭玄撰，方叔機注。"(0216)

集部總集家："《六藝論》一卷。"(1575)

按：此書重見，作一部五卷計。《隋志》入論語家，《舊唐志》入七經雜解類，《新唐志》入經解類，《見在目》仿《隋志》成書，當入論語家，故總集家減去一部一卷。

3. 經部小學家："《韻集》五卷，吕静撰。"(0285)

經部小學家："《韻集》五卷。"(0337)

按：此書重見，作一部五卷計；小學家減去一部五卷。

4. 經部小學家："《文府四聲》五卷。"(0297)

子部雜家："《文府四聲》五卷。"(0749)

按：此書重見，作一部五卷計。《隋志》著録《文府》五卷，两《唐志》著録徐陵撰、宗道寧注《文府》七卷，均入雜家類。《見在目》又著録《文府》十卷(0744)、《文府》十二卷(0745)、《文府》二卷(0746)、《文府雜體》八卷(0747)、《文府啓法》二卷(0748)，亦入雜家，疑《四聲》、《雜體》、《啓法》乃《文府》篇名。此書當入雜家，故小學家減去一部五卷。

5. 史部刑法家："《隋大業令》卅卷。"(0502)

史部刑法家："《大業令》三十卷。"(0513)

按：此書重見，作一部三十卷計。刑法家減去一部三十卷。

6. 史部雜傳家："《朝野僉載》廿卷，在雜家。"(0568)

子部雜家："《朝野僉載》廿卷，張文成撰。在雜傳家。"(0788)

按：原本注明重見者凡五種，此為其中之一。此書歷代目録入史部傳記類或子部小説類，《新唐志》入傳記，相當《見在目》雜傳家，故子部雜家減去一部二十卷。

7. 子部雜家："《類文》二百十三卷。"(0761)

集部總集家："《類文》三百七十七卷。"(1578)

集部總集家："《類文》二百十三卷。在雜家。"(1579)

按：室生寺本注明重見者凡五種，此為其中之一。此書乃陳、隋間庾自直撰。據《玉海》卷五七《藝文・記》"唐初學記"條引唐韋述《集賢注記》注，《類文》是一部總集，故两《唐志》入集部總集類。此書三見。其中，集部總集類第一條(1578)，乃完帙。子部雜家一條與集部總集類第二條，為同書同本，皆為殘卷。此書已有完本，殘卷各卷均在其中，故子部雜家、集部總集家各減去一部二百十三卷。

8. 子部雜家："《文心雕龍》十卷。劉勰撰。"(0770)

集部總集家："《文心彫龍》十卷。劉勰。在雜家。"(1496)

按：室生寺本注明重見者凡五種，此為其中之一。此書《隋志》、两《唐志》入集部總集

類，後世或入文史類、詩文評類，在子部雜家減去一部十卷。

9. 子部兵家："《帝王秘録》十卷。"(0861)

子部天文家："《帝王秘録》十卷。又在兵家。"(0960)

按：室生寺本注明重見者凡五種，此為其中之一。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内容不詳，姑保留兵家著録，在子部天文家減去一部十卷。

10. 子部天文家："《乙(己)〔巳〕占》十卷。"(0915)

子部五行家："《乙(己)〔巳〕占》十卷。"(1110)。

按：《乙巳占》，凡十卷，前八卷五十篇，乃天文星占，載天體、日月行星、彗流隕等占卜條文；後二卷乃雲氣、風等占驗，載風速、風力等氣象史資料，乃天文占書，两《唐志》入子部天文類，故在子部五行家減去一部十卷。

11. 子部五行家："《太一經》一卷。周氏撰。"(1066)

子部五行家："周氏《太一經》一卷。"(1171)

按：此書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内容不詳。两條可以確認為同一部書，在子部五行家減去一部一卷。

12. 子部醫方家："《集驗方》十二卷。姚僧垣撰。"(1224)

子部醫方家："《集驗》十二卷。姚大夫撰。"(1304)

按：姚僧垣，人稱"姚大夫"。此二條可以確認為同一部書，在子部醫方家減去一部十二卷。

13. 子部醫方家："《通玄方》十卷。"(1233)

子部醫方家："《通玄》十卷。"(1234)

按：此書不見两《唐志》，《崇文總目》著録《通玄經》十卷，支義芳撰。《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録《通玄經》十卷。《宋志》著録支觀《通玄方》十卷，又著録文義方《通玄經》十卷。《通志》著録《通玄經》一卷，周支義方撰。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四引有两條，作《通玄》。丹波康賴《醫心方》引十二條，見卷九、一一、一四、三〇，題《通玄方》、《通玄經》、《通玄》。丹波雅忠《醫略抄》引作《通玄方》，見第二十一葉。支觀，義芳(義方)，或其字，生平事蹟不詳。此二條可以確認為同一部書，在子部醫方家減去一部十卷。

14. 子部醫方家："《古今録驗》五十卷。甄立言撰。"(1305)

子部醫方家："《古今録驗》五十卷。"(1306)

按："録驗"二字，抄手承上條《集驗》(1304)，省略作"々々"，復原當作"集驗"，然《舊唐書·甄權傳》、两《唐志》實作"録驗"，故知(1305)題當作《古今録驗》，與(1306)為同一部書。在子部醫方家減去一部五十卷。

15. 集部别集家："《無名師集》十卷。"(1385)

集部别集家："《無名集》十卷。"(1395)

集部别集家："《無名集》十八卷。"(1412)

按：此書《隋志》作《後周沙門釋亡名集》十卷，《舊唐志》作《沙門亡名集》十卷，《新唐志》作《僧亡名集》十卷。《見在目》别集家三見。前两條可以確認為同一部書，在集部别集家減

去一部十卷。第三條，溢出八卷，卷數不同，姑另計數。

16. 集部別集家："《醉後集》三卷。"(1387)

集部總集家："《醉後集》三卷。"(1561)

按：此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乃唐薛振(字元超)所撰。事見楊炯《盈川集》卷一二《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崔融《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振)墓誌銘并序》，均三卷。此書乃别集，同書同本，當入别集家，在集部總集家減去一部三卷。

17. 集部別集家："《王梵志集》二卷。"(1431)

集部別集家："《王梵志詩》二卷。"(1473)

按：古今公私目録著録王梵志詩，以《見在目》為最早。今存詩多見於敦煌文獻，凡三百餘首，大致可分六個系統，抄寫年代始於大曆間，訖於宋初。其中，三卷本，成書較早，蓋在初唐至開元間。《見在目》著録二本，皆作二卷，當為三卷本中之二卷，或不見於敦煌文獻之二卷本。此兩條可以確認為同一部書，在集部別集家減去一部二卷。

(二)卷數不同者，或同書異本，或所存卷第未必相同，部數、卷數均分別計數。

1. 經部尚書家："《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十二卷。漢光禄大夫劉向撰。"(0038)

子部天文家："《鴻範本論》十卷。"(0914)

按：此書原本止十篇。《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曰："入劉向《稽疑》一篇。"《漢書·藝文志》等作十一篇(卷)。不計《稽疑》作十卷。書類著録作十二卷，疑誤。

2. 經部禮家："《周官禮義疏》卌卷，沈重撰。"(0067)

"《周官禮義疏》十卷。"(0068)

"《周官禮義疏》十九卷。"(0069)

"《周官禮義疏》九卷。"(0070)

按：後三種不詳是否沈重書之殘本，皆分別計數。

3. 經部禮家："《周禮圖》十五卷。"(0073)

"《周禮圖》十卷。"(0074)

按：分別計數。

4. 經部論語家："《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0218)

經部小學家："《聖證論》十一卷。"(0395)

按：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八："按王氏之論，大抵如元行沖所説，凡六十八條。其本書篇卷無考。《隋唐志》十二卷、十一卷者，皆附馬、張等駁義、答義、平議在内，乃後人重編也。"《見在目》此書蓋亦重編本，一同《隋志》，一同两《唐志》，同書異本，且卷數不同，部數、卷數皆分別計數。

5. 經部小學家："《音譜決疑》十卷。齊太子舍人李季節撰。"(0263)

經部小學家："《音譜決疑》二卷。李槩撰。"(0269)

按：《隋志》著録李槩書两條：《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音譜》四卷。不見两《唐志》。陸法言《切韻序》、《顔氏家訓》卷七《音辭篇》均言及《決疑》，《廣韻》亦有所徵引。此書雖佚，

《文鏡秘府論》天卷所録劉善經《四聲指歸》引及其《序》,然皆未及卷數。又,《李靈傳》、劉善經《四聲指歸》引《序》、《隋書·經籍志》著録四卷本以及《悉曇藏》卷二引《韻詮·序》俱題《音譜》,與《見在目》合。《隋書·經籍志》著録十四卷者,《顔氏家訓·音辭篇》則題《音韻》,未詳孰是。《音譜》、《音韻(音譜)決疑》或兩書歟?《見在目》十卷者,蓋《隋書·經籍志》著録十四卷《修續音韻決疑》之殘卷;二卷者,或《音譜》四卷之殘卷。两本不同,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6. 經部小學家:"《四聲韻音》一卷。"(0311)

經部小學家:"《四聲韻音》四卷。"(0312)

按: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7. 經部小學家:"《韻詮》十卷。武玄之撰。"(0318)

經部小學家:"《韻詮》十二卷。"(0319)

按:《新唐志》、《崇文總目》著録武玄之《韻銓》十五卷,《宋志》作十四卷。两條同書異本,均為殘卷,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8. 史部正史家:"《後漢書》九十二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龕本。"(0417)

史部正史家:"《後漢書》百卅卷。范曄本。唐臣賢太子。但《志》卅卷,梁剡令劉昭注補。"(0418)

按:此書帝、後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出范曄之手。今《後漢書》之《八志》三十卷,乃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之志所補,事見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劉昭所注紀、傳乃范書之紀傳,故《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本傳云:"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此一百八十卷中,當有三十卷為司馬彪《志》。《梁書》傳記文辭簡略,後人遂誤以為注范書全部。

唐章懷太子李賢所注《後漢》,唯注范書紀、傳,不及《八志》。《舊唐書·經籍志》云:"《後漢書》九十二卷,范曄撰。又一百卷,皇太子賢注。"《新唐書·藝文志》云:"范曄《後漢書》九十二卷,又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一百卷,賢命劉訥言、格希元等注。"

《隋志》著録《後漢書》九十七卷,云"宋太子詹事范曄撰。"《見在目》上一條(0417)九十二卷本,與两《唐志》合,乃范書,倣《隋志》注,曰:"宋太子詹事范曄撰。"又,《隋志》録著録《後漢書》一百二十卷,云:"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此乃劉昭所注范書紀傳及司馬《八志》之本,即本傳所云"一百八十卷"本者,故無"補"字;並非李賢注范書一百卷加劉昭注司馬《八志》三十卷。《見在目》下一條(0418)一百三十卷者,其中一百卷乃李賢注范書,三十卷為劉昭注補司馬書,故注曰:"唐臣賢太子。但《志》卅卷,梁剡令劉昭注補。"遂加"補"字。两條乃不同書,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9. 史部雜史家:"《春秋後語》十卷。孔衍記。龕本。"(0443)

史部雜史家:"《春秋後語》十卷。范陽盧藏用注。"(0444)

史部雜史家:"《春秋後傳》卅卷。樂資撰。"(0445)

史部雜史家:"《春秋後□》十卷。冷然院。"(0446)

按:孔衍書十卷,見唐許嘗《建康實録》卷六"晉肅宗明皇帝"太寧三年(325)六月條及

《史通》卷一《六家篇》。《新唐志》两見，雜史類題《春秋後國語》，别史類題《春秋後語》，皆十卷。

盧藏用注本原稱《春秋後語釋文》，亦十卷[①]。《新唐志》入春秋類，題《春秋後語》。敦煌文獻 S. 1439，為今存唯一唐本《春秋後語》注本，存《魏語》第七（後半）、《楚語》第八、《齊語》第九、《燕語》第十。王重民以為即《見在目》著録盧藏用注本[②]。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首《外典目》著録："《春秋後語》，孔衍記（案：身延文庫甲本有"十卷"二字），范陽盧藏用注，十卷。"[③]

樂資撰《春秋後傳》，《隋志》三十一卷，两《唐志》三十卷。《史通》卷一《六家篇》作三十卷。

上列第四條（0446）承上條略作"々々々十卷"，復原當作"春秋後十卷"，脱一"々"字。此書列樂資《春秋後傳》之後，矢島玄亮以為脱"傳"字，作"春秋後傳十卷"；樂資書三十卷，卷數不符，若作《春秋後傳》，則是樂書殘卷。若脱"語"字，則作"春秋後語十卷"，卷數與《春秋後語》相合，與孔、盧二書中一書重見。姑存疑。

四條之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0. 史部雜史家："《帝王年代曆》十卷。釋靈實撰。"（0464）

史部雜史家："《帝王年代曆》八卷。"（0466）

按：此書不見中土古今公私目録，然數見日本文獻。其中，有作十卷者，見飯尾永祥撰《撮壤集》卷下《本書部・書籍名》[④]；有作九卷者，見平安後期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録》（第百十六櫃）[⑤]；有作八卷者，見日本僧永超《東域傳燈目録》卷一《傳記録》。此两條，蓋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1. 史部儀注家："《大唐書儀》十卷。"（0489）

史部儀注家："《大唐書儀》十五卷。"（0490）

按：《舊唐志》著録裴矩撰《大唐書儀》十卷，《新唐志》著録裴矩、虞世南撰《大唐書儀》十卷。二條當即此書。下一條溢出五卷，未詳其故。蓋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2. 子部道家："《莊子義疏》廿卷。王穆夜撰。"（0675）

子部道家："《莊子義疏》九卷。同撰。"（0676）

按：《隋志》引《七録》著録宋處士（李）〔王〕叔之《莊子義疏》十卷、《莊子義疏》三卷，两《唐志》著録王穆〔夜〕《莊子疏》十卷、王穆〔夜〕《莊子音》一卷。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録》云："王叔之《義疏》三卷。字穆仲，琅邪人。晉、宋間處士。"《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注釋類

---

① 王恒傑《春秋後語輯考》（齊魯書社，1993. 12）。

②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康世昌以為乃《後語》音釋本（《春秋後語研究》，臺灣敦煌研究會《敦煌學》第 16 輯）。

③ 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西東書房，1928. 1），亦見天台宗典編纂所編《續天台宗全書》顯教 3（春秋社，1989. 10）。詳細介紹參看《資料篇・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④ 飯尾永祥《撮壤集》，成書於享德三年（1454），常用語彙辭書，詳細介紹，參看《資料篇・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⑤ 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録》，參看《資料篇・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二:“王叔之,字穆夜。撰《莊子義疏》三卷。”穆夜、穆仲,未詳孰是。《隋志》“王”誤作“李”。两《唐志》脱“夜”字。其名諸書引作“叔之”、“昇之”、“叔元”、“淑元”、“敘之”,凡五異,當即一人。《見在目》下一條(0676)當即十卷之殘。上一條溢出十卷,未詳其故,或分卷不同。二條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3. 子部雜家:“《袖中書》十一卷。沈約撰。”(0735)

子部雜家:“《袖中書》二卷。同撰。”(0736)

按: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4. 子部雜家:“《文府》十卷。”(0744)

子部雜家:“《文府》十二卷。”(0745)

子部雜家:“《文府》二卷。”(0746)

按: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5. 子部雜家:“《劉子》十卷。”(0791)

子部雜家:“《劉子》五卷。”(0792)

子部雜家:“《劉子》三卷。”(0793)

按: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6. 子部兵家:“《兵林玉府》三卷。”(0842)

子部兵家:“《兵林玉府》一卷。”(0843)

按:《隋志》、两《唐志》著録孔衍撰《兵林》六卷,東晉江都相孔衍撰。此書蓋即《兵林》之别本。二條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7. 子部天文家:“《天文要集》一卷.”(0891)

子部天文家:“《天文要集》卌三卷。”(0892)

子部天文家:“《天文要集》一卷。”(0894)

按:晉太史令韓楊撰。三條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8. 子部天文家:“《簿讚》二卷。陳卓撰。”(0921)

子部天文家:“《簿讚》三卷。上卷魏石申、中卷甘文卿、下卷晉巫咸。”(0922)

子部天文家:“《簿讚》三卷。晉史石申造。”(0923)

子部天文家:“《石氏星經簿讚》二卷。”(0925)

按:世傳《星經》、《簿贊》,其實早先並無此書。三氏星經之歸納、傳存,當歸功於西晉初太史令陳卓,事詳《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隋書》卷一九《天文志》上。此書蓋於天平二十年(748)以前傳入日本。據考,上列四條,雖所題書名、撰者有異,實為一書。第三條雖題“晉史石申造”,未必專石氏書,實合石、甘、巫三家,其實也是陳卓所撰。四條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19. 子部天文家:“《天文要會》一卷。高氏撰。”(0895)

子部天文家:“《天文要會》二卷。”(0896)

按: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高氏,疑北魏高允。二條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20. 子部五行家："《八公靈(纂)〔棊〕經》一卷。"(1105)

子部五行家："《八公靈棊卜經》二卷。"(1106)

按：此書通稱《靈棊經》。《崇文總目》卜筮類、《郡齋讀書志》五行類、《宋志》五行類、《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敦煌文獻 S. 0557 題作《靈棊經》。此書乃"漢留侯張良受之於黄石公"，故《遂初堂書目》數術家類又題《黄石公靈棋經》。卜法取棋十二枚，故《隋志》(五行類)著録題作《十二靈棊卜經》，敦煌文獻 P. 3782 題作《靈棋卜法》，上引第二條亦稱《卜經》。以"八仙公用此法傳淮南王"，故《見在目》著録二條題"八仙"。二條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別計數。

21. 子部五行家："《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1127)

子部五行家："《新撰陰陽書》五十卷　吕才撰。"(1128)

按：《舊唐志》著録吕才《陰陽書》五十卷，《新唐志》作五十三卷。两《唐志》又著録王粲《新撰陰陽書》三十卷(《舊唐志》作王粲，《新唐志》作王璨)。《玉海》卷五云："《陰陽書》則王璨、吕才二家。"即據两《唐志》。村尾元融《續日本紀考證》卷七曰："依《唐志》'吕才《陰陽書》五十三卷'，與王璨《新譔陰陽書》自别，《現在書目録》以二書為吕才所撰，又差其卷數，恐誤。"[①]村尾元融言二書各别為書，即上一條當吕才所撰，下一條則王粲(璨)所撰。然而，下一條明題撰者"吕才"，卷數又作五十，故疑時人已混二書為一書，吕才所撰《大唐陰陽書》，當時亦有題《新撰》者。下一條雖題《新撰》，實非王粲(璨)書，乃吕才撰《大唐陰陽書》，藤原據實著録。二條或同書異本，然難確定，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22. 子部醫方家："《葛氏肘後方》十卷。"(1227)

子部醫方家："《葛氏方》九卷。"(1230)

按：葛洪撰《肘後救卒方》，陶弘景增補之，名曰《補闕肘後百一方》。葛、陶两書，皆三卷，《隋書・經籍志》葛書作六卷，陶書作九卷者，已為後人所分析，非其原帙。上列二條雖難辨誰家書，唯重出則無疑，上一條卷數"十"疑當作"九"。二條疑為同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23. 集部别集家："《太宗文皇帝集》卅卷。"(1373)

集部别集家："《文皇帝集》一卷。"(1416)

按：《舊唐志》著録《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新唐志》著録《太宗集》四十卷。至宋代，止存殘帙。《崇文總目》著録《唐太宗集》一卷，《中興館閣書目》著録《唐太宗詩》一卷，《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唐太宗集》三卷，曰："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唐太宗集乃傳入日本最早别集之一。《大日本古文書》卷三《正倉院文書・寫章疏目録》"天平二十年(748)六月十日"著録《太宗文皇帝集》卌卷。《新唐志》與《直齋書録解題》所言相符，《見在目》上一條則與《舊唐志》相合，疑《舊唐志》及《見在目》上一條當作卌卷。《見在目》下一條，與《崇文總目》及《中興館閣書目》著録相同，蓋唐太宗詩集也。《直齋書録解題》三卷，則為後人所編殘篇。二條異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

① 村尾元融《續日本紀考證》(國書刊行會，1971. 7)。

24. 集部别集家:“《任孝恭集》十一卷。”(1377)

集部總集家:“《任司文孝恭集》一卷。”(1574)

按:《隋志》、两《唐志》著録《任孝恭集》十卷。上一條疑衍“一”字。下一條題“司文”,蓋為任司文侍郎時所作,卷數視《任孝恭集》為少,當入别集家。二條異書異本,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25. 集部别集家:“《玄奘集》九卷。”(1379)

集部别集家:“《玄奘集》一卷。”(1384)

按:此書不見中國古今公私目録,内外典目録載其所譯大小乘經論及《大唐西域記》而不載其詩文集。二條或同書異本,然一卷者是否在九卷之内,難以斷定,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26. 集部總集家:“《天寶集》三卷。”(1519)

集部總集家:“《天寶集》九卷。”(1520)

按:此書不見中國古今公私目録。二條或同書異本,然三卷未必在九卷之内,部數、卷數皆分别計數。

(三)同書異名者,部數、卷數均分别計數。

1. 集部别集家:“《釋惠精集》三卷。”(1389)

集部别集家:“《慧静師集》三卷。”(1396)

按: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蓋由隋入唐之慧淨。其名諸書記載參差:《續高僧傳》、《大唐内典録》、《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道家類作“慧淨”,两《唐志》總集類、《郡齋讀書志》作“惠淨”,《大唐新語》卷九、《南部新書》卷乙作“慧静”,同《見在目》。二條乃同書異名,部數、卷數均分别計數。

2. 史部霸史家:“《趙書》十卷。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0475)

集部别集家:“《二石集》十卷。”(1450)

按:《隋志》著録《趙書》十卷,注:“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唐釋法琳《辨正論》卷一引作《趙書》。《两唐志》著録两本,田融撰,皆入僞史類:《趙石記》二十卷、《二石記》二十卷。《趙石記》略稱《趙記》,見慧皎《高僧傳》卷九《竺佛圖澄傳》引田融《趙記》、劉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二石,乃後趙石勒(319—333 在位)、石虎(334—349 在位)。此書一書二名。二條同書異名,部數、卷數均分别計數。

(四)疑為重見者,部數、卷數均分别計數。

1. 經部禮家:“《唐禮》百五十卷。”(0101)

經部禮家:“《唐開元(令)〔禮〕》百五十卷。”(0103)

按:有唐一代可稱《唐禮》者三:《大唐新禮》,《永徽禮》和《開元禮》。《大唐新禮》(又稱《大唐儀禮》、《貞觀新禮》、《貞觀禮》)一百卷,《永徽禮》(又稱《永徽五禮》、《顯慶禮》)一百三十卷,《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宋書·藝文志》均著録《開元禮》一百五十卷。上一條《唐禮》百五十卷,卷數與《開元禮》相符,當為《開元禮》。後一條原作“《唐開元令》百五十卷”,“令”乃“禮”之誤,理由詳《考證篇》。《唐

禮》、《唐開元(令)〔禮〕》兩條，疑為同一書，然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算。

2. 經部小學家："《勑定字樣》一卷。"(0343)

經部小學家："《字樣》一卷，顔真卿撰。"(0344)

經部小學家："《字樣》一卷，顔師古撰。"(0346)

按：《新唐書》卷一九八《顔師古傳》："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譌，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此謂"所定書"即《字樣》，即上列第三條(0346)。此書乃太宗詔師古考定，頒於天下，故曰"勑定"，疑上列第一條(0343)即顔師古《字樣》。上列第二條(0344)，不見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疑亦是顔師古《字樣》，誤題顔真卿耳。三條疑為同一書，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數。

3. 經部小學家："《文軌》十卷，冷然院。"(0355)

經部小學家："《文章體〔式〕》九卷。"(0359)

按：第一條《文軌》乃隋杜正藏撰。《隋書》卷七六《文學傳》本傳："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卷二六《杜銓傳》曰："(正藏)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云。"是《文軌》，又名《文章體式》，又名《杜家新書》。三條疑為同一書，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數。

4. 經部小學家："《文儀集注》一卷。"(0392)

史部儀注家："《文儀注》十卷。"(0492)

集部總集家："《文儀集》一卷。"(1572)

按：文儀，撰文之儀範，書儀也。《隋志》史部儀注類著録《文儀》二卷。敦煌文獻 P. 5550b 為《文儀集》殘卷，疑即此書。以上三條疑為同一書，然無確實證據，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數。

5. 子部雜家："《博物志》十卷，張華撰。"(0728)

子部雜家："《博物章》十卷。"(0729)

按：疑《博物志》、《博物章》為一書，然無確實證據，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數。

6. 子部五行家："《八史圖》一卷。"(1058)

子部醫方家："《八史神圖》一卷。"(1340)

按：上列二書，疑是一書，然無確實證據，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數。

7. 集部別集家："《劉豫帝集》十五卷。"(1353)

集部總集家："《豫章集》十五卷。"(1558)

按："劉豫帝"，未詳。劉孝儀，卒於豫章内史任上，後人稱"劉豫章"；其集，亦稱《劉豫章集》。"豫帝"或"豫章"之誤，《劉豫帝集》，蓋當作《劉豫章集》；下一條《豫章集》，即《劉豫章集》。《隋志》、两《唐志》著録《劉孝儀集》二十卷。《梁書》卷四一、《南史》卷三九本傳云有文集二十卷。上列二書，疑是一書，然無確實證據，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數。

8. 集部別集家："《後周趙王集》十卷。"(1444)

集部別集家："《趙公集》十卷。"(1462)

按：宇文招(545？—580)，生平事蹟見《周書》卷一三、《北史》卷五八。《周書》本傳曰："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其集庾信撰序，序稱"柱國趙國公"，載《全後周文》卷一〇。宇文招，周明帝時，封趙國公，故稱"趙公"；武帝時封王，故後人亦稱"趙王"。《庾信集》中亦多載與趙王往來詩文。天平勝寶八年(756)五月二日，聖武天皇崩，七七四十九日忌日，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太后施捨天皇遺物於東大寺，其中有《雜集》一卷，乃天皇所抄詩文，日本學者題其名曰《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所抄"周趙王"之文凡十篇，注其出處曰《周趙王集》，當即此集也。上列二書疑是一書，為審慎見，部數、卷數仍分別計數。

三、著録錯誤的卷數之計算(著録卷數明顯有誤者，以改正卷數計數；懷疑有誤而缺乏確實證據者，為審慎見，存疑，仍以原卷數計數)

(一)史部刑法家："《唐永徽令》卌卷。"(0514)

按：永徽二年(651)閏九月十四日，上新删定《律》、《令》、《格》、《式》，頒於天下。《令》三十卷。事見《舊唐書》卷四《高宗紀》、《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册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卌"乃"卅"之誤，以一部三十卷計。

(二)子部儒家："《孫卿子》十卷。"(0635)

按：《隋志》、《舊唐志》作十二卷，題《孫卿子》。至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楊倞為之注，重排篇次，分為二十卷，并改"孫卿"為"荀卿"。《新唐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志》著録。《見在目》此條題作《孫卿子》，同《隋志》及《舊唐志》，疑為楊倞注以前十二卷本；若為楊倞注本，則應為二十卷(二十卷本亦有題《孫卿子》者，如《崇文總目》、《直齋書録解題》)。今止十卷，疑有脱文，不敢妄改，存疑俟考，仍以一部十卷計數。

(三)子部道家："《莊子集解》卌卷。"(0684)

按：《隋志》引《七録》著録《莊子》三十卷，晉丞相參軍李頤注。两《唐志》著録李頤《莊子集解》二十卷。《經典釋文敘録》："李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為《音》一卷。"疑《見在目》卷數誤，當作三十卷。不敢妄改，存疑俟考，仍以一部四十卷計數。

(四)子部雜家："《淮南子》卅一卷。"(0720)

按：《淮南子》卷二一《要略篇》云："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又云："欲強省其辭，總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是淮南王著書，皆自謂二十篇，不以敘目之《要略篇》入數。

此書自《漢志》以下，歷代公私目録多著録為二十一卷(篇)，乃以《要略》計篇。獨《見在目》作卅卷，"卅"當"廿"之誤，作一部二十一卷計。

(五)子部雜家："《初學記》三卷。"

按：此書凡三十卷，二十三部，三百十三子目。《新唐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體》、《宋志》，至《四庫全書總目》，皆作三十卷。今本大致為徐堅原本。日本古籍多引用此書，不限於三卷。《見在目》此條"三卷"當"三十卷"之誤，

作一部三十卷計。

四、因對原本上下兩條之斷接分合理解的不同而引起的部數和卷數統計的差異，分三種情況，分而別之計數

(一)歷來分合錯誤以致卷數、部數統計出錯，以糾正後部數、卷數計數：

1. 子部道家："々々元生十二　紀圖經一"(0668)

按：抄手誤分為兩條，復原後，小長谷惠吉《解説稿》分作二書："《老子元生》十二卷，《紀圖經》一卷"，誤。兩條當作一條："《老子元生十二(紀)〔化〕圖經》一卷。"《抱朴子内篇》卷一九《遐覽篇》："道經有《三皇内文》……《十二化經》、《九變經》。"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四一《潛遁篇・引證部》："今案《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聃矣。"《見在目》此書即《元生十二化經》，兩條當作一部書一卷計。

2. 子部雜家："混齊三　教論三"(0804)

按：抄手誤分為兩條，復原後，小長谷惠吉《解説稿》分作二書，作："《混齊》三卷，《教論》三卷"，誤。兩條當作一條："《混齊三教論》三卷。"兩《唐志》子部道家類著録《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此兩條當作一部書三卷計。

3. 子部雜家："三名一辯惑々二""《三名》一卷。"(0806)"《辯惑論》二卷。"(0807)

按：抄手誤合為一條，復原後，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作一書："《三名一辯惑論》二卷"，誤。此條當分作兩條，復原補入"卷"、"論"字，作："《三名》一卷，《辯惑論》二卷"。《三名》，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辨惑論》，即《十門辯惑論》，唐復禮撰。兩《唐志》著録，亦二卷。此條作二部書計，卷數分別為一卷和二卷。

4. 子部兵家："太公謀世六　甲法一。"(0845)

按：抄手誤分為兩條，復原後，小長谷惠吉《解説稿》分作二書，作："太公謀世六卷，甲法一卷"，誤。兩條當作一條，原文脱"陰"，"卅"誤作"世"，"用"誤作"甲"，當作"《太公〔陰〕謀(世)〔卅〕六(甲)〔用〕法》一卷。"《隋志》著録《太公陰謀》一卷，《舊唐志》、《通志》著録《太公陰謀三十六用》一卷，《新唐志》作《陰謀三十六用》一卷，即此書也。此兩條當作一部書一卷計。

5. 子部兵家："黄帝太一　天目經三李淳風注。"(0866)

按：抄手誤以為"一"乃卷數，在"太一"與"天目"間空一格，誤分為兩條。小長谷惠吉《解説稿》已察其誤，當作"《黄帝太一天目經》三卷。李淳風注。"《大日本古文書》卷三《正倉院文書》天平二十年(748)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録》著録《黄帝太一天目經》二卷。此條作一部書三卷計。

6. 子部五行家："々々尺卅六　用決一朱先生撰。"(1097)

按：抄手誤分為兩條，復原後，小長谷惠吉《解説稿》、矢島玄亮《集證與研究》等，補入"式經"、"卷"字，作："《式經尺》卅六卷，《用決》一卷　朱先生撰。"以一書為二書，誤。兩條當作一條："《式經(尺)〔釋〕卅六用決一卷》，朱先生撰。"此書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三十六用"，乃筮卜家用語。《隋志》及《通志・藝文略》著録《黄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曹氏撰；其書亦見《新唐志》，作曹氏《黄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舊唐志》兵家類又有《太公陰

謀三十六用》(《新唐書·藝文志》作《陰謀三十六用》)一卷。又,《見在目》兵家類著録《黄帝陰謀卅六用法》(參看上文),可為傍證。此兩條當作一部書一卷計。

7. 子部五行家:"瑞應圖十五　嶽圖一卷。"

按:抄手將後一書之書名"五"字,誤抄為前一書之卷數,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作二書,即:《瑞應圖》十五卷、《嶽圖》一卷,部數未誤卷數誤。史載《瑞應圖》、《符瑞圖》之撰者、卷數甚為混亂,然終無十五卷者。《隋志》五行類著録《瑞應圖》三卷,《瑞圖讚》二卷,又據《七録》著録孫柔之《瑞應圖記》三卷。《舊唐志》子部雜家類著録孫柔之《瑞應圖記》二卷、熊理《瑞應圖讚》三卷,《新唐志》子部雜家類著録孫柔之《瑞應圖記》三卷、熊理《瑞應圖讚》三卷,《崇文總目》史部傳記類著録顧野王《瑞應圖》十卷,《中興館閣書目》子部雜家類著録《瑞應圖》十卷,《直齋書録解題》、《宋志》子部雜家類著録《瑞應圖》十卷。《見在目》此條十卷,圖名與孫圖、熊圖相同,而卷數則與顧圖相合,撰者亦不詳,其本蓋同《中興館閣書目》、《直齋書録解題》。《五嶽圖》,不見《隋志》、两《唐志》,唐代流傳極稀。《崇文總目》、《四庫闕書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録,《正統道藏》所載,皆一卷。此两條當作:"《瑞應圖》十卷(1129),《五嶽圖》一卷(1130)。"作二部書計,分别為十卷、一卷。

8. 集部别集家:"江文通々一　十賀蘭遂々二。"

按:抄手將前一書之卷數"十"字,誤抄為後一書之書名,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作二書,即:《江文通集》一卷、《十賀蘭遂集》二卷,部數未誤卷數誤。《隋志》著録《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江淹後集》十集。两《唐志》著録《江淹前集》十卷、《江淹後集》十卷。《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宋志》著録《江淹集》十卷,《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江文通集》十卷。《梁書》本傳《自序傳》,曰:"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見在目》此條未詳《前集》還是《後集》,然十卷則無疑。《賀蘭遂集》,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早佚,今唯存零句。此两條當作:"《江文通集》一十卷(1421),《賀蘭遂集》二卷(1422)。"作二部書計,分别為十卷、二卷。

9. 集部總集家:"杭越寄詩二十二　月題詩上官儀注。"

按:抄手將後一書之書名"十二"二字,誤抄為前一書之卷數,小長谷惠吉《解説稿》、矢島玄亮《集證與研究》作二書:"《杭越寄詩》二十二卷。《月詩題》,上官儀注。"部數未誤卷數誤。《杭越寄詩》不見两《唐志》及元白二氏集,中土諸目唯見宋代書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通志》著録《杭越寄和詩》一卷,《宋志》著録元稹、白居易、李諒《杭越寄和詩集》一卷。日本僧圓仁承和七年(840)《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録》著録《杭越寄和詩並序》一帖,同僧承和十四年(847)《入唐新求聖教目録》亦有《杭越唱和詩》一卷[①]。是此集平安初期傳入日本也。諸目皆作一卷,《見在目》溢出一卷,終不可能為二十二卷。《十二月題詩》,中國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蓋為歌詩體月令或月儀類作品。此條當分作两條:"《杭越寄詩》二卷(1570)。《十二月詩題》,上官儀注(1571)。"此二書,前者作二卷計,後者闕卷數,按闕卷數統計體例,作一卷計。

---

① 二《録》見《新修大正大藏經》卷五五。

(二)已明分合有誤而未加以糾正者,以糾正後部數、卷數計數。

1. 子部雜家:《文府四聲》五卷。(0749)

按:原本作"々々四　聲五",誤抄作二書。小長谷惠吉《解説稿》已疑其有誤,曰:"恐'《々々四聲》五'一書歟?"然仍計作二書。

2. 子部天文家:《日月五星占圖》一卷。(0933)

按:原本作"日月五　星占圖一",誤抄作二書。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亦疑其有誤,曰:"'《日月五星占圖》一'一書歟?"然仍計作二書。

3. 子部天文家:《五星廿八宿占》一卷。(0935)

按:原本作"五星廿八　宿占一",誤抄作二書。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亦疑其有誤,曰:"'《五星廿八宿占》一'一書歟?"然仍計作二書。

4. 子部天文家:《廿八宿五　星占》三卷。(0944)

按:原本作"廿八宿五　星占三",誤抄作二書。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亦疑其有誤,曰:"'《廿八宿五星占》三'一書歟?"然仍計作二書。

5. 子部五行家:《門元太一遁甲經》六卷。(1089)

按:原本誤作两條,作"門元太一　々々經六",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亦疑,曰:"當作《門元太一々々經》六。"然似乎然仍計作二書。

6. 子部五行家:《三元九宮遁甲》三卷。(1092)

按:原本誤作两條,作"三元九　宮々々三",小長谷惠吉《解説稿》亦疑,曰:"當作《三元九宮々々》三。"然似乎然仍計作二書。

7. 集部別集家:《梁簡文帝集八十卷》(1383)、《玄奘集》一卷(1384)。

按:原本作"梁簡文帝集八　十玄奘々一","十"誤抄於下一條之首。小長谷惠吉《解説稿》,曰:"當作'《梁簡文帝集》八十、《玄奘々》一'。"正確計數。

8. 集部別集家:"李嶠百廿詠一卷。"(1406)

按:原本誤作两條,作"李嶠百廿　詠一"。小長谷惠吉《解説稿》,曰:"當作'李嶠《百廿詠》一'。"正確計數。

9. 集部別集家:"許敬宗《八詠》一卷。"(1475)

按:原本誤抄作两條,作"許敬宗八　詠一"。小長谷惠吉《解説稿》,曰:"恐'《許敬宗八詠》一'歟?"正確計數。

10. 集部總集家:"王等四子集三卷。"(1567)

按:原本誤抄作两條,作"王等四　子々三",復原後作"王等四卷、子集三卷",誤。小長谷惠吉《解説稿》曰:"恐'《王等四子々》一'歟?"正確計數。

(三)分合存疑者,以原來部數、卷數計數。

1. 子部醫方家:"平昌丸方面口雜藥方一卷。"(1205)

按:此書書名疑誤,似當分為二條:一作《平昌丸方》,一作《雜藥方》,"面口"二字,為卷數;"《雜藥方》一卷",則或涉下一條而誤。下一條為王世榮撰《雜藥方》一卷。存疑,仍作一書一卷計。

五、原本著録卷數與附注中所記卷數相異者,分四種情況,分而别之計數

(一)附注中所記卷數,實際包括在著録卷數之中,不再另計;然部數則視具體情況而定。

1.經部易家:《周易》十卷,附注:"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0004)

按:《周易》十卷,其中,上、下經注及《略例》,魏王弼撰;《繫辭傳》、《説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晉韓康伯注;十卷,即後列諸篇之和,卷數在十卷之内,《略例》、韓注在《周易》内,當作一部十卷計數。

2.經部詩家:《毛詩義疏》十四卷,附注:"一卷《問答》。"(0055)

按:《問答》,蓋《毛詩問答》。《問答》在《毛詩義疏》内,或同一人所撰,作一部十四卷計數。

3.集部總集家:《金輪萬歲集》五十一卷,附注:"一卷《目録》。"(1510)

按:本集五十一卷中,含《目録》一卷,以一部五十一卷計。

(二)附注中所記卷數乃别本,两者文本不同,二部各别計數。

1.經部春秋家:《闃外春秋》三卷,附注:"冷然院本十卷。"(0160)

按:進書表曰:"《闃外春秋》者,記將軍闃外之事也。歷選明君良將,戰争攻取,約史以成義,綜八代以為十卷。"《新唐志》史部雜史類、《崇文總目》史部傳記類、《中興館閣書目》子部兵家類、《直齋書録解題》子部兵家類、《宋志》史部别史類、子部兵書類皆作十卷。是附注所記冷然院本為完帙,三卷當為殘卷,两者文本不同,二部各别計數。

2.史部土地家:《山海經》廿一卷,郭璞注。附注:"見十八卷。"(0581)

按:此書歷代諸志著録篇數(卷數)參差不一,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敘》所考甚詳,可參看。《隋志》、《新唐志》二十三卷,《舊唐志》、今本十八卷。《見在目》此條正文不同於《隋志》、《新唐志》,附注則與《舊唐志》、今本相同。具平親王(967—1009)的《弘決外典鈔》卷首《外典目》著録此書,作二十一卷。這説明,平安、鎌倉時期,日本確實存在二本。两者文本不同,二部各别計數。

3.子部雜家:《兼名苑》十五卷。附注:"今案卅卷。"(0765)

按:《舊唐志》十卷,《新唐志》二十卷,與《見在目》正文、附注皆不同。十五卷本、三十卷本,两者文本不同,二部各别計數。

(三)正文所記卷數乃《隋志》所載數,非實存數,附注中所記卷數乃實存卷數,依後者計數。

1.史部正史家:《東觀漢記》百卌三卷,附注:"起光武,訖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録》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廿七卷,與《集賢院見在書》合;一本百四十一卷,與《見書》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與两本目録不合。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隨寫得如件。'今百卌二卷。"(0416)

按:此書《隋志》一百四十三卷,《舊唐志》一百二十七卷,《新唐志》《記》一百二十六卷

《録》一卷，两《唐志》卷數實同。劉知幾《史通》作於中宗神龍時，所見《漢記》為一百四十二篇，不云闕佚，《目録》一卷，未計數。吉備真備，於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三年(751)入唐，按《集賢院見在書目録》收聚圖書，《集賢院見在書目録》著録此書為一百二十七卷，即《舊唐志》所載(《舊唐志》據毋煚《古今書録》撰成，即《古今書録》所載)。真備另得一百四十一卷之本，蓋得自民間。至於所得零落四卷，當是別一殘本，與两本皆不同，以與两本互校，删除複重，多出佚文一卷。藤原佐世所見為一百四十二卷，當依實存卷數計數，作一部一百四十二卷計。

2. 史部正史家：《後魏書》百卷。附注："隋著作郎魏彥深撰。右《經籍志》所載數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彥深相雜纔六十卷也，其餘未知所在。今為待後來，全載本數。"(0428)

按：此條附注的意思是，本朝收藏魏彥深《後魏書》不止一部(至少两部以上)，然而相互雜合起來，纔六十卷，不是全帙，其餘已經散佚，不知所在。"今為待後來"，所以改據《隋志》，"全載本數"。此書當依實存卷數計數，作一部六十卷計。

(四)正文所記卷數乃實數，附注中所記卷數乃《隋志》之卷數，依正文實數計數。

經部易家：《歸藏》四卷，附注："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右書《經籍志》所載十三卷。"(0002)

按：依一部四卷計。

六、附注中提到其它注本，其部數和卷數分別計數

經部書家：《尚書大傳》三卷，注曰："鄭玄注，或本伏生注。"(0037)

按：二家注本，按两部計數，各三卷。

七、《見在目》是一部敕編漢籍目録，收録中國傳入日本的漢籍，但其中竄入了非中國人(主要是日本人)編撰的圖書

(一)可以確認是日本人編撰的圖書，其部數、卷數不計入實際著録部數、卷數。共十一種，它們是：

1.《大唐文書博士嫌吾文筆病書》一卷(0381)，從經部小學家著録數中減去一部一卷。

2.《大律》六卷(0500)、《新律》十卷(0501)、《律附釋》十卷(0509)、《新令》十卷(0512)，從史部刑法家著録數中減去四部三十六卷。

3.《海外記》卌卷(0586)，從史部土地家著録數中減去一部四十卷。

4.《辨色立成》一卷(0752)、《弘帝範》三卷(0778)，從子部雜家著録數中減去两部四卷。

5.《新撰宿曜經》七卷(1151)、《新修鷹經》(1152)三卷，從子部五行家著録數中減去两部十卷。

6.《攝養要決》廿二卷(1318)，從子部醫方家著録數中減去一部二十二卷。

(二)疑似日本人、朝鮮半島人的圖書，為審慎見，均視作中國傳入的漢籍，計入實際著録部數、卷數。疑似日本人的圖書，如，《本令》(0510)、《古令》(0511)、《新撰相人經》(1116)、《新撰陰陽書》(1128)等；如，《天地瑞祥志》(0912)、玄超《太清經》(1185)，是新羅人

的著作,《九司》(0998)、《三開》(1000)、《三開圖》(1001)等也可能出朝鮮半島人之手;《小史》(0462)則也許是渤海國人的著作。

通過以上七個方面對室生寺本《見在目》部數、卷數的考證和分析,可以知道,統計方法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結果是不一樣的。第一種,姑且稱之為**"機械的統計"**,即無視原本的誤脱,無視重見書,無視原文上下两條斷接分合之錯誤,無視附注中提及的不同的卷數和其它文本,無視竄入的非中國人所撰圖書,機械地統計其部數、卷數。第二種,姑且稱之為**"客觀的統計"**,即在按既定的體例補正了原文的誤脱并改正了上下两條斷接分合之錯誤的基礎上統計其部數、卷數。第三種,姑且稱之為**"實際的統計"**,即不僅補正原文的誤脱,改正上下两條斷接分合之錯誤,而且删除重見書和非中國人所撰圖書,把附注中提及的不同的卷數和其他文本也列入統計範圍。第一種方法,没有統計學意義。按第二種方法統計出來的結果,可以比較客觀地反映出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卷數的原始狀態,但其結果只限於正文(不含附注提供的信息),并帶有"虚假"的成分(含重見書和非中國人所撰圖書)。按第三種方法統計出來的部數、卷數,則提供了室生寺本比較全面的、實實在在的著録數量的信息。

筆者的統計結果,詳見附表《室生寺本部數、卷數統計表》。根據第二種方法統計出來的數據,表中稱之為"孫猛部數"、"孫猛卷數",根據第三種方法統計出來的數據則稱之為"實際的部數、卷數"。

筆者統計出來的室生寺本"客觀"的著録書數量是:經部三百九十六部、三千二百六十卷,史部二百三十五卷、四千零三卷,子部七百零九部、五千五百一十一卷,集部二百三十九部、四千二百三十二卷,**共計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七千零六卷**①。

"實際"的著録書數量是:經部三百九十四部、三千二百六十一卷,史部二百三十部、三千八百七十四卷,子部六百九十六部、五千一百六十九卷,集部二百三十四部、四千零四卷,**共計一千五百五十四部、一萬六千三百零八卷**②。

必須指出,使用第三種方法統計出來的部數是比較準確的。但是,即使如此,其卷數也只是一個近似值。道理很簡單。比如,上列卷數闕而不可考者均作一卷計,實際上原書完全可能不止一卷。懷疑卷數有誤而缺乏確實證據者,上下文分合存疑者,為審慎見,均仍以原卷數計數,這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天地瑞祥志》基本可以確認非中國人著作,今仍視作中國人著作。由於室生寺本本身的局限,對其著録書的卷數,不可能作出精確的統計,只能追求一個比較可靠、最接近真實的數值。

室生寺本是一部略鈔本,略鈔者在删略時,注明了所據原本《見在目》該類的部數、卷數。這部略鈔本又經好事者增損點竄,故今本只剩下該類的卷數,部數被删掉了。而且,有的類目缺卷數,如子部小説、名、墨、縱横、農五家;有的卷數是錯誤的,如總集家所注卷數實

① 參看附《室生寺本部數卷數統計表》"孫猛部數"、"孫猛卷數"二列。
② 參看附《室生寺本部數卷數統計表》⑤"實際的部數與卷數"二列。

際上是别集家的卷數;大多所記卷數則跟實際著録卷數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把今本闕注五家以及總集家的實際卷數視作原本卷數,**原本著録書卷數**是:經部三千一百四十三卷、史部四千零六卷,子部六千四百一十七卷,集部四千二百二十七卷,總計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卷。這個數字跟上述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引《國名風土記》佚名批注中所提到的"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卷"相接近。這説明也許原本在流傳中還有不同的文本。筆者猜測,略鈔本出於原本《見在目》稿本。總之,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卷,這個數字是原本《見在目》傳本之一的卷數,並不是室生寺本的卷數。本文是就室生寺本的部數、卷數作的考察,所以,題名曰"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和卷數"①。

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統計表

説明:

一、本表是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家的著録書的部數、卷數所作的統計。

二、至今為止,對室生寺本《見在目》的部數、卷數作過統計的有四家: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小宫山出版,1976.7)、太田晶二郎《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羣書解題》第20卷,1976.11,續羣書類從完成會;《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4册,吉川弘文館,1992.8)、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と研究》(汲古書院,1984.9)以及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二章《日本的漢籍目録學著作研究》第二節《藤原佐世本朝見在書目録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其中,就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家全面地作過統計的,是小長谷惠吉和矢島玄亮两家,故予收録,以供比較。

三、此表一共列舉了五個有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圖書的部數、卷數的數據。

① "今本所注卷數":列舉的是今存室生寺本每一類目之首所注的卷數。

② "略抄本卷數":列舉的是《見在目》流傳過程中的抄本之一、室生寺本系統抄本的最早的文本(佚名略鈔本)著録圖書的卷數。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一文中提及的"嬗變三佚名略鈔本《見在目》"條。

③ "推定原本卷數":列舉的是《見在目》原本著録圖書的卷數,即把今本闕注五家以及總集家的實際卷數視作"目録原本"的卷數而做的統計。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一文中提及的"嬗變二原本《日本目》"條。

④ "室生寺本的部數與卷數":列舉了小長谷惠吉、矢島玄亮以及筆者三家對今存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統計數據。筆者是在按既定的體例補正了原文的誤脱并改正了上下两條斷接分合之錯誤的基礎上統計出來的部數、卷數,這個數據可能接近室生寺本的原始狀態。以上文中筆者稱之為"客觀的統計"。

⑤ "實際的部數與卷數":列舉的是補正了室生寺本原文的誤脱,改正了上下两條斷接分合的錯誤,删除了重見書和非中國人(主要是日本人)所撰圖書,并考慮到附注中提及的不同的卷數和其他文本而統計出來的部數、卷數,這是室生寺本所著録的中國漢籍的最接近實際的數據。上文中筆者稱之為"實際的統計"。

---

① 這段論述,牽涉到《見在目》的編寫體例及其流變,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圖書的部數與卷數統計表

部別	序號	類別(家)	今本附注	①今本所注卷數	②略抄本卷數	③推定原本卷數	④室生寺本的部數與卷數						⑤實際的部數與卷數	
							小長谷部數	小長谷卷數	矢島部數	矢島卷數	孫猛部數	孫猛卷數	部數	卷數
經部	1	易家	如本	177	177	177	33	177	33	177	33	177	33	178
	2	尚書家	如本	113	113	113	14	113	14	111	14	113	15	116
	3	詩家	原闕附注	166	166	166	15	168	15	168	15	168	15	168
	4	禮家	如本	1,109	1,109	1,109	46	1,172	46	1,171	46	1,172	45	1,170
	5	樂家	如本	207	207	207	23	207	23	207	23	207	23	207
	6	春秋家	如本	374	374	374	35	379	35	379	35	379	36	389
	7	孝經家	如本	45	45	45	20	51	20	51	20	51	20	51
	8	論語家	如本	269	269	269	35	285	35	285	35	285	35	285
	9	異説家	如本	85	85	85	17	95	17	95	17	95	17	95
	10	小學家	如本	598	598	598	158	613	158	613	158	613	155	602
		小計		3,143	3,143	3,143	396	3,260	396	3,257	396	3,260	394	3,261
史部	11	正史家	如本	1,372	1,372	1,372	35	1,600	35	1,597	35	1,600	35	1,559
	12	古史家	如本	240	240	240	9	240	9	240	9	240	9	240
	13	雜史家	私略之	616	616	616	34	616	34	616	34	616	34	616
	14	霸史家	如本	122	122	122	3	122	3	122	3	122	3	122
	15	起居注家	如本	39	39	39	3	39	3	39	3	39	3	39
	16	舊事家	如本	20	20	20	4	20	4	20	4	20	4	20
	17	職官家	如本	70	70	70	4	71	4	41	4	71	4	71
	18	儀注家	私略之	154	113	154	11	113	11	113	11	113	11	113
	19	刑法家	私略之	580	513	580	41	523	41	533	41	513	36	447
	20	雜傳家	私略之	437	308	437	40	307	40	307	40	308	40	308
	21	土地家	如本	318	318	318	37	331	37	298	37	332	37	310
	22	譜系家	如本	16	16	16	7	16	7	7	7	7	7	7
	23	簿錄家	如本	22	22	22	7	22	7	22	7	22	7	22
		小計		4,006	3,769	4,006	235	4,020	235	3,955	235	4,003	230	3,874

（续　表）

部別	序號	類別(家)	今本附注	①今本所注卷數	②略抄本卷數	③推定原本卷數	④室生寺本的部數與卷數						⑤實際的部數與卷數	
							小長谷部數	小長谷卷數	矢島部數	矢島卷數	孫猛部數	孫猛卷數	部數	卷數
子部	24	儒家	如本	134	134	134	15	134	15	134	15	134	15	134
	25	道家	如本	458	458	458	62	492	62	487	62	497	62	497
	26	法家	如本	38	38	38	4	38	4	38	4	38	4	38
	27	名家	如本	闕	4	4	2	4	2	4	2	4	2	4
	28	墨家	如本	闕	3	3	3	3	3	3	3	3	3	3
	29	縱橫家	如本	闕	3	3	1	3	1	3	1	3	1	3
	30	雜家	私略之	2,617	2,435	2,617	95	2,415	94	2,412	94	2,435	90	2,218
	31	農家	如本	闕	13	13	2	13	2	13	2	13	2	13
	32	小説家	原闕附注	闕	49	49	10	49	10	49	10	49	10	49
	33	兵家	私略之	242	189	242	60	215	60	578	60	189	60	189
	34	天文家	私略之	461	371	461	85	406	83	370	83	371	82	361
	35	曆數家	如本	167	167	167	54	173	54	174	54	174	54	174
	36	五行家	私略之	919	482	919	156	526	154	516	153	482	149	461
	37	醫方家	私略之	1,309	1,119	1,309	166	1,107	165	1,101	166	1,119	162	1,025
		小計		6,345	5,465	6,417	715	5,578	709	5,882	709	5,511	696	5,169
集部	38	楚辭家	如本	32	32	32	6	31	6	29	6	31	6	31
	39	別集家	如本	1,568	1,568	1,568	149	1,565	149	1,575	149	1,574	147	1,562
	40	總集家	如本	1,568	1,568	2,627	85	2,652	84	2,647	84	2,627	81	2,411
		小計		3,168	3,168	4,227	240	4,248	239	4,251	239	4,232	234	4,004
		總計		16,662	15,545	17,793	1,586	17,106	1,579	17,345	1,579	17,006	1,554	16,308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學術價值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以下簡稱《見在目》)的價值體現在两個方面:從目録文獻學的角度看,它是一部"目録",是一部記録了日本國平安前期為止傳世的漢籍的總目録,給後世提供了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漢籍的書名、卷數、編撰者以及文本、流傳等信息,為微觀地考察著録的每一部圖書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從史學的角度看,它是一件"史料",為宏觀地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的奈良、平安時期的日本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提供了一些依據,以供"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本文主要闡述其目録文獻學的價值,同時,就其史學價值作一些提示。

一、文獻學價值之一:現存著録唐代著述的最早的漢籍目録

現在,考察、研究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著述,案頭必備的史志目録有三部:《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隋志》成書於高宗顯慶元年(656),《舊唐志》成書於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新唐志》則成書於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見在目》撰成於在日本宇多天皇寛平三年(891),相當於中國唐昭宗大順二年,所以,其成書雖晚於《隋書·經籍志》二百三十五年,卻早於《舊唐志》五十四年,早於《新唐志》一百六十九年。換句話説,現存的以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方式著録唐代著述的綜合性目録當數《見在目》為最早。正因為其成書比两《唐志》還早,所以,現在考察唐代以前以及唐代的著述,就目録而言,許多圖書,不僅不見於两《唐志》,即使見於两《唐志》,也必須查檢一下《見在目》,它往往可以提供更早的紀録。

有關的例子甚多,選幾例以明之①。

子部雜家著録:"《獨斷》一卷,今案蔡邕撰。"(0782)後漢蔡邕所撰《獨斷》,見於《後漢書》卷六〇下本傳,可是,《隋志》和两《唐志》均失載。中土目録,最早見於宋紹興年間所編的《中興館閣書目》,亦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宋代書目著録的是嘉祐中余擇中改編本,已非原帙(今余本亦不復存,二卷非余本也)。此書最早見於《見在目》。今人詳考蔡邕行年、著作,可惜未及《見在目》。

經部小學家著録唐孫過庭《書譜》三卷(0272)。此書不見陳子昂撰孫過庭《墓誌》及《祭

---

① 因為本書《考證篇》中相關條目均有詳細考證,本文所舉例盡可能簡明。

文》[①]、竇蒙《述書賦》注、两《唐志》,張懷瓘《書斷》卷下《能品》提及《運筆論》,不及《書譜》,中土至南宋陳思《書苑菁華》始著其文於録。古今公私目録著録此書者,當數《見在目》為最早。又,孫過庭《序》云两卷,《見在目》三卷,今本止一卷,是否全書,聚訟不已。研究專著數部、論文數十,竟無一利用《見在目》者。

史部土地家著録北齊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十卷(0611)。此書唐初尚未流布,故《隋志》失收;虞世南、歐陽修諸人俱未之見,唐初類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亦未見稱引。至中唐始顯,故劉知幾《史通》盛推之,两《唐志》得以著録,但最早則見於《見在目》。

子部道家著録《老子化胡經》十卷(0669)。此書西晉道士王浮撰,是中國道教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土公私目録最早著録此書見《隋衆經目録》卷二,作《正化内外經》二卷,注云:"一作《老子化胡經》。"六朝至唐代,道士所作宣揚化胡經書不止一種,《正化内外經》乃其中之一,而唐代流行的卻不是此種,而是十卷本的《化胡經》,《見在目》著録的正是此種。此書到南宋紹興初年才出現於《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元至元(1264—1294)年間,世祖詔令焚燬道經,此經全部佚失,今賴敦煌文獻窺其面目。S. 1857 及 P. 2007 為卷一,S. 2081 及 S. 6963 為卷二,P. 3404 為卷八,P. 2004 為卷十;此外尚有 P. 2360。《見在目》著録卷數正跟敦煌殘卷相符合。

此外,有些圖書,《隋志》、两《唐志》雖有著録,但《見在目》著録者卻是不同的文本,可以補闕。

集部别集家著録《陶潛集》十卷(1347)。陶潛集,《隋志》著録《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曰:"梁五卷,録一卷。"《舊唐志》:《陶淵明集》五卷;《新唐志》:《陶潛集》二十卷又《集》五卷。陶集最初為蕭統編八卷本,後傳入北朝,北齊陽休之復編定為十卷。此十卷本,不見《隋志》和两《唐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雖作十卷,乃宋庠重編本。所以,晁公武説:"獨吴氏(兢)《西齋書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西齋書目》已佚,今最早并唯一著録此本者是《見在目》。

集部别集家著録《李白歌行集》三卷(1424)。李白集,唐代傳世者有諸本,其中一本,是宋熙寧元年(1068)宋敏求重新編輯《李太白文集》時其《後序》提及的三卷本。《後序》曰:"治平元年(1064),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王溥家藏三卷本,與《見在目》此條卷數相符,當為同本。三卷本最早見於《見在目》。

子部道家著録《沖虚真經》八卷(0707)。天寶元年(742)二月,勅追贈列子為沖虚真人、《列子》為《沖虚真經》[②],當時傳本應該既有《列子》,也有《沖虚真經》,可是,《隋志》、两《唐志》一般不重複著録同書異名的圖書,只著録《列子》。題作《沖虚真經》者,見《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袁本),然最早則見於《見在目》。

---

① 《陳伯玉集》卷六《誌銘·率府録事孫君墓誌銘并序》、卷七《雜著·祭率府孫録事文》。

② 事見《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唐會要》卷五〇《雜記》。

二、文獻學價值之二：多載《隋志》、两《唐志》未著録圖書

對室生寺本《見在目》著録書的部數和卷數所作的統計，各家不同。如果補正了原文的誤脱并改正了上下两條目斷接分合之錯誤，據筆者的統計，室生寺本著録了圖書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七千零六卷；如果進而删除重見書和混入的非中國人（主要是日本人）所撰圖書，并把附注中提及的卷數不同的文本和其他文本也列入統計範圍的話，實際著録了一千五百五十四部，一萬六千三百零八卷①。

目録學家重目不重文，一部目録的價值，首先要看它著録了多少圖書。“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或“一千五百五十四部”，這两個數字本身就顯示了它的價值，概括起來可以説两“多”。

其一，著録漢籍之多，令人驚歎。一部異國的目録，其著録中國漢籍之數量，竟然近乎《隋志》、《舊唐志》的二分之一②。筆者研究《見在目》的心得之一，即：此目録成書雖相當於唐昭宗時，但著録書絶大部分成書於玄宗之前，跟未收玄宗開元後圖書的《舊唐志》相比最為適宜，不妨可以説，它幾乎記録了中國八世紀以前一半的漢籍。

其二，其所著録漢籍不見於《隋志》、《舊唐志》、《新唐志》者，數量之多，同時代的目録、文獻、史料無出其右。據筆者統計，《見在目》中竟有三分之一弱的圖書不見於中國三大史志目録：經部有一百九十六部，史部有八十九部，子部有七十九部，集部有一百零三部；一共有四百六十七部③。這個統計數字，還不包括卷數、文本相異者。日本平安中期源順（911—983）所撰《和名類聚抄》是一部漢和百科辭書，引録書名、人名四百餘，佛學家島田蕃根（1827—1907）曾據《隋志》、两《唐志》考其引書，總不得其解，及見此目録方冰釋④。所以，太田晶二郎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一文中説：“此書著録《隋志》以外圖書，可謂珠玉。”

中國的史志目録是據前人所撰目録纂修的。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根據劉歆的《七略》“删其要以備篇籍”⑤。《隋志》據梁阮孝緒《七録》等目録編成。《舊唐志》的依據則是開元時期毋煚的《古今書録》。其主要目的是宣揚國家文教之盛，并不打算網羅一代著述。

---

① 計算著録書的卷數和部數，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機械的計數作業，它牽涉到考證。筆者有關部數的統計，其結果雖跟安井息軒、山田孝雄、矢島玄亮相同，但計算方法並不同，所指具體圖書也有相異者。有關今本著録書部數和卷數的統計和考證，參看《研究篇·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室生寺本部數卷數統計表》。

② 《隋志》三千一百二十七部，《舊唐志》三千零六十部。

③ 榎本淳一把《隋志》、两《唐志》著録書視作“正本”，據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整理本，將《見在目》著録書一一跟《隋志》、两《唐志》等對照，認為此目録著録書多殘本、異本。他製作了三個對照表，第一表記載殘本或異本一百六十二部，第二表記載卷數多於《隋志》、两《唐志》異本八十一部，第三表則記載不見於《隋志》、两《唐志》的著録書八百七十七部，其中日本人著作、日本人編纂、抄録的著作以及撰者、來歷不詳的有六百二十八部。詳見《遣唐使による漢籍将来》（《唐王朝と古代日本》，吉川弘文館，2008.7）。案：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國書混入”一節列“日本人編纂、抄録的著作”一百五十一部，幾乎均是著者佚名、卷數僅一卷、前人未提及者，憑感覺覺得書名是日本式的，連他自己都以為完全是“欠考慮”的見解，榎本據以統計，故其數據有待商榷，統計方法也跟筆者不同，録以備考。

④ 青山文庫藏甲本島田蕃根題識，詳《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⑤ 《漢書·藝文志》序。

《隋志·序》云:"其舊録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删去之。"就是這個意思。鄭樵認為這是一個缺點,所以他編撰《通志·藝文略》,就想"所紀者欲以紀百代之有無"[①]。可是《新唐志》却不一樣。歐陽修等化了大工夫,補了約两萬多卷主要是開元以後的著述,即所謂"不著録"圖書。其根據是當時尚存世的五代、宋代的目録和宋代的藏書[②],甚至利用了《舊唐書》本傳中的記載及各種傳記、子書、筆記和碑誌[③]等,所以《新唐志》著録圖書是比較齊備的。但《見在目》所著録的圖書仍有不少不見於《新唐志》,可補其闕。張固也撰《新唐書藝文志補》[④],補書一千六百餘種,其主要的採輯資源之一就是《見在目》,大約有一百五十餘種得自此書。又如,《切韻》及其注釋書,《見在目》著録了十六家:陸法言、王仁煦、釋弘演、麻杲、孫愐、孫伷、長孫訥言、祝尚丘、王在藝、裴務齊、陳道固、沙門清澈、盧自始、蔣魴、郭知玄、韓知十。其中,只有陸法言見於《隋志》,孫愐見於《新唐志》。周祖謨考輯諸家《切韻》,撰《唐五代韻書集存》[⑤],就得力於《見在目》。

下面,舉《隋志》、两《唐志》失載的經、史、子、集四部書五例來説明其價值,藉此也許能使讀者留下一些具體的印象。

經部小學家著録釋智騫《爾雅音決》三卷(0206)、小學家著録智騫《急就章音義》一卷(0245)。釋智騫,乃隋代小學大家,傳附見《續高僧傳》卷三〇《隋東都内慧日道場釋智果傳》,謂"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除《衆經音》三書外,尚撰有《爾雅音決》三卷、《急就章音義》一卷、《楚辭音義》和《方言注》。這四部書中,唯《楚辭音義》見於《隋志》和两《唐志》[⑥],《方言注》見於唐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之六六《入法界品第七》,至於《爾雅音決》和《急就章音義》僅見《見在目》。《爾雅音決》一書,中土目録至《郡齋讀書志》方透露一絲消息,卷四毋昭裔《爾雅音略》條:"《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元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两音,有或音,後生疑於呼讀,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此言"釋智騫"者,即指《爾雅音決》也。《急就章音義》則中土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

史部正史家著録顔師古《漢書音義》十三卷(0410)。此書不僅不見两《唐志》,甚至不見中土古今其他公私目録,但書名見於《資治通鑑》胡三省注、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陳元靚《歲時廣記》、孫覿《鴻慶居士集》及王楙《野客叢書》。諸書所引既有釋音,又有釋義,且多見於今本《漢書》師古注,唯孫覿所引不見今本。《見在目》既著録顔師古《漢書音義》,蓋師古為《漢書》作注外,又集其注文,為《漢書音義》;或好事者,輯師古《漢書》注,另編為《漢書音義》而署師古名。確有顔師古《漢書音義》一書曾行於世則不誣也。

子部醫方家著録仁諝《新修本草音義》一卷(1282)。此書亦不見两《唐志》及其他中土古今公私目録。蘇敬撰《新修本草》二十一卷、《新修本草圖》二十六卷[⑦]。仁諝此書蓋為《新

① 《通志》卷七一《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
② 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喬衍琯《宋代書目考》(文史哲出版社,1987)。
③ 張固也《論新唐書藝文志的史料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2期)。
④ 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1)。
⑤ 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中華書局,1983.7)。
⑥ 題《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撰。
⑦ 此據《新唐志》,《舊唐志》作十六卷。

修本草》作注也。深根輔仁《新鈔倭名本草》引有《仁諝音》、《仁諝音義》，源順《倭名類聚抄》引有《仁諝》，當即此書。中土《本草》研究著作不少，可是，似乎没有提及此書的。仁諝，姓辟閭，武則天聖曆時司禮博士。

集部别集家著録《岳陽詩》二卷(1458)。此書中土古今公私目録皆未著録，乃唐張説貶謫岳陽時所撰詩集也。相印證史料有：王定保《唐摭言》卷六《公薦》載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上相國燕公書》："相公昔在南中，自為《岳陽集》。"宋樂史《太平寰宇記》[①]"江南西道岳州巴陵縣"條曰："岳陽樓，唐開元四年(716)，張説自中書令為岳州刺史，常與才士登此樓，有詩百餘篇，列於樓壁。"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説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又曰："南樓[②]陽公臺，皆見《岳陽詩詠》，今并無遺跡可踐。"王泠然《上相國燕公書》所謂《岳陽集》，《岳陽風土記》所謂《岳陽詩詠》，即《岳陽詩》也。

三、文獻學價值之三：内容豐富翔實，可資考證者甚多

在論及《見在目》的編撰時，曾説到它的體例模仿《隋志》[③]，但是，千萬不要誤以為《見在目》的編者完全在"照葫蘆畫瓢"。藤原佐世是有選擇地抄録，不是抄襲；是利用，不是複製。它最可貴的是採取了力求實録的編寫體例。書名、卷數和撰者，都按實存圖書或當時的目録[④]忠實地予以著録，所以，其内容可信性很高，可資考證者甚多，它的價值也主要體現在這方面。這不是如鄭樵《通志·藝文略》那種抄録摭拾前代書目而編成的目録所能比擬的。

下面，兹分别就著録書名、著録卷數及編撰者，各舉數例，並跟《隋志》、两《唐志》等中土目録作一比較，以見其價值。

1. 補正《隋志》、两《唐志》著録書書名。

史部傳記家著録孟氏撰《竹林七賢傳》(0577)。此書《隋志》作孟氏《七賢傳》，两《唐志》作孟仲暉《七賢傳》，據《見在目》可知書名當有"竹林"二字。

子部兵家著録《黄帝用兵勝敵法》(0839)。《隋志》作《黄石公内記敵法》，《新唐志》作《黄帝用兵法訣》，據《見在目》可知《隋志》脱"勝"字，書名當作《黄石公内記勝敵法》。

子部道家著録梁武帝《老子義疏》八卷(0658)。《隋志》、两《唐志》作《老子講疏》。《金樓子》卷五《著書篇》："《(孝)〔老〕子義疏》一秩十卷。奉述制旨，拜自小小措意。"《梁書》卷三八《朱異傳》："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見在目》與两史料相符，是書名當依《見在目》。

《隋志》、两《唐志》别集類，為體例整齊劃一，其書往往不依實際的書名著録，而以作者名或以作者終銜加其名以為書名。如，《隋志》著録《魏步兵校尉阮籍集》(两《唐志》作《阮籍

---

① 《古逸叢書》本。

② 岳陽樓，湖南岳陽市舊城西門城樓。唐時，以在岳州州署之南，亦稱南樓。

③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編撰及其性質》。

④ 即使寬平時已經佚失，也是曾經存在過的。

集》)、《開府江總集》(两《唐志》作《江總集》)、《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两《唐志》分作《江淹前集》、《江淹後集》)、《晉衛尉卿石崇集》(两《唐志》作《石崇集》)、《王績集》等,《見在目》則據實在的書名著録,分别作:《阮嗣宗集》(1348)、《江令君集》(1371)、《江文通集》(1421)、《石季倫集》(1439)、《東皋子集》(1358)。《隋志》、两《唐志》的這種著録體例,是其弊病之一,有時候還會使人誤會。比如,两《唐志》著録《王績集》五卷,乃吕才搜訪遺文編集並為之序本;盛唐時陸淳删五卷為二卷,題作《東皋子集》,《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等著録者是也。有的研究者遂據两《唐志》的著録,以為吕編集本題《王績集》,《東皋子集》之名,肇於陸淳二卷本①。可是,《見在目》著録題作《東皋子集》,而且是五卷本,可知王績集之書題原來就是《東皋子集》,两《唐志》未據實際的書名著録,陸淳也未嘗改題;至少唐代五卷本既有題《王績集》者亦有題《東皋子集》者。

2. 補正《隋志》、两《唐志》著録書卷數。

經部易家著録《周易》十二卷,曰:"東晉秘書郎張璠集廿二家解。"(0005)《經典釋文敘録》作十二卷。引《集二十二家解序》云:"依向秀本(按:向秀《易義》)。……《七録》云集二十八家,《七志》云十卷。"然《隋志》則作八卷,曰:"殘缺。梁有十卷。"两《唐志》亦十卷。《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卷一《周易張氏集解》條柯劭忞強為之解,曰:"蓋本為十卷,《釋文》合《略論》數之為十一卷,又譌一為二耳。"②今《見在目》亦十二卷,可證《釋文》不誤,原書當為十二卷。

子部雜家著録葛洪《抱朴子外篇》五十卷(0724)。《隋志》作三十卷,注曰:"梁有五十一卷。"然《抱朴子外篇·自序》曰:"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見在目》與《自序》相合,是唐代五十卷本尚存世也。

子部雜家著録于志寧《諫苑》廿卷(0780)。《舊唐志》三十卷,《新唐志》二十卷,疑《舊唐志》有誤。

子部雜家著録釋遠年《兼名苑》十五卷,又注曰:"今案卅卷。"(0765)此書《舊唐志》十卷,《新唐志》二十卷,疑两《唐志》卷數有誤。

子部五行家著録《青烏子》十三卷(1162),两《唐志》三卷,疑两《唐志》脱"十"字。

子部雜家著録《帝範》二卷(0776)。两《唐志》作四卷,曰:"太宗撰,賈行注。"是唐代傳本尚有無注二卷本也。

子部雜家著録釋法琳《破邪論》一卷(0797)、佚名《注破邪論》四卷(0798)。此書《弘決外典鈔》亦作一卷,注曰:"注四卷。"两《唐志》皆作三卷,是两《唐志》著録乃有注本也。

子部醫方家著録全元起注《黄帝素問》十六卷(1175)。《隋志》、两《唐志》、《崇文總目》及《中興館閣書目》等著録全元起注《黄帝素問》,皆作八卷③。至唐肅宗時,王冰注出,分卷二十四。《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至《四庫全書總目》止著録王冰本。全元起注本,蓋亡於北、南宋之間。《見在目》作十六卷,當一卷分為二卷者也,是知全元起注本尚有十六

① 萬曼《唐集敘録》(中華書局,1980)。

② 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

③ 《素問》九卷,原闕第七卷。王冰《序》云:"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故全元起注本作八卷。

卷者，此本從未見于中土目録。

3. 補正《隋志》、两《唐志》著録書之編撰者。

(1)補《隋志》、两《唐志》編撰者之闕。

經部樂家著録蔡伯(諧)〔喈〕《琴經》一卷(0116)。《見在目》著録撰者，多依《隋志》，此條《隋志》未著撰者，而《見在目》明題"蔡伯諧"，必有所據。《見在目》又著録孔衍《琴操》。疑《琴經》為蔡邕撰，而《琴操》則為孔衍撰。

經部禮家著録梁武帝《三禮大義》卅卷(0088)。《隋志》禮家著録《三禮大義》十三卷，未署撰者，當即此書。"十三"或"三十"之誤。《梁書》卷三《武帝紀》云，所著有《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孝經》等諸經《大義》，唯不見《三禮大義》，此條可補其闕。

經部小學家著録趙昇《韻篇敘例抄》一卷(0279)。两《唐志》小學家著録趙氏《韻篇》十二卷，故知两《唐志》所云"趙氏"，乃趙昇也。两《唐志》著録乃其書全帙，《見在目》著録乃所抄《敘例》，故僅一卷也。

史部雜史類著録馬總撰《建康實録》廿卷。此書《新唐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宋志》、《四庫全書總目》以及今本均署唐許嵩撰，獨《見在目》作馬總撰。今本卷一七"梁武帝天監六年"條引《東都記》紀穆宗長慶中事，又其書内容似非肅宗時許嵩一手所作，遂有人以為後十卷係穆宗或穆宗稍後之另一作者所為。衆人似乎均未查檢《見在目》，此條可解千古之謎，蓋先有許嵩原書，馬總有續補也。馬總喜抄書，有《子鈔》，見《舊唐書》本傳。《通曆》(一名《通紀》)(0470)多抄自虞世南《帝王略論》，其中之"論"，幾照録不誤。此書又抄《宋略》也。

史部雜傳家著録葛洪《漢武内傳》二卷(0542)。《隋志》三卷，两《唐志》作《漢武帝傳》二卷[①]，皆不題撰人。今本則題漢班固，顯為後人偽題。張柬之《洞冥記跋》云："昔葛洪造《漢武内傳》、《西京雜記》。"然不見《晉書》卷七二本傳。宋晁載之引唐張柬之語謂葛洪偽造[②]。四庫館臣以為"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為"[③]。孫詒讓則以為葛洪撰[④]。余嘉錫傾向於葛洪撰，其根據就是《見在目》這條著録，《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八曰："日本人藤原佐世《見在書目》雜傳内有《漢武内傳》二卷，注云：'葛洪撰。'佐世書著於中國唐昭宗時，是必唐以前目録書有題葛洪撰者，乃得據以著録。是則張柬之之言，不為單文孤證矣。(原注：佐世於《洞冥記》仍題郭子横撰，不用柬之之説，故知其於此書題葛洪，必别有所據也。)"

(2)糾正《隋志》、两《唐志》撰者之誤。

史部正史家著録《漢書問答》十卷，曰："沈遵行撰。"(0412)此書見《新唐志》正史類：沈遵《漢書問答》五卷，知《新唐志》脱"行"字。沈遵行，名見楊炯《盈川集》卷一《庭菊賦并序》："是日也……沈尊行以博聞兼侍讀。"《文苑英華》卷一四九亦作"尊"，然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四四《東宫官》作"遵"。故知沈遵行嘗為太子侍讀，蓋在高宗調露、永隆

① 《舊唐志》入雜傳家，《新唐志》入子部道家類。

② 《續談助》卷一《洞冥記跋》。

③ 《四庫全書總目》卷子部五二小説家三。

④ 《札迻》卷一一。

年間。

子部道家著録張君相《老子疏》四卷(0662)。此書最早見於《見在目》。两《唐志》作《老子集注》四卷,曰:"張道相集注。"《見在目》撰者名作"張君相",與《玉海》卷五三引《中興館閣書目》、《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首載光庭天復元年(901)序①、今《宛委别藏》本②均合,是两《唐志》"道相"乃"君相"之誤。

經部春秋家著録《春秋集傳》廿卷,曰:"(炎)〔啖〕氏注。"(0161)然而,此書《新唐志》卻謂陸質(本名淳,避憲宗名改)撰,作《集注春秋》二十卷。陸質撰《春秋集注》事,尚見於吕温《代進集注春秋表》③、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④、王溥《唐會要》卷三六。然細讀陸質《春秋集傳纂例》卷一《修傳終始記》及《啖氏集傳注義》等,可知啖助於大曆庚戌歲撰《春秋集傳集注》,又名《春秋集傳》、《集注春秋》。其後,陸質"纂會"嚴師啖助、益友趙匡两家,補其未盡,删其蕪楚,題曰《集注》,然卷數卻是十卷(篇)。《墓表》記録陸質著作止三種,《新唐志》著録陸質著述卻多出《集注春秋》一種。昔竊疑啖助所著《集注春秋》二十卷與陸質所著《集傳春秋纂例》十卷,實二人二書。吕温《進集注春秋表》所謂"集注《春秋》",柳宗元《墓表》所謂《春秋集注》,其實是陸質所著《集傳春秋纂例》;而《集注春秋》二十卷,乃啖助所著。惜無旁證。今《見在目》著録啖氏注《春秋集傳》廿卷,遂疑義冰釋。《新唐志》著録《集注春秋》二十卷,實非陸質所撰。啖助《集注春秋》,至宋代已佚,《新唐志》編者蓋據《舊唐書》卷一八九本傳轉録,《舊唐書》、《唐會要》又録自實録;《集傳春秋纂例》,時人又稱《集注》,《新唐志》編者不詳其故,遂誤綴其書於陸質名下。後人又往往沿《新唐志》之誤。

經部春秋家著録《春秋穀梁傳疏》十三卷,曰:"唐〔四〕門博士楊士勛撰。"(0157)《崇文總目》、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唐國子四門助教"。然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曰:"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故知當從《見在目》。

(3)提供考證撰者之線索。

經部詩家著録《毛詩草木魚蟲疏》二卷,曰:"晉陸機撰。"(0057)此書撰者,《隋志》及諸目皆作"陸璣",《見在目》、《舊唐志》、《通志·藝文略》與明監本《詩經正義》作"機"。《經典釋文敘録》卷一:"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崇文總目》:"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郡齋讀書志》:"或題陸機,非也。"《直齋書録解題》:"其旁從玉,固非晉之士衡。"李匡文《資暇集》卷上亦倡此説。明毛晉《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跋》以為陸璣乃唐人。然錢大昕以為當從"木",唯元恪與士衡,雖同時同名,非一人也⑤。《見在目》,提供了一條作"機"的證據。

經部小學類著録《桂苑珠叢》十卷,曰:"李思博撰。第一帙。件文本一百卷,而見在只

① 《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② 著録見阮元《揅經室外集》卷一。
③ 《吕衡州集》卷四。
④ 《柳河東集》卷九。
⑤ 《潛研堂集》卷二七。

第一帙，其餘未知在否云々。”(0298)此書《隋志》失收，两《唐志》著録。《舊唐志》曰：《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穎撰；《新唐志》曰：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其事不見諸葛穎本傳，卻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曹憲傳》：“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①]是此書乃曹憲與諸學者撰修。两《唐志》署諸葛穎之名，以前以為或諸葛穎居預修者之首。據《見在目》此條注，主要的撰者實際上恐怕是李思博。李思博此人，名不見史傳，但較可信。因為藤原佐世“見在”所見的恰恰是第一帙，前十卷，卷首當有序文和編撰者署名，他之所以知道原書為一百卷，應該是讀了序文；他著録撰者為李思博，其依據也是序文和署名。《桂苑珠叢》體例倣顧野王《玉篇》，旨在“規正文字”，在中國文字學史上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見在目》為文字學史研究提供了一條有意義的資料。

經部小學類著録《古今篆隸文體》一卷，注曰：“蕭子良撰。”(0340)此書撰者《隋志》作蕭子政，两《唐志》作蕭子雲。《初學記》卷二一《文部》“文字”引作“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封氏聞見記》卷二《文學》云：“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南唐徐鍇《説文繫傳》卷二九《敘目》上“以訖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條注曰：“按齊蕭子良所撰《五十二家書》。”今日本存鎌倉鈔本，内題“《篆隸文體》中右侍從竟陵王蕭子良序”，可與《見在目》相印證，撰者當從《見在目》，作蕭子良。

子部醫方家著録《食經》四卷，曰：“崔禹錫撰。”(1300)《隋志》有崔氏《食經》四卷，两《唐志》有崔浩《食經》九卷。徐崇《補南北藝文志》、朱祖延《北魏佚書考》以為《隋志》著録崔氏《食經》即两《唐志》著録崔浩《食經》；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七以為，崔氏《食經》、崔浩《食經》及《見在目》此條為同一書，撰者乃崔浩，“崔禹錫”，乃因劉禹錫有《傳信方》而譌。考丹波康賴《醫心方》及深根輔仁《新鈔倭名本草》引書有《崔禹錫食經》、《崔禹食經》、《崔禹經》、《崔禹錫》、《崔禹》，當即《見在目》此書，其内容為食療之屬，與崔浩《食經》所述多食物烹調、釀造、貯藏不同；《醫心方》所引多至百餘條，絶不可能有誤；且“浩”與“禹錫”字義字形毫無關係；《隋志》崔氏《食經》與两《唐志》崔浩《食經》卷數亦不相符，故两書似非一書；姚振宗徑斷“崔禹錫”因劉禹錫而譌，純屬臆測。崔浩、崔禹錫蓋各有《食經》也。丹波元胤《醫籍考》以為崔禹錫或是六朝時人中橋創太以為成書於顯慶以後。

(4)補正編撰者之生平事蹟。

經部詩家著録《毛詩》廿卷，曰：“漢河間大(傳)〔傅〕毛萇傳，鄭氏箋。”(0049)“傅”雖誤作“傳”，尤存其形，可正《隋志》之誤。《隋志》作“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引《見在目》此條，曰：“案此稱‘太傅’，足訂本志題‘太守’之誤。”中華書局標點本《隋志》也據此改正，曰：“河間太傅毛萇‘太傅’原作‘太守’。《日本國見在書目》‘守’作‘傅’。按：漢代置河間國，後魏才置河間郡。毛萇應是河間王太傅。今據改。”《見在目》此條蓋抄録《隋志》，疑古本《隋志》作“太傅”，“太守”乃後人妄改。同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如經部易家著録《周易》十二卷，曰：“東晉秘書郎張璠集廿二家解。”《隋志》作八卷，曰：“晉著作郎張璠注。”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張璠集解》十二卷，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

① 《新唐書》卷一九八《曹憲傳》同。

作。”是當從《見在目》,作“秘書郎”。

經部小學家著録《周易新論》十卷,曰:“蜀郡博士正議大夫武威陰弘道撰。”(0020)陰弘道,两《唐書》無傳。然《新唐志》有陰弘道《周易新傳疏》十卷,注曰:“顥子,臨渙令。”陰顥為梁尚書金部郎,入周為獸門學士,生平事蹟附其祖陰子春傳,見《梁書》卷四六。據此可知弘道乃武威姑臧(治今甘肅武威市)人。又,《舊唐書》卷七九《傅仁均傳》云,唐武德初,仁均造《戊寅元曆》,“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説以駁之①,終不能屈”。是弘道,蓋太宗時人,然謂“益州人”,蓋弘道嘗為蜀郡博士,遂誤。《見在目》此條補其任官并糾《舊唐書》之誤。

史部正史家著録《史記音義》廿卷,曰:“唐大中大夫劉伯莊撰。”(0399)伯莊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新唐書》卷一九八,云:北齊時,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為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貞觀間,累除國子助教。尋遷國子博士。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又,貞觀五年(631),為禮部尚書,事見《舊唐書》卷二二、《禮儀志》卷二。又嘗為諫議大夫,見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劉”。《見在目》所署職銜“大中大夫”,不見本傳及諸史書,蓋在貞觀初。

史部正史家著録《史記索隱》卅卷,曰:“唐朝散大夫司馬貞撰。”(0400)貞,唐史無傳,今所知生平事蹟據各種史料綴合:少時從崇文館學士張嘉會學《史記》之學,此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開元初,任國子博士,據《新唐書》卷一三二《劉子玄傳》;後出為潤州别駕,據《新唐書·藝文志》《史記索隱》條附注;終弘文館學士,據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四《史記索隱》條。諸史料皆未及“朝散大夫”。

值得注意的是,两《唐志》著録撰者一般不加撰者職銜,《隋志》所加則為終銜,《見在目》的體例跟它們不同,除了抄録《隋志》的一部分外,其餘所署撰者職銜或所加附注,多據藤原佐世聞見(實存書或有關目録),故借此還能窺知著録書的成書年代。陰弘道撰《周易新論》,當在為蜀郡博士正議大夫時;劉伯莊撰《史記音義》,當任大中大夫時;司馬貞撰《史記索隱》,當在拜朝散大夫之後。而且,《見在目》所加職銜,可信性較高。《見在目》經部小學家著録《音譜決疑》十卷,曰:“齊太子舍人李〔季〕節撰。”(0263)李槩,字季節。《隋志》僅謂“李槩撰”,《顔氏家訓》卷七《音辭篇》也只説:“李季節著《音韻決疑》。”而李槩此書,空海《文鏡秘府論》天卷録劉善經《四聲指歸》也曾提及,云:“齊太子舍人李〔季〕節,知音之士,撰《音譜決疑》。”并引其序。可以跟《見在目》相印證。史載李槩歷仕齊文襄帝高澄大將軍行參軍、侍御史、太子舍人,卒於并州功曹參軍②。根據《見在目》這條注,可以知道此書成於他任“齊太子舍人”時。

4. 其他可資考證者。

楚辭家著録王逸《楚辭》十六卷(1341),又著録王逸《離騷》十卷(1344)。後一條,與上一條王逸注《楚辭》分列,不題《楚辭》,而題《離騷》。若非著者妄加則有两種可能:其一,唐

① 案:武德時,太史丞王孝通嘗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故曰“又”。

② 生平事蹟見《魏書》卷四九、《北齊書》卷二二、《北史》卷三三,附《李靈傳》以及《北齊書》卷三六《邢卲傳》。

代尚有跟《楚辭章句》别行之王逸注《離騷》，即排除非屈原所作之屈原賦注本。其二，《章句》或亦有稱《離騷》者。

史部刑法家著録《唐永徽律疏》卅卷，曰："伏無忌等撰。"(0505)"伏無忌"當"長孫無忌"之誤。《新唐志》注曰："無忌、李勣、于志寧、刑部尚書唐臨、大理卿段寶玄、尚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奉詔譔。永徽四年上。"此書自長孫無忌等《進律疏表》始，唐宋諸目録及《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注、《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唐大詔令集》卷二八等皆題《律疏》。題《唐律疏義》，蓋始於元。問題是，今本《唐律疏議》，到底是《永徽律》之《疏》，還是《開元律》之《疏》？歷來都認為是《永徽律》之律疏，佐藤誠實開始質疑①，至仁井田陞、牧野巽則考定為《開元二十五年律》之律疏②。此説提出後，似為學界定讞。然而，仍有持異議者，如楊廷福以為當為《永徽律》之律疏③。《見在目》此條著録，歷來未受到研究者之注意。其實，此條著録之書名，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信息。今本《見在目》，凡其後面條目之書名，若其中有與前一條書名相同文字者，往往用"々"記號代替。此條在《唐永徽律》之後，故省作"々々々々疏卅卷"，復原後，則是"唐永徽律疏卅卷"。此簡略的抄録法，當出略抄者或抄手之手，原本《見在目》並未省略，即藤原佐世當年所據以著録的"見在書"之書名，不是《律疏》，而是《唐永徽律疏》。或者，從中國攜來此書原題《律疏》，佐世據當時人之共識，認定為《唐永徽律》之《疏》，而非《唐開元律》之《疏》，遂加題"唐永徽律"四字。順便提一下，《見在目》著録此書撰者，偶誤作"伏無忌等"。為什麽會産生這個錯誤呢？這是因為佐世當年著録的根據是書首的上表。此表也見於今本。當時奏疏、奏表有例：所列預修編撰者，凡封公者，皆不著姓。長孫無忌，封趙國公，居上表之首，略其姓，故作"無忌"。此書乃唐代著述，自然不見《隋志》，佐世無所依徬，遂誤題其姓。雖誤，可以證明此條之著録佐世所據一定是書首上表，旁見側出，反而自然天真。《律疏》乃《永徽律》之《疏》，似不必疑也。

《見在目》的可信性，還可以得到日本今存的漢籍、敦煌等出土文獻以及其他目録文獻記載的印證。

《見在目》著録的圖書，至今有不少留存於日本，影印複製後，嘉惠學林，成了研究古典中國學的重要材料。林述齋的《佚存叢書》和黎庶昌的《古逸叢書》，都是刊刻珍貴的中土佚籍的叢書。《古逸叢書》收録的范甯《春秋穀梁傳》、《唐開元御注孝經》、許敬宗等《文館詞林》殘卷、佚名《琱玉集》殘卷、顧野王《玉篇》殘卷、楊倞《荀子注》、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陸德明《尚書釋音》、顔師古注《漢書》(《食貨志》)、徐靈府《天台山記》、杜臺卿《玉燭寶典》等，都見於《見在目》，唯有《碣石調幽蘭》一書不見記載。《佚存叢書》所收録的蕭吉《五行大義》、武后《臣軌》、《樂書要録》、韋述《两京新記》殘卷、李嶠《雜詠》等，也都是《見在目》著録的圖書。此外，還有不見這两部叢書的。單以經部為例：禮家著録梁皇侃《禮記子本疏義》百卷，今存奈良鈔本，藏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孝經家著録漢孔安國傳《古文孝經》，今

① 《律令考》(《國學院雜誌》第5卷13號至第六卷3號)。
② 《東方學報》第1、2册(東方學院東京研究所，1931)。
③ 《唐律初探·唐律疏議制作年代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5)。

存三千院等鈔本，有古典保存會影印本等；論語家皇侃《論語義疏》，存室町鈔本，有懷德堂刊本，也收入了《知不足齋叢書》；小學家著録南齊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京都山科毗沙門堂存鎌倉鈔本，古典保存會有影印本；梁李暹《千字文注》，存日本南北朝鈔本，有古活字本。這些著述，都可以在《見在目》裏找到它們的"源頭"，而《見在目》又為研究這些著述提供了有益的材料。故森立之在《續羣書類從》樣本題識曰："皇國所傳李唐之遺卷亦為不尠矣，皆是《見在書目》中所録者也。"①

至於《見在目》的著録，跟敦煌等出土文獻以及其他目録文獻相呼應的例子就更多了，不下百餘例。比如，經部小學家著録的《開蒙要訓》一卷，曰："馬氏撰。"(0249)敦煌本《雜抄》P. 2721a："《開蒙要訓》，馬仁壽撰之。"是知此"馬氏"乃馬仁壽也。經部小學家著録的《筆札華梁》二卷，與《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録的上官儀《筆(九)〔札〕花梁》二卷相符，又跟日本僧空海《文鏡秘府論》徵引《筆札》相應。史部雜史家著録范陽盧藏用注《春秋後語》十卷，跟日本平安時期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呼應。史部土地家著録韋述撰《两京新記》四卷，得到日本僧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的印證；等等。

四、史料學價值：考究日本學術文化淵源的根據

以上三段，是把《見在目》視作一部目録，從目録文獻學的角度，闡述了它的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把它視作一份史料，那麼它的價值還體現在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文化學術史提供了依據。

具體地説，《見在目》不是記録日本本國人的著述的目録，而是一部記録了從中國引進的漢籍的目録。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本身就是一部"將來目録"②。那個時代，圖書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載體。所以，以它為主，綜合其他史料，就可以考察日本的平安前期為止從中國"將來"了多少圖書、主要"將來"了一些什麼圖書、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將來"了哪些不同的圖書、為什麼要"將來"這些圖書等問題，從而可以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個部分——日本漢籍史——提供新的啓迪和思路。

這是對《見在目》作宏觀的研究。

略舉數例，以供參考。

其一，引進的漢籍涉及中國文明的諸方面，經史諸子，禮儀刑法，天文地理，曆法算術，文字音韻，陰陽五行，兵法農書，書法音樂，醫藥方術以及啓蒙讀物，可謂無所不包。這説明日本中央朝廷以及皇族、貴族向先進的中國的學習是"全方位"的。

其二，除了儒家經典《五經》以及史、子、集部的一些主要著作外，在子部，兵家、天文家、曆數家、五行家、醫方家的著録書尤多，特别是醫藥、曆算方面的著録書幾乎包括了當時流

① 濱野知三郎舊藏、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藏《續羣書類從》本，影印件見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貴重書蒐選圖録解題》(《斯道文庫書誌叢刊》6，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1997.2)。

② 將來，攜來也。

行的主要著作。醫書用於治病養生,曆書用於造曆,算書用於區劃土地及徵税。這説明"全方位"引進時有所側重,尤其注重實用性強的圖書。

其三,《見在目》既著録詩文集,又著録儒家經典,两者相比,詩文集遠遠多於儒家經典,川口久雄以為這體現了當時的學風:"這部目録中反映了,比起經學,更重視詩賦文章的'唐風'。"[①]順便提一下,在詩文集中,受歡迎的是那些平易近人、明白易懂的作品。這就是白居易之"人氣"壓倒一切、歷經千餘年而不衰的緣故。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初唐詩人劉希夷的詩近乎"白話",宛如村夫俚語,在中國,若不是孫季良的《正聲集》,恐怕會被淹没,而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空海獻書數種之中就有《劉希夷集》四卷,《見在目》還著録《劉希夷集私記》一卷(1408),可見他跟白居易一樣受到日本人的重視。

其四,經部著録的儒家經典,比起唐人經注來,更多的是漢、魏經注。這應該跟日本飛鳥、奈良時期法定的必須學習的中國經書以及其注釋書有關。藤原不比等編修、天平寶字元年(757)頒行之《養老令・學令》規定:"凡正業教授,《周易》,鄭玄、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玄注;《三禮》、《毛詩》,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孝經》,孔安國、鄭玄注;《論語》,鄭玄、何晏注。"[②]

其五,《見在目》子部道家著録圖書六十二部四百九十七卷[③],多為《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著述,道經只有《本際經》、《太上靈寶經》、《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經》和《消魔寶真安志經》四種,所以,日本學者一般認為,日本政府對引進道教持消極態度,其實,道家不等於道教,當時似乎加以區别。《隋書・經籍志》子部《序》:"儒、道、小説,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隋志》附道經佛經于四部之末,《序》云:"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日本政府以及知識人受此聖教觀影響,視以老、莊等論述、注釋道家思想的著述為"道家"之"教",乃"聖人之教",故積極引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平七年、開元二十三年(735)第十次遣唐副使中臣名代獻表求《御注老子》及天尊像(老子像),其目的就是為了"以歸於國,發揚聖教"[④]。所以,《見在目》道家著録《老子》類著述達二十四種、《莊子》類著述達二十種之多。至於對非"聖教"的"道教"則持消極態度,故《見在目》僅收四部道經。古日本文獻中,也没有道士進入日本以及建立道觀的記録[⑤]。

當然,《見在目》所體現出來的學術文化史特徵不止於此。筆者試就著録書的"時代性"特徵作一些探討,也許可以使讀者對它的史學價值有更為深入、具體的了解。

《見在目》成書於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日本平安時期末,相當於中國唐昭宗時,時代已入晚唐。可是,此目録雖成書於唐昭宗時,但著録的唐代著述卻絶大部分成書於太宗、

---

① 《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之研究》(上)(明治書院,昭和50年12月)。

② 惟宗直本《令集解》卷一五《學令》引《養老令・學令》。

③ 室生寺本道家注曰:"四百五十八卷。"這個數字是不準確的,參看《室生寺本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圖書的部數與卷數統計表》。

④ 《册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類。

⑤ 參看小幡みちる《日本古代の道教受容に關す——考察八世紀前半の日唐關係を通じて》(《早稲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4分册50,2004),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書店,2007.11),阿部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おける"道家"と道經——隋唐五代宋における道經の位置づけと傳來した道經の性格》(《鳴門史學》24,2010)。又,日本有無道觀,學者有不同看法。

高宗、武周時，即使玄宗時的著述也不太多。這是為什麼？

對此，日本文獻學大家長澤規矩也獨具慧眼，早有所察覺。他在《從文獻學的角度看流傳於本邦的支那詩文之一斑》一文中説："寛平年間藤原佐世奉敕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是我國最古的目録，今僅存一本，雖有脱誤，但《文選》注就有八種，著録的六朝總集相當多。唐人的作品，總集不少，别集也不少，始於王、楊、盧、駱，著録了太宗、武后、虞世南、許敬宗、李嶠、杜審言、沈詮期、宋之問、陳子昂、王梵志、張鷟、玄奘、上官儀等，多是初唐人，盛唐的僅有李白、王維、王昌齡等，此外，算上元稹、白居易。據此可知，當時并没有引進很多的盛唐詩集。"這是為什麼？

《見在目》提示的這兩個問題，體現了早期日本漢籍史的一個特徵，稍加演繹説明。

漢籍東傳的"主力軍"是"國家隊"遣唐使。八世紀是遣使的高潮，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買求書籍"①。遣唐的高潮也是漢籍東傳的高潮。大寶二年(702)第八次至寶龜十年(779)第十七次，除去第十一、十四、十五三次因故停止，在短短的七十幾年裏七次赴唐，平均十年一次②。其中，貢獻最巨、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吉備真備。他两次入唐，第一次留唐十七年，"在唐多處營求(漢籍)"③，"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④。他第一次入唐在元正天皇養老元年(開元五年，717)，聖武天皇天平六年(開元二十一年，734)歸國，歸國後獻書朝廷，并撰有《將來目録》。

菅原道真擬《請令諸公卿議定遣唐使進止狀》，在宇多天皇寛平五年(893)，天皇聽從其建議中止遣唐活動在寛平六年(894)，《見在目》成書在寛平三年(891)，幾乎同時。

遣唐使尤其是吉備真備那樣近乎狂熱的引進漢籍的活動，主要發生在奈良時期、八世紀前半期，時值唐朝玄宗開元前期，他們所攜歸唐代圖書自然應該以太宗、高宗、武周時成書的著述為主。可是，問題來了：中止遣唐、《見在目》成書，已至平安前期末、九世紀末，距吉備真備他們的活動已經一百餘年。這百餘年裏，在唐朝，經歷了盛唐、中唐，并進入了晚唐，按理説，應該有大量的盛、中唐著述傳入并反映在《見在目》之中，可是出乎意料，《見在目》收録的圖書依然以初唐為主，甚至連盛唐的著述也不多。

這個日本早期漢籍史的特徵，實際上接觸到了日本漢籍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日本早期大量集中地引進漢籍，究竟是在什麼時期？至今，有的學者籠而統之地説在奈良、平安時期，有的則説是平安時期，這些流行的觀點恐怕值得商榷。根據上述《見在目》提供的信息，筆者以為：第一，就日本漢籍東傳早期歷史而言，最盛期并不是平安時期，甚至不包括平安前期，而是奈良時期。在日本，規模恢宏的漢籍庫是在八世紀的奈良時期構築起來的。第二，在從八世紀後期至九世紀末的百餘年間，雖然繼續有漢籍傳入，但只是給漢籍庫"添

①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善鄰國寶記》"(推古天皇)十五年條"引《經籍後傳記》，事亦見《政事要略》卷二五引《儒傳》。

② 遣唐次數，學界有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次等異説，此據東野治之、王勇為代表的二十次説，其中包括遭難未達者、送唐史、因故停派者。參看東野治之《遣唐使と正倉院》、《遣唐使》、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混血兒たちの大唐帝國》。

③ 《見在目》"東觀漢記"條附註。

④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傳・日本》。

磚加瓦”而已。第三,藤原佐世編纂的《見在目》雖然成書於平安前期之末,實際上它所著録的大多是奈良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主要反映了奈良時期已經建成的漢籍庫的情況。所以,它著録的唐代著述絶大部分成書於太宗、高宗、武周之時,“當時並没有引進很多的盛唐詩集”。

這個對日本早期漢籍史“時代性”特徵的詮解,可以得到有中日交流史史料的支持。進入平安時期後遣唐使遞減,僅兩次;而且,間隔時間越來越長,第十八次跟第十九次間隔三十三年,第十九次跟第二十次(中止未發)間隔長達五十五年。可見,宇多天皇中止遣唐活動雖在九世紀末,其實恐怕早在九世紀初,也就是在進入平安時期之後,實際上已經漸漸停止大宗引進漢籍,宇多天皇中止遣唐,僅僅是形式上加以確認而已。

這個看法還得到今存漢籍實物的印證。中田勇次郎在考究了日本今存唐抄本以及平安前期以前的日本抄本後提出了一個看法,説:“這些唐鈔本,自飛鳥經奈良及平安前期傳來,但主要的唐鈔本,其大半的傳入時期極可能是奈良最盛期。”①

本文無法深入討論日本早期漢籍史②,對日本早期漢籍史的特徵所作的詮解,也僅供參考,筆者意在強調這個日本早期漢籍史的特徵是《見在目》提供的。它是一個體現《見在目》史學價值的實例。

和田英松説:“實際上,此目録乃考究我國學藝淵源的唯一根據。”説“唯一”,也許有點太過分,其看重《見在目》的這方面的價值,則是值得肯定的。

《見在目》是一部記録平安前期為止傳入日本國的漢籍的總目録。太田晶二郎對它的學術價值作了很好的概括,説它是“日本漢籍史研究的最確實的出發點和根據地”③。他是就它在日本漢籍史研究中的地位而言的,其實何止於此?它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漢籍目録,無疑是日本漢籍史研究的“出發點”;它又是現存著録唐代著述的最早的目録,故可以説它也是中國唐代著述研究的“出發點”之一。它著録的漢籍達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之多,約佔平安早期為止東傳日本的漢籍的九成④,無疑是日本漢籍史研究的“根據地”;它著録了很多不見於《隋志》、兩《唐志》的圖書,説它是研究中國古典文獻的“根據地”之一,恐怕也不算過分。它内容豐富翔實,可信度極高,足資考證者甚多,太田晶二郎所謂的“最確實”之意,亦在於此也。至於太田晶二郎所提到的日本漢籍史,至今似乎尚未有系統的、深入的研究。筆者對此所知甚少,上述心得,其意無非抛磚引玉,以俟來哲耳。

---

①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總説》(同朋舍出版,1981.2)。

② 《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文是論述這個題目的,筆者對中日交流史所知甚少,所論是否妥當,還望方家批評。

③ 《日本漢籍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報》第8號,1974.3)。

④ 參看《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見在目》指瑕

今本(室生寺本)是一部淵源於藤原佐世《見在目》原本、經好事者增損點竄過的略鈔本。考察其文本的流傳以及内容的嬗變,得知它應該經歷了五個階段:①《本朝目》→②藤原佐世原本(可能是稿本)→③佚名"略鈔者"的略鈔本→④佚名"好事者"的增損點竄本→⑤室生寺本(今本)。今本所存在的問題,有的是①、②的,"先天"的,編撰者藤原佐世的;有的則分别是③、④、⑤的,"後天"的,是流傳中産生的。分階段分析其存在的問題,才能得出比較科學的、中肯的結論。

①《本朝目》。

這個文本,對它所知甚少。具平親王的《外典目》大致可以視作《本朝目》的極小一部分"殘卷"。根據對《外典目》的考證以及把它跟今本所作的比較研究,可以知道,它編得比較粗疏,比如脱漏了平安貴族文人熟知的《春秋左氏傳》等書。

②原本《日本目》(也許是稿本)

藤原佐世對《本朝目》作了修訂補充撰成原本《日本目》,但還是存在不少問題,主要的有:

第一,重複著録。

1. 可以確認為重複著録的著録書至少有十七組三十六條(二條或二條以上重見):《投壺經》(0108)(0837),《六藝論》(0216)(1575),《韻集》(0285)(0337),《文府四聲》(0297)(0749),《隋大業令》(0502)(0513),《朝野僉載》(0568)(0788),《類文》(0761)(1578)(1579),《文心雕龍》(0770)(1496),《帝王秘録》(0861)(0960),《乙巳占》(0915)(1110),周氏《太一經》(1066)(1171),姚僧垣《集驗方》(1224)(1304),《通玄方》(1233)(1234),甄立言《古今録驗》(1305)(1306),《無名師集》(1385)(1395)(1412),《醉後集》(1387)(1561),《王梵志集》(1431)(1473)。

2. 同書異名因失考而重見者两組四條:《釋惠精集》(1389)《慧静師集》(1396),《趙書》(0475)《二石集》(1450)。

3. 文本或卷數不同而重見者十八組四十條:《聖證論》(0218)(0395),《音譜決疑》(0263)(0269),《韻詮》(0318)(0319),《後漢書》(0417)(0418),《春秋後語》(0443)(0444)(0445)(0446?),《帝王年代曆》(0464)(0466),《大唐書儀》(0489)(0490),《莊子義疏》(0675)(0676),《兵林玉府》(0842)(0843),《簿讚》(0921)(0922)(0923)(0925),《天文要會》

(0895)(0896),《八公靈棊經》(1105)(1106),《大唐陰陽書》(1127)(1128),《葛氏肘後方》(1227)(1230),《太宗文皇帝集》(1373)(1416),《任孝恭集》(1377)(1574),《玄奘集》(1379)(1384),《天寶集》(1519)(1520)。

4. 疑為重見者八組十九條:《唐禮》(0101)《唐開元禮》(0103),《勑定字樣》(0343)《字樣》(0344)《字樣》(0346),《文軌》(0355)《文章體》(0359)《文章體例》(0360),《文儀集注》(0392)《文儀注》(0492)《文儀集》(1572),《博物志》(0728)《博物章》(0729),《八史圖》(1058)《八史神圖》(1340),《劉豫帝集》(1353)《豫章集》(1558),《後周趙王集》(1444)《趙公集》(1462)。

總計四十五組、九十九條。上述文本或卷數不同者或許是編撰者有意重複著録的,除去可疑未能確認者,至少有十九組四十條重見。目録篇帙并不大,重見的數量不少。

第二,誤收日本人、朝鮮半島人、渤海國人的著作。這是一部收録中國漢籍的目録,但經核查,混入了一些非中國人的漢文著述。其中較多的是日本人的著述(日本學者稱之為"國書"),可以確認的大致有十一種:《大唐文書博士嫌吾文筆病書》(0381),《大律》(0500),《新律》(0501),《律附釋》(0509),《新令》(0512),《海外記》(0586),《辨色立成》(0752),《弘帝範》(0778),《新撰宿曜經》(1151),《新修鷹經》(1152),《攝養要決》(1318)。此外,《本令》(0510)、《古令》(0511)、《新撰相人經》(1116)、《新撰陰陽書》(1128)等疑似日本人的著作。《天地瑞祥志》(0912)、玄超《太清經》(1185)是新羅人的著述,《三開》(1000)、《三開圖》(1001)、《九司》(0998)等很可能是朝鮮半島人的作品,《小史》(0462)則也許是渤海國人的著作。

第三,失收一些比較重要的圖書。《見在目》成書於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時值平安前期之末。筆者據比較可靠的史料或者現存殘卷,撰寫了《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①],收輯了九世紀、此目録成書以前可以確認已經傳入日本而不見於《見在目》的圖書、詩文及部分碑帖搨本,文中凡是没有標注四位數碼的都是失收圖書。例舉比較重要的,有:出於《憲法十七條》的《墨子》,出於《養老令》的《尚書》鄭玄注、《黄帝明堂經》三卷本,出於《日本書紀》的《南史》、《北史》、《梁書》、《水經注》、《述異記》、《新序》,出於大和長岡《古記》的《魏徵時務策》、子夏《喪服傳》,出於《懷風藻》的《梁武帝詩》,出於《續日本紀》的《大衍曆議》,還有藤原佐世作為編目依據的《隋書》等。經部尚書家、禮家、史部正史家、土地家、子部墨家等,今本均標注"如本",也就是説《尚書》鄭玄注、子夏《喪服傳》、《南史》、《北史》、《水經注》、《墨子》不見今本,不能怪罪佚名"略鈔者",應該是藤原佐世的責任。

在把《見在目》跟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作比較研究時,發現其中有《異物志》、《國清寺百録》、《甄正論》、《心鏡論》、《二教論》五部書不見今本,也許是"略鈔者"所删,但不能排斥藤原佐世删略的可能性,尤其是《異物志》,屬"如本"的土地家,佐世失載的嫌疑不小[②]。

---

① 見本書《研究篇》。

② 詳見《研究篇·本朝見在書目録與弘決外典鈔》。

第四，著録書之書名、卷數、編撰者、歸類以及附注中的文字的譌誤衍脱。這方面的問題，反映在今本中，大多是“後天”在流傳、傳抄過程中産生的，但也有一些很可能是“先天”的，是藤原佐世原本的錯誤。如，史部傳記類著録葛洪《神仙傳》作廿卷(0543)，此書《晉書》本傳及歷代目録皆十卷。意者，葛洪《序》謂“著《内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佐世未及詳考，遂以為廿卷矣。

第五，著録書多殘本。榎本淳一把《隋志》、两《唐志》著録書視作“正本”，據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與研究》整理本，將《見在目》著録書一一跟《隋志》、两《唐志》、《宋志》等對照，認為此目録著録書多殘本、異本。異本，未必是缺點，殘本則不能不説是一個缺憾。主要原因是抄本時代，買書、借書均不易①。井上進對唐代書籍流通作了比較詳細的研究，他認為：“首先，不可能買到特定的某種書，抄書要借書，借書也要具備相當的身世和地位。”②

③佚名“略鈔者”的略鈔本。

此文本的問題當然就在“略抄”。

今本標注“私略之”的類目共九家，除雜史家實際卷數跟所注卷數相符外，其餘八家一共删掉了一千一百八十九卷，儀注家删了四十一卷，五行家竟然删掉了四百三十九卷。

“略鈔者”究竟删掉了一些什麼書，尚有蛛絲馬跡可尋。比如，五行家的遁甲書以及一部分内典(如《國清寺百録》、《甄正論》、《心鏡論》、《二教論》)。筆者推測“略抄者”也許是興福寺或室生寺的僧人，也可能是像具平親王那樣的跟緇林有關係的方外有識之士，所作抄略是為了僧侶提供一部“外典書籍目録”，删去這些圖書尚可以理解。但是，筆者懷疑原本當著録《孝子傳》，極可能被略鈔者妄删或誤删③。

今本標示著録書的卷數時，往往只抄數字，略去“卷”字。而且，著録書之書名，前後條如有重複的字，往往承前條或前前條將後條重複的字省略為“々々”，原本當非如此。這當是略抄者做的，不是室生寺本抄手所為，今本著録書之誤分、誤合以及誤斷的錯誤往往跟略去“卷”字有關，因為今本抄手不諳漢籍，以為“卷”字略去，凡數字即是某一條之末尾(詳下)。至於省略重複字為“々々”，也容易引起後人誤會。如，子部五行家著録《太一經》一卷(1066)，其次是《秘要》三卷(1067)，再其次，從“々々立成”(1068)至“々々日計立成圖”(1075)凡八條均承《太一經》省略“太一”二字，矢島玄亮誤以為省略“秘要”，把八條的“々々”統統復原為“秘要”。蕭吉撰《太一立成》復原成了《秘要立成》，《太一鑿度》成了《秘要鑿

① 榎本淳一制作了三個對照表，第一表記載殘本或異本一百六十二部，第二表記載卷數多於《隋志》、两《唐志》異本八十一部，第三表則記載不見於《隋志》、两《唐志》的著録書八百七十七部，其中日本人著作、日本人編纂、抄録的著作以及撰者、來歷不詳的有六百二十八部。詳見《遣唐使による漢籍将来》(《唐王朝と古代日本》，吉川弘文館，2008.7)。案：榎本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對《見在目》評價的新觀點，即一方面看到《見在目》著録書的數量，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它的質量。

② 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1)。

③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度》(1071),甚至《太一式》成了《秘要式》[①],這是省略重複字惹的禍,略抄者始所未料也。

④佚名"好事者"的增損點竄本。

"略鈔本"標注"如本"的類目凡三十一家,有十二家并不"如本",實際卷數比所注《目録》的卷數,多出四百多卷,此乃"好事者"所"增"。具體有哪些書,尚可考知一二。"損"者已不可知,不能排除"好事者"對"略鈔本"的"私略之"的九家再進一步作删略的可能性。

至於"好事者"對"略抄本"内容所做的"點竄",也只能做一些推測。史部土地家《山海經》廿一卷,注曰:"見十八卷。"子部雜家《兼名苑》十五卷,注曰:"今案卅卷。"十三部著録書附注中的"冷然院"改為"冷泉院"[②]。五種重見書(《投壺經》、《朝野僉載》、《類文》、《文心雕龍》、《帝王秘録》)加注"另見"、"互見"[③],這些可能都是"好事者"所為。

⑤室生寺本(今本)。

今本基本保留了④佚名"好事者"增損點竄本的樣子,但有一些錯誤,主要是:

第一,著録書條目之誤分、誤合及誤斷。凡二十一例。

1. 誤將两條誤併為一條。凡十四例。

子部道家"々々元生十二　紀圖經一"两條當作一條"《〔老子〕元生十二(紀)〔化〕圖經》一卷"。(0668)

子部雜家"混齊三　教論三"两條當作一條:"《混齊三教論》三卷"。(0804)

子部兵家"太公謀世六　甲法一"两條當作一條:《太公〔陰〕謀(世)〔卅〕六(甲)〔用〕法》一卷"。(0845)

子部兵家"黄帝太一　天目經三李淳風注"两條當作一條:"《黄帝太一天目經》三卷。李淳風注"。(0866)

子部五行家"々々尺卅六　用決一朱先生撰"两條當作一條:"《式經(尺)〔釋〕卅六用決一卷》。朱先生撰"(1097)

子部雜家"々々四　聲五"两條當作一條:"《文府四聲》五卷"。(0749)

子部天文家"日月五　星占圖一"两條當作一條:"《日月五星占圖》一卷"。(0933)

子部天文家"五星廿八　宿占一"两條當作一條:"《五星廿八宿占》一卷"。(0935)

子部天文家"廿八宿五　星占三"两條當作一條:"《廿八宿五星占》三卷"。(0944)

子部五行家"門元太一　々々經六"两條當作一條:"《門元太一遁甲經》六卷"。(1089)

子部五行家"三元九　宫々々三"两條當作一條:"《三元九宫遁甲》三卷"。(1092)

集部别集家"李嶠百廿　詠一"两條當作一條:"李嶠百廿詠一卷"。(1406)

集部别集家"許敬宗八　詠一"两條當作一條:"許敬宗《八詠》一卷"。(1475)

---

① 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と研究》(汲古書院,1984.9)。

② 參看《研究篇·冷然院與冷泉院》。

③ 如,經部禮家《新删投壺經》條注:"又在兵家。"史部雜傳家《朝野僉載》條注:"在雜家。"雜家《朝野僉載》條注:"在雜傳家。"

集部總集家“王等四　子々三”两條當作一條：“王等四子集三卷”。(1567)

2. 誤將一條誤分為两條。凡三例。

子部雜家“三名一辯惑々二”一條當作两條：“《三名》一卷。”(0806)“《辯惑論》二[卷]。”(0807)

子部兵家“兵書對敵權變逆順法武王代殷法一卷”一條當作两條：《兵書對敵權變逆順法》(闕卷數)(0858)、《武王(代)〔伐〕殷法》一卷(0859)。

子部醫方家“平昌丸方面口雜藥方一卷。”一條疑當作两條：《平昌丸方》(“面口”二字當為卷數)、《雜藥方》一卷。(1205)

3. 誤斷上下文，以致書名、卷數出錯。凡四例。

子部五行家：“瑞應圖十五　岳圖一卷。”當作：“《瑞應圖》十卷”(1129)、“《五岳圖》一卷。”(1130)

集部別集家：“江文通々一　十賀蘭遂々二”當作：“《江文通集》一十卷”(1421)、《賀蘭遂集》二卷。”(1422)

集部總集家：“杭越寄詩二十二　月詩題上官儀注。”當作：“《杭越寄詩》二卷”(1570)、“《十二月詩題》　上官儀注。”(1571)

集部別集家：“梁簡文帝集八　十玄奘々一”當作：“《梁簡文帝集八十卷》”(1383)、“《玄奘集》一卷”(1384)。

第二，著録書書名、卷數、編撰者的誤衍倒脱。比如，《説文解字》條(0256)誤作十六卷。《顔氏家訓》條(0784)脱“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這類錯誤較多，不一一枚舉了，詳見《考證篇》各書的考證。

第三，附注中的文字的誤脱錯位。略抄本在二級類目名之後標明“目録”，説明略抄的依據(原本《見在目》)，并標識原本的部數、卷數；略抄者照抄原本者標識“如本”，有所删略者則標識“私略之”。今本“《目録》”二字，七家保留，三十三家脱去；子部小説家、名、墨、縱横、農五家闕注部數、卷數；總集家所注卷數實際上是别集家的卷數；儀注家卷數統計“目録百五十四卷，私略之”十字錯入了該類最後的《書筆儀》一書之下；經部詩家、子部小説家闕注“如本”或“私略之”。

以上分五個階段分析了室生寺本《見在目》的主要問題，兹稍作小結和評議。

1. ①②所留下的“先天性”的、諸如重複著録、誤收非中國人著作、失收圖書、著録錯誤等缺陷，説明了具平親王所見①《本朝目》大概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書稿，今本之祖本——②原本《見在目》——也許不是獻給天皇的進呈本而是一部稿本[①]。對藤原佐世不能求全責備。《見在目》之“失收書”[②]，其中不少採自地方性很強的文獻，如圓珍“將來”的圖書詩文多局限於沿海的福州、温州、台州，《唐人送别詩并尺牘(拟題)》的作者都是地方官員、商人，一

① 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

② 《研究篇・漢籍東傳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文中没有標注四位數碼的，大致可以認作失收書。

直身在京城的藤原佐世未必能聞見。又,子部儒家著録《鹽鐵論》(0637),注云:"漢廬江府承桓寃撰。""丞"作"承","寬"作"寃",誤出抄手;"廬江郡"誤作"府",亦不當歸責佐世,佐世襲《隋書·經籍志》之誤也。

2. 最大的遺憾産生於③,由於"略抄",一部完整的原本《見在目》就此消失。然而,從總體上看,略抄本比原本少了百分之零點九左右,應該説大致保留了原本的面目,不幸中之大幸也。

3. ④"好事者"的增損點竄,對原本而言,有不"忠實"之嫌,可算是缺陷,但是,所增補圖書、點竄内容畢竟在平安末、鎌倉初以前,對今人而言,亦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衡量得失,也許功大於過。

4. 本文試圖沿着《見在目》嬗變的五個階段,動態地分析其存在的問題,以究明其責任所在,但有些問題確實難以究明發生在哪一個階段。如,集部别集家《薛超集》誤作《薩後集》(1370),應該是"後天的",發生在哪個階段則無法得知。又,上述⑤室生寺本的錯誤,有些也許産生於⑤之前,今均"歸罪"於⑤,或有失公允,實出無奈,今可供討論者唯此本耳。

5. 最後須説明的一點是,本文旨在分段分類歸納《見在目》之主要問題,至於魯魚亥豕,抄本中的文字錯誤,筆者已經在有關著録條目逐條作了校正,請參看《考證篇》。

總而言之,《見在目》不無瑕疵,然瑕不掩瑜,一代文獻,賴此而可徵,若善加整次,祛除疑滯,實可資考證也。

資料篇

目　次

室生寺本藏書題識 …… 2323
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 中安真理　孫猛 2324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通行本(鈔本、刊本、影印本) …… 2344
研究《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藤原佐世的主要論著、論文目錄 …… 2346
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 2350

室生寺本藏書題識

説明：今室生寺本用内、外兩函裝書，有森立之、樋口光義、高木五郎兵衛題識各一則，書於明治十三年(1880)。

森立之題識：

“此書狩谷棭齋翁在西京所得，翁捐舍以來已四十餘年，此際一時入我庫中，又出，經諸家之藏而再復歸我手，蓋顯晦有時，非人之所能為也。一日，訪高木法古齋，語以及於此矣，遂將有以天下無二之物出於世而共同其樂之舉。余深感其意，先以此書為天下無二，割愛而贈焉，乃欲不以一人之所樂為樂而與天下同樂之微志在於斯耳。明治庚辰春日，七十四翁森立之。”

案：此題識書於内函蓋背上。森立之曾五跋此本，另三則見濱野知三郎(1869－1941)藏《續羣書類從》本卷末，參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樋口光義題識：

“藤原佐世所奉勑撰《見在書目録》一卷，實稀世之珍寶也。若此書不一出於世，則何能知有當時卷子本之富如此者乎！但憾此書所載李唐遺卷而存於今者甚少，僅百中之一二耳。此書狩谷棭齋之舊物，而後，森機園翁藏之。頃翁割愛而贈於高木壽穎兄，兄重囊祕藏以比崑玉。蓋翁之清心，兄之篤志，可謂切對耳。如此書之傳來及紙墨之鑒别，則在翁之筐，則今不復贅於此矣。記。明治庚辰(1880)四月下浣，於古楠書屋燈下，趨古琴史光義識。”

案：此題識書於内函底。山田孝雄曾請教大槻文彦，大槻謂，光義，好古博物，明治初任帝國博物館雇員。

高木五郎兵衛題識：

“此書用烏子紙兩面書寫之，裝成大和綴，每頁六行，素絲欄，長八寸，幅八分，除首尾二紙，本文頁數全四十六葉云。明治十三年(1880)五月。高木壽穎誌。”

案：此題識書於外函上。高木五郎兵衛，號壽穎，著名筆工。

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中安真理　孫　猛

室生寺本於江户後期重現天壤之後，歷經收藏、傳抄、刊印，今彙集有關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如下，以供參考。

有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流傳的研究，參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有關室生寺本及其傳鈔本的流傳和研究，參看《研究篇》中安真理《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之系統》（以下簡稱《傳鈔本之系統》）；室生寺本所附題識，參看《資料篇・室生寺本藏書題識》。

一、橋本經亮《梅窓筆記》卷二

原文：《河海抄》ニ、《日本見在書目(六)〔録〕》、藤原佐世撰トアリ。書目ハ世ニ全篇ノナカリシモノトオモヒシガ、大和室生寺ノ印アル古本粘葉一册、書肆ガ買得セシヲミルニ、五六百年前ノ古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佐世奉勅撰"トアリテ、部門ヲ立テ書目アリ。佐世ハ藤氏儒士ニテ、宇多、醍醐ノ朝ノ人ナリ。希代ノ書ナリ。得テミルベシ。予、寫シオカザリシハ遺恨ナリ。

譯文：《河海抄》載《日本見在書目録》，謂藤原佐世撰。竊以為其全帙蓋已不存世。有"大和室生寺"印之古本，粘葉一册，於書肆買得。觀之，當是五、六百年前古本。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署"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佐世奉勅撰"，分部列書目。佐世，藤原氏家系儒者，宇多、醍醐天皇時人。乃希代之書，當入手細讀，予未抄寫以存，憾甚。

案：《梅窓筆記》見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3期第5卷（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8）。

橋本經亮（1755—1805），京都人。本姓橘。號橘窓、梅窓。江户時期著名國學家。《梅窓筆記》，光格天皇文化三年（1806）七月京都竹苞樓刊行。所謂"某書肆"即竹苞樓。或曰，此書在流入書肆以前，嘗藏於美濃大津文庫，參看西尾市岩瀨文庫藏抄本山本錫夫跋（詳下）。

二、靜嘉堂文庫藏狩谷棭齋校本識語

原文一：青點，《隋書・經籍志》；赤點，《唐書・經籍志》；所圓點，隋、唐《志》無載者。

原文二：文政元年九月五日一讀畢。

原文三：《後漢書》"龕本"。按："龕本"即正文本也。《釋日本紀》載：問："修《日本紀》以何書為本？"答："所載龕文，全是舊事。本紀之文，注文一書多引《古事記》。"案：皆以龕文對

注，則知“麁本”者正文也。以麁，麁大之義。麁本，蓋無注文細字，文字麁大而之謂也。今俗語亘有此語。正文，一曰“白文”，或作“素本”者，非。

原文四：《續本朝文粹・藤原敦光狀》載佐世寬平(之)〔三〕年任陸奥守。《臺記》載佐世所著《古今集注孝經跋》，尾云：“寬平六年二月二日，一勘了。於時謫在陸奥多賀國府。”此書卷首題署云：“陸奥守兼上野權介”。併而考之，則此書蓋寬平中所輯也。當唐昭宗之時。

原文五：《弘帝範》，《三代實録》卅二ノ六う。《新修鷹經》，在五行家。

原文六：《新唐書》成於嘉祐五年，後於此書百五十年。《舊唐書》成於石晉天福中，後於此書四十餘年。

案：據中安真理考證，狩谷蓋在仁孝天皇文政二年(1819)或四年(1821)得到室生寺本。此前，棭齋嘗得此抄本，在抄本上用《隋志》、兩《唐志》、正史等作了校勘，注明著録書之有無以及書名、卷數、撰者之異同，於文政元年(1818)九月五日“讀畢”(參看下文森立之明治十七年跋)。校本先後經漢學家、外交官竹添光鴻(竹添井々，1842－1917)、薩摩藩士、曾任内閣總理大臣的松方正義(1835－1924)收藏，今藏静嘉堂文庫(索書號：104 函 12 架竹，《傳鈔本之系統》編號 AⅠ－②)。

校本扉頁後、正文前，抄録《三代實録》等有關藤原佐世的記載。卷末抄録藤原頼長《臺記》康治二年(1143)五月十四日日記、《三代實録》卷二七冷然院火災記載。《三代實録》的記載見《研究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成書年代》、《臺記》則見《研究篇・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宇多天皇寬平六年條，今略。

之後，狩谷棭齋在校本基礎上又撰《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一書。井上宗雄等編《日本古典籍書誌學辭典》“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條謂，大約起稿於文政二年(1819)左右(《日本古典籍書誌學辭典》第 446 頁，岩波書店，1999.3)。據《日本古典全集》本卷首刊行説明，謂其此書乃未定稿，手稿原藏安田氏文庫，毁於大正十二年(1923)關東大地震。所幸震災前有複寫數本傳世，分藏宫内省圖書寮、京都大學圖書館、濱野知三郎等處。田邊勝哉據圖書寮本抄録，由神田喜一郎加以校訂，收入《日本古典全集・狩谷棭齋全集》卷七(正宗敦夫編纂校訂《狩谷棭齋全集》，收入《日本古典全集》第 2 期，長崎町(東京府)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8.2；《覆刻日本古典全集》，現代思潮社，1978.4)

狩谷棭齋(1775－1835)，名望之，號求古樓。江户後期著名文獻學家，撰有《和名類聚抄箋注》、《日本靈異記攷證》等。

三、山梨治憲《東寓日曆》

原文：棭齋富於藏書。觀《經訓堂叢書》。有：《篆文釋名》；《篆書千字文》，是夢英大師書碑本一幅；虞永興《夫子廟堂碑》；某注《尚書集注》，篆文本也；《日本見在目》一卷；宋刻《荀子》，唐仲友刻，紙似日本古代紙云，熙寧本翻刻；滋野貞主《祕府略》，猶存二卷。

案：《東寓日曆》見山梨治憲遺著、中村春二編《稻川遺芳》(東京府巢鴨村成蹊實務學校，1912.5)。山梨治憲(1771－1826)，號稻川。文政九年(1826)丙戌五月廿一日，訪狩谷棭齋於湯島。雨，宿其家，記其所聞見，其中有《日本見在目》。

四、近藤重藏《正齋書籍考》

原文一:卷首《綱領・書目》"史志漢書藝文志一卷"條:"《日本國現在書目録》(原注:是書本邦貞觀中藤原佐世奉勅撰。凡古書目ノ漢、隋二《志》ニ繼モノハ唯此書ノ存セルノミ況ヤ。《隋志》、《唐志》ト互ニ存佚入アリ、故ニ特ニ此ニ載ス。)"

譯文:卷首《綱領・書目》:"《日本國現在書目録》(原注:是書本邦貞觀中藤原佐世奉勅撰。凡古書目,繼漢、隋二《志》,唯此書存。與《隋志》、《唐志》互有存佚,故特載此。)"

原文二:卷一"五經正義"條:"佐世ガ《日本國現在書目録》ニ(原注:佐世ハ貞觀、寛平ノ頃ノ人ナリ、唐ノ宣宗、懿宗、僖宗、昭宗ノ時ニ當ル。此目録ハ《唐書・藝文志》以前ノ目録ナルコト前ニ見ユ。)《周易》十卷、《周易正義》十四卷、《古文尚書》十三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一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春秋左氏傳集解》三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原注:六ノ字衍文)卷、《禮記》二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トミユ。"

譯文:《正齋書籍考》卷一"五經正義"條:"佐世《日本國現在書目録》載(原注:佐世,貞觀、寛平之際人也,時當唐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載於此目録者,乃見於早於《唐書藝文志》以前之目録也。)《周易》十卷、《周易正義》十四卷、《古文尚書》十三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一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春秋左氏傳集解》卷三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原注:六字衍文)卷、《禮記》二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

案:《正齋書籍考》見國書刊行會編《近藤正齋全集》卷一(複製本,1905;東京第一書房,1976.6)。

近藤重藏(1771—1829),字守重,號正齋。江户後期幕臣、探檢家。嘗任江户城紅葉山文庫書物奉行。

五、西田直養《筱舍漫筆》卷一四"本朝見在書目録"條

原文:本朝見在書目録といふ本一册、屋代翁より借覽す。是は先年望之上京の時、ふと得たりしとぞ。はじめに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勅撰とあり。此人は、元慶年中、從五位下に敘し、彈正少弼民部少輔となり。陽成天皇始て御注孝經を讀たまふとき都講となり。寛平元年陸奥守となる。此書は當時西土より渡り來れる儒書をば、不殘集て一册としけるものなり。はじめに目録あり。左の如し。(案:以下録《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卷首四十家,略。)已上四十家。作者の名、時代、卷數を記し、通計千五百三十三。

譯文:《本朝見在書目録》一册,借自屋代翁。謂此書乃望之先年上京時所得。卷首署"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勅撰"。此人元慶年中,敘從五位下,轉彈正少弼、民部少輔。陽成天皇始讀《御注孝經》時為都講。寛平元年,任陸奥守。此書網羅當時西土(案:中國。)渡來儒家書籍於一册。首具目録,如左。(案:以下録《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卷首四十家,略。)已上四十家。記作者名、時代、卷數,通計千五百三十三。

案:西田直養《筱舍漫筆》見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3卷(新

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7)。

屋代弘賢(1758－1841)，號輪池，江户幕府御家人(右筆)、國學家、藏書家，精通掌故、考據。嘗預纂《羣書類從》。藏書五萬卷，稱不忍文庫，在江户上野不忍池畔。狩谷棭齋死後，室生寺本或經歷屋代收藏。然而，屋代若曾收藏此書，應該在書上留下印記或題跋，今本不見；而且，屋代是伴信友的弟子，他如果得到室生寺本，伴信友應該看到，伴信友所説的"京都友人"不是屋代，屋代是江户人，疑西田所借、屋代所藏也許不是室生寺原本。

西田直養(1793－1865)，國學家。

六、伴信友《比古婆衣》卷六《見在書目録を寫して奥に書き付けたる》(《摹寫見在書目録題識》)

題識一原文：梅宫の神主橋本經亮が《梅窓筆記》に、云、……といへるを見て、いと見まほしくて都がた人にあつらへて年ころたづね求むるほど、こたびからくして臨寫本を得て見るに、そのかみ世にありし漢籍どもの目録なりけり。いといふかひなきここちせらるれど、さすがにいにしへのものなれば、手のすぢ、もじのかたちなどさへに、これかれなつかしきかたのなきにしもあらねば、やがて信近に命せてうつさせつ。……かくて今此の書の位署を以て考ふるに、寛平の頃此の書を撰びたるものなり。但し上野權介と為されたる事はいまだに他書に見あたらず。さて此の本誤字少からず、されどおほかたは推量りによむべく、さらぬは他書どもに考合せても知らるべきなり。又書名の下に間卷數を寫脱せるところあり、又某家と題せる下の卷數目録と合ざるがあり、こはいづれか寫し誤れるものなり。文化十三年十二月。

題識一譯文：梅宫神主橋本經亮《梅窓筆記》提及《日本見在書目録》，云：……(案：以下引《梅窓筆記》，略。)切盼一見，數年前即托京都友人尋求。日前，終於得到臨寫本。翻閲之下，得知乃一部記録當時漢籍之目録，覺得並不像傳説的那樣有價值。然而，畢竟是古抄本，被其書法風格、文字形態所吸引，遂令信近(按：其長子。)抄録。……(案：以下，引《運步色葉集》、《國名風土記》、《源氏物語・若菜》下卷、《婦人養草》、《大日本史》等所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及藤原佐世史料，今略。有關史料詳見《研究篇・見在目的流傳與嬗變》、《研究篇・藤原佐世生平事蹟考釋》。)今考此書署銜，此書撰於寛平之際。但為上野權介之事，不見他書。此外，此本誤字不少，然可推知，不詳者，考合他書亦可知。又書名下，間脱卷數，"某家"下所注卷數亦有與目録不合者，蓋傳寫之誤也。文化十三年十二月。

題識二原文：此の本は、己さきに室生寺古本の臨本を得て信近に命せて寫させおけるを、この頃其の真古本を見る事を得たり。すべて經亮のいへるが如し。校合するに、既に寫したりし本は、第三葉の左、第四葉の右、又第九葉の左、第十藥の右、おのおの其の片葉を脱せり。さるははじめ古本を臨せる時二葉づつ蟲食濕澀の為に粘着合たるが二處ありしを知らで、其のまま寫せるから脱ちたるものなりけり。かくて臨本に寫脱せる字また寫しあやまれる字あり。そは今寫し加へ、また寫し訂せり。又真本に蠹損摩剥ながらよまるるを、臨本空跟にしたるもあり。今いささか欠畫を填め補ひて寫せり。そは

字體よりも用を主とするが故なり。又古本字様の古體なるを、臨本には普通に書きなしたる處多かれど、一々訂正にたへず、ただ其の奇古なるをのみ訂寫して、他の古書に證し見るべき便とす。今亟もて滅して直したれば、うち見には其の訂せる處明ならず。又第七葉の左に、大和室生寺の印一つ捺したり、朱色滅してわづかに油色にまじりてはつはつ見ゆるを今朱もて臨摹せり。さてまた古本の標紙に、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とあり。また目録の後に大宋平王宛云々、七緯云々、一葉片面九行に記せり。臨本には省きたるを今摹し加へつ。天保二年五月八日追記。伴信友。

題識二譯文:此書前嘗得室生寺古本之臨本,命信近抄寫。日前,得見其真古本,一切如經亮所言。校合之際,方知前抄本各脱第三葉之左、第四葉之右、又第九葉之左、第十葉之右。原古本二葉蟲食濕澀,粘合為一,臨寫時,照抄遂致脱葉。又,臨本有脱字、誤字,今予補正。又,真本雖有蠹損摩剥處,猶能辨讀,臨本卻作空白,今稍補填,與其保留字體原様,不如以實用為主。又,古本古體字様,臨本多改普通字體,不及一々訂正,唯其奇古者訂正之,以便見證他書。日前曾用白土塗没改正,故一眼看去不知訂正之處。又,第七葉之左,捺有一"大和室生寺"之印,朱色已褪,僅留些微油色可見,今以朱色臨摸之。此外,古本封面,有"外典書籍目録"、"室生寺"數字。又,目録之末,一葉正面九行,記"大宋平王宛"云々、"七緯"云々,臨本省略未抄,今亦模寫補入。天保二年五月八日追記。伴信友。

案:伴信友撰《題識》二則。光格天皇文化十三年(1816)十二月,伴得舊鈔本,書識語於鈔本末,題《見在書目録を寫していふ》(《抄寫見在書目録跋》)。據《運步色葉集》等,考此目録成書時間、流傳及藤原佐世生平。舊鈔本今藏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索書號:4—21・ハ・4,《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Ⅰ—①)。天保二年(1831)五月,復得室生寺本臨鈔本,據以校舊鈔本,訂補舊鈔本脱譌、脱頁,補撰題識語,收録於其撰《比古婆衣》,内容略多於鈔本原題識,蓋伴信友嘗作潤飾,今據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第4卷《比古婆衣》(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11)。

伴信友(1773—1846),江户後期著名考證學家。

七、青山文庫藏甲本島田蕃根題識

題識一原文:文化丙子仲冬(騰)〔謄〕寫,散漁,原本・園藏書。

題識二原文:(案:引橋本經亮《梅窗筆記》有關記述,略。)右ノ經亮ハ京都梅宮神主橋本肥後ト云人也。文化初メマデ、此書目世ニシラレズ有シガ、此比四五本江户ニ來リ。又予モ岸本藏書ヲモテ寫シオクナリ。梅窗ガ云シ如ク實ニ希代ノ珍書ニテ、貞觀中文學ノ盛ナリシコトヲ見ニタルモノ也。《和名抄》ノ引書ヲ考覆セントテ、隋唐ノ《志》ニヨリテ撿勘セシガ、兔角ラチ明カデ困シタリシニ、此書目ヲ一披スレバ歟瓦解シテヨリ考覆スルコトヲ得タリ。此書ハ『唐書』ヨリ先ニ出來タルモノニテ、彼此佚亡ノ書目多クミエタリ。佐世ノコトハ《三代實録》ニモ出タリ。丙子仲冬十六日再記。

題識二譯文:右,經亮乃京都梅宮神主,人云橋本肥後也。文化初,此《書目》為世所知,近時有四、五本傳來江户。予亦借岸本藏書模寫也。誠如梅窗所云,實希代珍書。可見貞

觀中文學之盛也。考覆《和名抄》(《和名類聚抄》)引書,撿勘隋、唐《志》,總不得解,頗為困惑。一披此書目,欻忽冰釋。此書先於《唐書》,多載彼此佚亡之書目。佐世事亦見《三代實録》。丙子仲冬十六日再記。

案:題識於文化十三年(1816)十一月書於佐川町立青山文庫藏甲本(索書號:012－23－S,《傳鈔本之系統》編號 AⅣ－②)。此本後歸田中光顯。所據乃岸本由豆流(1788－1846)藏本,今藏於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索書號:イ050－50,《傳鈔本之系統》編號 AⅣ－①)。

島田蕃根(1827－1907),佛學家。

八、小山田與清《擁書漫筆》卷四

原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原注:巻末には、"本朝見在"と書き、《河海抄・若菜下》には、"日本現在"に作れり。)一巻は、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よし、巻端に見ゆ。當時西蕃より、貢し書どものかぎりを載て、いとえうある書也。凡あがれる世の倭漢の書の名は、清原業忠が本朝書籍目録(原注:また御室書籍目録ともいへり。《體源抄》十二の末巻に、永享十一年冬、清大外記業忠依仰注進之と見ゆ。)、《信西藏書目録》(原注:《羣書類從》四百九十五の巻に載)、《八雲御抄》(原注:一の巻學書の部)、《色葉集》(原注:上之二巻)、《拾芥抄》(原注:上の末巻)、《本朝本書事》などに見え。ちかき頃は、《日本書籍考》、《和漢名數》(原注:經籍類部)、《本朝書籍記》、《增補本朝書籍記》(原注:共に延寶中觀阿が撰也)、《新撰書籍目録大全》、《唐本類書考》、《二酉洞》、《和板書籍考》、《辨疑書目録》、《書籍名數》、《合類書籍目録大全》、《國朝書目》、《足利學校書目廣益書籍目録大全》、《羣書一覽》、などに載たり。(案:以下引《日次記》、《江談抄》、《本朝續文文粹》所載藤原佐世事蹟,略。)《三代實録》、《朝野羣載》、《大系圖》、《大日本史》(原注:二百十六の巻文學傳三)にも出たれば、かうがへわたして知べし。

譯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原注:巻末書"本朝見在",《河海抄・若菜下》作"日本現在"。)一巻,巻端題"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悉載當時西蕃(案:中國。)貢書,此書極有用。凡世間倭、漢書名,見於清原業忠《本朝書籍目録》(原注:又名《御室書籍目録》,《體源抄》十二末巻謂"永享十一年冬清大外記業忠依仰注進之。")、《信西藏書目録》(原注:載《羣書類從》四百九十五之巻)、《八雲御抄》(原注:一之巻《學書之部》)、《色葉集》(原注:上之二巻)、《拾芥抄》(原注:上之末巻)、《本朝本書事》等。近時載《日本書籍考》、《和漢名數》(原注:經籍類部)、《本朝書籍記》、《增補本朝書籍記》(原注:均延寶中觀阿撰也)、《新撰書籍目録大全》、《唐本類書考》、《二酉洞》、《和板書籍考》、《辨疑書目録》、《書籍名數》、《合類書籍目録大全》、《國別書目》、《足利學校書目廣益書籍目録大全》、《羣書一覽》等。(案:以下引《日次記》、《江談抄》、《本朝續文文粹》所載藤原佐世事蹟,略。)其事蹟亦見《三代實録》、《朝野羣載》、《大系圖》、《大日本史》(原注:二百十六之巻《文學傳》三),博採衆書而加比勘當有所獲。

案:小山田與清《擁書漫筆》見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1期第12巻

(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11)。

小山田與清(1783—1847),高田與成養子,又姓高田。江户後期日本國學,與平田篤胤、伴信友共稱"國學三大家"。

九、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佚名題識

原文:此書前田夏蔭所藏也。夏蔭謂,佐世者,宇多帝時人,距今九百有餘歲,與菅公同時。又謂此《書目》傳在於京師某處,秘而不出,援緣寫得數通。其章按《書目》似多誤字,想轉寫譌耳。今依舊本不敢改。如其可疑,則俟他日考。文政辛巳四月十有六日記。

案:此題識於文政四年(1821)書於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甲本(索書號:134—249,《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Ⅰ—③)。此本蓋據前田夏蔭藏本抄寫。

前田夏蔭(1793—1864),幕臣、國學家。

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龜田文庫藏本今井良恭題識

題識一原文:この書は、世に久く傳本なかりしに、一と年、京師の人何某なる者、蝋燭店を過りつるに、古き書册を剪りて燭の心に製り居たり。その者立よりて見るに、未だ目にも馴さる書なりしかば、纔の價をとらせて買とりつ。持歸りて寫し綴てひめ置けるに、その頃、江户に津輕屋三右衛門といへる、古き書はさらなり、器もの調度などまで古し物を好みてあまた秘め持てる者なり。このよしを傳え聞きて、その同志の者と相議りて金弐十兩にて寫本十通を買とりたり。近き比高野山の僧、江户にてその本を見る事を得てうつしとりきたりしを、仁井田源一郎長羣に傳えたり。いま又その本をかりて拙き筆にうつしとりぬ。

題識二原文:京人某氏,一日過市。有蠟工剪裁書册者,奇而撿之,即此書也。出囊錢數十以貿焉。繕寫珍什,不敢示之人。江户人津輕屋三右衛門(案:即狩谷棭齋。)者,好古之士也,遥聞之而欽慕請見,不許。固請,彼即云,若贈以二十金則與寫本十通。三右即與同志相議,醵金以得之云。近日(雄)〔雉〕岡仁井田氏得之高野山某院,予請而見之,繕録一通,以藏篋笥。凡誤字愆錯簡至字數多少,筆畫詳略,皆亦不校改,以從舊本。又朱書其傍,以便覽觀。考高田與清《擁書漫筆》載此書之事,今抄録於左。(以下抄録小山田與清《擁書漫筆》卷四,參看上文,略。)

題識三原文:天保六年乙未二月從仁井田源一郎長羣藏本影抄、天保乙未二月廿日今井良恭謹校。

案:此題識今井良恭書於天保六年(1835)書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龜田文庫藏乙本(索書號:025.22—N685—H,《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Ⅳ—⑤)。日文識語寫在抄本首葉,漢文識語寫在末葉;二者無大異,省略譯文。此本今井據仁井田長羣藏本抄寫,並作校核。仁井田本則是"高野山僧"在江户所抄得,後歸龜田次郎。據中安真理考證,"高野山某院"或是高野山無量壽院,"高野山僧"或指門主得仁。

今井良恭(1814—1838),漢學家。仁井田長羣(1799—1859),漢學家。龜田次郎(1876

—1944)，日本國語學家。

十一、神宮文庫本福村履正題識

原文：狩谷棭齋云、此書は《(隋)〔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につづきて《唐書・藝文志》よりふるし、古書を考索せん人はよく校訂を加へてかならずそを右におくべき物之。

右《本朝見在書目録》一卷，借足代弘訓神主之本如本書摸寫焉。天保十五年三月廿四日，度會履正。

譯文：狩谷棭齋云，此書繼《(隋)〔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後、早於《唐書・藝文志》，欲考索古書者當加校訂以置座右。

案：此題識福村履正於天保十五年(1844)書於神宮文庫藏本(索書號：11門3408號，《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Ⅳ—⑥)。此本據足代弘訓藏本抄寫。

福村履正(1818—1868)，度會郡出身，畫家。足代弘訓(1784—1856)，外宮神官。

十二、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本豐田文三郎題識

原文：右《外典書籍目録》一卷，以京城吉田豐前長吏君孝先生所藏古寫本，其男以孝君臨副之而以賜。余深感厚意，藏之於家，不敢許別人窺之，況敢出窓外乎？弘化丙午五月朔，阪城山水小堂主人。

案：此題識豐田文三郎於弘化三年(1846)書於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乙本(索書號：014—14，《傳鈔本之系統》編號B—③)。

豐田文三郎(1853—1896)，明治時期政治家。吉田君孝(生卒年不詳)。

十三、西尾市岩瀨文庫本山本錫夫題識

原文：右《見在書目》一卷。嘉永四年辛亥正月，以鳩窗百百氏臨寫之本再摸寫焉。榕室山本錫夫。(案：其間有本文校正，略。)右《見在書目》，原係美濃大津文庫藏本，有故落於書賈之手。狩谷棭齋(原注：津輕屋三右衛門)偶遊京師，購而東歸。有惜世少傳本者，臨寫以傳。鳩窗氏介書賈文盛堂再臨藏焉。鳩窗氏之所校正，就字傍朱書。今以鳩窗氏之本臨摸，別輯所校正，間亦加臆見，以附卷末。榕室山本錫夫又識。

案：此題識於嘉永四年(1851)書於西尾市岩瀨文庫藏本(索書號：10—94，《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Ⅲ—③)。此本出百々綯本(今藏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索書號：4—49・ニ・3，《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Ⅲ—②)。

山本錫夫(1809—1864)，中醫、本草學家。美濃大津文庫，未詳。

十四、《續羣書類從》樣本塙忠寶跋

原文：右《現在書目》一卷，縮臨大和國室生寺所傳之本入雕，蓋亦七八百年前之物。蠹蝕數字，餘亦多可疑者，然一從原文，不敢妄改，從以疑傳疑之義也。

案：塙忠寶(1808—1863)，號温古堂。《羣書類從》編者塙保己一之子。孝明天皇嘉永四年(1851)，刊《續羣書類從》樣書數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乃其中之一。此跋為刊本所撰。今宫内廳書陵部藏抄本(索書號：102—143，《傳鈔本之系統》編號 AⅠ—⑦)，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有"温故堂文庫"印，乃塙忠寶舊藏，屬有缺頁抄本，或是塙家早期所抄。

十五、《續羣書類從》樣本安井衡跋《書現在書目後》

原文：右《目》中所收，為部千五百七十九，為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分為四十家，七緯不着卷數，又在此外。據頭銜，蓋寛平中佐世在奥所輯，距今九百六十餘年。按史，先是，貞觀乙未，冷泉院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而作，而所以有"現在"之稱也。後復數經兵火，著録者十不存一，良可惜也。然其亡於漢而存於我，若《玉燭寶典》、《玉篇》原本之屬，予亦嘗一睹之，皆大楷濃墨，裝為横軸，非今日板本所得而彷彿。激賞之餘，欲博搜遺逸，以次梓行之，而力未能焉。塙忠寶，與予同好者也，近得此書，縮臨授梓。亡者雖不可得而追，然當時文物之盛，宛然在目，實藝林一快事也。若有感焉而和者，海内遺逸之書，庶乎可得而旁羅矣，是忠寶之志也。嘉永辛亥臘月十日，飫肥安井息衡。

案：此《跋》安井衡書於載嘉永四年(1851)，見塙忠寶刊《續羣書類從》本，後收入《息軒遺稿》卷三(東京府安井千菊刊，1878.8)。

安井衡(1799—1876)，號息軒。江户時期幕府儒官，為建立日本近代漢學貢獻甚大。

十六、濱野知三郎舊藏、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藏《續羣書類從》樣本森立之題識之一

原文：皇國所傳李唐之遺卷亦為不尠矣，皆是《見在書目》中所録者也。其在於今日者，雖闕卷斷紙，於書名上直以朱書為團圈(●)以表之，其在於彼而不傳於此者，以朱筆為圓輪(○)以别之，其無朱記者皆為逸書也。立之又書。嘉永壬子五月三日塙氏所贈，翌四日一讀過，源立之。(案：源，或其本姓，氏也。)

案：此識語森立之於嘉永五年(1852)書於塙忠寶刊印《續羣書類從》《見在目》樣本卷末。塙忠寶贈森立之樣本一部，森立之讀後撰此識語。狩谷棭齋嘗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與《隋志》、《唐志》對校，并在著録書各條旁標注有無，森立之將其附注移録到此本。此本舊藏濱野知三郎，今藏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索書號：ハ09—1b—28—1，影印件見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貴重書蒐選圖録解題》，《斯道文庫書誌叢刊》6，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1997.2)。

森立之(1807—1885)，字養竹，號枳園，藩醫。考證注釋《神農本草經》、《素問靈樞》、《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籍訪古志》撰者之一。其後，明治二年(1869)森立之嘗得室生寺本原本，一度出手，明治十二年(1879)復得。森先後五跋此書：嘉永壬子五年(1852)一跋，即此跋；明治己巳二年(1869)第二跋，亦見濱野知三郎藏本；明治己卯十二年(1879)第三跋，見青山文庫本；明治庚辰十三年(1880)第四跋，見室生寺本内盒蓋背上；明治甲申十七年(1884)第五跋，亦見濱野知三郎藏本。第四跋參看《資料篇・室生寺本藏書題識》，餘

三跋詳下。

十七、岡本保孝《難波江》卷四《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條

原文:(案:首引《梅窓筆記》,略。)孝云、佐世ノ事蹟ハ《三代實録》ニミユ。《日本史》ニ本傳アリ。下ニ云フベシ。《十訓抄・可誡人上事》(第十四段)ニ載セタル事蹟ハ、其人ノ為ニ面ブセノコトナレバ、本傳ニイハズ。《今昔物語》卷十五(第四十九段)ニイヘルコトハ、佐世ノ妻ノ事ナレバ、コレモ本傳ニ録セズ。サテコノ書目録ハ、孝ノ亡友椛齋狩谷望之買得ラレタリ。其後塙氏《續羣書類從》(原注:卷八百十四)ニ入テ今ハ刊本アリ。椛齋買得ラレザリシサキニ、京都ノ書肆某ウツシツタヘテ、江户ニモ傳播シタルガ脱簡アリ。其寫本ヨリ又ウツシテ持タラン人ハ、今ノ刊本ニテ補入スベシ。余ガ師洎泊舍先生ノ《近代著述目録》ノ序ニ、カカレタル趣ハイタクアヤマラレタリ。其書ヲ未見ザリシヨシイハレタレバ、其體裁ヲシラズシテ、オシアテナレバアヤマレルコトウベナリケリ。椛齋云、藤原敦光狀ニ(原注:《續本朝文粹》)寛平三年任陸奥守トミユ。此書目ニ陸奥守ト題署アレバ、寛平年間ノ輯録ナルベシ。唐ノ昭宗時ニアタリタリ。《舊唐書》ハ石晉天福年中ニ成レバ、佐世ノ書目ヨリハ四十餘年オクレタリ。《新唐書》ハ嘉祐五年ニ成レバ、佐世ニオクルルコト百五十年バカリナリ。《隋志》ノ下《舊唐志》ノ上ナリ。イトメデタキ書目録ナリトイヘリ。(案:以下引《三代實録》載藤原佐世事蹟及《大日本史》卷二一六《文學》三《藤原佐世傳》,略。)

譯文:孝云:佐世事蹟見《三代實録》,本傳載《日本史》,詳下。《十訓抄・可誡人上事》(第十四段)所載其事蹟,有損其名譽,故不見本傳。《今昔物語》卷十五(第四十九段)所記乃佐世妻之事,亦不見本傳。此目録,孝之亡友椛齋狩谷望之買得。其後,塙氏入《續羣書類從》(原注:卷八百十四),今有刊本。椛齋買得之前,京都某書肆嘗抄寫,亦流播江户,然有脱簡。據其寫本轉抄者今當據刊本補入。余師洎泊舍先生在《近代著述目録・序》中所寫内容多有失誤,謂未見此書,不詳其體例而作推測,不免有錯。椛齋云,《藤原敦光狀》(原注:《續本朝文粹》)謂寛平三年任陸奥守,此書目題署:"陸奥守",蓋於寛平年間輯録,相當唐昭宗時。《舊唐書》成書於石晉天福年中,晚佐世書目四十餘年,《新唐書》成書於嘉祐五年,晚佐世百五十年;可謂居《隋志》之後、《舊唐志》之前之極佳圖書目録。

案:岡本保孝《難波江》見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21卷(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4)。

岡本保孝(1797—1878),國學家。文中提及"洎泊舍先生",即清水浜臣(1776—1824),江户後期歌人、國學家。

十八、濱野知三郎舊藏、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藏《續羣書類從》樣本森立之題識之二

原文:《見在書目》一册,其原本為烏子紙,蝴蝶裝,册皮表面有"室生寺"三字,則為當寺舊藏可知也。此書,文政年間,狩谷椛齋遊西京之日所百計而購得,實是天下無二之寶典。

椹齋沒後，以善價轉移，經朱門諸家之藏，不出人間已三十年也。余自少從翁而讀《尔疋》、《説文》及《本艸》諸書。今此書終入我庫中，固非偶然，則子孫宜永保藏之耳。明治己巳春日，機園森立之書於西薇福山城東醫者坊之長柢松下寓居。

案：此題識森立之明治二年己巳(1869)書於濱野知三郎藏《續羣書類從》本卷末。森先後五跋此書，此為第二跋。此年，他第一次得到了原本室生寺本。參看上引《續羣書類從》樣本森立之題識之一。

十九、青山文庫本森立之題識

原文：《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一册，鳥子紙，兩面書，胡蝶裝。册皮表面ニ室生寺ノ三字アリ，當寺ノ舊藏タルコト知ルベシ。此書文政年間，狩谷椹翁西京ニ遊ブル日，百計シテ得ル所。實ニ天下無二ノ寶典ナリ。翁没後，善賈ヲ以テ朱門諸家ニ轉移シ，人間ニ出ザルコト已三十年。立之少年ヨリ翁ニ從テ《爾雅》、《説文》及ビ《本草》ノ諸書ヲ對讀ス，此書終ニ我ガ庫中ニ入ル，固ヨリ偶然ニアラザルナリ。此書字體墨色ヲ以テ考ルニ，寛平中佐世勅撰ノ時ヲ去ルコト遠カラズ，今ヲ距ルコト殆ンド九百年ノ物タルコト，明ラカナリ貴重セザル可カラザルナリ。明治己卯涂月，七十三翁機園森立之。

案：此題識森立之書於明治己卯十二年(1879)十二月，見於青山文庫藏乙本(索書號：012－24－S，《傳鈔本之系統》編號 AⅣ－⑦)，然非森氏親筆，自何處迻録，待考。森先後五跋此書，此為第三。

明治二年(1869)森立之嘗得室生寺本原本，一度出手，此年復得。此題識内容大致同上列明治二年《續羣書類從》樣本森立之題識之二，唯改用日文。“此書終ニ我カ庫中ニ入ル，固ヨリ偶然ニアラザルナリ”(“今此書終入我庫中故非偶然”)以下文字略異，譯文如下：“考此書字體墨色，去寛平中佐世勅撰之時不遠，距今殆九百年之物，明矣可貴重也。”

二十、室生寺本森立之題識

案：書於明治十三年(1880)。原文見《資料篇・室生寺本題識》。

二十一、室生寺本樋口光義題識

案：書於明治十三年(1880)。原文見《資料篇・室生寺本題識》。

二十二、室生寺本高木五郎兵衛題識

案：書於明治十三年(1880)。原文見《資料篇・室生寺本題識》。

二十三、濱野知三郎舊藏、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藏《續羣書類從》樣本森立之題識之三

原文：椹齋嘗令人精模《見在書目》，因自就(隨)〔隋〕、唐二《志》校之，《隋》用藍筆，《唐》用朱筆，隋、唐二《志》不載者，上頭施圓圈子以為之别。今一々以此書徬寫之。余亦比校二

《志》，以補其遺漏云。甲申夏日七十八翁森浴仙。

案：此題識森立之明治十七年（1884）夏書於《續羣書類從》本卷末。森先後五跋此書，此為第五跋。參看上引《續羣書類從》樣本森立之題識之一。

二十四、佐川町立青山文庫本田中光顯題識

原文：明治廿三年四月二日、余東京小石川區關口芭蕉菴ニ在リ、南村島田蕃根翁雨ヲ衝テ草菴ヲ敲キ、懷ヨリ一卷ノ古書ヲ出シ之ヲ示サル。熟視スルニ、此書目中ニ載スル所ノ《（周禮）〔禮記〕喪服小記子本義疏》ナリ。卷首斷滅スト雖ドモ、讀テ卷末ニ到レバ、則チ其ノ卷ノ第五十九ノ零本タルコトヲ知レリ。卷末内家私印ノ朱章ヲ捺ス、思フニ唐人若クハ奈良ノ朝以前ノ古寫本ニシテ、鬼神ノ呵護ニヨリ今日ニ存スルモノナラン。驚喜ノ餘、重資ヲ抛テ購得シ、永ク寶藏スト云。警視總監陸軍大將從三位勳二等子爵田中光顯誌。

是書後ニ早稲田大學ニ寄藏ス。光顯再識。

以數本參校。新井政毅。

是書舊友新井政毅ノ余ニ贈ル所ナリ。森立之ハ余一面識アリシ人ナリ。光顯珍藏。

譯文："明治廿三年四月二日，余在東京小石川區關口芭蕉菴。南村島田蕃根翁冒雨來扣草菴，自懷中出示古書一卷。熟視之，此書目中所載《（周禮）〔禮記〕喪服小記子本義疏（案："義疏"二字後改正為"疏義"。）》。卷首雖斷滅，讀到卷末，則知其乃卷第五十九之零本。卷末捺内家私印朱章，當是唐人或奈良朝以前古寫本。賴鬼神呵護，傳存今日。驚喜之餘，抛重資購得，永寶藏云。警視總監陸軍大將從三位勳二等子爵田中光顯誌。""是書後寄藏早稲田大學。光顯再識。""以數本參校，新井政毅。""是書舊友新井政毅贈余。森立之，余有一面之識。光顯珍藏。"

案：此題識田中光顯明治二十三年（1890）四月二日書於佐川町立青山文庫藏乙本（索書號：012－24－S，《傳鈔本之系統》編號 AⅣ－⑦）。此本乃藏書家新井政毅（？－1902）所贈。新井嘗模寫《古逸叢書》本（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本，索書號：218－0131），又迻録森立之識語等，（案：中安真理以為蓋據國會圖書館藏《續羣書類從》本過録，而國會圖書館藏《續羣書類從》本之識語又據慶應大學斯道文庫藏本，參看《續羣書類從》樣本森立之題識之一。）故提及森立之。文中所謂《周禮喪服小記子本疏義》，《見在目》著録，題《禮記子本義疏》（0080），田中購得收藏，後寄贈早稲田大學（索書號：ロ12－01134）。

田中光顯（1843－1939），通稱顯助，號青山。武士、土佐藩家老深尾氏家臣、政治家。

二十五、黎昌庶《古逸叢書・敘目》

影舊鈔卷子本《日本見在書目》一卷。此記從唐代齎來日本之書，皆卷子本也。原鈔出自大和國室生寺，譌字甚多。國人曾刻入《羣書類從》中，點畫與此悉同。題云：七八百年前之物，蟲蝕數字，餘亦多可疑者，然一從原文，不敢妄改，疑以傳疑之義也。又，有近人飫肥安井衡《書後》云：右書目中所收，為部千五百七十九，為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分為四十家，

七緯不著卷數。又,據頭銜,蓋寬平中(原注:始唐昭宗龍紀元年訖乾甯四年。)佐世在奥所輯,距今九百六十餘年。按史,先是,貞觀乙未(原注:唐僖宗乾符二年),冷泉院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而作,所以有"見在"之稱也。據此,則唐以前之書,卷帙分明,原委具在,初無所謂古文逸書,好古者當亦灼然,知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説,其為寓言無疑矣。

案:光緒十年(1884),黎庶昌收此目録入《古逸叢書》十九,題《影舊鈔本日本國現在書目》,於是為中國學者所知。此條《敘目》乃摘抄《續羣書類從》本塙忠寶跋及安井衡《書現在書目後》而成。亦見《拙尊園叢稿》卷六(上海醉六堂,光緒癸巳)。

此本所據底本題曰:"丁丑五月九日寫竟,中島勝延。"丁丑年,有文化十四年(1817)及明治十年(1877)兩年,按其脱錯頁,蓋屬早期抄本,或為文化鈔本。中島勝延,其人不詳。

此本誤寫脱落較多,山田孝雄舉例批評,頗多詬訾(案:參看下文)。《古逸叢書》本確實遠不如《續羣書類從》本,但類似的譌誤也見於其他抄本。

此本影印者甚多,常見影印複製本有:《百部叢書集成》本(第75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王道榮輯《書目五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72),嚴靈峰輯《書目類編》本(第97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古逸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10册,北京圖書館,2003)等。

二十六、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

原文:(前略)我邦ニ於ケル圖書目録ノ起原ハ、未ダ之ヲ審カニスルコトヲ得ザレドモ、東大寺《正倉院文書》第三十九ニ書籍目録ト題シテ、釋書、史傳、政書、職官、兵書、醫書、天文、卜筮、及諸集ニ分類シ、凡七百餘卷ヲ收録シタリ。而テ、末ニ"天平廿年六月十日自本攝師手向轉換寫取"云々ト記セリ。但、此目録中、收ル所ノモノ、佛書ノ數過半ヲ占ムト雖我ノ從來目覩セル圖書目録中、之ヨリ古キモノハ、未ダ之アラザルナリ。尓後、延曆中傳教大師、大同中空海上人ノ將來目録アレドモ、是亦佛書ノミナリ。次ハ、寬平中藤原佐世ノ撰タル、《日本現在書目録》ヲ古シトスベシ。其後、天養平治間ニ、《通憲入道藏書目録》アリ。文和中ニ、《仙洞御文(車)〔書〕目録》アリ。永享嘉吉間ニ至リ、清原業忠ノ撰メル《本朝書籍目録》アリ。為メニ、當時ノ文獻ヲ徵スル證左タルヲ録得ルハ、以上目録ノ存スルニ職由セリ。目録ノ學、豈輕視ス可ケンヤ。《日本現在書目録》ハ、今ヲ距ル九百九十餘年前、即唐昭宗帝ノ時代ニ方リ、撰録シタルモノナレバ、彼ノ《舊唐書藝文志》ヨリ、四十餘年前ニ成リタル目録ニテ[原注:舊唐書ハ後晉ノ天福中ニ成ル]、即《隋書經籍志》ノ次ニ齒スベキモノナリ。(中略)乃チ、(公)〔長〕孫無忌等ニ命ジテ、《隋書經籍志》ヲ撰セシメタルモノニテ、其分類ハ、一ニ《日本現在書目録》ニ同ジ。即知ル、佐世ノ分類法ハ、此《經籍志》ニ則リシモノナルヲ。(中略)

卷首ニ"日本現在書目録"ト題シ、次行ニ"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佐世奉勅撰"ト署ス。蓋シ"現在"トアルハ安井息軒翁ノ説ニ、"先是貞觀乙未、冷泉院火、圖書蕩盡、此目所因而作、而其所以有現在之稱也"云々トアリ。蓋、冷泉院炎上ノ後、其目録ヲ撰ミシモノナラン。目録中間ニ於テ、已ニ烏有ニ歸セシモノヲ指タルナルベシ。例バ《周

易論》冷泉院、《廣成子》十二卷冷泉院等是ナリ。

撰者佐世ノ傳ハ、《大日本史》ニ、《尊卑分脈》、《江談抄》、《續文粹》、《三代實録》等ヲ援テ、詳ナル記載アレバ、之ヲ左ニ抄出シテ參攷ニ資スベシ。（中略）以上ノ經歷ニ據レバ、佐世ハ尋常ノ博學士ノミナラズ、經（齊）〔濟〕ノ道ニモ通曉セシコトハ、民部大藏等ノ官ニ歷任セシヲ以テ知ルベシ。而テ、彼ノ阿衡仕末ノ如キハ、少シク執拗ノ嫌ナキニ非ザルモ、當時之鴻儒、橘廣相ト數回論辨セシガ如キ、亦以テ其學識ノ深邃ナルヲ見ルニ足ル。（中略）

右ノ目録ニハ、"兼上野權介"トアレドモ、《日本史》ニ此事ヲ記サジハ、蓋シ逸文ナラン。又、此目録ヲ撰ミタル時代ハ、他ニ所見ナシト雖、《臺記》康治二年五月十四日ノ條ニ、佐世ガ《孝經古今集注》ヲ撰ミ、卷末ニ、"寛平六年二月（一）〔二〕日、一勘了、於時謫在陸奥多賀國府"云々ト。《擁書漫筆》ニ記載アルニ由レバ、三年ヨリ六年マデ陸奥ニ在リシコトハ明白ナレバ、此頃、特ニ勅命ヲ奉シテ、撰定セシモノナル可シ。然ルニ、京師ニ在ル博學ノ士ニ勅セラレズ、遥ニ陸奥國ニ在ル佐世ニ撰セシメラレシハ、蓋、佐世ガ典籍ノ事ニ於テ、尤博洽ナリシガ為メナルヲ知ル可シ。

此目録ノ分類法ハ、專ラ《隋書經籍志》ニ原キタルモノト見ヘ、該《經籍志》ノ分類法ト、異ナルコトナシ。其僅ニ異ナル處ハ、地理ヲ土地ト為セシノミ。顧フニ、《經籍志・地理》ノ序例ニ、"昔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云々トアリシニ由リ、佐世ハ直ニ此土地ヲ採リテ、類目ト為セシナルベシ。而テ其分類ハ如左。（中略）以上四十家ニ分テリ。而テ、收ムル所ノ書籍ハ、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六千七百九卷ナリ（原注：此計算ハ類從本安井息軒ノ識語ニ據ル）。且此目録中、已ニ支那ニ佚シテ特ニ我國ニノミ存セシヲ、後ニ我國ノ傳本ニ據リテ、彼ノ國ニテ印行セシモノ少カラズ。左ニ我邦傳來ノ書目ヲ示スベシ。

《周易》十卷（原注：魏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集解》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孔穎達撰、《古文尚書》十三卷漢鄭玄注、《毛詩》二十卷漢毛萇傳鄭氏箋、《周官禮正義》七十卷唐孔穎達撰、《儀禮疏》五十卷唐賈玄彦撰、《禮記正義》七十卷唐孔穎達撰、《禮記子本義疏》百卷梁皇侃撰、《樂書要録》十卷、《春秋左氏傳集解》卅卷晉杜預撰、《孝經》一卷唐孔安國注、《孝經》一卷唐玄宗皇帝注、《論語》十卷魏何晏集解、《帝範》二卷、《論語義疏》十卷梁皇侃撰、《臣軌》二卷唐玄宗皇后撰、《急就篇》一卷漢史游撰、《貞觀政要》十四卷、《玉篇》三十一卷陳顧野王撰、《齊民要術》十卷梁賈（緦思）〔思緦〕撰、《史記》八十卷（梁）〔宋〕（斐）〔裴〕駰集解、《五行大義》五卷、《史記索隱》卅卷唐司馬貞撰、《千金方》三十卷、《漢書》百三十卷唐顔師古注、《新修本草》李君注、《晉書》百（二）〔三〕十卷唐太宗文皇帝撰、《黄帝内經》、《吴越春秋》七卷趙（暉）〔曄〕撰、《内經大素》卅卷、《李嶠百廿詠》、《冥報記》十卷、《遊仙窟》一卷、《琱玉》十五卷、《白氏文集》七十卷、《孟子》十四卷趙岐注、《莊子》廿卷司馬彪注、《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莊子》三十卷郭象注、《文館詞林》千卷、《莊子疏》成〔玄〕英注、《玉燭寶典》十二卷隋杜臺卿撰、《羣書治要》五十卷、《兩京新記》一卷、《李嶠雜詠》二卷、約ネ右ノ如シト、雖猶遺漏セシモノ之レアラン。而テ安政中、林

述齋ハ《佚存叢書》中ニ、《古文孝經孔傳》一卷、《五行大義》五卷、《臣軌》二卷、《樂書要録》三卷、《李嶠雜詠》二卷、《文館詞林》四卷(原注:原千卷)、及《兩京新記》一卷ヲ刊行シ、大ニ清朝人ノ激賞ヲ得。又,先年、公使黎庶昌ハ、《古逸叢書》中ニ《論語義疏》、《玉篇》、《齊民要術》、《冥報記》、《玉燭寶典》ノ傳本ヲ撮影臨摹シテ、之ヲ印行シタリ。是皆《日本現在書目録》ノ存スルニ由リ、其證ヲ得タルノ結果ニ因ラズンバアラザルナリ。殊ニ、此時代ノ書籍ハ寫本卷軸ノミニテ、板本ノモノノアラザリシハ、《燕間録》ニ、隋開皇十三年ニ正ニ彫板ノコトモ行ハレシト、雖概ネ佛經ノミニテ儒書ノ印行ハ唐以後ノコトナリトアリ。《金台紀聞》ニ據レバ、"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トアルニテモ、其板本ノ稀ナリシハ推シテ知ルベシ。然ラバ、其收ムル所一萬卷以上ノ書籍ハ、實ニ盛ナリト謂フ可シ。夫ノ安井翁ガ目覩シタル、《玉燭寶典》若クハ《玉篇》ノ原本ノ如キ、何レモ濃墨大楷、今日板本ノ彷彿スベキ所ノモノニアラズトイヘルヲ見レバ、以テ其貴重ナル書卷ナリシヲ知ルニ足ル。(中略)

室生寺本《見在書目録》ハ、今現ニ帝國博物館ニ存セリ。椛齋ガ此目録ヲ得タル顛末ノ傳説ヲ略記スベシ。文政年間、狩谷椛齋、西京ニ遊ビシ際、一日書估ガ種々ノ書籍ヲ携ヘ來リシニ、其中ニ、偶ト豫テ望ヲ屬セシ、室生寺ノ印アル《日本現在書目録》ノアリケレバ、椛齋心中大ニ喜ビ、其價ヲ問フニ、六十匁ト答フ。此頃ノ古本、一册ニテ金壱兩ハ甚不廉ナレドモ、椛齋ハ、書估ノ言フガマニマニ直ニ之ヲ購ヒタリト云。後ニテ聞ケバ、此書室生寺ヨリ出デシ以來、數々書肆ノ間ニ展轉セシモ、到底書估ノ望ム如キ(直)〔値〕ニハ賣レザルヨリ、此度椛齋ノ上京ヲ聞キ、某和學者、椛齋ノ學力ヲ試ントテ、書估ヲシテ頗ル高價ヲ述ベシメシニ、直ニ之ヲ買取リシカバ、某學者ハ大ニ其鑒識ニ驚キタリ。是ヨリ遽ニ椛齋ガ博學ノ名嘖嘖タルニ至レリト云フ。尓來、椛齋ハ大ニ此書ヲ尊重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ニ就キ之ヲ考訂シ、且《經籍訪古志》ノ撰著ニ付キテモ、之ガ為メ大ニ裨益ヲ得タリト云。塙忠寶ハ之ヲ借寫シ、安井息軒之ニ跋シ、遂ニ世ニ見ルルニ至レリ。狩谷氏ハ、津輕公ノ用達ニテアリシカバ、懷之ノ時ニ至リ、右ノ目録ヲ公ニ贈呈セシニ、公ハ之ヲ時ノ老中水野公ニ贈リシヨリ久シク人間ニ出ザリシガ、明治初年、水野公ヨリ拂本ノ出シ際、此目録ノ混入シアリシヲ森養竹(原注:立之)之ヲ求メテ私藏シ、其目録ニ校異跋文ヲ付シタリ。(案:以下迻録明治己卯涂月七十三翁枳園森立之跋、甲申夏日七十八翁森浴仙跋,跋文見下,略。)右ハ、友人某氏《續羣書類從本》ニ記載セシヲ轉寫シタルナリ。其室生寺本ハ、清國公使黎庶昌ノ手ニ歸セントセシヲ、華商高木氏、森氏ヨリ若干金ニテ之ヲ購入シ、遂ニ宮内省ニ奉獻シタリト云。但是ヨリ先、黎ハ森氏ヨリ借リテ之ヲ臨摹シ、其《古逸叢書》ニ收メ之ニ左ノ題跋ヲ附シタリ。(以下迻録黎氏《跋》、"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略。)

譯文:(前略)我邦於圖書目録之起原,尚未之審。東大寺《正倉院文書》第三十九題《書籍目録》,分類釋書、史傳、政書、職官、兵書、醫書、天文、卜筮及諸集,收録凡七百餘卷。末記"天平廿年六月十日自本攝師手向轉換寫取"(案:即天平廿年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録》,載《正倉院文書・續修》卷三九,亦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

三。)。但此目録所收,佛書占過半。我所目覩從來圖書目録中,似未有早於此目者。尔後,有延曆中傳教大師、大同中空海上人之將來目録,是亦僅録佛書。其次,當數寛平中藤原佐世撰《日本現在書目録》為最古。其後,天養、平治間,有《通憲入道藏書目録》;文和中,有《仙洞御文(車)〔書〕目録》;至永享、嘉吉間,有清原業忠撰《本朝書籍目録》。為此,考當時文獻之徵,其得以證佐者,實賴上述目録之存在。目録之學,豈可輕視哉。《日本現在書目録》之撰録,距今九百九十餘年前、即方唐昭宗帝時代,在彼《舊唐書藝文志》四十餘年前成書。《舊唐書》,成書於後晉天福中,即次於《隋書經籍志》之目録。(中略)乃命(公)〔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其分類一同《日本現在書目録》。即知佐世之分類法乃則此《經籍志》也。(中略)

卷首題"日本現在書目録",次行署"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佐世奉勅撰"。"現在"之意,蓋如安井息軒翁之説:"先是,貞觀乙未,冷泉院火,圖書蕩盡,此目所因而作,而其所以有『現在』之稱也"云々。蓋冷泉院火災後遂編撰此目録也。在目録中,有的書或已歸烏有,例如,《周易論》(原注:冷泉院)、《廣成子》十二卷(原注:冷泉院)等是也。

撰者佐世之傳,詳載《大日本史》、《尊卑分脈》、《江談抄》、《續文粹》、《三代實録》等援引,抄出之列於左以資參攷。(中略)據以上經歷,佐世非尋常博學士,其通曉經(齊)〔濟〕之道,從其歷任民部大藏等官可以得知。而其阿衡仕末,少嫌執拗,然與當時之鴻儒、橘廣相數回論辨,亦足見其學識深邃也。

右述《目録》謂"兼上野權介",其事不見《日本史》,蓋逸文。又,此目録之撰作時代,雖不見他處,然《臺記》康治二年五月十四日條謂佐世撰《孝經古今集注》,卷末"寛平六年二月(一)〔二〕日、一勘了,於時謫在陸奥多賀國府"云々。《擁書漫筆》據此可知三年至六年在陸奥,蓋可謂此間特奉勅撰定。不勅在京博學之士而令遥在陸奥國佐世撰,可知佐世於典籍尤博洽也。

此目録分類法專仿《隋書經籍志》,與《經籍志》分類法無異。其相異之處僅"地理"作"土地"。顧《經籍志·地理》序例:"昔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云々,佐世直採此"土地"以為類目矣。其分類如左。(中略)以上分四十家,而所收書籍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六千七百九卷也。(原注:統計據《類從》本安井息軒識語。)且此目録中,支那已佚、僅存我國者,後據我國傳本在彼國印行者不少。謹示傳來我邦之書目於左。

《周易》十卷(原注:魏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集解》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孔穎達撰,《古文尚書》十三卷漢鄭玄注,《毛詩》二十卷漢毛萇傳鄭氏箋,《周官禮正義》七十卷唐孔穎達撰,《儀禮疏》五十卷唐賈玄彦撰,《禮記正義》七十卷唐孔穎達撰,《禮記子本義疏》百卷梁皇侃撰,《樂書要録》十卷,《春秋左氏傳集解》卅卷晉杜預撰,《孝經》一卷唐孔安國注,《孝經》一卷唐玄宗皇帝注,《論語》十卷魏何晏集解,《帝範》二卷,《論語義疏》十卷梁皇侃撰,《臣軌》二卷唐玄宗皇后撰,《急就篇》一卷漢史游撰,《貞觀政要》十四卷,《玉篇》三十一卷陳顧野王撰,《齊民要術》十卷梁賈(緦思)〔思緦〕撰,《史記》八十卷(梁)〔宋〕(斐)〔裴〕駰集解,《五行大義》五卷,《史記索隱》卅卷唐司馬貞撰,《千金方》三十卷,《漢書》百三十卷唐顔師古注,《新修本草》李君注,《晉書》百(二)〔三〕十卷唐太

宗文皇帝撰,《黄帝内經》,《吴越春秋》七卷趙(暉)〔曄〕撰,《内經大素》卅卷,《李嶠百廿詠》,《冥報記》十卷,《遊仙窟》一卷,《琱玉》十五卷,《白氏文集》七十卷,《孟子》十四卷趙岐注,《莊子》廿卷司馬彪注,《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莊子》三十卷郭象注,《文館詞林》千卷,《莊子疏》成〔玄〕英注,《玉燭寶典》十二卷隋杜臺卿撰,《羣書治要》五十卷,《兩京新記》一卷,《李嶠雜詠》二卷、大約如右,或猶有遺漏。安政中,林述齋在《佚存叢書》中,刊行《古文孝經孔傳》一卷、《五行大義》五卷、《臣軌》二卷、《樂書要録》三卷、《李嶠雜詠》二卷、《文館詞林》四卷(原注:原千卷)及《兩京新記》一卷,大得清人之激賞。又,先年,公使黎庶昌在《古逸叢書》中,撮影臨摹《論語義疏》、《玉篇》、《齊民要術》、《冥報記》、《玉燭寶典》傳本,印行之。是皆由今存《日本現在書目録》得其證之結果。尤其是當時書籍,僅有寫本卷軸,尚無板本。《燕間録》謂,隋開皇十三年方有彫板,大概僅是佛經,儒書之印行,在唐以後。《金台紀聞》云:"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可見其板本之稀。然則,其所收書籍達一萬卷以上,是實可謂昌盛。夫如安井翁目覩《玉燭寶典》、《玉篇》原本,均濃墨大楷,絶非今日板本可以彷彿者,據此足知其書卷何等貴重。(中略)

室生寺本《見在書目録》,今現存帝國博物館。略記椹齋得此目録之顛末之傳説。文政年間,狩谷椹齋遊西京之際,一日,書估携種種書籍來。其中偶有屬豫望之之《日本現在書目録》,有室生寺印。椹齋心中大喜,問其價。答六十匁。此時,古本一册金壱兩,甚不廉。椹齋如書店開價買下。其後,得聞此書自室生寺流出,輾轉於各書舖,終未能以書估開價成交。當時,聞椹齋上京,某和學者欲試椹齋學力,遂使書估出以高價,不料椹齋立即買下。此學者對椹齋鑒識力大為震驚,以致為椹齋博學之名嘖嘖然云。而來,椹齋甚重此書,就《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考訂之,且其撰著《經籍訪古志》因之大得裨益云。塙忠寶之借抄寫,安井息軒為之跋,遂見於世。狩谷氏乃津輕公之"御用達"(案:一種擁有特權的商人,可以出入藩主駐地進貨交易、調度資金〉,至懷之時,將目録贈呈津輕公,津輕公又贈當時老中水野公〈案:水野忠邦〉。之後,久未出世。明治初年,水野公出售藏書之際,此目録也在其中。森養竹(原注:立之)求購私藏并作校異附跋文。(案:以下迻録明治己卯涂月七十三翁枳園森立之跋、甲申夏日七十八翁森浴仙跋,跋文見下,略。)右,據友人某氏所持續羣書類從本所載轉抄也。其室生寺本,歸清國公使黎庶昌手,華商高木氏、森氏以若干金購入,遂奉獻宫内省云。但在此之前,黎曾借森氏臨摹,收入《古逸叢書》,題跋附於左。(案:以下迻録黎氏《跋》。文末抄録"室生寺本卷末附加文字",略。)

案: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成稿時間不詳,蓋在一八九三年二月至一九一〇年四月之間,是室生寺本《見在目》早期研究成果之一。原本已佚,鈔本今藏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索書號:4—49・二・5),中安真理據以撰《史料紹介・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全文整理録文》(未刊稿),以上選録了《録文》的主要内容。

文中提到"帝國博物館",即現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帝國博物館原歸宫内省圖書寮所轄,昭和二十二年(1947)撤消宫内省之際,改名東京國立博物館移屬文部省。圖書寮則於昭和二十四年(1949)跟諸陵寮合併成立宫内廳書陵部,室生寺本遂歸書陵部收藏。

中根肅治(1847—1921),舊名拳一郎,號東畦。生於福島。帝國圖書館(今國立國會圖

書館)司書。所著尚有《慶長以來諸家著述目録》、《日本印書考》、《藝軒清話》、《支那書史學稿》(以上載《日本書誌學大系》20)。其餘稿本多藏國立國會圖書館。

二十七、山田孝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前略)《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は寛平年間、藤原佐世が勅を奉じて撰したるものにして當時本朝に存せりし漢籍の名目と巻數とをば部門を立てて登録したるものなり。

この《見在書目録》は、今や本邦のみならず、支那にまでも貴重なる典籍として喧傳せらるるものなるが、世に存するものいづれもこの博物館本の複寫にして本書は實にそが唯一の原本なりとす。(中略)

佐世が陸奥守に任ぜられしは寛平三年なれば、寛平年間の輯録なるべきこと疑なきに似たり。これより先貞觀十七年に冷然院に火ありて累代の圖書多く灰燼となりしことあり。本書はまさにその燼餘の圖書の當時本朝に見在せりしものを輯録せしものなるべきなり。(中略)

本書の價値は上の如く本邦文化の淵源深きを語る資料たるのみならず、實に漢籍の目録として支那の正史なる經籍志、藝文志の缺を補ふに足る點にも存せり。(中略)

《見在書目》の《續羣書類從》に收められしものはその巻八百八十四としてはやく木版本として世に布けるものなり。(中略)この《續類從》本は、その定められたる形式に從ひて書き改められたるものなれば、その字體をつとめて原本に似せたる苦心は認めらるれども、往々誤脱あり。(中略)しかもなほ體裁頗る原本を異にして、原本の表紙などを除き去りたるは忠實なる覆刻とはいふべからず。かかれば、《續類從》本を用ゐむ人はかかる點に注意を怠るべからざるなり。

本書の覆刻本はなほ他に一種あり、《古逸叢書》本これなり。この叢書は明治の初年本邦に來朝せる清國公使黎庶昌が、支那に逸して本朝に存する古書二十餘種を集め、公使館書記官楊守敬に命じて覆刻せしめしものにして本書またその一部たり。この《古逸叢書》本は《續類從》本に比して誤一層甚し。(中略)要するに、《古逸叢書》本は《續類從》本に劣ること數十等にして原本に對して極めて不忠實なる惡書といは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り。

古典保存會は大正十四年にこの書の複製を了して會員に配布せり。これは一切原本のままに寫真複製せるものなれば、上述二種の複刻本にまさること萬々たりといふべし。(後略)

譯文:(前略)《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乃寛平年間、藤原佐世奉勅所撰,分部門登録了當時本朝所存漢籍之名目與巻數。

此《見在書目録》,現今不僅在本邦、即使在支那亦盛讚為貴重之典籍。傳世本皆據此博物館本複製,本書實乃唯一原本。(中略)

佐世任陸奥守時在寛平三年,輯録於寛平年間似無庸疑。其先,貞觀十七年,冷然院火災,累代圖書多歸灰燼,本書蓋輯録當時本朝見在燼餘之圖書。(中略)

本書價值，如上述，它不僅説明本邦文化淵源之深遠，實際上，作為漢籍目録足以補支那正史經籍志、藝文志之缺。（中略）

《見在書目》收録於《續羣書類從》卷八百八十四，最早以木版本傳世。（中略）此《續類從》本、依所定形式改寫，其字體力仿原本，苦心可嘉，然往往有誤脱。（中略）且體裁頗異原本，又除去原本封面難言忠於原本之覆刻，使用《續類從》本者當注意也。

本書覆刻本另有一種，《古逸叢書》本是也。此叢書乃明治初年、來本邦清國公使黎庶昌收集支那已逸而本朝尚存之古書二十餘種、令公使館書記官楊守敬覆刻而成，本書是其中之一。《古逸叢書》本跟《續類從》本相比，譌誤更甚。（中略）總之，《古逸叢書》本較《續類從》本劣數十等，對原本而言是一部極不忠實的惡書。

古典保存會於大正十四年複製此書并配布會員。此本一切依原本拍照複製，勝上述二種複製本何止萬千。（後略）

案：文載《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9）。

文中所謂“博物館”，指的是帝室博物館，詳見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條案語。大正十四年（1925）十一月，古典保存會影印出版帝室博物館所藏室生寺本時，山田孝雄為之撰寫《帝室博物館御藏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解説》（名著刊行會於一九九六年一月複製古典保存會影印本，置《解説》於卷末）。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26）三月二十五日，山田對《解説》稍加修改，題《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解題》，置於《狩谷棭齋全集》第七卷《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之前。其後，又作修改，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收入《典籍説稿》。《典籍説稿》所載乃其最後定稿，故依之摘録。

山田孝雄（1873—1958），富山縣富山市人，日本國語學家。東北帝國大學教授。一九二九年以《日本文法論》獲文學博士學位。

二十八、《日本書目大成》影印本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解題》

原文：本目録は宮中の藏書所であつた冷然院が、貞觀十七年（875）に火災に罹つたのを契機に、藤原佐世が勅命を奉じ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が、その内容は燼餘の漢籍であるといふ舊説に對して、藏書目録ではなく、世に傳存する所の漢籍目録であらうといふのが今日の通説といへよう。本目首に記された陸奥守に佐世が任ぜられたのは寛平三年（891）のことであるから、その編纂は、寛平年間（889—898）であらうといはれ、又、著録された古書は九分九厘まで漢籍である。（中略）

この本は上述の如く、古典保存會の影印本があり、《續類從》單刊本・《古逸叢書》本は共に原本の真を傳へないので、初は影印本を影印しようとしたが、京都の書賈が所藏してゐた頃、或は棭齋の許に在つた頃の轉寫本を求め、それに據つたら、或は現在の原本の蛀損部分を辨し得ることもあらうとも考へてゐた。（中略）

本目に據つて知り得ることは、王朝時代に、わが國にどんな漢籍が傳はつてゐたかといふこと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らの漢籍全部を佐世が目睹したものとは考へられないし、或は、記録や目録に見えるものを著録したかも知れず、强いて言へば、その成立が《隋

志》編纂の時から百年以上も經てゐるので、支那の目録も參考したかも知れない。そう考へると、利用價値が減ずるが、少くとも、當時の邦人が知つてゐた唐本の書名、卷數、編著者名を知り得る資料にはならうし、何れにせよ、隋唐志を補ふ資料とはなり得る。その全貌が傳はつてゐないのは遺憾ではあるが、略本にせよ原目の大體は知り得るから、學術的價値は大きい。

譯文:本目録乃以貞觀十七年(875)宮中藏書所冷然院遭罹火災為契機,藤原佐世奉勅編纂。其内容,舊説以為著録燼餘漢籍,對此,現今之通説,以為并非藏書目録,蓋是一部記録當時傳世的漢籍目録。佐世任本目之首所記"陸奥守"時在寛平三年(891),故當編纂於寛平年間(889—898)。又,所著録古書九成九均是漢籍。(中略)

如上述,此書有古典保存會影印本。《續類從》單刊本和《古逸叢書》本,皆未傳原本之真,初擬影印影印本,後尋找京都書賈收藏時、或在椹齋處之傳寫本,以為據此類傳本或可辨認現在原本的蛀損部分。(中略)

據本目可以得知王朝時代我國有哪些漢籍傳世。但是,難以相信佐世全部目睹這些漢籍,或有據有關記録、目録著録者。其成書距《隋志》編纂百年以上,也許還參考了支那的目録。如此考慮,其利用價値減低,但至少是一種可以了解當時邦人所知唐本的書名、卷數、編著者名的資料,總還是一種可以補隋唐志之資料。其全貌不傳,甚為遺憾,今本雖是略本,大體可知原目,學術價値很大。

案:《解題》載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一卷(汲古書院,1979.3)。影印所用底本詳見《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Ⅱ—②。

長澤規矩也(1902—1980),神奈川縣小田原市人。法政大學教授。中國文學研究家、文獻學家。

阿部隆一(1917—1982),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教授、文庫長。文獻學家。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通行本(鈔本、刊本、影印本)

説明:本篇臚列現今通行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主要刊本、影印本及排印本。室生寺本之介紹見本書《前言》,四十種室生寺本之傳鈔本的介紹見《研究篇》中安真理《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鈔本之系統》。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刊本,塙忠寶跋,安井衡跋,塙保己一編《續羣書類從》卷 884(雜部 34),1851;《續羣書類從》,續羣書類從完成會 1976.11)。嘉永四年(1851)版見日本國會圖書館數據庫。

《影舊鈔本日本國現在書目》(刊本,清黎庶昌輯《古逸叢書》十九,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刊,光緒十年(1884),黎昌庶敘見《古逸叢書・敘目》,亦見《拙尊園叢稿》卷六,上海醉六堂,光緒癸巳。)

據《古逸叢書》本影印者較多,例舉數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第 0016 册,中華書局,1991)。

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本(第 75 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王道榮輯《書目五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72)。

嚴靈峰輯《書目類編》(第 97 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叢書集選》(第 0003 册,臺北新文豐出版,1984)。

影印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10 册,北京圖書館,2003)。

《帝室博物館御藏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據室生寺本影印,山田孝雄《解説》,古典保存研究會事務所,大正十四年(1925)十一月)。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宫内廳書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據古典保存會本影印,名著刊行會,1996 年 1 月)。

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排印本。くにたち本の會,1936.5;附目録、索引,小宫山書店,1956.12;小宫山出版,1976.7),《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索引》(くにたち本の會,1937.6)。

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影印所據底本詳見《研究篇》中安真理《傳鈔本之系統》編號AⅡ—②。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解題》,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1卷,汲古書院,1979.3)。

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と研究》(排印本。汲古書院,1984.9)。

研究《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藤原佐世的主要論著、論文目録

説明：

1. 論及《見在目》及其撰者藤原佐世的論著、論文（除筆者發表的論文），凡是有參考價值者，不論文字多寡均予收録；有些論述見於為《見在目》某文本所撰之序跋、題識，為了避免重複，恕不列入，請參看《資料篇・有關室生寺本流傳的資料及傳抄本、刊本序跋、題識》。

2. 本篇所列論著、論文，標明著者和書名、篇名、版本、版次、期刊、期號。本書《考證篇》、《研究篇》、《資料篇》引及有關論著、論文時，除須特别標注者，一般只標書名、篇名，所據版本、版次、期刊、期號可參照本篇。

橋本經亮（1755－1805）《梅窓筆記》卷二（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3期第5卷，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8）。

山梨治憲（1771－1826）《東寓日曆》（山梨治憲遺著、中村春二編《稻川遺芳》，東京府巢鴨村成蹊實務學校，1912.5）。

近藤守重（1771－1829，重藏，正齋）《正齋書籍考》卷首《綱領・書目》、卷一“五經正義”條（國書刊行會編《近藤正齋全集》卷一，複製本，1905；東京第一書房，1976.6）。

狩谷望之（1775－1835，棭齋）《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田邊勝哉據圖書寮本抄録、神田喜一郎校訂，《日本古典全集・狩谷棭齋全集》卷七（正宗敦夫編纂校訂《狩谷棭齋全集》，收入《日本古典全集》第2期，長崎町（東京府）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8.2；《覆刻日本古典全集》，現代思潮社，1978.4）。

伴信友（1773－1846）《比古婆衣》卷六《見在書目録を寫して奥に書き付けたる》（《摹寫見在書目録題識》）（林陸朗編集、校訂《伴信友全集》第4卷，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11）。

小山田（高田）與清（1783－1847）《擁書漫筆》卷四（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1期第12卷，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11）。案：高田與成養子，又姓高田。

西田直養(1793—1865)《筱舍漫筆》卷一四"本朝見在書目録"條(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3卷,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7)。

安井衡(1799—1876,息軒)《書現在書目後》(見嘉永四年(1851)塙忠寶刊《續羣書類從》本,後收入《息軒遺稿》卷三,東京府安井千菊刊,1878.8)。

岡本保孝(1797—1878)《難波江》卷四《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條(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21卷,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4)。

島田重禮(1838—1898,篁村)《目録ノ書ト史學トノ關係》(《目録書與史學之關係》)(《史學雜誌》第4編第39號)。

中根肅治(1847—1921)《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鈔本,索書號:4—49・ニ・5;中安真理據鈔本撰《史料紹介・中根肅治〈室生寺本日本現在書目録攷〉全文整理録文(未刊稿)》)。

和田英松(1865—1937)《日本見在書目録について》(《關於日本見在書目録》)(《史學雜誌》第41卷第9期,史學會,1930;《國史説苑》,明治書院,1942)。

小長谷惠吉(1865—1944)《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くにたち本の會,1936.5;附目録、索引,小宫山書店,1956.12;小宫山出版,1976.7)《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索引》(くにたち本の會,1937.6)。

狩野直喜(1868—1947)《日本國現在書目録に就いて》(《關於日本國現在書目録》)(《藝文》第1卷第1號,1910.4;《支那學文藪》,みすず書房,1973.4)。

德富豬一郎(1863—1957)《日本書籍總目録・解説》(《新成簣堂叢書》第5册,民友社,1932)。

山田孝雄(1873—1958)《帝室博物館御藏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古典保存會,1925.11;名著刊行會,1996.1);《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解題》(《狩谷棭齋全集》第七卷《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1926.3);《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典籍説稿》,西東書房,1934.9)。

猪熊兼繁《佐世撰〈見在書目録〉と室生の問題》(佐世撰〈見在書目録〉與室生之問題)(《史迹と美術》第55輯之5,第335號,1963)。

長澤規矩也(1902—1980)、阿部隆一(1917—1982)《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傳抄本影印本《解題》(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1卷,汲古書院,1979.3)。

太田晶二郎(1913—1987)《日本の暦に於ける"蜜"標記の上限》(《日本曆標記"蜜"之上限》)(《日本歷史》第72號,1954.5);《日本漢籍史札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纂の精神》(《季刊圖書館學》第7號;《書誌學月報》第6號,1980.8;《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1册,吉川弘文館,1991.8);《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羣書解題》第20卷,《續羣書類從》第884卷,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76.11;《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4册,吉川弘文館,1992.8)。

案:《日本漢籍史劄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纂的精神》發表在昭和五十五年(1980)八月青裳堂書店發行的《書誌學月報》第6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則刊載在昭和三十六年(1961)八月初版第二十卷、昭和五十一年(1976)十一月再版第八卷的《羣書解題》。《劄記》與再版《解題》以後又分别收入《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吉川弘文館,1991.8)和第四册(吉川弘文館,1992.8)。在《劄記》一文的《追記》中,説:"其後(昭和三十六年八月),我曾為續羣書類從完成會的《羣書解題》(第二十)撰寫《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題》(《續》卷第八八四),可參照。然而,初版罹編輯之禍,(案:蓋經編輯擅改。)我自己承認的是再版的論文(昭和五十一年)。"所以,《劄記》的發表雖在《解題》之後,其成稿則在《解題》之前。今引文均據《太田晶二郎著作集》。

後藤昭雄(1943—)《藤原佐世——菅原道真の周圍》(《藤原佐世——菅原道真的周圍》)(《古代文化》第31卷第5號,1979.5;《平安朝漢文學論考》,櫻楓社,1981.9)。

近澤敬一《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ついて——〈隋書・經籍志〉との比較》(《關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與〈隋書・經籍志〉之比較》)(《福岡大學人文論叢》14—1,1982.6)。

王利器(1912—1998)《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提要》(《王利器論學雜著》,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1)。

矢島玄亮(1903—2001)《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を讀んで》(《讀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解説稿》)(《圖書館雜誌》1957年第12號)、《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集證と研究》(汲古書院,1984.9)。

石田義光《日本國現在書目録について》(關於日本國現在書目録)(《漢籍・整理與研究》第1號(漢籍研究會,1990.2)、《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の背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之背景》)(《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第5輯,1992.1)。

嚴紹璗(1940—)《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

杉本憲司《平安貴族の中國風教養について——〈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よりみての一考》(《關於平安貴族的中國式教養——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而得之一考》)(《佛教大學總合研究所紀要》第 2 號,別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1995. 3)。

王迪《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おける老莊關係書物》(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之老莊關係書籍》)(《御茶ノ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年報》1995 年第 19 號)。

佐藤信一《東洋の學藝——菅原道真と藤原佐世》(《東洋之學藝——菅原道真與藤原佐世》)(無窮会《東洋文化》96,2006. 4)。

中安真理《傳鈔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の系統について》(《關於傳鈔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之系統》)(《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8 集,日本中國學會,2006. 10)。

薄井俊二《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收の地理書について》(その1)(その2)(《關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收的地理書》其一　其二)(《風土記研究》第 31 號、第 32 號,2007. 6、2008. 6)。

阿部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おける"道家"と道經——隋唐五代宋における道經の位置づけと傳來した道經の性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道家"與道經——隋唐五代宋的道經之位置與傳來道經之性格》)(《鳴門史學》24,鳴門史學會,2010)。

榎本淳一《遣唐使による漢籍將来》(《遣唐使之漢籍攜來》)(《唐王朝と古代日本》,吉川弘文館,2008. 7)、《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癸未勅の漢籍について——藤原仲麻呂政權における唐文化の受容》(《關於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癸未勅の漢籍——藤原仲麻呂政權對於唐文化之接受》)(《史聚》45,駒澤大學大學院史學會古代史部會,2012. 3)、《日本國見在書目録に見える梁代の書籍について》(《見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梁代書籍》)(榎本淳一編《古代中國、日本における學術と支配》,東京同成社,2013. 2)。

吉永匡史《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刑法家と〈律附釋〉——律受容の一斷面》(《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刑法家與〈律附釋〉——律受容之一斷面》)(榎本淳一編《古代中國、日本における學術と支配》,東京同成社,2013. 2)。

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説明：本書在《考證篇》、《研究篇》和《資料篇》引用不少日本的文獻，一般在有關篇章注明出處和依據的文本，為了使讀者對這部分文獻的撰者、成書、性質、特點、價值等有所了解，并便於查核，編寫了這篇《解題》。

《解題》分為九類，依次為：一，目録；二，史書、譜系、傳記（附新編史料集、叢書）；三，法制、政書；四，日記、筆記、故實書；五，辭書；六，類書、事典；七，醫書；八，詩文集、話本、幼學書；九，日本文學。

一、目　録

《弘決外典鈔・外典目》。《弘決外典鈔》四卷，《外典目》載於卷首。具平親王（967—1009）撰。此書為唐天台六祖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引及非佛典漢籍（外典）的字詞、用典而作，成書於一條天皇正曆二年（991）。《外典目》據《隋書經籍志》、《本朝現在書目録》等編成，列漢籍五十九條，可視作平安時期的一部小型漢籍目録、《本朝現在書目録》的一小部分殘卷。《弘決外典鈔》今存五本：平安本，山梨縣身延山久遠寺寶物館身延文庫藏甲本（鎌倉鈔本），身延文庫藏乙本（蓋江户時期抄自甲本），稱名寺原藏、今寄存於金澤文庫的弘安七年（1284）圓種校本，寶永六年（1709）多武峰壽命教院僧光榮刊本（向松堂刊，底本據身延文庫藏甲本）。通行本則有兩種：德富蘇峰影印、木崎好尚校勘寶永本・弘安本合校本（西東書房，1928.1），多田孝正校訂、秋田光兆編輯寶永本・平安本・弘安本合校本（《續天台宗全書・顯教》3，春秋社，1989.10）。五本中，平安本、身延文庫甲本、弘安本三本為殘卷，身延文庫乙本、寶永本為完帙。卷首的《外典目》部分，除了平安本外，其餘四本均存。研究《外典目》最理想的是使用身延文庫甲本與弘安本。身延文庫甲本尚未公開，本書所用其《外典目》乃文庫長吉村明悦先生、渡邊永祥先生所賜複製件。《弘決外典鈔》諸本介紹及身延、弘安兩本對勘，參看本書《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

《本朝法家文書目録》一卷。撰者不詳。蓋成書於平安後期。此書分“律”、“令”、“格”、“式”、“雜”五類，著録了自《養老律》至《天長格抄》等四十三部公私編撰的法典、法律書，記録了每一部書的編撰者、卷數、篇目，有的還附成書説明。本書據《續々羣書類從》本（第16輯，雜部；國書刊行會，1909.10）。

《本朝書籍目録》一卷，又稱《御室和書目録》、《仁和寺書籍目録》、《日本書籍總目録》。據題識，編撰者乃鎌倉後期滋野井大納言藤原實冬(1243—1303)。蓋成書於鎌倉後期弘安至正應年間(1278—1293)。或謂清原業忠、藤原為富撰於室町時期。此目乃日本最早的和書目録。分二十類：神事、帝紀、公事、政要、氏族、地理、類聚、字類、詩家、雜抄、和歌、和漢、管絃、醫書、陰陽、傳記、官位、雜々、雜抄、假名，著録圖書近五百種。逐條記録書名、卷數、撰著者，附簡略的解題。多佚書。此目録存多本，有彰考館本、静嘉堂本等。通行本有《羣書類從》本，和田英松《本朝書籍目録考證》(明治書院，1936.11)，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1卷(汲古書院，1979.3)。本書據和田英松《考證》。

《前唐院見在書目録》，全稱《注進勘定前唐院見在書目録》。平安時期堀河天皇寛治七年(1093)，僧仁覺整理、調查慈覺大師圓仁從唐朝請來的真言經典、外典書籍、曼荼羅、檀像等，於嘉保二年(1095)編成此目。内容大致與日本僧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録》相同，然有若干差異。唐院，入唐僧禪房。前唐院，在比叡山延曆寺，建於仁和四年(888)，收藏圓仁遺物。此目録存鈔本二：文政二年(1819)竹圓宗淵抄本，天明三年(1783)實靈轉抄本(玉泉坊法印村成嘉吉三年據帝釋寺本抄寫，實靈又據法印本轉抄)，即叡山南溪藏本。小野勝年據後者整理，撰《前唐院見在書目録とその解説》(《大和文化研究》第10卷第4號，1965)，本書據小野整理本。

《通憲入道藏書目録》一卷，又名《通憲入道信西書目録》、《少納言通憲入道書目録》、《信西入道書籍目録》、《通憲藏書目録》。藤原通憲(信西)(1105—1159)撰。現存日本最早的、唯一的私人和、漢書藏書目録。以合、櫃計數，凡一百七十三櫃(有編號者至一七〇，無編號三，謂"一合、通憲書"、"一合"、"一合"，實際少於一百七十櫃)，今存八十六櫃。分類仿《隋書經籍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圖書凡三百七十種，其中漢籍約一百六十種(矢島玄亮《通憲入道藏書目録集證·前編》專録其中漢籍，凡一百四十八種)，不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者約五十種。案：吉村茂樹以為此目録或許不是通憲所撰，參看《通憲入道藏書目録についての疑問》，《史學雜誌》第39編第10號)。田島公以為此目録是與天皇家有關係的某文庫的藏書目録，通憲借用。通憲死後，被没收的其私家藏書也併録入(田島公《典籍の傳来と文庫》，石上英一等編《日本の時代史》30《歷史と素材》，吉川弘文館，2004.11)。藤原通憲，平安後期公卿，仕歷鳥羽、崇德、近衛三朝，出家後法號信西。所著尚有《信西古樂圖》、《筆海要律》、《本朝世紀》(今本殘缺)、《法曹類林》(部分)等。生平事蹟參看櫻井秀《藤原通憲入道信西》(《歷史地理》第34卷第356號)、岩橋小彌太《少納言入道信西》(《國學院雜誌》第60號之6)、矢島玄亮《通憲入道藏書目録集證》等。本書據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本(第1卷，汲古書院，1979.3)，參用《新校羣書類從》本(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享保二十年鈔本)、矢島玄亮《通憲入道藏書目録集證》(《ぐんしょ》第1卷第8、9期、第2卷第1期)。

《東域傳燈目録》，釋永超(1014—1096)撰。寛治八年(1094)成書。本書據《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卷五五目録部)。

《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録儒書等目録》。此目著録的或是僧圓爾、辨圓於仁治元年(1240)携入日本的圖書。本書據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史料》第6編31(東京大學，1954)。

《全經大意》。撰者不詳。抄寫於日本永仁四年(1296年)，鈔本藏日本大阪府河内長野市天野山金剛寺。此書概要介紹《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轉》、《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等十三種中國古籍及有關注本，有的引有經文和注本原文，《全經大意》名見東山御文庫藏《寶藏御物御不審櫃目録》(田島公編《禁裏、公家文庫研究》第2輯，思文閣出版，2006)，解題、録文見後藤昭雄《本朝漢詩文資料論》(勉誠出版，2012.11)。

《和歌現在書目録》。編者不詳。本書據塙保己一(1746—1821)編《續羣書類從》本(第17輯《和歌部》卷464—470，東京經濟雜誌社，1912.5)，參用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本《續羣書類從》(訂正3版，第17輯上，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8.7)。

《佚存書目》，服部宇之吉(1867—1939)編，神田喜一郎、長澤規矩也執筆。本書據服部宇之吉刊本(1933.4)。

二、史書、譜系、傳記(附新編史料集、叢書)

《古事記》三卷。原本已佚，據傳本《序》，和銅五年(712)太安萬侶(？—723)奏上。今存日本最早史書。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57.9)所收本。

《日本書紀》三十卷，附《系圖》一卷(《系圖》佚)，略稱《日本紀》，《六國史》之一。成書過程不詳，編修經多人之手，蓋於養老四年(720)由舍人親王等最終撰成。記載自神代至持統天皇之間歷史。日本第一部編年體史書，與《古事記》併稱《記》《紀》。注釋、考證此書者，主要有鎌倉時代的《釋日本紀》、室町時代的《日本書紀纂疏》以及江户中期以後的《日本書紀通證》、《書紀集解》、《日本書紀通釋》等。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前篇·後篇》第1、2卷(吉川弘文館，1966.12；1967.2)所收本，參用六國史索引編集部編《日本書紀索引》(《六國史索引》1，吉川弘文館，1969.7)。

《續日本紀》四十卷，《六國史》之二。編年體。記載文武元年(697)至延曆十年(791)間歷史。編修過程複雜，蓋始自淳仁朝，歷光仁、桓武兩朝，終成於延曆十六年(797)。注釋、考證此書者，主要有河村秀根《續紀集解》、村尾元融《續日本紀考證》、佐伯有義校訂標注

《續日本紀》等。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58卷(吉川弘文館，1966.9)所收本，參用六國史索引編集部編《續日本紀索引》(《六國史索引》2，吉川弘文館，1967.9)。

《日本後紀》四十卷，今存十卷，其它三十卷之一部分，據《日本紀略》、《類聚國史》等復原。《六國史》之三。藤原緒嗣撰。成書於仁明天皇承和七年(840)。記載延曆十一年(792)至天長十年(833)、桓武、平城、嵯峨、淳和四代天皇四十三年間歷史。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3卷(吉川弘文館，1966.8)所收本，參用六國史索引編集部編《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録索引》(《六國史索引》3，吉川弘文館，1965.5)。

《續日本後紀》二十卷，《六國史》之四。藤原良房、春澄善繩等撰。成書於清和天皇貞觀十一年(869)。記載仁明天皇一代天長十年(833)至嘉祥三年(850)十八年間歷史。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3卷(吉川弘文館，1966.8)所收本，參用六國史索引編集部編《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録索引》(《六國史索引》3，吉川弘文館，1965.5)。

《日本文德天皇實録》十卷，《六國史》之五。藤原基經等撰。成書於陽成天皇元慶三年(879)。記載文德天皇一代嘉祥三年(850)至天安二年(858)九年間歷史。名曰"實録"，體例與以前國史無大異。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3卷(吉川弘文館，1966.8)所收本，參用六國史索引編集部編《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録索引》(《六國史索引》3，吉川弘文館，1965.5)。

《日本三代實録》五十卷，略稱《三代實録》，《六國史》之六。藤原時平、菅原道真、大藏善行等編纂。成書於醍醐天皇延喜元年(901)。記載天安二年(858)至仁和三年(887)、清和、陽成、光孝三代天皇三十年間歷史。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4卷(吉川弘文館，1966.4)所收本，參用六國史索引編集部編《日本三大實録索引》(《六國史索引》4，吉川弘文館，1963.3)。

《宇多天皇實録》三卷，林羅山(1583—1657)撰。其紀事乃據諸史料編撰而成。據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2册通記類所收本(臨川書店，1983.11)。

《類聚國史》二百卷、目録二卷、帝王系圖三卷，今存六十一卷、逸文一卷。菅原道真撰。平安前期史書。成書於寬平四年(892)。據《六國史》史料，仿中國類書，按神祇、帝王、後宮、人、歲時、政理等類目重新分類改編而成。《三代實録》有關内容，或後人增補。可補《日本後紀》等六國史逸文，為學者所重。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前

篇》第5卷(吉川弘文館,1965.3)、《後篇》第6卷(吉川弘文館,1965.7)所收本,參用上村悦子編《類聚國史索引》(笠間書院,1982.3)。

《本朝世紀》數百卷,今存承平五年(935)至仁平三年(1153)間四十餘卷。藤原通憲(信西)(1106—1159)撰。平安時期史書。原擬編撰宇多至近衛十八代天皇歷史,成書者僅宇多天皇一代,餘皆為未定稿。宮内廳書陵部所藏伏見宮本中有鎌倉時代書鈔本二十二卷。其中,卷十四乃藤原行成《權記》,卷十八乃藤原實資《小右記》,誤編入。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9卷(吉川弘文館,1964.10)所收本。

《日本紀略》三十四卷。著者未詳。成書於平安末期。記載自神代至後一條天皇長元九年(1036)間歷史,編年體。神武天皇至光孝天皇間記事,據《六國史》簡略而成,宇多天皇以後紀事,據《新國史》、《外記日記》等日記、記録撰成,可補《日本後紀》之闕,尤為後人所重。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前篇》第10卷(吉川弘文館,1965.5)、《後篇》第11卷(吉川弘文館,1965.8)所收本。

《扶桑略記》三十卷,今存十六卷。僧皇圓(1074—1169)撰。成書於平安末期嘉保元年(1094)以後。編年體史書。引用文獻達八十二種,多寺院緣起,流記,僧傳等有關佛教史料。皇圓,天台宗僧。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12卷(吉川弘文館,1965.12)所收本。

《釋日本紀》二十八卷,略稱《釋紀》。一條兼方(懷賢)撰。蓋成書於鎌倉時代文永十一年(1274)至正安三年(1301)之間。分解題、注音、亂脱、帝王系圖、述義、秘訓、和歌七門,集《日本書紀》注釋以及有關史料之大成,乃現存最早的有關《日本書紀》的注釋書、神道關係書。多引逸書,為學者所重。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8卷(吉川弘文館,1965.4)所收本,參看小野田光雄校注本(神道大系編纂會,1986.12)。

《大日本史》三百九十七卷、目録五卷,水户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召集衆史家編修。漢文紀傳體正史。記載了從神武天皇到日本南北朝時期之末後小松天皇(1382—1412)之間的歷史。修史歷時二百五十年,與其説編修,不如説是彙輯。《藤原佐世傳》見卷二一五《文學傳》。本書據源(德川)光圀編修、平泉澄校訂《大日本史》(大日本雄辯會,1928.10;東京春陽堂書店,1937.6)。

《風土記》。奈良時期,大化改新以後,元明天皇下勅令諸國國司、郡司編纂地方誌,事見《續日本紀》和銅六年(713)五月二日條。當時日本分國六十二,蓋六十卷以上。今存和銅撰進本及改修本五種:《常陸國風土記》,養老二年(718)以前成書;《播磨國風土記》,和銅六年(713)前成書;《出雲國風土記》,今存奈良時期《風土記》中屬唯一完帙,卷末題"天平五

年(733)二月三十日勘造";《豐後國風土記》與《肥前國風土記》(此二《記》又合稱《西海道風土記》或《九州風土記》),成書未詳,天平四年(732),藤原宇合為西海道節度使時,命下轄諸國撰進,大宰府官人彙集抄録而成,文體似《日本書紀》,蓋據《書紀》成書。以上五國以外,後人據平安末至鎌倉末諸書所引輯為《風土記逸文》。本書據竹内理三編《寧樂遺文》卷下《文學篇・風土記》所收本(東京堂,1962.9—1962.11),參用上代文獻を讀む會編《風土記逸文注釋》(翰林書房,2001.2)。

《新撰姓氏録》三〇卷、目録一卷(佚),萬多親王等奉嵯峨天皇之勅於弘仁六年(815)撰進。姓氏系譜書。分皇别、神别、諸蕃、未定雜姓各類,記載自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至嵯峨天皇弘仁期間京畿姓氏凡一千零八十二。本書徵引,據田中卓校注《新撰姓氏録》(神道大系編纂會,1981.2)。

《公卿補任》第1篇—第5篇。自神武天皇至明治元年(1868),歷代續修而成。具體的編撰者、成書年代均不詳。編年體官員録,記載日本古代大臣以下、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以上公卿之姓名、敘位、任官。811年以前,據《歷運記》。陽成天皇元慶八年(884)為止,有注記約二百八十條,引書十六種,有益考證。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53、54、55、56、57卷(吉川弘文館,1964.7;1964.8;1965.7;1965.10;1966.1)所收本。參看《公卿補任索引》(《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別卷1(吉川弘文館,1965.1)、笠井昌昭編《公卿補任年表》(東京山川出版社,1991.5)。

《尊卑分脈》,全名《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亦稱《編纂本朝尊卑分明圖》、《諸家大系圖》、《大系圖》,現傳本有三十卷本、二十卷本、十四卷本等。洞院公定(1340—1399)起案,滿季、實熙等洞院家人世代相繼編撰而成。集當時主要貴族諸家系譜之大成,记录藤原、源、平、橘、菅原、中臣、大江、高階、清原、中原、小槻、和氣、丹波、賀茂、安倍、紀、多治比、物部、坂上、蘇我、小野等諸氏系譜。今本多室町時期及以後增删、訂正、謄録内容,版本多異,體例參差。此書善本主要有:前田家所藏林家訂正本、前田家藏脇坂本以及宫内廳書陵部所藏谷森本等。本書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58卷第1篇(吉川弘文館,1966.6);此本所收以脇坂本為底本,參校諸本。參看《尊卑分脈索引》(《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別卷2,吉川弘文館,1967.3)。

《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又名《比叡山延曆寺座主圓珍和尚傳》。三善清行(847—919)撰。通行本有: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第28册《智證大師全集》4(東京名著普及會,1978.5)、《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2卷《史傳部》11(鈴木學術財團,1972.4)、大津園城寺事務所編纂《智證大師全集》卷下(京都同朋舍,1978.2)、《續羣書類從》;今據《大日本佛教全書》本,諸本略有異文,擇善而定。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三卷，東大寺尊勝院學僧宗性(1202－1292)撰。據《婆羅門僧正傳》、《弘法大師傳》、《叡山大師傳》等奈良、平安時期高僧傳以及延曆七年(788)思託撰《延曆僧録》摘抄四十二人傳記。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31卷(吉川弘文館，1965.6)所收本。

《元亨釋書》三十卷，臨濟宗僧虎關師錬(1278－1346)撰。元亨二年(1322)上呈。收録佛教傳入日本時到鎌倉後期為止七百餘年的僧侶傳記及佛教史。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31卷(吉川弘文館，1965.6)所收本。

《聖德太子傳曆》二卷，封葉題"平氏撰"，亦稱《平氏傳》。撰者不詳，或謂平基親(生卒年不詳)撰，或謂藤原兼輔(877－933)撰，成書於延喜十七年(917)。以編年體集聖德太子事蹟記載之大成，紀事多荒誕神奇，未必可信，然是平安中期以後太子信仰之基礎文獻。本書據《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1卷《史傳部》10(鈴木學術財團，1972.4)，參用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會編《聖德太子傳曆——影印と研究》(東大寺圖書館藏文明十六年鈔本，東京櫻楓社，1985.12)。

《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二卷，亦稱《聖德太子傳私記》)，《古今目録抄》。法隆寺僧顯真(生卒年不詳)撰。據法隆寺等處所藏有關聖德太子記録、傳記撰成，乃有關中世太子信仰及法隆寺之重要史料。《法隆寺史料集成》4影印室町中期鈔本(法隆寺昭和資財帳編纂所編，東京ワコー美術出版，1985.10)，高田良信為之撰《解題》，以為上卷撰於嘉禎四年(1238)，下卷撰於延應、寛元(1239－1247)之間。《大日本佛教全書》第98卷《解題》2田村圓澄撰此書解題，以為成書於仁治三年(1242)。本書據鈴木學術財團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1卷史傳部10(東京鈴木學術財團，東京講談社，1972.4)，參看荻野三七彦《聖德太子傳古今目録抄の基礎的研究》(名著出版，1980.11)。

《聖德太子平氏傳雜勘文》二卷，橘寺僧法空撰。成書於鎌倉時期花園天皇正和三年(1314)。之前，平氏(或云平基親)撰聖德太子傳記《聖德太子傳曆》，平安時期、一條天皇正曆三年(992)，法空為注釋平氏《傳曆》乃撰此書。本書徵引，據鈴木學術財團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1卷史傳部10(鈴木學術財團，東京講談社，1972)。

附：新編史料集、叢書

《羣書類從》，《正編》(《羣書類從》)五百三十卷，《續編》(《續羣書類從》)一千一百五十卷。塙保己一(1746－1821)編。叢書，乃研究古代日本的重要文獻資料集。《正編》，中山信名、屋代弘賢等預修，於文政二年(1819)刊行完畢，收載自古代至江户初期各種圖書文獻一千二百七十三種。明治時期有活版印刷本，昭和年間又有新版。《續編》乃其子孫、門人續成，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刊行完畢，大正十三年(1924)起用活版刊行，收載各種圖書文

獻兩千一百零三種。之後，尚有市島謙吉編《續々羣書類從》，水谷弓彦、幸田成行（露伴）編《新羣書類從》等。本書多據昭和年間羣書類從刊行會、續羣書類從完成會刊行本。

《大日本古文書》，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料編纂掛（後改名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主要編撰者有黑板勝美、伊木壽一、相田二郎、石井進等。日本史古文獻集，分"編年文書"、"家わけ（以收藏者區分）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三大類。本書主要使用的"編年文書"，以《正倉院文書》為主，凡二十五卷，收録奈良時期文武天皇大寶二年（702）至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780）之間的古文獻。"家わけ文書"則收録醍醐寺、東寺、東大寺、大德寺、高野山、石清水八幡宮、島津家等二十二家寺院、神社、武家所藏古文獻。《大日本古文書》有兩種刊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編纂、出版（1901－1940），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1968－1970）；本書兼用，并參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電子數據庫。

《大日本史料》，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後改名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編年體史料集。繼《六國史》後，自宇多天皇仁和三年（887）至明治維新慶應三年（1867）之間，以政治史為中心，按年月日之順序，記載、配列有關史料，乃研究日本歷史之基礎史料集。計劃分十六編，至今尚未出齊。此史料集之手書稿本稱《史料稿本》，始撰於明治期間，收録範圍同上。據研究稿本之成果，編成《史料綜覽》十七卷（舊有内閣印刷局朝陽會刊本，新刊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4－1966），收録範圍自仁和三年（887）至寛永十六年（1639）。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1901－）。史料引用、本文、綱文、史料名（書名）等，參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數據庫大日本史料總合データベース（電子數據庫）。

《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岩波書店，1952－）。收集平安時期至室町時期的公家日記、戰國時期的武家日記，漢文日記。數字化編《古記録フル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古記録全文數據庫）》，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正倉院文書》，分《正集》四十五卷、《續修》五十卷、《續修後集》四十三卷、《續修別集》五十卷、《續々修》四十七帙四百四十卷、《塵芥》三十九卷，凡 667 卷。天保四年（1833）至七年（1836），穗井田忠友據二官八省文書選出有關文書編成《正集》。之後，自明治八年（1875）至三十七年（1904），續成其餘五集。此書收集東大寺正倉院八世紀所藏有關政治、經濟、宗教、行政、家族、寺院、莊園等原始史料約一萬篇，乃研究日本古代史之基礎文獻。《文書》收入《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本書徵引據《大日本古文書》，參用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複製本《正倉院文書》（1980）。

《寧樂遺文》，補遺改訂版三卷，竹内理三編。奈良時期史料集。以《正倉院文書》為中心收録各種古文書、記録以及金石史料，卷末附有關奈良時期基本文獻、史料之介紹以及收

録史料之解説。全書分《政治編》(户籍、計帳、正税帳、四度公文枝文、太政官符)、《宗教編》(寺院縁起稀流記資財帳、獻物帳、造寺所公文、寫經所公文)、《經濟編》(諸國田券、奴婢帳)、《文學編》(風土記、人々傳、詩集、人々啓狀,金石文)四編、十六類。此書集《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以外當時重要基礎史料之大成,尤為學界所重。本書徵引據補遺改訂版(東京堂,1962.9—1962.11)。

《平安遺文・古文書編》十一卷(訂正版,東京堂出版刊行,1963—1967),竹内理三編;**《平安遺文・古文書編新續補遺》**(東京堂出版,1976.6),竹内理三編。此編按年收録平安時期古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補遺》("未收")以及據吉川弘文館刊《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所補竹内氏當時按體例未收部分("除外"),均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數據庫。

竹内理三編**《鎌倉遺文・古文書編》**四十二卷(東京堂出版,1971—1991)、竹内理三編**《鎌倉遺文・古文書編・補遺》**三卷(東京堂出版,1994—1995)、竹内理三編**《鎌倉遺文・索引編》**三卷(東京堂出版,1984—1989)。竹内理三、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 CD—ROM 版《鎌倉遺文》(東京堂出版,2008.3)。此編按年收録鎌倉時期古文書。參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數據庫。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古文書フル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古文書全文數據庫)》,收録日本中世古文書。主要史料集有: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文書》(目次、部分全文),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入來院家文書》、《台明寺文書》以及佐藤進一等編《中世法制史料集》(第1卷—第5卷,岩波書店,1955—2001)。池内義資編《中世法制史料集・别卷》(岩波書店,1978.10)、佐藤進一、百瀨今朝雄、笠松宏至編《中世法制史料集》第6卷(岩波書店,2005.9)未編入。《大日本古文書》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數據庫。

三、法制類

《近江令》。今之通説,以為藤原鎌足等奉天智天皇之命於天智天皇七年(668)編修而成,九年(670)至十年(671)施行。或以為,修於天武天皇十年(681),持統天皇三年(689)施行。日本最早的一部系統性法典。又,新説謂根本不存在這部法典。

《飛鳥浄御原令》二十二卷,全佚。據《日本書紀》,天武天皇十年(681)編纂,持統天皇三年(689)施行。然或以為《日本書紀》所記,乃指修訂、施行《近江令》,即《飛鳥浄御原令》與《近江令》乃同一法典。今通説以為兩者非一。推定《大寶令》及《養老令》三十編目録多出於此令。

《大寶律令》,《律》六卷、《令》十一卷。佚。天武天皇子刑部親王(? —705)、藤原不比

等(659—720)等編修,不少渡來人一世或渡來系氏族出身者預修。《令》成於文武天皇四年(700),其後《律》亦撰成。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至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757)間施行。今可視作《大寶律令》原文已佚,篇目亦不詳,佚文極少(瀧川政次郎《律令の研究》第三編《新古律令の比較研究》,名著普及會,1988.11)。據《令》注釋書《令集解》所引《古記》及《大寶律令》施行期間《續日本紀》記載,知其大要。一,繼承中國律令法之基本理念,以唐永徽律令為範本,以《律》為刑罰法,以《令》為教令法、行政法,貫徹天皇權力絶對化之中央集權統治;二,《律》之條文,多照採唐律條文,然量刑較輕;三,《令》則多參照日本國情,或不用唐《令》,或修改條文,或制定日本獨自新條文。四,《大寶律令》與《養老律令》,除一部分條文内容有較大差異外,整體上没有根本性區别。《大寶律令》奠定了日本國家體制之框架,直至近世。本書多據《養老律令》。

《養老律令》,《律》十卷、《令》十卷。元正天皇養老二年(718)藤原不比等(659—720)等奉勅據《大寶律令》改修,因不比等之死,未果,直至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九年、天平寶字元年(757)由藤原仲麻吕等改訂頒行。《律》大部分散逸,《令》大半存於《令義解》。本書徵引,據《令義解》、《令集解》,參看井上光貞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律令》以及所附井上光貞《日本律令の成立とその注釋書》(岩波書店,1976.12)。

《令義解》十卷,清原夏野(782—837)等撰。成書於天長三年(826)。《養老律令》的注釋書。《養老令》已佚,借此書知其大概。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2卷(吉川弘文館,1966.7)所收本。

《令集解》五十卷,今存三十五卷(含《令私記》三卷),惟宗直本(830—?)撰。通説成書於清和天皇貞觀二年(860)左右。所引《格》,以撰成於弘仁十一年(821)之《弘仁格》為最後,撰成於貞觀十年(868)之《貞觀格》則一條未引,故知其書成於貞觀十年(868)之前無疑。乃注釋《養老令》之書。以忠實引用公家著述《令義解》、前人有關著述《古記》、《令釋》、《跡記》、《穴記》、《讃記》以及唐人《令私記》等重要資料而為學界所重。惟宗直本,醍醐天皇延喜七年(907)時,仕至主計頭兼明法博士,事見《三代實録》"元慶元年(877)一二月二十五日辛卯"條、《源語秘訣》引延喜七年(907)二月二十八日明法勘狀。另撰《養老律》注釋書《律集解》三十卷,佚。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後篇》第24卷(吉川弘文館,1966.11)所收本。參看户川芳郎、新井榮藏、今駒有子編《令集解引書索引(訂正版)》(汲古書院,1995.3)、奥村郁三編《令集解所引漢籍備考》(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0.3)。

《古記》,著者不詳。《令集解》引用書之一。瀧川政次郎考其撰者為大和長岡、山田白金(《日本法制史研究》,名著普及會,復刻版,1977),青木和夫則以為乃鹽屋吉麻吕所撰(《古記の作者》,《國史大系月報》52,完成記念版,第24卷,《令集解·後編》之附録)。通説

推定約成書於天平十年(738)左右。據中田薰考證,蓋成書於天平九年(737)至十二年(741)八月之間(《法制史論集》第1卷,岩波書店,1970.11);坂本太郎又將時間縮短,以為在天平十年(738)正月十三日至十二年八月之間(《列聖漢風諡號の撰進について》,《日本古代史の基礎的研究(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4);蓮沼啓介進而認為,《古記》之草稿,成於天平二年(730)至四年(732)之間,終成於天平十年閏七月(《古記の成立》,《神户法學雜誌》第45卷1號,1995.6)。此書乃日本《大寶令》之注釋書,頗引中國古籍。

《令釋》,著者不詳。《令集解》引用書之一,稱"釋云"。《養老令》之注釋書,半公的性質。成書年代,或以為在延曆六年(787)至大同二年(807)十二月十五日之間(龜田隆之《令釋説の成立について》,《日本歷史》第54號);或以為在延曆六年(787)六月卅日至十四年(807)八月十三日之間(黛弘道《令釋の成立年代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63卷第7號)。井上辰雄以為《令釋》撰者乃伊與部連家守(《〈令釋〉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續日本紀研究》第10卷第8、9號,1963),水口幹記則以為撰者可能是一位接近或者曾受學於伊與部連家守的人物。伊與部連家守事見《日本後紀》卷九逸文(《日本紀略》),曰:"延曆十九年(800)十月庚辰,外從五位下伊與部家守卒。寶龜六年(775)、兼補遣唐,習《五經大義》并《切韻》、《説文》、《字林》。歸來之日,任直講,尋轉助教。大臣奏,令講《公羊》、《穀梁》三傳之義云々。文宣王享座,諸儒諸説不同,仍據勘經義及大唐所行,具録奉進,定南面畢。"參看林紀昭《〈令集解〉所引反切攷》(大阪歷史學會編《古代國家の形成と展開》,吉川弘文館,1967)、奥村郁三編《令集解所引漢籍備考》(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0.3)、水口幹記《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汲古書院,2005.9)。

《跡記》,安都某撰。《令集解》引用書之一,稱"跡云"。《養老令》之注釋書。

《穴記》,穴太内人撰。《令集解》引用書之一,稱"穴云"。《養老令》之注釋書。約成書於弘仁、天長年間。

《讃記》,讃岐永直撰《令私記》。約成書於天長七年(830)。《令集解》引用書之一,稱"讃云"。《養老令》之注釋書。

《延喜式》,五十卷。藤原時平延喜五年(905)奉醍醐天皇之命開始編纂,藤原忠平完成於延長五年(927)。據《弘仁式》、《貞觀式》等編輯而成。康保四年(967)起施行。今存享保本。本書徵引,據通行本《新訂增補國史大系》26(吉川弘文館,1965.3)及《神道大系・古典編(上)(下)》(神道大系編纂会,1991.10,1993.8)。

《本朝月令》,原作四卷,或云六卷,今僅存卷二(四月至六月),惟宗公方(令宗公方)撰。約成書於天慶九年(946)以前。記載一年内朝廷所行儀式、典禮、活動等,多引佚籍。公方

父，即《令集解》撰者直本，其孫即《政事要略》撰者允亮。有宮內廳書陵部藏九條家舊藏本、尊經閣文庫藏金澤文庫舊藏本，通行本為《羣書類從》(公事部)本。本書徵引，據清水潔編《新校本朝月令》(《神道資料叢刊》8，皇學館大學神道研究所，2002)。

《類聚三代格》。編纂者不詳。約成書於十世紀至十一世紀中期之間，集《弘仁格》、《貞觀格》、《延喜格》為一書，分類編纂而成。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5卷(吉川弘文館，1965.8)所收本。

《類聚符宣抄》十卷，左大辨源經賴(976/985－1039)編。收載平安初期至寬治七年(1093)間太政官符、宣旨、官宣旨、解狀等七百三十餘篇，乃研究日本公家制度的重要史料。本書據黑板勝美校訂《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完成記念版第27卷，吉川弘文館，1965.1)，參看清水潔《類聚符宣抄の研究》(圖書刊行會，1982)。

《政事要略》，原一百三十卷，今存二十五卷，惟宗允亮(生卒年不詳)撰。成書於平安中期長保四年(1002)，或云寬弘六年(1009)左右。平安中期法制書，分"年中行事"、"公務要事"、"交替雜事"、"糾彈雜事"、"至要雜事"、"國郡雜事"、"臨時雜事"七部(其中，"公務要事"、"國郡雜事"、"臨時雜事"三部逸)，記載平安時期政務、法制。現存殘卷所引律、令、格、式及和漢典籍達一百種以上，多為佚籍。舊鈔本金澤文庫本三卷，藏前田尊經閣。通行本收入《改訂史籍集覽·編外》(臨川書店，1984.4)。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28卷(吉川弘文館，1964.9)所收本。

《諸道勘文》，原二百卷，今僅存二卷，一失卷數，一為第四十五卷。撰者中原師遠或中原師安。平安時期，大學寮設紀傳、明經、算、曆、陰陽諸道，諸道博士申勘之文，謂之《諸道勘文》。殘卷所收，有：諸中原氏勘文(中原以忠十三條、中原師任五條、中原師遠二條、中原師建七條)、《朝野羣載》卷一五載康平三年(1060)天文博士安倍親宗、安倍章親勘文(一條)、安倍泰親《朝臣記》(一題《天文變異記》)載安倍業俊、安倍泰親勘申(九十九條)、《玉海(案：玉葉)》引養和元年(1181)八月九日天文博士安倍盛俊等三人勘文(八條)、《園太曆》卷一四引貞和四年(1349)閏六月六日權陰陽博士安倍家清等勘申(二十一條)、《親長卿記》載諸天文密奏(十四條)、《帝王編年記》壽永二年(1184)(一條)。此外，賀茂在盛撰陰陽書《吉日考秘傳》、安倍家歷代所傳陰陽書《方角禁忌》(《續羣書類從》)亦有引用。記事次序：天延三年(975)、天喜四年(1056)、康平三年(1060)、永長二年(1097)、長治三年(1106)、平安末。本書據塙保己一編《羣書類從》本(訂正版，第26輯，《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60)。

附：新編法律書

《唐令拾遺》，仁井田陞(1904－1966)撰。中田薰撰《唐令拾遺》三百十三條，未刊。仁井田據和漢古籍七十五種，輯集七百十五條，復原唐令。《序說》論述唐令沿革、影響以及研

討有關文獻。《唐令拾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3.3;東京大學出版會,1964.9;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1)。

《唐令拾遺補》,附《唐日兩令對照一覽》,仁井田陞著、池田温(1931—)編集代表。在《唐令拾遺》基礎上,補充《拾遺》成書後六十餘年間學界的研究成果。(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3)。

案:兩書乃研究唐代律令、日本古代法制的基礎文獻。

四、日記、筆記、故實

《西宫記》十卷,亦稱《西宫日記》、《西宫抄》,源高明(914—982)撰。記録村上天皇時期的政事、朝儀、臨時儀式、禮節、服飾、制度等。本書據土田直鎮、所功校注本(神道大系編纂會編《神道大系・朝儀祭祀編》2,神道大系編纂會,1993.6)。

《小右記》原六十一卷,亦稱《野府記》、《小記》。平安中期公卿、小野宫右大臣藤原實資(957—1046)撰。今存天元元年(978)至長元五年(1032)的日記,記述藤原氏最盛期的政治、社會、儀式等,乃了解當時宫廷實情之重要史料。本書據《大日本古記録》3《小右記》(岩波書店,1964.1)。

《北山抄》十卷,藤原公任(966—1041)撰。平安中期長和、寛仁年間(1012—1021)成書。記録平安中期、一條天皇以後的各種活動、臨時公事等。本書據土田直鎮、所功校注《北山抄》(《神道大系・朝儀祭祀編》3,神道大系編纂會,1992.6),參用《定本丹鶴叢書》本(第26、27、28卷、大空社,1998.6)、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編《尊經閣善本影印集成》7、8、9,八木書店,1995.7、1995.10、1996.2)。

《江談抄》六卷,藤原實兼(1085—1112)筆録大江匡房(1041—1111)晚年談話記録,涉及宫内故實、廷臣、詩人的逸事、漢詩文、樂器等知識。成書於長治、嘉承(1104—1107)間。通行本為《羣書類從》本,部類有所改編。本書據後藤昭雄、池上洵一、山根對助校注《江談抄　中外抄　富家語》(《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2,岩波書店,1997.6),參看川口久雄、奈良正以《江談證注》(勉誠社,1984.10)、江談抄研究會編《古本系江談抄注解》(武藏野書院,1978.2)。

《中右記》原二百五十卷,今存寛治元年(1087)至保延四年(1138)部分。藤原宗忠(1062—1141)的日記。取宗忠家名"中御門"、官名"右大臣"各一字而名。宗忠以博學鳴,日記詳朝儀記事,後世以為考證朝廷故實典禮之依據。平安末期,更有據此書分類編纂成書之《中右記部類》三十餘卷。本書據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本(9—15,臨川書店,2001.8)。

《臺記》十二卷，亦稱《宇治左府記》、《宇左記》，《宇槐記》、《槐記》、《治相記》。平安後期左大臣藤原頼長(1120—1156)所撰日記。今存保延二年(1136)至久壽二年(1155)間的記載，其中部分闕失。乃了解鳥羽院政期攝關家、貴族社會、以及寺社、武士、庶民等情況的基本史料。另有《別記》八卷，記述各種儀式、活動。後人抄録此書，題《宇槐記抄》、《台記抄》。今存舊抄本多種，本書據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本(23，臨川書店，1965.11)。

《玉葉》六十六卷，亦名《玉海》，藤原(九條)兼實(1149—1207)的日記。今存長寬二年(1164)至建仁三年(1203)部分。詳於平安後期至鎌倉初期朝儀、政治活動。本書據國書刊行會編《玉葉》(據明治本複製，名著刊行會，1971.12)。

《民經記》，亦稱《經光卿記》、《中光記》，鎌倉中期民部卿權中納言藤原(廣橋)經光(1213—1274)的日記、曆記。現存嘉禄二年(1226)至文永六年(1269)部分，其間有脱落。此記詳於朝廷天皇即位、改元，朝臣敘位，維摩會等活動，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本書據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記録》本(岩波書店，1975.4—2007.3)。

《勘仲記》，亦稱《兼仲卿記》，中納言藤原(廣橋)兼仲(1244—1308)的日記。今存文永五年(1268)至正安二年(1300)部分，其間尚多散逸。兼仲乃《民經記》撰者藤原經光次子，仕歷辨官、藏人，掌朝廷文書，日記詳於記載蒙古入侵、鎌倉將軍廢立、大覺寺與持明院之對立等歷史事件。本書據《增補史料大成》本(臨川書店，1965)。

五、辭　書

《楊氏漢語抄》十卷，撰者不詳。佚，存佚文。漢和辭典。成書於奈良時期。

《辨色立成》，撰者不詳。佚，存佚文。漢和辭典。成書於奈良時期。參看《考證篇》0752。

《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空海撰。成書於天長七年(830)。日本今存最早辭書。據《玉篇》而要約之，以漢文釋漢字形、音、義，不加和訓。本書據影印本(中華書局，1995)。

《東宮切韻》。菅原是善(812—880)撰。《三代實録》元慶四年(880)八月三十日辛亥條："撰《東宮切韻》二十卷。"然藤原實冬等《本朝書籍目録》著録二十三卷，《通憲入道藏書目録》作十二帖。成書於平安前期。是善嘗任東宮學士，故一般以為成書於承和十四年(847)五月至嘉祥三年(850)四月之間。其實未必。《江談抄》卷五："《東宮切韻》者，菅家主

刑部尚書,集十三家《切韻》,為一家之作者。著述之日,聖廟執筆令滯綴給。"是是善之子道真嘗預其事,故成書當在道真(845—903)成年之後,具體時間不詳。川瀨一馬引室町末期鈔本《三僧記》:"《東宮切韻》立名由。《序》云:'東者,韻之始;宮者,音之宗。'"(《東宮切韻について》,東京文理大學《國語》復刊號第1卷第1號,昭和26年10月)謂韻書始於"一東",五音以"宮"為首,故名。此書以韻分類,示其音義,不加和訓。原本蓋佚於十四世紀中葉。《江談抄》與《三僧記》均言"十三家《切韻》",其實引韻書凡十四家,其順序是:陸法言,曹憲,郭知玄,釋氏,長孫訥言,韓知十,武玄之,薛峋,麻杲,王仁煦,祝尚丘,孫愐,孫伷,沙門清徹。其中引"曹憲",蓋出自《桂苑叢珠鈔》;"武玄之"乃出《韻詮》。十四家中,唯"薛峋"一家不見《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其名見《廣韻》卷首。

《三僧記》,原分稱《禪覺雜要祕鈔》、《禪覺記》、《禪覺抄》,後人合稱之為《三僧記》或《三僧記類聚》。京都仁和寺禪覺(1174—1220)撰。鈔録書籍文書、記録見聞及師友談話。《三僧記》第一所載有關《東宮切韻》之原文如下:"入《東宮切韻》十三家:陸法言,隋仁壽元年(601);郭知玄;(尺)〔釋〕氏;長孫納言,唐儀鳳二年(677);韓知十;武玄之;薛峋;麻杲,唐神龍元年(705);王仁煦;祝尚丘,天寶八載(746);孫愐,唐開元廿一年(733);孫伷,唐開元;沙門清澈,唐天寶元年(742)。不入:王存〔乂〕,唐貞元十七年(801);蔣魴,唐元和十三年(818)八月十三日;盧自始,未見可尋。已上,以或人本書寫之。"案:此段文字禪覺鈔録自某氏所持《東宮切韻》。參看:竹居明男《三僧記類聚と禪覺僧都》、古藤真平《仁和寺本三僧記類聚の卷次構成》(《仁和寺研究》第1輯,1999,京都古代學協會),武内孝善《三僧記類聚に關する總合的研究》,《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日本國會圖書館,索書號Y151—H11410095),岡田希雄《和漢年號字抄と東宮切韻佚文》(立命館大學編《立命館三十五周年記念論文集・文學篇》,京都立命館出版部,1935)、《東宮切韻佚文攷》(《立命館文學》,1935.11),川瀨一馬《東宮切韻について》(東京文理大學《國語》復刊號第1卷第1號,昭和1951.10),上田正《東宮切韻論考》(《國語學》第24輯,1956.3)。輯本未見。本書所引據岡田希雄二論文、上田正《切韻逸文の研究》(汲古書院,1984.2)、新美寬編、鈴木隆一補《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正編・續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8.3)。

《新撰字鏡》十二卷。僧昌住撰。初成於寬平四年(892),終成於昌泰年間(898—901)。日本最早的漢和辭書。以偏旁分類,注釋亦用漢文,附萬葉假名。收字約兩萬一千。本書據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編《新撰字鏡》(全國書房,1944.12),參用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編《新撰字鏡國語索引》(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1958.11)、貞苅伊德《新撰字鏡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10)。

《和名類聚抄》,亦名《倭名類聚抄》,略稱《和名抄》、《倭名抄》,源順(911—983)撰。解釋漢語出典、字音、字義,和訓(萬葉假名)等,屬一種以義分類之漢和百科辭書。成書於平

安中期、承平年間(931—938),或謂在承平五年(935)以前。今存十卷本(二十四部一百二十八門,約收二千六百詞)、二十卷本(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九門,約收三千三百詞)兩種,分類、内容不同,孰先孰後,尚有争議,一般以為二十卷本乃後人增訂而成。引書多佚籍,據林忠鵬《和名類聚抄の文獻學的研究》第六章第三節統計,引書名、人名(含轉引),十卷本四百六十五種,二十卷本四百七十五種。藏中進以為引書一半以上轉引自類書。林忠鵬抽出一百五十八種僅徵引一次的圖書進行考察,確實轉引自《藝文類聚》等類書的僅《遊名山志》、《神仙傳》、《傅咸叩頭蟲賦》、《古今藝術圖》、《玄中記》五種。今存有寫本、刊本多種,屬十卷本系統的主要有:享和元年(1801)刊本(案:以寶生院真福寺藏本為底本,稻葉通邦校訂。),光緒三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1906)楊守敬刊本(案:以下總本系統寫本為底本,楊氏校訂。狩谷棭齋謂"下總本乃後世改竄之本","諸本中最劣"。),文政十年(1827)成書、明治十六年(1883)刊行狩谷棭齋校訂《箋注倭名類聚抄》(以東京大學國語研究室藏本為底本,校以諸本)。屬二十卷本系統的主要有:元和三年(1617)刊行那波道圓校訂古活字本,慶安元年(1648)刊本,寬文十一年(1671)刊本。今通行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編《諸本集成倭名類聚抄》(此書《考證篇》收狩谷棭齋《箋注倭名類聚抄》、享和稻葉通邦校訂本、元和那波道圓校訂古活字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藏高山寺本等,高山寺本,屬於二十卷本系統,存卷六至卷一〇,平安時代末期寫本;《索引篇》收楊守敬刊本、明治十六年印刷局本;複製本多種),正宗敦夫編《倭名類聚鈔》(二十卷本)。本書使用《諸本集成倭名類聚抄》(臨川書店,1977.5),參照正宗敦夫編《倭名類聚鈔》(風間書房,1962.5),藏中進、林忠鵬、川口憲治編《倭名類聚抄十卷本・廿卷本所引書名索引》(勉誠出版,1999.5),林忠鵬《和名類聚抄の文獻學的研究》(勉誠出版,2002.4),馬渕和夫編著《古寫本和名類聚抄集成》(第1部《諸本解題・關係資料集及び語彙總集》、第2部《十卷本系古寫本の影印對照》、第3部《二十卷本系諸本の影印對照》,勉誠出版,2008.8)。

《類聚名義抄》十一卷,亦名《三寶名義類聚抄》、《三寶字類抄》,略稱《名義抄》。分佛、法、僧三寶,故名。法相宗僧撰。今傳本分原本及改編本二系統。原本蓋成書於永保元年(1081)至康和二年(1100)之間。屬此系統者,存宮内廳書陵部藏本(亦稱圖書寮本),殘卷一帖,約占原書五分之一。主要引用法相宗經典。引詞語三千六百,多成語。收載漢字、成語,標記音義及和訓。改編本,蓋成書於平安末期至鎌倉初期,存觀智院本、高山寺本(殘卷,天理圖書館藏)、寶菩提院本(零卷,東寺寶菩提院藏)、蓮成院本(零卷,轉抄本宮内廳書陵部藏)、西念寺本(零卷,轉抄本關西大學藏)等本。觀智院本改編於鎌倉時中期,完本。"佛"、"法"、"僧"三部分,分為上、中、下。此本以漢字詞為主,約四萬,其中約一萬字詞附聲點、標清濁,保存平安末期京都音聲調,乃古語研究重要資料。此書可謂日本最早的真正的漢和辭書。本書徵引,宮内廳書陵部藏本影印本《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考證篇、索引篇)》(勉誠社,1976.11),觀智院本影印本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32—34(天理大學出版部,1976.9),參用正宗敦夫《類聚名義抄漢字索引》(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46)、吉田金彦《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出典攷》(《訓點語

と訓點資料》第 2、3、5 輯，訓點語學會，1954－1955)、池田證壽《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出典略注》(http://rose.hucc.hokudai.ac.jp/～o16404/shikeda/journal/03/note000322.pdf)。

《口遊》一卷，源為憲(？－1011)撰。成書於天禄元年(970)。源為憲為太政大臣藤原為光長子誠信而作，平安中期貴族子弟用啓蒙教科書，分乾象、時節、官職、人倫、禽獸等十九部分，用於背誦。本書據古典保存會影印本(據大須寶生院所藏真福寺本複製，1923)。

《世俗諺文》三卷，今存上卷，源為憲(？－1011)撰。成語辭典，存成語二百二十則。成書於寛弘四年(1007)。此書為藤原道長之子頼通而作。本書據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 30 輯下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所收本，參看影印觀智院本影印本《世俗諺文(上)》(古典保存會，1930.5)。

《和漢年號字抄》，撰者不詳，或謂菅原為長撰於鎌倉時期、後嵯峨天皇寛元(1243－1246)或後深草天皇寶治(1247－1248)年間。抄本藏尊經閣文庫。參看岡田希雄《和漢年號字抄と東宮切韻佚文》(立命館大學編《立命館三十五周年記念論文集・文學篇》，立命館出版部，1935.11)。

《下學集》二卷。撰者不詳，序末題“東麓破衲”，傳為京都東山建仁寺住僧。成書於室町時期文安元年(1444)。分類常用語辭書。凡十八門，列日本中世通行通俗漢語，多加注釋。存室町鈔本及元和後刻本數種。本書據龜井孝校元和本《下學集》(《岩波文庫》，岩波書店，1944.6)、森田武編《元和本索引》(據岩波本，金澤高羽五郎刊，1953.3)，參用東京大學國語研究室編《下學集三種》(影印天文二十三年本、永録二年本、黑川本，汲古書院，1988.3)、《古辭書叢刊》本(影印室町中期寫本，古辭書叢刊刊行會，1974.9)。

《撮壤集》三卷，飯尾永祥撰。成書於享德三年(1454)。分類常用語辭書。卷下《本書部・書籍名》著録漢籍若干。本書據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本(第 30 輯下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參用中田祝夫、根上剛士《中世古辭書四種研究並びに總合索引(影印篇・索引篇)》(宮内廳書陵部藏本，風間書房 1971.7)。

《節用集》，撰者不詳，一説為虎關或玄惠所撰，今多以為建仁寺僧撰。約成書於室町中期(1469－1487)以前。書名出《論語・學而編》“節用而愛人”。以イロハ分類的常用語辭書。參考《色葉字類抄》、《下學集》撰成。異本頗多，約有伊勢本、印度本、乾本三系統。本書據中田祝夫《古本節用集六種研究並びに總合索引》(影印篇・索引篇，改訂新版，勉誠社，1979.1)。

《運歩色葉集》三册。著者不詳。成書於室町時期天文十六年(1547)、十七年(1548)間

成書。是一部以イロハ分類的常用語彙辭書。本書據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元龜二年(1571)複製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編,臨川書店 1969.12),參用中田祝夫、根上剛士《中世古辭書四種研究並びに總合索引(影印篇・索引篇)》(静嘉堂文庫藏本,風間書房 1971.7)。

六、類書、事典

《祕府略》一千卷,今僅存卷八六四《百穀部》中、卷八六八《布帛部》三。滋野貞主(生卒年不詳)等撰。類書。成書於淳和天皇天長八年(831),事見《文德實録》仁壽二年(852)二月。前者有古典保存會影印本(《古典保存會複製書》第 3 期,1929),後者有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影印本(《尊經閣善本影印集成》13,八木書店,1997.5)。本書據塙保己一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三〇輯下《雜部》卷八八三(訂正第 3 版,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

《簾中抄》二卷,藤原資隆(生卒年不詳)撰。成書於平安時代末期。分年中行事、帝王次第、齋宮等三十六類記載朝廷、公家、武家的行事、法令制度、風俗習慣、官職、儀式、裝束等,乃後人編撰《二中曆》的依據之一。本書據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23 册《新加纂録類》20,臨川書店,1984.4)。

《二中曆》十三卷。撰者不詳。類書。推測成書於鎌倉初期。據平安末期算博士三善為康所撰《掌中曆》、《懷中曆》改編而成,故名。用於考察平安時期歷史故實。本書據近藤瓶城編輯《改定史籍集覽》本(第 23 册,東京近藤活版所,1901.12),參用鎌倉末期鈔本影印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尊經閣善本影印集成》14,八木書店,1997.8)。

《塵袋》十一卷。撰者不詳,或謂觀勝寺釋良胤(號大圓)撰。據黑川春村《序》,蓋成書於鎌倉後期文永、弘安(1264—1288)間。早佚,江户末,重現天壤。多日常生活所需教養知識。分天象、神祇、諸國、内裏、地儀、植物、草、鳥、獸、蟲、人倫、人體、人事、佛事、寶貨、衣服、管絃、雜物、飲食、員數、本説、禁忌、詞字、疊字二十四部。徵引文獻,考證和漢典故六百二十則之起源、語源等。後人選其中二百零一則入《格臥鈔》,是為《塵添格臥抄》。本書據《日本古典全集》本(正宗敦夫編纂校訂,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上册 1934.12,下册 1935.1)。

《壒囊鈔》十五卷。題"觀勝寺金剛佛子行譽"著。前半部分成書於文安二年(1445)末,後半完成於次年五月。集鎌倉時代為止和、漢、佛知識之大成。全書凡五百餘事項,然不分類。"壒"字意同"塵","囊"同"袋",故知乃倣《塵袋》而作,近似類書、事典。之後,將《壒囊鈔》添加入《塵袋》,遂有《塵添壒囊鈔》一書。江户時期以後,世行後者。本書據濱田敦、佐竹昭廣、笹川祥生編《塵添壒囊鈔・壒囊鈔》(臨川書店,1968.3)。

《拾芥抄》三卷，洞院公賢(1291—1360)撰、洞院實熙增補。類書。鎌倉時代中期已有佚名原著，十四世紀、鎌倉與室町時期之間，洞院公賢據原著增補、校訂而成。本書據故實叢書編集部編《故實叢書——新訂增補 22，明治圖書出版，1952.7》，參用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編集《尊經閣善本影印集成》17，八木書店，1998.7)、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藏本(古典保存會，1937.2)

七、醫　書

《大寶律令・醫疾令》。《大寶令》編成於文武天皇四年(700)，其後《律》亦撰成，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至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757)間施行。《醫疾令》内容、引書、考證，參看丸山裕美子《日本古代の醫療制度》(名著刊行會，1998.5)。

《本草和名》二卷，或名《和名本草》、《新抄本草》、《輔仁本草》。侍醫、權醫博士深根輔仁奉醍醐天皇之勅，撰成於平安前期延喜年間(901—923)(或謂延喜十八年(918)左右)。以唐《新修本草》為主，收載一千零二十五品，注釋藥物(動物、植物、鑛物等)和名、和産及産地等，乃日本最早的漢和藥名辭書。平安後期《醫心方》第一卷"諸藥和名"即引自此書。引佚書多，甚可珍貴。多紀元簡在江户幕府紅葉山文庫發現舊抄本，參校衆書，於寛政八年(1796)刊刻、享保二年(1802)行世，然有脱誤。明治以後，紅葉山文庫舊抄原本所在不詳，幸有萬延元年(1860)影寫本，歷經森立之、楊守敬收藏，今歸臺北故宫博物院。本書據與謝野寛等編纂校訂《本草和名》(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6.6—1926.8)、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本(第 30 輯下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此書所引有關圖書之條數及頁數，參用真柳誠《本草和名所引古醫學文獻》(《日本醫史學雜誌》第 33 卷第 1 號，1987)、《本草和名引用書名索引》(《日本醫史學雜誌》第 33 卷第 9 號，1987)。前者僅列書名，後者據萬延影寫本，故本書所標頁碼為萬延影寫本頁碼。

《醫心方》三十卷，丹波康賴(912—995)撰。永觀二年(984)奏上。現存日本最早醫書。引書百餘種。今存本分仁和寺本及半井家本二系統。仁和寺本，五卷五册，國寶，今藏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半井家本，完帙，國寶，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半井家本，正親町天皇永禄時，賜典藥頭半井家。嘉永七年(1854)京都典藥頭、半井廣明提交江户，同年十二月改元安政元年，醫學館製成精寫本；六年(1859)刊行校刻本。今主要通行本多出此本，有：萬延元年(1860)江户醫學館校刻本、《叢書菁華》第 6 期《續聚珍版叢書》本、正宗敦夫編纂校訂《日本古典全集》本(1935；覆刻本，現代思潮新社，2006)、人民衛生出版社縮印本(1955)、日本古醫學資料センター編集本(日本古醫學資料センター，197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76.7)、翟雙慶、張瑞賢等校注本(華夏出版社，1993.7)、稹佐知子全譯精解本(筑摩書房，1993.3—2007.1)。此外，尚有土肥慶藏、吴秀三、富士川遊編《日本醫學

叢書》第1集第2卷活字本(金港堂書籍,1906.9)、成簣堂文庫刊行會編半井家本卷二十二《婦人部》(主婦の友社,1985.11)。オリエント出版社的《醫心方——國寶半井家本醫心方》集諸本大成,影印半井家本及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所藏仁和寺本、多紀家舊藏本、《日本醫學叢書》活字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1.1),其附録:《醫心方の研究》、金剛寺本卷第十三影印及翻印本、延慶本卷八影印本、《拯要方》影印本、《醫心方所引文獻索引》(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4.5)。《醫心方》引用本目録著録書次數及卷數,據小曾户洋、大上哲廣編オリエント出版社《醫心方所引文獻索引》。參看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關於醫心方所引古文獻條數的核實——答藪内清教授》(《馬繼興醫學文集》,中醫古籍出版社,2009.5)。

《醫略抄》一卷,丹波雅忠(1021—1088)撰。雅忠乃康頼曾孫。成書於永保元年(1081),内容多同《醫心方》。有寛正七年(1795)多紀元簡序刊本、《東洋醫學善本叢書》本,本書據《醫心方續編》7(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8.6),參用《東洋醫學善本叢書》8(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1982)附篠原孝一《醫略抄所引書名人名索引》。

《香字抄》,原三卷,上卷題《香字抄》,下卷題**《藥字抄》**。同類書尚有《香要抄》、《香藥抄》。新美寛、川瀨一馬、森鹿三以為《香字抄》成書在先,《香要抄》、《香藥抄》據《香字抄》編成;岡井慎吾則以為成書順序是《香藥抄》、《香要抄》、《香字抄》。撰者衆説不一,有丹波雅忠(1021—1088)、惟宗俊通(1047左右)、藤原通憲(1106? —1160)、藤原勝賢(通憲之孫)等諸説。蓋成書於平安中期以後。記載四十多種香、藥性質、効能、産地,屬本草系統啓蒙性類書。引書以《開寶重訂本草》為主,傍及各種本草書、辭書、類書、内外典等,其中有《玉篇》、《翰苑》佚文。今存諸本:《香字抄》(京都大學藏本,卷下,貴重圖書影本刊行會影印本,1936.11,新美寛撰《解説》)、《香字抄》(猪熊信男舊藏,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藏本,卷上,鎌倉後期鈔本,重要文化財,貴重圖書影本刊行會影印,1933,岡井慎吾撰《解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07.3)、京都大學久原文庫藏文永六年(1269)宗兼據覺洞院(藤原勝賢)鈔本(三卷,卷中與卷下聯為一體,題惟宗俊通撰,影印本入《續羣書類從》);《香字抄》(高山寺舊藏,大東急記念文庫藏,鎌倉初期鈔本,卷上,入《大東急記念文庫善本叢刊・中古中世篇》第12卷,汲古書院,2004.3,築島裕撰《解説》);《香藥字抄》(石山寺藏本,三帖,院政期鈔本,其原本乃藤原通憲類聚《丹波抄》加注、其子勝賢補闕本。影印本入《古辭書音義集成》第13卷,汲古書院,1981,沼本克明撰《解説》);《香字抄》(卷上,京都大學藏,貴重圖書影本刊行會影印,1936.11)、《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一《圖像部》。此外,尚有天理圖書館藏本《香要抄・藥種抄》(題亮阿闍梨兼意撰,影印本入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31卷,天理大學出版部,1977.9,森鹿三撰《解説》)。參看川瀨一馬《增訂古辭書の研究》(雄松堂,1986)、近藤泰弘《高山寺藏本草關係資料について——高山寺本香藥抄を中心に》(《高山寺典籍文書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米山敬子《香字抄の引用書について》(《和漢比較文學叢書》第1期、《和漢比較文學の周邊》

第 18 卷,汲古書院,1994.8)以及諸影印本《解説》。

《寶要抄》一帖、**《香要抄》**二卷、**《藥種抄》**二卷、**《穀類抄》**一册,亮阿闍梨兼意(1072—?)撰。兼意,僧房名成蓮,或稱"成蓮房";其父任職"亮阿闍梨",亦以為稱。初,師事仁和寺寬意,隨寬意之高野山,終生住焉。保元三年(1158)尚在世。修密教。所撰諸《抄》,所抄乃密教修儀所須習寶、香、藥、穀之有關記載。醍醐寺遍知院藏有《香要抄》(今藏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影印本 1、2,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08.3—2009.3),石山寺藏有《寶要抄》、《香要抄》、《藥種抄》,高山寺藏有《藥種抄》卷上,高野山西光院藏有《香要抄》、《穀類抄》,天理圖書館藏有《香要抄》、《藥種抄》(影印本,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編集委員會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 31 卷,天理大學出版部,1977.9),杏雨書屋藏有《寶要抄》(影印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附《録文》、《解説》,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02.2)。《香要抄》收入《續羣書類從》,《香要抄》、《藥種抄》又影印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一《圖像部》。

《長生療養方》二卷,釋蓮基撰。成書於壽永三年(1184)。略抄丹波康頼《醫心方》。本書據《醫心方續編》7(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8.6)。

《喫茶養生記》二卷,榮西禪師撰。成書於承元五年(1211),建保二年(1214)重編。茶道書,引有中國醫藥書。本書據粟島行春注譯《喫茶養生記》(五月舍,1989.12)。

《遐年要抄》,丹波嗣長撰。成書於鎌倉中期(約 1260 年左右)。從諸醫書中摘録有關養生的内容,其中引有佚書,如《金匱録》等。本書據《醫心方續編》7(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8.6),參用《續羣書類從》本(第 31 輯上《雜部》)。參看篠原孝一《遐年要抄所引書名人名索引》(《東洋醫學善本叢書》8,東洋醫學研究會,1982)。

《本草色葉抄》八册,惟宗具俊撰。成書弘安七年(1284),本書據惟宗具俊編《本草色葉抄》(内閣文庫,1968.3),參看真柳誠《本草色葉抄所引の醫學文獻》(《日本醫史學雜誌》第 36 卷第 1 號,1990)。

《醫談抄》二卷,惟宗具俊撰。成書於弘安七年(1284)左右。本書據美濃部重克編《醫談抄》(三彌井書店,2006.2)。

《衛生秘要抄》一册,丹波行長奉皇后宫權太夫西園寺公衡之命而撰。成書於正應元年(1288)。摘抄《醫心方》有關養生内容。本書據《醫心方續編》7(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8.6),參用篠原孝一、榛葉静江《衛生秘要抄所引書名人名索引》(《東洋醫學善本叢書》8,東洋醫學研究會,1982)。

《醫家千字文註》一册，惟宗時俊撰。成書於永仁元年(1293)。本書據《續羣書類從》本，參用篠原孝一、榛葉静江《醫家千字文註所引書名人名索引》(《東洋醫學善本叢書》8，東洋醫學研究會，1982.2)。

《頓醫抄》五十卷，梶原性全(1266—1337)撰。成書於嘉元二年(1304)。和文。鎌倉時期代表性醫學全書，分類依《諸病源候論》，處方據《千金方》、《太平聖惠方》及撰者經驗。本書據内閣文庫藏本影印本(科學書院，1986.11)。

《萬安方》六十二卷，梶原性全撰。成書於正和四年(1315)。本書據《萬安方》(科學書院，1986.11)，參用郭秀梅《萬安方引用文獻、人名索引》(未發表，據真柳誠《中國醫籍記録年代總目録(十六世紀以前)》，載吉田忠、深瀨泰旦編《東と西の醫療文化》，思文閣出版，2001.5)。

《金瘡療治鈔》，撰者不詳。成書於正平十二年(1357)。本書據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參看アンドリュー・ゴーブル《金瘡醫と金瘡療治鈔》(《日本醫史學雜誌》第47卷第3號)。

《有林福田方》十二卷，北野有隣撰。成書於正平十七年(1363)至二十三年(1368)。本書據北野有隣著、正宗敦夫編纂校訂《有林福田方》(《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6.10—12)，參用小曾户洋《福田方引用文獻名索引》(未發表，1992；據真柳誠《中國醫籍記録年代總目録(十六世紀以前)》，載吉田忠、深瀨泰旦編《東と西の醫療文化》，思文閣出版，2001.5)。

《延壽類要》二卷，竹田昭慶撰。成書於寛正六年(1456)。主要敘述食物屬性、効用，養生書。本書據塙保己一《續羣書類從》本(第31輯上《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84)。

《太一續稿》二卷，高橋英全(英因)撰。成書於延德三年(1491)。本草書。龍谷大學大宫圖書館藏江户前期鈔本(690.9—443—2)。(據真柳誠《中國醫籍記録年代總目録(十六世紀以前)》，載吉田忠、深瀨泰旦編《東と西の醫療文化》，思文閣出版，2001.5)。

《煙蘿子針灸法》，撰者不詳。成書於享禄三年(1530)，參看上田善信《煙蘿子針灸法について》(《日本醫史學雜誌》第47卷第3號)。

《史記・扁倉傳幻雲標注》，幻雲(？—1533)撰。參看宫川浩也《史記扁倉傳幻雲附標所引書名及人名索引》、北里研究所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醫史學研究部《扁鵲倉公傳幻雲注

翻字と研究》(北里研究所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醫史學研究部,1996)。

《〔察證辨治〕啓迪集》八卷,曲直瀨道三撰。成書於天正二年(1574)。參看小曾户洋《所從證經籍(《啓迪集》の典據文獻)解説》(北里研究所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醫史學研究部、温知會有志編譯《現代語譯　啓迪集》,思文閣出版,1995.6)。

附:朝鮮古醫書

《醫方類聚》二百六十六卷。李氏朝鮮 1443 年金禮蒙等奉命編纂,朝鮮國古醫書。1477 年刊印三十部。朝鮮刊本今僅存一部二百五十卷,藏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據多紀元堅《時還讀我書》卷下、《醫方類聚序》,此書乃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1592—1596),為加藤清正所掠歸,其後輾轉入仙臺醫生工藤平助之手,其父多紀元簡以巨金購入,入藏多紀氏江户醫學館。明治維新之後,歷經大學東校、淺草文庫、帝室博物館收藏,最終歸宫内省。

此書類集引載中國唐、宋、元、明初醫書凡一百五十三種以上,其中四十種已佚;引書現存者,以其所據善本多已佚失,故於復原佚書、校勘古醫籍極有價值。

江户時代末期多紀氏江户醫學館醫官喜多村直寬(1804—1876)於嘉永五年(1852)刊刻木活字本。多紀氏所藏朝鮮版,共闕十二卷,故此初版有闕卷。之後,喜多村直寬請澁江抽齋(1805—1858)參考諸書補足,並由元堅撰序,記其始末,於文久元年(1861)復刊,此書第二版為完本。喜多村直寬書齋名"學訓堂",故亦稱"學訓堂"本。此版在日本、中國、韓國今僅存約十部。1965 年,韓國東洋醫科大學(今慶熙大學)模寫直寬版影印出版。其後,在臺灣、大陸出版:臺北中華世界資料供應出版社(1978—1979),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1984,人民衛生出版社據直寬版活字本,然擅删第 1 册至第 4 册之部分内容,又以通行本妄改引文。改訂版,2007)。2002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據直寬版影印出版,是為善本。

參看:真柳誠《宫内廳書陵部に藏せられる朝鮮古活字本》(《漢方の臨床》39—10,1992)、《喜多村直寬による醫方類聚の復刊》((《漢方の臨床》39—12,1992)。

八、詩文集、話本、幼學

《萬葉集》二十卷。日本現存最古歌集。約於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後期逐漸成書,卷一前半部分蓋原本,卷一後半部分、卷二增補者是二卷本,卷三至卷十五、卷十六一部分是十五卷本,萬葉集殘卷增補是二十卷本,或許終成於大伴家持釋罪之後,即延曆二十五年(806)。收録天皇、貴族至下級官吏、防人(邊防軍人)等所撰和歌四千五百餘首。本書據小島憲之、木下正俊、東野治之校釋本(小學館,1994—1996),參看坂本信幸等製作的《萬葉集校本データベース(數據庫)》http://www.manyou.gr.jp/SMAN_1/index.html(底本取寬永版)。

《懷風藻》一卷。撰者不詳,或謂淡海三船,或謂白壁王(光仁天皇)。今存日本最早漢

詩集，天平勝寶三年(751)十一月成書。本書據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9；岩波書店，1964.6)。

《經國集》二十卷，現存六卷。平安初期天長四年(827)，滋野貞主、良岑安世、菅原清公等奉淳和天皇勅命而編。漢詩集。收録淳和天皇、石上宅嗣、淡海三船、空海等人作品。本書據中山泰昌等編《校註日本文學大系》24(誠文堂，1933.3)。

《都氏文集》，平安前期漢詩人、漢學者都良香(834－879)撰。本書據中村璋八、大塚雅司《都氏文集全釋》(汲古書院，1988.12)。

《菅家文草》十二卷，菅原道真(845－903)撰。收集十一歲以後四十五年間所撰詩文。昌泰三年(900)成書。今本基本保留原貌。**《菅家後集》**(亦名《菅家後草》)一卷。成書於道真臨死前。皆為道真自編漢詩文集，本書據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後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2，岩波書店，1966)，參用川口久雄、若林力編《菅家文草・菅家後集詩句總索引》(明治書院，1978.9)。

《千載佳句》二卷，大江維時(888－963)編。成書於醍醐天皇延長年間(925－929)，分四時、時節、天象、地理、人事(上卷)、宮省、居處、草木、禽獸、宴喜、遊放、別離、隱逸、釋氏、仙道(下卷)十五類採收唐人、新羅人、高麗人所撰漢詩一千八十五句。本書據《在九州國文資料影印叢書》本1(在九州國文資料影印叢書刊行會，1979.7)，參用當山日出夫編《千載佳句漢字索引》(勉誠社，1988)。

《和漢朗詠集》二卷，亦名《和漢朗詠抄》、《倭漢抄》。藤原公任(966－1041)編。成書於寛仁二年(1018)。分類收集平安中期和歌二百十六首、漢詩文佳句五百八十八。本書據大曽根章介、堀内秀晃校注《和漢朗詠集》(《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新潮社，1983)。

《三教指歸》三卷。原名《聾瞽指歸》。僧空海(774－835)撰。成書於延曆十六年(797)。宗教性寓意小説，乃空海的出家宣言。本書所據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三教指歸》(《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1，岩波書店，1965.11)，校注底本乃高野山金剛三昧院藏建長本(寄存高野山大學圖書館)。空海手書本《聾瞽指歸》二卷，藏高野山金剛峯寺，日本國寶。

附：

《三教指歸注集》三卷。釋成安撰。成安，生平事蹟不詳，或與《續遍照發揮性靈集補闕鈔》的編者僧濟暹(1025－1115)有某種關係(《序》中提及“一禪僧”或是濟暹，鈔本抄者嚴寛乃濟暹弟子)。成書於寛治二年(1088)，乃現存最早《三教指歸》注釋本。引書達二百種左右，多漢籍、佚書。長承三年(1134)鈔本藏大谷大學圖書館。本書據大谷大學影印本

(1992.10),參看《别册》佐藤義寛《三教指歸注集の研究》。以前以為此注早佚,故不見《日本古典大學大系》。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建保六年(1218)鈔本(中卷)、承久二年(1220)鈔本(下卷),舊題著者不明,據上田正研究,實乃《成安注》下卷(《玉篇反切總覽》、《切韻逸文の研究》)。據太田次男研究,尊經閣文庫所藏《三教指歸注》之一(存下卷)亦是《成安注》下卷。

《三教勘注抄》,藤原敦光(1063—1144)撰。《三教指歸》古注之一。今存三本:靈友會藏勝賢鈔本,三卷。鈔於長寛二年(1164),校釋本文見太田次男、稲谷祐宣《平安末寫三教指歸敦光注について——解題と飜印》;高野山寶壽院所藏平安末鎌倉初鈔本,存卷一、二,習稱"高野山本",見《真言宗全書》40(續真言宗全書刊行會,1977.10);又尊經閣藏鎌倉初鈔本,存卷一,習稱"尊經閣本"。參看稲谷祐宣《敦光作と傳える三教勘註抄と三教指歸注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5—2,1967)、太田次男、稲谷祐宣《平安末寫三教指歸敦光注について—解題と飜印》,三田史學會《史學》第41卷第1號,1968)、《平安末寫三經指歸勘注抄について》(《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紀要》第5號,1980)。

《三教指歸覺明注》七卷(或本三卷),日本僧覺明(? —1241)撰。運敞萬治二年(1659)《三教指歸註删補·序》:"先藤吏部敦光及成安各選注解,後覺明採輯二家合為一部。"故知此書乃採輯成安、敦光二家注成書。信阿撰《倭漢朗詠集私註》、信救注《佛法傳來次第》。據考,覺明與信阿、信救為同一人,鎌倉初期人。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有慶長十五年(1610)鈔本,國會圖書館藏寛永十一年(1634)刊本。參看太田次男《釋信救とその著作について——附《白氏新樂府》二種の翻印》,《斯道文庫論集》第5輯)。太田次男、稲谷祐宣《平安末寫三教指歸敦光注について——解題と飜印》載勝賢鈔本卷一、二録文,附《校異》(校勘記)兼採"高野山本"、"尊經閣本"二本《三教勘注抄》、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三教指歸覺明注》二本、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仁平四年(1154)鈔本、渡邊照宏、宫坂宥勝《三教指歸》校注本。

《遍照發揮性靈集》十卷,略稱《性靈集》。僧空海(774—835)撰、僧真濟(800—860)編。蓋成書於空海晚年。卷八、九、一〇,早佚。承曆三年(1079)僧濟暹(1025—1115)拾摭逸文,編為《續遍照發揮性靈集補闕鈔》三卷。今傳本十卷,即原七卷加佚編三卷,收漢詩文一百十三篇,除偽作數篇,實一百零八篇。本書所據渡邊照宏、宫坂宥勝校注《性靈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1,岩波書店,1965.11),校注底本乃京都醍醐寺三寶院藏本。

《性靈集略注》十卷。僧真辨撰。《性靈集》注本之一,貞應二年(1223)據僧聖範口授撰成。鈔本藏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參看慶應義塾圖書館編《慶應義塾圖書館藏和漢善本解題》(慶應義塾圖書館,1958.11)。本書據渡邊照宏、宫坂宥勝校注《性靈集》所引(《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1,岩波書店,1965.11)。

《性靈集注》九卷,闕卷三。撰者不詳。《性靈集》注本之一。成書於正應三年(1290)。鈔本藏名古屋市真福寺。據考,所據原本與真辨《性靈集略注》蓋出同源。本書據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阿部泰郎、山崎誠編集《性靈集注》(《真福寺善本叢刊》第2期第12卷文筆部3,臨川書店,2007.2)。

《本朝文粹》十四卷。藤原明衡(989－1066)編。成書於康平年間(1058－1065)左右。平安中期漢詩文集,倣姚鉉《唐文粹》,收嵯峨天皇至後一條天皇十七代二百餘年間六十九人之作品四百二十七篇。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 29 卷下(吉川弘文館,1965.9)所收本。

《本朝續文粹》十三卷。編者未詳。平安末期漢詩文集。成書於保延六年(1140)以後,倣《本朝文粹》,收録自後一條天皇至崇德天皇間約一百二十年間詩文約二百三十篇。本書徵引,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 29 卷下(吉川弘文館,1965.9)所收本。

《朝野羣載》三十卷,今存二十一卷。三善為康(生卒年不詳)撰。據其自序,編撰於永久四年(1116),其後有所增補,蓋終成於保延年間(1135－1141)。分類收録《本朝文粹》以後、平安時代中、後期詩文、書簡、詔勅、官符、奏文等,作為範文,供時人參用,乃了解當時政治、社會之重要史料。本書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完成記念版)》第 29 卷上(吉川弘文館,1964.11)。

《注好選》三卷,今存上、中二卷。撰者不詳。約成書於十二世紀初。童蒙幼學故事書,收録中國故事、印度佛教故事、以及動物故事。今存仁平二年(1152)東寺觀智院寫本,其影印本,見東寺貴重資料刊行會編《注好選——古代説話集》東京美術,1983.10);校注本有今野達《注好選》(《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1,岩波書店,1997.9)。本書據校注本。

《言泉集》,撰者不詳。成書於日本鎌倉建久(1190－1199)年間。天台宗唱導流派安居院流代表作品,集録願文、表白等,用以唱導。存東大寺北林院藏寫本,影印本見《言泉集》(古典文庫,2000.2)。本書據影印本。

《仲文章》一卷。託名白居易,撰者不詳。約成書於十一世紀。童蒙幼學書,引《孝經》、《家訓》、《典訓》等以為道德教育。今存正安二年(1300)寫本,有影印本,見幼學の會編《諸本集成》(《仲文章注解》,勉誠社,1993.10);清楊守敬嘗影寫近世寫本,入《留真譜二編》(民國六年宜都楊氏觀海堂刊本)。

《明文抄》五卷。藤原孝範(? －1233)撰。成書於鎌倉初期、後堀河天皇貞永元年(1232)以前。分十二類,採摘和漢諸籍中故事、文句,凡引書一百七十餘種。本書據塙保己一原編纂、太田藤四郎補編纂《續羣書類從》第 30 輯下雜部(續羣書類從完成會,1959.4),參用遠藤光正《明文抄の研究並びに語彙索引》(現代文化社,1974.3)。

《扶桑集》十六卷,今存第七、九卷。平安中期紀齊名撰。成書於長德年間(995－999)。

漢詩集。本書據《羣書類從》卷一二六文筆部五，參看田坂順子編《扶桑集——校本と索引》(櫂歌書房，1985.5)。

《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三卷，通稱《日本靈異記》，略稱《靈異記》。奈良、平安時代前期藥師寺僧景戒(生卒年不詳)撰。佛教話本集，日本話本文學集之祖。終成於弘仁十三年(822)後不久，原撰本或成書於延曆六年(787)。收録五世紀後半雄略天皇至嵯峨天皇弘仁十三年(822)之間故事一百十六則，宣揚現世因果善惡報應。内容涉及上總、信濃至肥後約三十七國，人物二百餘人，不僅是研究佛教、文學之重要文獻，而且為歷史、民俗、社會、經濟、國語等研究提供寶貴的史料。本書據遠藤嘉基、春日和男校注本(《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0，岩波書店，1967)。

《往生要集》三卷。源信(942—1017)撰。成書於寛和元年(985)。引集有關"往生極樂"經論一百十二部、六百十七條，宣揚"往生之業，念佛(觀想)為本"，"厭離穢土，欣求浄"。乃平安時期浄土教信仰之代表作，對後世浄土教思想、文學、美術影響甚巨，日本人之地獄、極樂觀念由此而確定。本書據石田瑞麿譯注本(岩波書店，1992.10)。

《日本往生極樂記》一卷，或稱《日本往生傳》、《慶氏日本往生傳》。慶滋保胤(? —1002)撰。成書於平安中期寛和元年(985)至永延元年(987)之間。日本最早的往生傳，記載聖德太子等四十五人往生傳記。本書據《大日本佛教全書》107(佛書刊行會，1916.10)。

《今昔物語集》三十一卷，現存二十八卷(闕卷八、十八、二十一)。編者未詳，或云源隆國、鳥羽僧正所編。平安後期話本集。分天竺、震旦、本朝三部，收話本一千餘則。蓋成書於保安元年(1120)以後不久、白河院政時期。今傳本多為江户時期抄本，均出自鎌倉時代中期鈴鹿本。通行本有：山田孝雄等校注《今昔物語集》1—5(《日本古典文學大系》22—26，岩波書店，1959—1963)、馬淵和夫等注譯《今昔物語集》1—4(《日本古典文學全集》21—24，小學館，1971—1976)、《今昔物語集》(《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有精堂出版，1970)、池上洵一校注《今昔物語集》3(《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5，岩波書店，1993.5)等，本書據池上洵一校注本。

《十訓抄》三卷，鎌倉中期話本集。撰者不詳，或謂菅原為長、六波羅二左衛門入道。成書於建長四年(1252)。以和、漢話本為例宣揚儒家道德，用於少年啓蒙。書分十條教戒，故名。本書據河村全二《十訓抄全注釋》(新典社，1994.5)。

十、日本文學

《仙覺抄》十卷，亦名《萬葉集註釋》。僧仙覺(1203—?)撰。成書於鎌倉中期文永六年

(1269)。《萬葉集》最早的注釋書,論述《萬葉集》之題義及成書,并對八百十一首歌作注。本書據佐佐木信綱編《仙覺全集》本(《萬葉集叢書》8,古今書院,1926)。

《原中最秘抄》二卷。源親行(? —1226)撰,其子源聖寬、孫源行阿加筆。終成於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年(1364)。《源氏物語》注釋書之一。略本有新居和美,山口正代校《原中最秘抄》(廣島平安文學研究會,2006.6),完本有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館藏史料編集會編《物語》4(臨川書店,1999.5),本書據後者。

《紫明抄》五卷。僧素寂(生平事蹟不詳)撰。成書於鎌倉時期永仁二年(1294)以前。《源氏物語》最早注釋書之一,引有《文選》、《白氏文集》、《萬葉集》等漢和籍。本書據玉上琢彌編、山本利達、石田穰二校訂《紫明抄　河海抄》(角川書店,1968.6)。

《河海抄》二十卷。四辻善成(1329—1402)撰。成書於室町時期後村上天皇正平十八年(1362)左右。解釋《源氏物語》之由來、用語典故等,乃《源氏物語》注釋史中劃時代的著作。對此書作拾遺、修正者,有一條兼良撰《花鳥餘情》。本書據玉上琢彌編、山本利達、石田穰二校訂《紫明抄　河海抄》(角川書店,1968.6)。

附
録

書名編著者索引

編　例

一、本索引按四角號碼檢字法順序排列。索引前附有《四角號碼檢字法》，為便於讀者查檢，附有《索引字頭拼音檢字》和《索引字頭日文音訓檢字》。《日文音訓檢字》是為日本讀者而編的，編者日本高野山靈寶館學藝研究員中安真理博士。

二、本索引供檢索書名、編撰者使用，在書名、人名後標注的四位阿拉伯數字就是《考證篇》各條著録書的序號。

三、録入本索引的書名是室生寺本的全部著録圖書，但編撰者則包括以下三種情況：室生寺本所署編撰者；室生寺本未署其名然經考可以確認的編撰者；未能確認然可備參考的編撰者。

在《考證篇》中，室生寺本原文使用的異體字、俗字、常見形誤字、鈔本常用行書、草書字、日本習用漢字以及簡略字等，原則上改為標準中文繁體漢字，索引亦遵此例，以改正後的繁體漢字立項。

四、原文有訛誤者，以訂正後的書名、人名立項，誤、脱、倒、衍、省字不復標明。

例："張譏"誤作"張機"，以"張譏"立項。

《經典尺丈》，以《經典釋文》立項。

《太公陰謀卅六用法》誤作《太公謀世六　甲法》，以前者立項。

五、異書同名，在書名後加注編撰者以為區別。

例：切韻（陸法言）

切韻（王仁煦）

六、編撰者姓名有異文、異稱者，以室生寺本文字立項，異文、異稱加括號標明。

例：宋（宗）躬，宋昆（琨、邑），陶勉（藻、藻），曹大家（班昭）

七、帝王、后妃，一般以習用的謚號、廟號、尊號立項，其名字號加括號標明。

例：梁元帝（蕭繹、蕭世誠、湘東王）

八、同一人有兩條以上的條目，除生平事蹟不詳者，在介紹、考證編著者生平事蹟的條目數碼前加＊號。

例：京房，有關條目六條（＊0003，0933，1080，1084，1108，1109），生平事蹟的介紹、考證在0003。

四角號碼檢字法

第一條　筆畫分為十種，用 0 到 9 十個號碼來代表：

號碼	筆名	筆　形	舉　例	說　明	注　意
0	頭	亠	言 主 广 疒	獨立的點和獨立的橫相結合	1 2 3 都是單筆，0 4 5 6 7 8 9 都是二筆或二筆以上合成的復筆。凡能成為復筆的，必須取復筆，不取單筆；如 凵 應作 0 不作 3，扌 應作 4 不作 2，厂 應作 7 不作 2，⺗ 應作 8 不作 3，2，⺌ 應作 9 不作 3 3。
1	橫	一几乙	天 土 地 江 元 风	包括橫、挑(趯)和右鈎	
2	垂	丨丿亅	山 月 千 則	包括直、撇和左鈎	
3	點	丶乀	心 礻 灬 厶 之 衣	包括點和捺	
4	叉	十乂	草 杏 皮 刈 犬 对	兩筆相交	
5	插	扌	扌 戈 申 史	一筆通過兩筆以上	
6	方	口	国 嗚 目 四 甲 由	四邊整齊的方形	
7	角	冖冂亠 乚廴冫	羽 門 灰 阴 雪 衣 舅 罕	橫和垂的鋒頭相接部分	
8	八	八 ソ 人 厶	分 頁 羊 余 灾 衆 足 午	八字形和它的變形	
9	小	小 灬 忄 个 忄	尖 糸 辮 暴 惟	小字形和它的變形	

第二條　每字只取四角的筆形，順序如下：

(1)左上角　(2)右上角　(3)左下角　(4)右下角

(例)　(1)左上角……端……(2)右上角　(3)左下角……端……(4)右下角

按照每字四角的筆形和順序，每字有四個號碼：

(例)　$^{0}_{2}$顏$^{1}_{8}$=0128　$^{4}_{2}$截$^{3}_{5}$=4325　$^{9}_{8}$烙$^{7}_{6}$=9786

第三條　字的上部或下部，只有一筆或一復筆時，無論在何地位，都作左角，它的右角作 0。

(例)　^{3}宣^{0}　^{4}直^{0}　^{8}首^{0}　$^{}_{3}$冬$^{}_{0}$　$^{}_{5}$軍$^{}_{0}$　$^{}_{9}$宗$^{}_{0}$　$^{}_{5}$母$^{}_{0}$

每筆用過後，如再充他角，都作 0。

(例)　^{1}干^{0}　$^{}_{3}$之$^{}_{0}$　$^{5}_{0}$持　$^{3}_{0}$卦　$^{4}_{0}$大^{0}　$^{4}_{0}$十^{0}　$^{5}_{0}$車^{0}　$^{6}_{0}$財

第四條　由整個 囗門門行 筆形所成的字，它們的第 3、4 兩角改取內部的筆形。

(例)　囨=6043　閉=7724　闖=7721　衡=2143

但上下左右有附加筆形時，不在此例。

$\text{茵}_{=4460}$　$\text{潤}_{=3712}$　$\text{荷}_{=4422}$

附　則

Ⅰ字體寫法都照通行的手寫體　如下表：

正	^{3}宀	住^{0}	匕^{1}	反^{1}	礻^{3}	戶^{3}	安^{3}	心$^{3}_{0}$	卜^{3}	斤$_{3}$	刃^{3}	业^{2}	亦$_{3}$	草^{4}	韋$_{5}$	执^{4}	禺$_{4}$	衣$_{7}$
誤	^{7}宀	住^{5}	匕^{2}	反^{2}	礻^{1}	戶^{1}	安^{5}	心$_{1}$	卜^{4}	斤$_{4}$	及$_{5}$	业^{3}	亦$_{2}$	草^{1}	韋$_{4}$	执^{5}	禺$_{2}$	衣$_{1}$

Ⅱ取筆形時應注意的幾點：

(1) 宀戶等字，凡點下的横，右方和它筆相連的，都作 3，不作 0。

(2) 戶皿門等字，方形的筆頭延長在外的，都作 7，不作 6。

(3) 角筆起落的兩頭，不作 7，如 ^{1}ㄱ$^{7}_{2}$

(4) 筆形"八"和它筆交叉時不作 8，如 $_{4}$美$_{3}$

(5) 小小中有二筆，氵小旁有二筆，都不作"小"形。

Ⅲ取角時應注意的幾點：

(1) 獨立或平行的筆，不問高低，一律取最左或最右的筆形作角。

(例) $^{1\times\times1}_{1}$非$_{1}$　$^{\times1}$肯　$_{\times}^{1}$疾　$^{\times3}$浦　$^{\times}_{2}$帝$_{2}$

(2) 最左或最右的筆形，有它筆蓋在上面或托在下面時，取蓋在上面的一筆作上角，托在下面的一筆作下角。

(例) ×宗×　×幸×　×宁×　×共×

(3) 有兩復筆可取時，在上角應取較高的復筆，在下角應取較低的復筆。

(例) 功×　×盛　×頗　×鴨　×奄

(4) 撇為下面它筆所托時，取它筆作下角。

(例) ×春　×奎　×碎　×衣　×辟　×石

(5) 左上的撇作左角，它的右角取作右筆。

(例) 勾　$^{\times}$鈎　$^{\times}$侔　$^{\times}$鳴

Ⅳ四角同碼字較多時，以右下角(第四角)上方最貼近而露鋒芒的一筆作附角，如該筆已經用過，附角作 0。

(例) $^{4}_{7}$芒$^{4}_{1}$=44710　元^{1}　拼^{1}　是$_{1}$　疝$_{2}$　欣^{2}　畜^{3}　傀^{3}　难^{4}　逢^{4}　毽^{4}　禧^{5}　繕^{5}　蛮^{6}　軍^{6}　覧^{6}　功^{7}　郭^{7}　疫^{7}　痘^{8}　愁^{8}　金^{9}　速^{9}　仁^{0}　見^{0}

附角仍有同碼字時，再照各該字所含横筆(即一儿)的數目，順序排列。

例如"市""帝"二字的四角和附角都相同，但"市"字含有二横，"帝"字含有三横，所以"市"字在前，"帝"字在後。

四角號碼《書名、編著者索引》

0

0010_8 立

53 立成曆 0974

0011_4 癰

00 癰疽論 1273

0012_7 病

31 病源論 1330

0021_4 座

40 座右銘 0823

產

21 產經 1309

產經圖 1310

0022_2 彥

13 彥琮 1529

0022_3 齊

50 齊書(沈約)0427

齊書(李百藥)0426

齊春秋 0437

72 齊兵法 0855

77 齊民要術 0813

80 齊善(齊逸人)0766

0022_7 方

00 方言 0209

20 方集 1219

27 方叔機 0216

30 方守一 0688

77 方尺圖 0608

帝

10 帝王秘録 0861,0960

帝王世紀 0452

帝王世曆 0467

帝王目録 0629

帝王略論 0457

帝王年代譜 0465

帝王年代曆 0466

帝王年代曆(釋靈實)0464

24 帝德録 1526

27 帝紀 0454

88 帝範 0776

帝範贊 0777

商

17 商君書 0710

37 商洛公 0701

高

02 高誘 * 0442,0719,0720

11 高麗國讖 1136

高麗國記 0598

21 高熲 * 0501,0512

22 高峻 0462

27 高叡(趙郡王)0512

28 高僧傳 0560

高僧傳要抄 0563

30 高宗實録 0473

37 高迥 0462
72 高氏(允) * 0895,0896,0995,1000
86 高智周 1509

0023$_1$ 應

11 應璩 0265
14 應劭(邵) * 0404,0485,0723

0023$_2$ 康

40 康希銑 1485
康希銑集 1485
61 康顯貞(明貞)1544

0023$_7$ 庾

20 庾信 1350,1533
庾信集 1350
庾信任太常卿等集 1533
25 庾仲容 0754
26 庾自直 0761, * 1578,1579
30 庾肩吾 0276, * 0753,1382
庾肩吾集 1382
44 庾蔚之 0096
庚
80 庚公 0572

0024$_7$ 廢

40 廢太子勇(楊勇)0407

0026$_7$ 唐

00 唐玄宗 * 0082,0171,0261,0488,0650,0666,1226
06 唐韻正義 0336
14 唐瑾 0493
21 唐貞觀勑格 0503
24 唐侍中→唐臨
唐休璟 0529
30 唐永徽律 0504
唐永徽律疏 0505
唐永徽禮 0102
唐永徽式 0531
唐永徽格 0518
唐永徽令 0514
唐憲宗 1577
唐實録 0472(許敬宗撰)
唐實録 0471(房玄齡等撰)
32 唐州圖經 0603
35 唐禮 0101
40 唐太宗 * 0276,0422,0766,1373,1416,1577
唐七曜符天曆 0965
47 唐朝新定詩體 0393
60 唐具注律 0508
71 唐曆 0474
77 唐開元禮 0103
唐開元式 0532
唐開元令 0515
78 唐臨(唐侍中) * 0548,1308
80 唐令私記 0516

0028$_6$ 廣

10 廣雅 0208
12 廣弘明集 1556
53 廣成子 0701

0029$_4$ 麻

60 麻果 0323

0040$_0$ 文

00 文府 0744,0745,0746
文府雜體 0747
文府啓法 0748
文府四聲 0297,0749
文章論 0364
文章要決 0365
文章釋雜義 0366

文章儀式 0363
文章式 0368
文章式樣 0362
文章始 0384
文章故事 0385
文章四聲譜 0367
文章體式 0359
文章體式例 0360
文章體式抄 0361
文音病 0383
文諧 0358
17 文子 0698
26 文皇帝集 1416
28 文儀集 1572
文儀集注 0392
文儀注 0492
30 文房麗藻 1549
文字集略 0284
文字苑 0305
33 文心彫龍 0770,1496
37 文祖 1483
文祖集 1483
文選(李善)1500
文選(昭明太子)1499
文選音決 1504
文選音義(釋道淹)1505
文選音義(李善)1503
文選音義(曹憲)1506
文選抄韻 1507
文選鈔 1502
文選鈔(公孫羅)1501
44 文林麗藻集 1522
46 文場秀句 0390
54 文軌 0355
文軌抄 0356
80 文會集 1529
83 文館詞林 1509
88 文筆要決 0371
文筆式 0372
文筆範 0380
文箱集 1552

0040$_1$ 辛

81 辛鈃 0698

0040$_6$ 章

26 章程纂要 0968

0041$_4$ 離

77 離騷 1344
離騷音 1345
離騷經潤 1346

0044$_1$ 辨

10 辨正 1528
辨正論 0802
辨正集 1528
27 辨色立成 0752
40 辨士論 0810
辯
53 辯惑論 0807

0060$_1$ 音

08 音譜決疑(李季節,李槩)0263,0269

0063$_1$ 譙

77 譙周 0403,1132

0073$_2$ 玄

21 玄經 1145
24 玄奘 * 0610,1379,1384
玄奘集 1379,1384
30 玄宗→唐玄宗
玄宗皇帝→唐玄宗
40 玄女經 1150

47 玄超 1185
50 玄書通義 0703
56 玄暢 0628
60 玄晏先生(皇甫謐)1180
80 玄鏡宿曜 0969

0080$_0$ 六

00 六文字 0313
六章 0995
六章私記 0997
六章圖 0996
20 六壬雜占 1049
六壬經 1050
六壬式雜占書 1054
六壬式一切法 1053
六壬式樞機經 1051
37 六軍鏡 0851
40 六十四卦 0004
44 六藝論 1575
六藝論(鄭玄撰,方叔機注)0216
60 六甲右左上符 1055
六甲圖 1056
六甲一周曆 0975
75 六陣兵法圖 0830

0090$_6$ 京

30 京房 * 0003,0933,1080,1084,1108,1109
京房雜占 1109
京房占六情百鳥鳴 1108
32 京兆集 1449
60 京里先生 * 1197,1215

0091$_4$ 雜

00 雜療 1257
雜文集 1532
10 雜要酒方 1220
11 雜琴譜 0122
27 雜祭曆 1102
30 雜注本草 1280
35 雜禮要用 0106
44 雜藥 1217
雜藥方 1201,1212
雜藥方(王世榮)1206
雜藥方(徐文伯)1207
雜藥方(姚大夫)1208
雜藥論 1211
雜藥圖 1213
50 雜書讖緯鈔 1135
雜丸方 1254
59 雜抄 0756
60 雜星占 0948
66 雜單藥方 1209

0121$_1$ 龍

21 龍虎上經 1154
44 龍樹出印法 1138
龍樹开五明論秘要隱法 1045
龍樹开和香方 1260
龍樹开眼經 1307
龍樹开印法 1334
龍樹菩薩 0800, * 1045,1138,1260,1307,1334,1335
龍樹菩薩馬鳴开秘法 1335
80 龍首經 1146

0128$_6$ 顔

12 顔延之 0732
21 顔師古 * 0246,0346,0405,0410,0413,0429
24 顔幼明 1085, * 1105,
30 顔之推 0287, * 0784
40 顔真卿(魯公) * 0303,0344
44 顔協 0956
72 顔氏家訓 0784
顔氏易占 1085

88 顔敏(憖)楚 0287

0166$_1$ 語

11 語麗 0751

0180$_1$ 龔

00 龔慶宣 1315

0261$_8$ 證

28 證俗音字略 0287

0292$_1$ 新

00 新註王勃集 1362

20 新集 1543

新集算例 1008

25 新律 0501

27 新修鷹經 1152

新修諸要太清秘方 1240

新修太清秘經方 1250

新修本草 1277

新修本草音義 1282

新修書儀 0496

28 新儀 0493

57 新撰方 1214

新撰音淵 0300

新撰宿曜經 1151

新撰孝經疏拾遺 0174

新撰老子義記 0663

新撰相人經 1116

新撰陰陽書 1128

新撰食經 1301

59 新抄借音 0290

60 新圖讖緯 1134

72 新刪投壺經 0108

80 新令 0512

87 新録單要方 1235

0365$_0$ 讖

50 讖書 1132

0460$_0$ 謝

10 謝靈運(康樂)0305，＊0609

12 謝登 0522

20 謝稚 1119

21 謝偃 1356

謝偃集 1356

28 謝微(徽)0096

34 謝沈 0055

40 謝南郡 1267

謝云泰(云太、玄泰、士秦、士泰、士太)1314

44 謝莊＊0124，1441

謝莊集 1441

謝萬 0170

50 謝吏集 1349

60 謝吴(昊)0739

謝昊→謝吴

72 謝朓＊1349，1442

謝朓集 1442

謝朏 0499

0464$_1$ 詩

00 詩病體 0378

01 詩評 0354

21 詩經 0352

24 詩緯經 1524

詩緯 0225

44 詩苑 1550

詩苑英華 1515

47 詩格 0377

60 詩品 0353

74 詩髓腦 0375

75 詩體 0386

80 詩八病 0382

88 詩筆體 0369

0466$_0$ 諸

20 諸香方 1253

30 諸家譜 0622

44 諸葛亮 0409,0785,＊0831,0854,0868,0958,1100

諸葛武侯上事 0785

諸葛潁(穎)＊0298,1120

50 諸史目 0625

0468$_6$ 讀

60 讀異體諸詩法 0388

0569$_6$ 諫

44 諫苑 0780

0668$_6$ 韻

08 韻詮 0319

韻詮(武玄之)0318

20 韻集 0285,0337

30 韻字 0295

38 韻海鏡源 0303

44 韻林 0301

60 韻圃 0304

88 韻篇 0302

韻篇敘例抄 0279

0742$_7$ 郊

37 郊祀録 0105

郭

02 郭訓 0759

10 郭元祖 0580

12 郭璞＊0200,0203,0209,0241,0478,0581,0582,0585,1048,1077,1078,1080,1082

17 郭子衡(憲)0573

27 郭象＊0673

30 郭憲→郭子衡 0573

郭良輔 0186

81 郭頒 0451

86 郭知玄 0334

0761$_7$ 記

35 記遺 1020

0762$_0$ 詞

44 詞苑麗則集 1544

詞林警句集 1541

調

80 調氣道引方 1248

0821$_4$ 旌

60 旌異記 0547

0861$_6$ 説

00 説文解字 0256

44 説苑 0638

0862$_1$ 諭

75 諭體 0370

0862$_7$ 論

01 論語 0192

論語(何晏)0188

論語(陸善經)0189

論語(鄭玄)0187

論語音 0194

論語疏(褚仲都)0191

論語私記 0196

論語弟子録名 0195

論語義 0193

論語義疏(皇侃)0190

21 論衡 0722

0864$_0$ 許

00 許高陽集 1466

17 許孟容 0525
22 許峻 1080
24 許先生(邁)1264
27 許負 1118
許負相男女經 1118
32 許澄 1235
34 許淹→道淹
40 許真君 1317
48 許敬宗(高陽)0471,＊0472,0494,1376,1466,1475,1509
許敬宗集 1376
許敬宗八詠 1475
60 許昉 0865,1092
71 許長史 0708
80 許善心 0575
94 許慎＊0212,0256,0721

0925$_9$ 麟

24 麟德曆 0983
40 麟臺書目録 0628

1

1000$_0$ 一

21 一行 0886,0946,＊0980,1048,1160,1089

二

10 二石集 1450

1010$_1$ 三

10 三五神禁 1025
三五神禁治病圖 1339
三五神禁治一切病存法 1023
三五大禁呪禁決 1026
三五禁法 1024,1338
三元九宮遁甲 1092
27 三名 0806
35 三禮 0085
三禮大義 0088
三體春秋 0159
三禮開題義帙 0091
三禮義宗 0087
44 三蒼 0241
48 三教不齊論 0803
53 三輔決録 0541
三輔故事 0592
60 三星贊 0924
三國志 0421
三國地方經 0589
三甲神符經 1022
71 三原伯子 1027
75 三體春秋 0159
77 三開 1000
三開圖 1001
88 三等數曆 0979

正

00 正度 0308
27 正名要録 0317
47 正聲集 1521
71 正曆術 0978

1010$_3$ 玉

00 玉府新書 0766
40 玉臺新詠集 1564
玉女返閉 1163
玉女返閉局抄 1164
41 玉帳 0879
44 玉苑 0768
玉苑麗文 0767
46 玉相集 1548
71 玉匱針經 1313
88 玉篇 0259
玉篇抄 0260
96 玉燭寶典 0738

1010$_4$ 王

00 王充 0722

王方慶 0483
王褒 0874
03 王斌 0394
07 王韶之 0571
王歆 0571
10 王元規 0139
12 王延 0291
14 王劭(邵) * 0167,0296
15 王融 1446
王融集 1446
王融歸信門頌 1568
17 王琛 1169
王弼 * 0004,0648,0660,0652
王子年拾遺記 0456
20 王維 1428
王維集 1428
21 王仁煦(昫)0321
王愆期 0150
24 王佐秘珠 1161
25 王績(東皐子)1358
26 王穆夜(叔之、昇之、叔元、淑元、敘之) * 0675,0676
27 王叔和 * 1232,1274
王粲 0801
28 王微 1197
王僧孺 1443
王僧孺集 1443
王僧虔 * 0276,0876
王儉 * 0095,0096,0154,0481
30 王淮之 0491
31 王涇 0105
王涯 1430
王涯集 1430
32 王浮 0669
34 王濛 0193
王凌 0829
37 王逸 * 1341,1344
38 王裕 0874
40 王嘉(子年)0456
44 王梵志 * 1431,1473
王梵志詩 1473
王梵志集 1431
王孝通 1009
王孝(方)則 0380
王勃 * 1360,1362
王勃集 1360
王世榮(顯)1206
47 王朝昌 * 1214,1215,1216,1289
王起 * 0390,1531
50 王中書集 1381
王肅 0025, * 0036,0072,0078,0098,0198
王胄 1354
王胄集 1354
王泰 0595
60 王昌齡 0377, * 1388
王昌齡集 1388
64 王曉 0072
67 王昭君集 1480
王略 0846
72 王隱 0423
王氏 1457
80 王義 0248
王羲(義)之 0248 * ,0275,0277
88 王符 0642
王筠 * 1381,1538
王等四子集 1567

1010, 五

21 五行雜占 1033
五行經要 1035
五行秘要立成 1036
五行備問 1039
五行法 1031
五行大義 1032
五行卦圖占 1038
五行書 1040

五行知天地論 1034
五行算 1021
五行精微 1037
五經發題 0217
五經字樣 0339
五經折疑 0214
五經拘沉 0215
五經異義 0212
五經問答 0219
五經算 1009
22 五嶽仙藥方 1198
五嶽芝藥方 1199
五嶽圖 1130
24 五德論 0811
44 五藏論 1329
五茄酒方 1222
45 五姓宅經 1046
五姓葬圖 1048
47 五格四聲 0394
55 五曹算經 1013
60 五星告度 0936
五星廿八宿占 0935
67 五明論 1041,1042
五明論術 1043
五明論寶劍鏡印法 1044
77 五服圖 0089
80 五金化方 1247

1010$_8$ 巫

53 巫咸 0922

靈

30 靈實 0464, * 1463,1511
40 靈奇奥秘術 1333
44 靈棊 1149
60 靈易 1079
靈異記 0575

1020$_0$ 丁

26 丁覘 0255

1021$_1$ 元

00 元帝→梁元帝
17 元君 1188,1189
21 元行沖 0183
24 元稹 * 1494,1570
40 元嘉曆 0982
元嘉算術 1011
43 元朴 1273
元兢→元思敬
元思敬(兢) * 1474,1560
60 元思敬集 1474
72 元氏長慶集 1494
76 元陽子→羊參微

1021$_4$ 雅

11 雅琴録 0124
22 雅樂録 0111

1022$_7$ 丙

07 丙部書抄 0755

兩

00 兩京新記 0600

爾

10 爾雅(郭璞)0200
爾雅(孫氏)0201
爾雅音 0205
爾雅音決 0206
爾雅集注 0202
爾雅圖 0203
爾雅圖讚 0204

1023$_0$ 下

17 下邳神人 0838

1024$_7$ 夏

27 夏侯詠 * 0311,0312,0409
夏侯陽 1007
夏侯陽算經 1007
40 夏赤松 0265

1040$_0$ 干

30 干寶 0025,0072,0135, * 0545
37 干禄字樣 0348
于
00 于立政(于政立)0781
40 于志寧 0780

1040$_4$ 要

00 要方 1223
20 要集 1542
要集相馬經 1121
35 要決濟類 0913
67 要略 0296
77 要用字對語 0292
要用算例 1014
78 要覧 0645

1040$_9$ 平

60 平昌丸方面口雜藥方 1205

1041$_0$ 无

27 无名先生 0015,0663

1043$_0$ 天

00 天文雜占 0911
天文雜災異圖 0898
天文記 0904
天文要記 0906
天文要集 0891,0892,0894
天文要決 0903
天文要會(高氏撰)0895,0896
天文要會(律林注)0889
天文要録(李鳳)0899
天文要録(陳卓)0886
天文要録私記 0900
天文要録日災占 0910
天文要録月災圖 0909
天文占書 0902
天文災異雜占 0893
天文私記 0907
天文私要 0908
天文書 0905
天文略集決 0890
天文分野法 0901
天文録 0887
天文録石氏中官占 0885
天文録圖 0888
30 天官星占 0916
天寶集 1519,1520
44 天地瑞祥志 0912
天地通文經 1153
天地人圖象經 0943
80 天鏡經 1139

1052$_7$ 霸

47 覇朝集 1512

1060$_0$ 石

20 石季倫集 1439
21 石經尚書 0278
22 石崇(季倫)1439
30 石流丹方 1251
50 石申 * 0922,0923,0925,0931,0932,0964
72 石氏→石申
石氏星經簿讚 0925
90 石懷德 0350
百
17 百司舉要 0487
30 百寮新誡 0773

77 百屬篇 0389
88 百節判 0537
西
00 西京雜記 0482
10 西平公→段嶷
西平公集 1467
43 西域記 0610
西域求法高僧傳 0562
67 西明寺圖讚 0615

1060_1 晉
47 晉起居注 0479
50 晉書(唐太宗)0422
晉書(王隱)0423
晉書評 0424
晉書抄 0461
76 晉陽秋 0434
97 晉灼 0409

1060_3 雷
37 雷次宗 0053，＊0098，
80 雷公 1096

1064_8 醉
22 醉後集 1387，1561

1073_1 雲
80 雲氣讖圖 0958
雲氣兵法 0871

1080_6 賈
00 賈充 0501
賈彥盛 0677
03 賈誼更 1102
07 賈詡 0827
21 賈行 0776
40 賈大隱 0657
60 賈思協(思總)0813
80 賈公彥＊0071，0076

1090_0 不
30 不空＊0379，0969，1151

1111_0 北
34 北斗人屬星占 0928

1111_4 班
45 班婕妤 0184
60 班固＊0211，0404，0481，1451
班固集 1451
67 班昭→曹大家

1111_7 甄
00 甄立言 1191，＊1283，1305，1306，1313
22 甄鸞 0467，＊0799，0962，0979，1002，1007，1009，1010，1012，1013，1020
44 甄權＊1283，1305

1120_7 琴
21 琴經 0116
24 琴德譜 0120
34 琴法 0118
56 琴操 0117
77 琴用手法 0121
87 琴録 0119

1123_2 張
00 張方 1407
張庭芳 1407
張文仲 1238
張文成→張鷟
張文成集 1401
02 張讖＊0010，0193，0674，0678，0703

06 張諤 1406
張諤集 1406
08 張鶩(文成) * 0568,0788,1105,1401,1488
張説 0833, * 1392,1458,1459
張説集 1392
10 張正見 1386
張正見集 1386
12 張璠 0005
13 張武 0465
張戣 0533
17 張君相 0662
21 張緬 0461
22 張鼎(脣玄子)1288
23 張參 0339
25 張仲景 1192, * 1232,1252,1256,1329
張仲景方 1232
28 張僧繇 * 0582,0954
30 張永 0876
張家方 1238
張良 * 1095,1105,1106,1149
張湛 0695
34 張滿 1080
35 張沖 0193
37 張遐 0449
40 張大業 0483
張太衡 0701
42 張機(譏)
44 張薦 0089
張華 * 0590,0728,1418
張華集 1418
張蒼 0962
張楚金 0763
50 張柬之 * 0875,0877
52 張援 1459
張援集 1459
56 張揖 * 0208,0243,0308
58 張敖 1576
60 張思伯 0143
張昌齡 1357
張昌齡集 1357
張果 1321
67 張野人 1391
張野人集 1391
72 張丘建 1010
張氏 1070
74 張陵(道陵)1190, * 1321
88 張符 1126
90 張懷瓘 1194
張尚容 1329

1164_0 研

35 研神記 0574

1171_1 琵

11 琵琶譜 0127

1173_2 裴

12 裴弘獻 0503
17 裴務齊 0329
裴子野 * 0436,0781,1526
18 裴政 0501
30 裴寂 0506
裴進(璡)1329
裴守一 0853
44 裴莒 1576
48 裴松之 0098, * 0421
76 裴駰 0397
77 裴居道 0506,0519,0521
81 裴矩 0489
90 裴光庭 0526

1212_7 瑞

00 瑞應圖 1129
38 瑞祥兵法 0870

1214$_7$ 瑗

瑗 1565

1220$_0$ 列

17 列子(列圉寇)0695
列子(陸善經)0696
列子天瑞 0697
22 列仙傳 0580
27 列禦寇(圉寇)0695
40 列女傳 0550
列女傳讚 0553
列女傳抄 0554
列女傳圖 0555
列女傳略 0552
列女傳頌 0551

1223$_0$ 水

25 水牛圖 1126
弘
00 弘帝範 0778
33 弘演 0322
67 弘明集 1555

1240$_0$ 刑

07 刑部親王 0501
14 刑璹 * 0023,0164,1075
34 刑法抄 0507

1240$_1$ 延

80 延年秘録方 1262
88 延篤 0409

1241$_0$ 孔

00 孔文祥 0409
17 孔子讖紀 1133
孔子正言 0197
孔子家語 0198
20 孔稚珪 1352
孔稚珪集 1352
21 孔衍 * 0117,0179,0443,0842,0843
孔穎達 * 0014,0043,0058,0081,0140,0180
28 孔倫 0098
30 孔安國 * 0034,0167
40 孔志約 1277
60 孔晁 0441

1249$_3$ 孫

13 孫武 0826,0828,0833,
14 孫珪 1120
17 孫翌 1521
孫子兵法 0826
孫子兵法書 0827
孫子兵法八陣圖 0833
孫子兵書 0828,0829
孫子算經 1012
孫柔之 1129
20 孫季昭 0350
21 孫綽 0580,0651,0971,
25 孫伷 0325
26 孫伯樂 1123
孫伯樂相馬 1122
28 孫僧化 0902, * 0975
37 孫過庭 0272
40 孫友 0833
50 孫夫人 0553
53 孫盛 0434
56 孫暢之 0053
60 孫思邈0783,1031,1242, * 1244,1290,1311,1332
72 孫氏 1048
孫氏(孫炎)0201
73 孫臏 0855
77 孫卿子 0635
91 孫愐 0324

1314$_0$ 武

00 武玄之 0318,0319,0473

10 武王伐殷法 0859

武王算方 1159

30 武守節 0021

44 武孝經 0186

武林 0846

47 武媚娘 1478

62 武則天(則天武后、皇后、武后、太后)0112,*0772,0773,0779,0814,1477,1510,1547,1545,1546

1315$_0$ 職

30 職官要録 0486

1323$_6$ 強

44 強蒙 0401

1412$_7$ 勁

47 勁弩子 0790

1419$_0$ 琳

34 琳法師→法琳

1464$_7$ 破

17 破邪論 0797

破子 1168

1519$_0$ 珠

44 珠英學士集 1535

1540$_0$ 建

00 建康實録 0460

60 建國論 0616

建國種會集 1539

1610$_4$ 聖

02 聖證論 0218,0395

77 聖母集 1547

聖母神皇垂拱後集 1546

1613$_2$ 環

30 環濟 0099

1625$_6$ 彈

11 彈琴手勢法 0126

彈琴用手法 0123

44 彈棊法 0877

1710$_7$ 孟

00 孟康 0409

04 孟詵 *0094,0750,1288

17 孟子(趙岐注)0633

孟子(陸善經注)0634

23 孟獻忠(孟獻子)0390,1531

36 孟遇 1169

51 孟軻 *0633,0634

72 孟氏(孟仲暉)0577

1712$_0$ 琱

10 琱玉集 0549

1712$_7$ 鄧

42 鄧析 0713

鄧析子 0713

1714$_7$ 瓊

44 瓊林要覧 0644

1722$_7$ 劭

72 劭氏 0019

1722$_7$ 鬻

17 鬻子 0693

22 鬻熊 0693

1723$_2$ 豫

00 豫章集 1558

1740$_7$ 子

59 子抄 0754

1742$_7$ 邢

14 邢璹→刑璹

1750$_1$ 羣

50 羣書疏 0775

羣書治要 0774

1750$_7$ 尹

00 尹文操 0671

26 尹穆 1201

1762$_0$ 司

71 司馬穰苴 0825

司馬貞 0400

司馬綽 0461

司馬彪 0409，＊0672

司馬遷 ＊0397，1148

司馬法 0825

司馬知年(本)0317

1768$_2$ 歌

07 歌調 0114

1771$_0$ 乙

77 乙巳占 0915，1110

1814$_0$ 政

18 政論 0712

1865$_1$ 群→羣

2

2010$_4$ 垂

54 垂拱集 1545

垂拱後常行格 0520

垂拱格 0519

垂拱留司格 0521

2022$_7$ 秀

27 秀句集 1531

喬

86 喬知之 1484，

喬知之集 1484

2026$_1$ 信

47 信都芳 1009，1086，＊1088

2033$_1$ 焦

07 焦贛 ＊1080，1040

2040$_0$ 千

30 千字文(丁覘)0255

千字文(宋智達)0254

千字文(李暹)0251

千字文(蕭子雲)0252

千字文(東驄回撰)0253

千字文(周興嗣)0250

80 千金方 1244

千金方抄 1245

2071$_4$ 毛

04 毛詩 0049

毛詩序略議 0053
毛詩音義 0062
毛詩譜序 0052
毛詩正義 0058
毛詩不忘記 0060
毛詩私記 0061
毛詩述議 0059
毛詩草木魚蟲疏 0057
毛詩周南邵南篇決 0054
毛詩義疏 0056
毛詩義疏(附《問答》)0055
44 毛萇 0049

2090_4 集

28 集縱字 0281
30 集字 0310
78 集驗(姚大夫)1304
集驗方(姚僧垣)1224
集驗方方決 1225

2091_4 維

43 維城典訓 0772
纏
17 纏子 0717

2110_0 上

30 上官儀 0357,0873,＊1374,1571,
上官儀集 1374

2121_0 仁

07 仁諝(辟閭仁諝)1282

2121_4 偃

48 偃松 1557

2121_7 伍

17 伍子胥傳 0578
盧
20 盧重華 0767,0768,0790
44 盧藏用 0444
60 盧昇之集 1427
67 盧照鄰(昇之、幽憂子)＊1372,1409,1427
盧照鄰集 1372
90 盧懷慎 0515

2122_0 何

17 何承天 0222,0223,＊0491,0982,1079
20 何妥＊0011,0874
22 何胤 0055
24 何休＊0136,0148,0153,
30 何之元 0439
32 何遜 1351
何遜集 1351
43 何始真 0479
44 何茂庶 0627
何茂林(材)0453
何楚之 0083
60 何晏＊0188

2122_7 衛

10 衛元嵩 0840
45 衛鞅 0710

2123_4 虞

21 虞綽 1540
27 虞翻 1080
27 虞盤(槃)佐(佑)0571
31 虞潭 0873
40 虞喜 0821
44 虞世南＊0457,0489,1486,1497
虞世南集 1486

2123_6 慮

68 慮敗 0848

2133$_1$ 熊

16 熊理 1130

2160$_0$ 占

27 占候要略經 0919

2172$_7$ 師

77 師覺授 0571

2180$_6$ 貞

12 貞形傳 0556

46 貞觀政要 0786

貞觀集 1563

貞觀勑 0538

2191$_1$ 經

33 經心録方 1261

55 經典釋文 0220

經典大義 0213

2220$_0$ 側

17 側子 0725

側子春秋 0450

側子抄 0726

劇

44 劇華 1415

劇華文集 1415

2220$_7$ 岑

20 岑集 1425

23 岑參 1425

2221$_4$ 任

11 任預 0092

17 任司文孝恭集 1574

40 任希古(奉古)0045，＊0173

44 任孝恭＊1377,1574

任孝恭集 1377

60 任昉(彦深)0384，＊1420,1533

任昉集 1420

崔

10 崔靈恩＊0087,0135

15 崔融 0387,0393，＊1367,1535

崔融集 1367

17 崔子玉(瑗)0823

20 崔禹錫(崔禹)1300

27 崔豹 0731

30 崔寔 0712,1468

34 崔浩 0409，＊0972,1300，

36 崔湜→崔隑

37 崔鴻 0477

崔祖濬 0575

崔通意 0091

崔逸 0095

38 崔遊 0095

73 崔隑(湜)1468

崔隑(湜)集 1468

86 崔知悌 1310

88 崔篆 1080

2224$_7$ 後

20 後集 1514

26 後魏書 0428

34 後漢紀 0433

後漢書(李賢)0418

後漢書(范曄)0417

77 後周趙王集 1444

2227$_0$ 仙

44 仙草圖 1291

仙藥方 1195

仙藥合方 1196

46 仙相經 1115

2277_0 山

38 山海經 0581

山海經贊 0582

山海經抄 0583

山海經圖贊 0585

山海經略 0584

幽

10 幽憂子集 1409

43 幽求子 0699

2277_2 出

37 出軍禁忌法 0849

2280_9 災

60 災異九宫經 1064

2290_4 巢

10 巢元方 1330

44 巢猗 * 0039,0040

樂

00 樂産 * 1155,1161

17 樂歌 0113

24 樂緯 0228

34 樂法藏 0389

37 樂資 0445

50 樂書要録 0112

60 樂圖 0115

欒

38 欒肇 0193

2292_2 彩

70 彩璧 0753

2293_0 私

07 私記 1492

2320_0 外

25 外傳博要 0730

2323_4 伏

25 伏生 0037

26 伏儼 0409

44 伏萬壽 1080

60 伏曼容 0193

2324_2 傅

48 傅栖 0463

77 傅周 0936

2325_0 臧

44 臧兢(矜、宗道先生)0419

2344_0 弁

弁→辯、辨

2350_0 牟

00 牟廣(牟子)0643,0807

15 牟融(牟子)0643,0807

17 牟子 0643

2390_0 秘

10 秘要 1067

2392_7 編

15 編珠録 0769

2420_0 射

80 射(謝)慈 0095

2423_1 德

90 德常貞 1309

2424$_7$ 伎

21 伎經 0876

2426$_1$ 借

00 借音 0288
借音(釋道高)0289

2472$_7$ 幼

64 幼暐 0156

2498$_6$ 續

00 續齊諧記 0565
續座右 0824
續帝王紀 0453
續高僧傳 0561
續文會集 1530
04 續詩苑英華抄 1518
10 續晉陽秋 0435
12 續孫子兵法 0835
21 續行仙 0679
40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 1516

2500$_0$ 牛

12 牛弘 * 0100,0512
40 牛希濟 0364
77 牛鳳及 0539

2510$_0$ 生

72 生髮膏方 1265

2520$_6$ 仲

17 仲子陵 0089

2520$_7$ 律

44 律林 0889
60 律吕旋宫圖 0130
74 律附釋 0509

2590$_0$ 朱

00 朱玄 0698
17 朱子奢 1489
朱子奢集 1489
24 朱先生 1097
37 朱澹遠 0751
39 朱沙丸方 1255
50 朱史 * 0963,0970

2599$_6$ 練

10 練石方 1263
17 練習令 0857
40 練皮煎 1319

2600$_0$ 白

10 白雲集 1434
21 白虎通 0211
47 白起 0834
72 白氏文集 1493
白氏長慶集 1495
77 白居易 0377,0537, * 0824,1493,1495,1498

2610$_4$ 皇

26 皇侃 * 0080,0175,0190,0193
30 皇室内外諸房系圖 0619
53 皇甫謐 * 0452,0455,0718,1179,1180
皇甫平 1325
皇甫遵 0447
皇甫松 0185
72 皇后→武則天

2620$_0$ 伯

22 伯樂 1119,1120
伯樂圖 1119

2621_3 鬼

27 鬼名 1337

80 鬼谷子 0718

2641_3 魏

00 魏文帝 0377，＊0882，1265

魏文貞故事 0483

10 魏王泰→李泰

魏晉世語 0451

13 魏武帝（魏祖）＊0828，0829，0835，0854，0867，0868，0869，0881，0882，1303，

魏武帝兵書 0867

28 魏徵＊0086，0430，0552，0774，0850

37 魏澹（彦深）0428

44 魏孝澄 1235

55 魏曹植集 1378

2692_2 穆

10 穆天子傳 0478

27 穆蠡 1121

2694_1 釋

00 釋六壬式六十四卦法 1052

10 釋靈實 0464，1463

釋靈實集 1463

12 釋弘演 0322

27 釋名 0210

28 釋復禮集 1456

釋僧深 1219

30 釋注毛詩 0050

釋字 0286

釋寶唱 0564

34 釋法盛 0593

釋波崙集 1481

36 釋迦方志 0613

釋迦譜 0624

38 釋道高 0289

釋道淹 1505

40 釋太閑集 1432

釋希一 0274

50 釋惠精→慧靜

釋惠精集 1389

55 釋慧皎（僧祐）0560

60 釋羅什 1275

72 釋氏英 1076

90 釋懷義集 1482

96 釋智騫 0206，0245，1342

2712_7 歸

20 歸信門頌 1568

44 歸藏 0001

2722_0 御

22 御製→唐玄宗

御製王昭君集 1480

30 御注→唐玄宗

72 御刪定禮記月令 0082

2722_2 修

00 修文殿御覽 0758

2723_2 象

23 象戲經 0874

2723_4 侯

17 侯君素（侯白）＊0547，1559

26 侯白→侯君素

44 侯莫陳邈妻鄭氏 0184

2724_0 將

35 將決 1100

2724_7 殷

12 殷璠＊1527，1536，1537

17 殷子嚴 1284
25 殷仲堪 1223
44 殷芸 0822

2731$_2$ 鮑
26 鮑泉 * 0493,0498
67 鮑昭書儀 0498
鮑照 1447
鮑照集 1447

2732$_7$ 鳥
50 鳥書 0787

2733$_7$ 急
03 急就章音義 0245
急就篇 0244
急就篇注序 0246

2741$_3$ 兔
60 兔園策 1497

2742$_7$ 鄒
02 鄒誕生 0398

2752$_0$ 物
07 物部廣泉 1318
43 物始 0739

2760$_0$ 名
28 名僧傳 0564
48 名教 0293

2760$_3$ 魯
20 魯集 1368
34 魯洪度 1080
44 魯世達 0055

2762$_0$ 翻
47 翻胡語 0291

2771$_2$ 包
92 包愷 0407

2792$_2$ 繆
01 繆襲 0553

2794$_7$ 綴
21 綴術 1006

2821$_1$ 作
31 作酒方 1221
80 作金墨法 1137

2824$_7$ 復
35 復禮 0807,1456

2825$_3$ 儀
35 儀禮 0075
儀禮疏 0076
77 儀鳳曆 0984

2826$_6$ 僧
22 僧鸞 1248
34 僧祐 * 0624,1555
37 僧深(深師道人)1219
47 僧格 0530
58 僧數録 0630

2829$_4$ 徐
00 徐彦伯 1434, * 1470
徐彦伯集 1470
徐廣 0409,0571, * 0877
徐文伯(太山) * 1207,1237,1323

徐文伯 1323
10 徐玉(王)1308
徐靈府 0698
徐靈期 0606
20 徐爰 0084,0491
24 徐奘 1223
徐勉 0757
26 徐伯陽 1529
27 徐佩孔時 0022
徐叔響 1257
28 徐僧權 0757
30 徐安貞 * 0744,0745,0746
36 徐邈(仙民) * 0029,0046,0062,0072,0141,0890,1345
40 徐太山隨手方 1237
徐才宗 0597
徐真君 1321
44 徐苗 1083
48 徐幹 0800
53 徐成 1120
58 徐整 * 0052,0973
67 徐嗣伯 1237
72 徐隱秦(肅然)0377
徐氏(岳) * 0987,1003,1014,1020
74 徐陵 0744,0745,0746, * 1464,1465,1564
徐陵集 1465
徐陵筆集 1464
77 徐堅 * 0764,0744

2871_1 嵯

23 嵯峨天皇 1152

3

3011_3 流

60 流星占 0931

3011_4 注

04 注詩品 0789
注詩髓腦 0376
10 注疏 1017
14 注破邪論 0798
24 注續詩苑英華集 1517
43 注博雅 0240
50 注本草表序 1287
注春秋序 0135
88 注策林 1498

淮

40 淮南子(高誘)0720
淮南子(許慎)0721
淮南略 0646

3021_4 寇

08 寇謙之 0840

3022_7 房

00 房玄齡 * 0471,0503,0506,1079,1106,1107

3023_2 家

01 家語抄 0199

3030_1 進

40 進士富燾雜文 1491

3030_2 適

43 適越甲離集 1534

3040_1 宇

00 宇文憲 0868
宇文招 * 1444,1462
宇文會 1355
30 宇宙經 1107

3040$_4$ 安

17 安礙 1151

27 安身論 0801

60 安國兵法 0852

3040$_7$ 字

44 字苑 0314

字林 0264

48 字樣(顔師古)0346

字樣(顔真卿)0344

字樣(戴行方)0345

50 字書 0257

字書抄分 0258

3043$_0$ 突

71 突厥語 0351

3060$_4$ 客

60 客星占 0947

3060$_6$ 富

40 富嘉謨 1460

富嘉謨集 1460

94 富燾 1491

3080$_1$ 定

10 定天論 0963

30 定字 0266

定字書 0342

3080$_6$ 寶

00 寶意(勒那摩提、婆提)1260

04 寶誌 * 1132,1136

66 寶(宝)唱 0564

88 寶篋 0379

3090$_1$ 宗

38 宗道先生→臧兢宗道寧 0744

47 宗均(鈞)→宋均

90 宗懍 * 0566,1573

3090$_4$ 宋

00 宋衷(忠) * 0639,0640

16 宋璟 * 0506,0515,0522,0528,0532

24 宋俠 1261

27 宋(宗)躬 0571

28 宋儀注 0491

30 宋之問 1394

宋之問集 1394

44 宋孝王 0611

47 宋均 0224, * 0225,0227,0228,0229,0232,0233,0235

50 宋書 0425

60 宋昆(琨、邑) * 1065,1096

67 宋明帝(劉彧)1253

宋略 0436

86 宋智達 0254

3111$_0$ 江

00 江文通集 1421

26 江總(江令、江令君) * 1371,1390

32 江灌(灌)0205

34 江淹 1421

47 江都集禮 0100

74 江陵公 1355

江陵公集 1355

80 江令集 1390

江令君集 1371

90 江惇(淳)0154

3112$_0$ 河

21 河上公 0647

河上公兵法 0860
40 河南子集 1393
河南子 1393
河南集 1553
60 河圖 0222
河圖龍文 0223
72 河岳英靈集 1536

3112_7 馮
00 馮廓 0654

3116_0 酒
44 酒孝經 0185

3116_1 潛
40 潛真子 1215,1216
50 潛夫論 0642

3119_6 源
40 源直心 0518

3128_6 顧
22 顧胤 0411
43 顧越 0055
67 顧野王 * 0259,0409,0594,0940,1129,1131
92 顧凱之(愷之) * 0247,0555

3210_0 洲
62 洲縣圖經 0607

3211_3 兆
77 兆民本業 0814

3213_4 濮
76 濮陽縣圖經 0602

3216_9 潘
28 潘徽 0100
77 潘尼 0801

3230_6 遁
60 遁甲 1086
遁甲(信都芳)1088
遁甲(袁宏等)1087
遁甲立成 1093
遁甲經序 1094
遁甲經要抄 1091
遁甲秘要 1090
遁甲兵法 0872
遁甲用決 1095

3316_0 治
00 治癰疽方 1246
47 治婦人方 1252
71 治馬病方 1268
治馬病書 1270
治馬法 1269
90 治消渴方 1267

3390_4 梁
00 梁齊逸人 0766
10 梁元帝(蕭繹、蕭世誠、湘東王)0354, * 0544, 0574, 0727, 0750, 0765, 0767, 0768, 1120, 1122,1417
11 梁冀 0877
13 梁武帝(蕭衍)0055, * 0088, 0197, 0276, 0571,0658,0847,0865,0883
梁武帝勑抄要用兵法 0847
梁武帝兵法 0883
20 梁集雅義趣 0221
22 梁後略 0440
27 梁修端 1572
43 梁載言 * 0484,0599

55 梁典 0439
88 梁簡文帝(蕭綱)0139,0667,1137,＊1317,1383
梁簡文帝集 1383

3411$_1$ 湛

00 湛方生 0651

3411$_2$ 沈

00 沈文阿 0213
08 沈旋(琁、璇)0202
20 沈重 0055,＊0067
27 沈約 0367,＊0425,0427,0735,0736,1380,1476
沈約集 1380
沈約八詠 1476
28 沈佺期 1423
沈佺期集 1423
38 沈遵行 0412
50 沈泰之 1273
97 沈炯 ＊1365,1366
沈炯集 1365
沈炯後集 1366

3411$_4$ 灌

11 灌頂 0606

3413$_1$ 法

00 法言 0639
14 法琳 0797,0802
53 法盛 0593
65 法味 ＊1105,1106

3413$_4$ 漢

13 漢武帝故事 0481
漢武洞冥記 0573
漢武内傳 0542
27 漢紀 0432
30 漢官儀 0485
50 漢書(班固撰、應劭集解)0404
漢書(顔師古注)0405
漢書序例 0413
漢書音 0407
漢書音義 0409
漢書音義(顔師古)0410
漢書音義(蕭該)0406
漢書訓纂 0408
漢書私記 0415
漢書贊 0414
漢書古今集義 0411
漢書問答 0412

3414$_7$ 波

22 波崙 1481
42 波斯國字樣 0349
60 波羅門摩伽陀等國圖記 0614

3418$_1$ 洪

21 洪偃 1454
洪偃集 1454
77 洪興祖 0013

3419$_0$ 沐

38 沐浴書 1173

3426$_0$ 褚

25 褚仲都 0191
32 褚澄 1201
38 褚遂良 1393

3430$_3$ 遠

80 遠年 0765

3440$_4$ 婆

60 婆羅門陰陽算曆 1019

3490$_4$ 染

44 染蘇方法 1324

3510$_6$ 沖

21 沖虛真經 0707

3512$_7$ 清

30 清涼山傳 0569

36 清濁音 0316

38 清澈 0331

3520$_6$ 神

14 神珙 0338

22 神仙新藥方 1202

神仙傳 0543

神仙法方 1258

神仙芝草圖 1290

神仙服藥經 1215

神仙服藥食方經 1197

神仙入山服藥方 1203

41 神樞靈鐍 1155

44 神藥方 1200

55 神農本草 1278

60 神異經 0590

90 神光占 0942

3521$_8$ 禮

07 禮記(王肅注)0078

禮記(鄭玄注)0077

禮記音 0084

禮記正義 0081

禮記子本義疏 0080

禮記抄 0079

08 禮論條牒 0092

24 禮緯(宋均注)0227

禮緯(鄭玄注)0226

3526$_0$ 袖

50 袖中記 0736

袖中書 0735

袖中抄 0737

3530$_0$ 連

15 連珠 1565

3610$_0$ 湘

50 湘東王→梁元帝

湘東王集 1417

3611$_1$ 混

00 混齊三教論 0804

3611$_7$ 溫

17 溫子昇 1453

溫子昇集 1453

40 溫大雅 0480

3621$_0$ 祝

90 祝尚丘 0327

3712$_7$ 漏

44 漏尅經 0970

漏尅銘 0971

鴻

88 鴻範本論 0914

3716$_4$ 洛

76 洛陽宮殿簿 0588

3718$_2$ 次

35 次禮 0086

3721$_0$ 祖

17 祖君彦 * 1436,1437

祖君彦集 1436
祖君彦集私記 1437
35 祖沖之 * 0986,0988,0989,1004,1006
44 祖珽→祖孝徵
祖孝徵(珽)0758
61 祖暅(祖暅之) * 0885,0887,0891

3722$_0$ 初
77 初學記 0764

3723$_2$ 禄
80 禄命決 1169

3730$_2$ 通
00 通玄 1234
通玄方 1233
28 通俗文 0268
通俗章 0267
71 通曆 0470

3750$_6$ 軍
03 軍誡 0853
79 軍勝 0865
80 軍令 0854

3772$_7$ 郎
44 郎蔚之 * 0601,0602,0603,0604,0605
86 郎知年(本)→司馬知年(本)

3780$_0$ 冥
47 冥報記 0548

3811$_0$ 汔
40 汔太尉王氏集 1457

3815$_7$ 海
23 海外記 0586
27 海島 1002
海島(徐氏注)1003
海島(祖沖之注)1004
海島圖 1005
32 海州圖經 0605

3830$_4$ 遊
22 遊仙窟 1488
27 遊名山志 0609

3830$_6$ 道
00 道高 0289,1472
道高法師集 1472
12 道引法圖 1249
21 道衡 1550
30 道宣 * 0056,0613,0624,0808,1556
道騫→智騫
34 道淹(許淹)1505
44 道英 0120
77 道腴 0704

3860$_4$ 啓
01 啓顔録 1559
44 啓蒙記 0247

3912$_7$ 消
00 消魔寶真安志經 0708

4

4000$_0$ 十
00 十六國春秋 0477
10 十二律相生圖 0131
十二律分野圖 0946
十二月詩題 1571
十二月儀 0495
32 十洲記 0591
38 十道志 0599

4001$_0$ 左

72 左氏膏肓 0136
左氏傳文句疏 0142
80 左慈 1322

4001$_7$ 九

00 九章(徐氏)0987
九章(祖沖之)0986
九章(劉徽注)0985
九章乘除私記 0991
九章術義 0988
九章私記 0993
九章十一義 0989
九章妙言 0992
九章圖 0990
08 九族書儀 0497
17 九司 0998
九司算術 0999
30 九宮經 1062
九宮經(鄭司農)1061
九宮式經 1060
九宮飢穰曆 1063
34 九法算術 0994

4003$_0$ 大

00 大唐文章博士嫌吾文筆病書 0381
大唐六典 0488
大唐新文章 1525
大唐新集書儀 1576
大唐律 0506
大唐起居注 0480
大唐書儀 0489,0490
大唐陰陽書 1127
大唐判書 0540
21 大衍立成 0981
大衍曆術 0980
25 大律 0500
27 大約經 1174
31 大江音人 0778
32 大業略紀 0458
大業令 0513
38 大道老君六甲秘符 1057
50 大中刑律統類 0533
77 大周朝英集 1562

太

00 太玄經(宋衷注)0640
10 太一立成 1068
太一立成(張氏)1070
太一經(宋昆)1065
太一經(周氏)1066
太一決并雜陰陽 1073
太一神丹精治方 1259
太一鑿度 1071
太一式 1074
太一口決 1069
太一四神曆基 1072
太一日計立成圖 1075
21 太上靈寶經 0706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經 0671
27 太叔求(裘)0052
30 太宗文皇→唐太宗
太宗文皇帝集 1373
太宗文武聖皇帝行記 0620
35 太清 1186
太清諸草木方集要 1187
太清經 1185
太清治方 1243
太清神丹經 1189
太清神丹經上篇 1188
太清金液丹經 1190
50 太史公史記問 0402
72 太后→武則天
77 太閑 1432
80 太公六韜 0836
太公陰謀卅六用法 0845
太公陰録符 0837

太公金匱用兵要記 0844

4010$_7$ 壺

50 壺中秘兵法 0880

4022$_2$ 内

21 内經太素 1316

23 内外傳論 0805

25 内傳博要 0795

内傳博要抄 0796

55 内典僧數 0631

88 内篇莊子 0678

希

10 希一 0274

南

00 南充郡太守敬集 1490

22 南岳山記 0606

44 南華仙人莊子義類 0692

4033$_1$ 赤

48 赤松子 * 1158,1325

赤松子誡 1325

赤松子玉曆 1158

志

44 志林小説 0821

4040$_0$ 女

03 女誡 0558

44 女孝經 0184

4040$_7$ 支

46 支觀(支義芳、支義方) * 1233,1234

李

00 李諒 1570

05 李靖 0830,0840, * 0851,0879,0942,0958,1413

08 李議忠 1312

10 李耳 0647

李百藥 0426

11 李斐 0409

12 李登 0262

17 李君(李含光)1279

20 李季節 0263

21 李衢 0618

李虔 0267

22 李鼎祚 1077

李邕 0606

李嶠 0377, * 1407

李嶠百廿詠 1407

李山人 1405

李山人集 1405

24 李緒 1120

李德裕 0364

李德林 * 0497,0501,0742,1512

李特進 1413

李特進集 1413

25 李仲卿 0705

26 李白 1424

李白歌行集 1424

李穆叔 0742

30 李淳風 * 0866,0905,0915,0962,0983,1002,1006,1009,1010,1017,1110

李定遠 0853

31 李河間 1469

李河間集 1469

32 李澄之 1471

李澄之集 1471

36 李暹 0251,0698,0902

李邏 * 1079,1105

40 李奇 * 0236,0237,0238

李吉甫 0487

42 李斯 0242

44 李若 0742

李若立 1526

李林甫 0082, * 0488,0506,0515,0524,0532,0618,0622

50 李泰(魏王)0595
54 李軌 0072, * 0207,0670
李勣 1281
60 李思博 0298
李昌文 0125
63 李暄(清溪子)1267
67 李嗣業 1413
71 李頤 0684,0905
李槩(季節) * 0263,0269,0946
72 李氏哀詞 1487
李氏譜 0621
77 李鳳 0898, * 0899,0902,0903,0906,0909,0910
李賢→賢太子(章懷太子)
80 李益 1429
李益集 1429
李義府 0102,1469
李善 1500,1503
李含光→李君
李公緒(穆叔)0742
87 李欽玄 0396
88 李筌(荃) * 0160,0840
李範→惠文太子
李籍 0962
90 李少通 0280,1419
李少通集 1419

4050_6 韋

10 韋元晨 0024
12 韋弘 0840
17 韋承慶 1426
韋承慶集 1426
22 韋彪(韋氏)0592
30 韋安石 0529
33 韋述 0600
67 韋昭(韋曜)0055,0165, * 0409

4060_0 古

00 古文尚書(孔安國注)0034
古文尚書(陸善經注)0035
22 古豐師 0016
50 古史考 0403
60 古國都記 0597
80 古今文字苑抄 0306
古今雜字書 0308
古今詩人秀句 1560
古今詩類 0391
古今五十四種書體樣 0309
古今樂録 0109
古今樂纂 0110
古今佛道論衡 0808
古今注 0731
古今字 0307
古今沿革 0104
古今喪服要記 0096
古今善言 0741
古今録驗 1306
古今録驗(甄立言)1305
古今篆隸文體 0340
古令 0511

4060_1 吉

00 吉文甫 0286,0341
22 吉凶禮 0094
24 吉備真備 0416

4060_9 杏

77 杏丹方 1322

4071_0 七

40 七十弟子贊文 0567
67 七曜巡行 0966
七曜星晨別行法 0967
77 七賢傳 0576
87 七録 0626

4073$_2$ 袁

00 袁彦伯→袁宏

10 袁天綱 1187

30 袁準 0098

袁宏(彦伯)0433,1087,＊1529

37 袁淑真 0851

喪

77 喪服譜 0097

喪服要略 0099

喪服經 0098

喪服九族圖 0095

4080$_1$ 真

00 真言要決論 0812

真諦 0809

80 真人水鏡 0864

4090$_3$ 索

77 索興 0901

4091$_6$ 檀

38 檀道鸞 0435

4091$_7$ 杭

43 杭越寄詩 1570

4146$_0$ 妬

07 妬記 0559

4191$_6$ 桓

01 桓譚 0641

17 桓子新論 0641

30 桓寬 0637

桓安吴 1096

4192$_7$ 樗

44 樗蒲經 0878

4240$_0$ 荆

32 荆州要略占 0918

荆州占 0917

44 荆楚歲時記 0566

荆楚時序 1573

56 荆揚挺秀集 1537

4241$_3$ 姚

14 姚習 0803

22 姚崇＊0515,0522,0532

24 姚納 1403

姚納集 1403

28 姚僧垣(姚大夫)1208,＊1224,1304

30 姚察 0408

43 姚大夫→姚僧垣

60 姚最 0440

姚思廉 0430

4304$_2$ 博

10 博雅 0239

27 博物章 0729

博物志(張華)0728

4310$_0$ 式

式 1098

21 式占 1099

式經 1096

式經釋卅六用決 1097

30 式家用印字決 1101

4313$_2$ 求

17 求那跋陀羅 0379

4380$_5$ 越

10 越王孝經 0173

32 越州都督府圖經 0604

49 越趙耶絜→趙耶梨

4385$_0$ 戴

16 戴聖 0077

21 戴行方 0345

22 戴嵩 1126

30 戴安道(逵)0576,0732,1119

34 戴逵→戴安道

56 戴規 0286,＊0301

4400$_0$ 卅

60 卅國春秋 0438

4410$_0$ 封

33 封演 0468

4410$_4$ 董

25 董仲舒 0147,0230

26 董泉 0979

36 董暹 1327

72 董氏 1147

4410$_7$ 蓋

10 蓋天玄象經 0940

4411$_2$ 地

80 地鏡經 1140

92 地判經 1157

范

30 范甯 0156

31 范汪 1201

34 范漢音 0420

范漢音訓 0419

44 范華 0794

范世英 1245

50 范泰 0741

64 范曄 0414,0417,0418,1253

4421$_4$ 莊

17 莊子 1098

莊子(郭象注)0673

莊子(司馬彪注)0672

莊子序略 0683

莊子音訓事義 0691

莊子音義 0689

莊子音義(方守一)0688

莊子音義(徐邈)0690

莊子講疏 0680

莊子疏(續行仙)0679

莊子疏(成玄英)0687

莊子要難 0685

莊子集解 0684

莊子後撰 0682

莊子私義記 0681

莊子字訓 0686

莊子義記 0674

莊子義疏(王穆夜)0675,0676

莊子義疏(賈彦盛)0677

77 莊周 0672

薩

21 薩貞→薛貞

22 薩後集(薛振集)1370

30 薩守真→薛守真

4422$_7$ 蕭

00 蕭方等 0438

蕭廣濟 0571

蕭該＊0406,0420

12 蕭瑀＊0501,0506

13 蕭琮 1452

蕭琮集 1452

17 蕭子雲＊0252,0309

蕭子良＊0340,1568

蕭子範 0252

20 蕭統 0750,＊1499,

21 蕭衍→梁武帝

22 蕭嵩 0101，*0103，0526
24 蕭偉 *0045，0139，0217
蕭綺 0456
蕭緒 0517
26 蕭繹→梁元帝
27 蕭綱→梁簡文帝
28 蕭綸 0276
30 蕭寶覽 1355
40 蕭吉 *0884，1032，1046，1047，1068，1166
44 蕭懋 1355
蕭世誠→梁元帝
勸
77 勸學章 0794

4423₂ 藤
71 藤原不比等 0501

4424₀ 苻
17 苻子 0702
37 苻朗 0702

4424₂ 蔣
13 蔣琬 0096
20 蔣魴(防)0333
44 蔣孝(季)琬 1280

4430₇ 芝
44 芝草圖 1292

4432₇ 鷰
30 鷰家占 0952
鷰家占圖 0953

4433₁ 燕
40 燕太子喜 0817
77 燕居士 0655，0656
燕丹子 0817

4439₄ 蘇
24 蘇德 0144
44 蘇林 0169
48 蘇敬 *1277，1281，1308
78 蘇鑒 1308

4440₇ 孝
17 孝子傳讚 0571
孝子傳圖 0570
21 孝經(唐玄宗注)0171
孝經(謝萬集解)0170
孝經(孔安國注)0167
孝經(蘇林注)0169
孝經(鄭玄注)0168
孝經玄 0181
孝經疏(元行沖)0183
孝經疏(皇侃)0175
孝經正義 0179
孝經集議 0172
孝經雌圖 0237
孝經私記 0178
孝經勾命決 0232
孝經述議 0176
孝經內事 0235
孝經去惑 0177
孝經雄雌圖 0238
孝經雄圖 0236
孝經援神契 0233
孝經援神契音隱 0234
孝經抄 0180
孝經策 0182

4442₇ 萬
27 萬叔 0008

4445_6 韓

00 韓康伯 0004

04 韓詩外傳 0048

11 韓非 0711

12 韓延 1007

17 韓子 0711

36 韓滉 1126

46 韓楊(揚)0891，＊0892,0893,0894

48 韓幹 1120，＊1122，

66 韓嬰 0048

86 韓知十 0335

4450_2 摯

21 摯虞 0541

4450_4 華

44 華林遍略 0757

76 華陽國史(志)0476

4452_7 勒

17 勒那摩提→寶意

4460_1 菩

56 菩提(菩提流支)1335

耆

34 耆婆＊1272,1275

耆婆伏苓散方 1272

耆婆脉決 1275

4460_7 蒼

41 蒼頡篇 0242

4462_7 荀

47 荀杞乾煎方 1266

荀

36 荀況(荀卿子)0635

40 荀士遜 0742

44 荀茂祖 0172

98 荀悦 0432

4471_1 老

17 老子(唐玄宗注)0650

老子(王弼注)0648

老子(河上公注)0647

老子(周文帝注)0649

老子音 0670

老子讚義 0653

老子論贊 0651

老子疏(唐玄宗)0666

老子疏(張君相)0662

老子要抄 0664

老子元生十二化圖經 0668

老子發題私記 0656

老子孔子枕中雜方 1242

老子私記 0667

老子化胡經 0669

老子德論略 0652

老子寶決 0863

老子述義 0657

老子神仙服藥經 1216

老子道精經 1328

老子十條略 0655

老子教人服藥脩常住仙經 1289

老子指歸 0654

老子抄文 0665

老子義記 0659

老子義疏(王弼)0660

老子義疏(梁武帝)0658

老子義疏(周文帝)0661

4471_7 世

08 世説 0818

世説問録 0820

世説問答 0819

23 世代年號要曆 0463

4472$_7$ 葛

00 葛玄(仙公、仙翁)1022，＊1322

34 葛洪(抱朴子)＊0314，0482，0542，0543，0700，0724，1090，1091，1092，1197，1202，1203，1215，1216，1227，1230

72 葛氏方 1230

葛氏百一方 1229

葛氏肘後方 1227

葛氏肘後方(陶弘景)1228

4473$_1$ 藝

00 藝文類聚 0762

4474$_1$ 薛

21 薛貞(薩貞)0001

30 薛守真(薩守真)0912

38 薛道衡 0742，＊1550

51 薛振(震，元超)1370，1387，1481，1561

薛振集→薩後集

60 薛易簡 0123

4477$_0$ 廿

60 廿四氣用箭曆 0976

80 廿八宿五星占 0944

廿八宿圖 0954

甘

00 甘文卿 0922

31 甘濬之(伯齊)1246

4480$_1$ 楚

20 楚辭 1341

楚辭音義 1342

楚辭集音 1343

30 楚之隱人 0694

4480$_6$ 黄

00 黄帝龍首經 1147

黄帝玉女返閉神林抄 1165

黄帝三部灸經音義 1312

黄帝蚩尤兵法 0841

黄帝注金匱經 1111

黄帝太一天目經 0866

黄帝大聖李氏譜 0618

黄帝内經明堂 1296

黄帝式龍首(昇)經 1103

黄帝式用常陽經 1104

黄帝素問 1175

黄帝甲乙經 1179

黄帝脈經決 1274

黄帝用兵勝敵法 0839

黄帝陰符 0840

黄帝八十一難經 1183

黄帝金匱誡經 1114

黄帝金匱玉門曾門經 1113

黄帝金匱疏 1112

黄帝鍼經 1293

黄帝針灸經 1311

10 黄石公三略記 0838

47 黄超然 0013

60 黄圖 0587

84 黄鎮成 0013

4490$_1$ 禁

34 禁法 1332

蔡

04 蔡謨 0097，＊0404

20 蔡孚 1557

22 蔡邕(伯喈)0093，＊0116，0409，0782，0794，1440，

蔡邕集 1440

40 蔡大寶 0040

47 蔡超 0098

4490$_4$ 藥

00 藥方草本 1193

藥辨決 1192

10 藥石 1194
44 藥菌 1191

4491$_0$ 杜

10 杜正倫 0365，＊0371
杜正藏＊0355，0359，0360，0363，0368
11 杜預＊0133，0137
12 杜延業 0266
25 杜仲 1092
30 杜之高(亮)1479
杜之高(亮)集 1479
杜審言 1455
杜審言集 1455
40 杜臺卿 0738
50 杜夷 0699
67 杜嗣先 1497
72 杜氏(子愆)1081
80 杜公瞻＊0566，0769，1573

4491$_4$ 桂

44 桂苑珠叢 0298
桂苑珠叢抄 0299
權
24 權德輿 0525

4491$_7$ 蘊

16 蘊聰 1554

4492$_7$ 勑

30 勑定字樣 0343

4498$_6$ 横

88 横笛 0128

4510$_6$ 坤

10 坤元録 0596

4593$_2$ 隷

30 隷字決疑正字賦 0350

4600$_0$ 加

61 加毗羅 0809

4614$_0$ 埤

44 埤蒼 0243

4622$_7$ 獨

22 獨斷 0782

4640$_0$ 如

00 如意方 1317

4680$_6$ 賀

22 賀循＊0096，0097
38 賀遊 0095
賀道養 0135
44 賀蘭遂 1422，
賀蘭遂集 1422
90 賀懷智 0127

4690$_0$ 相

50 相書 1117
71 相馬經 1120
相馬經(申屠)1124
相馬經(知非)1123

4692$_7$ 楊

00 楊齊哲(悊)1411
楊齊哲集 1411
楊方＊0215，0447
楊廣→隋煬帝
楊廣集抄 1433
楊玄操 1176，＊1183，1184，1276，1286，1287，1294，1297

17 楊勇→廢太子勇
21 楊上(楊上善)0652,＊1296,1316
楊上器 0671
楊上善→楊上
40 楊士勳(勛)0157
48 楊松玠(楊松玢、楊松珍)→陽玠
97 楊炯 1375
楊炯集 1375

4702$_7$ 鳩
00 鳩摩羅什 0800,1272,＊1275

4721$_2$ 犯
60 犯昴星書 0920

4722$_7$ 郗
44 郗萌＊0231,0957

4732$_7$ 郝
35 郝沖 0873

4740$_1$ 聲
91 聲類 0262

4742$_0$ 朝
40 朝士近代大才集 1523
67 朝野僉載 0568,0788

4762$_0$ 胡
00 胡廣 0409
11 胡非子 0716
38 胡洽 1231
胡洽方 1231
48 胡乾 1086

4772$_0$ 切
06 切韻(麻杲)0323
切韻(郭知玄)0334
切韻(王仁煦)0321
切韻(王在藝)0328
切韻(裴務齊)0329
切韻(孫伽)0325
切韻(孫愐)0324
切韻(盧自始)0332
切韻(釋弘演)0322
切韻(祝尚丘)0327
切韻(沙門清澈)0331
切韻(蔣魴)0333
切韻(韓知十)0335
切韻(長孫訥言)0326
切韻(陸法言)0320
切韻(陳道固)0330
切韻圖 0338

4772$_7$ 邯
67 邯鄲綽 0241
邯鄲淳＊0815,0873

4792$_0$ 柳
11 柳晉(顧言)1414
31 柳顧言集 1414
44 柳芳＊0474,0618
桐
17 桐君 1204
桐君藥録 1204

4796$_4$ 格
22 格後勑 0525

4814$_0$ 救
27 救急判罪 0536

4824$_0$ 散
81 散頒格 0529

4841$_7$ 乾

27 乾象論 0938

45 乾坤經 1148

乾坤冊問答 1172

乾坤鏡 1141

4842$_7$ 翰

44 翰苑 0763

4844$_0$ 教

03 教誡 0783

4864$_0$ 故

44 故墓視法 1160

敬

52 敬播 * 0409,0471

敬括 1490

61 敬顯儁 1490

4980$_2$ 趙

07 趙毅 0458

13 趙武 1303

趙琮 1407

17 趙耶梨(邪利、耶律、邦利、耶絜) * 0118,0121,0123,0126

21 趙綽 0517

24 趙岐 0449, * 0541,0633

32 趙業 1329

50 趙肅 0500

趙書 0475

60 趙昇 * 0279,0302

64 趙曄(煜)0447

66 趙嬰(爽)0962

80 趙公 1463

趙公集 1462

92 趙燈 0496

5

5000$_6$ 中

08 中論 0800

40 中臺判集 0539

60 中星曆 1015

史

00 史玄道(規)0873

07 史記(司馬遷撰、裴駰集解)0397

史記音 0398

史記音義 0399

史記新論 0401

史記索隱 0400

22 史崇 * 0935,0944

27 史粲(秉)1125

38 史游 0244

史道碩 * 1125,1126

吏

07 吏部集 1538

申

77 申屠 1124

5000$_7$ 事

43 事始 0740

5022$_7$ 青

27 青烏子 1162

50 青史 0759

5023$_0$ 本

44 本草音 1279

本草音義(甄立言)1283

本草音義(殷子嚴)1284

本草注音 1286

本草夾注音 1285

本草圖 1281

77 本際經 0705

80 本令 0510

5033$_3$ 惠

00 惠文太子(李範)1398
惠文太子集 1398
20 惠皎→慧皎

5033$_6$ 忠

44 忠孝圖 0572

5060$_1$ 書

01 書評 0276
08 書譜 0272
22 書斷 0273
28 書儀 0498
44 書林 0265
88 書筆儀 0499

5060$_3$ 春

00 春文 0586
29 春秋文苑 0166
春秋辨疑 0162
春秋三傳 0158
春秋正名 0146
春秋正義 0140
春秋不盡義 0144
春秋發題 0139
春秋刊例 0143
春秋集傳 0161
春秋經中災異 0957
春秋後□0446
春秋後語(孔衍記)0443
春秋後語(盧藏用注)0444
春秋後傳 0445
春秋斷獄事 0147
春秋災異志 0231
春秋災異董仲舒占 0230
春秋外傳國語 0165
春秋緯 0229
春秋釋例 0137
春秋述議 0138
春秋漢議 0153
春秋十二公謚議 0164
春秋左氏音 0141
春秋左氏傳集解 0133
春秋左氏傳解誼 0132
春秋左氏傳注略記 0134
春秋穀梁傳 0156
春秋穀梁傳疏 0157
春秋公羊文義集解 0155
春秋公羊集詁 0148
春秋公羊傳(王氏注)0150
春秋公羊傳(嚴彭祖注)0149
春秋公羊解徽 0151
春秋纂例 0163
春秋策 0145

5090$_3$ 素

40 素女經 1331
素女問 1178
77 素問音訓並音義 1176
素問改錯 1177

5090$_4$ 秦

18 秦政應 1246

5090$_6$ 東

00 東方朔 * 0590,0591,1079,1105,1106,1119,1122,1130,1156
東方朔書 1156
26 東皐子集 1358
40 東臺字樣 0347
46 東觀漢記 0416
78 東馳回 0253

5104$_0$ 軒

54 軒轅皇帝録集 1336

5104$_1$ 攝

80 攝養要決 1318

5106$_0$ 拓

63 拓跋迪 0500

5206$_4$ 括

44 括地志 0595

5209$_4$ 採

44 採藥圖 1210

5225$_7$ 静

50 静泰 1397

静泰師集 1397

5260$_2$ 哲

47 哲婦傳 0557

5320$_0$ 成

00 成玄英 0018，＊0687，1076，

72 成氏 0838

戚

00 戚袞 0072

44 戚苑纂要 0734

5517$_7$ 彗

40 彗孛占 0939

60 彗星占 0932

彗星圖 0955

5533$_7$ 慧

20 慧皎(惠皎)0560

38 慧祥 0569

52 慧静 1389，＊1396，1516，1517，1518

慧静師集 1396

60 慧思 0606

5560$_6$ 曹

00 曹彦 0305

27 曹侯彦 0305

30 曹憲＊0239，0240，0298，0299，1506

40 曹大家(班昭)0184，0550，＊0558

曹士蔿＊0965，1112，1114

44 曹植 1378

72 曹氏 1097

5580$_1$ 典

00 典言 0742

典言私記 0743

5580$_6$ 費

24 費甝 0040，＊0044

40 費直＊1080，1083

5602$_7$ 揚

17 揚子太玄經(宋衷注)0640

32 揚州圖經 0601

40 揚雄 0209

揚雄法言(宋衷注)0639

5701$_2$ 抱

43 抱朴子→葛洪

抱朴子外篇 0724

抱朴子内篇 0700

5701$_3$ 拯

10 拯要方 1239

5701$_4$ 握

80 握鏡 1143
握鏡方 1144

5704$_7$ 投

40 投壺經 0107,0873
投壺經(張柬之)0875

搜

35 搜神記 0545
搜神後記 0546

5708$_1$ 撰

20 撰集流星客氣占 0941

5790$_3$ 繫

20 繫辭(韓康伯注)0004

5806$_1$ 拾

35 拾遺記(王子年)0456

6

6010$_0$ 日

60 日暈占 0949
日暈占圖 0950
77 日月讖圖 0961
日月五星占圖 0933
日月災異圖 0956
日月客星瑞相圖 0934
日月虹珥圖 0937
日月暈食占要 0897

6010$_4$ 星

21 星經流星占 0964
60 星躔 0929

6015$_3$ 國

60 國圖 0617

6021$_0$ 四

07 四部書目録 0627
10 四天王讖 1028
20 四皓 1095
38 四海姓望譜 0623
43 四式出門法 1030
47 四聲韻音 0311,0312
四聲指歸 0315
四聲八體 0374
77 四印 1029

6022$_7$ 易

24 易緯 0224
44 易林 1080
67 易略例 0004
74 易髓 1077

6033$_2$ 愚

80 愚公集 1448

6040$_0$ 田

10 田元休 0135
田晉 0968
15 田融 0475,1450
28 田僧紹 0098
38 田遊巖 0293,1402
田遊巖集 1402

6040$_4$ 晏

17 晏子春秋 0632
66 晏嬰 0632

6043$_0$ 吴

00 吴章 0294
10 吴雲 0911
43 吴越記 0449

吴越春秋 0447
吴越春秋次録 0448
44 吴兢 * 0786,1329
47 吴均 * 0437,0482,0565
66 吴嚴 1399
吴嚴集 1399
88 吴範 * 0858,1072
90 吴少微 1461
吴少微集 1461

6050_0 甲
17 甲乙經私記 1182
甲乙注 1180
甲乙義宗 1181

6060_0 吕
00 吕廣(博)1313
05 吕靖 1008
吕竦 0645
07 吕望→姜望
10 吕不韋 0719
40 吕才 0342, * 1128,1129
52 吕静 * 0285,0337
72 吕氏春秋 0719
94 吕忱 0264

6073_1 曇
22 曇鸞(巒)1254

6080_1 異
12 異形同字 0282
75 異體同音議字 0341

6090_3 累
10 累玉記 0396

6091_4 羅
24 羅什→鳩摩羅什

6280_0 則
10 則天武后→武則天
則天大聖皇后集 1477

6355_0 戰
60 戰國策 0442

6602_7 喟
10 喟焉經 1170

6624_8 嚴
42 嚴彭祖 0149
80 嚴尊 * 0654

6702_0 明
80 明鏡要經 1142
90 明堂音義 1297
明堂月令論 0093

6706_2 昭
67 昭明太子→蕭統

6772_7 鶡
37 鶡冠子 0694

6802_1 喻
28 喻修樞 0125

6803_4 咲→笑

6908_9 啖
72 啖氏(啖助)0161
74 啖助(啖氏)0161

7

7024$_1$ 辟

77 辟閭仁諝→仁諝

7121$_1$ 阮

04 阮諶 0073，＊0090

13 阮武 0712

21 阮步兵集 1438

25 阮仲容 0017

37 阮渾 0017

44 阮孝緒＊0284，0626

53 阮咸 0017，＊0125

阮咸圖 0125

67 阮嗣宗集 1348

88 阮籍 0651，＊1348，1438

7126$_9$ 曆

00 曆帝紀 0459

10 曆疏 0972

22 曆例 1016

30 曆注 1018

60 曆國傳 0593

7132$_7$ 馬

13 馬琬（琬）1298，1299

15 馬融 0098

21 馬仁壽 0249

27 馬總（惣）＊0460，0470

67 馬鳴菩薩 1335

72 馬氏 0249

馬氏（馬周）1404

馬氏集 1404

7171$_7$ 臣

54 臣軌 0779

7173$_2$ 長

12 長孫訥言 0326

長孫無忌（納言）0102，＊0503，0504，0505，0506，0514，0518，0531

21 長行勑 0526

71 長曆 0973

7210$_0$ 劉

00 劉廙 0712

劉意 0917

劉文静＊0501，0506

07 劉歆 0551，0581

12 劉璠 0439

13 劉瓛 0053

14 劉劭（邵）＊0714，0501

16 劉醜 0055

17 劉子 0791，0792，0793

劉琺 0525

劉豫帝集 1353

18 劉珍 0416

20 劉禹錫 1569

21 劉仁軌 0518

23 劉獻之 0053

24 劉先（玄）之 0083

劉德 0409

26 劉白唱和集 1569

劉伯芻 0525

劉伯莊 0399，＊0409，1509

27 劉向＊0038，0442，0550，0551，0580，0638，0914

劉叡 0917，0918

28 劉徽＊0985，0990，1004，1005

30 劉進喜 0705

劉安 0720

劉寔 0135

32 劉兆 0409

34 劉洪 0938

劉禕之 0483

劉逵 0096
36 劉涓子 1315
38 劉祥道 0102
劉遵(修禮)0012,0032
劉道拔 0098
劉道會(薈)0479
劉啟明 * 0949,0950,0951
40 劉希夷 1408
劉希夷集私記 1408
44 劉孝孫(存) * 0740,1010,1169
劉孝綽 1515
劉孝儀 * 1353,1558
劉孝標 * 0760,0791,0792,0793,0818
劉孝恭 1093
劉孝威 1361
劉孝威集 1361
46 劉勰 0770,0791,0792,0793, * 1496
50 劉晝 * 0791,0792,0793
劉表 * 0917,0918
54 劉軌思 0055
56 劉揚名 0734
60 劉昉 0623
劉昉等定四海姓望譜 0623
劉晏 0803
劉昌宗 0072
61 劉毗 1092
66 劉嚴 * 0917,0918
67 劉昭 0418
劉嗣 0409
72 劉氏 0053
77 劉熙 0210
80 劉義慶 * 0818,0822
劉善經 0315,1529
86 劉智 0978
90 劉炫 * 0042,0053,0055,0059,0138,0176,0177,0185,0501,0502
91 劉焯 * 0040,0055

7223_7 隱
77 隱居→陶弘景

7240_0 刪
88 刪繁論 1314

7277_2 岳
76 岳陽詩 1458

7280_1 兵
44 兵林玉府 0842,0843
50 兵書論要 0881
兵書要 0868
兵書要(魏徵)0850
兵書要略 0882
兵書對敵權變逆順法 0858
兵書接要 0869

7323_2 脉
21 脉經音 1276

7421_4 陸
00 陸彥師 1529
22 陸倕 0971, * 1363
陸倕集 1363
24 陸德明 0205,0220
27 陸修静 0706
30 陸淳 0162,0163
34 陸法言(詞)0320
42 陸機(璣) * 0057,0294,0479,0645,0810,0815,0971
64 陸曄 1355
80 陸善經(該) * 0006,0035,0051,0085,0158,0189,0634,0696

7422_7 隋
22 隋(隨)巢子 0715

40 隋大業令 0502
50 隋書 0429
96 隋煬帝(楊廣)1295，＊1433,1445

7423$_2$ 隨
20 隨手方(徐太山)1237

7434$_8$ 駁
21 駁何氏漢議 0152

7520$_6$ 陣
21 陣(陳)占圖列讚 0959
34 陣法 0832
60 陣圖 0834

7529$_6$ 陳
00 陳帝紀 0455
10 陳晉 0907
12 陳延之 1271
17 陳子良 0802，＊1364
陳子良集 1364
陳子昂 1369
陳子昂集 1369
陳羣 0501
21 陳卓＊0886,0916,0921,0922,0933,0935,0936
陳占圖列讚 0959
22 陳山提 1201
27 陳侯太子傳 0579
36 陳邈妻鄭氏 0184
38 陳道固 0330
40 陳大德 0598
陳壽 0421
50 陳書 0430
72 陳氏 1112
88 陳銓 0098

7622$_7$ 陽
18 陽玠(楊松玠、楊松玢、楊松珍、陽玠松、陽松)＊0454,0625

7714$_8$ 闞
36 闞澤 0938

7721$_0$ 風
28 風俗通 0723
鳳
22 鳳巖集 1554

7722$_0$ 月
28 月儀 0494
60 月暈占圖 0951
80 月令圖讚 0083
用
88 用筆陳圖碑 0277
同
00 同音異訓 0283
周
00 周文帝 0597,0649
04 周詩 0051
12 周弘正(僕射)＊0178,0653,0659,0680
13 周武帝 0847,1067
23 周僕射→周弘正
24 周續之＊0053,0098
30 周官禮 0063
周官禮抄 0065
周官禮義疏 0068,0069,0070
周官禮義疏(沈重)0067
32 周礼 1308
35 周禮音 0072
周禮疏 0071
周禮圖 0073,0074
周禮圖(鄭玄、阮諶等撰)0090
周禮義疏 0064,0066

50 周書(汲塚書)0441
周書(令狐德棻等撰)0431
60 周易 0007
周易(京房章句)0003
周易(王弼等注)0004
周易(張璠集解)0005
周易(陸善經注)0006
周易(鄭玄注)0002
周易音 0029
周易六十四卦卷贊 0009
周易京氏占 1084
周易新論 0020
周易新林占 1082
周易講疏(張譏)0010
周易講疏(何妥)0011
周易譯名 0028
周易譔論 0026
周易論 0017
周易許氏扶抑 0022
周易正義 0014
周易要決 1078
周易副象 0008
周易集音 0033
周易私記(无名先生)0015
周易私記(古豐師)0016
周易贊 0031
周易流演 0018
周易通問 0024
周易通義 0013
周易難問 0025
周易林 1081
周易搜藏決 0027
周易異義 0012
周易略例(刑璹注)0023
周易略例(武守節注)0021
周易義記 0019
周易命期 1076
周易筮 1083
周易判卦略例 0030
周易精微賦 0032
周景式 0571
72 周氏 1066
周氏太一經 1171
76 周髀 0962
陶
12 陶弘景(隱居)0350,0467,0476,*0783,0864,1044,1077,1078,1094,1143,1144,1187,1227,1229,1230,1240,1243,1249,1250,1278,1285,1287,1290,1333
24 陶勉(藻、藻)0486
26 陶峴 0111
31 陶潛(淵明)*0546,1347
陶潛集 1347
44 陶植 1321
72 陶隱居→陶弘景
脚
80 脚氣論 1308

7722$_0$ 門
10 門元太一遁甲經 1089

7722$_7$ 腎
80 腎氣丸方 1256
屬
40 屬七星 0926
60 屬星符 0927
75 屬體法 0373

7724$_7$ 服
21 服虔 0131,0132,0267,0268

7726$_7$ 閻→閻

7736$_4$ 駱
30 駱賓王 0537,*1359
駱賓王集 1359

7744$_0$ 丹

35 丹決 1321

76 丹陽集 1527

7744$_1$ 開

10 開元廣濟方 1226

開元文字音義 0261

開元新格 0524

開元後格 0528

開元皇口勑 0527

開元格 0522

開元格私記 0523

44 開蒙要訓 0249

53 開成集 1551

7744$_7$ 段

22 段嶷(西平公)1467

7760$_1$ 醫

30 醫家雜書 1320

7760$_7$ 閫

23 閫外春秋 0160

7772$_0$ 印

34 印法 1218

50 印書禹步 1167

7777$_2$ 關

50 關東風俗傳 0611

閻

32 閻浮提記 0612

7778$_2$ 歐

76 歐陽詢 0762

7780$_1$ 具

60 具員故事 0484

輿

44 輿地志 0594

7780$_6$ 賢

40 賢太子(李賢、章懷太子)0418

67 賢明 0812

7780$_7$ 尺

80 尺八圖 0129

7790$_4$ 桑

38 桑道茂 * 1060,1062

7810$_7$ 鹽

83 鹽鐵論 0637

7810$_9$ 鑒

21 鑒上人秘方 1236

40 鑒真 1236

7823$_1$ 陰

12 陰弘道 * 0020,0135

61 陰顥 0644

71 陰長生 1190,1188, * 1321

7876$_6$ 臨

44 臨孝恭 * 1039,1169

8

8000$_0$ 八

00 八病詩式 0387

03 八詠(許敬宗)1475

八詠(沈約)1476

40 八十一難音義 1184

50 八史術 1326
八史神圖 1340
八史神符 1059
八史圖 1058
八素 1327
72 八駿圖 1125
75 八陣書 0831
80 八公靈棊經 1105
八公靈棊卜經 1106
人
27 人物志 0714
40 人境 0771
入
47 人聲 0270

8010$_4$ 全
10 全元起 1175

8010$_9$ 金
24 金科類聚 0517
38 金海 0884
40 金壇秘決 0862
金七十論 0809
44 金華瀛州集 1566
45 金樓子 0727
58 金輪萬歲集 1510

8011$_6$ 鏡
50 鏡中集 1511
鏡中觀妓集 1513

8020$_7$ 今
00 今文尚書 0036
30 今字辨疑 0280

8022$_1$ 俞
41 俞極 1268
前
23 前代君臣語録屏風本 1577

8030$_7$ 令
20 令集 1400
42 令狐德棻 0431
令狐楚 1435
令狐楚表奏集 1435

8033$_1$ 無
27 無名(无名)1385,1395,1412
無名集 1395,1412
無名師集 1385

8033$_3$ 慈
67 慈照禪師→蘊聰

8033$_7$ 兼
27 兼名苑 0765

8040$_4$ 姜
07 姜望 * 0836,0837,0844,0845

8050$_0$ 年
61 年號 0468
年號私記 0469

8050$_1$ 羊
23 羊參微(元陽子)1154

8055$_3$ 義
52 義静 * 0562,0563

8060$_1$ 合
10 合五姓宅圖 1047

8060$_6$ 曾

17 曾子 0636

23 曾參 0636

8073$_2$ 公

12 公孫羅 * 1501,1504

80 公羊音 0154

食

00 食療本草 1288

21 食經(崔禹錫)1300

食經(馬琬)1298,1299

30 食注 1303

44 食禁 1302

養

95 養性方 1264

8090$_4$ 余

00 余慶 0459

8211$_4$ 鍾

25 鍾律星卦分野圖 0945

29 鍾嶸 * 0353,0789

8315$_0$ 鍼

21 鍼經音 1294

8612$_7$ 錦

44 錦帶書 0750

8640$_0$ 知

11 知非 1123

8660$_0$ 智

30 智騫(騫) * 0206,0245,1342

34 智達 0254

71 智匠 0109

8716$_2$ 銘

02 銘訓 0271

8742$_7$ 鄭

00 鄭玄(康成、司農、鄭氏) * 0002,0031,0037,0049,0052,0063,0072,0075,0077,0079,0090,0152,0168,0187,0216,0224,0226,1061,1575

26 鄭緝之 0571

30 鄭寬 0537

36 鄭還古 0654

72 鄭氏 0409

鄭氏(侯莫陳邈妻)0184

88 鄭餘慶 0525,1576

90 鄭小同 0168

97 鄭灼 0080

8762$_2$ 舒

52 舒援(瑗)0055

8814$_2$ 簿

04 簿讚(石申、甘文卿、巫咸)0922

簿讚(晉史石申)0923

簿讚(陳卓)0921

8822$_0$ 竹

44 竹林七賢傳 0577

8822$_7$ 篇

44 篇莊子→内篇莊子

簡

60 簡日法 0856

8824$_3$ 符

12 符瑞圖 1131

8843$_0$ 笑

08 笑論 0816

38 笑道論 0799
44 笑林 0815

8850$_7$ 筆

45 筆勢論 0275
筆勢集 0274
82 筆札華梁 0357

8871$_2$ 笓→琵

8877$_7$ 管

17 管子 0709
50 管夷吾 0709
57 管輅 1080

8890$_3$ 纂

10 纂要 0732
纂要録 0733

9

9000$_0$ 小

00 小文選 1508
08 小説 0822
10 小爾雅 0207
50 小史 0462
60 小品 1271
77 小學篇 0248

9001$_4$ 惟

00 惟方 1241

9003$_2$ 懷

44 懷舊志 0544
80 懷義 1482

9022$_7$ 尚

50 尚書音 0046
尚書正義 0043
尚書百釋 0039
尚書疏抄 0041
尚書發題義 0045
尚書私記音 0047
尚書述議 0042
尚書鴻範五行傳論 0038
尚書大傳(鄭玄注、伏生注)0037
尚書曆 0977
尚書義疏 0040
尚書義疏(費甝)0044
常

11 常璩 0476
86 常知非 1123

9148$_6$ 類

00 類文 0761
類文 1578
類文 1579
17 類聚方經 1295
20 類集 1540
44 類苑 0760
類林 0781

9250$_0$ 判

48 判様 0534
54 判軌 0535

9401$_4$ 恠→怪

9682$_7$ 煬

00 煬帝集 1445

9701$_4$ 怪

60 怪星圖 0930

9792$_0$ 翃→翻

索引字頭拼音檢字

A

ān
安 3040_4

B

bā
八 8000_0
bá
跋 6314_7
bà
霸 1052_7
bái
白 2600_0
bǎi
百 1060_0
bān
班 1111_4
bāo
包 2771_2
bǎo
寶 3080_6
bào
抱 5701_2
鮑 2731_2
běi
北 1111_0
bèi
備 2422_7
běn
本 5023_0
bǐ
筆 8850_7
biān
編 2392_7
biàn
卞 0023_0
辨 0044_1
bīng
兵 7280_1
bǐng
丙 1022_7
bìng
病 0012_7
bō
波 3414_7
bó
伯 2620_0
博 4304_2
駁 7434_0
bǔ
卜 2300_0
補 3322_7
bù
不 1090_0
簿 8814_2

C

cǎi
彩 2292_2
採 5209_4
cài
蔡 4490_1
cāng
蒼 4460_7
cáo
曹 5560_8
cǎo
草 4440_6
cè
側 2220_0
策 8890_2
cén
岑 2220_7
chán
纏 2091_4
chǎn
産 0021_4
cháng
長 7173_2
常 9022_7
chāo
鈔 8912_0
抄 5902_0
cháo
朝 4743_0
巢 2290_1
chén
臣 7171_7

陳 7529_6
chèn
讖 0365_0
chéng
成 5320_0
程 2691_4
chī
郗 4722_7
chǐ
尺 7780_7
chì
赤 4033_1
勑 4492_7
chōng
沖 3510_6
chū
出 2277_2
初 3722_0
樗 4192_7
chǔ
楚 4480_1
褚 5426_0
chuí
垂 2010_4
chūn
春 5060_3
cí
詞 0762_0
慈 8033_3
cì
次 3718_2
cuī
崔 2221_4
cuó
嵯 2871_1
cuò
錯 8416_1

D

dà
大 4003_0
dài
戴 4285_0
dān
丹 7744_0
dàn
啖 6908_9
彈 1625_6
dào
道 3830_6
dé
德 2423_1
dèng
鄧 1712_7
dì
地 4411_2
帝 0022_7
diǎn
典 5580_1
diāo
琱 1712_0
dīng
丁 1020_0
dìng
定 3080_1
dōng
東 5090_6
dǒng
董 4410_4
dǒu
斗 3400_0
dú
獨 4622_7
讀 0468_6
dù
杜 4491_0
妬 4146_0
duàn
段 7744_7
duì
對 3410_0
dùn
遁 3230_6
duò
墮 7410_4

E

ěr
爾 1022_7
èr
二 1010_0

F

fā
發 1224_7
fǎ
法 3413_1
fān
翻[栩]
fàn
范 4411_2
犯 4721_2
fāng
方 0022_7
fáng
房 3022_7
fèi
費 5580_6
廢 5580_6
fēng
封 4410_0

風 7721_0
féng
馮 3112_7
fèng
鳳 7721_0
fó
佛 2522_7
fú
伏 2323_4
服 7724_7
苻 4424_0
符 8824_3
fù
傅 2324_2
富 3060_6
復 2824_7

G

gài
蓋 4410_7
gān
干 1040_0
甘 4477_0
gāo
高 0022_7
gē
歌 1768_2
gé
格 4796_4
葛 4472_7
gōng
公 8073_2
龔 0180_1
gǒu
苟 4462_7
gǔ
古 4060_0
谷 8060_8
gù
故 4864_0
顧 3128_6
guài
怪 9401_4
怪 9701_4
guān
關 7777_2
觀 4621_0
guǎn
管 8877_7
guàn
灌 3411_4
guǎng
廣 0028_6
guī
歸 2712_7
龜 2711_7
guǐ
鬼 2621_3
guì
桂 4491_4
guō
郭 0742_7
guó
國 6015_3

H

hǎi
海 3815_7
hán
邯 4772_7
寒 3030_3
韓 4445_6
hàn
漢 3413_4
翰 4842_7
háng
杭 4091_7
hǎo
郝 4732_7
hé
合 8060_1
何 2122_0
河 3112_0
鶡 6772_7
hè
賀 4680_6
héng
横 4498_6
衡 2143_0
hóng
弘 1223_0
洪 3418_1
鴻 3712_7
hóu
侯 2723_4
hòu
後 2224_7
候 2723_4
hú
胡 4762_0
壺 4010_7
húa
華 4450_4
hùa
畫 5010_6
huái
淮 3011_4
懷 9003_2
huán
桓 4191_6
環 1613_2
huáng
皇 2610_4

黄 4480_6
huì
惠 5033_3
會 8060_6
彗 5517_4
慧 5533_7
hún
渾 3715_6

J

jí
吉 4060_1
汲 3714_7
急 2733_7
集 2090_4
jì
伎 2424_7
記 0761_7
紀 2791_7
祭 2790_1
jiā
加 4600_0
迦 3630_0
嘉 4046_5
jiǎ
甲 6050_0
賈 1080_6
jiān
兼 8033_7
jiǎn
簡 8822_7
jiàn
見 6021_0
建 1540_0
諫 0569_6
鑑 8811_7
鑒 7810_9
jiāng
江 3111_0
姜 8040_4
將 2724_0
jiǎng
蔣 4424_7
jiāo
交 0040_8
郊 0742_7
焦 2033_1
jiǎo
脚 7722_0
jiào
教 4844_0
jiě
解 2725_2
jiè
借 2426_1
誡 0365_0
jīn
巾 4022_7
今 8020_7
金 8010_9
jǐn
錦 8612_7
jìn
近 3230_2
晉 1060_1
進 3030_1
禁 4490_1
jīng
京 0090_6
荆 4240_0
旌 0821_4
經 2191_1
jǐng
景 6090_6
jìng
勁 1412_7
淨 3215_7
敬 4864_0
静 5725_7
鏡 8011_6
jiū
鳩 4702_7
jiǔ
九 4001_7
灸 2790_3
酒 3116_0
jiù
救 4814_0
jū
居 7726_4
jù
具 7780_1
劇 2220_0
jué
決 3513_0
jūn
軍 3750_6

K

kāi
開 7744_1
kàn
闞 7714_8
kāng
康 0023_2
kè
客 3060_4
kǒng
孔 1241_0
kǒu
口 6000_0
kòu
寇 3021_4
kuāng
匡 7171_1

kuì
喟 6602_7
kūn
坤 4510_8
kǔn
閫 7760_7
kuò
括 5206_4

L

láng
郎 3772_7
lǎo
老 4471_1
lè
勒 4452_7
樂 2290_4
léi
雷 1060_3
lèi
類 9148_6
累 6090_3
lí
劙 1712_7
離 0041_4
lǐ
李 4040_7
禮 3521_8
lì
立 0010_8
吏 5000_6
曆 7126_9
歷 7121_1
隸 4596_3
lián
連 3530_0
liàn
練 2599_6
liáng
良 3073_2
梁 3390_4
liǎng
兩 1022_7
liáo
療 0019_6
liè
列 1220_0
lín
琳 1419_0
臨 7876_6
麟 0925_9
líng
靈 1010_8
lìng
令 8030_7
liú
流 3011_3
劉 7210_0
liǔ
柳 4792_0
liù
六 0080_0
lóng
隆 7721_4
龍 0121_1
lòu
漏 6712_7
lú
盧 2121_7
lǔ
魯 2760_3
lù
六 0080_0
陸 7421_4
祿 3723_2
lú
閭 7760_6
lǚ
呂 6060_0
lǜ
律 2420_7
慮 2123_6
luán
欒 2290_4
lüè
略 6706_4
lùn
論 0862_7
luó
羅 6091_4
luò
洛 3716_4
落 4416_4
駱 7736_4

M

má
麻 0029_4
mǎ
馬 7132_7
mài
脉 7323_2
máo
毛 2071_4
mén
門 7777_7
mèng
孟 1710_7
mì
秘 2394_3
miào
繆 2792_2

míng
名 2760_0
明 6702_0
冥 3780_0
銘 8716_0
mó
摩 0025_2
mò
墨 6010_4
móu
牟 2350_0
mù
沐 3419_0
穆 2692_2

N

nán
南 4022_7
nèi
内 4022_7
nì
逆 3830_4
nián
年 8050_0
niàn
廿 4477_0
niǎo
鳥 2732_7
niú
牛 2500_0
nǚ
女 4040_0

O

ōu
歐 7778_2

P

pān
潘 3216_9
pàn
判 9250_0
páng
龐 0021_1
péi
裴 1173_2
pí
埤 4614_0
笓 8871_1
pì
辟 7064_1
piān
篇 8822_7
píng
平 1040_9
pó
婆 3440_4
pò
破 1464_7
pú
菩 4460_1
濮 3213_4

Q

qī
七 4071_0
戚 5320_0
qí
耆 4460_1
碁 4460_1
齊 0022_3
qǐ
啓 3860_4
啟 3824_0
qì
氣 8091_7
qiān
千 2040_0
qián
前 8022_1
乾 4841_7
潛 3116_1
qiáng
強 1323_6
qiáo
喬 2022_6
譙 0063_1
qiè
切 4772_0
qín
秦 5090_4
琴 1120_7
qīng
青 5022_7
清 3512_7
qióng
瓊 1714_7
qiū
丘 7210_1
qiú
求 4313_2
quán
全 8010_4
權 4491_4
quàn
勸 4422_7
qún
群 1865_1
羣 1750_1

R

rǎn
染 3490_4
rén
人 8000_0
仁 2121_0
壬 2010_4
rèn
任 2221_4
rì
日 6010_0
rú
如 4640_0
rù
入 8000_0
ruǎn
阮 7121_1
ruì
瑞 1212_7

S

sà
卅 4400_5
薩 4421_4
sān
三 1010_1
sǎn
散 4824_0
sāng
桑 7790_4
喪 4073_2
sēng
僧 2826_6
shān
山 2277_0
刪 7240_0
shāng
商 0022_7
shàng
上 2110_0
尚 9022_7
shào
邵 1762_7
shè
射 2420_0
攝 5104_1
shēn
申 5000_6
shén
神 3520_6
shěn
沈 3411_2
shèn
腎 7722_7
shēng
生 2510_0
聲 4740_1
shèng
盛 5320_0
聖 1610_4
shī
尸 7727_0
師 2172_7
詩 0464_1
shí
十 4000_9
石 1060_0
拾 5806_1
食 8073_2
時 6404_1
shǐ
史 5000_6
shì
士 4010_0
氏 7274_0
世 4471_7
式 4310_0
事 5000_7
試 0364_0
適 3030_2
釋 2694_1
shū
書 5060_1
舒 8762_2
shǔ
屬 7722_7
shù
述 3330_9
shuǐ
水 1223_0
shuō
說 0861_6
sī
司 1762_0
私 2293_0
sì
四 6021_0
sòng
宋 3090_4
頌 8178_6
sōu
搜 5704_7
sū
蘇 4439_4
sú
俗 2826_8
sù
素 5090_3
suàn
算 8844_6
suí
隋 7422_7

sūn
孫 1249_3
suǒ
索 4090_3

T

tài
太 4003_0
泰 5013_2
tán
彈 1625_6
曇 6073_1
檀 4091_6
táng
唐 0026_7
táo
陶 7722_0
téng
藤 4423_2
tiān
天 1043_0
tián
田 6040_0
tiáo
調 0762_0
tōng
通 3730_2
tóng
同 7722_0
桐 4792_0
tóu
投 5704_7
tū
突 3043_0
tú
圖 6060_4
tù
兔 2741_3
tuī
推 5001_4
tuō
托 5201_4
tuò
拓 5106_0

W

wài
外 2320_0
wàn
萬 4442_7
wáng
王 1010_4
wéi
韋 4050_6
惟 9001_4
維 2091_4
wèi
衛 2122_7
魏 2641_3
wēn
溫 3611_7
wén
文 0040_0
wò
握 5701_4
wū
巫 1010_8
wú
无 1041_0
吳 6043_0
無 8033_1
wǔ
五 1010_7
伍 2121_7
武 1314_0
wù
物 2752_0

X

xī
西 1060_0
希 4022_7
xià
下 1023_0
夏 1024_7
xiān
仙 2227_0
xián
賢 7780_6
xiāng
香 2060_9
湘 3610_0
xiáng
祥 3825_1
xiàng
向 2722_0
相 4690_0
象 2723_2
xiāo
消 3912_7
蕭 4422_7
xiǎo
小 9000_0
xiào
孝 4440_7
效 0844_0
笑 8843_0
咲 6803_4
xiè
謝 0460_0
xīn
辛 0040_1

新 0292_1
xìn
信 2026_1
xīng
星 6010_4
興 7780_1
xíng
刑 1240_0
邢 1742_7
xìng
杏 4060_9
xiōng
凶 2277_0
xióng
熊 2133_1
xiū
修 2722_2
xiù
秀 2022_7
袖 3526_0
xū
虛 2121_7
xú
徐 2829_4
xǔ
許 0864_0
xù
續 2498_6
xuān
宣 3010_6
軒 5104_0
xuán
玄 0073_2
xuē
薛 4474_1
xún
荀 4462_7

Y

yǎ
雅 1021_4
yán
延 1240_1
研 1164_0
閻 7777_7
閻 7726_7
顏 0128_6
嚴 6624_8
鹽 7810_7
yǎn
偃 2121_4
yàn
彥 0022_2
燕 4433_1
鷰 4432_7
晏 6040_4
yáng
揚 5602_7
陽 7622_7
楊 4692_7
煬 9682_7
yǎng
養 8073_2
yáo
姚 4241_3
yào
要 1040_4
藥 4490_4
yī
一 1000_0
醫 7760_1
yí
儀 2825_3
yǐ
乙 1771_0
yì
易 6022_7
異 6080_1
義 8055_3
藝 4473_1
議 0865_3
yīn
音 0060_1
殷 2724_7
陰 7823_1
yǐn
尹 1750_7
隱 7223_7
yìn
印 7772_0
yīng
英 4453_0
應 0023_1
yōng
癰 0011_4
yòng
用 7722_0
yōu
幽 2277_0
yóu
遊 3830_4
yòu
幼 2472_7
yú
于 1040_0
余 8090_4
俞 8022_1
愚 6033_2
虞 2123_4
輿 7780_1
yǔ
宇 3040_1
庾 0023_7

語 0166_1
yù
玉 1010_3
御 2722_0
喻 6802_1
諭 0862_1
豫 1723_2
鬻 1722_7
yuán
元 1021_1
袁 4073_2
源 3119_6
yuǎn
遠 3430_3
yuàn
瑗 1214_7
yuè
月 7722_0
岳 7277_2
越 4380_5
樂 2290_4
yún
雲 1073_1
yùn
韻 0668_6
蘊 4491_7

Z

zá
雜 0091_4
zāi
災 2280_9
zàn
讚 0468_6
zāng
臧 2325_0
zé
擇 5604_1
則 6280_0
zēng
曾 8060_6
zhān
占 2160_0
zhàn
湛 3411_1
戰 6355_0
zhāng
張 1123_2
章 0040_6
zhǎng
長 7173_2
zhāo
昭 6706_2
朝 4743_0
zhào
兆 3211_3
詔 0766_2
趙 4980_2
zhé
哲 5260_2
zhēn
貞 2180_6
真 4080_1
甄 1111_7
鍼 8315_0
zhěn
枕 4491_2
zhèn
陣 7520_6
zhěng
拯 5701_3
zhèng
正 1010_1
政 1814_0
鄭 8742_7
證 0261_8
zhī
支 4040_0
芝 4430_7
zhí
職 1315_0
zhì
志 4033_1
治 3316_0
智 8660_0
摯 4450_2
zhōng
中 5000_6
忠 5022_6
鍾 8211_4
zhòng
仲 2520_6
zhōu
州 3200_0
周 7722_0
洲 3210_0
zhǒu
肘 7420_0
zhū
朱 2590_0
珠 1519_0
諸 0466_0
zhú
竹 8822_0
zhù
注 3011_4
祝 3621_0
zhuàn
撰 5708_1
zhuāng
莊 4421_4
zhuì
綴 2794_7

zǐ
子 1740_7
zì
字 3040_7
zōng
宗 3090_1
zōu
鄒 2742_7
zǔ
祖 37210_1
zuàn
纂 8890_3
zuì
醉 1064_8
zuǒ
左 4001_1
zuò
作 2821_1
座 0021_4

發音未詳
沱 3811_2

索引字頭日文音訓檢字

ア

アク　握 5701_4
アン　晏 6040_4
　　安 3040_4

イ

イ　　韋 4050_6
　　鬻 1722_7
　　異 6080_1
　　維 2091_4
　　醫 7760_1
イチ　一 1000_0
イツ　乙 1771_0
イン　尹 1750_7
　　殷 2724_7
　　陰 7823_1
　　隱 7223_7
　　韻 0668_6
　　印 7772_0

ウ

ウ　　于 1040_0
　　宇 3040_1
ウン　蘊 4491_7
　　雲 1073_1

エ

エ　　惠 5033_3
　　慧 5533_7
　　會 8060_6
エイ　衛 2122_7
　　英 4453_0
エキ　易 6022_7
エツ　越 4380_5
エン　延 1240_1
　　袁 4073_2
　　燕 4433_1
　　鹽 7810_7
　　遠 3430_3
　　瑗 1214_7
　　閻 7726_7
　　閻 7777_7
　　鷰 4432_7
　　偃 2121_4

オ

オウ　王 1010_4
　　黃 4480_6
　　歐 7778_2
　　應 0023_1
　　横 4498_6
オツ　乙 1771_0
オン　音 0060_1
　　溫 3611_7
　　陰 7823_1
　　隱 7223_7
　　遠 3430_3

カ

カ　　下 1023_0
　　何 2122_0
　　河 3112_0
　　迦 3630_0
　　加 4600_0
　　夏 1024_7
　　華 4450_4
　　賈 1080_6
　　嘉 4046_5
　　歌 1768_2
ガ　　河 3112_0
　　畫 5010_6
　　賀 4680_6
　　雅 1021_4
カイ　海 3815_7
　　開 7744_1
　　會 8060_6
　　解 2725_2
　　誡 0365_0
　　懷 9003_2
　　恠 9401_4
　　怪 9701_4
ガイ　外 2320_0
　　蓋 4410_7
カク　客 3060_4
　　郝 4732_7
　　郭 0742_7
　　格 4796_4
ガク　樂 2290_4
　　岳 7277_2
カツ　葛 4472_7
　　括 5206_4
　　鶡 6772_7
ガツ　月 7722_0

カン　干 1040_0
甘 4477_0
邯 4772_7
桓 4191_6
寒 3030_3
漢 3413_4
管 8877_7
翰 4842_7
諫 0569_6
環 1613_2
韓 4445_6
簡 8822_7
勧 4422_7
關 7777_2
觀 4621_0
灌 3411_4
鑑 8811_7
乾 4841_7
鑒 7810_9
ガン　闗 7714_8
顔 0128_6

キ

キ　紀 2791_7
記 0791_7
氣 8091_7
耆 4460_1
鬼 2621_3
希 4022_7
龜 2711_7
歸 2712_7
喟 6602_7
ギ　伎 2424_7
義 8055_3
儀 2825_3
魏 2641_3
議 0865_3
キチ　吉 4060_1
キツ　吉 4060_1
キャク客 3060_4
脚 7722_0
ギャク逆 3830_4
キュウ九 4001_7
丘 7210_1
汲 3714_7
灸 2790_3
急 2733_7
求 4313_2
救 4814_0
鳩 4702_7
ギュウ牛 2500_0
キョ　居 7726_4
許 0864_0
虚 2121_7
ギョ　御 2722_0
キョウ京 0090_6
凶 2277_0
向 2722_0
經 2191_1
敬 4864_0
姜 8040_4
龔 0180_1
喬 2022_6
強 1323_6
教 4844_0
匡 7171_1
杏 4060_9
鏡 8011_6
興 7780_1
ギョク玉 1010_3
キン　巾 4022_7
今 8020_7
近 3230_2
金 8010_9
琴 1120_7
禁 4490_1
錦 8612_7

ク

ク　九 4001_7
口 6000_0
公 8073_2
孔 1241_0
鳩 4702_7
グ　求 4313_2
弘 1223_0
虞 2123_4
具 7780_1
愚 6033_2
グン　軍 3750_6
群 1865_1
羣 1750_1

ケ

ケイ　刑 1240_0
邢 1742_7
京 0090_6
桂 4491_4
荆 4240_0
啓 3860_4
惠 5033_3
慧 5533_7
景 6090_6
經 2191_1
瓊 1714_7
敬 4864_0
勁 1412_7
ゲイ　藝 4473_1
ゲキ　劇 2220_0
ケツ　決 3513_0
ゲツ　月 7722_0
ケン　見 6021_0
建 1540_0
乾 4841_7
甄 1111_7
研 1164_0

權 4491_4
賢 7780_6
兼 8033_7
軒 5104_0
ゲン 元 1021_1
玄 0073_2
嚴 6624_8
阮 7121_1
源 3119_6
彦 0022_2

コ

コ 古 4060_0
胡 4762_0
顧 3128_6
壺 4010_7
故 4864_0
ゴ 五 1010_7
吳 6043_0
碁 4460_1
語 0166_1
伍 2121_7
後 2224_7
御 2722_0
コウ 口 6000_0
公 8073_2
孔 1241_0
向 2722_0
甲 6050_0
交 0040_8
江 3111_0
孝 4440_7
侯 2723_4
後 2224_7
洪 3418_1
皇 2610_4
郊 0742_7
香 2060_9
候 2723_4
效 0844_0
高 0022_7
康 0023_2
寇 3021_4
黄 4480_6
廣 0028_6
興 7780_1
衡 2143_0
弘 1223_0
皇 2610_4
鴻 3712_7
苟 4462_7
杭 4091_7
ゴウ 合 8060_1
コク 谷 8060_8
國 6015_3
コン 渾 3715_6
闃 7760_7
坤 4510_8

サ

サ 左 4001_1
ザ 座 0021_4
サイ 齊 0022_3
災 2280_9
崔 2221_4
採 5209_4
祭 2790_1
蔡 4490_1
彩 2292_2
サク 索 4090_3
策 8890_2
錯 8416_1
作 2821_1
サツ 薩 4421_4
ザツ 雜 0091_4
サン 三 1010_1
山 2277_0
刪 7240_0
産 0021_4
散 4824_0
算 8844_6
讚 0468_6
纂 8890_3

シ

シ 士 4010_0
子 1740_7
尸 7727_0
支 4040_7
氏 7274_0
司 1762_0
史 5000_6
四 6021_0
志 4033_1
私 2293_0
芝 4430_7
師 2172_7
詞 0762_0
詩 0464_1
試 0364_0
摯 4450_2
ジ 字 3040_7
地 4411_2
時 6404_1
治 3316_0
慈 8033_3
爾 1022_7
次 3718_2
事 5000_7
シキ 式 4310_0
シチ 七 4071_0
ジツ 日 6010_0
シャ 射 2420_0
謝 0460_0
シャク 借 2426_1
釋 2694_1
尺 7780_7

シュ　朱 2590_0
珠 1519_0
酒 3116_0
シュウ州 3200_0
周 7722_0
拾 5806_1
宗 3090_1
修 2722_2
袖 3526_0
衆 2723_2
集 2090_4
洲 3210_0
秀 2022_7
ジュウ十 4000_9
拾 5806_1
集 2090_4
シュク祝 3621_0
シュツ出 2277_2
ジュツ述 3330_9
シュン春 5060_3
荀 4462_7
ショ　書 5060_1
諸 0466_0
初 3722_0
ジョ　女 4040_0
如 4640_0
徐 2829_4
舒 8762_2
ショウ小 9000_0
相 4690_0
昭 6706_2
證 0261_8
咲 6803_4
章 0040_6
尚 9022_7
邵 1762_7
笑 8843_0
商 0022_7
祥 3825_1
湘 3610_0
詔 0766_2
象 2723_2
鈔 8912_0
抄 5902_0
頌 8178_6
焦 2033_1
蔣 4424_7
蕭 4422_7
鍾 8211_4
譙 0063_1
消 3912_7
將 2724_0
生 2510_0
聖 1610_4
聲 4740_1
ジョウ上 2110_0
定 3080_1
拯 5701_3
常 9022_7
淨 3215_7
静 5725_7
鄭 8742_7
貞 2180_6
ショク食 8073_2
職 1315_0
屬 7722_7
續 2498_6
シン　申 5000_6
沈 3411_2
辛 0040_1
信 2026_1
神 3520_6
晉 1060_1
真 4080_1
秦 5090_4
岑 2220_7
新 0292_1
鍼 8315_0
臣 7171_7
讖 0365_0
進 3030_1
ジン　人 8000_0
仁 2121_0
壬 2010_4
神 3520_6
陣 7520_6
腎 7722_7

ス

ズ　圖 6060_4
スイ　水 1223_0
垂 2010_4
彗 5517_4
推 5001_4
醉 1064_8
ズイ　隋 7422_7
瑞 1212_7
スウ　鄒 2742_7

セ

セ　世 4471_7
セイ　正 1010_1
成 5320_0
生 2510_0
世 4471_7
西 1060_0
青 5022_7
静 5725_7
政 1814_0
星 6010_4
旌 0821_4
清 3512_7
盛 5320_0
聖 1610_4
齊 0022_3
聲 4740_1
セキ　石 1060_0
赤 4033_1
戚 5320_0

釋 2694_1
セツ 説 0861_6
薛 4474_1
攝 5104_1
切 4772_0
セン 千 2040_0
山 2277_0
仙 2227_0
占 2160_0
宣 3010_6
潛 3116_1
戰 6355_0
撰 5708_1
染 3490_4
ゼン 全 8010_4
前 8022_1

ソ

ソ 祖 3721_0
素 5090_3
曾 8060_6
楚 4480_1
蘇 4439_4
ソウ 宋 3090_4
宗 3090_1
相 4690_0
草 4440_6
桑 7790_4
搜 5704_7
曹 5560_8
莊 4421_4
喪 4073_2
巢 2290_4
曾 8060_6
僧 2826_6
蒼 4460_7
臧 2325_0
卅 4400_5
ソク 則 6280_0
側 2220_0
ゾク 俗 2826_8
續 2498_6
屬 7722_7
ソン 孫 1249_3

タ

タ 太 4003_0
ダ 墮 7410_4
タイ 大 4003_0
太 4003_0
泰 5013_2
對 3410_0
戴 4285_0
ダイ 大 4003_0
タク 托 5201_4
拓 5106_0
擇 5604_1
タン 啖 6908_9
丹 7744_0
湛 3411_1
ダン 段 7744_7
彈 1625_6
檀 4091_6

チ

チ 地 4411_2
智 8660_0
治 3316_0
郗 4722_7
チク 竹 8822_0
チュウ 仲 2520_6
肘 7420_0
忠 5022_6
注 3011_4
中 5000_6
沖 3510_6
チョ 褚 5426_0
樗 4192_7
チョウ 丁 1020_0
長 7173_2
張 1123_2
鳥 2732_7
趙 4980_2
琱 1712_0
朝 4743_0
兆 3211_3
調 0762_0
チン 枕 4491_2
陳 7529_6

ツ

ツ 通 3730_2
ツウ 通 3730_2

テ

テイ 丁 1020_0
定 3080_1
貞 2180_6
帝 0022_7
程 2691_4
鄭 8742_7
綴 2794_7
テキ 適 3030_2
テツ 綴 2794_7
哲 5260_2
テン 天 1043_0
典 5580_1
デン 田 6040_0

ト

ト 斗 3400_0
杜 4491_0
妬 4146_0
兔 2741_3
トウ 投 5704_7
東 5090_6
唐 0026_7

桐 4792_0
陶 7722_0
董 4410_4
鄧 1712_7
ドウ　同 7722_0
道 3830_6
トク　德 2423_1
ドク　讀 0468_6
獨 4622_7
トツ　突 3043_0
トン　遁 3230_6
ドン　曇 6073_1

ナ

ナイ　内 4022_7
ナン　南 4022_7
難 4051_4

ニ

ニ　二 1010_0
ニチ　日 6010_0
ニュウ入 8000_0
廿 4477_0
ニョ　如 4640_0
ニン　人 8000_0
仁 2121_0
任 2221_4

ヌ

ネ

ネン　年 8050_0

ノ

ハ

ハ　破 1464_7
霸 1052_7
波 3414_7
バ　馬 7132_7
婆 3440_4
ハイ　裴 1173_2
廢 5580_6
ハク　白 2600_0
伯 2620_0
博 4304_2
駮 7034_8
バク　駁 7434_0
ハチ　八 8000_0
ハツ　發 1224_7
バツ　跋 6314_7
ハン　范 4411_2
班 1111_4
潘 3216_9
判 9250_0
犯 4721_2
バン　萬 4442_7

ヒ

ヒ　埤 4614_0
費 5580_6
秘 2394_3
祕 3320_0
ビ　備 2422_7
ヒツ　筆 8850_7
ヒャク百 1060_0
ビャク白 2600_0
ビュウ繆 2792_2
ヒョウ平 1040_9
ビョウ病 0012_7

フ

フ　巫 1010_8
苻 4424_0
符 8824_3
傅 2324_2
不 1090_0
富 3060_6
ブ　武 1314_0
フウ　富 3060_6
封 4410_0
風 7721_0
馮 3112_7
フク　伏 2323_4
服 7724_7
復 2824_7
ブツ　佛 2522_7
物 2752_0
ブン　文 0040_0

ヘ

ヘイ　兵 7280_1
笓 8871_1
丙 1022_7
平 1040_9
ヘキ　辟 7064_1
ヘン　篇 8822_7
編 2392_7
ベン　卞 0023_0
辨 0044_1

ホ

ホ　補 3322_7
ボ　菩 4460_1
簿 8814_2
ホウ　方 0022_7
包 2771_2
抱 5701_2
法 3413_1
鳳 7721_0
封 4410_0
鮑 2731_2
龐 0021_1
寶 3080_6
ボウ　牟 2350_0
房 3022_7

ホク　北 1111_0
ボク　卜 2300_0
　　墨 6010_4
　　穆 2692_2
　　濮 3213_4
ホン　本 5023_0
　　翻 2762_0

マ

マ　摩 0025_2
　　麻 0029_4
マン　萬 4442_7

ミ

ミャク脉 7323_2
ミョウ名 2760_0
　　明 6702_0

ム

ム　无 1041_0
　　無 8033_1

メ

メイ　名 2760_0
　　明 6702_0
　　冥 3780_0
　　銘 8716_0

モ

モウ　毛 2071_4
　　孟 1710_7
モク　沐 3419_0
モン　文 0040_0
　　門 7777_7

ヤ

ヤク　藥 4490_4

ユ

ユ　俞 8022_1
　　喻 6802_1
　　庾 0023_7
　　諭 0862_1
ユイ　惟 9001_4
　　維 2091_4
ユウ　遊 3830_4
　　熊 2133_1
　　幽 2277_0

ヨ

ヨ　豫 1723_2
　　余 8090_4
　　輿 7780_1
ヨウ　幼 2472_7
　　用 7722_0
　　姚 4241_3
　　要 1040_4
　　揚 5602_7
　　楊 4692_7
　　陽 7622_7
　　煬 9682_7
　　養 8073_2
　　癰 0011_4

ラ

ラ　羅 6091_4
ライ　雷 1060_3
　　禮 3521_8
　　勑 4492_7
　　勅 4492_7
ラク　洛 3716_4
　　落 4416_4
　　駱 7736_4
　　樂 2290_4
ラン　欒 2290_4

リ

リ　吏 5000_6
　　李 4040_7
　　離 0041_4
　　劦 1722_7
リク　六 0080_0
　　陸 7421_4
リツ　律 2420_7
　　立 0010_8
リャク略 6706_4
リュウ柳 4792_0
　　流 3011_3
　　隆 7721_4
　　劉 7210_0
　　龍 0121_1
リョ　呂 6060_0
　　閭 7760_6
　　慮 2123_6
リョウ令 8030_7
　　良 3073_2
　　梁 3390_4
　　療 0019_6
　　兩 1022_7
リン　琳 1419_0
　　臨 7876_6
　　麟 0925_9

ル

ルイ　類 9148_6
　　累 6090_3

レ

レイ　令 8030_7
　　禮 3521_8
　　靈 1010_8
　　隷 4596_3
レキ　曆 7126_9
　　歴 7121_1

レツ　列 1220_0
レン　連 3530_0
　　練 2599_6

ロ

ロ　　魯 2760_3
　　盧 2121_7
ロウ　老 4471_1
　　漏 6712_7
　　郎 3772_7
ロク　六 0080_0
　　勒 4452_7
　　祿 3723_2
ロン　論 0862_7

ワ

ワイ　淮 3011_4

おおえのおとんど 大江音人 4003_0
おさかべしんのう 刑部親王 1240_0
きびのまきび 吉備真備 4060_1
さがてんのう 嵯峨天皇 2871_1
しゅんぶん 春文 5060_3
ふじわらのふひと 藤原不比等 4423_2
もののべのひろいずみ 物部廣泉 2752_0

發音不明
汦 3811_2

後　記

值此《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詳考》即將付梓之際，簡單地介紹一下我編寫此書的想法、過程，並談一些心得體會。

在《詳考》中，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項工作是對室生寺本《見在目》原文作一次釐正校訂。室生寺本約一萬三千三百餘字，校勘補正二百三十餘處，為讀者提供了一部比較可以信任的文本。這項工作的成果反映在本書的《本文篇》。

第二項工作是對《見在目》著録的圖書作研究。這部目録是一部日本現存最早的敕編漢籍目録。日本著名的文獻學家太田晶二郎先生説它是"日本漢籍史研究的最確實的出發點和根據地"。我想，如果對它的每一部著録書都作盡可能周全的資料收集和考察，歸納起來就有可能給奈良、平安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作一個比較完整的總結，讓讀者知道：中國晚唐之前、日本平安前期為止，大致有多少漢籍傳入了日本，之後其流傳、存佚情況如何，如今有哪些主要的相關研究成果。這項工作，屬於中國古典文獻學領域，是我的專業，按理説應該勝任，但是，做起來才知道汲深綆短，往往捉襟見肘。其一，考察對象的數量過於龐大。著録書以百千計，相關文獻資料、研究論著、論文則是以千萬計，識見寡薄的我深感力不從心。其二，考察對象囊括人文、社會、理工、醫農等各個學術領域，内容涉及經學、諸子學，宗教學、音樂、文字音韻學、史學、法學、地理學、農學、軍事學、天文學（含曆法）、社會學、民俗學、工藝、醫學、文學等，每類每書自有相應的研究專家在，而且有時見仁見智，容不得門外的我置喙，即使偶作議論，也往往有如履薄冰之感。其三，考察對象是動態的，新資料、新成果層出不窮，使人目不暇接。所以，這些年來，為此付出最多，勞瘁不已，成果多少反映在本書《考證篇》的各個條目中，但深感這個目標未能恐怕也難以稱心如意地實現。

第三項工作是調查、研讀《見在目》的各種傳本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試圖對這部目録及其著者藤原佐世作一次接近終極性的研究，從而全面釐清這部目録的主要問題。這項工作，實際上屬於日本古代文獻學，在日本是屬於"國文學"的領域的。對此目録作過比較全面研究的有四位學者：狩谷望之，森立之，小長谷惠吉和矢島玄亮。他們都是從事日本古文獻研究的學者。對我來説，困難很多。我必須面對奈良、平安時期以來的跟《見在目》有關的許多日本圖書文獻（包括史書、類書、法律書、辭書、日記、詩文集等）和後人的研究論著。我不僅要查閲這些文獻、論著，有的時候為了讀懂這些文獻及研究成果，還不得不花時間學習一些古代日語和日本古代史、法學史、文學史、史學史、科學史等方面的外圍知識。雖常常不免有門外之嘆，然而，相關文獻、論著數量畢竟有限，經過努力，結果自揆差強人意，目

標初步達成。這部目録的主要問題，如書名、成書、性質、價值、流傳、文本等，雖未敢斷其必然，但我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其心得就集中在本書的《研究篇》中。

《詳考》是我在日本的“讀書之旅”的結果，而我的“讀書之旅”則開始於 1987 年。在這以前，我一直想得到一段比較從容的時間到日本查閲一些善本圖書，瞭解日本學者對漢籍的研究情況，終於在那一年四月得到了這個機會。我應東京女子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伊藤虎丸先生之邀，來到了日本，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幫助伊藤先生整理、翻譯、編纂郭沫若先生僑居日本期間致東京文求堂書店田中慶太郎父子的兩百餘封書信。工作之餘，自然就讀起書來。本來預定兩年後回國，就連我自己也没想到竟在東瀛渡過了二十八個春秋。如果没有伊藤先生之邀，我不會有日本的“讀書之旅”，也不會有這部《詳考》。

之後，我有幸獲得了早稻田大學法學學術院專任教員的職位，具備了比較優越的研究條件。拙著資料性比較強，成功與否取決於“讀書”之多少。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學術振興會給我提供了經費，利用假期走訪了不少藏書機構。然而，個人的時間、經費畢竟有限。在此，必須一提的是圖書館的優質服務。衡量一個圖書館的好壞，其實只有一個標準：能否最大限度地不使讀者失望，使讀者讀到想讀的書。這一點，早大圖書館做到了。在早大，我難得失望。一是早大藏書豐富，跟研究相關的大部分圖書、雜誌都有收藏。即使有缺，只要所需確有價值，就會及時補進。僅應我個人所求而購入的就不少，其中既有大部頭的叢書，如楊一凡主編的《中國法制史考證續編》；也有分量不大、不屬於正式出版物的罕見書，如高瀨澄子的博士論文《樂書要録之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讀書”中，我享受到了早大圖書館以及全日本大學、研究機構的圖書館、資料室所提供的高品質的服務[①]。大致可以説，在早大就能讀到全日本絶大多數大學、研究機構的藏書和資料；人在早大，坐擁“百城”。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國立山東大學勵學社編的《勵學》雜誌，全日本只有兩處收藏，複印件得自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尚志鈞輯校的《名醫别録》，全日本六部，我閲覽的來自佛教大學圖書館；日本有關中國古醫書的研究論文多登載在東亞醫學協會編的《漢方之臨牀》，我所看到的大多來自慶應義塾大學藥學媒體中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同學會編的《中國學術年刊》，複印件得自龍谷大學大宫圖書館；香港大學中文系編的《漢學研究集刊》，全日本僅有四處收藏，複印件得自愛知大學豐橋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編的《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的部分複印件來自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大學文學部圖書室；杉浦豐治的《文會》，則來自最南端的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這些圖書、論文，都是通過早大圖書館及時免費得到的。有些特殊的文本也不例外，如奈良大和文華館鈴鹿文庫藏《見在目》傳抄本複印件至今珍藏在架。有的時候，早大館員甚至直接參與了研究。《見在目》子部兵家著録《彈棋法》一書，關於日本是否存有唐代彈棋盤這個問題，我調查的結果，認為真正可以確認為彈棋盤的似乎一副也没有。這個條目，易稿再三，自以為用功不小。一次，偶然看到國内一篇題“新發現”的文章，説日本今存唐代彈棋盤三副，吃驚不小。該文閃爍其詞，所據若有若無，連其出處都難以確認，遂求援於圖書館。渡

① 指的是加入了 ILL 圖書資料互借、互用系統的日本各大學、研究機構圖書館、資料室。

邊幸弘先生幫助我調查、核實，最後才確認“新發現”屬於揣摩影響之談，不足信憑。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早大提供的優越的研究條件，没有日本圖書館完善的服務系統及其優質的服務，我的“讀書之旅”一定是歧路多惑，這部《詳考》中也會留下更多的遺憾。

“讀書之旅”還得到了日本衆多的私家、寺院、神社的藏書機構的支持和幫助。具平親王的《弘決外典鈔・外典目》，是研究《見在目》最重要的資料之一。其書今存五本，比勘《外典目》，最理想的是身延文庫甲本與弘安本。可惜收藏在山梨縣身延山久遠寺寶物館身延文庫的文本尚未公開，無奈只好使用據身延本刊刻的寶永本，但心中總不免感到遺憾。直到發稿之後，我抱着試一試的心情聯繫閲覽，不料得到了文庫長吉村明悦先生的快諾，渡邊永祥先生立即寄來了複製件。我興奮地重新比勘二本，改用了從未公開過的身延本①。

“讀書之旅”自始至終得到了許多師友的幫助和指點。

天秀先生的《千字文綜述》，日本各大學没有收藏②，是紫禁城出版社章宏偉先生把複印件郵寄來的，而我跟章先生只見過一面。

我在海外缺少一些重要資料，是中華書局于濤先生特地為我準備并輾轉送來日本的。

在研究《見在目》著者藤原佐世生平的時候，發現他和菅原道真是同齡人，但他妻子却是道真的女兒，日本的學問之祖道真和佐世竟然是翁婿關係。從未聞有此説，我生怕有誤，遂寫信求教於著名的日本文學研究家、專治道真文學的後藤昭雄先生，立即得到了後藤先生的回信。

臺灣藏有不少珍貴的文本，臺灣學者又有許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其學風更是我欽佩已久的。“讀書之旅”不能少了臺灣。早大給了我假期和經費，經陳尚君先生介紹，承蒙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王國良先生、楊果霖先生慨允，辦妥了我和拙荆赴臺的手續，甚至安排了學者的交流聚會。詎料出發之際，因故不能成行，扼腕嘆息之餘，中心歉疚不已，但王先生、楊先生的隆情厚意至深銘記。

“讀書之旅”的一項重要工作要對日本所存的《見在目》傳抄本作一次全面的調查和研究。據《國書總目録》等記載，散藏日本各處的鈔本有二十餘種，我訪查了東京周近以及京都大學、天理大學、龍門文庫等處的藏本後感到體力不支，就請當時聽我課的早大文學部博士生、今高野山靈寶館學藝研究員中安真理博士繼續做下去。她欣然接受，認真完美地完成了幾乎是網羅式的調查，并發表了高質量的論文，不僅發現了不為人知的十數種鈔本，而且釐清了四十種傳抄本的傳承關係。

仰賴師友同道熱心相助的事例太多，不遑細舉，使我深荷教益的則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尚君先生和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張固也先生。

二十餘年來，給我幫助、支持、指點最多的是陳尚君先生。寫作伊始，我們一起討論體例，《考證篇》的分項就是我們一起商定的，列“校訂”、“存佚”兩項就是陳先生的建議。書稿初成之時，陳先生看了初稿，曾手書數十條意見請人帶來日本。臺灣之行，也是陳先生替我

---

① 《弘決外典鈔》諸本介紹及身延、弘安兩本對勘，參看本書《研究篇・見在目與〈弘決外典鈔・外典目〉》以及《資料篇・本書引用的主要的日本文獻解題》。

② 據 CiNii 學術情報系統。

聯繫籌劃的。本書付梓之前，審讀校樣，幫我把關，匡我不逮，獲益良多。而且，百忙之中，幸蒙賜序。其實，就連書名《詳考》也得之於陳先生。自揆學殖淺薄，創獲甚微，深知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故《考證篇》中一般“述而不作”或多“述”少“作”，打算給拙作取名《述考》。一次談及此事，他建議用《詳考》。惶恐之餘，我覺得只要跟讀者説明初衷，此題也有一定的意義。一來，至少《研究篇》不能不謂不詳；二來，興膳宏、川合康三兩位日本學者“詳考”了中國的一部漢籍目録①，我“詳考”一部日本人撰寫的漢籍目録；兩書同名《詳考》，也可以算是兩國學人的一次有意義的學術互動吧？

《見在目》是張固也先生撰寫《新唐書藝文志補》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而他的大作又必然成為我撰寫《考證篇》的主要參考書。由於這個特殊的緣分，有幸得到了張先生的許多具體的指教。他發明甚多，時賜新作，使我及時得知他精彩的研究成果，如簡本《文子》的復原、《七録》之成書、對唐代史部佚書的考證等。拙稿大致完成時，張先生又及時寄來了即將出版的大作《古典目録學研究》和《唐代文獻叢考》，還在百忙之中審看了拙作《考證篇》經、史二部，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

2006 年 9 月暑假的一天，我在吉林大學講學，在食堂裏偶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立翔先生，寒暄之下，得知當時正在召開全國古籍出版年會。我生性愚拙，平生只有小著兩部。一部是 1990 年出版的《郡齋讀書志校證》，一部就是《詳考》。《校證》的責任編輯就是王立翔先生，那是我研究生涯起步的時候。時隔十餘年，正當我考慮《詳考》出版的時候，又跟王先生不期而遇，這也許不得不説是天意。《詳考》幸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美意得以問世，先後得到了前社長王興康先生、前總編輯趙昌平先生、前副總編輯王立翔先生，現任社長高克勤先生、總編輯吕健先生的熱情支持和指教，書稿又經資深編審谷玉女士的精心編輯，使這一趟“讀書之旅”的成果最終能夠呈獻在各位讀者的面前。

我 1962 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1979 年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跟隨徐鵬先生攻讀文獻學。畢業以後，先後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深圳大學中文系、國學研究所工作。北京大學中文系各位老師②、恩師徐鵬先生、章培恒先生③、樂黛雲先生、湯一介先生④給予我的關顧和指導，我將永遠銘記在心。

值此出版之際，謹向各位尊敬的師友以及早稻田大學法學學術院、早大圖書館以及中日兩國衆多的藏書機構、上海古籍出版社致以衷心的謝意！

謹向提供資助的早稻田大學、日本學術振興會、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致以衷心的謝意！

我第一篇有關《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論文發表在 1992 年 12 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學人》雜誌上，那是筆者“讀書之旅”第一個成果，而這部《詳考》也許可以説是“讀書之旅”的總結性交代。這與其説是一部著作，不如是説是一份“學習報告”，或者説是一本“讀

① 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汲古書院，1995.7)。

② 孫欽善先生講授《論語》的油印講義，至今珍藏在架。

③ 我曾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恒先生的領導下工作。

④ 樂先生曾兼任深圳大學中文系主任，湯先生曾兼任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

書筆記”。自謂用功頗勤，然而本性駑鈍，學力不濟，加之學也無涯，識見有限，深知這份“學習報告”有不少地方是不合格的，考慮到吾生也有涯，有生之年總得交卷。值今交卷之際，唯祈讀者不棄，惠我雅教！歲時如流，二十餘年，祁寒酷暑，終日矻矻，苦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個中甘苦，如蒙同好體諒，則幸何如之！

孫　猛

2015 年 3 月於日本東京都西東京市新町寓所

上架建議：工具書

ISBN 978-7-5325-7669-2

9 787532 576692 >

定價：800.00 元（全三册）

易文網：www.ewen.co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　下
作者=孙猛著
页数=2459
SS号=13867718
DX号=
出版日期=2015.09
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